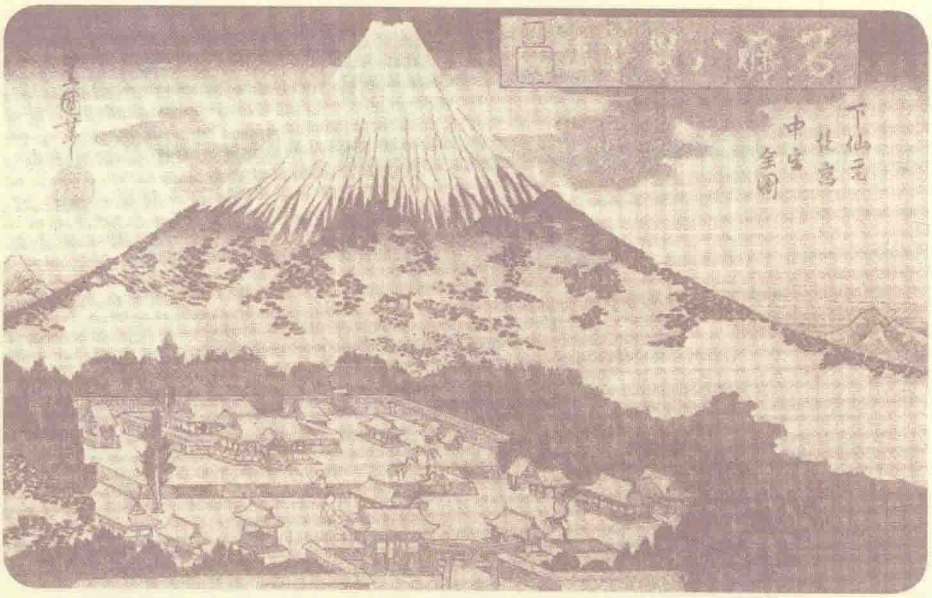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地理

四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四冊目錄（總第124冊）

江戶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今之太平。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江戶繁昌。開府以還未之有也。太平時運。繁昌氣數。天畫才爲地出傑爲。乃民之聰明。稱儒人。而爲國之師表。民之矜式者。斗皆聚焉。聖經析其微。賢傳提其妙。諸子百家。披異正僞。事記之。言纂之。可謂備矣。何其儒人盛乎。居士誕生。幸遭文運盛昌之時。幼知讀書。長識爲文。但恨生資昏愚。好讀書。未能一行修之於身也。好爲文。未能隻言合之於道也。則何面亦稱儒。猶昏此偷生者。以口無糊故爾。豈其素志耶。客歲病蹇之暇。記繁昌記數本。一嘯頌之朋友。不意早已傳播人間。一文人來告曰。世責人無已。且不知子非儒也。成言是豈儒人口氣乎。然居士也者。飄然一浪人。固非儒者也。非師表者。非矜式者。而且其無求于世。世呼乎爲牛亦可矣。爲馬亦可矣。可也爲大。曷其數々。且經史百家。世有聰明。非子之分也。第其續之。後之覽者。因開府來之繁昌。見開闢來之太平。讀開闢來文。知開闢來人。不亦可乎。居士哂曰。諾。記此爲二編。

混堂

曉天猶昏。早知鴉聲。連打戶去。喇々喇々。啞々啞々。喇々啞々。喇啞喇啞。高聲急呼曰。天明矣。須起。伴頭。疾開。伴頭。伴頭失躁乎。伴頭已死乎。呼伴喚伴。聲雜嘈。户未啓。一人揖一人曰。大家爺早起。今日好天氣。曰諾。昨日葬送。道路殊遠。一同疲困。臨帰偶失君等。至家無影。想亦向深川地方去。曰何然矣。靈巖寺側有外族在。久無音信。恰好少取迂走彼方。如何。然決不然矣。曰休陳。我以吾黑眼。已洞見了。伊勢久（蓋伊勢舖久兵衛者）亦々老人氣。不愧年紀。誘引弱冠。真不好事。真不好事。如昨日新鬼。真明大人（都俗呼有爲者謂大人）。現今家財並一生所聚千金。地面已領三所。然平生所爲。非謂吝嗇。真明大人。君亦將壯。早々爲地。一人顧左右則驚曰。闢矣。二人相與駛而衝入。魚鱗雜襲。浴客接武。睡氣未除。且撫眶者。頂安手巾。挾抱浴衣者。裂口使楊枝者。寢衣而不束帶者。是薰濁但者。盖有事徹夜也。（掠頭額若重者）猶帶宿酲也。（喉中未下一粒米）翁肩上下臂者。爪癢癢也。摸索懷抱者。捫蝨兒也。携兒往扶爺至混浴。雖淨頭搔陰囊。尻上眉頰。脊與背軋。脚與脚交。冷物相報（浴堂物通語）。請怨互稱田舍人（通語）。彼唱南無阿彌。此念妙法蓮華。南無阿。南無妙。伴頭甚恐。人成佛於此。室內有聲高唱曰。候君候君在蚊帳外。丁鐘報曉。妾

心豈悔清聲更高曰伃兮碎雪雀兮苦飢曉寒侵骨
如奈遺帰曉湯易沸訴熱兒啼便鳴扳壁呼水送浮
好熱者憤焉出曰吒徼矣好湯頓成曝滌
混雜祟朝飄風漸止暫時客罕伴頭始就朝食既而
女湯亦彧展音琳々金振玉碎横坊聲妓左褰紫裳
新道外妾斜垂碧帶紅婀粉妹連鬟娌並就伴公買
糠袋笑語喧鬧湯中湧一泒波一浴而出皆在外校
上澡焉雞卵脫皮皓顏拭紅也白蓮濯建玉臂別粉
也可惜瑠璃露江戸水（並匾額）一洗滷餘香想渭水漲膩
真是一面温泉宮閨徃時男女同浴混雜無別及

三

賢執越公停止令別可仰令人浴別湯者浴　公之
餘澤也且短褐犢鼻稱越中者古来有之然世誤為
出於　公之意要亦帰於德耳倹哉德也然而無知
細民不止長之或至皺紗綃帛結紫紵紅雞陰囊一
身之命脉陽茎一生之要用哉襲此用之居士私恐
囊裂茎折姊仰妹謷曰誠佳令誰為之曰那阿請耳
少顫頭曰彼手成僻謷（子細聲）根緊急言不終偶向男湯裏
傾着耳朶曰亦例聞源太（出名）誠厭何無一人唱河東
一中（各並諸）陽壁有聲詞曰可悦奈仞見翠被佯君宜遅
々從他明朝乗一味野情從嘉期却向枕邊引玉臂

全除業氣自知痴清音究轉中忽挾濁音曰返魂兮
返魂香名畫如有靈可憐之一隻語一聲令聽之聲
大賽歌曰松因不落緑為薪櫻與梅謀燒始知衛士
火庭燎今夜與君来甲怒乙曰用湯姑徐々我頭非
誕生仏洗然一怒聲頭過寄吠音寂矣適鬧湯中自
然有聲湧上蓋人放屁耳外面浴客位置占地各自
摩垢一人擁大桶令變奴巾背一人挾両兒慰撫剃
頭弟手弄陶亀與小桶兒則已剃在側板面布巾紓
卷自娯就水舟嗽因睨窺板隙蓋更代諸士（溫泉宮在同前不淨此處）
踞隅前盤洗濯犢鼻可知曠夫男而女様用糠精滌

四

（而後別及然而何處）人而獨浴一洗徑去有物紙扳青蛇曝鱗包頭
觸桶去亀縮頭醉客嘘氣熱沸送香漁商帯膻乾魚
曝臭一環臂墨若有所掩満身花繡似故示之一搽
振衣不欲受汶々也赤倮在側是能洗乎浮石摩踵
而石皺毛披衣剪爪乾身拾先頭一箇乾々洗滌
更向頂上倒一桶水一人從傍絶叫曰快矣相視大
笑
午未之際伴頭倦昏嗒焉坐瞻南郭隠几模様可想
賓頭盧屢披来客撫摟上又有一南郭賣茶菓茶黙
不出山本山薈上或奠麥湯饅頭羊羹糝品糠種陳

紅累綠雖非精製比扭金阿市（並麋子名）之前日亦有餘甘
万能無二、（並青楽名）相撲膏藥連揚木齒粉滿箱貯之失物
須自戒決不許晝寢（拳牛談）並署在于壁間裸々一塊
相依圍碁子聲丁々喧嘩争道傍覩贏八着當局喫
一迭東南風急矣立後邊助聲者把罩丸放在他頂
上裸々並臥手翻春畫本看到妙處或不能起（青紬吐古）裸
々團欒泛食紅綠伴公甚恐他繆䋲數一裸吏吹烟
而坐引頸下窺指着梯下一人曰伴公不看乎可惡
那亂用湯水者鄰家野郎也夫水也者五行之一亂
用之而可乎八間一日無水火則死矣豈可不慎用

五

叩一知万人物如此推知其不惜金其不戒火將說
出一條理窟來伴公仰面指示壁間題額訊吏曰僕
未審額面文字所謂俳句邪抑狂歌邪吏曰俳歌是
也狂歌俗稱曰不知有何風味曰似而非者究竟無
趣不是唐人寐語日本人寐語耳（鄙俗謂難解者曰唐人寐語）世有不可
解者為之自稱大人大人所以為大人全難理會公
亦不可解人自己所有而不解為何可嘆哉公職沉
自今少讀書曰如何及此僕欲學唐様未暇請問當
今誰為能書曰所謂烏賊世間皆是也孰為能書指
頭結字胸中不立文字並達摩門人且書足記姓名

（拙堂佛宗此語）爲此不如為彼公少讀書伴曰聞近有千蹉間
善作一大字者不識何如吏笑曰學屠龍者學得無
用此亦一段不可解事吏自進膝不省火頭覆烟壁
膝頭吏惶遽衆失笑
際晩混雜投沸弔燈晃々真如白日猶備偸兒中央
又設一高床更出一南郭左顧右省為撮蚤之眼碎
雪竹返魂香枕邊之臂松不落綠曲同音異音同節
殊時揚鬨聲挾以邪許聲水潑桶飛山聳將頽方此
時也湯滑如油沸垢煎臟衣帶狼藉莫脚容投蓋知
蝨與蝨相食女湯亦翻江海乳母與悪婆喋々談大

六

娘與小婦呫々話飽罵鄰家富貴細弁伍間長短訕
吾新婦訴我舊主金龍山觀音妙法寺高祖併誹及
其靈驗鄰家放屁論無遺焉既而拆報甲夜爨奴早
向槽底臍納數客闌入伴頭急止曰既已滿矣客曰
大敗事沈吟而去一日兩浴三錢費嫌好熱者喜温
者療寒若貪淨者千磨百刷除汚放先而孰能洗心
湯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庶幾都人併心滌之六根
清淨
混堂或謂湯屋或呼風爐屋堂之廣狹盖無常格亦
畫一堂作兩浴場以別男女戸各一當兩戸間作一

坐所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監此而收錢識事者謂之伴頭並戶閫牖々下作數衣閣牖側構數衣架單席數筵畏筵施闌自闌至室中霤之間畫作板地為澡洗所當半通溝以受餘湯々槽廣方九尺下有竈釁槽側穿穴浮湯送水近穴有井轆轤上水室前面塗以丹雘半上牖之半下空之客從空所俯入此謂柘榴口牖戶畫以雲物花鳥常鎖不啓蓋蓄湯氣也別蓄淨湯謂之陸湯釁奴秉杓謂此所曰呼出以奴出入由此也奴曰若者又曰釁助今皆借呼伴頭（猶書西舍）（者流釁号先生）秉杓者曰上番執釁者曰釁番間日更代又蓄

冷水謂之水舟浮斗任斟陸湯水舟男女隔板通用為小桶數十以供客用貴客別命大桶且令奴摩澡其脊乃覩其至伴公析報客每五節投錢數緡勞其勞云堂中科目大畧如左曰官家通禁可守固也男女混浴之禁最宜嚴守須猛戒火甚雨烈風收肆無期老人家無子弟扶浴謝為病人惡疾並不許入且禁赤裸入戶附手巾單頬者日月行事白

聞近来妓館亦貯清湯築以香木甃以珠玉佳麗香潔以待遊客本是不潔淨所恰好用潔洗其不潔俚謳云報言揷紙墜（聞妓常揷紙牝中）拾去戴来還揷来此手不澡洗直撮佳殺直舉杯不潔可證古衲一休言曰男女之樂抱臭戲耳此手豈不臭上加臭乎然人之惑溺亡家於此手墜身於此手此手可畏治郎戒哉（更有个臥何畏）異於彼二三子與接嫂之手誤死此手死道路哉焉得大葬弗得令小子啓手也

酒宜浴後之渴食宜浴腹之虛乃烹家亦濡之而香棟玉甃與彼貌美々味香溫使人體痴口呆是所謂素封逸飲食之處然或聞士而略珍味也大夫而好佳溫也私買其味私訪其溫顧可羞哉猶且舉厚誇人曰某亭甞異其樓試香不知為有識笑哀夫如居

士則宜甞矣而弗得為宜試矣而弗得為奈無錢何前人所謂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者是也此之不慚哀而徒哀彼可哀之人意亦為彼可哀之人所哀吾可哀也香棟玉甃繁昌都內所為勢固可然更有一浴湯又湧大都會閙熱景溫泉是爾千壺万甕破千里瀉写之溢之豈不妙而便乎都下病客坐浴於千里之藥泉亦霑太平之餘流也居士素好溫泉甞言恨江都內無一所湧溫泉今而思之或有一杓千金亦復為素封家之物居士欲浴沒世得乎擅窖醫歟燕室取溫思是終身得者

手巾最低六十八錢雖貴不過一百餘錢蓋常値也長二尺有五寸冶遊子弟或用三尺妓館烹家並供其家巾須者予見人柚好添手帕訊之曰値若干銀且其人言精緻良染雖居士有目可認試握之予乃褶此奉之手中有物無物輕軟之妙口不可言獨知之於心耳居士笑曰手巾用此拒彼其手何如乎則可畏巾則可惜

居士前年住谷中三浦坂下家在藪澤閒地鄰根津創街審有句絲竹聲和猿鶴聲側近風俗之惡可知然衡門外每旦見一孝男扶負老父往混堂感激藏懷後李蹊知章等至談及之得詳孝子通稱斧吉其父老病不能起然喜浴倍他日以故每晨負往澡摩淨潔至父快云而止風雨不怠予不覺感泣乃贊曰泥裏君子糞中水仙二客見予感激不措請使予貽一言益勉其孝養即同春山文齋各賦一絕且爲之序緣二家轉遣春山詩云日邊桃碧雲間杏都向春風鬪衆芳窮谷誰思秋冷處玉蘭花發放幽香文齋云竭力詳心養老親出天孝義感天神白頭不是窮經客可比孔門負米人當時居士心期庶幾異時官賜褒之日或爲之證而予無幾移家卒不與孝子

九

接一言而去折指三年于今々不復知孝子孝益進乎老父尚無恙乎　官旌孝乎神福之乎否今日轉筆至此偶動前日之心因贅記焉

十

散樂 俗謂之能

浮世旅況夢中思遠行萬里無程期簡遣蜀中人氏盧生者

盧生曰我在人間未嘗奉佛安閑送日實多聞楚有高僧現住其山念一來聽身後大事今乃急步來（口中言急脚則極緩）回顧故天遙々已遠山復山川又川雲栖昨日暮水泊今日落早已到着邯鄲

（盧生見枕作喜状）曰所聞邯鄲枕此是歟一夢宜試應天公賜日影未殘假寐少時

（盧生把枕臥）使者出（呼醒盧生）曰請起受勅（盧生驚起）曰不知何故

楚王遣使讓位盧生偶然登阼不審其情

使者曰想君自有此福請速上輿

玉輿煥發原不乘慣喜意真如向天津渡雲棧何省片時之榮終屬一夢之幻樂哉王都風色麟閣阿房映射交光丹墀玉堆繡戶風香人衆々物煌々雖遊彼寂光上安如此樂且康（至此居士係因兵睡乎以惟聞汗々音人之氣概則亦適見盧生作夢覺狀）

盧生夢醒恍然而起五十春秋歡樂已矣三千宮女絃歌之声化為一道松風數百宮殿佳麗無跡身在邯鄲客舎中王位栄華千歳之壽皆是黄粱一炊空南無三寶南無三寶思之是枕能教人出離業障入

傳曰神其尊為俳優記（日本紀）載 皇極帝四年中臣鎌連教俳優其鮮蘇我臣佩刀事俳優名亦舊矣後曰散更曰猿樂而田樂者由猿樂出盛行於北條氏時至 足利氏鹿園慈照二公皆好猿樂伶工觀世氏於是乎出而猿樂復盛田樂遂衰寛正中

十一

觀世氏舞猿樂于糺河原是為勸進能之権輿爾来續行不絶之於千載之今且今而三綱五常外能而能者除此天下無復有焉亦清世之餘事繁華一具天保元年秋觀世氏設勸進樂場于幸橋外演戯百曲限以旬日鼉鼓龍笛以鳴太平予来觀值第十一日樂名一曰邯鄲二曰土蜘三曰雲雀山四曰鉄輪五曰融能不能士不士高不高儒不儒世皆然矣而千古一日覧古於不古中者不亦妙乎然既已古矣不復甚上今人眼観者多倦因知儒而儒者亦不上今人眼

天保二年秋猿若勘三郎継世戯坐賜例作古演戯陳古什具予不往戯場者廿年于今然聞其古字也観古之観欲試一観而適遇一賞古客之邀因得観焉戯臺一面作散樂場人亦散樂也物亦散樂也既而呈伎則鼓声笛音皆適且低更雑以三弦似而非者終不得為散樂也始覺前日之睡可惜初陳古器數色錦綺爛燦裝飾光輝居士遠在離樂棚不能細察其為何物總認 官所賜金鏤而已今閣十郎白年纔可十歳許一拜一白詳演説故事然稠人中無少屈色声朗辭達可謂市川氏有子成立可想嗟歎

十二

而歸寛永元年中村氏戯場開基續行者二百餘年其家相継今至十二世云

葬禮

二氣蒸々生々之理万古不竭千彙万品方死方生入幾出機為人為馬一閭伍中左次平爺巡四國為猿但老聃指此謂之衆妙門孔子由是而出為釈伽由是而出為柳原夜唱出自是吉原名妓出自是大福餅師出為恨薯蕷叟出為一莖百金万年青（世人近来貪万年青）四錢一束小松菘並由此出而為千々万々色則不知今生封疾前生何所焉骨安知今日静軒居士後

来不何邪而為太平豊富皇帝然馬骨之與封矣有
𤍠焉辨豈無因乎哉嗚呼普天下悪書生彊為善而
巳出于爾者反于爾勿道魂魄帰天地而巳積善之
家有餘慶聖人言焉東隣喪親西舎舉子呱々哭々
南北互和小塚原火人場常不絶烟回向院投葬壙
骸骨積薪八方郭門日出幾百葬然而今之繁昌戸
數歳増則可知生息倍死穩婆繁昌可從知也士大
夫葬儀

十三

國有例典家有所受非作者所得而知也
庶人遇喪懸幕旌凶伍家匍匐弔客便往漸日而葬
殯祖無就遠之漸棺鄰從家之貧富喪主以下緦麻
大功之親儀服帶葬韴紙束髻豈指嬖遺法乎編笠
在首豈免経遺様乎燈籠揭畫蓋照幽路之意也知
生者知死者畢會于葬其日幹人先走寺張懸紙于
門書曰某街某氏功德院也和尚喜可知乞兒羣迎僧往既
而強飯數桶連土瓶茶碗車載輸来幹人此為期上
本堂位置靈具書記執筆對簿早有送客先靈柩至
或往通名去或有一人而數名者既而柩往歸之上
堂置于兩楹間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挾楹而坐楹
内兩邊備僧羅列鳴鐃誦經和尚謦咳徐々出来從
容向柩舉拂而讃曰夫惟本是何所焉骨今逝彼向

何天將巡四國為猿狙耶將浮江河為蛇鱣耶鱣乎
我能嗷若和尚元不嫌羶拂一拂曰去来何所在煨
薯一竈烟喝賓主以次拈香事畢矣延客側室主人
簪纓而拜献茶供飯一時混雜梵娘幹事賓皆袖飯
而出舉投之乞兒昔者齊之繁昌有墦間肉以養一
妻妾者予謂千古一人而巳矣何意今世亦有其人
閔是日也參幹人中左接右應駭走執事使目所注
手所觸強飯茶碗連土瓶抱之逐逃於混雜中然道
路之言安知其果然否亦弟足以推此都繁雜耳不
義之禄墦肉也爾不義之錢強飯也爾墦肉之生不

十四

如死也強飯之生不如葬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鱣則無禮而可猿則無義而可乃至於不知仁義
而謂儒也則不可矣藉虎威即狐爾非人也矣設狸
街即狸爾非儒也矣與狐狸而生無寧為鱣而死和
尚之口亦山鯨煨薯悦口者猶有數世或有欲儒葬
者曰顯死不受佛氏引導思其人生果有儒行乎生
無儒行死用儒葬不亦戾乎以六殺於投壙之費少
事約而可也且夫今佛氏不佛氏識浄土者蓋少矣
居士大惟真如月明和尚之徳不明受之同於不受
又何難哉且人為墦肉強飯之生雖受明僧之引豈

得到西方乎
去歳者秀佳路考二優同時駢死、泣天哭地、児女為之
毀。僉言如可贖百其身。及葬、四方来観棺槨之美、衣
衾之麗。予者大驚、蓋有力者為之資也。居士聞之、仰
天大息、何也。曰前者吾友齋藤氏陶皐先生死、家無
餘財、不能挙尸。桐棺三寸、纔獲之於貧弟子貧朋友
之手。嗚呼哀哉。先生名誠、字子明。賦性孝友、意気爽
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青天白日、毫無虚設。甚有古
豪傑之風。然以無狐威狸術、故不獲有力之助。一生貧
困、飲志而卒。惜矣哉。橘園先生祭文略曰、君之在世

十五

知雄守雌、毀誉不苟。言孫行危、恂々翼々。辟飽居之
誨人不倦、訓導無私。貨色弗顧、権勢弗覗。独所楽者
吟哦壺危、醺必佳句。頽脱巍々、尽情極致。可以解頤
曽不存稿、無意後貽。零紙千片、雲飛風吹。欲輯成編
亡羊問誰。予毎過先生、輒相共嘆之。而先生嘗謂予
曰、人之於世、生死並不可不借有力之資也。泗上之
葬、蓋亦依有力之子貢。不然也何。諸子揖去、且梁山
将崩、曰賜爾来何遅。此亦一證。居士拍手曰、心喪亦
子貢之断、其主喪也必矣。且肥馬之子、為志此亦有
力。因思、使子路在、必慍然。非典欲縕袍力之可能也

則想庶与原憲皆逡巡有愧於子貢。先生笑曰、想然
矣。夫聖人猶依有力之助。然則欲不依有力而立名
欲不入官儒門而干禄難矣哉
夫子曰、与其易寧戚。然孟軻氏云、君子不以天下倹
其親。遂使天下後世尽失之於易。何言之過哀戚不
至。衾美耀人、不亦乖乎。得為而為可也。何也人之資
不得之為、不愚則狂。聞近者都人為其所愛優鼎蕭
相競数百一連結社、隊銭指此、謂其声勢。俗謂社曰
連、何連誰連、各建其號、乃至真不能一時辨金者、壁
間懸榜、毎日課賦若干銭。抑何功徳与神梁仏塔設

十六

造営銭甚相類。為因開連愚相約、刻日買越後舗絹
揚言今日為優某買多銭、善買以多為勝。一日者
愚輩将帰、天已黒矣。驟見数騎摩来、不通名字、抛挃
燈数百而去。訊之則亦出於為優某、愛其所愛之為
奇哉事也。嗚呼此土而有此愚、此愚而為此奇、此愚
之多、此事之奇。此都繁昌可以知焉

神明

神明亦南郭一繁昌社也。一坐戯場、数棚観物、楊弓
肆、冶郎院、連演史落語、所縦横。園杜一豚、士人一豚
僧侶、林箭雨蝶、拙手争巧、蝶彼有的、以祈雨為蓋以

酒賭也其客右手不如娣左手之巧只見纖手挽起
紅袖観音一臂嫦娥代夫拈弓摘箭看括于臬以發
香煩又添着一捻靨痕来弦盈羽飛正是秋月行天
流星落地紛々林々鏑去羽沓百發百中舍矢如破
早已安排一隻酒般来賭飲不勝射法古例娣與解
付客且謂曰謝縦觀唐人（都俗呼琉球人汎称唐人）全主等蔡章々今
且說唐人為下物使婢側而聽之僧揖讓謂士曰
曰如天笑吾能談之琉球非吾領分請君略說士點
頭說出曰聞日本之南一千數百里而有島爲東西
數十里南北數百里幅員繞以我蜻蜓眼雖大猶小

十七

以其形似虬龍浮流故謂之琉球或曰瑠求又曰流
求記録所載尚有數字後更琉球閩關之主稱天孫
或言我天孫其尊之子也娣容嘴曰如然唐人亦吾
親族胡不剪髪剃鬚顛謂僧曰主頂如分他頭髪半
彼此穩當且使主披半掛想風度何如哉僧哂曰休
嘲士引滿一酌復說曰我保元之亂源為朝入海至
彼大威服其國民娶按司某妹生舜天者娣曰主長
大有力可謂今為朝獨奈射拙士曰叱客愚舜天長
為按司適其國亂而舜天雄偉有略平定四方遂立
為王後又大亂國分為三鼎足有年後合為一娣抃

且採喜曰今日之占不三則一僧笑曰此則異彼百
發百中雖娘可得爲乎
小廝抽矢威筒持筒齧固覘得親切一氣吹送識的
有響鯨鐘墜鬼怪雲走雷金時面前魅童送茶頼光
頭上蜘蛛撒絲戲具百色應響轉機奇々怪々現異
呈變甚有古色蓋前人所悅此所以外今不復多覩
焉昔者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周末之
亂貫革復尚孔子嘆之曰射不主皮於戲方今太平
之久士人肄貫革餘暇得遊這戲射場内豈不昌平
之沢乎

十八

一席高宴酒酣人顛三線鼓笛並手在列婆娑長袖
[illegible]紅燭翩躚軽裾撩起香塵左麾右盼東走西旋
[illegible]綵扇飄空羽紡伱擬細腰倒地十六天魔
態舞菩薩迴翔極態舞蹈獻趣貪戲蝶驚一人拍掌
一人鼓盆二人戰指在傍絶叫
夜已闌矣翠帳深下錦衾一暖酒滄香燼微音愴哀
歌曰嬌火愈熾影愈昏始覺烟波渺月痕自哀鷓鴣
吹已暗胸中暗夜送乾坤離別誰知多少恨一夜江
頭欲断魂歌畢一酌仰盃澆送愁腸攬涙謂郎曰一
旦盟寒不得嗣爲兄弟如之何哉僕將遠帰鯉書雁

信莫惜數字假令雋府有倒倆子之女弓矢八幡（邦俗誓言）
不易弟色明年瓜時傑復罷来裝布帛千齋楮墨乎
烟草也茶也國産色々從弟所欲声濁古煩郎甚不
欲聽肚裏冷笑謂朝不待夕那用来年且除黄金外
又何欲之乃口應之而耳則為鄰隔壁有人欷歔泣
訴曰弟原生上國幼父母見棄家財盡落叔父手叔
無頼飲博為生無幾財索鬻弟此境弟甫八歳他人
言天哀如何哉十一始畫眉不嫌之歌舞朝晩遇晉
責不欲之紅袖毎夕侍床蓐覯閔既多受侮不小十
三轉賣遠至此都世態未解人情未嘗嬌發不慣待

廿九

客失愛主家赫怒刀針見血倒懸梁上被焚尻頭
苦痛如何哉真地獄呵責客多閻王罕見地獄二
夕數客莫見眶牛頭莫逢眶馬頭（馬頭苦痛執之）肺肝瀝涙
眉額上笑意思如何哉幾度環帶欲死未能靜言思
之悟六前因所有青春易老桃李將謝問花之容足
跡漸少何緣何幸今者偶受君數夕恩弟百年又誰
之依大慈心非君濟度焉得出離此穢土願早々果
約籠鳥一旦翔空山中三間栖雲眠石弟能甘心將
欲着在君傍拈香取汲一修双親追福一嘗身後樂
地木魚樂聽疏筍何厭同刹偕老庚幾了箇浮世寃

語断續一言低一言時凄風颯至珠簾撥雨增上寺
鐘一声撞落枕邊来

有一郎少帶英雄氣上廁摸尻覺肉甚減窮嘆曰
昔在玄德見髀肉生不覺流涙吾則與此異為亦丈
夫也然學女様豈期操戈手却照繞鸞紅袖包蓋粉
黛衒媚子南夫也我甚愧世間有氣女娘以剛居柔
夫子凶也喪其資斧磐困株木古人不言乎寧為
雞口無為牛後（世戯以上冗為牛後）可嘆也哉彼梅兒者亦上國貴
公子遇家傾覆身落賊手拉来江戸將貨之然不肯
卒遇拔殺世迄今悲之然徒悲其死耳兒如不死將

二十

亦為我今日沂啓從人生不如死吾常恨不早為兒
之死也顧普世間男而不女者有幾多士也儒也亦
從人焉張爾享物謁薦書畫乞會屈頭屈腰孰若屈
尻學問換餌斗升釣祿外賂內謁只恐其後諸侯聘
儒乎儒聘諸侯也前夕偶閑一藩客說曰吾藩一星
落便衆星拱之旋繞注光西撕之揭錐未上不知五
百石之牌墜何人之手想其眼張胸悸何如我古人
泣髀肥今人泣腹飢男兒窮斯可死矣無義之仕君
子不為焉其奈何然也女不爽士貳其行我尻方被
志求可必為賤劣也履声在外郎急自收

篦頭舗

史進青龍九紋翻風忠常紅炬一把揮日布帷紙障
綵画爛然各作記識以為招牌戸内一邊具沐盤水
甕等物一邊安胡床以待来客舗主曰親方助業者
曰剃出（剃舗定三之）中央安置一箇剃櫛具匣二人夾匣而
立焉其人多蓬髪剃髭居其職然不修之於其身與
諺所謂儒者不修身醫者不養生一同輒輙初下篦
必自左鬢先畧櫛乱髪而始行剃刀有従頂者有従
腮者客聴剃出之命頂腮全剃遂把容顏極力剔垢
索以絞上餘泥更爪髪根數搔求癢客叫快遂向頂

上濺水少許捏巾拒之客又叫快乃令客更自滌髪
開爽涼清剃生光初櫛至此剃出主之客遂以頭託
親方手親方更操刀虚剃撫以示丁寧始施香膏容
篦後篦又用疏篦總會衆髪括以假紒又膏又櫛終
用掠頭緊括作髷向前屈之還挽寸許出之於後謂
之麻結麻結有數種曰銀杏曰子麻結曰丸麻結曰
知餘倅麻結曰本田曰他歳年曰比加越曰苦追志
二十八銭従客好雖貴客加以四銭而已無如混堂
収五節銭外菖蒲忍冬桃湯等別為貪銭工風者獨
年頭剃客皆投賀銭謂之初剃自雖貴者投一二緡

（居士頭在一二縮列）至豪客擲數銀剃舗銀銭積等親方之身従好
件々麻結並係庶人頭髪至士大夫咸多髪大束世
目之曰糞舩束藁乃有黔首而多髪者人戯呼為春
画世子大束則家有其人非此舗所與也聞故舗今
在頬内者九百六十四戸中分往四十八領外者無
慮餘二千則通内外其數凡三千戸舗以業繁殷最
為差其値率自二三百金階上一千金云且毎舗別
遣一二人追戸售業謂之循篦乃與儒者往教異経
而同旨同旨而異功一本剃刀一把容艶剔垢生光
能新人頭髪非如那一部大學一本中庸不能以数

人誠明率性滌其舊汚者也詰且開戸例至戌夜千
鬘万髪頭々争次親方腰折剃出腕脱已牌前後履
跡珠繁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背人讀錦字
者鑷髭照艶鏡者磨齒皆食烟者圍碁者讀書者（俗三同本）
（聞記苦書）七頭八髪以次候而劇談紛出狼雜亦極治郎談
情細写娼院之夕皆吏舞口大誇戯場之古側近老
婆之美醜品題無遺烏遠方賣薬之功能不省而可
辨猛論相撲勝負優評演戯巧拙其所寄生乳児其
家情死男女飛語相報異事上變速於置郵之命談
入理則及儒及佛及神道與心學不二講（神道別派似而非者）可謂

一塲談叢矣

頎然一叟、華髮脣髭赤頭、放先所謂闇夜無燭可行者、五十年前之通人、自身番内之學士、博識自許、口給禦人、一客叩叟曰、叟常時所説、如祭時麴術、糊象乎大、夏晩中洲納涼、繁昌、秀鶴天下公人、亦愿奴伎絶藝、想然矣、但至極繁華之今日、儒隨盛、仏隨盛者、蓋前日所無、叟以為如何、叟未覧儒人編飾乎儼然大先生無慮數百、門塾之大、生徒之繁、職書之富、肖服之美、善盡矣、美盡矣、叟未讀先生某等所著中庸何本、大學何本乎、文集未觀乎、詩篇未看乎、考證剔抉、一把穿

鑿磨光（一本）、升庵西河讓歩、却退歐北竹垞、御指恍惚、文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沂秦跨漢、直一呑八大家、含杜咀李、唆唾化為珠璣、獨恨腸之錦繡、不能鬻市取利、詞之金玉、不得貸人、占息言未既、叟仰壁大笑、呵々然者久之、抛鏑撫髭、把那亦頭掉一掉曰、否々、何然今乃君臣之懿、文物禮制之盛、以是言之、所謂儒盛者固是也、子則似以儒人言、以此言之、豈得謂盛、夫儒也者何、脩人道而已矣、其教不出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傳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心之靈妙謂之明徳、性之不偏謂之中、曰善、曰至善、許多説話

要歸於欲數人為人而已、使以斯文能濡其身者、謂之儒、興哉今稱儒者、口掉虚舌、身無實行、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矻々窮年、徒極鑿説（惡智者為其鑿也）、大言壯語幾欺愚人、予以道為盛、而子以人為盛、人豈得謂盛乎哉、但其人多矣、富矣、（可悲儒）善讀字矣、善講書矣、（糊口足）蓋此而已、觀彼輩所著述者、例皆明徳新民、章句異同之論、不足讀也、（大言欺愚）夫學庸之為道也、在明吾明徳與致吾中和、而既已明之、又欲使天下之人亦明之、正心誠意者、明之之工夫、既已致之、其效使天地自位、使万物自育、致之之工夫、始於愼獨、執言此是王公之事、

士人之家、與天子之天下同、無藉兒之躬、何異乎士大夫之家、設使此兒明其徳、致其和、果知其體中、天下胸中天地平而且位焉、今儒人一有能使明之而平致之而位者否、世儒繋到此地、不去理會、（大言）之其所貨殖而辟焉（貨財殖焉實藏興焉）、之其所好色而辟焉（大声與色）、辟於名聞（無聲永終譽）、辟於穿鑿（無徴不信）、辟於飲食（食而不知其味）、辟於詩文（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言有財此有用、楚國無以為寶、唯錢以為寶（俗學聞口吐此利字）、予嘗謂明徳中和、固非世儒所曉得而能得也、庶幾教彼輩纔省察自欺、愼獨之語耳、此亦足矣、此亦足矣、（大言）夫天人合一、天地與我呼吸、一念微動、即通天

感人則自欺、欺天也。不慎獨者、不惧天也。矜色張臂
大言鼓古、隱所之欲、私心之愧、君子視之如見肺肝。
天神臨之在其左右。豈可不畏而慎乎。其於論孟
最極穿鑿。忽聞駒屐声、琤々看時、乳婆惶急懷剃刀
来請曰、每々煩擾、願一刷一刷。親方覩曰、乳娘吾嘗見
得矣。昨日昏黑在坊、緰離立容語、不知談何等事。
其人誰也。婆微笑不應而去。
叟攬清衂曰、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徒誇談博。曰其說
若是。曰其鮮如此。非甲是乙、臆斷折之、猶如骨董店
上排百貨品物、薬蔬肆頭陳八百果蓏。闕如存疑、聖

二十五

人善之所謂博文者、非穿鑿之謂也。大人能格君心、
非今世儒服者果有能格之之數人歟。寡人有疾曰
好色〔宜服女悦丸〕曰好貨〔宜服万金丹〕謹對曰、大王為之、公劉亦然。
此些疾病、何害於事。曰筆饑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賦斯民〔賜寄級〕貸斯商〔假官數寺〕
與商謀之、而商不辭、則是可為也。弟子曰、願聞先生
之志。曰妾者安之、諸侯信之、富商懷之。田舍里長必
有學問如吾者焉。不如吾好穿鑿也。克明俊德、允執
其中、是書教之大目。審是等語而已。古今論篇真贋
辨序、書生常談、無用。今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開巻

說中思無邪、而德明矣。可懲而懲、時中也。子夏所謂
禮後乎、子貢所謂切磋琢磨、是古人解詩本領。區々
何論字句。聞一陰一陽之謂道、可潛而潛、可躍而躍、
以陰陽消息觀人事進退、要欲教人元亨如天。而人
如天、而人始得為人也。識卑者泥象數、見高者陷神
理。溺用筮象數、可取無益於進退。神陰人陽、雖二
而一。陷則泥、泥則偏、或至無用於人事。亂臣懼賊子
懲春秋、趣意說此而足。禮或成漢人手、前聖遺文蓋
亦居多。何如不講。儒人多不講礼。老莊諸子或其言
可取、然專之亦非儒人業。如韓非、則誤人害事、孰言

二十六

人君必讀之書、弗思之甚也。廣知見於古今、興廢勸
精神于忠孝、事蹟史不可不讀也。而今人讀之際、皆
不過細憶其事跡、向人談之、示自己彊志。此而專之、
非學問之道也。況乎輓近穿鑿之書、為永書一冊、聰
睡之具。耳獲此珍之先生、或惡聽乎。蓋不欲夢見周
公也。師已惡之、弟子如何不然。十三之經未解其一、
徑走後人。鑿書繩頸錐股、終夜不寐、以困無益、不如
睡矣。其僅知讀字作文、不知世有人、自謂英雄豪
傑、我才足以名天下、自高踰度、自重過於斯。子多是
村兒、不里正之子、則上農之弟、不然也亡命浪人。不

然也庸醫子姓初識大成論句讀謂醫賤業也賤者
自士大夫之貴而言之不知今儒業賤更賤醫者人
間司命其有用于世天下莫急焉然下普之變自以
為是擲匕幹藥研使三世傳來藥籠卒曝骨董舖攤
夫揮扇了謳高砂（曲名）浪士本色售儒敗俗不如焉謳
之善棄邦之本之農不作田而作詩賣牛買刀與鞋
贖誇碩然一書生（未及先生儀然）似士不士為商非商醫風凜
々農氣如生多是類寺院士輩（此輩今皆主藩士為者較勝）其心以為天
下莫貴儒焉偃蹇聘世倨傲陵人蔑視王侯非毀神
佛甚至議國家事退而省其私治遊放肆轟飲蹀

二十七

狂一斗倒壺非讀漢書鴻門之會叙舞驚隣其及竊
先典聖經無忌憚就人借金假而不返曰四海兄弟
督債何急請俟得志他日大報（入官儒門出身得官祿不過數百石）窮迫已極
遇遷三三之旅三三蓬飛萍轉流悪四方書生道義
之尊變為蠹世敗俗之物豈可不謂大衰也哉史言
畢大息（賈生傳來大息惜世不純）
客又問曰今儒既得聞命古人何如曰見道者亦罕
矣（大言）以予所聞藤樹先生伊藤氏諸先數人而已但
聞藤樹學依王氏見何早也學堯舜須依孔子學孔
子須依子思惜矣哉（大言）其他如徠翁徒學則留矣博

矣未知心術何如及至近時豪邁磊落放縱輕薄之
徒聯響嗣出儒人墜地（弟子齒不齒起）不幸其能讀字世輙錯
呼為儒儒風之悪類靡爰極天運循環墜風將揚然
宿儒先輩毫無氣力（天下無金剛力）識卑則外莊內柔固不足
言識崇云者自無檢束事多脱略飲酒罵人忘世愛
林要亦非真高也彼宜封要銭太守此當任完體將
軍假面弔喪債手屠猪其餘皆是飯囊肉袋（大言）噫世
無真儒也久矣佛士亦然教者溺論禪者墜空一心
三觀觀不得九年默照不放光磬索六十日彌陀於淨
土秘密祈禱唯福其身念佛題目縱令有成佛之理

二十八

平生諸悪恭恒沙之多持戒不茶點心一番或盡三
日之食一粒米如須彌律家之腹亦大矣哉嗟夫三
界万靈一切衆生將欲濟之度之以教到于邪窮光
土是釈尊大慈悲心苦行捨身博施濟衆（堯舜所病）子孫何
物殺身成仁（孔子所欲）今僧孰能此心為心飽食暖衣遊手
居世弗復如彼既鐙二渡舟子苦辛撥棹日濟千百
人若有功德之在紫衣珠拂美則美矣記念圓頂僧
則僧也半畝閑田與俗訟百八煩悩與魔競夫不立
文字者達广則傳諸宗僧侶今亡奉教外之教一尺
之書或不能讀繞以應誦先師口授經文塞為僧之

責（小僧鳴木魚而攻之可也）論語之論字亦不識曰儒者我道之一教何讀其書未嘗省躬在於君臣之懿刑政之美儒道咸世中而浴於　德之可仰焉不養妻食肉者総其道之制非仏之妙所也守之爲僧々亦易々也哉然次氏有言曰　皇國可称神書者　三種神器是而已三種者即知仁勇乃釈之莫如中庸者善哉言乎神之爲神豈異神乎釈氏見之謂之仏神家見之謂之神儒者見之而謂聖謂神佛亦在天地間神亦在天地間而弗得出於一陰一陽闔闢呼吸外便是一切衆生具仏性而天下生靈備神理神豈遠乎仏豈

十九

遠乎誠之不至徳之不明耳終於遠也已儒人釈氏無誠不明是心學不二講之所以行也國學者流亦爾々考證穿鑿窮力訓詁神理則置諸度外善歌者不復見感天泣鬼之誠但取風月之興于今詩人相似近日詩風萎薾纖弱軽薄讀之嘔吐詩志也詩人胡不作吾詩曰唐曰宋見既卑矣（叟夫喫詩味）便与俳歌者流亦不甚異焉世有俳人者以國字属聯句瑣々小伎以爲獲玄珠自満自賢（所謂天狗者）井蛙未窺海若之家其心以爲治天下具之想宜哉其満本係無才無識不能讀字輩妄意援筆雌黄初學之句原無着落究

竟可解不可解物宜矣箇不可解人惡能爲可解辭如以不可解爲可解天下何物無不可解夫俳句者流自連歌而連歌原出於詩之聯句舐痔得車事愈下得愈多宗匠門戸比學士高數等予毎爲貧書生言之浩嘆聞前者愚輩相議爲芭蕉建祠疏之于官官令曰無功德於民者何用奉祀愚輩閉口而退然其咸行于世也士亦爲之大夫亦爲之而或閑有侯而亦學爲豈不哀哉吐不可解之言受不可解之教如得圏點○亦爲得鬼首之思要被他愚弄耳然猶如古俳人之句較愈今詩人之不可解不可解人多

二十

好茶事此亦畢竟不可解物客曰茶始何時吏能識否曰奈何不記談入港會有一丁男携落語標紙至拌親方直向壁間黏着紙去客皆注目言如可楽扇橋等彼六明大人真落語家渠魁叙舌聒雑翁色甚不悦数捻食炯且候舌定

風波稍定翁惶忙説出曰類聚國史云弘仁六年令畿内及近江丹波播磨諸州植茶蓋此爲始爾後中絶至建久中釈栄西自宋歸齎茶来種之于筑州振脊山嗣種于栂尾種于宇治應安中　鹿苑相國嘗茶世於是乎咸尚之而　東山相公令茶人珠光者

講定茶儀及豊臣氏千宗易更修飾之爾時賢將英帥亦咸為之然丈室屏人限客以數蓋亦託以為調密策之地非真嗜而楽之也玩物失志甚哉嗜之溺者或至以身不換一器此徒往々身死絶後爾来世之好之者皆溺焉善乎村瀬氏言膏粱之子藉以掩其拙千金買一盒百金購一甌互相衒誇其於品水揀芽則蔑如也古人聞以茶今人以器真然矣今且以今所觀而言之前人聞器今人聞利今称茶人者多類骨董家且聞以滋味飲食之徒君子鄙之哀斯若愚以器誇人以鄙為韻親方促曰叟臨次快濡髭

曰談熟矣請従大夫之後親方曰非敢後馬不進也

叟曰親字不可使坐隅何日而學耶曰不

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親方曰去歳偶見繁昌記者作者曰静軒信士彼何如人書是甚書叟哂曰彼哉彼哉非信士也居士耳猶謂處士非仏家居士也彼則編號紙尾所謂此外相撲之有之人那足掛牙且彼所撰事極猥雑文極軽薄是稗官者流之言如此也郷黨自好者不為何況儒人何況君子非大學何本中庸何本經説子史之言以無用之文災有用之材豈止聖人之罪人今儒人之罪人也弗知猥雑為醜弗知軽薄可耻方彼荷禪儒者更畢一等闘彼其藩浪士不能筋力之労以賣大福餅無口可糊故乃售似儒之業似而非者儒中南郭其實不能善讀字也況乎考證穿鑿要亦不可解人鳴呼噫嘻顧豈止彼儒如彼矣亦不可解似如彼矣亦不可解真難解真難解天地雖濶何無一人可解也猛看一小厮走来呼叟曰家爺剃未乎畫膳將乾速歸叟顧曰帰去来兮畫膳將乾起向親方曰一餐来勿退次親方隨目之曰叟嘗為不可解談

墨水櫻花

江流一碧自西北来截界總武直走于海冨士抜亞于坤筑波擁玉于艮千里隔空雪玉遥々相照是山間大觀也一船載酒宜乎観月納涼固也宜于雪則平疇疎林宜于霜則渚蒲岸楓寺宇叢祠宜于落葉之時風帆往来漁舟出没宜于斜陽于暁靄綾瀬幽邃有宜聴蟲之名此江都第一勝地四時異景早晩改觀雨之淡粧晴之濃抹其奇其妙非吾拙筆墨可得而状也伊勢物語云立江上而顧望則只覚来路之遠篙師促日且暮使上舟没水靄莫弗人動悲意會見水鳥浴流觜脛並紅問之曰都鳥是也悲意二

字索莫可想。曠原為都之後、築堤植櫻、漸為繁華。今則置上野、架飛鳥（山名）、如御殿山、遍置諸下流、花時雖遊亦復為江都第一。若夫白小已孕、新梅粧梅掃迹、春風暢和、薫暖困人、數里長堤、櫻花彌望、淡々濃々、雲暗雪凝。偶顧西南、則或訝風伯好事、吹富岳千斤雪落来。東橋至木母寺之間、遊人如織、只見筆纘師匠率羣弟子、童男童女、一連數百、徐福求仙薬于東海、人間復見鬼子母神、一人擊柝叟以飲、行々粧一色、皆戴剪花。誠齋有句、一人々擁一枝花、豈為七百年前預寫此間風光乎。兒女欣喜、戯嬉忘飢、絲々乎

三十三

落花齊飛、蹮々乎蝴蝶共一様。又見宮女結伴、翠袖披霞、宮鬟簇雲、靚粧麗服、競冶鬪妍、各自窈窕於我。中老尾上（某侯女官見院　木挽山）観花間、肚裏暗祈、撞着三外様男兒（優人團十郎號三升）又有擬大石義雄藩士輩、步々踉蹌、扶醉於声妓之肩、楚声而歌曰、櫻兮櫻兮見詠歎、亂兮亂髮亂如麻。古色儒人腰佩瓢酒、冠者之背行厨任重。童子六七、行詠先生惡詩。今様僧流、身穿雨衣（猶天雨衣、古宗派名）袈裟、諸齋婆童之手、上人頭上、飛花徒黏。野合娘從金夫之遊、田舎爺嬢為馬喰坊人導、一日遨遊、蓋近百年。性命子母錢、窮亦不得不為珠盤珠外之遊。驟見人羣狼狽、兒女滾倒、一道黄塵、眯人眯花、鞭揚珊瑚、馬噴珠玉、馬衆誇跨人、燕尾披飄空、則何藩級風士輩狂奔躍馬也。礼云、入國不馳。又云、塵不出軌。非走火也、非報急也。然使人観花於鞍馬間、使花没乎黄塵中、甚哉無情。花其謂之何。併藩士爛醉、先生悪詩、花兒絃歌並此間殺風景也。花兒隊々、循行茶棚、強鬻絃歌、隨遣隨来、如掃落葉。圖花繞花茶竈歳増。塩櫻花湯、妙解餘酲。新製櫻餅、壓倒羨團粉。古風味、古人亦言、團子貴於花。況肉乎、況酒乎。飢與無錢、花亦懶観。是畨沽、所以日盛。繁昌滌鯉、任玉鱠、一日傾万玉

三十四

盤墨水（酒名）清醪、一刻倒千樽罍。観花料錢、百万擲於此。烏居士嘗謂、使花有知、一客數錢、必徵之税。青年妙齡、既醉以酒、將更飽花於北里之月、貴神速也。不筭墻場渡錢二文（花時増五六文）、四十八錢、故買渡艇神遊、骨頭促篙師云、日且暮、一葉快刀向渠、争先奚人、吶動喜意。喜意二字、繁華可想。嗟夫使中將遊乎今、繁昌地、何如動悲意、来何覚来路之遠。

友人文軒觀花一絶云、玲瓏世界玉乾坤、千斤銀花風裏翻。略記去年寒岸上、扁舟醉雪倒芳罇。阿漕道人有墨陀八詠、其月夜云、早起上堤、難買醉、畫行多、

伴攪吟思不如獨夜江天月有酒有詩花始奇　梅庵

主人木下水神森（在木母寺後）一律云獨避長堤塵跡喧社頭藉草坐黄昏波光遠映垂楊岸人影遥連古寺門烟抹紅雲雲十里風飄白雪雪千村模糊春色難描就欲喚扁舟泝水源

勝地自古罕佳作矣所録數詩雖佳作乎亦爲足妙寫其勝云世間言之盖亦惡詩自花言之盖亦殺景雖盖然乎居士素不解作詩則果惡果殺未知其何如弟欲借此以補予拙筆寫勝而寫不足粧景而粧不得吾果惡吾果殺者也

三十五

木母寺有一墳墓世傳梅若者以某年三月十五日死于此所因葬焉乃是日雨則都俗謂之涙雨佗朧道人有詩云梅子塚前春欲空落花泥滑一堤風流鶯尚似傷當日數轉声寒涙雨中或云梅若者非公子而世所謂云々者全非也

頻江多別業曰何隠居曰何園荘鄙園多暑沽曰何亭曰何襟居或名樹園或名花香馨以名奇英以名木母寺存梅兒名蹟三圍祠由其角（能歟）人名題長命寺門始開櫻餅之名秋葉社庭占名楓紫之秋鯉也水晶魚也皆此江之名物白鬚叢祠牛頭天殿並此間名所也昔者秦始皇好名自琅琊立石明得意来立石記徳和漢一同世以爲風一鄙人謂予曰近年在々石塔殊多可供一噱石生而無疵斧斤琢之泐石磨之穿鑿鐫字破其天真勒吾得意以存名于不朽頗不亦似世之穿鑿學生耶非欲穿鑿自毀不復似古之學者琢磨以徳而養其天爵居士亦欲二大石記得意一以建之于富岳頂上一以投之於東海淵底無銭未就可嘆哉雖然此石也此居也此楼此園是亦繁昌餘波漸此濱耳

三十六

街輿（附街哥歟）

前人有句云前雁高鳴後雁低高低相喚度長堤唯見尻動不見脚動使人無足而飛行于天街者街頭肩輿是也其雄奔羣集中巧避妙譲肩以撥群真上虚邑縦矢追焱奔逸絶塵衆皆仰尻瞠爲不知都人奔事何多如此何急如此東郭西擣奔走如烟南坊北街經縹如織上而不馬借此急脚上何憂事僧而不錫買此急尻參何法會（買尻僧歟）轎夫貴駿足也後夫凶也以百歩笑五十以軼前輿爲雄走而襌解則身走手給雖慣猶妙々或蹶滅趾躡血雄走不遑拾爪其家計程定値雖此駿足非特貴也値同尻異間今以

跛鳴者曰、赤岩曰、十字曰何、曰何駿相軋云、城門店
戸、閭閻有限毫釐之差、或致千里之謬、乃兩肩四脚、
外、更加一肩、更増四脚、數里一瞬、刻期往返、此則與
彼大儒盲輿、徐而叱々者、異焉、客以快為妙、且有轎
夫、擇繁雜處、狂呼叫囂之本、無定値、如遇野夫、値低、
約駿走數百歩、脚力漸軟、客自中促然、脚愈緩、曰
官欲疾、請益些値、客曰唯、脚便健矣、未數十歩、復
緩、又請曰諾、数文、又復請、客不肯矣、夫乃弄之曰
官富貴何論些錢、走閑　君子固窮、不継富恵、
客怒曰、自此下歩、夫不敢許、假怒激争、住輿不動、

三十七

容不知所為、竟聽焉、脚即健、極捷、詩所謂、其虚其
邪、既亟只且者、轎夫有焉、記曰元禄年間、官始許
民輿行、然其數僅百、自非老夫病客、不許妄載、爾後
漸盛、有命停之、夫輩暴失産途、多乞兒、官愍遂
復前律、事在享保九年、天保之今、於斯為盛、此六繁
昌之一肩、何物與之肩随、猪牙舩是也
無足而行、非輿、則舟、然館舫屋舩、並水遊之具、行則
行、非飛也、頡頏齊飛、猪牙是也、飛則飛、然水陸之異、
彼安、此危、脚亦較譲一歩、是以居第二流、猪牙何盖
以敝名之、而其歩則兔児走波也、似右兩國絶深川

踰淺草、達墨河、泛々其影中心、源々肩輿、則兩凥四
脚、猪舩則單櫓双臂、其用半彼、其飛與之上下、如二
三之何、必肩隨因憶、所嘗聞、一船兩櫓、往時無禁、乃
都人舟行、非取急而故二三之數櫓、僭下徒、鬪豪華、
院本吉原雀曰、二挺建、三挺建（都俗數櫓以挺）前日可證
館舫者、本富豪之物、且其用繋限烟火納涼之節、屋
舩之用、特居多于花、于雪、于月、于虫、浮於墨河、掉於
綾瀬、本所羅漢、亀戸天神、載絲竹以行、若佃島若木
場、或換釣舟之任、納涼烟火、固其職也、若夫納涼烟
花之盛、舩料踊貴、不啻三倍、茶舩任舟、於焉乎出、而

三十八

充遊舩之役、然猶非吾貪諸生所買及、生們陸沈、親
當西仏皮矢石、間不能横槊賦詩也、噫
館屋遊舟之華、茶任漕舩之豊、人皆以知都下繁昌
或不知屎舟漢舩大且多、而繁昌胎乎屎糞一日百
漕、送之郊野、宜哉環江都數十里之田、土賦穀膏宜
矣、武江水族肉肥味厚、實係屎汁浴湯餘流所浸、因
思人之生於繁華地方、唯知屎溲為糞、未知所謂茶
蓼朽黍稷茂、實草以糞田疇、且至寒郷僻地、浴湯百
洗須垢浮膩流、取以代糞、苦哉稼穡之労、一滴一粒
民之血汗、夫下農之為生也、所受田率不過五六反

和俗謂山芋曰一文 採野外且蔬且菜代稼更播寸畜地力自若
不給貧人傭馬不但此而已大國城漕加以徭役噫
以此苦以此労卒歳之收不過十金以此養父母以
此衣長琴口腹何以得飽四體何以得暖人豹嚌此
苦執肯恣宴樂取急肩輿猪船安然上之無足而飛
無翼而翔也雖然繁昌士人亦不無以常知為貴之
理若使人人知之轎夫尻瘦舟子腰細且何以見繁
昌爾儒或不會此味談古非今説常苦變漢上老人
今尚往々有焉臂原走病急於拯人不得不與也儒
走説書抑有何急乎嘗聞有醫者陸未聞有儒者陸

業儒者名為陸又陸々又消熱 礼云不聞往教為之本非也漢上老人况更樂以華
之六十杖于郷未聞樂于國礼不下庶人先生何償縱有緩急之異
六不謂不出一轍途夫子不徒行従大夫之後也今
儒人異此甲急於取威乙急於取銭孟軻数東流豈千載儼然毎説
農邦之本然向此問之云我不如老圃四肢不動為夫子吁其謂
不如圃是矣但農之為農田之為田舉以詭農可乎
記問穿鑿以為諸侯之師静々叱々輿以啓行豈不
聖人之罪人乎居士窃恐先生子孫五百歳之久生
無足而乞食于道路
郭門譏空輿轎夫苦之間債行人載以出入乃予所

往典舗小厮嘗誇諸子曰無足而飛銭之所能吾儕
毎々無銭而来而無足而飛是非君等所得而能也
予應之曰無銭而置外府令君等主其管籥孰與子
所能之難伴頭在傍曰是故疾夫倭者
三蹊樵夫有詩曰轎夫生計看可歎赤脚奔暑還踏
寒一醺先憑麹士力那厭磽确行路難家無一物心
無累無物無我意自安載得轝中爛酔客酔客全忘
父兄責酌々朧熟夢方濃朧者不知擔者役役夫長
醒酔客夢為憐酔客擲金帛轎夫能守寒素節一褌
一笠比狐貉惟酒忘憂心知足名利常笑世成癖不

辞雨雪嘗苦辛舁去歸来手足亀前者高呼後者答
半世肩頭送此身一双芒鞋三尺泥自道嚊肩人莫
悽君不見百般塵緒人海巷蹉跌轗軻優嚙臍
嘗讃隨園轎夫詩妙写其様今記樵夫一篇可謂亦
能寫矣因偶得一詩自知惡詩殺景金玉在前沙石
在後前雁是高後雁是低
哓鴉劃愛天将明柳枝風冷拂霜晴轎夫不管別離
切雄奔叫得新雁声昨夜蕭郎喜健脚今朝翻是恨
快行郎心軟弱夫脚健猋風早已過數程四肩却給
醫門役万病候春八脚忙扁鵲纔試輿中夢侯門獲

車睡輒驚一帙方書而口叙青嚢紅菓併盈々轎夫
思昨流落妓纖手細腰舁得輕輕重難辨客難擇載
鬼輿尸走縱横儒人雖輕却若重不重不咸學不精
先生在輿何所見不見忠信唯見名虚名已高利未
實自覺不如扁鵲栄一妾安瞻慰老境万鍾未足飽
私情憶昔青年劉晨日不似白首窮聖經家姫何如
恍惚好吟哦争似新雁鳴名利男女百般欲先生窮
有愧轎生轎夫不解百般欲胸裏之塵一掃清人間
苦楽知多少半肩輕擔代躬耕

薬品會

四十一

西洋人同（共如椿而能察人事）朝鮮蚺蛇（長四丈余廣三尺余）漢土玳瑁竹（班文）飛州
魚尾竹武州蔓鳥頭蠻產堪達爾汗金亀（城州産色如黄金）黄猫
（朝鮮産大如犬而毛色如金）其他品物一時雲集其數凡七千餘種乃坐
而目之指而弁之非這繁昌都内焉得非這太平世
焉得不亦一大奇會哉要亦係會主厚志於其學之
所致然且不與彼書画會同其實者思將欲用此薬
彼病而然欤何但此而已七千薬物如能辨其主治
而本草者則本草又不與彼橐駝師同其様也儒病
佛病無不薬焉會主者誰吾友春水福井氏
春水来数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初篇多記名物而訛

亦甚多予笑曰吾非本草家又非橐駄師訛宜然矣
會一友人善文者至亦難予曰若併子之文之孟浪
字漢而文之不漢予又笑曰倭人為漢不為漢者固
其所也居士者日本人也學聖人之道不學漢人之
文區々易為必漢文為我文而已吾決弗欲如凡等
為真漢文偶然得意偶然走筆我慰吾為耳前日一
友亦言觸國觸人者蓋亦不必然予豈有意於觸
而觸乎亦偶然爾我非為觸而人以為觸雖則觸奈
觸哉且思其無所病焉有所觸有其所觸必有所病
也古人言石猶生我居士誰言幸得薬其病雖世有

四十二

病我言者我何病乎二友笑而去
堯庭生草周田長來太平之澤草本繁滋呈奇状拔
異様世有所從尚矣寛政年間世甚愛百両金寸莖
[illegible]不啻百両金今日好萬年青都下皆是也閉去
年紀州人携一異莖來莖大如箸上頭半白初鬻之
十金求數日又轉賣之七十金既而或乞以百五十
金買之其人不許献之於一大諸侯而得三百金云
思夫自非繁昌間橐駄與太平世侯安見彼賣此買
之者是乎可謂薗這太平之万年青矣
江戸繁昌記二篇終

江戸繁昌記　靜軒先生著　初篇

江戸繁昌記　仝上　貳篇

江戸繁昌記　仝上　參篇　近日出板

開帳　山王祭神田祭　俠客

妾宅　永代橋　書肆　愛宕

寄席　裏店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一天地間莫事而非命矣莫物而非命矣然而命之於人也有定而不動焉有動而不定焉動者可以進退也不動者分毫不可庶幾也何曰分毫不可庶幾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生而有分焉是定命也何曰可進退曰天子逹庶人正其心誠其意則國治家齊不則不能得然矣是動命也其然矣而天子亦人也庶人亦人也聖亦人也我亦人也然而有貴賤賢愚之分焉天子既已正其心矣然而國且遭變庶人既已誠其意矣然而身且蒙難何也蓋有所因而然矣其既爲有所因也以一生論焉一生論之而不盡也數也以論焉數也而不盡也則遂推一開闔之世而取命焉然而陰陽之一開闔世界之一生滅遂卒歸乎無始無終也則因之所因亦卒歸於不可知而止焉然則命終不可知耶蓋聖人而知焉雖則卒歸於不可知乎豈以我不可知而疑聖人知而所爲教者可乎哉則我之與人皆當守其定命而欲動命使之進以新也已矣頃者繁昌記二編成易米換錢又支數月之飢十日之霖不至邊病居士喜而不寐嗚呼數月之支喜而不寐是貧人處士一小命分也蹋貧人數月支糧富人視之何如也處士一時戲文大儒視之何如也雖然命之末如何也又將營數月之糧凹硯禿筆倉卒起草一夕者擲筆大哭還拾筆大笑且笑且哭終幡然改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平生所學其此而已哭之亦不知命也笑之亦不知命也聖人之道可笑笑之可哭哭之則吾哭之不省分也吾笑之不畏命也乃守分焉安命焉樂天而記

開帳

神雖崇乎佛雖尊乎不仰江戸賽錢阿彌陀或欠光神之格不可測爭舉霹趾競運抄脚輻々湊々四遠爰萃未知神福都人耶抑人福佛耶佛某神某先開帳者旬日去處所在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于某境内某月至某月已及期都人歸依逆靈于郊旆錦幟綺並作記識連老併幼結行排陣不知者以爲今日有祭事汗雨陸續連袂塡途似蟻群訪糠一般徙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装威隹美衙德萬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錢雨拋一箇賣神酒一箇呼靈符一箇何一箇何皆叫何由此出何此所有時々唱道靈寶在左左欄曲折以次陳寘有人在傍説其縁故揚言曰所奉安靈

於此靈杖者此是昔殷湯七年之旱天下井水皆涸
人民苦渴弘法大師哀之念兒把之在々掘之靈杖
杖所剌即抽泉如不拜之惡事災難悉除之大師誓
願也便使細竿捲上帷帛喝道須近前拜一拜其次
說起曰昔在神功皇后親征三韓彼告急明乃太明
天子下詔遣關羽張飛等率數萬兵來援后便令武
內宿禰迎戰短兵已接我軍危敗后在中軍急麾以
日蓮上人所書七字妙號旗魔風忽起神兵降天敵
軍大敗關張等纔以身脫那時靈旗此是也近前拜
之次之文說靈次且說妙三國傳來狐之屁珠八大四

三

面狸之睪丸唾壺出現蛟龍箱根關西魑魅水虎屁
鬼首級一欄內極天下奇觀
歸德依靈冥具連中儕輩皆爭供物千位萬置懸彩
陳華亦爲一壯觀俗謂之奉納物奉納所外那邊觀
物這邊幻技戲場劇棚鳥喙相撲酒壚茶竈魚鱗相
連且有粢餈曲擣者遊開帳所下店數人一裝紅帕
抹額叫聲粢餈曲擣高評々々一箇操杵一箇臼手
一呼一杵一叫一手低昂作態曲節呈响更杵代臼
輪臼輪杵環臼追逐隔臼調謔我奪實彼擣虛彼停
手我錯度百杵已熟双手抓之顆々拈珠直向大般

裏拋焉正是秋果熟時風伯推林蟄龍冲空春雹碎
天珠大小千亦一顆萬亦一顆臼盤相距可一丈然
珠落處千也一的萬也一正不看盤外一顆誤迸真
妙擣真妙手高評高評
南贍部州大日本國中神々佛々沒大沒小屆靈來
仰殆無虛月今算其爲甚者嵯峨釋迦成田不動信
州如來身延上人此等是也今春開帳十九所成田
不動亦照舊例來深川開帳焉都人賽詣趂星捲潮
奠具奉納賭豪遊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一
戲衆觀可推

四

方數十步間葺一大棚四面設戲梁上當中懸一箇
綵燈罩一部鼓吹鼓鐃動角梆子响處只見帳落現
出一宇伏魔殿山險林猛白揚扇指示說道箇這擬
水滸傳第一回洪大尉誤走妖魔撲樣那個大尉應
聲睛轉指動火把一炤掘開石碣猛聽刮喇々一聲
黑氣一道從穴衮出揶响機轉殿宇山巖望後倒覆
只見野天荒涼遠林欲昏一婆坐下羸馬一漢跟在
馬尾遠々一箇莊院燈光閃出白叫王教頭私走延
安府此處是也（須近前拜一拜）機輪西壁兩箇好漢念爭賭鬪
智深擧杖照頭待打史進撚刀迎杖尾棺廢寺寫出

幽邃掩倒一面白虎節堂玉欄椒壁金碧映射林冲
弩刀立在簷前白吽木鳴南面開一箇山神廟四天
一白朔風捲雪管營已斃冨安待走林冲拈鎗擲倒
陸虞候鼓急笛嘐雪晴廟碎城郭漸々湧出於地惶
得觀者魂飛魄散那扈三娘雙手揚劍砍除林箭蛾
眉縱翠長袖飄紅正是殺氣塲中彩霞落空三郎鶏
鼓牡丹驟開破次起段跳出這娘是技人妙思既而
東帷褪則所謂一箇水郷地名梁山泊者四面高山
三関雄壯聚義廳上宋江李逵等俯仰成態三面通
變山置焉水流焉水近而遠山小而大作那方圓八
百餘里縮圖白吽先容讓後

五

明王靈龕以六月朔鎖焉聞鎖後特乞拜者一開獻
一兩金然猶乞者爭之一開一兩一兩一開一兩一
兩兩々兩々開帳窮碁終無追閉信宿中又爲一大
開帳嗚呼雖出明王靈驗所有然自非這都爭得此

閉後之開盛哉開帳

一友生來賛予曰去年初篇記江都一大患者火也
爾切誠都人愼火然今春無火數十年來所未聞是
抑妙矣豈得非子神文靈筆須近前一拜誠之之所由然歟
居士不有歸之明王曰何也曰今者偶憶前番不動
來都下大火因或言明王背上分火災頗壞名聲乃
今春無火果知明王保名之力憂民之靈盖收其炎
生笑曰善既已收之所餘唯熱宜也都人趨熱一兩
兩々宜哉

古言蠅附驥尾千里致行士依青雲名声施世思今
世不唯此而已神亦然佛亦然有客人權現者附明
王尻開帳焉蓋亦得賽錢云居士拍手曰妙々其附
尻稍進攀腰恐被那火燒危矣嗟夫已附尻焉得生
涯爲主善哉稱其客人居士亦驚矣名利如可求欲
附者久竭難拔屁之患獨奈天下無驥吁矣

六

祇園會

天神地祇大小祭祀極繁極豊其最者山王神田二
神是也此爲江都兩大祭事山王六月明神九月間
歳行之物色之美人心之狂莫過焉觀者重舍駢
輻自四方與事少年神誤氣顛無論杖者亦從狂顛
其揚美燿豪前錦裂綺金縷曳泥綾羅掃塵爭出工
夫競抽新奇然猶江戸人曰傖奉祭事與都人奉祭
事也自非兒女輩不甚欲觀焉祭事有日祭服既成
人々廢業打扮四走故往氏族之家遠訪知識之人
錦衣不綱燿諧路人氣萎脚麻仆而止晝錦數日榮

華黄粱一枕睡味真似夢中車先祭一日家兜欄張翠鋪紅錦障銀屏以待觀客至夜分然紅燭流緑酒有技狼戾歌吹成海郭内聲妓徹聘掃地罄及東山餘妓力不足者皆就所知請處女善謳者且備拙而好謳男兒輩雜之肆業長歌豊後(曲名)喧嘩丘發一中淨琉璃(曲名)不入時東鄰河東不如西隣餘志古濃(曲名)都人縱遊皆以此夕傍觀佇聞品佇評縣遇下俚巴人調譃攪之次以惡聲騷人韻士別着眼目指障點屏細品其畫圖取觀焉孰思挾一大展覽於此雜叢裏元信也雪舟也宋畫明筆一巡歷認名流百家之

七

墨

本日昧爽山車鼓譟以次挽出其數山王四十五両明神則三十六友人某神田祭歌句云棚車三十有六輌車上傀儡造得新沐猴戴冠楚王刺野雞捿鼓虞庭晨獅子奮迅花作錦海神激怒浪翻銀皎月秋深武藏野白鶴春聚鎌倉濱山車外別演雜戲謂之附祭曰冶臺曰挽物曰泥黎一舁一索各具鼓吹句云又見波臣朝天儀魚服鱗裳威巍々金石鏘々發隊樂紅緑眩々數竿旗八大龍王奉珠玉垂髮高冠誇淑姿梨園子弟朱階下落梅一闋和琴吹沈香亭

上倚闌者東巷二嬌某氏兒共舞霓裳羽衣曲小妹三郎大好妃競拙新奇者是也

老少殊情貪富異趣人間常例也然使此同之者或有之而祭事亦居其一焉少年狂杖者從亦狂貪人顛富人從亦顛然少年易狂杖者猶難貪人易顛富人猶難試鈍二難杖者猶易富人竟難不難也則不富所以難也乃少年貪者易狂或至賣子鬻妻富翁則泰山不動矣曰世間貪愚惡知富人心謂馬謂牛亦可勿使一錢費於祭事然兒孫欲與事也使慈母請之而泰山不動翁頭聾矣親戚諷之不聽伴頭諫

八

之不聽家人僉諷兒輩咸懟不聽焉不聽焉既而祭事有日鼓聲殷々人氣漸譟錦繡徃來觸眼衝心泰山不得弗少動矣自識曰勿求氣又觸又衝不得弗復動猛省曰勿求心秉燭步算然猶殷々不絶於耳錦繡妍々心目翁意動難制(泰山將崩伴頭來何遲)埋首多時忽擲珠盤投鍵袋而起遽召伴頭突然誓曰所不許者有如水道(水道)伴頭錯愕不知所答翁曰祭事爾先不許者吾有所思也今决矣使小厮急走大丸(呉舗)吾且思之遂起之寝家人喜可知矣翁不睡運思於帷幄中定事于千載上自以為新思妙案(醜街紙象天公伎藝)坐待且命伴

頭錯愕家人失笑皆謂已之愈爲老婆諫焉弗肯伴
頭論焉弗肯於是乎家人酬酌潤色之而事定書曰
我其發出在吾家老翁之謂乎
條事常例家炊亦皷乃糯米一時傾萬斯倉炊烟一
朝熱千斯竈此猶細事不足言也酒滔天燭炱天人
之狂譟亙覆天地則一戸數日浮費可推知矣且有
費中之費無用之用者欄干是也疊樽是也條前一
日工來施闌一欄値數銀且追條人遇蹴跡毀之奪
欄材去是亦常例空樽數百疊積出山綴以燈籠以
作京觀是亦古例其他常例不遑例擧

九

俠客

技斂擊柱兵革餘風勢然矣元和一統以後世尚慣
武士氣慓悍試斂於人乃游俠者流藉々騈出于其
間雖不無古人所謂以武犯禁者然其膽大氣高輕
財賭命一諾千金挫强援弱韋駄天披革半掛騎着
魂影馬來肚裏夾不少悸凜々赫々垂名捍史故跡
戯塲者比々有焉而幡隨氏爲之巨擘其他夜金喜
右エ門夢市郎兵衛寺西閑心鐘彌左衛門等所爲
蓋亦有足多者丹波大夫操鐵拘節妓女錦木拋翠
被蹈白刄當日光景可想可奮矣居士嘗謂倡優之
外赭顔突鬚披素幘蹈長袴大唱抜武砍飛數首於
一刀揮下此爲家藝是蓋古人眼中之觀之存于今
者也前日俠客之盛兄弟結黨大小締社乃作神祖
唐犬鐵棒鵜鴿等號雁陣魚貫衞行賣俠因或士人
好事亦往々爲之轉抑抹花弄武惹爭於戲　刑政
之嚴仁德之薫俠客殄殲衞行滅跡清世之今尚
存餘風者土著丁男是也恒言江戸人江戸人因飲
水道水膽大矣死生之際頑節難奪爭鬪中守似義
之瞰意豪氣傑有進無退古人言忠義之降激而爲
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然比彼儒生其志嘐々

十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裏考其行而不掩焉儒名商行
貪財賣聲假虎使狸愧天愧地人羞自羞輩猶似者
萬々差夫易流乎懦者治世之弊今儒人自非飲水
道水洗濯其腹少尚節義挾古豪風安見爲維持世
教之物也可勝嘆哉

工丁魚男諸土著人中火丁最客氣都人字之曰鳶
者梁冀鳶肩蓋名其張肩賣威之状耳其人皆卷舌
而言累蹱而坐常不放手帕或委肩端或安頭上若
提若佩使之不須臾去軀者與士流上廁不放小刀
一同格式其數若干名以國字四十八別識分部中

除ヘヒラ三字易百千萬三字按國音ヒ火通蓋忌之也ヘ音同屁蓋避之也都俗謂陽物曰ヘラト忌蓋在此歟部次自一至十而中欠四七數予未詳何故俟大儒先生穿鑿一（一先生曰四字我邦與死通七音近于質所以欠之也）

江戸人抗氣軋威一句違言萬丈湧怒七（何氏七藏者）叱曰何這潑皮八（八金郎）戟手曰何々々業畜舐屎並早脫衣着赤條々相迎眉縱皆裂渾身青龍爪攫鱗突八早引一捧幌一幌照頂門打將來七閃過急抽溝扠架住捧運一運望他脛打倒去八亦一閃跳過来々佯々板捧纏覆怒見一人拋戸板壓纏兩脚踏上

鎮得不動手塵氣急喝道歇々々看我面且聽吾一句兩箇焦燥怒氣爲聾如何挾耳遂把空拳相搏腦裂臉破散髮淋漓鮮血滴踵人々叫苦戸々鎖難屋上觀者只見七支八朋狂顛走難遮七攔八皆叫止止止抱住兩怒東西劃拳然彼此奮怒眼亦盲倒使妄拳左右乱打々得左怒右怒々々相觸更起一大争鬪孰早報急東西來援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捽右扭又捧又板又双又鈎兩黨々霰集々混闘一場驚天開地弱者仆起不得強亦骨軟氣索既而好漢特來父老始出分捽開扱扶仆勸軟都俗呼勸解者謂之中人以其立于彼此間爲之方便也中人容喙遂使彼此洗怒渝仇化好期日月（晴雨不拘）借酒樓爲好會所（請方君子貢臨）于筵席間七八東西函丈坐下儼然如昭穆位昭從昭穆從穆神田龍新場虎淺草熊本所豹（諸先出）（席揮毫）衣禪好潔手帕御側賀金拜好疊蹤而坐某若干兩某若干銖一々連書張懸壁上中人中一個有名好漢當中進出東西揖客乃説兩箇今番執争東如此西如此而若是若是則雙方毫無優劣乃今看我們中人面並捐前怒結好爲兄弟請列位亦不留遺恨遂擧兩盃令更獻酬爾時虎捏爪熊張膽脫有隻

言煩耳一擧横眼虎嘯龍驚壊好尋仇呼風嘘雲以故獻酬間風止濤貼與千人會刺第一牌時候一般也似乃彼此穩當則列位好漢咸曰唯々中人便請爲擧玉手（拍手表信都下風俗）僉曰諾萬掌一拍響動山岳鼓掌九點爲法前二番六點並緩連鼓後一番三點皆急蹋一點以闋之自此而後東西破席獻酬交錯又杯又盤又羹又膾酒兩點肉霰集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歌右舞虎嘯龍躍轟飲一場又驚開天地來

或一人被挫歸其夥便千百一心荷鈎提斧捲潮來虀粉碎仇家去使人想見四十義士夜討吉良氏之

昔義士則以畏朝故爲之於夜丁輩如何辨晝夜白日弄兵暴殄天物暴亦莫暴焉殄亦莫殄焉折天柱碎地軸　令大理寺禁令殊嚴此風漸漸爲酒釀爭爲錢鑄鬪酒肆尋縁屠戶買事拳也讓打捧也讓打以輸爲羸尺望背紫頂紅此亦一種爭鬪也一沸拳揚早把身偃地把背朝天猾暈一死息甦事就小則酒肉償傷大則藥料償死十字街内一日數次一還三頭一追六臂左叫右嚷雲聚雲散不至鬧天

至如火丁一大爭鬪此脩好會其費式萁千金因或

講和之後不期日月須有火役一大街上兩陣相遇中人外間往來傳命彼此相諾兩陣中耆老一名抽伍進出應接拜和遂一齊拍手而退聞近日書畫會亦多忿爭予未知其脩好會上獻酬發觴拍手發鼓中人何如處分之俟書畫會先生考證

外宅

都俗諺曰三女生產一生安活胥那横坊新道（都俗謂子坊曰新道）外宅並軒閑居耀妍所謂曲眉豐頰清聲便體纖腰稱蘇長袖者比々是也綺疏戶内湘簾半捲（簾亦數）種養玉培碧壁間掛畫一幅側鈎下一雙三絃（一袋袋之一柄探之）壁下安置一大桶爐鐵瓶滾湯鍋俱副之烟筒一縱草匣一横匣殊小筒殊長傍有香枕照枕安一箇妝鏡臺鼈甲首飾數枚堆光紅脂盞鉛粉盒併鬼兒脚（近日女人以鬼脚換眉刷）色々排香盞娘子晏起朝粧不來業也金屏風上半衣披布連袖掛下粉氣抹香春寒耐遮一戶内一嫗一婢連一牝狸奴一家四口純陰用事（陰中有陽這）等外宅蓋屬中位如上位則柴門深鎖板墻高掩（夫子之墻數仞也）墻邊竹種數竿庭砌苔上數點松陰暗處建一石燈籠方丈茶寮金爐燒麝古銅鐵内清湯沸笙簧瓶掮春博山裊烟木理緻密光澤鑑人鐵色奇古碧瀛

可愛往來有貨商談笑有幇閒可以歌河東閲春本樓上扁春如海三字幌掛翠枕括錦窄予書寢莫人談之久矣吾衰不復夢本妻真是枯楊生花虐雪壓梅老當益壯不使少年樂之（老聯可𢦤）外築如此一月養錢百貫不啻是非此繁昌地焉能築得太平之澤春如海矣聞近日外築之盛不但素封豪賈舖丁額椚青能築養焉況乎往來伴頭乃至下等不能別築徑就其家養焉用樓當宅（孩兒在上雙親在下地尊天賤乾坤欲𢧐）弄妾擬妓或一女過五男（如冊取女）輪流課日考之字書嫐字即是慧彼小星三五在東一人直輪當夕而往自以爲快酌三盃飽專

一宵便抛碎銀子命酒令肉酒肉未至間相與倚樓
擱而欵指天而誓願世々爲夫婦忽聽雨滴來低々
叩扉妾提耳蹙頞嘆一口氣鼓舌曰壞兵那話來那
話來君請須臾避那話醒則醒却箇千金子弟欲奪
先與（錢當有）賣些倍話爲避爲匿急把其推納後邊壁櫥
（衆妙之門）某不得已而潛焉妾迎客上先所命酒肉亦適至
乃疊手累膝軟語温存雜以戲謔一盃互呷一臠同
嘗指天而誓願世々爲夫婦某在闇中屏息聽之氣
■急摸來摸去要索寸容光覗（常無欲以見其徼）有物觸手欲
急縮早被物伸臂扯住其吃一驚猶能忍聲物便低

十五

言密々休怪我也我也某定氣聽之聲氣甚熟旋鑽
戶隙引燭何意現出一親友相視失笑遂相俱窺焉
何圖外客亦親友中一人耳客何省其被窺酒酣情
流你挨我擠漸入佳境猛聽得後邊櫥戶呀的一聲
有物喝出客錯愕幾暈妾失街逃
次夜有客命酒肉一碗清醪我一呷汝一呷一鼎
香羹我一筯汝一筯我歌汝和我捻汝咬我々喜々
汝々歡々情濃更闌忽聽人敲戶懲羹吹膾妾爲熟
睡不知外面高敲低叩大叫開々々正是明餅鋪急
鼓庖刀混堂戶曉罵伴頭妾惶急下堦迎之則不是

外人家翁醉歸也嘔亦愕醒子毋相與慰之而翁深
醉怒氣發越罵妻詈子抛碗碎瓶厲聲曰汝等畜生
抉耳聽更猶淺非丙丁云不俟乃翁還安閑上蓐熟
睡如此鄰失火亦不覺嘔謝曰吾過爾吾過爾（觀過知仁）且
寤之更深人定娘使手指天（天予所否者天厭之）低々言官在官來
翁深醉如何上耳吃曰我以吾脚歸我家我用吾手
敲我戶我物吾毀我理吾說誰道半句不字猛轉怒
睛看時觀竈前攤倒盤横翁越怒喝曰畜生汝偷乃
翁不在掠乃翁錢醉飽取樂安閑涉日是何所爲子
毋墨々只使手指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翁如何上眼曰是何所爲

十六

我每自疲困擂木爲脚孜々走業汝安閑早寢晏起
（翁每日疲女每夕疲未知孰苦）女曰爺大醉請就寢曰何々我不飲何因致
醉呶々一夕又罵又詈客不堪悄々下樓總抽身去
（天遐矣畜臣妾吉）
買妾者至合山家主婆延客樓上先喫一盃須臾而
忽引上一處子年紀纔可一十四五早梅香動春信
始通羅浮未試入趙郎夢翠袖遮羞滿面潮紅却是
似蓮花欲發未發時誰占周氏之愛梅花乍謝百花
交競挑花面紅則紅姿容或鄙柳枝腰細則細雙眉
甚短牡丹富麗中蕋不恵海棠極艷但惜無香聞得

妙香暗飄又送上一阿娘柔姿娿娜眼涼頭抜許始過蛾眉早剃剃痕一雙生藍欲流正是青山簪暁子規叫雨貼坐毬席平氣呑客推笑勸盃貢媚進膝十分嬌養三分赤畫見從而下次上一婦子眉秀神清擧止端正耻而不悍幽閑寡言靜芳占秋比之花中君子蓋一孝愛女爲親鬻身一婦代出年始四十脂粉粧春鬢生秋波真是曉霜染出楓一樹秋殘猶餘數日紅婆細々說曰梅則縛二百養金五兩菊則四兩桃三柒二客乃就美論値婆言一錢難減婆擢賤歡擧客辭曰不上思矣一議一勸事竟不成客言

近日再擇按酒錢而出婆急射影撒鹽曰叱矣半日費閑此是無錢擇妾妙方得於西源子言

永代橋

居士嘗倚着橋欄南望指點大嶋隠約若有若無總山房嶺刷青抹翠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於遥靄中可謂壯望也漕千石運萬石天下巨舶皆面橋而碇焉危檣作林鱗篷如山偶聞脚下管絃湧起擧欄俯水看時一箇屋船青簾捲波錦纜繫風小竪當爐篩酒篙師解職吹烟其聲清朗知其人外秀中惠其舟躁熟知其客負貴財富隔一橋脚輕舟撗流一僧一醫相對爭碁丫童掌茶吹火當爐一人支頤運思蓋寒儒探詩也又間一桁兒女喧嘩香餌亂拋忽見竿頭引上一鱣魚吃驚叫苦連竿放丢望後倒盞錯爲蚫也覆壺酒流傾瓶茶迸碗跳飯走離橋避舟一葉漾中流篝箔長垂偵若無人黃頭坐下葉尾假朵仰天風無矣波無矣看那舟漸搖動來忽見大石良椎拉數箇郁間自下流泝過倏見佯頭未代（尚家通例）（舗頭曰岸頭又其制者蓋曰手代）驅一隻猪牙由橋下攅出又見載妓一舫直走巨舶乞觀因借一席排酒殺于檣下且歌且舞與飛魂逝一釣舟自上流還棹一叟坐中間左右數

人収竿理藍叟旋抽手甲整兩衣便々談曰不省乎新地繁昌開徃時那邊皆沙皆芦朝晩唯聞波濤之聲桑海之變太平之運濤聲爲唖哇蘆沙爲亭榭聞之妓館中有五明大觀等幾箇名樓醋劇醋盛且添川本所今又別爲一繁昌域者久乎頃讀繁昌記既至三篇未記其一所蓋不遑記及也叟顧曰不省乎那千百父艄可謂天下第一港房之鋸山相之浦滄相對作門其間相距纔三里一槽口以収四海之潮實天造地設自然要害且富津暗礁樹劍設穽雖土人避慣間或見吸且武江漸沙以徃巨船不復潮待

風則不能一直近岸乃萬或外寇入門譬鼠走伐手艘來鏖之萬艘至殲焉然兵家或言武江無要害儻有賊船突入手無所措植屏置炮宜備不虞可笑哉予嘗論火器與舟具異邦所長而短兵陸戰我勝之以短較長非策也彼脫上岸魚胠沙也千亦擒之萬亦殲之昔者北條氏鏖元賊短兵克之是證是證明鳴謙禦我策曰云々若縱之登岸則難制矣我長陸戰異方所畏是亦證々居士拊手曰善適遇橋吏打捧至呵曰狂人速去不許住聊遂走橋頭聽賣卜者說卦

書舖

昭代右文之數書肆日盛著作歲新稱老舖者五十爲額子肆孫店算百算千且有畫草紙舖者亦五十爲額中分新古各居其半合稱三部又讀本肆十六借本戶八百此其大略至其子其孫不易算數云

正面唐本兩壁雜本整齊位置積々疊々先生某等所著書目招帖翩々風翻肆頭安置一箇糊造招子舖主坐欄內對薄而監焉千履万屨客來客去伴頭磕頭左喏右唯小猴坐起不暇偷睉一士人至上肆坐下亭主伴頭接風唱喏士曰近日有何奇本伴曰有々々早抽出數本奉安他面前士略閱曰此既矣此未也中擇一帙定價而起伴頭納頭謝曰每度蒙顧多荷々々明日早々奉送忽見一儒先生跕立肆頭叫曰某書有乎伴長揖曰無々々曰某何如曰無々々小猴吻動伴一閃使眼曰無々々（有若無實若虛）先生遂去（君子可欺）伴誡猴曰若愚假而不反焉能爲有猴笑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伴哂曰直在於其中

一醫生至懷抱取出數冊曰是日前所買不侫驟歸省且還之伴曰唯々翻薄照之曰是々引珠盤算了曰原價四銖今除之三分現金三銖有奇奉還請收

生色驚曰吁矣是係數日前事纔閱數行裝未折紙未毛除三分不亦已甚乎且聞原價除二書賈常格何貪何貪伴曰除二分者舊本之例箇這新本新古自別且不管他何如本舖以此爲格如不滿尊意請謝請謝生少帶怒曰格則可然但奈人情請二之十請百謝伴執格不變生卒服格收銀而出

一個上人紫衣活佛意氣昂然（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問訊曰唐詩選有與伴倒拜曰有々掌故箋注集注解頤並有何佳上人尋思久之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解便佳且名目諺解何如伴曰若未聞曰且出心經一卷曰大

小何如曰不及相傾國字傍注亦足一々値定侍者從傍算清遂令蒼頭紫袱包之而去一儈撿點鬼冊而在突然問曰徂徠先生猶在耶伴恐笑曰近年蓋没曰當今誰爲大儒小猴低聲帯笑曰無々々

搬木報戌戸鑰人定書庫内群籍忽爲人言嘆曰嗚呼吾古書兄弟如何噫與兄等借寓斯倉而後不覩天日已數十年脫蠧無限而後欝悶如何哉不唯爲蠧魚毀身體而後蜘蛛見侮而後黠鼠被欺千恨月深而萬感歳深而兄弟出身雖或遇顧者而其値比前日不啻減三倍噫欲不嘆而得乎而彼何人哉考證穿

鑿無用書小說俗語偎雜本而而他倒爲世所珍一箇拊聲曰真嘆々々然其珍之奉此者則未必讀也則所謂四庫簡名學者耳則位置齊整積之坐右以粧其書房則珍之非真珍之也則那新書輩見天日則見但倍考證先生侍矜色儒者則薫其俗德炙其俗才則其薫其炙孰與我悶則々々又聽一人長歎短嗟曰吁汝聽我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更如何哉僕原來某氏珍藏世間罕有故先主人某所寫一本也一須絆故且撮英法標故且抽華録傍故細故寄銀末故點鉛粉故揩實非一旦夕所能爲也故印之篋之

故撫之反之常在其側受知受顧何恩先主捐館嗣子不肖放縱飲愽無幾破產白骨未冷手澤猶新早已黜吾兄弟是故二束三文使吾輩受厚紙縉簡手是故今又轉賣來此是故與君等古書同斯感慨是故々々追想當初不得不慘然涙下一人從傍臨示笑曰其々早拭涙滴手澤哩嗚呼噫嘻如我梵書新也不行古也不行如是我聞一切經世間一切没讀者決定經決不誦大果經果廢兵寶藏經唯寶之空飽蠧魚耳甚者毀之併經爲虛空維識人間孰能識大智度經雖有奈此愚僧佛典之廢斯謂之古今未

曾有經乎般若法華亦唯爲糊口誦梵書價賤如土砂書肆平等全無利益嗚呼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孰不天哭地泣末法々々南無阿彌陀佛一人嘻々笑曰坐井窺天居庫測世何見之隘何意之蹙大都如此繁昌人物如此茂盛安知不于林于市戢影潛形者好讀古書好誦梵典而古書今日山賣梵典昨日川賣也且人間出處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用行舍藏樂天而已今世無用書多則多然隨出隨滅泡水也似浮雲也似且那萬世不磨者畢竟不在文字間雖無吾書亦可何況論其行不行且更無用書行

可以推太平間暇、可以見繁昌殷富。看他繁昌記諸
譃假褻大方可唾物。然彼一出、洛陽紙貴不啻三倍。
不亦奇乎。顧夫普世間大方君子孰肯讀之。大雅文
人孰肯讀之。無丁字者固不讀也。少識字者讀亦難
解屈指算之。雖有讀者猶寡。然而猶有讀者、非茲都
也。不得大方既已不讀也。大雅既已不讀也。果知讀
者愚極愚也。世傳、或請一畫師圖愚人。畫師乃攪筆寫
一釣者。曰、不是愚歟。或曰、善矣。且更寫愚師。即就其
傍圖空手羨魚人。悪々非為之者、釣者而讀之者羨
魚乎。今茲不登、富人亦咸啜粥為天下倹也。然作者

不憚無益、文字災有益。梓罪莫大焉。愚莫甚焉。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作。天從鳥翔海、縦魚跳江戸。
所以為江戸是也。夫食一両四斗、粟流一冊一銖、費
雖天下罪人哉。食百錢六合、米於作者也。猶不得不
之為。為之充饑。安知非亦人義恵作者、將為真愚耶。
將不為真愚耶。一人中之、曰止々々悪々何。言反覆
抑揚、無頭無尾、悪是何言。子似為作者回護弄世間
又似焉口給屢憎於人。戒之哉。曰、予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有曝書賈閙街下、肆曝新曝舊、撇排攤俗大學委塵。
中庸繙風、年代記春畫本、字書墨帖、扰藉雜陳一箇
醉客佇立塞肆、又翻又翻、仰面指一本、曰亭主呵、穿
彼鑿此、極考極證、不畏公不自量言。鄭注不穩、朱注
可刪。道義不論、字句徒鑿。大言壯語、吐奇潑愚。此等
書是也。亭主呵、何陳這等書、何鬻這樣冊。舖主哂曰
商買曷擇、鄉無理即理。請且去。客曰亭主呵亭主呵
此墨本不是今人筆迹歟。何以墨之、何以帖之。唐宋
名家墨迹不為不多。何更把這樣模米擬董俗筆墨
之帖之。亭主呵為之者何厚顏、賣之何愚、買之何愚
（訕之何愚）主人々々自今藏之。勿曝辱。休曝愚主色少變。猶

哂曰理也々々。我商買、君且去。客又取一本讀過數
紙問曰亭主、此本作者汝識乎。主引頸目[illegible]題曰語
學語書。聞其先生去年自上方來。未詳其[illegible]如客
曰宜哉其審音韻。上方役者率是曰非役者也（俗呼雜劇謂役者）
儒者爾曰、今稱儒者亦與役者不甚異。何客曰、且去
客纔欲行、却顧曰、那大學値幾何。曰七十二錢。曰這
春本曰八銖銀。曰亭主呵箇這修身治國、千刼不磨
萬世不刊之書。那這弄風弄月牽淫乱倫之具、然耶
値甚低。這則甚貴。曰理則然矣。然亦寒房醸春愁帳
朝笑把此展之。孰不眉伸眼明。男女者人之大欲。此

亦世間不可欠物、且下之獻上、常苦無物、金帛他所有珍奇、他所有因、或用之為人事、客叱曰、亭主妄言、非礼勿見、非礼勿聽、且公侯貴人、治國為急、[illegible]提害、覽這等物、主曰、且聞士臨戰、展之以出戰、輒[illegible]利、是所以藏之甲筒、曰妄々、此事出何書、此語載何典、古人無言之後、來向物登徒作此、妄說妄々、呵主人大學如彼甚賤、不是侮聖乎、春本如此劇貴、不是誨淫乎、亭主若天下罪人、白日曝之高價射利、大亂人倫、極壞風俗、若罪人若罪人、遂把數本擲地、紅茶金翻、正是鴛鴦夢驚、鳳鸞倒翔、主恐不住火發心頭、喝曰

潑醉畜生、若何仇妨我衣食、早走、一拳打客、一打四隣挺出遮攔、勸解扶客、拽去、客叫聲來々々、跌過欲倒、聞他喉裏咯々、看地便吐、衆皆捨鼻逃、早見一犬來、掉尾搖耳、乾々舐盡客穢、擧步又跌、犬尾犬驚吼、客顧曰、叱、畜生天下罪人

愛宕

江城之南、突兀有山、曰愛宕、深樹繞腰、閑雲出口、石級二道、峻者曰男坂、迂者曰女坂、並自東上、男則半身以上下鎔、援攀峻直可知、東面茶店數椽、架峰起葺、遠望谿達、使人魂飛、邸舍逈離、坊巷條達、盡華于目下、擲枰也、似田疇也、似朱門白壁、碁峙相連、高臺榭絡繹、争秀[illegible]、倚闌者並頭昂、手有窺遠鏡者、曰北方之山、近而黒者忍岡也、遠而翠者筑波也、前後二道、白而明者、利根隅田二水也、聳者鴻臺也乎者葛西也、尾鱗抜翠、東西屹峙、本願寺屋頭也、竿頭飄紅無數、星散臙脂舗招旆也、棟隆則五百羅漢擧螺堂、深脩則射場三十三間堂、那邊鳶群盤舞、果知其下有鰻鱺店、這方火樓人面顧盼、想望火、兩國橋西、聽滑稽人剪偷從後、觀外套、其々危矣、大息曰已脱矣、京橋街頭孰遺錢一索、莫人認者、好々我拾之

言未訖、拾髀曰可惜矣、早被人掠、數箇藩士、眷景酌酒、盞係桃、茶婢（人間隨所有桃源）婢向一人曰、側聞頂者、主携梅林（蒲田梅名梅林若去、昨日之山今日之桃源）那、詰兒觀颯海晏寺、何等樂譚可羨、曰錯矣、係是遊朋某事、僕不得已為伴、勿怪々々、娘如有意、為前驅（樂鶴次樓）近而目黒、遠而大師河原、茅從意所在、娘見肯、先奉一盃、誓之一箇手遠鏡、頤指似曰、休々啻那、增本樓上（妓館在于品川、三山亦不遠）汝御妓立瀾沼汝狸、婢獻笑曰、可畏、恐被他誑、一驕客避喧、就閑臨風、喫茶吟、壁間留題曰、相州之海、房州山、萬里山水一望間、山色罩烟淡如畫、水光

妝風平、仰刑天下、舟檝真粟粒、粒々破洄入江灣笑曰好矣、自今米賤、悪詩不堪讀畢

山麓出増上寺間、曝商連棚、接席驟衣着、攤貨物、貫圑子甕甘醴西、折至切通（方言鑿道曰切通）、繁雜殊劇、鼓喧吹譁小戲場善瞑人説史、滑稽技道售技、貨賈藥商、百爾弄席鬻物、正面南向、横銀鏤小匣、黄金燭臺、西方東向居描金香盒、珊瑚歷口、東方西向、置文木、火桶、蒼古、鐵瓶、葦炮袋數佩、象牙墜子、幾顆數本、春画數枚、盤針、古色茶器、新製酒具、細玩色々在前面、提燈懸畫、鋸子、笄盤、大小相鄰在隅、博多之帯、鼈甲串、梳、夾囊頭巾、又陳又排、望之精良、近之濫悪、偽製贋作、又委又曝

一人市呼藥、前面展一幅紙、絲欄區域圖鼠行狀、或畏廩粟或居庖肉、上燈釭嚙書装、啣字走餘、蔬遨側尸乾鼠數頭、牌面書銀山鼠毒

一人練藥叫曰、早接々々、把磁器敲碎之、取藥合之、未乾、故鼓故擲、更揚錐敲之、雖或碎、合則堅、

柤梨橘柚、追時堆菓、大々小々、聚類分群、十顆一價、幾錢何文、揃火奴表記之、甚賤、曰一山四文、數粿環焉、把柿斲之、我五、汝六、射其核數、中者啖之、輸者償錢

一鍋内數串、貫芊貫豆腐、種々爇焉、鍋沸烟馨、一串（一以貫之）四文（文行忠信）、從人擇食、此曰四文屋

孤虛王相、五行生克、輪圖推日、照徃察來（始可与言詩已）百而牌目、推占前知（見蓍龜動四體）謂之見德（好色未見如好德者）一封紙上書曰今日一點所指無謬

切通之東、増上寺門前有馬塲、挑花連錢、泥驄戴星泊樂執轡待客、只見一人鼓鐙一走、猋迅、紅星恰飛徃囬中繩、周旋中規、鉤百而反、文亦弗過也、觀者喝采、一人跨鞍、馬驕不行、齕草弗動、伯樂強絆策尻築得塵揚、忽見人倒罣丸、朝天、馬則快走、觀者亦喝采閧笑

過塲、循寺南折、入巷、珠簾响風、玉几燿日、雲母屏風籠月、玫瑰彩籠、綴星葡萄、繫紫千年運栽碧風佩鎗々扁鏡烱々、銀流水碎、或疑遊水晶宮、真上崑崙山障内、珠毛牆、額面、玉、西施、眉目明徹、精神射人、正是江妃遊世、王母降天、金剛石、假水晶、唐物百色煌々衒光

瓷瓶連懸、作幕、陶碗積畜、作壁、花様盤、花可簽、碧紋盆碧可掬、酒壺花瓢水甕火桶、琛々焉、瑯々焉、手代

坐中間執紙扇接客近世磁器之極造庭燈籠製小
便桶二倫父姑觀一箇指桶曰花瓶如許長大蓋俟
家之物一箇肱之低聲曰叱客亦溲桶耳
紙糊土偶施粉墨衣錦綺裸雛娘並坐細妓女連立
力士張臂達摩面壁虎頭楳風獅子戲花冊鶴舞玄
龜潛水笛累鼓罪剪舂猿織狄鬼面擬狐面妖近製
俳優面具隆鼻者錦升也（松本幸四郎）巨眼者三升也杜若
者岩情（杜若曰情岩上下相値）梅幸者（尾上菊五郎）銳巨眼乎銳乎使中老
尾上死

刀精摺妙錦畫之製舍江戶外無有俳優小照花鳥
寫真武者繪勝景圖又張又懸草紙本者近世殊精
良揩紅揩紫消金消銀正是織女雲錦工猶淺蔑氏
金文針未巧
金鐵鋪紙揩店菓肆履行爭軒古居此所巷窖繁昌
殊見從此神明已詳于二編

寄（都俗稱招牌謂之寄）

鳴大平鼓繁昌手技也落語也影紙乎演史乎曰百
眼曰八人藝于晝于夜交代售技以七日建限盡
客絹不減又延日更引期大概一坊一所用樓閒場
其家擔角懸籠招子書曰某々出席其日至某曰夜
分上火肆端置一錢匣匣上堆鹽三堆一大漢在側
叫聲請來請來夜唱呼客聲律甚似面匣壁間連懸
履屐繫小牌爲識牌錢別課四文乃無錢至者親懷
履上俗語名此曹謂之油蟲
一樓數楹當與設座方一筵高若于尺隅置火桶茶
瓶畜湯夜則兩方設燭客爭席占地一席則數月寓
都對客一席則今年參藩士類五六交頸七八接臂
新道外妾代地隱居伴頭乎手代乎男女雜居老少
同位

落語家一人上納頭拜客篦鋪㴑出儒門塾生謂之
前座旋嘗湯滑舌本帕以拭喙（折帕大如）拭一拭左右剪
燭咳一咳縱橫說起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
醉使手使目踦膝扭腰女様成態傖語爲鄙假聲爲
倡虞怪形鬼莫世態不極莫人情不盡落語使人
絕倒不堪捧腹剃出始下此爲一齣名此時曰中入
於是乎恐便者如廁食焰者呼火渴者令茶飢者命
菓技人乃戲物賣闔闔數百本初連數枝値十數錢
賣了一徧餘枝猶茂因低值募之已低未踈更低請
斧數十枝四五文斷根而始剪原闆三枝僅也照業
獻貨早見先生上座親方是也三尺喙長辯鶩四莚

今笑如於向笑後泣、妙於前泣親方之醉、剃出何及人情穿鑿世態考證弟子固不若焉也

紙幃一面、淡墨魚物笛响鼓鳴乍生數緑松一人従上戴帽披襖右手揮鈴左手開扇了々明々寫出今明左顧右旋轉眼動眉應笛揚鈴合鼓翻扇舞々興々真是影人有魂舞闋矣一閃晦迹次寫衆卉或梅或菊又牡丹又芙蓉碧花析瓣露蘂者破青楓改影霜葉漸紅破時改覆覩者眼眩神奪一口叫妙聴得發種曲鼓譟覆双靈柱漏一殿宇湧紅白竪幟大小飛燈褰人徃田拋錢祈福既而鼓聲漸歇人影頓滅

三十一

夜益深矣遠々聞得乜吔避人聲狐群排行徐々進步荷蒲席御炬火擔木持竿俗談所謂狐之婚禮是也絶出双柱狐皆化為人席变挾筥火變提燈竿化鎗木化輿奇々怪々變妙機神燈滅狐熾却又照出那羽生村累女幽鬼為崇之圖靈牌前佛燈暗香烟細別懸下一大蘭盆燈那與右衛門者敲鉦念佛只見幽鬼自燈籠内現出還滅還現漸小漸大嬰々訴怨須臾漸滅乍見一團微暈蒼光不洩朧月故輝髮卯欲破漸凝漸明眉目了々遂作一大鬼首鮮血噀怒眼裂眥出高僧祐天合掌念經一唱揮數珠怨火即消只見紫雲靉靆金佛來迎蓮花臺上怨魂成佛、妙光四散天花繽紛

屛障内口技人在焉唱歌一曲忽聲出一小猴須臾問答紛然謔話遥々聞得足音在外推門聲推戸聲一叟至謦咳上坐主客應接寒暖聲畢主道爺近日何潤叟道苦事奇談主道奇何奇叟道日前一處女奔我言與為人妻寧為翁妾可知老婆生角誰報又早發耶妓簡責困了數日昨始靖難所以今日纔外出猴道豈夢乎主笑叟音猴聲又挑又謔主道謳一謳宜洗餘困叟道則隹主乃高聲連呼權助々々聲

三十二

權助遥諾叫聲隨即至身猶未起主又連聲權々始聞足音大而緩大聲道何用主道一同謳和汝亦佐之權道咼不佐僕素善歌又聞足音送响又聲出一婆々婆問吾翁在乎猴道在々主唱喏道爺尚陽落姐今日在斯不復掛念今且借歌請姐亦和三線調二羽二宮三絃善為六絃聲爺唱婆和猴賣權吼權音大濁猴聲高清叟急音如扼喉婆舌音捷而洩互歌代和漸々遠往微音斷續有無入空春蠶食葉微雪撲窻一般也似却聽清漸清、濁稍濁、弦皦聲還主人道與索須別弄奇猴道更既已深百談驗怪何如

僉道好々清話濁説百談極怪[illegible]
蓬々雨聲淅々、開戸聲引窓聲猴叫苦權呼驚一撲
地聞得物墜聲衆音鎮壓百事頓休

裏店

八百八街連背坊新道從衡曲折並建裏店五家一
軒十舍一衖至劇裏店結五十為一部牙房拒對中
間通道謂之路次一井同汲數厠同便一區畫地收
糞一條開溝流纖廢另相通出入共門一門備百不
虞俚歌所謂路次六限例趂酉牌上鑰儒釈工商紛
雑債居炊飯之烟朝來雲凝鼓播之聲晩間雷轟爰
寫一裏店略示其一偏萬裏店可推矣
日影近午乞鉢僧歸揖鄰尼曰妙閑姉歸早尼返揖
曰方纔脱鞋今日鉢米何如曰少々々因米價翔踊
不唯米少錢亦從少聞葬禮強飯亦無拔乞兒可嘆
噫矣曰聞奥羽北越皆被水患然天下言之蓋十之
一猶曷這様貴曰全係米賈之為非實米少也鄰儒
嘗言無三年蓄曰國非其國　官置粟倉蓋為此爾
粟倉之建今已四十年雖有堯水湯旱　府下民庶
決不至餓是我貧民所以今日浴賑給一人言之十
日綫支不知　御倉所出一日幾何萬鍾大也矣哉

德政聞初姦商私漕數萬包於上方事覺下獄令其
漕返之其他占穀今亦並見沒嚴哉　刑也狀於堯
舜之仁民從之鉅商大賈今皆歸厚彼米此錢莫一
人不義賑妙々々人氣時擁天氣從美想知明歳有
年逆祝逆祝遇賊絢索都人今食麥啜粥好此小凶
使人始悟粟粒之貴追悔昨日之奢漸趣後靡大平
之習食道薮頽庶使都人麥粥之儉用諸平生忽聞
間壁有聲歇々々全道僧陋談休為米價雖貴非百
両買一升悖々忉々為煩々々々莫適而非諭米價如
予世有飢饉我無飢饉有酒則足朝亦既倒五合痛
快痛快米之有無我不管不聞乎芝翫優人之上方留
㘫一場驚大開地顯顯連中購之一夕百金一日千
両千両千両両々々成由不動比之無炎水天宮較
之莫影入則啜粥出則賑芝翫是江戸人所以為江
戸人孰道儉約儉約楚人遺弓人拾之拋千擲萬畢
竟不之天地外如汝等不知世有大算計口氣腐儒
様動説儉陋々煩々忽聴路次頭鐸音鏘々蓋神道
者流還晝牆也
數牝一團負兒抱穉喧嘩林立于井邊適見魚商擔
魚叫過牝等呼住叩値商便卸擔倒尾言這般老大

一貫錢外一文難減一牝道食御救米身外一貫難
上牙如遇撿飯羅司至何以應之八百則食推論數
番値定刲血作膾作炙恰好小厠叫酒牝頤命曰趂
早提一樽來恰好聞得吹角鳴鐃叫聲錫々牝等皆
付兒四錢遣買於焉手環坐相依大挽仰醇阿松道
大屋（呼伍長曰大屋）那話朝來早出不知何之阿梅道聞往戲
場阿松娘不識知乎彼向人言使兒仕其侯家誕々
其實其啇外妾且不似侯妾面目那幸皆白藉皆掩
醜如使他鰲也沒三文顏色然看他自悦驕慢越度
非公家落亂也到底大屋之女大笑々々松使手言

低之聲高恐達梅叉目言叱何管其様毋畏算錢借
居要大屋者我輩所役名主（閭長俗曰名主）亦我備之也彼宜
畏我々曷畏彼松道聞否本郷婆々來果免身（本郷元坊啇某妻）
（去年生男實在大保四年）豈不生憎稀有々々千古奇孕桓武以來未
聞想所生兒不鬼則天狗梅道蹴人療病不亦鍛治
坊天狗童乎那童亦怪毒庵老言天狗與人雜居縱
治病殆無人魔之別妖莫甚焉不説不已樂責唯姤
童子脚但如然那天童不獨蹴疾可謂亦踏醫面好
笑阿竹道那典舗老婆不頻高與毎遇混堂鼻以應
人叱々五一三六店無表裏何容貴賤要以有我貧

彼生活百錢征四文外捐利也時貸也年中供奉
皆自此方咄何揚氣膀下沸茶（俗謂）那寺社亦然（寺者僧者音近兒輩）
多謬着人如犬常言治癩癇治癩癇（癩癇音近天下）然彼藥籠亦
沒有寺社者寺社也藥籠不持（俗語）是不那輩之謂乎
喧嘩方酣主人擔空籃歸牝叫如何早歸夫道今日
造化高一餉賣清羸亦不少因爲卿買鯖出一擇芭
放在婦前道一浴歸婦道先操一汲往夫便提單持
出

間壁二盲人方覺伸一伸曰宮市（名）何時派曰昨之
今時曰舍々昨夜何如有獲乎曰有々造化大高出
則徑按了二肩出則又被呼連摩四脚出即呼其家
逆旅五肩六脚偸手略按歸就寢東方已白曰予熟
睡不知汝歸汝連夕好運其所往二三年内撿校（瞽官）
可取曰舍之汝辯佞善屈善恐妙取人意思如汝必
撿校豫買祝酒曰叱休謂曰聞汝近多周旋家須勤
須勤如士人謂擡擧不唯善屈且苦人事我曹比之
十分利害我出身全因他人錢忽聽小婢推戸曰起
々曰奚自曰自横坊堺鋪火急請貴療曰不亦家娘
患癪歟曰不然家丈從場所（其家通語）還痼疾偶動曰諾先
去隨即至宮問曰堺鋪誰曰那日筭貸啇耳偶簧臭

孔低昂嗅空曰、佳馨々々、誰家命饍炙、又傾耳朶曰、好響、河漏面送來猛、聽得外面刮喇、風波大起、盲等凋章、衔走會、一商至、一擔兩箇、脩面、面外面書金山等、（醫）曰、休、駭休走、今日表面、酒店始開、肆乃賣索人來要錢也耳、

只見一箇々一様、打扮頁揹荷傘、喧雜歸至、一同揖主人、主人道、列位勞矣、又見一手下、走還、主道、今日牌數幾許、手下蹙眉曰、又從昨減、今番駱駄不復如前番甚、沒景氣、作者按也、所謂山師、皆盖是原來無常産業也、莫子也、勸物開帳、相時出業、衆変丁手、這般、商賣都下、繁昌亦可見、

三十七

路次窮處最後、一戸有一浪人住焉、有隣德孤之戸閭、竈寒酒廝魚商、認得不過及此、所獨見大屋、屢來責宿錢、今日亦踵伍長自外、問先生在乎、生曰在、々請入坐、伍長上席、從容言曰、果知所約宿債、今日辨了、生曰未矣、長少作色、而不言、有項曰、君不誓乎、今日決辨、今日而未、抑何日、第得延日、延月、延至今日、今日而未、地主面前、我更難何一句、我進退亦谷、噫、生搔首曰、僕實無辞、然君子之窮（正狀自訴）、借令延十年、償決不大一文（曰然豈然然乎）、所不信者、猶有如皦日、長曰、君皦日、予素照知、但奈地主、不亦苦乎、生默矣（何時行方勸成我又何言乎）、長沉吟有間曰、君皦日知者、則知世間難通、為君籌之、無如出仕、雖小祿、云祿則有力、予姻族女子、現奉仕君舊藩、且侍醫某亦予舊知、豈不好因緣乎、此手請援飢寒、或救君、知少屈、予亦從宜贊成、生少作色曰、休々、苟意可拜奈平生所學、外賂内謁、死亦難為枉尺直尋、古賢戒之、知見内之疚、有欺已、三百雖免宿錢責、一生遺憾、萬劫難消、人間萬事、天々命々、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守命樂天、此間着多少妙味（菜羹麥飯）、長哂曰、如君天命、我未肯解、以予所思言之、窮乎可下之所

三十八

極、足可容之地、屈可屈之首、折可折之腰、屈々折々、然而弗成矣、斯之謂命、與袖手俟命、想不然矣、伯夷叔齊、我不與也、主亦哂曰、俗論々々、世間如君、緊以為夷齊無用于世、大非矣、殊不然、夷千載之下、使頑夫廉、其有用也、不止一世、士不用、則亦若是而已、且如僕、繁昌太平之民、就為夷齊之行、決不至夷齊之餓、勿煩尊慮、且君言僕袖手丈人、不悉僕亦可為之分、盡焉、不獨依内謁、已聞、　今君英明好學、世言明君、復出、僕乃前者再上書執事某（韓氏幽靈）、書入不報（麹坊廿戸）、遂立門抗疏、不報、草本現有、便就机上、抽一草文示

之曰是第二書我讀君聽讀起曰某頓首再拜謹奉
書執事某左右夫人之思舊者情也矣理也矣賢乎
愚乎孰得不眷戀於此也哉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
巢人而忘舊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矣生深山窮
谷而與水石麋鹿居而游者一日聞都下繁昌與曰
盡適其來住數年僅嘗大都會土之風味便謂故國
者陋矣丈夫開業弘術出身顯名舍此何之不遂定
終焉之志也蓋少矣然而雖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
富莫爲而弗成莫思而弗遂身體強健子孫繁滋氣
盈神王乎然猶弗動一點思舊之情於觸事感物之

三十九

際也蓋亦决不能矣況乎其貧且病者情之所然也
理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主而避昏就明蓋亦情也矣
此亦理也矣伊尹負鼎鄒陽背淮理之所然也情之
所然也鳥猶擇木棲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反情非人
之所爲也某亦人也鳥之不如乎安爲獨戾理反情
忘舊就昏之爲雖某不似亦飾固陋之心于東西于
南北未必可言仕難求也然尚不之然尚不下俛三
十年來不俛之首屈一萬餘日不屈之膝謁之于執
事之門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明而不爲戾理反情
之爲也前日上書後待命之日之長一刻信爲三秋

之思然于今三十日猶未得宜得之命是所以不俟
宜俟之命也顧執事之意爲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庭
興廢繼絶將有爲之秋豈曰不可而可與抑猶疑某
爲人耶請自白之某弱冠前放達不羈不擇所交太
平之世雖未至刼人掠物可爲之惡亦莫不爲然一
且改志勵志以來行顧言言顧行廿年孜々如一日
者郷曲所知也知識所見也鬼之所聦也天之所鑒
也又蓋執事所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焉若今日而
不舉萬刼卒莫可起之理矣某則蹈東海之波飲恨
死而已伏冀哀此情察此理蒙一言之薦嗚呼使朝

四十

庭繼絶而共天職某立身而食天祿者實在執事一
出入息之間也耳是以犯罪忘愚今復敢進此言亦
惟少垂憐焉惶懼無已曰某既如是猶爲未下手耶
猶爲未容足耶若是而如此僕於是乎浩然知莫與
爲草莽期死簞瓢樂道笑而止焉乃去歳者謁先塋
于故國爲文謝之有祭文我讀君聽長謝曰好々々
吾過矣莫讀可也生曰如何然以此證之不可不讀
不可不聽聽々更恭捧一紙讀下曰不肖某稽首再
拜奉祭于先考某府君之靈某尚孩君以病歸老于
本國某以鞠於舅氏之故不得與共從某尚提矣赴

至告凶然千里之路、三尺之童舅氏之私愛、星行不
容生離別卒爲死離別嗚呼哀哉恩情永終其已長
矣聞之於親戚與知識君氣温度大克孝于家與人
交忠其出而仕特厚某廟之知禄位暴崇以職在錢
穀故奔命四方善交大賈與豪農鞠躬當公家之急
于官于事不爲無功嗟夫君而有斯不肖之子豈某
氏之餘福罄乎君躬耶某局量褊淺愚且侗雖好讀
書道未有所少通不孝于家無用于世三十餘年之
今、獨極一身之窮然其不自量庶幾立身起宗此心
難死無忌之冲々焉聞今君賢世稱復見某公某便

四十一

以爲繼絶與廢宜在其初政也去年三月立門抗疏
恭訴愚衷書入不報命乎時之難逢長又欠又欠言
後文猶長乎生言僅數句、且少勉之曰清朝豈謂有
人掩明乎顧係吾瞢々也耳志雖不成不肖之事畢
矣果知晝錦之榮卒無以慰神之襟胸便忍恥於故
國不敢醜身之龍鍾來聚以此言而清酌是供焉伏
冀在天之靈釋愠愍愚曰不肖之子猶善守饑寒不
忝祖先者纔有不與人子同惟慈是眷翻然下于蒼
穹長坐睡不覺生絶叫拊案曰讀畢矣長瞿然眼明
曰好々々我過矣適聞間壁樓上撲々爲响静中有

動遠送機聲生曰那响何長爲不聞曰我耳洩聞上
生曰長戒之無或誤子乎西隣婆家亦各女履[illegible]
深夜通門戒之哉無誤子乎大屋之鑑不遠在[illegible]
妓獄本巷俗殊惡東隣西舍奢侈過分晝而鐘[illegible]
而河漏乃去歲官粟賑恤或言這般陳不下帳雜[illegible]
飲之至甚擧以換之不畏官乎不畏天也今日之賑
歲言飢知天恩之大曉矣知之長戒哉長率以正之
就贅不正君謂求如之何者我亦不肯觧以予所思
言之窮乎可下之所極足可容之地孜々矻々饑而
止而猶弗正也斯之謂末奈云乎袖手尸職唯責宿

四十二

債唯貪樽料貪々我不與也且如長與名主身雖賤
職重須少學問苟爲人上不解大義亦誤人亦誤已
如君勸僕内謁卽是也昇平文運之盛寒郷僻地稱
名主者莫不翁樂然江戸則反不然那名字者大抵
薄鬚鍋墨半掛短披帯間耶名主耶殆無分別表者
德之符照面知臓可不愼乎時見一丁男頒送蒿麪
直推戸徑措而去長顧曰今朝有新貸人（新儀居諸何送生 河漏通規）
色喜壯裏暗謂今晩免飢驟看雪花唯窓風刃剥壁
長嘯仰天曰祥瑞屬豫未年豊乎々

繁昌記三篇終

江戸繁昌記四編

靜軒居士著

予嘗謂孔子脩春秋一字一哭老子述道德一字一憤孟子則一章一嘆莊子則一篇一笑離騷亦一哭筆太玄亦一嘆墨韓柳之墨李杜之筆亦皆莫弗爲一憤一嘆矣則後之讀之者亦孰弗一憤一嘆焉雖然予讀者爲得知作者自嘆自憤則讀其書而知其人爲能悉豈止不悉或誣爲是以讀老子者謂偏說無是未知老子之意也讀孟子者謂或戾經是未知孟子之時也以大瓠嘲莊子亦未知周言者也以滄浪論屈子亦未知乎地者也然則聖人而知聖人賢人而知賢人莊周而知周屈平而知平然則知我者吾而已人莫我知我矣恨哉繁昌記第三篇者亦予獲麟絶筆也乃嘆曰罪我者其唯斯篇乎誓不復操此誰筆然而數月之支已盡七日之飢又来於是乎大哭孰憐食誓支飢倚馬筆爲米驅一字一哭四篇立成可嘆矣誰詎之訕遂不遑辭嗟夫聖賢而知聖賢靜軒而知靜軒我矣恨哉

假宅

吉原於日本也可謂昇平樂國中之一大樂天慾界仙都内之最上仙洞長生方法蓋出斯洞不死藥種何求乎海天保乙未正月廿五夜雲淡風靜一刻未至千金天上五街已着三分春色解語之花自然覺新不言之花何恨未植（三月植花此間常例）放參亥柝搰々打更（徃打四點）（婦打九點一時併報二辰此亦常例是人間異者）戒火鐵棒鏘々警夜天頬向寂人始認月但聞唾壺擊憒（有心哉擊磬乎）厠展淨手之响耳（苟日新又日新）一洞房實主未眠低々說喬々欸殘搏未涸乾肴猶香妓擁火桶置鍋燖羹使紙當扇撲々有声爲玉潑紅獸炭吐香即抱膝沈吟道日光易流榮華難常憶起去年来月大災（二月七日）背烟遠買材木造化高貫三倍次糴米更占利（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是我親卿因緣所由（福兮禍之所伏）競豪花時

（三月）極奢燈節（七月）何思全盛早逝奇福隨来射飢買米却遇豊年（今之商賈三王之罪人也）且歲晚罹火數庫一灰（晉人不能爲長夜）時未周噫（五噫）巨資索噫（三大息）已矣通街地券一旦奪人（淚盡有餘言）痛哉一切什具湊送典舖（四也空萎）土着地主遠爲天竺浪人賃居寄脚且送蟄虫世涯抑苦抑苦噫我福低卿之薄命今則連鴇兒了髮恩波衣着並辨於鄉手噫梅花苦操却是春寒粟肌我慚我慚說了泣下披暗暗飲淚故意含哂道愚狀休說言之何益推君流落原出於妾究竟原委一條清濁有時二人一身（已欲立而立人）何立差別（毋固毋我）志之不遂唯有死耳借遺冨豪贖紅袖

翠裾、象著金碗、呼夫人尊姐、不欲伴拙夫眠、情願只
望自親朝晩操汲提鍋、有無論炊米、春秋謀更衣、是
甘是樂（賢女戒回也人不堪其憂）勿復言、勿復言、時羹定四箸共一鍋
已飽已醉、愁悶掃除、即揚眉道諺所謂臥侯果報未
必一生做箇苦景、湯嶋六百（初篤所謂十人會）両中千金、可得安
知死灰不復燃、幸火得意、因屛迹墨水、買一庭園、構
一茶寮、並棲偕老、優游卒歳、双蝶睡花、鴛鴦顧波、永
語當年、長談今日、妓屈指道、算來妾放期已縮、不贖
亦脱、登門有日、遂非池中物、記十二年前妾甫七歳
始鬻陥泥、適當假館繁昌、不如今漸寂寞、諺言遇火

暴富（栘凡物経火帰土土則生金此言蓋理）斯土久無災、或有却好庶經火復熱
言、未畢、析声急飛、叫報角街火起、吶喊翻海、鐘鼓驚
天、蝴蝶夢遽愕、海棠睡安熟、鳳倒時鮮、頸鸞翻處分
翼、衣不及帶、履豈及門、四散五走、七轉八倒、恰是万
樹花爛、飄於顛風、百群鷗輕、起於狂瀾、西施脱姑蘇
軍、楊妃迷馬嵬麓、想見三千妃嬪、逃阿房烟、数百妾
媵、放王氏閤、兵法曰、始如處女、後如脱兎、娼妓有為
聞、初庄司氏經營法、倣八陣、五街四達、十字九通、往
而如復入、覚難出、一門北開、溝環三方（蓋粉流賦所謂鉄漿水者）板橋
吊溝、以備不虞、便吊橋、發於火、妓等遑惑、向溝誤歩

桃花流水、蓮華抜泥、大姉隔烟、喚小妹、樓婆蹈火、導
了児、児嬰々叫、若不復、如孚生、喚對門人、聲也所謂
一炬焦土、可憐瞬息間百千紅樓一掃、帰灰假宅繁
昌於焉乎在

筑波峯白、野雲含雪、膾残魚細、江風尚冷、禹廟鎖水
遊舫罕繫、母寺孕春、梅花始香、距墨田川、可数百歩
一箇村荘、某氏別業、竹樹緑密、自然成蘿、井泉玉溢
自由通池、閙得婉轉一声、新鴬洩春、數了児相招、閃
出左顧右眄、躊躇覘篁、一了兒叉唇道、可恨汝高声
封了那音去、此住假寓自異本館、喚人應車高調何

須一児豎眉道、汝殷音急吐曷、却責我、綮々喃々執
爭不已、忽聞鴇児喝道（淺秋）、児等錯愕、一閃無影、真是
鶴唳一聲、群雀收噪（封了那音去）
角枕夢囘、梅送暗香、銀炉火軟、瓶起幽声、蘭房晝靜
蕙帳春暖、一位名妹方始起身、海棠抹紅、睡思未消
牡丹迎烟、嬌容猶懶、梳攏了鬟、篦錦、濁繡奉盥、漱
已、茶已、飯、恰報蘭湯已薫、妹起身臨浴、磨磋理玉、綿
綌拭光（礼云浴用二巾上絺上綌）遂令一粉妹梳翠鬟去、鬆雲盈手握
餘垂地、酥雨濡、擲薫香滴衣、分得鏡中面嬋妍相照
形影争真、可謂梅花描月、蓮華倒水、児捧金筒供烟

朱唇一吹嬌面乍迷真是晚烟遮蹤影曉靄畢潤沓
紅粉匂施靚粧始新恰好衣篝烟足便起更衣忽省
小妓等搬贈件々色々又陳又實金玉山堆幣帛川
至跪道君某郎某使者並言聊候災表些寸志（使武々）姝
一々點頭令收納去忽報師匠在門姝命兒向案上
點書冊理筆硯了兒未迎師人早至（孔子上於大夫不旅揖迎）磕頭道
祝々大娘足下、無恙逃火就此閑處泉石生色福及
池魚（顏習子路曰取東畠以贈先生）姝微笑道脫命為幸他不足言非經那
火爲得這閑冨貴侍講於靜僻却是不勝喜會幇某
至声高辨捷仰身拜使手言顧師人道先（幇家妓畧言先者先生畧）間

五

如何小河先火起一箇時辰舟行陪官送到駒方（在浅草）
方鏡賜告顧時看北天烟起紅炎看漲錯愕狂奔到
則已焦如小可家原来箇小䍁匣一煽付空看々灰
飛灰飛蝶驚人不知先何如師大笑早看了兒排一
酒肉諧謔一會謝醉而去
夕陽西昃松移靜影野寺鐘動烟染長堤姝待約間
倚案弄筆情流賦就令兒磨芳墨展花箋一氣掃破
雲吐烟生詩云
睡起鉤簾日欲沈當檐寶塔岀蕭森金龍山隔墨河
近坐拜前頭觀世音

坐拜前頭觀世音為憐罪業添身深慈悲何使從郎
含台此幽清弄素琴
書畢更拈新詞把琴舒歌纖指輕下拂歷鏘然詞云
深院靜鳥声幽不似街塵車馬流日昃粧成人未過
孤琴低理遣閑愁
双々蝶過憶情郎簾外風微庭草芳新燕尋栖繞畫
梁欲夕陽復向鸞臺整晚粧
春色々々惱得幽人惱得從来花月多思月上簾花
影移移影々々春惱得人思永
宮羽穩叶詞意清妍得中散遺音弄伯牙妙巧杳渺

六

凄婉商調入破如若人言語時聞雁聲遠々高低下
雲葢不堪清怨也姝停手傾耳而雁声早落門前莊
內頓生一段春佳人不用詠秋扇
好異好奇人情自然聞火心已熱望烟神早馳乃至
狎客親人走信訪恙踐燼爭先趣灰恐後私覲有礼
後志千享小年狂大年從亦顛与祭礼節同様同趣
且其破格求沽勢不得不然者亦有為假宅之葺西
自本願寺傍始之田原坊廣小路至雷神門而絶而
東續之于花川戸樓榭至斯漸盛縱葺横築斜達曲
施北到今戸橋而止爲五街散爲十三所品流無次

大小雜居。競棲爭住。其挽墨水水碧紅欄。注射裝揮
真個龍宮湧蓬嶋浮。洛神手招湘妃目挑。水路之便
灣々為港。況假葺之初。遇東岸花開。呼吸通芳。花与
花對。觀花人觀花。醉花人醉花。掉花舟掉於花。策花
馬策於花。痴蝶也。愚蜂也。莫弗風顛乎花。莫弗狂奔
乎花。雲山道人有詩云。翠閣紅樓連水涯。少年遊冶
競豪奢。嬌葩妖草春多少。誰賞長堤十里花。風光可
想。九十春光。花謝未久。三伏夏令。世已尋凉。東橋風
拂人影。跨波墨水夜深。櫓聲凌虛。列岸邉蕣花。夏而
益艶。西瓜皮翻空。砂糖水傾雨。天早屬悲秋。然此間
無秋。掉月舟亦掉於花。趣堂道人詩云。繫絃嬌曲拂
江頭。又是東方假虎卯。閑却金龍山畔月。嫦娥幾隊
現紅樓。絲竹沸騰。肉屏圍繞。綾瀨（墨水上流）吟蟲秋而無声。
白髭（神業）暁雪冬而不寒。假宅限以十月。益舊例也。諭
居有期。洞天復新。仙妃辞塵。假帰于真。新宅繁昌可
知可想。

仙家逃洞。假寓劇衢。往來顧眄眼炫。御蹟僧微笑過。
非因拈花士欺策。曰馬不進也。貴人在輿。亦不得不
內顧。命婦繡人。微行取觀。况妻。况妾櫜至。蟻群農推
商推。与觀祭礼一般也。似車馬不能衝。圍行人就。因
者多。問何如。就因曰。下品家為要強也。要強者謂之
引手。捉袪。執帯。諄々誘。懇々勸。其已甚者。拶手。奪足。
謙而抱上。言請喫茶。太食烟去。児早供茶。快奉火。妓
便奔。把手。不待其聘（已迎仲春不営其奔）道酌一盃去。生口道。既見
虜。又何言。腰下些。盤纏和囊献之。伏望姐々大恩救
生一命（南无女菩薩）。生前年隨母遊江戸。不幸母病遂斃。
客舍道途遼遠。不能帰葬。殯廣德寺。而太今乃奔忌
拜奠。臨行。家嚴誡曰。聞客冬吉原火。想今假宅。汝如
出其途。須戒要強。中道速趨。主一無適。勿少誤顧眄。
然而生訓誨不奉。戒慎不至。雖心非其心。狼顧蟹行
（悔虎現丁髭々）脚少施。眼少斜（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早被那夥活捉了。祭期有
日。豈忍飲酒（水漿不入口者半時）。因泣下。

大家則並放下簾箔。不欲自衒。韜玉待賈。護花怕風。
或聞其声。不見其形。恰是柳堤烟淡。深藏鶯羽。梅村
水陽。時送暗香。醉客望門擂。欲問梅楼丁遮闌道謝。
謝今日賓滿。親狎以外。一切拜謝。請快太客艴然作
色道。何道理。如何遮。汝疑我乎。僕某藩人氏。去冬参
府。以還職務紛冗。不得寸暇。今日方纔得閑。而天又
美。行樂散鬱。酣眠尋夢。待聘一夕。妻豈欠十金。備盲
若曷。不認這両刀。視人開口吃。若盲（某在於此）丁搔首道

賣不購官等說賣盈席縮奈莫個娘可奉陪話請謝問鄰家客唱道若何等不敬我問鄰曷待指南僕生來黙未受屈旨若如何把我辱倒太且吉原是公花街汝公賣我公買何着一句丁道我公賣固是未知官等公買亦是否無事則己万慈利害豈莫誤官等曷不自認両刀視刀開口客喫理辞塞搔首道是々顧是顧是謝汝忠信今日只今如欠君忠僕恐誤半世咸々請由是去前言失敬庶不係思

緑陰先生江頭春詞十首鈔其二證繁華詩云　嬌挑艶李錦成陳風暖江頭種々春蝶使蜂媒栖不定翩翩戀着看花人

簾上鈎時日脚收燭龍伴客過橋頭了鬟来報劉郎至歌吹洶々動玉楼

村婆連臂佇立楼外一婆道阿呀這箇真是生活雛様（本邦呼小偶姫謂雛様々尊称）可謂辨財天消魂々々一婆指着道那位大娘豈不似吾保正殿娘様（殿様並尊称比様賤等）這座小娘寸分不異於毛野村六助先妻實々剖瓜為二一婆道昨日拳螺堂所拜観音様並悉立今仰活観音様並皆座且連座摸様与昨謁五百羅漢様一様亦似数牝一連指點低聲道那個甚肥這個甚痩彼此調合便好取那眉與這目亦一穏當抜這鼻種那口亦一全美右座一位半面朝壁盡耿一眼左座一位頸粉濃塗必定抹痣万樓一色大約伯仲亦難為挑亦難為李個出色亦没見如何使老奴顛若是作者代老奴道孔子登東山小魯帰家見老婆些顔色没有不唯我已略観世間亦然大約伯仲試舉此廁彼影亦没有

那一邊擊節高歌光頭数箇手舞足蹈所謂住吉舞是也（鮮于太平志）箇一邊播鼓弾絃狙公使狙也他百般演戯往回售伎祭晩始散天已暗各楼々疏外焰毬燈疏内焼華燭万星一連光明欺晝可謂不夜城或是水晶宮蕩子少年嘲弄紛譃攀疏挑之夜間尤多叫道那位上頭嚴曷若此請少解嚴微哂何費上頭々々汝如微笑我與買餳那緋衣上頭想汝前生果是半田稲荷（僧着赤衣巾執赤幟道路倡舞世謂之半田稲荷半田地名稲荷稲神世言鍜祠狐依）狐媚想巧否則達广大師（俗間大師推像皆緋衣）苦界十年本来無一文作麼生々々緋衣上座汝毎夕碾茶（妓不遇聘坐肆守夜謂之碾茶）側微可憐早晩我把汝登用因叩汝能辨得礼銭否千請万謁此為第一義我有旨欠銭亦已汝言守道亦已狂尺直尋汝豈無意錦襖首座汝荘以臨之何其然帝却想君

子者爭色莊者爭面㒵雖莊胸裏無墨地位雖高丹田無毛汝三十字札簡能自草得麼一部大學能會得麼千媚万佞唯是冶態惑世錦衣騃愚暗夜驕客白日驕人醜々何上頭何上座借人手為字倩人口作詩射利不足更名是繳此座可惜（蚊曰公真大郎耶）如古妓高尾揚卷等而真上頭此座可容高尾茂封疾揚卷罵伊久（院本所謂千金人氏）千載美談一代龜鑑綠裳上頭汝倒妓汝落娼汝為那郎汝年自鬻典衣及褌却是那人原来奪汝與他汝何不悟真倒妓真落娼作者曰吉原言語古今一口其与世異者固人所能知而且有時言

行其間近日時言謂戀曰落謂好曰大婥妓受客騙曰倒客避妓怨曰鼻撮因嘆予亦落儒何戀戀聖人何好好讀書沒年自鬻典衣及褌雖戀聖人實行未立雖好讀書經義未明被避於國見忌於俗亦鼻撮爾亦鼻撮爾噫

一人道那位眉目位置均適十分出色猶何他讓上座一叟道閑門見山安悉其幽此位原不容易肌膚白而光滑眼則黒白分明懸鼻脩耳髪玄而長朱唇皎歯眉濃而曲肩殺腰細手嫩指纖足小若無骨體具不可增減加之以態識見高伎藝精然而上頭可稱猶武仲之智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而可以為成人一般有宋朝之美無祝鮀之佞善美未盡溫而厲威而不猛此是態度小子記之

聞今日冶遊少年爭踏新桐屐不得以為辱以故其製精良大幾如俎且多為両頭袋盛砕銀子繫綬貼肉一體為風乃得二絶云有約不来過暁天江風吹悶倚欄邊砕銀盛贈双頭袋或恐蕭郎欠屐銭開步来時戛々鳴斬新俎大踏為栄華燈暗處珠簾動早有阿娘知屐声

假舘狹隘比之本舘十居一然遊客狂奔比之常時

一加之十是以屏障畫席要客混夢俗謂之割床管氏割席同様藏氏重席異趣如遇和氏専坐或引嚴氏之足右屏内妓道自邂逅適願来或有為不鳴日莫夜不夢君恨不為連理木与君並茂恨不為比翼鳥与君共棲願為影依形君東則妾亦東西則亦西願為意隨心君樂則妾亦樂哀則亦哀願為領接君髭（兎髭増毛）願為襪纒君踵（足纏々如有循）為帯攀腰之願為褌貼臍之願妾是之願然或閑君別園尋春落花委泥易倏秋風誠然妾死凡桃色薄憂深實熟（碩果不食）望君舍色取實牡丹姿艶春晩空枝顧不速故欷歔假泣把玄髩

置他膝上（此膝可惜）着地運指送唾上軈（管蛍不両）自忠鼻為之阻
薫得膏香衝鼻客不覚唾下（此唾可惜）軟手撫脊道吾娘曷
還為此言吁不悉此事或有交遊為誘天神臨頂誓
非僕旨聞士為悦己者死（斯人而有斯疾）僕亦将為娘死何奈
如負之士沒二言愧箇腰刀（割雞何用牛刀）願揚眉安眠妓朝
眉道誠然哉心肝可愛
左房裏客道娘誠有意我決贖去却是堪麦飯否妓
道何不堪奴家原生都下性悪喧雑安心唯期庶老
咲瞰奴家叔母亦嫁在田舎去江戸十数里奴家幼
時寄食記得春則野采紫蕨水漉香魚秋而山尋黄
蕈林打熟柿蛍落涼園團扇趁流雪壓寒篁蓬窓上
峰圍欒擁紅炉情話負薫暖煨栗閻烟香灸肉覚火
軟白雲無心幽禽有情田家福村野興真閑清真安
心不准此已江戸多災入冬便發東火西烟又鼓又
鐘安眠不得一歳居半太年那災奴家家祊馬喰坊
而延焼翌寓巻坊（在日本橋南）席未暖當夜復燬遂賃京橋
竈未炊間一日又厭數日間三遇火焦髪爛手脱身
為幸什具衣着茂莫存豈不苦聞如注郷雖鄙亦一
都會自由自在不甚異江戸客道殆然且祭礼盛遠
近所無倒簒幼ㄙ數日演戯鼓手吹口並取傭江戸

十三

尋亦妙年掌扮櫻丸（院本天神記所謂菅公衛士）容治伎熟自盡一場
（在第五齣）使女児悦使父老泣（自西自東無不悲服）適遇江戸客遊（一遊一豫為田舎度）
言今度櫻丸優梅幸宗族稱寄郷黨稱妙迄今為口
實頃木挽坊観秀朝訥升等所為真児戯場妓道奴
家小ㄙ掌住和泉坊（在堀坊東）以故與簑助（今三津五郎）訟之助（今紫若）
源平（今訥升）照世（今由蔵）等識西河岸也（北藏作）藥研堀也（不動前）毎々
見提往賽聞今皆名誉為家却顧奴家身沈此苦海
未遇人網中流之舟記身無岸忽聞桃頭有人微吟
詞云短艇不維潮落遅芦花深處任風吹醉帰撑取
向前岸方是漁翁試夢時又歌云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前房間妓道所唱不識何咒所挾不知何籌客哂道
卿不學何甚這箇白氏長恨不佞亦要与卿如是卿
肯否這本韻府日用難欠這冊斂録緊要物件今世
不尚實行博識為主考證穿鑿巧屬辞賦此為学者
乃不佞亦将以此為射禄釣官捷徑嫁名娶利方便
掉三寸舌揮一本筆早晩我将為黒頭公思卿堪夫
人未然此是遠到未可遽期目今可期有々近貨當
路家某託数口周旋米（与之釜）此託卜分可期即日得報
先送数金壽卿決不食言卿若謀異時榮庚幾不厭

十四

今貧窶聞卿放期亦近豈不好時節糟糠妻不下堂
長卿青雲、卿勿慮白頭且卿原長烟花後来無嗣然
是固其理安例置七去中万不幸壊那期誤道到從
卿四方安心一所擇地立命交頸偕老我以村夫子
終卿亦配食卿先祠中妓收襟道胡説休貴何等醜
耻、婢今雖賤非生為之婢父親亦某一藩士以道去
國求志老家婢不幸幼見背遂墜此火坑家慈在時
兒亦略受論膝下曰用之則行舎之則藏又曰得之
不得曰有命若向言貨某請訛何等不学曷不自愧
之甚若論語亦未會得守死善道世借不尚實行何

十五

如隨世上下博識為主巧屬辞賦於道何乎若狗若
豕不堪受汝流恨割席無地聽得後邊有声南無阿
彌陀佛
後屏有客孤臥無聊、又欠又伸安眠不得右屏之啼
衡心左屏之笑聒耳桃声送急紙声洩微前後攪睡
夢魂幾驚聞得前屏間妓猛陳道義因照身陰慚也
汗出也背刺浩嘆道南無々々臭體徒押淨財全盡
乃至先師所貽祠堂金今不復存一銖迷矣々々綿
畏火丸悔々悔々併失衣裏珠那魔早察我金身冷
已轉了法華始知從前説法盡屬方便南無々々阿

彌多羅三藐三菩提
當中一客被酒已僵醉氣勃々如何眠得醉語高低
忽怒忽笑時發許邪声妓掩他口道四方八面莫不
為實汝少為意請一睡解醒便把衾被之連頭掩得
客卑管欲撤醉力不勝衾内有声低而遠道佳々眠
但欲一盃請命一箇肉妓極力壓了道汝愚為何時
辰天向曉草亦眠甚處命肉誰邊令酒弟眠々々客
道諾々曉得獨奈小便臨溺須臾為起妓不得已去
衾扶起客便浪蹌欲出然屏障為圍左衝右觸手没
所下足没所投困得腹急喝道吐如何把我置獄吐

十六

汝畜生汝欲我負紂乎我生正直攘羊未曾叫梟未
曾吐不祥何為這凶摸様早飛一脚左右倒屏恰是
騰瀾倒山魚龍躍空猛林驚秋鳥雀翻風皆以為火
發姉妹叫喚衆客相践
鵬之徙於南也万里而足以運身鳩之搶楡枋也一
朝而足畢志此大小之辨勢不得不然也豈大特好
大小特好小之所為乎國而家而於人於事亦然其
殊之之異為之乎不得已勢爾矣扇亭於吉原亦鵬
也勢以異鳩故直就焦土而假葺而客亦盛往然而
蜩也鳩也或以為好異乃笑曰奚特此而假為吁是

與迂儒或議國之大政同一轍、大人所爲小人固不知也北冥而鯤遊爲野馬也塵埃也雖繁雜昌於鵬其何聞扶大汶亭亦惣鵬可謂大字不虚乃二舘假本所也猪牙依舊抹待乳山雁声比常落日本堤豪客原厭紛雜名妹怕泥塵埃主客相得如水如魚風月情知存寂寥中了児也雖妓也何爭會其趣一向羨他皆訴不平共倚楼欄南望指點一小妓道那一方燭光燒天果是假館鬧熱可知他爲知寂寥至斯昨夜殘更睡偶醒遠々聞得狸鼓腹声遂不睡忍便至明一了児道喜助丈言今度假宅尤繁昌住吉踊狙演戲太神樂角平獅子其他百色徃囬呈伎朝際晚豈不羨哉不但此開帳佛來葬礼人徃轍馬走槍戟過児輩何不合一年爲此田舍住欻々説痴時更欲闌月落天黒小塚原頭犬吼声狺々遠聞

畫嶋 一名金亀 在相州

我且問汝畫嶋去江戸十四里記中有何關係曰夫有非常人而有非常事有非常事而有非常筆勢不得不然也原來假舘者非常繁昌今轉非常筆勢亦不得不及非常地客亦非常豪客妓亦非常名妓然而畫嶋固非常勝地非常客而來非常攜雋非常妓而爲非常遊豈不一大非常哉請亦非常視之勿復論非常嗚呼繁昌波及四海何限然而獨畫茲畫嶋亦非常筆之波及偶然勢爾

島距瀕可一里周廻數里形圓頂平拔波不甚高削嵓不甚險瀕而望之譬如一大亀仰潮然金亀之號蓋取諸此島之南天万里一波杳無際涯風帆出雲釣艇没烟輕鷗逐波乍低乍高東峰西巒如屏如障婉々舒翠疊々攢黛遠者淡而若逃近者濃而若媚島嶼點綴或歛或側冨峰突兀擎雪於翠螺之西雪光螺色上下交射東瀕則所謂七里濱也白沙平布皎如展素潮之呼吸潑雪刷霜人之徃來點墨滴粉真一大活幅畫嶋之爲畫豈虚也哉遊客賽島一葦直達如遇潮退履沙可走嶋口屠沽櫛比一酌可買石徑曲折幽樹踈密行数百歩而仰楼門宮殿布置金揮碧射天女廟壯麗使人爲遊蜃樓之想據嵓頫瀾瞰石怒水渦黿出黽没于峭絶壁下膽寒毛竪不可久留壯觀可知下天女洞怪嵓繞洞左右鬭鋒激浪碎嵓前後噴珠洞内暗黒揚燭照歩爽氣挾霜冷

滾滴漿人咸恐燭燼遥拜而出烏嶋之東邊漁蛋占
帆人烟幢儸歩舟曝網自為一小漁落風光可愛夫
向之與背自然異景出嶋望之山若易位海似改容
向之舟去今之舟来西之雲流東之雲疑可謂沾筆
畫則倒矣
傳曰開化六年四月某日天驟陰海暴鳴怪雲流墨
乾坤不辨魔風捲雨江海将覆雷奔電掣天樞折地
軸碎閃電中看百千鬼神叱咤戮力撈海抽帆或負
或提兼投捐助一夜間揑造箇霊嶋翌雨霽風收彩
雲揺曳琴音拂空只看天女跨龍抱琴和彩降嶋海
濵人民伏沙拜彩帰依渇仰莫弗起大信心爾来建
祠安神威霊千載今如一日爰天保六年二月某日
天氣殊美風軟海貼一位天女来降遊島不復跨龍
不復踏雲卸副笄脱襲衣搌着並淡真是蟬羽始蛻
蝶翅猶湿想天上亦学時世粧姒姿不勝衣徐々運
蓮歩不慣履土為堪践沙六武七武且止且行方是
鳳雛未習飛鶴脛移歩遅善男善女前導後押従衛
怒歩相顧相答轎夫舁空輿啣烟管邉殿於後揮児
走報天女今復降翁嫗額手仰霊莫人弗起信心就
轎夫低聲道不知來降之妃神號何是姉是妹屬我

天女耶抑女子子婦寧去夫笑道非々前月吉原罹
災假舘未就吾官便拉所親上頭遊皆道何呀從睨
横觀猶是天女豪客意氣揚々金筒吹烟火頭朝空
撫腮道好笑
仙姝原来困践沙況陟險或引或推見扶而進既已
賽祠幇間執帶歌妓攬袂姝乃據帆角俯幽宮幇人
指着道目下即龍宮上頭試喚乙姫薩即出現（俗謂龍女曰乙姫）
姝道浦島太郎豈由是行（俗傳昔太郎者遊龍城）幇道爾々安徳帝
亦（帝入海）此而投下桃太郎亦自此上帆（小説太郎征鬼島）又指一方
道那邉便是友盛所現霊之所豪者笑道快太幽魂
恐襲遂下洞妓等喫畏初不甚欲入（女洞穴不知容幾万金半竟可畏者在此不在彼）
買炬照洞遂繞移歩幇前導道昔者仁田氏探富洞
邂逅拜天女遂直達此爾時天女跨龍弄琴聞那龍
今尚現蟠琴音時有聞故意揮火照窈低々道若有
所見若有所聞妓等小驚大怪屛息走出遂至前帆
課蜑探魚早看蜑女打筋斗両股朝天垂髪倒海水
間無信忽看瀾倒處抽頭嘆潮客顧児道那是所謂
人魚波瀾起伏看足看手若有所見早已挟数大石
决明出

學校

謹按　應神帝十五年百濟儒者阿直岐來師
太子翌王仁来獻經典儒學始開文道爰行至
繼體帝特徵五經博士大學之建蓋在斯際而大寶
元年　文武帝幸學始行釋尊禮然未詳其所在
及臻　桓武帝遷都于葛野國学在于朱雀東鄉
學蓋始於吉備公建太宰府学而弘仁中冬嗣公剏
勸學院次行平公起奨學院且　清和帝詔頒新
修釋奠式于五畿七道則可知天下郷学皆建而文
教盛行世漸騖乱武威日張文道永弛射日之弓権
帰武人倚馬之筆職之釈氏寺其地僧其人逮
聖人起名儒林先生從出為其人而其政挙其世而
其教布　聖人繼生重道尊儒率由舊章爰開府
學初在上野元禄三年改卜今地立廟奉　至聖
分舍館書生地位廣大堂宇深嚴以崇天下之觀以
勵多士之心爾来歳時丁祭祗行選挙例課於是乎
列侯倣德競起學校世道歳明人心日新賢能駢進
英才並育宣德之化昭文之成科舉不及民鉅儒應
世生或延為王公師或聘為侯門客泮水餘沫濡我
鯫生文字為生呻唔卒歳豈得非右文昭代化成教
澤所由也哉於戯

或云今學校戾古制而今釋奠違古禮愚竊謂禮從
宜使從俗斯道之行何必泥古制取便可禮取義可
今之不古豈獨我已雖彼亦然乾隆詔云考古帝王
立學之制不同六經所載儒者之說亦復互異王者
惟當審其道之同不必強合其制之異此詔可證且
其三代邈矣今之論古安能知其果古古人論辟雍
毛氏言水旋邱如璧鄭氏言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
一則因自然之邱而引水環注一則因自然之水而
外束以圓隄漢時既然況今古之不古此亦一證但
愚鄙人未會國典所在因疑吾後代養老尊賢之禮
未聞其何如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
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豈為飲食乎以孝悌之
義存於此也吁
文運之王於今為盛人物之會古所未聞乃官學外
儒門義塾林如叢如生徒萃雲似雨似四方負笈
六十州之生童一都鼓篋七十子之學問坐中無仲
尼回也皆如愚羣居混雜假宅也似割席也似一所
義塾裏書生十數名或專考經義或好攻史學或研
子類或務該博有正音訓有鑒字義有構文有練詩
各由性近精于勤成于思看一箇狂生机下畜一壷

酒翻書為下物碗幾碗如飲湯也以既而醉玉山将頽慷慨高歌々未畢忽望空呵道咄々天下第一等人品落魄曷若是世間最上衆奔逸飢寒奈至此驥将老櫪痛無伯樂龍臥艸廬将軍不願見放碗忽笑抛書忽哭忽怒忽喜若傍無人然衆生不堪左叱右咤皆道這廝狂疾亦發曷弗懲之甚妨我熟思攪我黙識利害不細罪案極大生若不聞引壺支頤揚目道今日天氣好我将浴沂汝等螺輩欲扈従否舞雩詠帰不亦樂乎何必讀書而為學經公汝聽汝毋言經義為任好々甚好却視汝所以口説經義躬欠經

卅三

行従我視汝若未嘗讀大學若未嘗讀中庸論未會孟未會試言何如汝喩利汝餒氣汝欺已汝愧天豈不那所謂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悪在經義為任聞汝送迎不用視書生如狗奈何如然送迎者人道也人道不辨謂儒可乎禮士不迎大夫為其荅已爾不知書生道義之尊孰稱汝儒又聞汝好為趺坐貴人面前猶不戒夫趺坐則釋氏之法然已生日本雖僧猶戒况儒况士我哀汝等後來生而無脚夫子温良恭倹譲聖猶然汝何物思聖人之罪人也何儒々々聞汝近欲干某侯人事求縁播木為脚方纔拝家老思

是鉤斗禄意所為汝曷不羞媢與媢竈並獲罪於天往役者義也見者不義也若快取諭孟來經義所在我説喩汝且聞汝擁攏女弟子何等醜閨門不治曷談經義却是世間多少愚人猶拝汝等仰儒猶指汝稱經生我傍而不仁雖知受憎為道為世為愚為若欲鉗口得哉那文人々々汝動言文章々々文章其何物親玉（都俗呼為首者謂親玉）不云乎有餘力學文汝猶欠行為得有餘學校規條云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呂行次及文章学術事功原委有叙汝則倒之豈不惑歟詩人々々汝死人古人言詩比文章又一塵汝

卅四

費思於塵因胸中塵堆飲酒為帚掃愁不掃塵若詩會者酒會也若酒會者銖會也何風流々々々子類先生汝亦可謂務拔管攻墨討荀論呂讀不可讀會不可會却是無益不如讀論語得一両句歴史家汝論歴代歴々如見論正統靡々可聽然異方統論我何関係該博者流我服於汝莫弗識但憐汝未識人所以為人字義博士汝鑿亦深悪智為鑿也聞汝亦有字説可謂今王氏音訓大人汝亦自今呼稱陸氏好古主人汝好言宋板元板汝曷不尊道而尊本按板本行世起於周顯德年中則宋板為古古則古然

雖古雖新無損益於聖言賢語嗚呼爾等学問無益
於世道無用於人心猶為何熟思猶為何黙識妨之
何害攪之何罪且不此而已我更有所戒穿耳謹聽
汝等近々所為為我未知乎観花為訛訪假取樂花
字則花不醉墨田川花眠花川戸花作詩立證自然
不免粉氣刮眼張臂遂卒不禁坐睡若曷無懲若奈
不戒汝則蒙君恩汝則依父慈衣食之給用度之費
一切取之於此斯恩不戴斯慈不省衣着鬻盡典及
書籍治遊無頼侮及聖言挾假宅細檢簿懐新内節
（曲名）新翻何等醜何等愚悪惡子矜挑達経義所戒邪
鄭學安子書所嘲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嗚呼朕
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覆惓々須玆訓言爾等務共
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積行勤
學以圖上進大笑々々猶有々々我肵假寐之夕偸
眼認得汝等相依取偶進膝寄々撫手低々為語我
聽得餘野泬阿為古汀勢筒衣濃時欲宇加井那是
不那時世栂戦乎此所是塾（小便無用）無禮何至此夫國有
學家有塾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可不
慎而戒哉時聞刻漏八點闕黨童子遑怱來報先生
既臨趾早参講衆生一發挾書而起（晝睡無用）

新梅園

園在墨水東隣白髭祠幅員万畝地形如環樺籬屏
內水繞其外土橋甚窄柴門殊卑入則豁然景覚自
覺趣別又過一門漸入佳境南面皆植梅槎枒林立
横斜交枝據西起樓敞亭建榭連接延北並潔以待
遊客迫東引水水之遠近蒔七秋草（聞七秋草曰出萬葉集 葛蘭[illegible]）
（桔梗為牽牛）水心種蓮水涯種花菖蒲（溪蓀）東交南雜木扶疎
衆草蔓蕪一年四時莫半日不花開而園主以梅為
第一生計媒花賣茶養子為諸乃梅之發遊人最多
戀香慕影清賞閑吟至晩而忘此其飄零適遇墨水
櫻開園雖滌香客鳥波及水上春流園放牡丹姚黄
魏紫富貴逞相然冨貴難保異乎梅若操箕箒而衰
干是乎人迹稍罕四面緑蔭梅子始青幽禽白陰各
鳴得意所謂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清樾間薔薇沁紅
猶携餘春石榴夜合幽花續綻紫菖蒲墜白蓮花叢
水清香潤金氣遂冷秋草吐紅錦織於雨繍巻於風
秋猶如春遊人盛虫声悽咽露光嬋娟使人目爽
心瀁凌霄翻雲桂香薫月蟬吟欲嘎而菊正芳所謂
隱逸香色堪久不如牡丹易凋也菊枯天寒霜飛樹
紅拒霜茶梅補缺於梅未開間前主菊塢嘗言新闢

迄今纔餘廿年花木之富繁昌至斯今園主平々庵
善継樹業不隕花声卉木歳繁客曷日昌予謂江户
繁昌亦可以候焉
寒葩冷蘂點雪綴珠巣父操烈飛燕肌清竒香遠飄
通信墨水妙枝逞影起思孤山一亭士人數箇湊頭
仰眉皆道妙々四時多花竟莫梅若僕本國亦這般
梅不為少然不屬民家委蕤蕤湯亦無所飲況茶況
酒況得覩那他美人翱翔花間有梅無酒俗了人有
酒無女不精神一箇道未々有女無錢猶欠精神今
日何嘉時候職事閑暇天氣美晴飲酒問梅遇梅喫
茶然後多少見這麗人因想起向所閲假館尤物僕
眼去彼眉來彼魂招僕魄挑十分有情百両那惜卿
等心下何如亦見所悦否一箇道有々固有然非我
悦之我為他所悦且卿前言有女無錢欠神未々如
僕則所到之處費皆辨於彼何苦無錢但恐損陰德
耳彼此紛譁頻喚梅花湯解醒醫渇
一席占座一戯坊丁一箇仰頭道雪々真雪玉々真
玉々而有香雪而不寒妙々八（名）汝聞汝為平京狀
吐一句八笑道七（名）汝無学徘諧爾非平京也（徘歌謂之徘諧）
汝低言之外聞甚悪七道八汝聞乎裏坊貧々寺社

能作火近頃毎日烈風汝等用心八道汝宜言貧之
儒者能作詩作詩儒者職分於我何用心何戒之七
道汝学者請問聞我坊名主善讀馬鹿（國俗究自称凡呼愚活為馬鹿）馬鹿
亦可讀耶八道可言讀和歌豈馬鹿國歌謂之和歌
七道然乎如然此冨本清本（並曲名）曲孰優未聞名主宜
名汝知乎名主馬鹿名何八道含之外聞殊悪七道
何悪何嘗聞者一時之辱不聞末代之辱（俗間通語）一丁道
墮理敵興学問待明日且汝等今人雖作詩雖賦歌
安能踰古人（識卓）觀梅談字所謂殺風汝等畢竟馬鹿
馬鹿
數箇書生花底借席出行硯紙筆運思尋句或埋首
或支頤手為了字眉為八字若睡若愁若病若愚一
生道隹句拈得新竒思驚汝等（烈風用心）但以酷隹若對一
生道好詩隹作自覺李杜可攀至宋明諸家遠不及
一生道弟作思驪珠兄等勿復費工夫各自競誇吟
了數遍与喚羅漢堂建立聲一般也似（馬鹿々々）
一席則和歌者流數輩亦相共攢思一人低声道叱
隣家唐人喧雜聾人耶亦日本人何如却学唐人字
句縱巧原来假物如何得調二十八文悪得如我三
十一字（二十八文三十一文並不足於百者遠以此貴愚以此互亂謂之馬鹿實哉）

一亭則誹歌人家相依採句一家低々道我十七字而足曷用多為餘韻之妙全在不言到處（所謂不可辞）忽覚軽風送香送得別是一種妙香人々顧時看一位名姝繊行問花数了児前後護香蓋以其寓於近也姿良端麗神思幽閑有正冠之厳無嗤袖之陋綫立花底顧望自尊恰是羅浮美人忽然入趙氏夢喫位驚呆得魂飛却是如夢醒一般

鉅公之淵豪商之藪佳園名荘千百何限花木之淵泉石之藪勝景清賞四時奚乏好梅者富於梅愛菊者豊於菊富於竹豊於蓮奇樹妙草豊富爰極且如梅園之富権貴一挙半日得之何待廿年哉然而鄙人不遊公卿之間寒士不結富豪之交以洛陽名園之筆予非其人也今且記斯一区小園以為美観顧笑可記之園本無限然所記之人自有分且新梅園比之乎古梅荘則為第二園古梅荘古矣而満園與梅不取別木野梅也官梅也緋梅緑蕚千種百色莫不具備蒼蘚封身粉鬚垂枝臥龍横地鴛鴦（多葉紅梅）翔空疎瘦老怪何所不有何乎舎一記二取新略古曰古園既已出太平志也

馬喰街容舎

日脚西斜人影閙忙婢向各房裏叫聲晩膳已具請各位就餐衆客便一齊下楼一字児坐下挙箸長幼固無序羹飯豈有算主人不侑賓不告飽時聞門前譁々雜々看時看村婆十数連臂来披手巾裹頭単衣襲身草鞋竹杖行数一色看僉父数名披雨衣戴晴笠看僧侶幾位負打包挾如意看医看行藤看商看行李早看婢奉盤請沃擲行李收杖笠看々泥鞋畳積堆山新客坐定已茶已烟已浴已飯亭主出拜叩頭道列官迎歳万福遇春千祥奉賀々々貴装無恙長塗無隔奉祝々々賁臨照舊謝々得貺又新感

感客道主家多祥貴業益昌却是幾番火災厄難察然随燬随築新構愈華主道實如鈞旨丑年以還五期三災加以凶飢實苦々々所仰天道不殺人（俗間套語）去秋一豊衣食纔保要亦出官等賜顧不棄豈堪謝豈堪謝客道聞今春假宅殊極繁昌聞三廻（在墨田川）忍池（在下谷）開帳数所浅草従繁両国従昌想所見勝所聞主道極繁極昌實如尊諭因閙拐子従蕃各官省之客道諾々銘在心顧是大都會之物如吾田舎賞之不穢主道冬々旱交春麥苗如何客道危槁幸々前日一雨天真雨珠主道年之順成實難得客臘大根（俗諺曰大根）

極貴比常三倍（百本一摘十二銖金）即今時疫流行病者並發瘡（俗謂三日
瘡）（疱瘡）貴地亦然麼都下一體傳染家人輩數箇猶在蓐
風藥醫奔走、汲々鬻藥（百貼一人十二銖金）婢報賓臨主納頭道火
間告暇請寛心安歇

一客趺坐按摩師從後拍肩摩背摩有法拍有節客
道博士汝任甚處摩師道浅草近邉客道聞醫人出
身自非按摩下手大家不起得寮々汝等辛苦師道
小可其實窮儒今爲之出於不得已（可憐）客道如然卿
手可戴師道曷然彼擧於士此擧於市天將降大任
苦心志勞筋骨固其所固其理且比他鬻身五羊我
賣手五十（按广料通例五十錢）却是過分客道先生（可憐）唐土亦有按
广麼師道有々自古有之所謂導引即按广孟子所
謂爲長者折枝趙注以爲按广依予（先生）所觀按广傳
士始見隋史按广字亦貴不如今卑客道背已覺輕
先生及脚便把身側臥道今日賽青山（京師青山観音開帳于某公寺）遠方
脚麻先生戴手請更必緊師道諾便偏袒極力按（特以先生）
（欲不爲左袒得哉）客道先生想汝浪士籍係何藩蓋有舊主師道
有若無原来我先公之制人苟學問雖庶人升于公
今則不然百日説法屁一放屁一篇文章錢半文錢
學問誤人所以按广（尤可憐）噫一客在傍道先生可惜汝
有學然無錢如我國主以好學故去年歸藩下車之
初首黜國中學童我児等數名並蒙選抜大恩賜月
俸差江戸就学要亦以我冨豪有錢爾他并羅張童
不爲不多然終不擢全縁無錢先生汝無錢而学如
何見擢亦汝過耳聞過而不改謂之過汝自今改之
不謀道而謀錢学也餒在其中有錢無類子亦在錢
上曰逝者如斯夫謂子錢君子哉舍錢又何取自有
生民来未有盛於孔方夫子也師笑道諾々爾々因
思武王伐殷亦是虎賁三錢人取天下亦錢哉太甲
亦喬通錢王於天子亦錢哉嗚呼錢々々々小可自
今改之庶他時以錢生見稱

甲向乙道問動近日堀金話頭聞係實別果然麼乙
道是々實然便出一紙公文示之甲受讀文云準擬
上州河内郡本吉田村農伊澤氏孫右衛門者係故
結城晴朝家臣伊澤平大夫七世之孫而聞當初晴
朝臨死遺命瘞黄金九億八万及重寶珍器其地實
當伊澤氏園以故先是正德三年始請堀之爲水所
沮半途虧功次享保廿年次天明三年次元文二年
凡四鑿之並不畢功今乃次右衛門者以伊澤氏疏
屬首慕同志人等與共捐資戮力請繼前功因令地

方官點撿贅之而其所計畫設蛇腹車輸水役徒一日七十名結課約百日為期如竣其功所獲黄金二分呉官一分納邑一分之四付伊澤氏餘盡帰於其人等手儻或不獲賞覆如故毫勿傷其地且所弄之費槩當四千金因先用其半交割立證在保正手餘從辨之火無遅滞證據覈實今允其請地方吏民一體知之甲道今果出歷乙道車在我蔵足時分後未聞何消息甲道或出世間有益不出其地有澤丙哂道知否府下目前有一大奇出此彼更妙乙道固陋未聞何出丙道不是別所市村戯場梅幸攙技出治

幽霊於懐且人化為猫猫復化為人出攙入攙又幻又怪那優巧思古今一人春戯一番閙天驚地今度繁昌近年罕見丁冷笑道那他是軽業師不徘優本色豈足為奇徒弄攙已丙道世失本色何獨責倡得錢便足此為上手丁道世不稱齊景稱伯夷上手妙人豈在錢丙道汝村學不知時変不會權宜丁道我固村学汝亦村学汝如會權宜今度一件局初不行貸我誠汝勿惜一文破百錢汝不聽以是至此遠走府下長煩公衙累彼累我瓜時仍畏簡書出於汝出於汝丁道胡乱休説原談演戯惹此議之有理猶非

丙道理無二本争奈何非乙故意堆笑道愚汝等愚豈不所謂常談出駒（都俗謂戯言起争曰出駒）出金出鬼並好出駒甚悪相視鬨笑乙道鴨南蠻樓上（河漏名肆）一酌洗悪因走浅草趁假宅何如皆道好一蹴出去

書間寂寥逆旅常況倦客五六或困睡或沈吟或讀書或圍碁以消白日以遣無聊借貸本兒至放在數本道這是八犬傳那是八笑人並是新板客道繁昌記嗣刻否本兒道四篇已出五篇續出然那他漢字本非我手物客道何不為汝手物那很雜大方執閲却是醒睡莫之如我待以此醒天下之睡兒道何謂天

下之睡客道當今太平閑暇無事公侯睡于邦大夫睡于家儒睡於道佛睡於法于門犬睡于穴狸睡便欲使之讀之絶倒醒睡忽看一客自外帰道不可思議々々々々今日両國観脚伎真不可思議一女子年紀廿上下顔色亦七八分初上場双脚平伸把紙展巻屈得貼了遂挾剪刀進功自由自在全不異於使手放剪紋成又把蔵線施技観者不覚其為脚遂坐胡床弄箏按宮拂羽律恢調和伎進乎手聽者忘足繁昌記初篇記脚伎作者言天下獨妾何愚天又出此脚夫子云後生可畏真然々々聞那女臂短半

於人不足使用或然因知造化之妙無全廢無棄才便是那脚無用却是有用亦粧繁昌一物如靜軒手亦然短半於人却能寫昭代之繁昌未可必言無用可憐哉一奇手一妙脚雖不為全廢並是天下廢人以妙於脚曝羞世間以奇於手流醜天下悪々不動脚便飢其腹不動手便欠其米思所以繁昌記嗣出客翻彼翻此道這也猥褻也雜想並出靜軒手居士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悪皆帰焉自繁昌記出来都下遇諧謔新本出或從言悉咸予予知識吏予忠告且戒因取其本閲之意巧筆健並莫有似我拙者然而聞此誣嗚呼身居下流而口給禦人内自訟己有感於聖人之語爲顧有心之人可憐之有眼之人可辨之然世間少有心有眼之人則我如之何哉頃者観名家評判記者亦新本也何思予名亦併載在其中嗟夫何物狡児把吾編號以外人置之其次吾陋豈得與名家諸先爲伍乎且以其新本故或恐世間無眼之人亦復疑予我豈欲與諸先爲伍哉且其選也真儒遺賢学疾贋儒擢虚名次非其次評非其評蓋向所好之爲非公評也二三子莫錯其人

廿五

麴街

麴街者西郭劇地東西如髮直貫郭門十在内三在外合爲十三街帛舗則有升亭之巨而食物則助惣饒於鉄牡丹餅並稱名物彼猪鹿屠舗之源亦濫觴于此三四街間六通八達繁會最劇平川祠在第三街之南

平川天神者何亦菅公霊廟也以祠在平川坊謂之平川神云菅公祠満天下而其在江都最顕者曰亀户曰湯島曰何曰何百祠不啻公以生時能書俗仰爲書神学童禱請依爲乃毎廟忌廿五日咸放業而賽所々在々参拝極繁況平川祠當劇街賽児納頭祈念道南無天神様々々々請教兒手上（俗間謂筆進日手上）阿爺言手如快上汝所望以賞十件也客百件也依果然鼓也可得笛也可得瓷也飽果也飽奉依々々且願月増廿五日年加正月恣意縦遊一日飛紙鳶一日乗竹馬一日放浅草一日観両國今日打陀螺明日争錐鑿朝兼蜻蛉夕弄金魚且嗷所愛黒牙白爪赤贏得勢猛更請児近日拋石誤手某門門監那廝執棒嚇児伏其使那廝脚麻手軟不能復執棒情願是望々々廟前神楽臺上一祝打鼓一祝

廿六

嗚笛一巫女白衣緋裳右手揮鈴左手運紙（幣紙扶桑祝家諸之幣）
且揮且運一往一回圖豚而行神樂錢兩點争擲只
看一錢敵過向那祝頂門上落将去祝念道願木月
脾落亦如此（平川亦有千人會）
西開以西水利欠便千運万漕唯馬是任以故新宿
抵關間馬往馬来馬嘶馬驚咤々叱々加以牛以車
又推又推又驅又驅向關輻湊而一半㐂驅入關一
半外而四散莊周曰万物一馬也予亦曰四谷一馬
也一馬一人一連十数甲叫乙應陽馬行談為頭一
甲不顧高叫舎弟汝（舎兄弟親昵一口彼此通用）能飲能食前夜婚礼不

倒者唯汝推知那一件亦健如我今休傾那一斗盃
後前後忘却暈倒等死今休々々但酒中妙味争忘
得平生只望酔中蓋棺且我今而就木想他多火義
男女大約十里四方奔喪遺奠因思我不求冥福死
後香奠無益乎我庶幾臨挽忽魅千奠一飲万奠一
飲飲盡復死乙叫如然吏今晩快死弟則候魅奔奠
何如前夕初把一斗盃先連飲十盃次又揮四五盃
比少覚酔酌已無敵遂就盛饌十碗放飯十碗流啜
及殯那新田老婆害氣欲我困緊々盛得山似我亦
欲他驚倒勉強為氣忽崩五山乾々一粒不餘婆遂

呆了去既而帰家會遇鄰舎贈牡丹餅點心十塊方
始就眠甲叫咄々何等健食可知睡後一件亦十塊
我休矣那時半酣我以為沫酔偶如厠一氣快通却
怪不送些响且覚尻邊重伸手摸之何思繟紛未開
丙叫可憎那新六近年福益高不復照前日錢以尊
面金以使氣歩々不讓車々凌人前番亦犯次快共
老爺一喝叱退那厮先人原来是祇不知何所馬骨
丁叫馬骨牛皮有錢則貴舎兄汝亦稼錢丙叫貨殖
有命我輩真與錢讎敵戊叫前頭搶来々々須堅執
轡快避歩休為向藩見責拽公家争然從吏張威自

家心地以為公心跨途衆人視我如牛馬不知民為
重（吏為貴君次之）吾輩生賤豈不尊貴雖彼不可我固可避滑
吏愚頑使貴失貴心服不避避亦非避也我如辟稼
穡彼半粒何食遇凶遽駭逢飢急戒平生不知農重
農是邦之本得丘民為君如何牛馬視民動言武士
々々不知果會武麼跨劔其術未必會立鎗其法未
必習何武士々々々頃一武人至乃輿乃馬又擔又
劍使人迎使人導衣袴美麗容貌尊嚴及来宿啓話
間我故意試叩壁間字所書詩那主人不相識耳他
却不知一字（客人不相識）顧左右言他咄々何士人癸叫大

槃是々多一筆啓上已足兵足食食最在重他忌軽我我農決不譲昔兵能勝古否且今士屈金奴視農君視商商倨傲由士屈商今却奴視士人況農乃我往酌闇或方其食言汝好來食時焼香下簾忌臭亦至不省其屎出於己不思其食生乎我嗚呼屎之可貴想一句共之夫子則可三嗅必言如蘭最後一人指挾亀頭行溺縄々溺過不絶如絲放声歌詞云四谷新宿馬糞邊燕子花開尤可憐後邉有掛節者不是別人馬放屁連放有声

市谷八幡

殿宇翼然秀于麹街北者市谷八幡祠是也祠據丘為位對市谷官門上有小戯場揚弓肆下則屠户酒肆雜比亦為一繁昌所丘面東南茶店連架數箇士人眺望啜茶一人道按陽開陰闔自然之理地開東南大都通邑皆然江都亦開於下坊(東南卑湿通謂下坊)闔於山手(南北高燥通謂山手)乃至神叢佛刹從寂寥如無三大藩之宏壯(尾紀水三藩)妙法寺之繁昌山手之寂益不止此吾輩住山手真個不幸一人笑道兄不幸却是幸使兄住下坊即今假館桃李在近兄等行樂豈得終春茶嫗挾口道官等實幸々且山手安心不似下坊患火豈唯此此方新驛之盛與深川一様館亦美王亦美(諸妓曰王通語)風俗家法一倣吉原可謂小北里假宅狭床豈如新宿廣帳士道確論々々却想嫗亦少艾定美胸亦定達嫗推笑道如婆山王祭礼麹街出象時候人等自意不妖却為怪士道嫗汝翁尚在乎嫗道猶存猶健去年已出米符(俗間人至八十八歳頒壽有謂之米符)今年又得曾孫婆奉於翁當田沼公盛時士拊手道果然々々我前言汝少艾定達嫗哈々笑道亦偶然爾嗣後朝政革弊侈靡一掃爾時如官等士人劍皆跨長裾皆穿短朝讀五經夕講七昏士顰眉道呼々休説古風(漸退人)請問汝夫婦並壽並健必定養生有主嫗道古所謂伐性之斧(斯淫所知斯語可愁)嗜欲之節為第一義士道確論想然但汝等絶(華奢時分燕俗)欲幾年時分嫗道七十以來此道全絶士皆笑道謹奉誨

角乗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者益為巽順得安之象如角乗則不然得角居危乗木特危來之坎々可謂動乎險中伎極危險然未曾見其夷左股折右肱所謂厲而无咎者一面水戯場忽看鉤出一材木伎丁突如着屐乗木操棹撐出遂用屐歯斡轉材角轉々斡得揚

波連如往謂陽波來謂陰波一陰一陽大往小來材
木則直方大履凶則跛能履利渉大川木道乃行既
而竪梯子于木上一浮一沈隨水上下其象似船建
檣丁便上行貞吉升階履之錯然觀者惕若棟方欲
橈遂晋其角把身平伏腹與角垢則四足並開可謂
揚于王庭豈不高尚其事乎元龍有悔碩果不食旋
闔足而直立爲四顧頷手為遠望之状虎視眈々嚼
不困于株木乃降一階手足復開変作大字之形大
字之義亦大也哉又復伏翻身顛趾象曰金魚倒尾
却履校滅趾遂拋身於前恰是旌旗靡風可謂豊其

沛忽反身倒乎後所謂顛頤有隕自天眞是初登于
天後入于地其他數伎或扛大石或舁肩輿益奇益
危今其鳴於都下不止雷震百里觀者自八卦來
世漸窮奇人漸好奇奇伎淫巧追時是極角乗所以
最奇出也雖然乎周因於殷禮殷因於夏禮三綱爲
絶五常爲變況乎當今古無比之盛世雖不無奇変
追時斯道也者則常存爲今秋七月十五日姫藩孝
女山本氏報不共之仇是便斯道不磨目前之現證
小伎之奇世雖窮爲人雖好爲爲害斯道要繁昌之
奇觀亦可以覩盛代之餘変獨異近年地震洊至今

茲亦以六月廿五日大震越廿七日詰旦又震午後
復震翌廿八夜又震聞奥州殊甚其占蓋為陰盛乎
下豈女不為女臣不為臣之所致邪方今無此事然
有此変思亦堯水湯旱天道不可得而測也敬之而
己戒之而夫致中和則天地位而誠意正心者致之
之功夫學問舍之又何然而觀世之書生一切局文
字間此心欠此功夫證古之學辞賦之業雖勤雖巧
奇変之小伎何辨為奇変作行角乗為伍害斯道者
不無矣豈謂之盛代之餘変可乎噫

好々

行商百色追時出奇雖物不異然異様則占贏繁昌
世間之勢然都下今日有鬻炒豆者其人張晴傘踏
雨屐一口唯叫好々我以好々賣人以好々買好々
好々街間一日莫不聞好々之声昔者司馬氏聞死
稱好其心豈一死生欲因思今斯商叫好蓋亦一是
非意所有便教人忘是非争買妙也哉好々嗚呼居
士亦是筆商耳出奇唯求占贏唯欲贏意之運奇筆
之激觸人者想不無矣寄言世間讀者庶幾司馬氏
為心聞罵亦稱好々争買

繁昌記四篇終

江戸繁昌記五篇

静軒居士著

昔者平氏也源氏也北條氏足利氏其相代盛當時孰不謂繁昌莫過焉平氏焉知有源氏之盛北條氏焉知有足利氏之繁昌何也無有一人記之思其人皆將俟其極而記之而其世遂向式微所以無記歟嗚呼四氏又焉知今之盛至乎三百年之久而更益繁昌可謂古無比矣想二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繁昌莫過焉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古無比何復無有記之蓋人俟其極然耶天俟其人然耶何不記宜記

予謂今之盛將歴千百年而繁昌無窮矣俟焉於是乎記然而我豈天所俟其人哉則後之讀者將有感於斯文而有感於斯人而謂記之不如無記歟

千住

落月啣山雞声催曉店烟未揚橋霜始白早聞駄鐸之音檣歌之声驚残夢喚懶眠驛樓上客劉憂待去妓道尚早請且徐〻恐怕那小塚原尤容道今復孰畏浄土寺外更新葺法華堂賽報迹夜香火薫曉今日紐宗之盛延及這地寂莫之野化做閙土要亦江戸繁昌之餘波但比感應寺不足言聞否那築廣大

去秋作基時分幾万善男女隨喜信心執役運土不日功成始知不庚氏子来之虚語兒女狂顛並裁新衣飄紅揮紫闘豪競奢祭礼節一般光景也像妓道聞〻〻未知其地在何方客道雜司谷鬼子母神之西不上半里距妙法寺数里而遠三刹頡頏可想他日繁昌妓道怎生這等盛昌全出祖師妙德去歳此方閑悵帝釋也翻天覆地客道真箇翻天㒷㒷連中朝賽趂曉打鉦打鼓攪人家眠咄〻古怪信心帰依大抵有度我亦為他攪殺毎晩安眠不得一夜怒氣激發把桶水潑那鼓声濺〻濺送還被那纓忿嚷煩大家累名主騷擾一會妓道君宗門何客道累世浄土新宗是也如我親鸞上人德更高功更廣那東西御堂通両都並壯麗他宗必見誠知功德之驗毎歳御講時分天必牢晴可仰功德無天所謂御講日和是也妓氣色頗甚不佳道去〻〻窗欲白客出些〻銀子道留乞使用妓推辭不肯受道無用勿為客道今日怎然妓道去〻〻勿為除非要收君須改宗旨客始曉其意道南牟阿口中急更道南牟妙〻〻〻飯甑炊熟酒炉烟足箇驛店裏一面祖席衆位圍坐盃酒始下当中一位先生眉軒席次一人執盃朝進

壽且歌曰賢君以義兮取先生先生任道行先生以学兮取賢兮賢君卑礼迎千載一遇兮道義合君臣一揆兮德政明尭舜之君兮尭舜之民梧桐兮将茂鳳凰将鳴先生喜色可掬道所謂業精于勤勉哉諸兄不侫原来魯鈍豈如兄等有才有識但是務讀書精力過人蓋纔有之以此有今日何幸為鎗一本之主辱菜九百之俸錦衣晝行軽肥帰郷憶起青年筆耕擔飢時分一碗夜蕎麪待喫欠銭況百銭局妓或偶獲銭四文一合（薄酒一合直二十四銭）僕射大臣（賤店内家飲溜大緊要御無一脚其様甚似柯前）（所置控像大臣俗因有此語）青剣從事争奈到臍時酒巳数行一友人大醉特洗一大白壽以為別道經天緯地濟世救民才識如此学問如此世其有幾可惜屈兄大学就這小禄然仕依義多少何算禄庚幾兄使其君為尭是期々々庚幾正風化俗是望々々一草一木勿偏於窮理村学良知良能勿陥於野狐禅学勿為祖徠学之粗漏勿為闇齋学之偏固考證勿局訓詁勿泥勿内虚文而外實行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四書研究石祿永終

士卒排列喝道啓行大國某侯朝覲参府是也双箱燿金長搶揮毛弓矢張武鳥鉋揚威済々擺々照歩止齊公擁節在輿扈従之士蜂簇護輿幾箇大臣騎従殿之金鞍朱纓又驪又駱虎韔豹纛又棨又戟人物之壮武具之美存藩國之典刑為清世之黼黻令厳不囂只聞人馬之行声却是多少従臣有忠有侫人心不同如面目六箇人異思一人肚裏想道水渉山跋経歴千里雖太平世豈無不虞之提公輿無恙従者不痛今日只今無事入都祝々何喜如之今晩上館今夜安眠真箇肩上卸却箇重大擔来却要患又在繁華内紛雑送日斂也十分試不得馬也十分馳不得嘆々又是六年閑却此好日子一人腹中暗算道今日何等好辰壮健到着身入劇也奇観妙遊明日為初又撒興又暢鬱口将飽甘美眼将賍佳麗妙々快々独恨不追着假宅時節僕每々不幸来後去先半生未嘗一喫割床風味想起前番知音那貨無恙逃火否当時臨別痛哭言折指誓信他極貞實決非假哭決非偽涙雲想衣花想容知使他每日断腸今日只今汝情郎至汝良人来要是真雲花不復假計應他卜筮偕會言知近忽聞美馨襲鼻看時看鰻鱺店濃烟軽走薫香益厳古語所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他暗々呑唾道是亦江戸

香明日須嘗奥都俗呼鱣炙謂之蒲焼割有法燔有巧澆用美酒染用自醤炙割之妙酒醤之美田舎所無因題曰江戸前今乃江戸前之行到處傍烟其香極佳遠人所以呼做江戸香

千住有一大橋即曰大橋橋北曰上宿橋南曰下宿自下宿至山谷間人戸中斷一面田野所謂小塚原是也　官用此閑原為刑場重罪大犯戸以鳴其罪因建浄土寺且置露石地藏佛使厲鬼有依念佛之声常不絶香火之烟日夜薫　徳刑並流可不仰哉去歳隣浄土寺更叔法華寺乃都人繁賽原野改観今不復荒凉也下宿人戸稠密繁華歳加郭内為準亦有所謂寄者于晝于夜交番演伎一個會楼今番揭落語牌聴者疊肩一位伎人坐下高床謦一謦説起道看官且聴近今法華宗之盛眼前那一寺亦數在新墓中却怪落成来毎夜五更時分向那両刹間一聯六字一聯七字妙号並顯霊両陣相接吶喊争鋭木魚之声震天錫杖之响裂地若戰例至暁止只是今日經風之競且六之与七衆寡不敵浄軍漸困那地藏佛欲勧解息兵然元来石身重大甚難周旋方便不得投錫嘆息於是浄家計議將去増上寺借援兵却思道途遠絶比援至軍或潰不如乞之總浅寺権屈一夕極危急則箇一霊道台家原来朝念題目夕唱念佛如錯遣題目来猶何為我用却是利害不如往總浅寺他是禅宗原不立文字決不立異同於六七之間乞之必應衆議一決一霊衛圍径走總浅寺参大和尚案下九拜拈香告訴道両家交兵難奈衆寡不敵我軍褒困一利之念佛危將陥無間地獄伏請鄰寺之好借數字極急那時大和尚徴々笑着拂一拂道些少作用何惜一字却是佛法無多子我門原来一物没有請辞去々々勿復費饒舌喝一坐哄笑撫手道新奇々々

浄土寺後邊有一所化場繁昌之餘烟不知日火幾多屍夜火起烟朝風吹灰今日則西向院明日則永代寺何寺何院皆轉送於此便亦従錢之多少上下其燬方錢多則連棺為灰因謂其所曰別火屋小則直火屍火屋内劃地作壙深可尺廣恰容人身中藉巨薪以待買火者日影已斜有人送尸数箇旗人從棺入屋管火問性名受棺置之壙側忽着一脚揚處棺木破碎急抽尸投薪上抽時遲那時早把薦掩之方纔吹火謝送客出去明日旗人趁暁收骨可憐一

覡血肉只是数寸灰温便用箸拾骨扮碎一掬盛之小壷皆道乾々浄々結果得好豈於人心無恔乎我亦欲此乾々且既如此地獄雖有極樂雖有連可攀可陥之手足既已無有於我安心々々

梟得水上一箇凶首面青黒又如眠又如哂数箇管照乞児警備守木一人走浄土寺香火冴掠一把線香来傳火食烟説道聞去冬鈴森(在品川)之梟観者傾都那方遠近屠沽莫不得餘羸豈不亦繁昌都之事希有々々不思今世猶看此梟今番仙字一件何甚似前番仙字様子奇談々々可仰々官公正明断刑一人千万人慶小人貶斥君子愈顕實吾輩万民之幸福祝々快々世人常言乞児々々以賎我曹却是他暗夜乞貸孰若我白日乞食何殿様々々々可殿様而不如乞児乎好笑聞初那忠臣臨刑晴天暴陰疾風飛石怒雷劈木便是彼菩了々感通所然豈可不畏而戒但看原頭紙幟揺々標出撥人漸々前来幟後馬上細縛一箇妙年美人正是雪約梅花雨虐海棠看時一双涙雨滴霑五花鬣来鎖眉埋腮又羞又咽馬子把手巾替他拭涙獄卒数名前後随從撿吏跨馬儼威押之観者雑遝争先趂着那美人将就刑方纔矯眉轉睛欲獻説起道君等且聽聞人将死其言善臨死一言請煩君等轉説奉勸普世間嫩娘々奴一念錯了迷魂顛倒不待父母之命媒酌之言待奔無路戀々之極妄意弄火犯這般重罪昊天之罰争奈逃得不孝之責懊悔無及要乎生痴情解観演伎徒愛倡優婀娜欲人悦已塗抹要他羨我治貞謹滛聖訓不奉以此致之以此至是不獨奴等宜以奴為鑑抱兒人家更須鑑照君等業亦責奴前途見憐須死善心請一句念佛教奴免方劫苦悩説畢泣下万人一口南牟之声震動千住来

原上茶店数客啜茶吹烟皆道可惜今日火罪人嬌面治態看杜若(岩井氏)一様分寸不差想他父母加何為心何等痛傷何等苦楚一客待還銭去摸索腰間道晦氣也為那拐子施伎茶婆問道無被掠多少銀子客道賎佩不足惜銭也些少一客道小可也先刻険抽懐袋幸早覚悟那輩大膽向刑場猶為這等衣食客道要也繁華中之物都會何方保無之常謂攙暴

雑記六都門繁會之地偸子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六々一少年以銀易銭於市方諧價忽一老者從後撃而仆之且罵曰父窮至此児育銀乃私易銭不孝

執甚逐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絶良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有藏剪刀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下割衣襟一幅去。混号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捷之縱加毆辱弗爲或旁人指破則必敢矣。有女即坐香車一書生行其旁而美相顧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知也方回顧女即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奔未幾車轉曲巷女即口怨爲小刃劃破小可當時拊案言何其彼此相似之甚此方大都通邑亦皆有此伎爲生而江戸則最甚嘗聞之道路其使双剪佩謂之巾着剪空手向進抽衣中物謂之違按旋使於違行之際也初立人後伺之遂繞出前下手於其間謂之立夫抵甲剪傳乙丙抽送丁相助爲之乃或獲其人物則已逃倒受之矣或一二人而掠走謂之飛以其飛走也揮刃劫奪謂之度須按國語相訓爐度須即其略以狙奪也且其隠語紙曰楂志夾袋曰大腰袋曰茄子烟管曰鉄鉋又曰伽追豈禹按楂志者楂志発沙夢之略夾之懐抱也大者以受用之太也茄子鉄鉋以象言之而伽追豈禹者僞謬轉其音也衆客皆道君何等博識不讓繁昌記作者客含笑道纔好讀書何說博識然豈傚那曹鄙儒所爲乃所願則学孔子一客進曰街上見一偕父爲拐兒所眼我徒彼来肩纔摩偕父便覺彼抽然不覩其手就辞曰緊要文字挾在中伏請憐察完璧銀子從命拐笑曰汝得非錯認乎我豈敢偸偕曰憐之拐曰猶疑乎便解衣振示之而所奪之袋挾在尻邊褌紐處爾時我既識之偕已果然我死因淬下辭氣懇款誠意動人拐亦不忍欺之曰拜伏乞之於天我戯爲完偕即泥首而袋早自天隕拐微吟披衆去

品川

品川者江戸之咽喉也爲天下第一之巨巷爲東海五十三驛之初程繁會可知矣御殿山櫻春而遊人如湧海晏寺楓秋而遨客如織泉岳寺香火四時風薫牛坊車輪早晩塵起如来寺之高敞眺望魂飛東海寺之幽邃閑吟神遊宿檣森立争江下猶疑綿綢客舎岸起楼風蘭露簾又宜納涼又宜賞月七月則拜月（二十六夜）八月則玩月（十五夜）並爲一大佳節當夜彼楼閣雜囬也高輪（在品川北）十八里間遊人傾堵六月則天王祭鼓譟舁神輿入海壮観可想南而酒楼之大者曰三

間茶屋此而茶店之小者曰八山茶屋其間屠沽之
多不勝算數也六七月之交都人例賽冨山大山二
神發行並由此乃送往迎來雜遝比常不翅三倍予
嘗戲作品川竹枝原一百首今錄十餘首標繁昌云
友人蘭汀波多野氏亦賦品川竹枝詞題曰江上漁
吟令予序今茲壽梓世人如要盡品川風月之情其
集盡焉非如予辞無風趣也

御殿山櫻

櫻花開遍簇晴空一坐春山枕海東奇絶無人不道
畫紅雲方映白帆風
一擲千金拉妓遊三杯好酎洗春愁山頭因試花前
醉早約江樓觀月秋

如來寺櫻

車馬紛々轎載馳櫻花映出碧浮屠如來也合拭慈
眼西土斯花一本無

海晏寺楓

一ゝ從楓樹染新霜多少遊人趁夕陽古寺秋深却鬧
熱晚風無地著荒涼

泉岳寺四十七義塚

香火百年今尚雜貫虹義烈日爭懸如將義冢此疑
冢唯數英雄奸賊非

東海寺

繞入山門禪味清風塵不似世營縈西來意[illegible]江
上滿院松濤物外情

妓館

万里范洋水接天泊檣爭繫碧樓邊此間也有西施
住送了呉船迎越船
浪拍前灣樓影漂去來之舶去來潮阿娘嬌養黃郎
慣更句身邊下戲猫

二十六夜

天等更深益爽涼露簾捲盡醉風觴一欄共倚兩般
意客遲月升娘遲郎

十五夜

此地中秋作福天絃歌如海酒如泉世間今夜十分
月七八分都在品川
岸々潮回浪漾金万樓遊客豁胸襟高歌深酌醒還
醉自月升時到月沈
三世佳擲誓夫婦嫦娥脉々海之東只期比翼翔天
上忍聽孤身走月中

天王祭

似把江舟陸地推。金輿顛倒碧瀾披。阿妹休言身世苦。天神沈海不無時。

八山下茶婢

鶯声燕語小神仙。說水談風度妙年。一啜茶湯豈解渴。兒郎与擲百文錢。

三間茶屋

側唱陽関三疊歌。一盃送別意如何。不知日坐幾行客。酒暈渾和淚暈多。

冨山賽客

欣喜阿誰不面闘。旅裝無恙自山回。酒亭早已迎人滿。撫掌先呼軟脚盃。

牛坊牛車

牛坊々裏万蹄牛。無復田家戴尾頭。太平氣象繁昌畫。米鹽纔抵駕梁輈。

赤穗諸士復君仇。或有以為可議。然節義之所在。可不貴哉。乃世俗皆是之。然世儒多非之。揣摩巧論。唱和毀之。予嘗竊憤焉。今茲泉岳寺閲帳。陳其遺物。為靈観也。賽客殊羣。可見人心感激存于今者。會記及其遺墳。因論此附之末。知我果是耶。彼果非耶。然苟貴節義。我甘心於讀者存為俗論。為嗚呼与儒而不貴節義。寧俗而貴義也耳。

傳曰。父之讎弗与共戴天。言不及君者。以資事之敬其道一也。是以居其喪。斬衰一之。其就養。左右一之。弑君弑父。其罪同之。以道之一然矣。國家復讎之禁。官代之誅之。亦不使之共戴天也。庶人或犯禁。官蓋以殺人者死之法處之。不以不孝不忠罰。雖則被刑。其為孝為忠者猶有焉。君父死於人。事不出於一。或因傷而死。或受辱以裁斃於其藥。陷於其讒死。有差別。然所由出。乎彼則所怨皆一之。於此而已矣。曷共天。而立世也哉。凡為臣子者。唯知有其君父而已。兄之仇不反兵。情之所急。心之所激。不暇於較死之差別。顧國之法禁者宥焉。赤穗諸士復讎乎吉良氏。亦唯知有其君而已。可不謂之忠義之士乎哉。官蓋以忠義自盡賜之。而世以忠義感激仰之。而儒者異論多。不与之。要不過於欲立異見以抗俗耳。世有放唱其說者。謂予曰。官賜侯死。其刑過當。諸士宜背城一戰而死。反報怨於吉良氏。是不知死。怨也。予應之曰。侯不忍小忿。妨大礼。刺私怨于公朝。官便照法賜死。或過當。不出其範圍。諸士縱有憾。豈其所怨乎。官以法處其君父。然為臣子者。率帰怨於

官。國家之制法不立于世也俠固當死矣然其所由出乎吉良氏則所怨焉非所怨加擄城拒命復益累君耳曰如原其所由由於俠不重幣以請其指揮亦自我爾俠生事於私然諸士從之可謂繼其私曰幣之不厚有司之吝不過俠不周事之過已使俠不恩於私者則本吉良氏之私吝指揮於不腆以激之也俠死出于此諸士之怨將何之如論其主豫讓亦非義士也曰非內累破國憲擅殺朝臣曰不共戴之讎唯見其所仰已何暇顧焉曰振徒結黨緩緩謀之淹淹為之事不發露亦幸雖不先死亦幸也曰同籓忠義之士其志誰不同已欲立而立人不得不与之共且彼重門備難敢死養士不得不緩緩謀之不得不淹淹為之事脫覚死法已雖儻死自裁已成否天也我盡吾心焉也耳曰良雄者國之大臣輔翼之道不能格君心之非請前日使俠忍社稷亀玉毀櫝其責安逃曰常理固然矣然以此推之殷之三仁亦非仁也縱令良雄等不免前責處変甘死歳寒後凋猶忠也矣猶義也矣曰志既得矣宜自裁猶歸命于官其心謂忠義有名幸免死即得爵祿如拾芥死未晩也豈非假義濟怨者欤曰事濟矣　國憲於是乎始省謂死者一也庶幾死須是義士所以為義士以慾擬之抑鄙矣小人度君子也耳嗟夫　官賜之自盡益與其忠也不則刑當服梟天授之機會益與其義也不則志應不遂道理所有人情所然通天下咸感激仰之然迂儒曲学悖情戻理横議妄論　國與巧論狂敗善類亦徹以為知者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悪迂儒何反弗思甚也

深川

深川繁昌狹斜為最白土橋曰中町新地云石場云併櫓下裳継櫓坊凡七所更細算之櫓下有表裏之云石場有新古之別至妓院之数不知上幾千戸其間自有盛衰旺氣互寄聞昔者土橋為盛今則運於中町新地漸覺冷索石場却向熱鬧然其運畢竟不外出以今較昔還是為一大繁昌一刻豪遊万金車載手輸其間可謂盛矣深川之俗原来与吉原反娼家聽客拉妓出乃毎歳元旦洲崎拜旭之遊為第一斎（詳于太平志）亀井戸之梅墨田川之雪佃嶋猥烟両國納涼莫弗往焉莫弗酔焉吉原則色為重威厳為貴繡衣畫裳粧色欲濃深川則藝為重洒落為貴浅脂薄粉飾様欲淡初蕩所謂墨水之花似吉原娼上野之

花似深川妓即是乃有色無藝置之下等一人兼備
絳為上頭其既色為重便別畜歌妓不許賣色他為
色者執藝為重雖則色藝有別然其實而賣他為
二者結襪是以人之鬻子於深川而契立文色亦證
賣藝亦證賣因俗謂之二枚證文吉原以在北方謂
之北里深川以在東南謂之辰巳北里則客就妓樓
辰巳則聘之酒樓樓上作咸者北曰若者並用男子
南曰軽子並用女子誘客為以者北呼茶屋南呼船
宿以舟行之便也然而船宿散居乃潮退則不能舟
者往々有之客猶就謀而船主陸送遂侍佐興可謂
亦使舵下酒席間

中町街尾花亭之楼上一席高筵水陸並陳絲竹競
起財主坐中央白虹吐氣大鼓（幇謂之太鼓按鼓俳佐歓之謂）軽子左陪
右侍兼色娼意貢慇献諂但是坐間只覚春光暖身
外誰知秋意寒楼外箇敝陋小位破窗紙古小屏障
風傾軒瓦碎大盤受雨一俏郎沈痾始起鶏骨為瘦
乱鬆如蓬参㪚無聊擁衾坐下聞得外邊駒屐声圓
滑送響一娼妓張々跑来手快推戸慌忙上前對郎
問道朝来如何果益佳麼郎應道勿復煩念慮元氣
則全復但疎慵為僻猶懶使起休怪々々千恩万謝
斷絃復續枯骨再肉他百般使用區處方端何以報
之何日償之妓道呵呀主君做道言夫婦扶持世間
通義休説報休題償恁這等貴閑思不怕鬱悶醸病
今日晴和宜火梳洗必定快活便抽取自家頭上金
櫛立即脊後軽々梳去病髮易脱鬢半上櫛妓暗々
追想当初吾郎揮霍撒豪那時一呵氣飛鳥也墜使
太鼓幇者奉覆令軽子女流結襪何思一旦父親嗔
怒猛被譴責単身出門爾来親族也只信不問交遊
也一錢不通難耐那太鼓輩脊𢹂倒戈不復以大将
稱題以窮鬼目以痴漢妓感傷不堪一滴感涙向郎
襟上揮落将来恰聞前楼上唱一首月中行道是

寶鸞開匣月團々皎潔求光寒鴛鴦照影顔相看
交頸押軽翰一毛猶愛郎餘盃捎不得乱鬢膏乾
窮愁為病骨如刋不覚涙闌干

妓向懐抱摸出砕銀子交付郎道一両充數日使用
四銖充管家婆傭錢就裏二銖換錢為乞樂脚錢一
番百文也支八箇日如別有事須急走書分付僻当
方纔拈管吸烟前楼興酣財主凭闌嵜傲千銀万金
抛為纒頭幇等従傍勧道大将酔夹官酔夹散歩江
邊拾興則箇遂擁簇財主下梯恰好三月上巳洲崎

之瀨潮退殊遠遊客陸續人影載路財主跟々耀豪耀奢幇間喋々撒嘲撒謔不則數里早出江濱看時長天縹渺綠霞黯淡神遊魂飛人々鄙醉潮洄海如漾舟膠轕如樹兒女欣々褰裳走汝這邊拾蜆那邊掠蛤歡天喜地獲金玉一樣為恩財主太叫快活顧幇等道掠些種來幇等應道不敢々々財主道好々急叫從者捧一錦囊來便一把〻〻抓出銀兩撒散雨抛幇等怎敢住著脚頭得並向泥淤土烟走爭先這邊攫黃那邊拐白我擠汝奪和泥粘汝顛倒一會女兒拾貝光景也像財主手麾叫声來々々恰好汝嘴

樓内滙戶焔發叫衆幇新浴更衣果肴排下一面酒杲飛白倒瞽精拳爭籌飲至日落拂興出門看時看汝頭潮回江天一碧遠屿已低帆影欲無水禽尋樓漁舟漾火一彎新月適懸於品川之天財主東扶西倒安々馳醉汝哦我嘯早踐過土橋來橋西箇一大酒樓曰平清深川烹家中之巨擘財主怎肯空過去叫衆闌入樓内幾箇使婢並美麗並乖巧清声呼應接客掌席看財主至一齊嗑頭唱箇肥喏揀一所華潔高樓前導下榻又酒又肉紛々送來又杯又盤整々捧至嬌摸嬌樣圍繞撒媚酒器並珍異莫不古怪

下物通奇味莫不精妙教人眩眼教人落頰財主更使豪又叫幾位粉頭至艷歌冶曲按竹彈絲但是銀燭高燒烟封欄外之花細腰徐舞憖欺簾前之柳財主終日連飲昏醉如泥骨軟氣呆恍惚如夢一般粉頭引前幇間推後蜂擁下樓時夜已深四天靜寂只是犬声相和財主抖擻精神道那箇自今陪我長夜之飲皆道敢々遂向東風菴舊進聞之東風石橋二亭接客便宜雖深夜亦不謝雖拂曉亦不辭且聽其流連々一句不敢謝併二句不敢辭一種別樣妙樓当下衆客小呼大叫一齊並拳打門正是奇兵衆暗

夜襲敵營他應声起開門受客準備停当幹取不誤燭光射客煌如白晝口未動手未撫快送熟羹快下溫酒於戲自非斯繁昌熱天下何處住斯妙樓自非斯太平世世間何人弄斯遊

三伏苦熱人正眠不得時十分爽涼我方快活欲羽新地江樓是也每歲至夏　官照例放烽恰直新地之前面治不忘亂不廢講警响震百里烈威四海火術之精妙今不讓異域豈不昭代一大盛事哉放有期海之一面遊舫競聚濱之万樓觀者争使彈絲調竹低唱淺酌把戰場光景為遊境奇觀於戲太平

之民也哉客凭着風欄凉酌取観粉頭陪話笑語紛雜猛响得連声火光冲天客指着道砲家那烟謂之彩雲那火謂之虹蜺這稱黄龍這稱赤龍呼羣為呼双玉曰玉連星是也曰水晶連是也往来火即是三段裝即是紫宗紫雲赤雲其他云云辨識細説且道其流曰扶桑曰武衛曰森重曰荻野曰何曰何遂援筆次放翁観烽詩韻云

忽聞霹靂声連放烽火戦紅光灼碧天煌爚認人面玉宇開明都雲衢入赤縣月黒大星零海明龍燈見繽紛空中花裝揮巖下電堪誇太平民尊酒閙襟嘸歌吹起水中遊舫萃若箭豈唯震馮夷驚廣寒殿

客更賦数詩寫其景餘已出于太平志

近日入市偶購深川集者国歌也俳體也蓋亦竹枝詞也予不鮮為国歌然読之稍覚有趣因鈔数首附為深川風月之態亦可以考

葛廬

賦歌峨波廼奈賀禮乃須會能宇架連嬬都比廼餘類勢夜伊通玖南琉良武

福麻呂

布奈存古廼真玖良南羅閉天賦加賀波能阿曽比破喜也九廼可寺越巨曽登礼

鐵雞

万古登奈志斗比刀尼伊波留々美増津良喜文也勺仁南左鮮毛不加賀波廼左登

銀雞

美阿賀利乎志天豫父紀夜苦波多遠耶馬廼古呂能宇知母不加稚半乃瑳姤

抄餘卒意戯和一首可為国歌乎可為俳體乎可為竹枝詞乎不自知也我且若和汝亦妄聴

麻年嘉類々塩爬奈伽野登乃発那鎚麻槃追内廼南植雞毛不加賀波濃阿岐

東北諸州之船運米柴漕魚鹽又膏又炭舳艫相啣皆達深川亦繁也亦昌也一帆船順風趣潮快走如箭船内幾箇行客雜話紛々一客向小猴指着他一船道那行船恁那様快小猴道何説快他是原来繋得不動客道如然猶曷快猴道何容疑是係我船快客笑道去秋究理先生来言人智之發一世進一世一歳進一歳今日比之百年前發明不啻倍徙宜矣小猴難哄且那先説之日居其所常不動世界運拱之船之理推之或然利足客剃足在野道實然々々如使

日輪東西旋轉流星一様冝向後邉曳一大餘光佐
原客亦在野列道我鄉亦信他說多祢聞他大言自說吾是
日本之忠臣可謂楠氏之後身如教為僧即是弘法
大師亦善詩亦善歌又鮮梵字又鮮蘭字徂徠也本
居也何足掛牙我想是也窮措大瞞人套語及見其
人迎是箇老實人家始知他打這般大話誘後学方
便遂聽其講如麗廸我刺私亜利斯多游子六黄冏
道等争論地動様子說得妙々真如見当時桐生客
在上列道其說通日月五星一箇々皆為世界就中日叓
謂之天照國其國有生無死有樂無苦且晝夜也没
有極是無上樂國人如要生其界須守五常行仁義
江戸客剪他句道蘩昌記所謂上方役者其人想是
其說讒々如說天照國即是我日本如題樂國我江
戸即是天照樂國怎別索之自古言金烏玉兎欲生
日叓無若為鳥此外没法何仁義何五常但其謂金
与女做引力此則實理雜話中船既入鎌屋溝舟師
指點岸上笑道這方深川那方本所樂國即是官等
速上々々

本所

本所亦狹斜之窠穴曰常盤坊曰松井坊曰何曰何
佳麗互競繁會交達長絅坊云吉岡坊云何云何云
是則極賤花品流屬下等此種賤品古号局肆今謂
之切肆藩籬設郭巷道四達道甚狹纔容通二人遊
客跼蹐恰入洞穴一房棲一貨房内窄亦容坐二人
飲也於是眠也於是背後隔紙障主家住妻孥不止
言語相通上耳連鮮帶脫衣寒々窣々一羅一羅之
氣息了々上手朝雲暮雨楚夢幾番一日商買算數
不違
叫過一声放歌宛轉縈棟妓聽取惶忙起身捉声嬌
挑一會遂引戸収声一嗽少年手巾鼻頰悄々張過
早被老妓一把撚住少年喫一驚待一力脫身去妓
怎争敢放緊々抱摟棄命拽上快手閉戸撲地投鑰
正是黠鼠陥穽痴蝇堕蛛網妓含笑道此所是閑
汝帶路引否双手摸他懷探出一索肉帖錢道好々
不依分說把他打翻少年喫第二驚仰天声不得妓
便跨得下鞭間壁有客命酒令肉呼蕎麵喚煨薯主
婆小鬟並口侍食客醉氣漸湧一蔑撒豪拋餅金為
纏頭婆鬟喫驚想道千古椿事一生没有今歳何等
福分遇着這般纏頭喜々歡々弄摩得掌生繭起去
障後發包[illegible]何思掌中之珠便是新鑄百文錢

人間世㝡命之末奈貧也有等富也有等貴也無極賤也無極鈞是女郎也同是賣色也然而等差雲泥貴賤特異上曰晝三下曰夜蕟上往下間上之上下之下不可勝算數也然知其情則豈二之哉上下各、有敵其樂者一也是世所以有夜蕟自古言夜蕟至晝三不買徧則未足稱眞知風情者也蓋或然矣本所吉田坊者夜蕟之窠粉粧趁晩四出鬻色初篇所謂有物呼人若泣若訴者是也且以其為下之下故老妓流落擔悪疾者猶守故轍以送餘生今則不必然青年妙齡頗有姿色者往〻有之亦出於命末奈

欸幕天席地倚木作庐懸下薦箔纔遮傍觀他倚箔呼喚求售可憐双袖帶霜夜使人動凄惻之情可憐粉面照月時他自呈含羞之態不似局妓扯住力賣不像上頭矜色張威然而人之無情人之好事襯近迫面揭起行燈品鼻評口唱粉采紅客衝入然尚傍觀不動作者譬之小廝作成管犬交接一霎時客来客去雲烟過眼不比犬兒幹好事移刻聞之一野客要買初番便設一法趁早入那庐内侯焉侯間自以為此策新奇世孰出之使他喫一驚且足以示我慇懃何思他至唱箇大喏道謝〻今晩著鞭趁早如法

其人喫驚暗〻想道世間不無人矣猛看薦飄猛聽妓叫庐内驟走出一蒼頭一漢子趁上不依分說把蒼頭踢翻罵道空手幹好事汝潑皮何等大膽早過傍人来助乱顛乱推洒拳如篩原来有箇管場男子備這等之変世呼這漢曰牛居士欽按此職極賤非人所為便牛馬視之之目又按職幹干野亦牧牛馬義之所名因憶所嘗聞遊此場者謂之之野宜併考焉

晝三者通晝夜賣之名夜蕟則唯夜是當世有二八蕎麪者又有夜蕟蕎麪者二八亦連晝夜賣之而夜蕟亦唯夜是當可知世有夜蕟女郎然後有夜蕟蕎麪夜蕟之名亦舊哉聞二八者昉于寛文四年距今百七十三年河漏之繁昌爰極又有手打者蓋出於二八之後其製精細家亦從華器亦從潔愈出愈精益多益行而此二家雖連晝夜賣夜則以亥時為限是所以有夜蕟也乃夜蕟亦出鬻裝作两擔擔頭懸鈴鏘〻送响徇行鳴售因又呼風鈴蕎麪東市西井郭外橋頭揮月鳴雨莫處不鳴風鈴亦賤品位屬下等乃其有夜蕟之名不止夜賣彼此同品以其似極似然矣嗚呼之二物色食之最輕者猶且繁昌至此

聖人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宜哉

演武場

古人言北斗為兵象而此方地形自然似焉乃我俗
老武所以宇内無比也蓋然矣聞軍陣之法起於
神武帝然初立五陣後作七陣蓋亦原陰陽五行以
寓二五之数用也遠　神后之朝漢人来献太公
八陣法　后以其書傳之　應神帝然　帝
以為後世或為乱人資乃臨崩火其書為灰嗅之後
因祠　帝為軍神世所謂八幡官是也後吉備公
入唐受陣法帰亦未傳之世而薨及至　醍醐帝
故遣大江維時求之于唐實延長元年也維時帰
朝傳之其家乃至六世孫匡房　勅傳之源義家
爾来子孫相受傳之於源氏云輓近兵家者流斯出
訓練立教弓馬為家槍劔作法盛也哉其講兵矛治
世焉　官於郭外四方置弓場設馬埒有壬有林士
大夫往執射執御講習是極御不失馳發矢如破騎
射最為壮観蓋聞國初　天照帝創造弓矢弓曰
天鹿児矢曰天羽〻其品有四曰坐陣曰發向曰護
持曰治世及至　神武帝製作始備然後末武人
隨意出巧弓有重藤側赤塗籠藤三所藤等名目矢
有雁股蟇目神頭上指鏑等品数而騎射三科曰笠
掛曰犬射曰流鏑馬且遠馳馬曰櫻狩千里馳至六
百里之遠連發箭曰大矢数發及九千之多槍亦振
古有之然用之之盛蓋自楠氏其尚有直槍管槍鎌
鍵十字大身（一曰丹鎗）等之別雖刀亦屬槍女人多用之且
使棒揮鎌抛銷投石其他武用莫弗悉備莫弗盡課
獨至劔術則庶人亦得学之是以劔家立門分派其
流殊彩武備志亦收我新影流劔法可見彩而且術
之精練然而術中原有居合起合之方本末相須為
用然後世分為二乃居合亦別列武之並科弓馬鎗
刀家〻流〻競磨其術争琢其法何其盛也然猶世
之慣治間有武而文者乃其歳首之會亦倣文家發
會聘妓佐酒按曲撒興恩夫有武者必有文豈不示
以柔能制剛之理耶非歟
先生儀服謦咳上場羣弟子以次上前嗑頭道杖履
万福康健迎春奉祝〻〻發會照例好是新晴奉賀
〻〻一〻礼畢及位只見一人抽班進出道請發位
兄弟誰肯一刀見論一人應声跳出道敢請〻〻二
箇一拜了並把朴刀相迎一来一往一鑚一閃大吒
小叱刀声叮〻闘了三二十合勝負未分間但看一

位粉頭整々擺々蓮步来進向先生長揖道今日万
福依舊賜招多々奉謝青盼帯喜紅頰堆笑恰是武
庫降天女劍山迎觀音一坐求得魂飛魄飄那二箇
争免不軟足柔扭々捏々立站不穩先生道好々
舍之曷必論勝負刀頭殊鋭足見平生練磨好々々
快飲祝酒暢達春襟早省排筵席陳杯盤粉頭囀鶯
声唱一齣賀曲一稱三嘆先生极々已無算爵酒酣
興濃一人攘臂起舞衆皆弾長鋏打節遂卒杯盤狼
藉或操刀牽縧写春駒舞或冒武面試虞玉蹹（本朝遊宝舞名）
只見粉頭掲起紅袖抽出玉臂左手先折一指預保
勝向衆道来々々快試一拳一人應声道請一拗見
論扶袂来闘一往一来一叫一閃恰是敲石火迸裂
巌電掣交番競戦然粉頭逞本事那箇一人抵当得
女将軍氣得奮揚何数漢土木蘭不讓日本巴姫他
便衆勝衆酔向衆誇説道君等平生所学不知何学
如實学可学之所熟可熟之所刀之与拳何見差別
手練原来不如心練説劍術之奥義亦是在一心不
動陰陽無二指劍一理心之太極既定眼曷不快手
曷不快夫撫劍疾視匹夫之勇君子鄙之暴虎馮河
聖人不与以奴視之君等所為纔是手頭之伎争奈

臨敵保勝却是平生揚武長劍等身短袂露臂只是
但像使刀賣藥漢子模様三冬立課體貴閑汗万本
敝扑掌生胼胝也是与舂米人家同様先生顧左右
道好々々以束帛贈女先生

茶店

當今茶店之盛亦与酒肆争多乃至繁會所此戸可
啜或借祠地或賃寺域所在削竈而大者高樓華麗
名茶待客小者今不復奉晩茶々瓶茶杯之良従可
知矣然而煎茶宜磁抹茶宜甕磁此曰瀬戸瓷此曰
樂焼按樂者以宗慶為祖（漢人）男常慶（通称吉左エ門）継業爾来
子孫相嗣綿々不絶今至十餘世世住在京師江
戸則以乏其植故古無業此者及近歳漸有而漸盛
繁昌都之勢然矣今乃寳来氏龍山（通称吉助）為名工其人
賦性淡泊甚有雅致河濱之陶不窳雖非同日之論
器因人成之理者一也乃以自然見良之故需者極
多然其造甚少是以常貧亦龍山所以為龍山其舗
在浅草馬道街以厭雑遝寓金龍山中人丸堂令二
弟子右六左六看本舗近日名益高以天保甲午歳
官賜台観可謂名不虚矣嘗戯題其所造風炉有
二聯贅以證古無之物今莫不有焉

代僕親吹火　学仙坐起風
須烹新葉茗　曾吸落花風

二十五絃

十五絃三味線之行其伎為業者瞽師曰検校曰勾當曰何曰何其流曰山田曰生田曰誰曰誰互立門戸各争微妙女師其流長歌也豊後也又何又何每街閭門前篇所謂楊花者亦其一也然而琴瑟古矣世會之者少去冬優人市川九蔵自浪華帰善弾二十五絃是古所謂瑟也言長崎行中所学但以其為最古故曲調甚少因就予請製新詞予乃賦此付之亦昔日無之物莫復不有之一記證嗚呼如使九蔵為三郎我取翰林一官應得百文錢十般巴調獨有惭於謫仙

續長恨歌

玉容寂莫涙痕新只記長生殿裏春一股金釵寄作信三郎底事老風塵
鞞鼓東天動帝宸娥眉委地馬嵬塵當時為擔三千寵別恨長牽在一身
三世誓成帰帝都九華帳裏夢魂孤多情要走人間上不似嫦娥負老奴
紅塵長隔白雲郷金鑰重々鎖玉房堪恨方家欠手段致魂不使見君王

鳶烏雀犬鶴

昔者孟軻氏稱齊之繁昌鶏鳴狗吠以證其盛可想夫江都禽類之萃珍禽奇獣姑舎焉鳶極多舞雀極多躍烏儘多鳴犬儘多吠夫以此為繁會之證也則豈不太平之一大瑞證乎漢土自古麟鳳為祥然彼則以少見罕出為祥此則以多見極蕃為瑞然而彼方五代之際麟鳳多萃于蜀歐陽氏論之以為多出非瑞物也使彼以多為非祥而我則以多為瑞多々益祥蕃々愈瑞乃今之治平以予言之勝堯世遠矣此種之蕃比之鳳皇来儀可也何必仁麟霊鳳然祥瑞論之哉

數鳶衝雲戻空盤舞一番鳴一鳴道快々好天氣冨士山頂半點没雲哩嗚呼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五風十雨生此太平世三市五街翺此繁昌天我与汝皆幸々豈不福髙運好諺所謂江戸人倒於食屠肆歳増酒店月息剰齊残胾又飽又饜我輩莫一鳶不得所殊喜近年鰻鱺店之繁山鯨棚之昌食足神王使食指不暇動可憐山翟澤雉与我同是鳥類却是年

中之餌一飲一啄平生多飢豈遑擇食如饅饑連沓
不能聞且如猪鹿肉却是山澤今為飢饉嗚呼世自
古言鳳凰々々自我言之何必算徳那輩獨珍西土
深藏高拱何不向東方一出見徳輝不来繁昌之味
王死無識何等愚真凡鳥々々々他言非竹實不食
咄々竹實帯何風味豈如油豆腐厚味堂下街間一
婢携竹籃呆々来過数鳶一顧一睨咸道好東西油
豆腐得有数手嚷一會待我逝汝往一老鳶道汝等
不要爭那婢山出（田舎婢始出都俗呼山出）取之容易探囊中物一般
一鳶足便叫一小鳶往汝欽哉他直倒翼説時遅那
時早囊中之物早已掠取上喙那婢吃驚一跌満頬
潮紅仰空怨望衆鳶一齊撫翼哄笑老鳶道凡物欠
両全繁昌世間物漸小値漸貴比五十年前油豆腐
亦未減過半嘆着不足時聽蓬々風起四方八面風
筝冲空鳶等掩耳道又喧又雜然可謂粧繁昌天鳴
太平世奇観々々那邊数大風筝係貴公子等頑耍
何等豪奢頑弄倦来剪絲任飛一日一両千里無迹
自非此間如何得見殊嚷々々但比夏天蜂大鬧天
震空時々使我驚殺猶好々々
一箇屋上鳥對鳶道近頃如何有獲否一鳥道多獲

多食毎日十分飽了却是患下利肇饜道又送通氣
好々前頭那士頭上便好一直起身向他項門上點
々撒下士吃驚望天揁頭知為鳥屎満心歡喜微笑
道常言為鳥糞汚其人造化妙々心願成就今歳可
期先刻算命先生言今年春夏交運極旺猶且須竭
人力助天命如然諸事万端莫不如意想此白是也
鳥揶揄道痴奴愚漢世間多是此蠢骨肩諂笑舐痔
吮瘍脱使那曹蠢兒誤干公以貨動以媚從諸事
万端莫不如愚狗不潔汗西子於心不安吾一々擇
此輩項門堂厠攙過高望低瞰聽得箇声亮々箇虛
無僧（有婆）来過鳥道那人等並是武門不遇之士忠不
爭二君孝不忝祖先悲歌慷慨寄迹禅門英傑莫非
其人去年一件亦足以振士風安逸之使不得使不
得好々後邊紫衣僧王那廝上亦好僧其頭士其
心粧武採佛意攣跪曲拳捨身武門且平昔甘受
後庭之汗吾屎却是清浄時見白鳶一隻翩々尋路
鳥道朝鮮鳥来々々々々仰空一嚇
數雀跳躍皆道可喜々々米艘百万今亦又泝盛哉
官庫千瓦万壁長城也像富哉御藏前光景九十六
箇豪商高棟撲地鼎食鳴鐘聞堂祢那豪等先人倚

木賣茶何思今為此素封聞之寛永年間有井上喜庵者言都下四箇豪商今各蓄三千金蓋驚其富也何也驚想当日士富而商貧以不如今士亦富商亦富欲嗚呼使他復起想應驚死三千金商今復孰算之吾曹何福一啄万粒湊三農辛苦之膏濡一生遊翼之味不棲都下安得此飽天恩可思可鳥而不如人乎一雀道昨晩一奇話知否那儒静軒住在西福寺西新堀之岸福寺後邊着那貧儒好笑那儒昨晩残坊（在新堀側）買米大約可二升諸以携帰可憐褚底有穿粒々漏玉他曽不省呆々吟詩行我尾之随漏随啄大槩喫着二合許他比到門方纔覚悟顧我嚇喃々自恨真箇化僧錯撒鉢米様子也似好笑々々一雀道那方一院南燭極多想熟盡一遊嘗新一雀道敗々我已撿之今度和尚極吝燭子纔紅早已一枝々袋畢去無復看半粒禿驢那厮不唯不分鉢米却更奪我食連自已欠賞観一雀道世間守銭奴並是々何獨那厮時看兼鳥人執竿悄々伺去雀等認得錯愕決飛

有坐竪前脚呆然望空有起揚後脚跑土為勢有悄々向側屈腰撒屎有歩々嗅過揭一脚溺或伏地貼首或把身投地昏々引腫轉々自娯曲臂抓蝨使喙驅蠅黒白赤駁羣犬聚而居烏看一小厮麾去叫声白来々々白突起惶忙揺尾走進赤黒相顧道他造化又見招必定好餌白去未多時浪々還衆犬看時看他面上黒々抹畫双眉相視哄笑白歎口氣道也被那厮騙自非經数雨此墨爭輙消叱復幾日為人笑具又聞急叫黒来々々黒顧白道今番造化運我不知飽何東西吾生得黒身一生免畫眉之恥急速尋声去何思那人家叫他侍小児溺投烘煨著皮為報黒快々失意還只看赤一声叫了錯愕跳避道叱発皮這旨幾番使我吃驚前日疙今未消白笑道今番造化運汝

縞衣玄裳翼如車輪長鳴一声鶴踏祥雲翩躚田舞東翔西翱吃一驚道吾不来儀纔可百年何思這等更益繁昌前田吾来深川本所並是大半汙莱人烟希跡草棘荒涼只看野水之縦横不思大藩劇街為此都會殊驚根岸向島並為此繁鬧後世可畏焉知来年不如今不意教坊女師若是添多筆道師匠若是加多卜賣先生街佛道場典衣舗骨董肆篦戸混堂若是増多醫亦夥儒亦夥但思徂徠死後無徂徠

雖多則多学醜德齊儒者与役者不異医者与藝者甚似人物之卑風俗之攺使鶴感時世之変想又百年而来更見何如繁昌吾将又来又来更看無窮之昌却思静軒死後無静軒他日誰記後之繁昌未知後来斯鄙儒天更生之否

静軒居士卒

世人試思天地為原為始而果有果無我未可知其如何也况人物禀生于其間自有観之則有自無観之則無况乎身外之冨貴眼前之貧賤栄枯也顛逆也共是鏡花水月孰是非孰優劣吾将何為耶吾将何悲耶何也世人得之而驚失之而驚樂適来之時悲適往之時甚矣人之不暁静軒居士病劇遽然且死妻哭倒在地搥胸道吾向説今年所謂前厄（四十二俗謂之厄歳一為前厄三為後厄）庶幾禱禳除之子偏執不聞今果難起豈不遺憾且吾適汝来未嘗覩子祭神念佛算起冥路必定陥地獄受用多少苦子若不為若於妻子如何哉居士微笑道死生有命神佛豈得私禱請免死世間無復見死如然地獄亦甚閑暇天上亦甚寂莫凡近歳米價之昂人如無死天下益困思天先令我遊手蠹国人等趂早結果了事無用之口與有用之腹理宜然且使吾免買米苦我亦自此安心豈不両便且吾佛縁之深年来衣食多依浮屠三十之佛孰不認我八宗之祖孰不憐我我墮阿鼻他安束手坐視必定拯之汝放心勿費思妻道恐不然子雖恃他自彼言之亦可謂平昔剥佛箔居士道好々々或不見援一観地獄変相不亦善乎劍山血池寫取為續篇以付汝猶支數月之飢不但此已吾老草莽不能起家不肖之責不孝之罪身受苦楚固其所也生無功德死後為馬也其所為牛也其所牛馬受生孰与為貧人孰与為浪人孰若為不肖不孝之子何為着此遺憾獨所恨汝不幸何縁嫁我糟粕苦攻未報永為牛衣中之訣我不無愧於汝夫婦之情我亦算免汝生前之苦因遺言誡汝汝無姿色未満四十世未必無偶次不要守寡此字代休書立證任汝攺嫁須擇箇不解一字人才再醮託餘生他日之福果可期妻道如他日姑舎目今家中没一錢買棺材修好事何如處置居士道奪鳶与蟻原来吾所不欲然太平世間不得不葬埋好々汝須就親知人乞百文錢一枚桐棺三寸何苦難辨弟子近前道静軒一家言十卷一巻僅刻成経説多未定今而師逝如何便好弟子等

遺恨莫甚之居士道何恨何憾士君子之論蓋指而定吾今知免矣實行已立何尚緒言如著本梓不梓任兒等他日便宜但切誡勿值諱年剡遺稿書畫會醵香奠以累交遊勿建碑銘誣功德諛墓中之我遂歌曰

此生昔至自何來此死今歸何所回不生不死兮我何樂不至不歸兮我曷哀之

妻便拊盆兒便鼓碗弟子皆舞嗚呼樂哉以天保七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一寺則小石川西岸寺是也宗旨代々淨土宗決非耶蘇宗也只聽門前喧

閧未啻為第一番連書賈薪商古衣賈菜根商一齊闌入並供藩證債催促爭先家人狼狽不知所措居士在棺中忍不住叫声靜軒今日實死不復以外出騙君等連罪連債自此休々々々

西國獲揑々

天保六年揑々自西國至（出于豊前小湊村）可謂珍也按此物古未詳其果有否今安辨其真假但不止頭髮連眉毛皆亦真異物真奇種善舞善歌善言善飲而我　邦自古為禍物也散樂中有揑々舞乃賀延慶席濱此祝之於戲此世而出此物我雖未知其真偽何如要亦為太平之祥可也為繁昌之瑞可也古語云揑々笑揑々靜軒亦笑靜軒笑投筆云

後序

韓氏言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予謂此則古聖賢人以道自任者之所為非是此等人所宜為法則也後世又有憤世而為之有傷時而為之是亦君子之流也及世愈降為者不復如古其為大槩不為名則為利是皆鄙事非君子所為也而憤世之為自然不免荒誕不經自放者有焉傷時之為窮愁幽思不得不洩其哀者有焉然而間庶幾於道之言使讀者興起也亦有之至為名者則博記遠索稽古證今而自衒於為利者則奇幻百出架空搆虛而極詭為名者安得一言之庶幾況為利者乎然猶孺子之歌夫子有取焉陽貨之言孟軻氏引為要亦在讀者之如何也爾則謂荒誕為高謂窮愁為騷鶩其博愛其詭也亦不無矣予為斯篇非憤世傷時也固矣又非為名也唯出乎射利之為而已其既已射利曷名之顧為既已名之不顧何物不可筆之何事不可寫之亦有荒誕之語亦有窮愁之辭間亦有稽古證今者然作

者以為世之警不驚人之愛不愛毫無損益於己豈詈戲謔直諒而已要利而已而讀者観其荒誕也或誤謂是憤世之為観其窮愁也或誤謂是傷時之為不然也則又或誤謂是全係售名之為吁今世何憤之有今時何傷之有但是射利又何暇徼名也然而利亦有分有大矣有小矣古大利者一生受福澤溢子孫射小利者眼前救急醜累一生然而大利也者則亦非售名者也難獲矣何也名利相須也古人文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便為名之為為利之大者也然而世人観其言即謂斯学而君子也斯德而賢人也公卑辭聘之卿厚禮招之士虜執贄争拜門下乃其人儼然跨馬帯僕其往齊齊其還皇皇人望其塵曰盛也哉名勢燿世金玉華堂買田遺子購宅棲妾我雖未知其果為賢人君子否一生受福澤貽子孫果有之而生也栄死也哀天下莫不惜之弟子銘其德傳之於不朽我故曰為名之為為利之大者也如射小利名亦従小矣世人讀其語便謂鄙矣斯人放矣斯人君子何肯為之非儒者所為也公顰卿嚏士庶過其門恐涴其醜嗟夫生前之福孰不欲之身後之名孰不欲之車馬盈門人所欲也金玉華堂情所欲也猶且舎此取彼不忍之於眼前而一生之福自損焉不暇顧於其求之者為失之之始誠可憐也哉予乃今大悔且愧而自憐是斯篇所以閣筆於此江戸之繁昌豈此而盡焉乎或曰予既悔之豈其心亦將欲自今射大利而徼大名而得跨馬帯僕田遺子宅棲妾之賓耶則陋矣曰陋矣汲汲於名猶汲汲於利学道然未究置意乎斯二者間安得稱賢人君子又不足以語学者也其既悔小利之嗤悪倣大利之顰哉且我愧之恥於戴影林下呑声嵒穴獨善其身而黙黙以自樂者也耳彼跨馬帯僕者与我是此善人何恥他之為乃將欲自今亦為黙黙而已矣或又曰道在於我然不得其時猶黙黙而可耶曰亦黙哉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衰世之言也聖賢之任也今則道行于上而学行于下今之太平今之繁昌有何所言而書之哉且借少今為褒吾固此是等人猶尚宜黙黙矣嗚呼既已悔之庶幾後来外彼二者然為太平繁昌中之一黙君子耳

繁昌記五篇終

石田魚門 著

大阪繁昌記

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大阪府寶文堂刻本

據明治十年（一八七七）
大阪府寶文堂刻本

石田魚門著

方今大阪繁昌記

明治九年十一月
版權免許
寶文堂梓

なにはづに
さくやこのはな
ふゆごもり
いまをはるべと
さくやこのはな

序

夫物之開寓不測之天事之化屬自然之理托物以彰其體隨事以示其用如彼大鵬蝴蝶之

化吾特依南華所記
以明其僕而已矣如必
然否今也文明之隆含故
趁新之族其家善飭
者獨於千日寺墓地見

之乎明治八年乙亥之春
官有命禁去其佛塔
墓碣移於是乎香火
魚燈燃紅袖梵經已絶
放絃歌寂々寞々之地

竟化成繁華行樂之
之域嗚呼其再化之
早是以可想見矣大阪
繁昌記即時成焉

明治九年九月題於東
京府下礫川竹塵齋南
窗下

魚門老人

浔蘇瀨恆書

方今大坂繁昌記初編目録

方今大坂繁昌記初編目録終

石田魚門著述

大阪繁昌記初篇

魚門老人著

登臨高臺竃々、煙幾萬民家賑々地。

夫都南之土地者、陽氣滿市塵。幾許居廬相望。高下鱗次。熒々煌々。奪眼光。失心魂。初而来於此地者。皆蹡々踉々。躓行人狼狽焉。其繁華混雜。難盡於言語也。就中道頓堀。川竹之夕景色。橋々之納涼。都下繁昌之魁者也。難波女之潔白。凝脂之肌膚。穿羅綾纏錦繡珠之釧。玉之鐶。滴色之黒髪。粧飾花之顔。藝妓娼婦伶官侏儒。有送有迎。芝居側之雜遝混雜。四時

無絶也。初春十日蛭子之群賽。天王寺之聖靈會。彼岸會。寺社開帳。住吉浦之汐干。五月御田。水無月之車樂神輿。（謂蒲團太鼓也）遊舩之花火。望月後月。鯊釣蜆拾。十夜講。蛭子講。或月每大師巡。藥師。宵庚申。大相撲。其餘滿側。觀物生人形。足伎藝輕業。西洋手妻。西洋眼鏡。西洋曲馬。西洋細工之諸品。夥而難盡筆紙也。呑刀弄丸走索。載竿之曲伎。影伎。演史鄉談雜談雜說。辻占。珍禽奇獸。虎豹木鼠。針毛獸。獨猴猫鼠。諸鳥之賊。方今新地滿塞。千日寺之旧地。及法善寺境内矣。說教軍談。昔噺俄狂言。皆無非勸善懲惡之諭焉

矣。且亦方今之新店。西洋水沸騰水。布引氷。蜜柑葡萄薄荷之水飲夥。其側肆楊枝齒磨。已惣鏡。其外翫弄物。香具之類焉。或養婦當行竃而鬻之者多。洗髮小鬟。梳箆。淡粧婀娜矣。衆俗皆謂江戸子也。（其可擬形容也不可擬心底也）唯接行樂之人士。含艷情。雙鬟送迎也。其間雜鬻者。酒舖羹店烹樓。皆莫不極旨味也。（以丸万為厚味魁一）此混雜群中奔逸絕塵。飛砂土而橫行者。人力車也。世上之千移萬變。使今在古者。顧路不請子之車子亦買車而不徒行也。實以自由自在之世。太平之恩澤是以著矣。昔相如題柱曰。不乘駟馬之車。復不渡

此橋。余復曰。不乘人力車。不渡日本橋。雖然余也囊中無錢。如何徒歌曰。

日本橋邊車夫叢。約定忽成計里程。誰家嬌女買健車。纖手細腰甚得輕。輕重難辞容難擇。載重乘輕走縱橫。儒人雖輕却如重。不重不威學不精。學不精難乘駟馬。相如豪放題柱征。駟馬是難人車易。雖易轟々道路傾。試問嗟君不知否。肩輿与車孰與平。肩輿穩而催眠。好人車轟々好快行。

傳聞慶長之頃。寂寞曠野之地。安井道頓氏。上書請開一大街巷。以東堀之水。回西而歷堀江。出木津川

入海官始准其乞開闢功成而及于今數百年矣故名曰道頓堀焉於是乎南方之地起繁華一大廓也。其繁華鳴太平之具五場演劇春秋角觝戲諸々之妓樓也。夫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関亦大矣抛其產業而溺狭邪者其咎何在乎非彼之罪也。夫且角觝戲雖屬於戲蓋古人尚武勇之所由起也。就中演劇者勸善懲惡之道而能摸孝悌之情扮仁愛之状使観者感激奮而泣者夫其本色也乎。余嘗謂不泣乎阿波鳴戸小孃別母之條者復不知母子恩愛之情者也。

府下之衆人喜観新劇。各相争来而塡場壓街其盛不可盡言語也。先開場之始有三番叟之式。式畢而後以數尺之大幕揭題其伶官之定数或姓字者牽於劇場臺之前以賑其勾欄也。伶官者打扮其顔而装飾其體者。擊拆焉。(在吉方擊拆二鳴也)造物師(建道具方)飾舞臺者擊拆(二鳴)院本家放歌家音曲家彈絃家。相調音擊拆焉。(亦二鳴)於是諸伶官出舞臺而各着其席者擊拆焉(擊數鳴不定謂之繫拆也)當此時白奴出幕外而詳演説伎藝之役名其音聲朗辭達稠人中而後開場是則梨園家者流之定法也云々

婦女子之好劇場者多觀憂患之場而泣涕以娯也。演劇之戲題阿波之鳴戸使婦人泣之甚也。夫其戲作之事也。阿波十郎兵衛夫婦之者欲尋紛失之劒而殘娘於其國變其姿改其名来大阪。隠其身於玉造之邉而爲不正之業也。(伶官爲十郎兵衛役者扮其顔於淨具爲阿弓役者施胎於其顔爲女容頭上戴紫色縮緬方幅三四寸謂者爲帽子俗謂之於野郎帽子也爲小孃阿鶴役者小伶官也故粧其生髮以爲雛妓之姿而不用鬘也。)閑幕造物擬功得寺門前茶店自花路數人出而爲詣大師体而入門内續而尼僧妙閑妙全出而憩茶店乞茶喰飯次十郎兵衛妻於弓出而憩茶店與尼

僧等共約詣大師焉。當此時而自花路戸家之内唱觀音之詠歌而八九歳許之小孃(十郎兵衛娘於日根阿鶴也)出而過茶店之邉而曰報謝於順禮於是乎。於弓與尼僧等。背者小孃之美而可愛各與錢物問曰。小孃者與父母爲順禮否。孃曰。欲尋其父母而爲順禮也。妙閑尼問其生國妙全尼問其父母之名。孃曰國阿波之德島父名十郎兵衛。母名阿弓也。(十郎兵衛於弓之两人改其名是以此尼僧等雖不知阿弓聞之而驚然駭傍觀而爲似不知者當此時観者皆稱譽阿弓之懷容之好而感動之聲不息也)妙閑亦問所以尋其父母之本。孃曰。小女幼而雖不

知其事實傳聞。小女之父母托小女於老婆而去國矣。小女眷戀父母切也。雖然不知其住處。而尋何之國乎。頃日風聞在大阪。是以與老婆爲傾襆而尋来處。嗚呼悲哉。老婆病死於明石之旅宿矣。小女之心當惑焉。然依有情人之助而葬亾骸於無縁之寺。而後小女獨尋父母之住處也。（此時阿方熟視小孃之顔。一一點之。黙予育其顔在焉。驚欲言吾孃也乎。憚傍人而不得言。唯含憂情。爲佯不知者懐容。幾千之觀者皆淳涙於其眼而感動焉也）

既而妙閑尼頻促行於阿方。阿方託於積氣而殘跡依小孃之側喩之曰。汝孃雖欲尋父母而逢之不知

其邦處而如何乎。如斯而不逢者。勞而可無其功也。吾竊憶。如汝孃之可愛者豈遠捨置於它處乎。近日其父與其母共住而可迎孃也。不如歸國而託其身於親族之家而待父母之到也（以實有難明者。故寄言於他事）

孃曰。以觀音薩埵之功力。雖欲尋何國之端悲乎哉。以獨歩旅也。何處之旅宿不令宿。寐野臥山亦或泊人家之軒而被打擲焉。戰々兢々幾許乎他之兒女尋亂髮者。其母結之寐則共其寝而臥焉。小女與父母在焉。如斯可爲者是悵之也。故聲而泣涕矣。於是乎。幾千之觀者。皆感其情而不相泣者幾希也。（都婦女子者好觀芝居。好聞淨瑠璃之愁場。好喰薩摩芋者也。或藏女子曰。可見芝居乎。可聞愁場乎。可喰薩摩芋乎。我女子曰。携行於薩以喰之。而當於辨歌觀阿波鳴戸之芝居也。是則以一事貫三之言也。）

星移物換新奇月生。伎藝歳出。芝居側之繁昌。道頓堀川竹之混雜。難盡筆紙也。其餘惠比須橋通南方陽氣盛而往々有浮鋪迎游客。進茗飲。其側肆於楊木齒粉香具類。美婦當行竈而鬻之。營其生。都謂之茶店。其婦多皆淡粧而婀娜接行樂之人士。含艶情雙眸送迎焉

令茲明治八年乙亥之春。千日寺前。法善寺開帳陳赤穂義士之遺物。爲靈觀也。於是乎。賓客群集焉。可

見人心感激存于今矣。然唯世俗信其詞曲戯語流行於世上者稱之不歇焉。故余託評其戯語惑亂其人情者以諭其愚

武藏守高師直（故幕府旗士。吉良上野介。戯作以爲高師直）鎌倉之執事也。就足利直義之社参也。第一之役義也。殊指揮大小名而教授例式。非博達聰明之士者焉能爲之乎。鹽冶判官受師直之指揮而勤者也。然則饗洪古實之師也。非諂非阿可有其身相應之謝義也。然不及其義者失敬也乎。師直之忿怒亦宜也。加之達其妻之文匣於師直而與恥辱是亦不敬之至也夫師直

於役義無瑕瑾。唯戀慕於判官之妻。是師直之瑕瑾
也歟。雖然以文通其意。以歌職之而已。非可謂爲密
會者也。或曰師直怯者也。被打傷額上。不能拔刀轉
其身而逃矣。嗚呼怯也哉。余曰不然。憚刺使饗應之
席而不拔刀也。雖及如斯急迫之場焉。重君臣之義
而進退能守禮矣。故判官破肛。師直無咎。是以可考
見也。或默而退
鹽冶判官高定。故幕府之藩士播州赤穗之城主也。鹽作塩冶判官長待於上
使者有法式。判官不知其禮也。迎上使穿時樣之長
外套第一之失禮也。上使着坐乎否命酒杯不都合

之至也。於祝義之席有饗應於上使。是亦禮也。然於
上使之前命酒杯者無禮也乎。兼而可有其用意也
且今日之上使者破肚之撿使也。可有覺悟也。且亦
於上使之前而解帶脱衣。是亦失禮也。臨破肚之期
而曰由良之助者未來哉。杯未練之至也。實所以武
士之可恥也歟。可酒與歟血迷歟也
大星由良之助其實大石內藏之助。赤穗之義人也鹽冶判官沒後集
忠士。且夕歆復讎。而蟄居於山科。窃養銳氣伺時而
後終復讎矣。不可恥豫讓也。雖然不可言於治世之
良臣也。初主人判官。蒙將軍家之令旨與大義勤大
職。此乃武門之譽也。然由良之助。握一國一城之權
柄。安居其國而可也乎。何速至鎌倉而親師直。以賄
賂而不顧教導於主人乎。由良之助自不謂乎。主人
判官短慮故也。夫短慮本癇疾。而於其身者大病也
然歆使此大病人勤此大義之役者。以賄賂而了願
其賍據者其事不成。其事不成其國不安穩。故由良
之助。自至鎌倉而計此事。而不令起後讐之禍者謂
治世之良臣也。可也歟
由良之助丸雪之謎。力彌解得甚妙也。由良之助干
隔滂漢之比諭極而拙矣。劣於力彌之頓才也。可言

散鹽於空中矣
由良之助。以竹之力。放下門兒的手段。甚以拙矣。此
是山科之詫住居而可也。師直之館者堅固也。以竹
之力可放下乎否。
力彌不届者也。欲慰主人之氣而獻鎌倉山之櫻花
甚以不審也。扇谷上館以大竹嚴閉門戶也。然折來
鎌倉山之櫻花者越閉門而往者也乎。若此事爲露
顯者。主人判官之罪重罪也乎。不可有不慎也。
早野勘平狼狽者也。故六月廿九日黑暗也。且聚雨
然渠無目敵之炮發不的獐子而的佗人。不亦宜乎

又看岳父亾骸而不驚愕不悲傷老婆之疑不亦宜
乎當此時而何不改其死體乎非鉄炮疵者不及破
肚也若鉄炮疵也者對死骸而述誤殺之意而後爲
破肚而可也乎噫斧九大夫者可謂先見之人也能
察未萠而曰輕則流徙重則破肚信乎哉果而破肚
也亦察其悴定九郎之惡徒而義絶焉果而爲盜賊
而横死焉是後非先見之明者焉能爲義絶於一子
乎唯惜國家之菑害不察未萠焉
或人曰鷺坂伴内忠于其君惜哉爲鹽冶氏之臣則
出勘平之上遠矣余曰何出勘平之上而已哉恐出

四十七士之上乎嗚呼忠臣哉鷺坂氏且夕近侍於
師直而不違其意竊以妙計親九大夫深入敵中而
探大星之淵底若有什麽動靜則飛書而達於師直
之館矣盡其心也非他義士輩之所及也且亦當主
人師直寂期之時而爲忠戰焉粉骨碎身不去其場
而討死焉嗚呼忠臣哉
一友人難余曰子之扁知機也乎世人皆是之而子
獨非之唯戻世上之人以爲扁知機者何乎魚翁曰
余非謂義士之非誹其戯作之不善也於義士之忠
義者余無所間然也唯取其戯作之齟齬其事實者
以爲誹評焉也友人曰子獨雖誹其戯作之非世人
皆称之不歇也魚翁曰稱之不歇者共戯作之無論
善不善唯是此義士之忠節是感歎焉也夫于閑帳
于觀物于詞曲于芝居爲義士之事而無不流行也
是亦鼓舞此繁昌地而益繁々昌々
自難波新地至法善寺其寺内之両側有玩弄物之
舗肆於陶牛陶犬木猴木兎竹馬竹蛇紙虎紙鳶風
車花車錦紙画遠視画摺扇團蓮不倒翁水上浮児
撫篦覆箬梳篦花鈿髪朶釵朶小本草紙借傳猿嶋
復讐狐嫁入剪舌雀話之類其名件夥不可畢數也

余戯題小本草紙

剪舌雀話

往昔其山下有爺與媼一日爺採薪於山媼濯衣
於川家固畜小雀欺其不在出於籠而喰掤上之
糊媼歸来而怒剪其舌放之爺歸看其空籠曰雀
何之媼曰雀喰糊故剪其舌而放之爺悖然爲色
曰一小禽之微而何責之之酷也我欲尋其跡而
訪雀之栖處呼曰剪舌之雀兒在何處々々々々
雀在藪中而看爺欣然如相迎之状躍々延之而
饗於藪中飽之以酒肉且報之以一筐爺喜曳扶

携筐而歸入室而胠帑帛寶貨金銀珠玉溢於其
中翁大悦媪自傍𥈭之心深羨之於是乎媪亦效
翁之行而訪雀之栖處雀看媪而不喜然待之以
驩意臨歸出而匱令以擇焉媪性貪吝取其重而
且大者負之歸發匱乃蟒蛇蜘蛛群然欲迫於媪
媪恐怖而遂就病云
魚翁曰初雀兒失其窠而孤也翁助之而畜家
啄之餌之數月而漸生毛羽矣然以小過而媪
剪其舌而放之嗚呼翁之大慈而媪之太酷也
以一朝之怒而失數月之愛矣雀報之以好悪

大坂繁昌記　初編　十一

所謂餘慶餘殃先賢之所諭黄兒可謂有深意
千日寺埋葬地忽變而為一大戯藝場而供遊客之
觀後圍難波之地一町四面之間為金比羅社會識
所而其賑百倍於以前矣弄鈸柔術口技講談呑刀
弄丸渡索戴竿影伎演史郷談雜談雜説諢話珍會
奇獸獼猴猫鼠諸鳥之戯無不有焉衆人群而如堵
墻自其隙覩之初以一手弄二丸尋益一丸而両手
弄三丸一丸常在空中其及疾者併三丸而不住空
中不住地上不在手裏不在三處亦不住一處後益
一雞卵與一粒菽併弄之或以盤盂厠之或以杯水

同弄之移日未嘗有失弄畢而後衆人皆称善各投
錢而去矣
余歎曰巧哉神乎雖多天下之伎其誰與渠争能乎
傍人曰嗚呼惜哉以渠之伎巧施它事其身安而可
得多財若是賤業屈貧窮而屑屑者何哉余曰子雖
達也知其一未知其二余明告子凡天下之人無不
有業豈唯民哉自天子以下至庶人其業各不同所
勞亦殊有勞力者有勞心者勞心者為君子勞力者
為小人是其所勞雖殊自我觀之皆所以治生也夫
人心皆不同百人百様千人千様其所向殊方以渠

大坂繁昌記　初編　十二

賤業易世正業猶斷鶴脛續鳧脛也君子豈爲之乎
人各有能有不能弄丸者渠所能也賈衒以争錐刀
之利者渠所不能也令子以它人之能責渠不能者
非也乎（衆座語之識諭以喩傍人）衆人皆感而默
千日前樗竹柱懸蘆箔而鬻於糍糖糕胡餅包子牢
丸鋏子之類也其左右之街頭酒舖羹店烹楼雜居
而待遊客之来飲而斫其鮮新供之膾炙羹臛皆莫
不極旨味也其外多少之小店皆養置鯽鯉鰻鰌之
類以待不時之需焉泥鰌團魚之羹紅鯔青鱗之鮓
鱣魚之蒲焼諸色之海味諸品之素食下酒下飯之

下物徃々群鶩而開焉。縦横之遊客塡行路、塞街巷、人力車。荷車。大八車。衝其間而殆難急行也。諸邦之遊客。從此處。散歩而到諸處。

難波新地之南北。街頭一帶。酒舗羹店揚弓肆烹樓。茶店詔床兒童戯数棚觀物。鱗次櫛比雜錯其間。雜藝演史説話謎懸歌謡説女史詞曲或呑刀走索馳馬珍禽奇獸。追時覩新。都自難波至高津之間諸々繁榮繁華盛而鳴大都會至極之地也乎。東千日前之数棚觀物鱗次。當西溝側諸々觀物生人形軽業種物細工相對而盛也。評判其南裏街有角觝戯之

常小屋。而每歳春秋諸國之力士。相聚以角力闘場焉。府下之富戸豪家有嬖愛之力士者。各以錦緞纏布金錢酒肉米炭等之諸物贈之。或懸数丈之紅幟以大書掲題其呼名賑其場焉。（力士之呼名。有以其土地之名者。有以強勇壮剛之物者。或亦有以猛獣之名者。各任其好而不一一様也。猪名川。千田川。谷風。小野川。九紋龍。雷電。稲妻。阿武松之此類也）

夫為角觝之業不容易也。蓋其筋骨勞其心神一朝一夕之非所能致也。雖質朴不文剛毅不撓者教育其門弟以仁。其接人間事節操純直事任侠走人急以義。又或其臨角觝場。向對手以禮而雄角力以勇投倒對手以智。一無不合道也。余傳聞。摂州池田力士猪名川者。能守道以為其業。故作傳而曰記焉。

力士猪名川傳

摂州池田有力士猪名川者。幼喪父養於母。其為人温沌潤孝。其骸幹偉大。強力剛勇。能挙石数百斤。而神色自若。竟以角觝而起其身。能使其母安穏也。初猪名川。欲就其業也。黎明發其郷日至大阪。而習其業也。大阪與池田相距五里程。其往還駿捷。一時間而到還家。直至於醸酒家而力作給資養焉。醸酒家主人憐其志養其母於己家。欲使

猪名川託大阪北新地娼家某者而學其業焉。曰是猪名川。雖得其便還有不適其意。竊謂吾豪心於此業而混賤業遊惰之中。為蕩客冶人取覆。是為丈夫者之所恥也。雖然吾不取之覆則掲主人心親取之。吾已託身於彼而何忍袖手而傍觀之乎。夫勞心難恐勞力易。為吾將為易為復。既池田日往返大阪如初。既比終三年而其名聞海内。時明和八年辛卯八月。大開角觝場於堀江都下喧傳觀者齎至。當此之時猪名川之對手千田川者。病卧代之以鋏嶽。鋏嶽者関東第一之強力而其

名噪於天下矣。是以數萬之觀者、欲見其雌雄而雜遝於其場。於是兩雄角力、終投鐵嶽於場外混於砂土。衆人皆感賞猪名川之名遂滿天下矣。凡角觝之力士年老者、不復上場而總督角觝之事者、名爲頭取。乃角觝之長也。猪名川既守功成身退之確言、退而爲角觝之長、構居於堀江、稱藤島政右衛門。營產爲大賈、畜財至鉅萬。至今江戸堀有干鰯商賈兎屋政右衛門者、其子孫也。云々。

魚翁曰。夫猪名川者、可謂奇丈夫矣。事其母而親愛純孝、接他人而恭敬温潤、混放佚無賴之徒而

質直精悍。非尋常角觝之輩。可同日而語者也。然後世劇部詞曲者、演猪名川之事、真假有亂焉。是以余爲作其傳、而述其事實焉。

友人鶩峯東原沈安評曰。力士而如此。讀書以仁義自任者、讀之能無恥乎。

府下好角觝者夥矣。與好芝居者則相反、而皆強壯不屈之徒也。競來而傾都。雜遝街頭、彈壓道傍、其喧閙紛拏。殆裏難波新地肆此、亦繁華之一熱閙也。其場之屋上、築小棚格、以爲標望。其高丈餘。其四面張布幕、以條截紙製大幟、植小竿、上建棚格之左右、稱之於梵天、以象日月。毎曉一奴上棚格、擊太鼓而達諸方也。開場之始擊之、謂寄太鼓。放場之終擊之、謂果太鼓。雙撥修細、繁點急鄭、聲徹萬戸。宛轉極工者、作走珠鳴盤之妙也。

場之圜、凡三十五六間。四面、其正面有三所之出入口。在正中者、謂鼠木戸。（如鼠躬如不容也）其在左右而廣者、謂大木戸。（放場之時、群集而出）其圜中之四方、構於二重之棧敷。其中央設土壇。（方三間也）其中以土豚十六敷作圓形。圜形之中二間有二尺。（八疊數也）是爲定法。其四隅各樹大柱、以猩猩緋纏掩之、斜卷以霜布、紅白互露。以小幕繚

柱之頂上、謂之於水引。乃自北方巻初而復至北方而納。（北方爲坎、坎水也。故云）角觝老（謂角觝之長。相撲頭取也）上壇場、分力士於東西、各座左隅、而察雙方之輸贏焉。右隅各置提水桶。其柱掛截紙數片。（謂之於力紙也）而掛弓矢弦之三品於柱頂。（俗以先進者爲貴、以後進者爲賤。此三品者、掛先進方之右柱之頂上）土豚之內、徧播清沙。行司着肩衣、揭下裳、持漢團扇、而特立於壇之中央。東西之呼奴（西京、大坂曰昆、東京曰呼出）揚白扇、放聲表力士之稱號。自東方金剛力士進出而上壇、自西方布袋力士出而徐至柱下、以水漱、拭力紙以拭吻、或拭脇汗。相背俯僂、揮手擊兩膝、頭專爲試

力之狀。而再踏脚。而蹲練口。（壇上之登口有士厥之缺處云々）行司

擎漢團扇。而稱力士之呼號。双方進出於場之中央。

而蹲。當此時。數萬之觀者。聲發覺者。曰太丈夫。曰豪

傑。曰好男子。曰男一匹也。双方為禮容。止息窺於是

乎行司揮配扇。於兩雄畀睨之際。注目良久。忽掣配

扇。放一喝於是兩雄起而爭。雌雄或合或放。三戰四

戰。餓虎。矯龍。鳥伸。燕飛。霍啄。龜沒首。四術（反掛捻投）十二

之手（一術有十二手而為四十八手也）互盡秘術。未決勝敗。全身汗

滴而玉生。煙矣。行司提配扇。而周旋於壇上。洞視協

四術之業乎否。較有間。而金剛力士。投倒布袋力士。

於壇上。其身體以團々。鴻大轆轉而墜於壇外。於是

數萬之觀者。賞譽之聲。與嘲哂之聲。共雜而響天。與

地暫鳴動不止也。金剛力士為白得之顏而蹲練口。

行司擎配扇。称之曰今日之勝角觝。某國之住人某

也。（以弓授之。於是力士為弓取之式禮）

力士之列。有最手關脇。小結等之目。謂之於三役

也。褒賞最手之勝者以弓。其次以矢。又其次以弦

也。此式皆在角觝畢之日。乃行司演述角觝之由

來。源為朝之弓。故事焉。

近世肉喰店。開畫成楓樹。牡丹花。於行燈為標望而

鬻猪鹿之肉。店殿矣。賣牛肉者。畫桃花於行燈。而可

為標望也。放牛於桃林之野也。黑頭涅衣斷髮之人。

群來飽食。喧々咕々。觀標望而曰。賣鹿肉畫楓樹。以

為標望者可也。賣猪肉。畫牡丹花以為標望者。不可

也乎。畫牡丹花為標望者。可賣印度獅之肉也。賣猪

肉之標望者。畫荻而可乎。是乃猪與獅。以和訓而誤

也。雖然不知賣真獅肉乎否。先可喫之。斬髮兵士。五

六輩闌入其店。而有默而喫之者。或曰。萊多而肉少。

亦曰萊而已。無肉。是乃可為敲獅也。

道頓堀日本橋東。樞上通。高津裏阪之間。尤繁花雜

遝之地也。連軒販賣家。肆々櫛比。饅頭粟粢河漏酒

脯鮮魚早酢。戶々相對。牌帷翩々矣。兩箇井側燒芋

媼。當泥爐書行燈曰八里半。開化一新而書十三里

甘也。行人觀之曰。八里半者。取義於近九里也。余素

知之十三里甘者。余未解之也。傍人曰。是乃可甘於

九里四里之義也。

鬻餅娘者。腰短床。題其篚曰。魁春堂。田舍交代之兵

卒。放學之日。與貫蟣集喋々評道。賣梅花而魁春堂

閒得賣餅而魁春堂未聞。斬髮兵卒有傍而道。汝不

知乎。官行一新。僥倖之民之令。而天下皆化之。是以

薄俸無役之庸士。傍營商賈之業。以爲生産之助。閑
閒遠國之學士先生被廢止於其國。遠来大阪授教
之暇。製瓷以鬻之。曰是受業之生徒學。呼友而蒐集
於甘味。服矣。才智手裁。先生數畫而賣其名。尚從而
得其利。其妙計先於人焉。是則魁春堂之義也乎。題
之詩曰。
投續餘閒瓷製催。梅花何及素香開。新蕪顆々魁
春王。紅白粲然筥裡堆。
南方之極々。南方之極。突兀有山曰清水。裏坂迂而
表亦不峻。堂前之舞臺。架岸而起。南面遠望豁達。使

人魂飛毛屋遊離。坊巷條達。有窺遠視鏡者。曰近而
黒者住吉浦之高燈籠也。遠而翠者淡路峨山也。天
保山也。松島也。異人館外矻立者區役所之棟梁也。
竿頭飄紅無數星散。風景優美。都下魁矣。春詠花。夏
納涼。秋聽聲。冬積雪。四時異眺。望朝暮變景色。風帆
来往。漁舟出没。斜陽曉靄。春風暢和。遠山之霞遮眼
長堤之花惱心。晴日之濃抹。雨天之淡粧。其勝景。其
壯觀。非余拙筆可得而盡也。
毎歳二月彼岸之法會。於天王寺專唱大念佛。俗謂
之於生靈也。此日府下之士女。相競觀此法會。袨服

靚裝各鬪其美。而市巷往来如織也。率童子童女之
群弟子者筆蹟先生誘門生也。童子五六人。冠者七
八人。往々詠先生之悪詩者。儒先生伴門弟也。各佩
瓢酒。與短冊挾往々考感天泣鬼神之和歌者。國學
宗匠從門人也。荊萱容之和尚。率戀童往焉。了竹風
之医者。伴青衿往焉。其群俗雜遝中。梨園之伶官數
人。携妙妓五六人。續々而至焉。奢華艶曳。都冶頽極
是皆方今名優。道頓堀川竹之藝妓絶品者也。
夫道頓堀川竹者。柳巷苍街。地日費千金。尤盛之至
也。九郎右衛門街頭綺羅之叢。曲中青樓神媛之窟。

香艶群嬌之妓女。接袂風流俊俏之蕩郎。比肩欲来
遊此廓者。命人力車。或亦乗猪牙舟。雖異水陸頡頏
齊飛者人力與猪牙也。亦徒行而至者夥矣。余以下
從大夫之後。徒行而至觀焉。有迎客之来者。有送客
之返者。其廓中之繁榮混雜。難盡於言語也。
日本橋。相合橋。太左衛門橋。戎橋。大黒橋。往々給人
力車。車夫相聚而送遊客於各處。府下之廣大。急行
之便。非人力車難達其處也。故諸街頭繁雜康莊。往
々有車夫。對行人呌呼催聲。促車焉。乗客而急行。其
雄奔之疾。雖繁雜群集之中。巧走妙通。駿足絶塵。飛

車拔群。東坊西廓。軽走如蓊南街北巷。縱横如織五十步百步。遅疾緩健。皆在値之高卑。是以商賈伴頭恐閉戸者。杙急車買駿足計程定値値之外益釜又與便而早歸矣。是實開化一新之潤澤乎哉。

道頓堀岸頭混浴堂有數家。就中惠比須湯者廓中之巨擘者乎。自蚤朝至深夜浴客群来殆不絶。混雜沸湯衣帯狼藉。無容脚之地矣。方今一新。不使男女爲同浴故分畵一堂而禁左男右女之浴場。當兩戸間之正面而供高床伴頭座焉。似實頭盧扠孔凡誠車為偸児左顧右省瞯眼而施氣焉。雖男女之入口別左

右至浴場隔板屏而隣焉。分水舟之半男女通用之也。

崇朝混雜止男湯之浴客罕而女湯叢混雜。殷聲琤々笑語啞々。左褰紅裾右抱浴衣者。畧服者正衣者亦裂口吻。使楊木者。晩起之殘粧班而亂鬢横釵者等數人。各脱衣帯而納衣閣棚戸至栢榴口浴客出入之處而蹲而洗去其不潔。然潤澤其身。濕其肌。温其膚。而投於湯槽也。小娃瀝畀鬣以紅綃者五六輩。皆就伴頭求糠袋。各争先而闌入。都一浴而踞外板地。濕五摩垢洗脊而嬉笑前夕之客。以隱語聒々詰喋々談或笑語喧鬧。湯中湧一泓波。其混雜不可謂也。横坊声妓。新道外妾。紫妬紅妹。鬟婢携兒。徃扶老婆至乳母與惡婆。喋々談妒。與妹聒々語。飽罵鄰家冨貴。細辨戸長是非。訕伍閭長短。誓吾新婦。訴我舊主。法善寺金比羅長町毘沙門。併説及其靈驗。久千磨其顔。鉋百剔其面。雖令至於實其糠。破其袋。剔其厚皮。放清光。何能有洗心滌之。以令六根清淨者乎。湯盤銘曰。苟日新日々新又日新。廢幾都人是思之。

櫻花盛開映畵樓之時。必惱蕩心。是以少年子。易狂心之徒動誤爲春雲。被誘和粉香脂膩。欲爲被底之

鴛鴦也。徃古曰有女郎之誠。與雞卵之角者。三十日眞丸月夜之語。方今不虚也。然則方今之女郎。有實乎否。我未聞之也。古語曰。誰謂傾城無實。平井權八小紫殘目黒比翼塚。是此權八而已。無此小紫者。可尋常之賊徒也。乃以小紫之美名及權八。是以其名自清遠矣。嗚呼小紫實鄭婦也。雖雜軽薄狹邪之中其心不穢。爲死以高其節義。可歎賞也。

俚歌曰。男美麗而貲累鉅萬。曰是婦女戀々也者。仙臺候不殺高雄也。夫高雄爲情男雅木鳴明氏也守節義。雖王候貴人。被嬖幸不破其操。不榮冨貴。不羨良家高

其鄭守其貞而死是後可歎賞也後世效顰其操而起其名者花扇揚巻尾上浦里也是等皆貞淑而守信為情男。経多少之辛苦委其身而盡其鄭義殘其美名於人口者也其餘又有為孝養父母一旦雖沈其身於苦海不失其情實而能勤終遂情願除其券從良家善其終者然至後世而薄情之者多皆溺狭邪之悪風倍而飽諳淫風自至飄蕩動私耦狭邪之博徒悪漢又梨園之美少伶而朝奔夕匿狂蕩誑其身者也元来色界遊堕之徒懐手而貪金銭狡悪奸黠者多而復不一様也慝之慝之少年子必惑溺娼

妓之戀情而莫蹈迷於狭邪之術焉。

魚門老人呻吟曰

廓中之奸娼能練熟偽情者。観黄金郎則親愛之務以奸計深沈其偽情之淵而陥其術中也黄郎不知有其伎倆。而終贖出其娼以為外妾然落籍僅半年或期年而使黄郎生厭心而為被放遣之計返狭邪再汲煙華之流者廓中称而為有妙計女軍師也其奸黠之甚可憎也夫少年子之惑溺女色者不知其女謀而散財亡身終及窮寠不自勝也嗚呼愚乎哉實女色可悪者也不知女色之

可悪而溺狭邪者雖未嘗窮寠卒必窮寠然後知其可悪則已暮矣故患至而救之不若豫防之之禍也余自壮年之時飄蕩困身而後漸知五十九年之非而發此懺悔雖欲寡其過嗚呼遅乎哉

南地之極曰今宮今宮有神曰蛭子世人平日無運脚而祈之假令雖祈之平生不被聞用故皆謂聾蛭子也毎歳一月九日十日限而與福是以輻々湊々来萃求福賤矣其蛭子神社何况於大阪而不顧雖不顧不仰大坂之賽銭福神欠小遣銭乎是以則未知蛭子與富於人乎人與富於蛭子乎是此両日之

賽銭積如山以一日之福為一年之富矣然則先欲與之者欲求之也神之格不可測夫世人運脚者可厭乎哉。有詩曰

求富紛々賽福神祈情多是貪心人更違今日平生算抛却真金買假銀。

奇妙頂禮一心禮拝一心念佛一心寺。浄土浄地精浄之庭盛説専修念佛及圓頓菩薩之大戒毎歳一月自十九日至廿五日僧徒大張法筵於其忌辰是以老若男女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戀蜜也於是乎本坊寬厦之傍設机床而有開茶店之老媼能馴参

詣之衆人而爲世事。賣饅頭羊羹糁品雜品。以饒舌是此數杲。雖陳紅杲綠。是皆非精製物。唯老媼甜語喰數杲。啜茶喋々聒々。辯近隣之長短。訕已新婦評真宗說經。譽祖師功德。併說及其靈驗。可謂靈場之談叢也。是亦鼓舞寺院之繁昌者也。

四天王寺者。佛法最初之靈地。而聖德太子之開基也。當大阪府内之巽方。而巍々然如擎天。幻出一奇樓者。是乃五重宝塔也。白日朗々。夭閼無障。是以熒々煌々。奪眼光。失心魂。七堂伽藍之莊嚴。亀水猫門之奇瑞。誰不仰之乎。今茲明治八乙亥之春。太子堂

再建落成焉。其靈驗之新。都人群參。殆無虛刻。億兆之人民男女。魚貫齎至。禮拜頓首。白佛而言。家内安全。息才延命。父親壯建。百年長壽。一人女子。閉眼合掌曰。金簪玉鄉。連博多織帶。不日買得。復伏顧小女所愛俳優實川延若。萬福々々。其傍躋畳拜洋學生曰。余折節從洋學先生。受英吉利文典。披隊龍圖解之書。其稱秘訣者。其實皆如放屁者也。然立誓誣神近來傳此屁。以許多之金錢。是皆紙上之空談。傲然欺世欺人。今而思之。神驚汗出。自知其罪之重。傳聞懺悔滅罪。願佛救斯罪。科子孫繁昌。終弥勒之世浩太平之澤。是祈漢學生。躋其側禮拜。曰。余幼讀儒書大學中庸。徒辨異同。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以此糊口言行不得。不齟齬。唯賣虛名。而周旋自思。是所謂書中之魚耳。然近世皆專窮理。而知漢學之迂遠也。如余之庸儒者。不被用也。冀皇太子。垂慈悲之心。而救余困窮。其言未畢。一僧從其傍。低聲曰。貧道亦佛家之罪人。衆善不奉。諸悪業不滅。皇太子之面前。便知莫罪可貸。儒先生如何而可也乎。先生曰。我躬不閲。豈遑恤子乎。僧曰。雖然爲余垂憐。先生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和尚大息而去。

今茲明治八乙亥五月三十日。皇太子運靈趾於東京。而欲開靈帳也。尊龕莊嚴。街衢裝飾。萬點金鈸。衆星煌々熾。竿林列。繡文作記號。何講何組。結行排陳。歸其德。依其靈。信仰講中。爭而供物。連老併幼。陸續連行。其欲來觀。衆俗濤々翻浪。飛砂捲潮。混雜群集。東街湧山。是非萬國輻湊之地者。爭得如斯繁昌雜遝乎。

大阪繁昌記初編終

大坂繁昌記　初編

東ヨリ筆ヲ起シ舩場及島ノ内ノ景況ヲ記ス出版近キニ有リ四方君子購求有テ高評ヲ仰ク

明治九年十一月廿二日　版權免許

同　十年二月　出版

定價廿錢

著者　和歌山縣平民　東京第四大區九小區小石川金富町卅三番地寄留　石田魚門

出版人　大坂府平民　第二大區六小區心齋橋筋壹町目七番地　大野木市兵衛

方今大坂繁昌記二編目錄

方今繁昌記二編目錄終

方今大坂繁昌記二編

魚門老人著

木津川 附 冨嶋　江子島　松島

夫木津川口者。大坂繁昌之基本也乎。危檣仡林。鱗々蓬如山。漕千艘運萬艘。群艘入津。諸邦之萬物。輻々湊々。天下之巨港。繁會之地。是以可知也。西望指點四州之衆嶽。扶翠刷青。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是復可謂壯觀壯望也。於是乎異國之濱湯。諸邦之商賈。入津盛開矣。自木津川口至安治川大湊之間。於冨嶋之空地而築於西洋濱湯館焉。是以寂々寞々之郊野。忽變為繁華熱鬧之域矣。其傍開松林之地。以為廓而名松嶋。廓中各鬪繁華。互競佳麗。三月栽花於街巷。七月放燈於樓頭。千代崎橋上。金鎖瓊鋪。磁石橋邊。珠簾繡箔。互市通商之客人。赤髮黄眼。遠國運送之商賈。赧顏赤脚。府內風流之蕩冶郎。命車於蛭子橋。買舟於大黒橋。尤疑蛭子大黒。冨貴之客。來遊此地焉。余感盛世之樂境。聊賦風韻。以装飾煙花之情地焉

狂蝶尋芳松嶋頭。春花爛熳客登樓。北山雲霧西山雨。付與蕩郎促好遊。

北山雪盡白雲遮。吉士懷春妖麗家。欲知艶色求情處。先問花街柳巷花。

東風芳艸一時新。年少易狂柳巷春。春色映樓臺榭下。痴心踏徃落花塵。

仙家桃李百花辰。來徃遊郎惑於神。矚目更迷香色界。樓々無處不陽春。

竹林寺院接青樓。每湧絃歌入局幬。暮雲未霽真如月。煩惱欲除不自由。

東西南北諸州之船。運米穀柴薪。漕材木魚鹽。又錦纏又綿帛。舳艫相競而達兩川口。其繁其昌。順風徐吹。蒸氣快走。如射也。船中衆客。雜話紛々。一客向丁稚。指着他一船道。那行船怎快乎。丁稚道。何說他船快。是原来繫得不動。客道。然猶快如何。丁稚道。是係我船快也。夫今世上之開化盛也乎。雖如斯之丁稚。其才智發明。漸々進而大開矣。今日比之於百年前之又發明。不啻倍徙耳。是此丁稚之利。誰不感乎。因之又問曰。居其所常不動。世界運供之船之理。推之或然耶。丁稚道。然。夫如舊說。使日輪東西旋轉。流星一樣應向後邊曳。一大餘光也。於是乎。船中之衆客。皆感丁稚之言。而曰。後生可畏可畏。又一人居側問曰。通

日月五星一箇一箇皆為垚界就中日界謂之天照國共國有生無死有樂無苦且晝夜也没有極是無上樂國人如要生其界須守五常行仁義是言信也否丁稚曰謊々如説天照國即是我日本如題樂國我大坂即是天照樂國怎別索之自古言金烏玉兎欲生日界無若為鳥此外無法何仁義何五常但其謂金與女倣引力此則實理雜話中船既入安治川口舟師指點岸上笑曰這方富島外國那方松島我樂國即是也君等速上々々

恰好三月上巳之時遊客陸續人影載路人車通行

是繁々是昌々冨貴之客燿豪燿奢帯幇間樣之人喋喋撒喃撒謔而遊行焉看時長天縹渺絑霞黯淡神逝魂飛潮涸海如滌舟膠檣如樹異國之別嬪褰裳走沙皇朝養婦拾蜆掠蛤這邊有一種之妙烹樓扁額書曰自由亭西洋大盡毎作自由自在之歡樂行酒斜觴之遊焉故守此亭庖丁毎貯牛肉豚肉雞肉之類理酒肴以讌客為事業其讌席之經營飲饌之具殫無不美也而滿盤之肴核皆咄嗟而辦其所調饌之旨味莫非時新也實以為都下第一乎哉口沫動手未撫快送熱羹快下温酒於戯自非斯繁昌府下天下何處住斯妙烹亭自非斯太平世間復何人弄斯遊

自由亭上樂競起西洋風絲竹音樂甚有與赤髮黄眼異相館主腰胡床白虹吐氣下官庸僕左陪右侍羨色媚意貢戯献謔但是其應接陳紛蔓吾輩何解之乎嘻々笑而傍觀而已此樓上之眺望絶景盡焉武庫之山西環木津之流南轉吟哦遊行之客人玉鞭珠履比肩於松嶋廓綺羅競妍之絶嬪衣香鬢影接袂於天神宮邊天神旅館天府之都新築松島風流之曲亦足以誇盛世之樂境是以余裝飾其土風

為我浪花之秦淮以賦竹枝體讀者嗽薔薇之露勿作桑間濮上之音

浪花城外輻湊頭來往紛々新築洲淺酌低歌簾
内影蕩魂飛入木蘭舟

鴨嘴瓜皮繋岈隈山光水色亦佳哉請看松島新
風景北嶺白雲落酒杯

轟鼓繁絃及二更樓船櫛比任縱横逐流歸月還
臨水曲々金波影自清

雨晴山近白雲濃一帶清川水自溶含笑嬌娃對
人問玉纖指點淡粧峯

雑喉場魚市

阿。淡。紀。泉。播。備。長。藝諸州津々浦々。積来鮮魚而賣捌焉。川挾魚艚。軋柁響幾萬之水族。槽来而為市。故曰雑喉場。腥氣噎人。嘔啞沸曉。鯽鰛。黄爵。青魚。如塵如土。石持魚之頭。多塞河原之石。鱝魚之背大於地獄之釜蓋。鯖魚之頭。多於施餓鬼場之僧。平家蟹之脚多無籍乞児之虱。鯔魚。河豚。琵琶魚。比目魚。火魚。魴鮄交錯。翻尾火燎原。黒鰻。海鰻。枕藉横鬣。舟推于陸。其餘大小品類鹽腊。脯醢。遐域之物。長風破濤。萬里爰湊。夫此地之犬。以食生肉。故毛落骨立。其醜

不可言也。是以都人看羸瘦華髮之者。曰雑喉場之犬。余亦謂口雖唱窮理無知其實者。大口魚也。以拙書唱書家。舀墨糊口者。烏賊魚也。髡頭緇服僧而無法者。章魚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其醜不可言者。雑喉場之犬也。夫犬常食鮮肉。儒不得食鮮肉。魚鳴呼可憐。可憐。幾許萬之鮮魚。幾許千之運送。待其日其時。賣盡而一尾小魚無残。是以府下之繁昌。亦可證也。

永代濵

乾魚干鰯之類。自北國多積来而着岸。永代濵積重於問屋之場。而為市也。與雑喉場同而少異也。夫雑喉場之為市也。一人上檀。丁人控簿。一人盛魚於筲箕。高声唱其魚名。以置臺上。判頭放声。呼出其値。買客群集。如堵墻。突声以手指博其價。永代濵者。陳干鰯俵於場而為市。判頭放声唱其價。手代傍立記簿於賈客之姓字。定一口幾許苞之數。使運丁送其所。臭氣紛々。撲鼻難堪。然住此地者。不厭之也。其此地之犬。異雑喉場之犬。無毛落骨立之醜。常飽食而不喰此臭氣之物也。方今肉食之禁。被廢止而還不肉食者。使精僧飫之也。余謂雖混魚肉中。不喰之者。永

代濵之犬是也。

阿彌陀池 蓮池山和光寺。北堀江御池通号智善院

往昔欽明天皇之時。自百濟國献佛像經巻。帝尊信之。物部守屋大連奏曰。於我神國。不拜蕃神。若拜之。則有天津國津神之怒。加之。項日疫疾流行。而國民大悲。早可追放之。斫倒其寺塔。放火燒亡佛像矣。就中彌陀三尊。以火燒之不焦。斫之不摧。遂棄之於堀江矣。日本紀之大意 其後本多善光者。過此地。信佛告而肩尊像。皈信州矣。則善光寺是也。元禄十一年。智善上人。闢此地。安置于善光寺同體之本尊也。故為浪花

精舍焉。是以遠近尊信之諸人。無間斷也。境内逆茶店之軒門前芝居詞曲。種々觀物賑々矣。世人於今不唱其寺號。而唯以阿彌陀池稱其聖蹟者乎哉。

夫難波江之開也。阿彌陀池根本也。諸邦之靈佛妥萃而開帳。其開帳之例也。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於阿彌陀池境内。某月至某月。已及斯一般。從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威佳養衛德。萬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錢雨降。一箇賣靈符。一箇呼蠟燭。一箇何々。一箇何々。皆叫何々由此出。何々在此所。時々唱道。内陳可廻左

可廻左

諸國諸邦。津々浦々之神々佛々。没大没小。屈靈来仰。殆無虚月。歸其德依其靈。衆人皆爭供物。賽詣趍星捲潮湧。具連奉納賭豪如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一戲。衆觀可推知也

足力輕業脚伎之妙。江川萬吉也者。其評説高聞而其名轟於海内矣。夫鼓舞開帳而取其賑者。非輕業之雜。不得使諸人廻其足也。故昔開帳場必以輕業取其賑者也。崇神尊佛。雖顯其靈。不仰諸人之賽錢與輕業之賑者。彌陀失光。神之格不可測也。余往試一觀焉。臺上中央設高床。鋪紅氈。置囊枕。大夫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横臥焉。双脚高伸。指空從傍以一桶。置其蹠上。承得停當。則旋運之。滿水。縦渦豆粒蓮車。遂蹴弄之。投承縱横。應節合曲。於是乎亦更提來小童置之於脚上。如桶。其旋運承投亦猶弄桶。桶邪人邪。渾身團轉如毬。四支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爲暈。既而小桶疊如山。高可一丈。累卵積基。撓搖欲倒。而危危然矣。而小童凝立其頂上。絶叫一声。卵崩基倒。小童雲雀下墜。復住脚上。可謂古今股脚天下之妙伎也。近世有以股脚爲産者。足藝云。以足所手之爲。無

不爲是。以其伎藝積千金。今是此江川萬吉之股脚亦能懸千金否。如余庸儒。終日旋運舌頭。以教群童。雖爲生活。年中勞苦。不過數金也。假令使余舌頭投承縱横。如萬吉股脚。豈能得懸千金哉

夫蠅附驥尾。千里致行。士依青雲名声施世。宜乎哉其餘兒芝居也。落語也。俄藝也。種々觀物也。皆附輕業之驥尾。售其伎者也。余亦附江川萬吉之尻。而欲求名利久。只恐有放屁之患。渠登高吾附其腰。而攀上者。必天上落乎危矣

昔噺家

能治天下者。不令而人皆服。能為落語者。不噺而人皆笑。宜乎哉。落語先生者。都異面其登高坐也。觀物皆含笑而聞。頓首禮拜而。初上座者曰。弟子曰前座。詞曲家之露拂。角抵戲之飛附。或亦如說教僧之開座。儒者之前講也。先登床而飲湯。滑口以帕拭吻。剪燭咳一咳。而說起曰。

蟹之性。好樹藝樂成木。培柿之核。其常也。猿之性。待菓熟之時。喰之盈其腹。蟹不得上樹喰其實。而只横行其下而已。一日見猿之上樹。喰熟柿。而請一顆。不與。又請。於是乎猿撵未熟者。而抛之中其

甲。甲破裂而卒。蟹之子自其破闕出。匍匐而行。長而剛勇。戟手弄斧。其眼突出。而曰。猿。吾毋之讎也。吾不可不報。毎罵噴沫。峙黍以之為糗。整旅裝。行過牛糞於途。牛糞曰。蟹公蟹公。將何之。蟹子曰。渡猿嶋。而欲報親讎也。牛糞曰。足下腰間所携者何。曰。日本一之黍團子也。曰。予得其一。而從。許之。金聶栗子。麻石金咸亦至。謂之如初。皆從焉。既渡猿嶋。而圍其盧。金咸匿于釜中。栗子隱爐中。牛糞伏于門側。麻石登于屋上。金聶潛糠桶。當此時。猿將就眠。金咸在釜中。刺々其體。不能寢。起而擁爐中。栗子發出。而火猿之掌。猿驚而納手於糠桶。金聶挾之。去其指。猿驚欲奔而出門。遇牛糞而滾焉。麻石下而壓之。蟹子揮斧刎之。遂以祭其母焉也。

衆人感而前座退。親方上座。親方之喙長於弟子三尺。達辯笑座中。其笑妙於向笑親方。世態考證。人情穿鑿。弟子固不及焉也。於是親方補弟子疎處。以示丁寧。譬如鼇頭。親方補弟子疎剩。更操刀虛剩。撫以示丁寧。

再說曰。

夫蟹横行於途。而其心直。猿直登於樹。而其心曲。

培柿核。而欲樂成木者。蟹之直心也。其待成木而欲貪熟柿者。猿之曲心也。蟹雖請一顆。非不與。而已還壓害之。其曲心之甚可惡也。故返報有眼前焉。古語曰。出於汝者。返於汝者也。夫可不慎乎哉。

四橋煙管店

西横堀架上繫下繫之兩橋。長堀架吉野炭屋之兩橋。合而謂之於四橋。二流十字之漕舩。四橋縱横之行人。來車來往。冒々不絕。遊與小舟。繁々莫盡也。此流水。此架橋。為之而非為。不為而為。是皆如自然成。奕奇々妙々。架橋。妙々奇々。流水。雖東京繁昌之地

無有如斯之流水如斯之架橋若損一橋者此繁雜來往之不便利是亦繁昌地之所不得止也從遠國僻地田舍始來此地者必至觀於四橋譁々雜々傖父數名手巾畏頭單衣襲身草鞋竹杖行粧一色蘭入煙管店亭主出拜可頭道各方長途無陽貴臨照舊謝々客道主家多祥貴業益昌又不相變欲求煙管亭主磕頭喏々唯々客道有源藏張否伴頭道有々有長短種々如何客道短管可也令僻地皆開化好西洋風三尺之童以三寸之煙管吐雲後生可畏乘雲而上天爲此短管可也定價而起亭主納頭謝

曰毎度蒙顧多荷々々

長堀横堀合流中央四達橋上縱横行人往々如織橋邊群鬻豬鹿牛肉之屠舖其外有饂飩蕎麥燒餅牡丹餅糖糕胡餅包子牢丸鋏燒之類田舍傖父自煙管店至橋上呆道傳聞大坂四橋只今唯觀之於茲而感心余未見如斯四橋街閒六通八達繁會最劇也然亦猶有驚此外有八橋也者乎丁人道予未聞大坂之地有八橋也傖父道橋頭題者板曰八橋有爲一人笑曰是非橋名也可爲菓子之名也（乾菓子八橋燒）

新町

新町傾城廓新町橋之西在四町之間也往昔太都會海船着岸之地必有花街柳巷之里也是以寬永年中木村亦次郎者上書請合散爲一以開一大花街官始准其乞許闢田圃而築花街也故新以築廓名新町終爲花街之總名也木村亦次郎爲廓中之長拜領瓢簞之旌而飾之玄關故謂瓢簞町居住之町稱亦次郎也佐渡島與三兵衛以開發人之故其住所稱佐渡島町其西言越後町吉原町移北天滿吉原佐渡屋町高麗橋佐渡屋某者拜領其餘地而爲一町一構之宅而住焉故曰佐渡屋町也九軒

町移玉造九軒茶屋而爲其名矣大此下廓大坂之西端而續田園地漸々開化今也繁華繁昌之眞中也故人皆略而謂中矣（昔俠客秡門庄兵衛謂新町橋煙草屋曰嘗我說若者住中矣是也）

夫鳴繁華販其地者素始於花街柳巷之里也傾國傾城之語有漢李延年傳者國色之麗人一城之人傾心一國之民傾意目送而譽其美稱其容儀也強非傾城亡國之名也惑溺其美而外其武歡樂其樓而亡其身者其咎何在耶皆有已而非彼之罪也

昔繁華之地必有俠客能走人之急以義是等之

人謂浪華男也。所謂如江戶子是也。就中黑船忠右衛門、根津四郎右衛門等、堂島之達士、不亡武勇之氣、將意氣慷慨、而貯俠風、是真浪花男歟。今是無如斯之俠客也。余謂、夫世之盛衰者、如大海波濤。一退一進、千變萬化。未始有極矣。淋流外溢有所漏而然邪。物情古今一轍。天未出如斯之人世變時移而不知出如斯之俠客也

世上繁昌者、人民增殖矣。諺曰、如人增水增、宜乎哉余謂、人增又鼠增。余家塾鼠殖矣。每夜窣々齕書籍欲使猫捉之。余不愛猫畜之。如何而可乎哉。生徒道

余頃日過阿彌陀池、邊觀一人巾頭、前面展一幅紙圖鼠行狀。其側尸乾鼠數頭、牌面書岩見銀山不用猫捉鼠也。余往買彼毒而與鼠如何。余曰、近世被廢賣鼠毒、而今無之。唯無及設機以得之也。是以塾生等設機而欲獲黠鼠。乃側立方量於角盆之隅、撒脫粟於其傍、而皆佯眠。燭下睨爲黠鼠。跡脫粟而來環盆而窺。雖入盆中、不敢食其在於量者、食其遺於盆者去矣。黠鼠去來數、而量外之脫粟食盡。尭翻攀量量忽覆矣。生等聞此音、而走至、抑量與盆、而陳余前嗚呼可憐。黠鼠曳尾于外。其內啾々生。曰是此黠鼠不知足而蹈此機者。嗚呼愚乎哉。余曰、何獨黠鼠而已哉。方今之士民、混此繁昌樂世而不知足蹈危機陷者多。何獨黠鼠而已哉。

鼠之齕物、猫之捉鼠、性也。人皆愛於猫之性、而憎於鼠之性。是果獲愛憎之公道乎哉。夫所以愛猫者、以其為人除鼠之害也。然有時而偷脯盜炙、爪柱傷其貧者與鼠同害也。鼠之偷脯盜炙者、人不與食於彼也。以與猫之食與鼠者、鼠不齕物也。然人唯知猫之除鼠害、而不知鼠之除毒蟲。夫鼠之齕物之害至小而除毒蟲之功至大也。然人不言之、以齕物憎之、以

齕物憎之者。與食於彼而可也乎。鼠之齕物、猫之捉鼠、是皆天之賦性、而率其天性也。若亦猫不捉鼠者不率其性也。鼠不齕物者不率其性也。今天降繁昌於萬民、混此繁昌中而困窮者、不率此繁昌者也。馬牛之服轅負犁、天然之才也。人之幸而役之乎。馬牛之不幸而被為役乎。不可知也。夫人之雖求為役、不為役者、無其才也。馬牛雖不求為役、人為役者、有其才也。馬牛不知以有其才而還若其身、只任天之賦性也。故人與以才智而苦其身窮、守賦性而可也乎

安治川口

安治川、謂大川之末流也。古昔貞享之年。川村安治。考水道地理。而堀破此川筋。以為京師運送之便利也。而後洪水滿溢。逆流陶沙。而成島。衢壤島。市岡新田。泉尾新田等大闢矣。運積其土砂。而為波除故謂波除山。（土俗皆謂瑞賢山　瑞賢安治之表号也）又以安治之字音。名安治川。以傳後世。旗其勲功焉矣。河海之咽喉。在安治川。木津川之兩處。而諸國之廻船集焉。二千石。三千石之巨舶。下鉄錨於内海。以行李船。三板船。運送五穀雜貨於市肆焉。夫粧飾于巨舶也。記船名於鷁首。印家紋於殿櫓。樓臺如画圖。巍々然帆竿無幾許。並

連指北斗。使之上下。以欄絞乱竿搖々響矣。考風威之順不順。與潮時之滿干。而出帆焉。夫雖浦賀。下關。新潟之巨港。大坂之繁華。輻湊不可及也。其日千艘出帆。又千艘着岸。其混々雜々。余以拙筆不可書盡也。川口監船所道。日々出入之海船改之之混雜。殆不可堪也。夫非大坂入津之品者。其相庭不可極也。然于東京于西京。皆經大坂津。而後運送焉。是以則卋界之繁昌。皆在大坂也。夫繁昌之巨擘者乎。乃所以有繁昌記也。

初春之乘初。新造船卸。祝客來往。雜遝偎雜。祝言改

道。鷁首彫琢殿前容儀。水切鋭而速行々々。船頭答拜而道千々萬々。棹先好々。今日吉祥日。考潮時。司卸船有投餅之祝。里之児女子等乘船。是祈々歟。多呼迎而可來々々。於是乎。里之老若児女。皆引卒而來集於海岸。群集雜遝煩雜。喋々咕々。喧嘩躁動。自培混堂之蘭入混雜。祝餅投擲之式者。飾積小大餅於大桶。而幹人五六人。上櫓上下。視群集之人。而投擲餅於頭上。譬如煎餅投與於鯉魚也。當此時販賣之尖頭船。漕連來而衒賣于酒肴麵類。野菜菓子。種々品々。其声喧々矣。又一艘之扁舟。乘組於娼婦妓

女而漕來。三絃之妙彈。奇声喚々矣。土俗謂之於伽遣船也。（方今官禁不令售此業也）

官廳　新政府

官閑江子嶋之空地。建府廳。改從來之舊習。使人民歸文明徳化。分區局。舍區長戸長之列位。官廳之廣大。堂宇之深嚴。以崇天下之觀。以降威嚴。於是乎。人民皆傚徳。服令守命。世道歳明。人心日新。賢能騈進。英才並育。宜徳之化。昭文之成。是其盛也。自古所未聞也。區長戸長。部廠待合之間。（俗謂腰掛　或溜所）箕居而讀書附者。背人讀願文者。採筆寫書者。伏而聽者。横、

肬而只噓者。吸煙者。喰菓者。飲茶對坐而論世態者劇談紛出猥雜是極矣。區長向戸長道。心齊橋北詰邉之娘與娘相親共合為水死矣（兩女以帶結合而死如心中也）余聞男與女合而死謂心中。然娘與娘為心中果然麼。區長道是實然。便出新聞紙余讀而知之矣。近世府下繁昌故世移時變而出種々之奇事矣。戸長哂道知否府下。目前有一大奇出。比之於彼更妙。區長道僕未聞何出也。戸長道近世市川小團次俳優出幽靈於懐事旧矣。其子右團次。俳優當春為蛛。而張蛛網於舞臺一面矣。又今般中劇場。有為白猿者。人化為

猿猿復化為人。出機入機又幻又怪。鬧天驚地。今般繁昌。近世罕見。區長哂道。他是手妻品玉之業。不俳優之本色。豈足為奇。徒弄機而已。戸長道世人失本色者多。何獨責俳優乎。得金錢者便是此為上手。區長道雖然世人皆不稱千駟候。稱餓死人上手妙人。豈在錢物乎。戸長道汝旧習不知時變。不會權宜。區長道我固旧習不除。汝亦不開化。汝如會權宜。今度一件。昌初不行。貸我誠汝勿惜一錢。破百錢然不聽余言而至此終出府廳而煩公衙。累彼累我。戸長道胡乱休說。原談演劇。啻此議之有理。猶非區長道理無二奈何非戸長故意堆笑道。豈不所謂常談出駒邪（謂戯言起争出駒也）側衆曰出幽靈出蛛網並好出駒甚悪側之衆人相見而鬨笑。

北堀江廓

北堀江繁昌狹斜為最分上通下通之兩街其横町所々之妓院散居者其不知幾許戸也。其間自有盛衰互扶助方今盛者若戎藤市京源也乎都堀江之廓藝為重色為次。假令有色無藝置之下等一人兼備藝為上等故專使雛妓彈三絃也余賦雛妓弄三絃

藝娃嬌態抱痴心。獨撥三弦日唱吟。村雨降來明石瀉松風吹送須磨濤。弄翫纖指為彈妙歌詠朱唇含愛深。頓斷一線声将絶更令阿妹續残音

夫色界生長之女子者都繡衣畫裳。唯粧色欲濃焉。故雖小兒女子喜飾其姿賦詩

童女粧嬌態痴情真可憐。双鬢未數寸效婦乞花鈿

若戎後園早咲之梅花將開是所最好也將誘一両人而至此日雪霏々冷氣甚因是友人踟躕予道如

斯之微雪、何厭乎梅花帶雪猶增風韻侵雪而往亦。
有風韻不醉此風韻者何稱風韻之人乎頻促往觀
之梅樹含蕋。放者十二三。粲然於雪中矣。微馥之香
襲逆致而有孤山之風趣幽艷異常也若或叟道令
者天寒微雪擁映爐火可以小飲乃命酒婢女携飲
具美肴而出酒宴既雖催小飲無興自起開戶雪歇
空霽。四方街頭變旧容。而悉為銀世界士彥曰從是
至阿彌陀池觀積雪亦有趣乎。曰可也。乃散步而至
阿彌陀池有以雪作美人像者士彥題其傍曰
瑩々姑射吸風女。皎々廣寒奔月人。

暫時憇茶店。詠雪而返矣
擇耦之酒妓。若有中其意之客。則窃許伉儷。多在子
夜之後。其事頗不容易。所以異娼婦也。都酒妓恥與
娼婦相齒其所自託專在三絃之一器。每以為口實。
故與酒妓欲結情者。煩樓主及女奴輩之媒舌是其
失雖無賴亡八家。有其常格。況於正業者乎。然此定
格亡八家之私而非公論也、
一日余誘士彥、子康之生徒。而登若戎樓命酒小飲
忽財富人。携梨園伶官數人登樓會讌我輩因避席
隈擁爐火以觀尋續妙妓。四五人至奢華艷曳。都治

頗極、皆當世今樣之名部也者財富人至一齊盡頭
杯盤整正奉至。酒肉紛々送來其酒器皆珍奇。莫不
古怪。下物並美味莫不精妙敎人眩眼敎人落頰時起
艷歌冶曲。按竹彈絲但是銀燭高燒。烟封欄外之花
細腰徐舞。態欺簾前之柳士彥、子康之生徒等昏醉
如泥、骨軟氣呆。恍惚如夢余戒生徒以詩
檻外薔薇帶露深深紅手折為花簪。誰知今樣風
流女是此婉容有刺心
每歲上午之日。鯉座土州邸舘。祭宇賀神社頭之神
鼓鼕々達市街此日賑不減諸々祭禮也門前門內。

兩道之通行。賽客蟻會鱗萃士女童稚。塡街溢巷鼓
吹喧閬動魂褫魄。群雜人衆。皆相競群遊於三葜問
屋濱之涯袨服靚粧。以闘其姿婀娜揚柳之腰纏得
紅幅綸頭戴黃手巾。香風已動春信通正是梅花欲
發時。口唱今樣歌顏含十分媚誘郎曰君登若戎樓。
而喫夜梅復可也乎。君南則妾亦南君北則妾亦北
終誘至松島之邊。或生野父之爺携童稚翻帋鳶帋
鳶彩畫種々圖金時山姥。武藏坊。七箇器械負在背
背上之兒童仰望帋鳶、步行之兒女俯摘菜艸處々，
蟻集曠野雜遝時報鐘声促歸者急脚東西別而歸

矣。妻訝衣服之薫曰、君寒宇賀神、而何還遅乎。窃聞君別園植花樂之郎道、汝何出此言乎。今宵朋友被誘喚夜梅、還故不知到深更也。（此言語朦朧而難明了）

暗結羅浮夢、清香更透衣。婦疑移袖臭、郎道見梅歸

大佛嶋　元冨島

大佛嶋、初号新堀。其後有大佛島之名者、貞享初年。南都東大寺依大佛殿再進之大勧進、而沙門龍松院公慶築小屋於此島、待諸國廻船入津之時勧進。為故後世指此地謂大佛島也

仰大佛殿、永禄年中罹松永久秀之冦火災、而其地荒廢矣。然山田道安修補佛像、而安置於假屋爲於是乎。東大寺之僧龍松院公慶、未滿二十歳、欲勧進諸國而再興於大佛殿。官家曰、巍々大佛殿、痩法師以一人之身、企再建、神妙之至也。乃使公慶拜見能狂言第四番組安宅關也。辨慶号俊乘坊、而高声讀上勧進帳。其時公慶坐庭上、而落涙滂泣。官家御覧之曰、汝何故乎。如斯為滂泣乎。公慶止涙、依有司謂曰、昔俊乘坊之為建立大佛殿也、被勧進諸國、定而可勞苦。比今我身、其勞煩徹心魂、而難止落涙也云。

因是官家下統賞譽其奇特、而黄金一萬圓篋中五十圓列國諸侯五千石。三千石此冨島入津之船長等聞公慶之行状者、金銀米穀数多寄進矣。是以大佛殿一時落成。爲其繁昌繁榮至今顯然矣。是此大佛島其旧地也。自古欲為繁昌繁華大業者、先来大坂。而後不謀其事者、天下於何國乎哉。

落語曰、南都大佛殿之佛體者、皆大坂町中建立也。冨島建立之根元也。故如謂大佛島也。大佛之頭自玉造獻之、胴自堂島獻之、肩自片町、手自大手筋、尻自尻無足、自安治川。皆所々獻者也。然大佛樣之前

御道具者、夫自江子島獻矣（江可作配）

砂場

砂場、新町西口之地名也。此地南北有鬻蕎麥之家也。其家作異尋常、以蠣蜆普重櫓者、為除火災也云。南北共号和泉屋、和泉國熊取郷御門村之産也。其類族有彼地云々。中井竹山翁鬻蕎麥者傳曰。

城西沙場、有鬻蕎麥者。曰泉氏。善售蕎、婢僮数十百人。祖而麾者、巾而篩者、溲者、棍者、縷者、瀹者、陳器者、置醬者、待客者。日出而作、夜闌而後息。吾聞蕎麥價之廉者雖善、飲者不耐百錢少者、其六之

一而飽。然而泉氏收錢日數十百緡。可謂善售矣。其北街亦有鬻焉者。亦曰泉氏。諸沽于南泉氏者。過其門而弗顧。久之將更業。南泉氏聞之。踵門而訊曰。我與汝同業乎。是兄弟也。今汝以不售廢業。不可也。我且貸乎汝。北泉氏謝曰。雖能貸之。而不售也。恐弗繼。南泉氏曰。我能使汝售焉。還命輸之錢。夜則戌而收。肆有叩戸求沽者。輙曰。戌之後沽乎北泉氏。亦猶我也。於是諸沽乎南泉氏者。戌之後。皆之北泉氏。由是北泉氏不售於晝。而售於夜。亦富。鄉隣之聞者。咸曰。善哉。然而南泉氏益售。卒

大富。嗚呼泉氏。市井賤人耳。然能推兄弟之愛者。又類乎欲達而達人者。其致富。盖有以也。今夫仕之駢肩於朝。共祿於國者。獨不有兄弟之親耶。至其同聯事。益近而益相嫉。曾寇讎之不若者。能無愧於泉氏耶。吾聞泉氏多異行者。此其異之一。

或難曰。砂場之蕎麥。近歳衰微久矣。然汝載之於繁昌記。如何。余道。昔砂場蕎麥之繁昌也。販賣無虛日。故婢僮數十百人。收錢數十百緡。可謂繁昌莫過焉。今也繁昌雖衰。亦有盛時。二十年以前。肉食者至而稀矣。近歳肉食之流行也。與鰻鱺頭顱。其店之多。今至不可復算數也。然則有衰者必有盛者。盛衰不出其域。於大坂之繁昌無缺也。又有砂場蕎麥繁昌之時乎。人間之盛衰。如大海波濤之陶砂也。是以則砂場之名。不亦虛乎。於是乎或客默而退矣

高津

高津社頭。參詣之衆人。雜遝繁雜。往々如蟻群。無不處為混雜也。其繁華繁榮。比竈煙之時者。十倍焉矣。余避混雜群集。小間憩茶店。而遠望焉。其傍置遠視鏡。而供遊人之弄翫。其價二孔方。與之而覘。市井萬

戸之甍。遥望木津川口之歸帆。住吉數津。三津之浦々。有一瞬之中。而風景如落手也。是則浪華津之美觀也。今是直寫數千里之外。於茲而見之。有感

三津絶景聳眉端。蒼浪接天水渺漫。望遠雲間千
里色。即今寫取鏡中看

生魂

生魂之神社。祈雨奇瑞之靈。而稱難波之大社也。自道頓堀。至天王寺之中間也。是亦繁華雜遝之地。而社頭之賑。門前之混雜。亦復影焉。社檀莊麗。神扉威嚴。誰不為信仰乎。尤可尊信之靈神也。神樂之囃運

賽客之趾。神輿之大鼓。勇見物之心。稱宜。土拍子。神巫鈴声青簾之内。玲瓏矣。境内茶店。豆腐之田樂。門前泥池。荷葉之蒸飯。馬場前處々之觀物。浮世物真似。女史之祭文。辻占昆布。齒磨楊枝。花細風車。植樹草花。日新亦日日新矣。社頭之偎雜。市店之繁榮。是皆神徳之靈驗也

友人叩余曰。足下作繁昌記也。虚談甚多矣。夫生魂之賑不如以前也。然汝虚飾之以為如以前者何哉余曰。一衰一盛。天下通義也。人皆有之。雖鬼神又皆有之。是亦天命之所為。而人間之所不及也。夫生魂

之神社者。元上町之生土神。而在彼地也。然慶長之初年。豊臣氏築金城之時。遷此地以降。益盛益繁榮也。數百年於茲矣。方今雖一衰亦有一盛之時乎。汝不聞乎。生亀神靈之御旅所設幸橋之邊也。是則神之幸乎哉。神靈得此幸。其賑百倍以前乎。是亦復不可計也。汝思之。友人頷

浮瀬

浮瀬遊讌之樓者。隣新清水。浮瀬名非名。其樓也。貝觴之銘也。盛酒於此器。則納七合半也。満酌飲之者為譽。而署姓名於暢酣帳也。其餘有七人猩々大盃。納六外余也。其糸底納一外也。以此觴飲之者。於海内三人也云云

浮瀬之酒旗。飄世上。諸國之飲客。來遊於浪華者。先據此帘登樓焉。觀其酒觴而興。或飲之而樂焉。春醉櫻花之盛。夏納涼於夕景。秋彈琴於故月。冬弄雪於北嶺。遥看滄海之斜陽。送遠帆而落淡路島山也。其風景其風韻皆映酒觴。而自催風情焉也

東京客一兩輩。一席占座。一人仰頭道。好風景真好風景也。半公（江戸子字半次）手前為平蟹快吐一句。半笑道長公（江戸子字長吉）無學俳諧非平蟹也。汝低声而可言。外

聞甚惡。平蟹平家蟹是也。今流行之西洋文字。謂蟹行字也。蟹行字之難解。數個生徒苦心運思。汝亦難解之人物也。觀風景談文字。所謂殺風景也。休々莫道馬鹿長亦道。我隣家之爺公。善讀馬鹿。亦可讀耶。半道可言讀和歌。豈馬鹿乎。汝默而莫道々々

隔屛風專座。數個書生。向硯紙筆。運思捻句者。胸中雖無有一字。眉乃為八字。此座無孔子同也。皆如愚也。中有西洋究理迂論。學徒在地動天運義論紛々生知生徒等。駭其明。迷其長妄。謂我俗陋我民愚矣支那穿鑿先生曰。宜取彼長以補我短耳。何專西洋

之事乎、隣席和歌家者流數輩、鞭思低声道隣席之支那西洋先生、喧雜可笑。我輩是　皇國之人與渠非同日、渠等字句縱巧、原來皆假物也、如何得其調乎、横行之字、轉倒之煩、何及我直行之易讀乎、一亭之俳諧宗匠、相寄探句、是亦低声道我十七字而足哥則多以為餘韻之妙、全在不言到處

春風送來、一種妙香、人々顧時者、一位之美女、徹行問園樹姿、自端麗、神思幽閑、樓主一見、狠狽赤脚而降庭、磕頭數遍、若々唯々、續至僮僕、庸夫等左倍右侍、延誘佳園名莊之中、而如余貧生者之傍無座而

行酒者、魚門老人歎息曰、冨豪之先者、以有錢也、假令雖有動天轟地之學、無錢者後也、是以不謀道而謀錢可也乎、噫、於是乎有憶起余友玉井柳渚客死本町五町目、埋道骨於寺町、朽繩坂昌林寺、掘指三十有余年、於茲矣、從茲行路甚近矣、因到墓前弔靈魂、捧文曰、

明治五年壬申春、俳優嵐雛助死、四方來觀棺槨衣衾之美麗、供行倍例之式、弔者皆驚、蓋有力者為之資也、婦女子等慟哭街巷、啼泣天地、為歎而曰、雖百此身可贖、君死也、魚門聞之仰天俯地、而

大息何也、曰、昔年吾友玉井柳渚客死本町五町目、家無餘財、不能擧尸桐棺三寸、纔獲之於朋友之手、而送柩於千日寺、其隨者漸三人、嗚呼哀哉

柳渚名篤、字有則、東京柳原之人也、賦性篤實、意氣爽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貸財弗顧、權勢弗覗、青天白日、毫無虚設、甚有古豪傑風、唯所樂詩文章、盡情極致、往々佳句、曾不有稿、無意後貽、零紙千片、雲飛風吹、欲輯成編、亡羊問誰、嗚呼柳渚散人、平常美服時樣、風流自喜、擬遊冶俳優之風、倍若使散人不學詩文章、而學演劇妓藝者、必壓當

於雛助、而如斯之不得寂寞也、雖然復無狐威狸術、則不獲有力者資、泗上之葬、蓋亦依有力之子貢、嗚呼散人質直之士、不依有力之資、是以生涯貧困、飲志而卒矣、嗚呼惜乎哉、客死無祭、是亦吾輩之罪也、茲正當八月二日、三十三之回忌、聊與旌物於僧侶、而為追福、以弔遊魂、是亦為有力者之一斑乎哉

寺町

狙公之教狙也、其至小釋之時、而苦其骨、勞其筋、饑其腹、導之以手、誨之以言、不隨加楚箠、受教與食而

紆其焚箆依是習慣日就月熟而後應徂公之命如響隨其指麾如影也物皆然有教而後有才能一旦不苦其身何有得其才能乎是此寺町無藝無能之徂被繫於鐵鎖日々與同朋戲為口耕者高津生魂天王寺參詣之人衆投予菓於彼以供遊覽焉是以舍媼預其餘慶以為日々之經營徂亦不受朝三暮四之欺也夫非繁昌繁華之地者何得無藝無能之者而如斯之安然乎哉

女紅場

夫使我児女為放逸墮落者其怠慢不在其父而必

在其母者也何者以其母比其父者憐憫之情深如花如蝶徒以孤憤之愛親之平生費翁傭作媼拮据而所得之幣貨為之粧料身令纏綃布口令飽美味不傳紡績之業而令效歌舞遊藝只頼其娘美麗私以為絕世之小艾何有標梅之悔哉宜得金穴郎而妻之卻使其児女至淫行放肆者是皆其母之過也猶亦混同其狹斜挿巷之傍婦女子者自涂其遊惰奢侈隨而生安佚懶惰日益弄三絃以嫌縫裁抛鍼鋏不為事者甚多矣是以　官被設女紅場於其巷傍（新街堀江両廓之間）以使遊惰不正業者效紡績之業其慈恩之深可以想見也於是乎有志之女子屢至陸續繁繁昌昌朝始於七時暮終於四時是女紅場之常例也紡績之業指南之師選沈靜端正之賢女而建階級等何嚴正也是以廓中之娼妓自開化發明而欲效紡績之業者類而女紅場之繁昌也難盡筆紙焉矣

傳聞西京八坂新地舞妓美代鶴者可謂泥中之蓮也美代鶴常言妾是為助父母之困苦一旦雖使此身沈苦海豈為生涯住此廓乎他日除其券而可嫁良家者也不知紡績之業而可也乎暇日委心於紡

績之業也云

古吉原優（繼鬟）高尾有謂曰捻與扣此指持綵與針而習物縫焉夫數百年前已有此言後世之娼妓等何可不思乎哉

方今大阪繁昌記二編終　　三編四編近刻

明治十年四月廿一日出版屆
同　四月　出版
定價廿錢
著者　和歌山縣平民　石田魚門
當時東京府下第四大區九小區小石川金富町三十三番地寄留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大野木市兵衛
第二大區六小區心齋橋筋壹丁目七番地

服部誠一　著

東京新繁昌記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東京府奎章閣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東京府奎章閣刻本

紀元二千五百卅四年第四月刻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

東京　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初編

目録

東京新繁昌記初編

服部誠一著

學校

世之繁華所由生者何文化之繁華也本邦文運之
隆盛未曾有如今日者也分全國為七大學區又分
大區為二百五十六中學區又分中區為五萬三千
七百六十小學區雖東陬西隅無不有學校之設者
教育之道可謂至矣今也人民出蒙昧之雲霧而入
文華之錦繡為父兄者汲々鼓舞其子弟為子弟者

孳々勉励其學業國內不日可進其極域也本府學
區樞軸而大小學校如林叢以小川坊開成校為第
一或有市校或有共立校或有私校合官私其數三
千生徒凡五千人自四方負笈者日輻輳月薈萃百
科之技術百般之學藝無不研窮者故五尺童無耽
於紙鳶陀螺而誤通學時刻者七歲女無流於羽子
手毬而受習字催促者雖裏店小厮諳世界國盡而
歡老父文盲雖酒肆丁稚閲商賣往来而笑伴頭放
蕩噫盛哉文乎噫大哉文乎苟為令生徒者悪乱暴
舊習而慕端正美風互競學等共磨智識無曾醉芳

原花誤門限游生未見迷柳橋春被放逐情生無立
街頭食魚鮓者無在室內倒酒瓶者內則不斷英書
佛籍之咿唔外則不聞月落烏帝之放歌況入厠有
為拇戰獨學者乎偶稱情生者不過飢至牛肉店飽
一鍋燒肉與二合鬼殺（俗称醇酒）倦至楊花寄聞竹
本阿駒與清元阿花而歸耳書生風流亦美乎
六筋小室約容三四名机一脚書百卷有荒覺子者
有坐毛氈者壁上必掲地球全圖床頭多置六角時
器外套長如一夜衾着帶便以一幅晒布三時飲
食菲而思他牛肉終夜蒲團冷而戀彼少年我生居

況雖如此亦何非可歎諺不云乎尺蠖屈為其伸鷹
集鷃為其揚也今雖坐草席後必可住石造層樓坐
花紋鑼翰也暫雖着敝衣又可纏羅紗衣裳携金皮
時器也各室琅々有諳誦者有音讀者或正言訓或
聲字義有搆文有習語唐人寐語變為洋人擬聲蚯
蚓筆法化為蠏行文字玻璃燈明而壓螢雪光西洋
紙滑而奪藤楮權蝶々談世界之國土者地理家也
便々論商社之規則者經濟家也側眼動器械者窮
理家也支頤閲法律者政事家也一生道僕志于洋
學既數年一日不午睡一夜不游步已併吞五大洲

而語萬國交際曾嘗牛肉風味未吸娼妓口唇不亦
大學士乎此大學士而未乘馬車未着官服飢寒落
魄如此嗚呼驥不遇伯樂老于槽櫪中龍無將軍伏
于草廬間僕巳二十五年三月也余衰也久矣我不
亦夢見倫動也　仮令我不得大官寧出官途乎我
韞美玉而藏之沽哉々々我待價者也一生道僕就
學以采未接揚弓阿娘未顧混室少婦日夜勉强孜
々無止非如彼輩典一冊字書而與駒屐于横坊阿
福者也僕而亦不受三顧命我輩學業未至乎談話
未終時器鏘々報十二時食堂拆木梢々

日曜日好天氣長羽織五六人筒袖七八人浴于丁
子湯諷于淺草詠而歸々路二生謀小酌于通街牛
肉店肉一鍋酒一瓶一鍋一瓶如喰飯如飲湯既而
醉側有一客亦傾四合又其側有一客自若擧盃頭
髮如法印帶一小刀三人終合團欒為一席更命酒
肉巡盃數回五山將頹一生意氣揚々曰僕熟視方
今之形勢非洋學寧無學其廣大也併吞五大洲一
目全世界天下之經濟全國之富強無政事無軍事
皆無不關洋學者輓近建築方法衣服制度漸遷洋
風雖茶店少婦用洋語絃妓歌亦挾洋語不亦愉快

乎凡宇宙間何物不歸于洋齊家歸于洋脩身歸于
洋又其力之大也廢積年之封建歸萬世之郡縣洋
學洽浸潤民間則惰夫有立志薄夫有所厚且人有
生元同等而無貴賤有才則代國民治國政無才則
輸租稅代勞役是至當之通義而千古之確論也僕
每飜一書益知洋學尊大如某輩未能讀一冊文典
而就官途聞少讀漢籍孔子之道與士族之權已既
隨于地廉價極屑骨董店長物賴此長物在官途如
坐豆腐不日墮落或與豆腐共腐敗為真腐儒者乎
是亦可入人車先生之門者也一客切齒扼腕進曰

余乃漢學生也子誹謗漢學何事乎洋亦學漢亦學
於道義豈有二乎夫孔子之道至正至大不可興西
洋夷狄之道同日而論也汝勿憤怒余得辨解之汝
未讀論孟乎父子君臣之鑑文物禮制之盛皆在仁
義在上則可治天下在下則可治一家豈得不謂盛
抑學問者何修人道也人道者何修一身也人生日
用彝倫之間少頃不可離仁義也語云仁者人之安
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街道居宅總在仁義中天下
一日欠此道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官吏行其私商
賈網其利開化復為混沌西洋諸國狡猾見利忘君

臣父子見財失廉恥醜悪唯謂經濟々々而不顧人倫之道此人也欲拾一文錢踏犬糞者也又何足論洋生抓髯髮曰否々何然古稱漢儒者口唱經義行無經義乃掉虚舌身無實行汝不聞乎現今支那國轉無一可採者其政體君主專治專束縛人民自由自尊大而稱中華未知萬國交際寧以支那地方爲夷狄以西洋諸國稱中華可也且開口則稱文章々々文章果何爲物作赤壁賦不知蒸氣發明吐陳腐寐語不解開化文字毛唐人之爲用果亦何有漢生瞋目曰不然々々謹案　應神帝十五年百濟儒

者來我　朝師太子儒學始開文化爰行及臻桓武帝遷都于葛野建國學于朱雀東自後名儒輩出日用之間無不用漢字者若獨以横字記姓名乎苟用其字者不免爲漢學徒儒者道非如彼國學者流者也一客作發怒曰余國學生也汝輩忌我國而慕他國何速去不行其國辱我日本國　皇統一系而赫々神國也上世蒙古寇西海神風一起而鏖殺寇兵二十萬若輩未見銀行新紙幣乎（新紙幣用蒙卜取軍）抑若輩知我　皇祖太神之事蹟也不讀我國史而諳他國歷史是猶棄己父母而慕人父母也且如

西洋諸國人民結黨與甚矣廢國王如放犬狗弑王族似斬西瓜對他國則稱之曰華盟何其不忠又如漢土唐虞以來王朝沿革凡幾十回苟有日本寬者而爲之快乎且我國言辭國而自古尊和歌僅以三十一字動天地感鬼神和歌之爲德也亦大矣若輩感於數妓戀歌與流行葉歌未曾知和歌之妙通神也又洋學生爲弊欲棄我　皇國神教而弘耶蘇耶教者亦不斷矣是神國之罪人也洋生怫然曰汝謂耶蘇教爲邪教者何也非如腥坊頭敲木魚唱虚説痩祢宜振鐈鈴誦空文者也夫神明獨在于天拜空

像請空社何故全歐洲之開化全耶蘇之力也能變野蠻致文明其遺德不亦大乎和生曰汝不言乎神明獨在于天若何故携芳坊紋妓至初卯也亀井戸社祭菅公靈也若帰路不詣深川八幡歟若亦口唱虚言身無實行者也洋生曰余至亀井戸深川者爲一身運動也非敢有所祈于社也如汝不曾遊淺草觀音歟余竊見汝戀着茶店阿亀々々者因天津兒命之後胤故乎一到觀音境内是即到佛境也若口唱神道何有其醜態也且不知蒸氣車便乎不見煉化石美乎如汝者可入大當[illegible]而溺死于和歌浦波

者也。和生振身曰。汝不免神罰。寧不免天誅者也。汝不喰我國五穀。而常以牛肉與麥麪生活乎。汝亦如漢生採薇可餓死于首陽下也。漢生激曰。若學仁義者如汝輩。非為反覆表裏行者也。謂洋生和生[illegible]非草身衣敝縕袍與衣羅紗者立。而不耻也。或時嘯[illegible]宕之風月。或時吟墨陀之煙花。悠優自適。以樂彼仁[illegible]肩諂笑。豈為二三十金折腰乎。余端正而君子也[illegible]生冷笑曰。汝開口唱仁義。稱正道。而至横坊居酒店。總飲二合酒。醉歩蹣跚。立人檐下。濟欲屎。偶見邏卒。愕然驚去。汝不知我國法律也。五尺童猶知之。汝唱

仁義犯國法律。是即讀論語不知論語也。汝亦與併呑世界洋生之不知脚下我國者。兄弟也。洋生尖唇曰。汝稱我國々々。僅知有我國。不知有他國也。井蛙管見可憐生。何足共論世界大道。三生舌戰益熾。如烈火無勝敗可決。色番人来樓下。傾耳亭子側竊覗。二階偶隔屏風。有一老客。瞽憩頓首于三生前曰。君輩高論。愚老具聞之。余雖草莽一夫。少有所發明。請為諸君述一言。君輩互誇己所長。譏人所短。是皆不可也。譬如俳優家。争其技。一人管絃家也。一人淨瑠理家也。一人舞踊家也。今開一狂言。欠其一人。而能

可為狂言乎。畢竟世間萬事皆狂言也。愚未讀横文未見漢書。未知和歌。真不具一夫也。然視世形勢察已將来。未曾誤其機。是唯因見演劇場狂言也。國有農工商三役者。為一國。是大狂言也。政府有官吏役者各掌其事務。是亦狂言也。夫婦之間亦小狂言也。我國今日開化。情和漢洋三役者。欲開新狂言之秋也。為其役者。冀無紋歌舞三藝。而上舞臺調子整狂言一層可繁昌也。如君輩役者之卵也。何則未有室家未上廟堂。未入商社。乃未踏一舞臺者也。呑世界者説仁義者。能和歌者。皆劣余不具遠矣。余雖不見

歐羅巴。既築三層石樓居之。未夢堯舜法。于家妻抵于兄弟。一家渾然。無飢寒憂。未知神道。不為不正。亦無可蒙神罰理。家無事故。是所謂神之賜也。余述此言。非敢慢又非敢諸。唯陳其理也。余今已老矣。八十手習無可成目途。故欲使君輩為輔相人也。君輩各立其學派。曰洋學。曰漢學。曰國學。是大不可也。苟在我國學者。乃我國學也。亦何用分其派。三學全合。而為一學者。真　皇國之大學士也。君輩富春秋。且有氣力。自今切磋琢磨為　皇國大學士。可期而待也。是決非諛言。余言若無理。謹受足下輩教。三生激聲

作止。恰如雷雨霽。洋生曰。時已近六時。余塾有門限。請先帰。失敬々々。漢生曰。余今夕有會讀。和生曰。余教院之當直也。三生悄々下樓去矣。

人力車　附馬車會社

人無足而奔。無翼而飛者。街頭肩輿之舊力也。二脚而兼四脚。一人而載二人者。御免人車之新力也。彼則如騎牛而詣善光寺（緩之極也）。是則似鞭鹿而超千里驥（急之極也）。便與狃。緩與急者。非同力之論也。是乃所以肩輿潜伏而人車跋扈也。人車之始行于都下。在巳巳年。距今僅六年間。而其數幾六萬。出駕招燈為出車澤山。御免聲音。化請駕二字。八百八街無坊不見御免燈（燈畫御免二字）。再三再度。無車不勸徒行人。王侯可載。賤夫可載。老婆亦宜。阿娘最可矣。其轅夫之駿足也。屈腰伸腕。雄奔鼠集。中右避左讓。額以押肇踵以撥衆。一歩進自一歩後。車趁前車尻之轄。如毛脚之疾。似犬。御免聲和轆轤聲而奔。御免々々。嗄喇々々。免々喇々。免喇々々。激之車因水而轉。我之車因値而奔。客非不重也。値非不安也。一里之路。三里之程。繞而載之。人歩不如車行也。官吏至朝借此急脚。商賈奔市倩此蹴足。東郭西街。輻輳如織。南橋西梁

奔走如織。小廝之不徒行從主人之後也。豪族之不馬行。滅祖先之祿也（皆衆人乘車故歟）。凡物有樂則有苦。有利則有害。是人車亦所不能免也。疾風吹散鬟而容落帽者。非輓夫之罪也。客顧歎之。不遑拾。深泥迸衣裳而娘污襟者。為雨披之敝也。娘俯悔之。何亦及。或有絃妓轉而鬧紅幕。徹露觀音顏者。或有僧侶覆而脱烏帽。大傷釋伽頭者。有轉于前者。有覆于後者。何其危險。五車隊（為列則）自來自縱。十車陣（為連陣則）自來自横。縱々横々。車與車遇。人與人搏。無人而不乘車。若無車而不載人者。弥次郎令日笑北八之膝栗毛乎。

明日留阿輕之人力車。是新繁昌之一車也。輓近自有雙載車之發明。一層為便利。輓夫不獨得其利。客亦有。使孝子擁老父而同車也。所賞也。情男抱愛婦而同車。人所羨也。朋友同車而行。談愉快。商賈同車而途話相場。醒者扶醉者。衆老婆携衰翁。奔便不亦便乎。益可笑。肩輿載一客而離。比翼殺風景也。夫世沿革與物変化。不可期而論也。昔日見衆肩輿者。不知其何人。而直下大名之名。今日見衆之者。不知其病夫。而特為亡者之通行（近頃有喪式一具為）。何其變化甚也。想後世人智開明。何唯肩輿化人車耳。吁人賢

愚亦或有變化。時我愚若為智。則放屁變百門鉄砲。陰嚢化千斤金釜。然則可航我屁征三韓。賣我股得巨富也。文明之德可仰。開化之恩不可忘也。我樂而可待其時也。或愚愚則愚也。屁則屁也。我不為一事。而坐食特待時。々若不至。我亦為輓車人。々有四肢為其勞力。我不如力食而樂其勞也。舜人也。我亦人也。我何嘗人糟粕。我明我文明而可開。我開化也。我得為人。則千金之宝玉可然可勞于時梟躬々輓夫高呼曰。官已到。官家覺則車內假寐之一夢也。客拭盗涎而下車。

五六人于橋畔。七八人于街頭。有佇立待行人者。有懷手搦虱児者。有蹲踞者。有假寐者。欠伸又欠伸嗤々。一夫蒙紅氈。掩己身亦掩客膝。（虱往々傅染自此紅氈中）曰。今日何惡日。何有此閑。輿曉鴉出家。特載一客。其值僅十錢也。喫茶飯五碗。魚酢十箇。（何其饑乎）餘四錢與文久三孔耳。一夫含愁曰。余未載一客。閑如此。則恐難糊口。余生活與汝輩獨身異矣。我與尼（謂婦）合餓鬼（謂子也）店者三人五口也。以二本脚糊五人口。米生自脚。衣狀出自脚。店賃產自此脚。實非容易之脚也。脚幸健未至于飢。今日若無好客。則五口乍飢矣。余生活不亦難乎。行客忽走而過。一夫直進曰。請伴官所行。（對客皆稱旦那已東則亦旦那也）他車。客曰。我以我脚行于我脚所向。何借汝脚。曰吃敗矣。見汝愚状彼傢郎。一夫仰曰。世人脚力或更健嫩。近頃何多冷客。聞横坊之責卜先生知此脚秘術。勿亦使世人病其脚妙方乎。一夫捫陰囊曰。陋談休為。今日與昔日異。日本獨非日。出世界廣大也。若在日本不能常業。航亜米利加而可輓也。其國亦不能。可行英吉利也。客之有無。我不管。汝輩悸々勿為。一群醉客。踉々然来。一夫遮路曰。官請伴芝之帰車也。一夫要三髫髻曰。婦公請廉價而伴下谷

之帰車也。一夫走曰。山手之帰也。曰淺草之帰也。蓋忖度人所行。而唱何帰者。使人思其廉價。而欲釣之也。下谷而唱帰芝。山手而稱淺草。何其欺人巧也。欺君子以其方。罔小人勿施其術。大概視人告值。因客說法。見為鄙人。舞口勸之。認為傖父。捉袂強之。如拖娼要客。其醜態真可惡。客問值。預以數等答。去則呼。不顧則追。一反一減數。反值始定。與彼柳原舊衣店同其狂言。如小娘始以廉價喰之。載則不五十步而忽緩矣。請益四錢。不百步而又緩矣。請益三錢。又奔而又緩。請益二錢。遂使傾其囊。何有此悪風。一客諭

曰汝欺人子而掠其錢。人亦因汝子而奪之。是與採
己囊而奪己財同。譬如食己肉腹飢身斃。汝不可不
思也。曰苟乘車者必非轅夫子我。亦何憂。君勿吐無
用言。曰不然。余非獨言汝。故也。轅夫多皆然。汝見彼
公布古則人有等位。令則民有自由。我可載汝而輓。
也。誰亦謂何。令之輓夫古之隷夫也。為農者亢可輓。
為士者亦可輓也。豈無其子乘車乎。曰小何根元賤
夫。輓車者固其分。何足耻。苟佩刀人而為輓夫耻之
耻也。小可輩死亦不能為也。曰汝謂不能而今為之
者亦其人也。汝若有才可乘車士若無智可輓之乘

一職也。輓一業也。雖輓夫比之於寄食于他而自不
能糊其口七不亦才子乎。曰以君賞賤夫視之君亦
有入我社意者歟。或然君猶喰如絲禄而未免腐士
之臭氣。熟視君顔色蒼々或禄絲絶在近歟。何有其
飢色。客默然不知所荅。（輓夫言偶中耳）偶為避来車状而去
矣。今次人車者何。馬車是也。
馬車之行與人車同其時。而一時振權于人車上。（会記）
（馬車之盛者專閲其社）所以其盛者因往反于横濱也。曾至横
港也。乘人車則其値不廉而其遲速亦異矣。是所以
馬車店繁昌也。馬車値一人不出七十五錢（曾横濱行之値）

稱之曰乘合。若一人買一車則費若干金。横港貿易
之盛也。往商来賈經緯如織。獨箇不買之。必有他客
待乘合者。大抵駕兩馬者可載七八名。駕四馬者倍
之。横濱九里程間晝夜不絶。馬車聲一時何其繁昌
也。此時與馬車頡頏者何。有川蒸氣船。其値廉于馬
車日三往反。不争一刻者皆取路于海小汽船輻輳
于築地。夫一刻而其損益關千金者。商家之常也。故
有抛數金借馬車者。曰之仕立。當時以馬車鳴者曰
鳴駒屋曰辨天屋。皆出支店于横港貯數十車是開
馬車店于都下之始也。疇昔鉄道之落成也。馬車店

一朝而零落。横港路間寥々不聞一馬聲。小汽船亦
衰至不過搬運荷物。現今馬車出于品川停車場載
下汽車散四方客。々量道路遠近乘之。其値廉且便
也。近頃設社開自千住到川越之通路。日往反其地
方。然不過前日横濱行之一二。馬車本豪富之物。而
非一時之貨物也。故非貧生所買及所謂大名道具
也。都下貯馬車者不少。其便也。載家奔走于東西
數里于雨于雪不知寒苦。不借人脚有餘力者則可
貯要具也。畢竟都下之貧富関馬車之多少。何則其
數多。因富豪多。故馬車益繁昌。而都下益繁昌焉。

新聞社

固陋夢醒而遇開化春文華之爛熳發明之光彩内外多觸眼美事人不嗅馨香不知有開化花不見寫眞不想有文明人普天之下無非王土率土之濱何以能開化是所以新聞紙被眷戀於人而出四方也每社自有所其專務記公布裁判等之事者日新眞事誌也（在京橋銀坐）報府下之珍事奇談者日報社也（在淺草茅町）坊告各州諸縣之事者報知新聞也（在兩國矢倉）此三社最鳴于都下是皆開化之引札文明之番附而不可欠之器械也一枚紙而網羅世界新奇無一遺漏彼

讀賣先生遊三舎不亦宜乎社內列高机數箇而分其課名要其神速有奔走于東西探新奇者有出于院省寫公布者有編文章者有植活字者明日所出新聞今日至午後四五時間已成其簡便也有一器械而摺數千紙速于菓舗丁稚燒煎餅一枚値不出于四五錢若括一月買之則自社配布之且減其値一月間五十錢乃至七十五錢也以藝妓一纏頭知世界新事不亦廉價乎紙上所載概畧則政府之布告海外之新事國土之豐歉物價之高低貿易之盛衰開店之報告或絃妓之醜美或戸長之勤惰凡入耳觸目新事不問貴賤必記載之如火災則報曰有昨何日何時某坊出火如橫濱加有電報三字是皆非如隣婆孕生赤猫空談實如登富士山而一目歐羅巴之火事也雖傖夫野人一閱新聞紙則刈長髮而歎叢君舊習或有視老婆裸體覺野蠻風減五合酒與白布褌者雖不孝子欲衝雪刷竹筍雖好色娘無侵夜唱戀歌田舎節婦懲都府淫婦都府勤商戒田舎惰商是新聞紙別布國內而助開化之一二也人車轉倒連新聞放屁高亦新聞其新聞々々々奸吏懼閱新聞罪我者其唯新聞乎稗史者流之拙筆

亦難免新聞紙上懲戒

欲議世損益評人長短者細記其議論而投之于新聞社名之曰投書社不收其摺貨而掲之于紙上是新聞社之施恩而乃無布施之引導也（渡甲議論于乙耳亦引導）乎淺草伏雛芝口臥龍或倫動（英京）之演史家或華盛頓之吹螺師自稱大先生未蒙三顧命者競投之何則吐至高至大贅論頻雜說灰筒大蛇法（若変邪法大可）恐人不曾信之又欲刊布之于邦内無其財力不能故叩空腹而吐其腐志以委之于社其投書多也輻輳于机上蝟集蠅屯或有化羊兒嘗紙餘白或有變

蠹魚嗜活字、命靚詞栿論喋々、評柳橋風俗者、為替坐之伴頭也。怨言恨語、戀々訴吉原零落者、蓄財家之情男也。以鐵為棒而裁筆頭花者、好事家也。以已妾擬人妾、而貴恍惚辨者、自須家也。或有暗鳴不平者、或有顯述慷慨者。或使人言已功、或擬已拾人非。如此皆投一片文於社、而可揭示四方君子也。長崎開化先生、坐遙與箱館固陋先生、數回舌戰、令記其概畧於斯。聞貴社新聞何百何十何号開化先生鼓舞固陋生論中曰、余乗輕氣球、遍飛行國内、熟視人民風俗、方今會散髮筒袖之世、間有結髮佩刀之人。

此人也、口不嚼牛肉、而甘澤庵、大根。（俗呼澤庵曰大根）足不着革靴、而愛葬式草履。至其甚則捨大陽暦、而用大陰暦。辱以日輪為月輪、門番。（陽暦在陰暦上故欲）何其愚甚事。有順逆、物有大小。稱天地日月、是世之通言也。豈有稱地天月日者乎。捨陽暦、取陰暦者、不異倒稱地天。如此輩、因循病在于膏之上、肓之下、終變姑息病、不堪其寒苦。欲招良醫救貧、尚以洋醫之奮發劑為毒藥、而欲漢醫之懶惰湯。此輩生插蝸牛廬、而羨井蛙智、死陷餓鬼道、挽獄卒車者也。嗚呼、不三歎息乎。余（固陋先生也）讀至此處、不堪激憤、自叩机上、為傷拳頭損

亦膏一貝。冀携此輩上喜望峯、（在亞弗利加洲）以示歐羅巴繁華、乃有所發明歟。是全西洋風吹不足故也。噫々如之何。（余開化先生也）倩神官祈于大小神祇、欲藉神風吹西洋風、然則洽波及邦内、雖僻阪亦至聞馬車聲。因假新聞餘白、問可否于江湖諸君。余讀不知、激涙濕襟。（自抑執其新聞曰、斯丈夫而有斯激涙乎、斯丈夫而有斯激涙乎）何其暴論也。余不可敢不應荅。夫稱開化者、在散髮與結髮之間乎。是知一、未知其二也。余雖固陋、一生耕畝町田、而住巨大屋、常鼓腹而歌太平。不亦樂乎。余視口唱開化者、概一貧生、而絶至牛店飽其余肉、未聞有住五

層樓建金庫者。心雖既開化、囊無一錢、則開化亦為因循病、終至寄食于西洋店。仮令減其値、無顧之者、被蛛網縛死耳。事有可速者、有不可速者。牛糞乃牛糞、而未聞有化味噌例。故暫捨之者、固陋而欲曉壯者、因循是所以全國設學校也。又何假子訥辯此言戰、自何号至何号、終有社報。其先生投書者、曚聰先生寐語之誤也。因消棄之。

一撲商開時号砲而帰家、在裏店路次、窮處入室端坐、大息而嘆曰、余自今日禁博奕、習文字、以欲為君子。蓋此人、不趺坐、必立膝、令坐者生來之一奇事也。

顧悪視老婆曰汝出則喰煨藷入則傾碗酒何其不行儀也雖新水勞皆辨我手汝不殘一升酒不能得一文錢常與典物舗悪婆覩而誹呉服店命婦何其頑愚也汝罵口而巧吐遷言我發一言汝發十言是皆抗敵余痼積不能默止終為大喧嘩而飽受人愚弄故断然欲絶夫婦縁言未終起執墨斗立書賜暇状老婆自若曰叱可笑々々隔壁呼隣婆曰我家頷頭被白狐誑而吐毛唐人寐語請来不聞之乎老翁咄々汝黙々老婆鈍聲益高翁怫然不堪怒胸烈火赫々已欲握拳撲老婆頭既而以為抑止此怒氣則君子之行也乍和顔曰汝勿多言令所以去汝者抑有故汝穿耳孔能聞之余今日擔青菜物到豪商某店偶有伴公閲新聞紙余在傍聞之其文曰有住某坊裡店某者常放蕩無頼而不知人倫道為其婦者古今賤婦而嗜飲食貪饞無飽共不顧米櫃有無飢則婦怒々々則夫叱々々則婦激終夫攫婦髻根而打擲之婦亦搥夫睾丸而拉捻之二六時中不断口爭聲此開化世而有此愚夫愚婦令不戒後世為開化之患幸而某日觸邏卒警視因違式律出若干償金云是乃余而疇昔之罰金一件也余聞之汗顔不堪其

恥辱一上新聞紙則既日本一般評判之我恥非常不可以巻我名非烟不可以消縦令雖汝愚聞之能為快事乎故余改過正行欲為君子以雪此恥辱是不得已所以與暇于汝也汝亦改過慎其身我豈敢欲離縁乎婦低頭含涙曰妾過矣々々妾必為貞操婦共擧美名于新聞紙上立抛酒瓶于地曰若易此擔有如皦日夫曰過而不憚於改乃汝亦君子人也

貸座舗 附吉原

近世妓樓之盛也以吉原為大花街于深川于根津于品川于新宿次以新島原各街繁華日月盛昌何其鬧色多也靜軒居士曰元和三年官始賜一地方于今葺屋坊傍開闢功成以其鞭芦覆實之故名芦原明曆三年因命徙于今吉原云爾距今二百余年其間繁昌凡幾千樓閣幾層娼妓三千三月栽花而櫻樹笑海棠媚以與解語花競婀娜七月放燈而翠鸞舞紅鳳歌以與嫦娥影闘嬋姸笙歌海酒肉山熱閙雑遝又有藝妓勸酔又有幇間助興一入此郭則魂飛肉消真人間世界之一仙境也獨吉原而有此繁華他街亦可推知也自有花街傾金庫失宅地傾城

不空終為纏骨戀着而落我鼻失我眼者不少百年
芳夢覺為一片烟寂々寥々存于我者借金與痼疾
耳又樓主御娼妓如牛馬束縛人一生而雖父母大
故不令帰寧樓上樓下各々恣特權鴇児之權尊于
地獄焔魔娼妓之權卑于拾屑賤婦有我命如無我
身是人而非人也騎千客非敢奔是馬而非馬也果
又何乎乃綾羅衾裡纏風而錦繍席上飢蚋也然而
如高尾小紫有名妓輩出何乎雖新宿猶有節婦白
糸是猶泥中蓮花水底珠玉也蓮花之所以被賞于
人者在于淤泥中故也美則美也雖然與此花可頡

頡者不亦少矣有牡丹有芍藥若以蓮花置于牡丹
芍藥間豈能敵其靚粧乎立則芍藥坐則牡丹行步
婀娜百合花是蓮花不及百合花確證也況牡丹
芍藥乎偶有高尾輩猶入牛馬群而始見人也亦何
足異矣如阿軽悼父死淺而悼夫死深亦有節婦名
若在今世誰謂之節真不孝女也然則古娼妓皆自
求者歟曰不然有為父母沈者有為兄弟陥者有為
命夫貴者有為情郎鬻者皆出于不得止際會而不
有自沈苦界者閲淨増理本猶可知其情強使入牛
馬群者多矣縦令雖不真牛馬一入其群則有其行

是乃牛馬也何用以人稱今視昨恰如生于暗夜往
于暗室束縛人者不知道也受人束縛者亦不知道
也文盲與文盲之集會則失其道不亦宜乎曰自古
惑溺于泥中花乃眷戀于牛馬者頗多焉此人亦難
免牛馬群者歟曰否々不然有乘車者有輓之者游
花街者如騎牛馬奔花間也擲財為互隙終亡其身
者如假寐于馬上堕落溝中也何稱之牛馬其人也
特不免馬與鹿之間耳彼一時也是一時也於予歟
何誅如余輩囊中若有一物亦既堕落者也是幸乎
不幸乎有花花權而未嗅其餘香豈能可稱才子乎

亦馬與鹿之間人也余記吉原景于後者特不出于
通客先生口僻況新景乎今也開文盲眼而始知人
身尊解其束縛而許民于自由權於此也解放娼妓
而廢妓樓改其名号稱貸座舗花街零落乃都下之
繁昌也俳歌氏不曾云乎吉原明兮家乃暗兮是千
古之金言而游蕩家之戒箴也都下今有貸座舗之
許可者吉原品川新宿之三地也往年移深川島原
花于吉原根津花亦曰有移于吉原命娼妓亦不受
鑑札不能公賣故恥其賤業而為娼婦者甚少矣雖
佐野鎚大樓（佐野槌則吉原第一樓而晉嶋屋敵第一銀行様）不過十余名

妓與楼主中兮其玉價者多稱之曰叩兮黄鶯出籠而囀于自主花翠鸞脱網而宿于自由技今日娼妓明日妾婦苦界變為樂國宿醒醒又新醉優々游々窖雪全融而年季證文流春風已改而免許鑑札来閨無束縛妓又楼無要儔客古原全一變舊風俗而更問新仙境上瀧纓紋外裝變為御召縮緬小袖鼈甲象牙副笄化為珊瑚珠玉金釵駁殺聲嘎々高而脚却低錦帯幅便々廣而尻不露内則無節句紋日之憂外則有情郎昵人之樂有意則迎客無意則止我以我鑑札鬻我色豈欲伴聉夫眠乎朝

則携情男手而游猿若坊夕則擁鴛鴦衾而結巫山夢可與郎共行可與郎共眠妾身自由如蝴蝶飛而欲行之側客亦無割床囮房之憂一閨一客妓閨則我閨也一夫一婦命婦擬客亦可愛也

暮靄抹郭銀燭點星長生殿裡笙歌沸不老洞中神仙舞蘭房饑鄰来而薰衣裳秋江屏風圍而護鴛鴦相對而語相依而斟鍋二箸言献言酬既而酔淚紅乍上海棠妓從容自理三絃上二下三以爪當撥低々鏗々水調風音即歌曰意活潑兮彼撒髪兮憶活動兮彼光頭兮有髻者必有貳心兮曲闕左手抱三絃右手勸盃曰妾未就師習音曲（何用說一客）纔聞藝者衆調子而自學耳元不適君耳妾所深恥也唯以為君自理絃與為君自撰歌之情欲償其拙調而已客曰卿勿謙歌則述已情也又何関音曲雖然多虚唱空韶而可信者鮮矣方今開化之新調不云乎娼妓無情信非然兮方今晦日猶見月兮此歌真然乎否郎改暦以来屢雖游此郭一回未見團月况晦日乎已昇則乍没終不過三日月（以月妓也）再不能拜其月顔終到曉鴉者往々有之是猶舊暦也郎惟不獨晦日月出没則全在男美醜與財多少如郎醜男子

而未見百圓札是所以雖會開化不能入其實境也郎身不如荷衾喜助丈故無婦從郎命者况卿美色乎欲使思我則我之無理亦何咎卿特詐愚状耳妓以纖手一捻客膝頭曰可憎矣十分調弄妾阿太福不適君心元其分也曰如卿當世佳人郎豈敢調弄之乎郎言非曝店之贋物實千古之確言也曰否君心若圓則妾豈出于角乎窓之月况開化乎曰誠然乎曰真然試吐露妾僻論以表其真偽眷戀美男恍惚黄金則昔日之風習而靜軒公記繁昌之時也今也不然思與不思非関美色與金光亦非在等位貴

賤特在其賢愚雖醜男有材能則為上卑官吏雖美男無材能則不免為輓車役夫妾痴猶知之君何謂弄人乎曰卿氣性可愛曰婦人不在氣性全在容顏妾儕今坐玉殿者多矣阿松娘一車夫之賤女也近聞為某公外妾月賜給金五十圓連老母小妹恩波衣着花簪于官手阿竹月金十五圓阿菊七圓五十錢是皆因顏美也未聞有其才如妾烏之町殘物又待來年烏乎若又不賣終為寵婦耳妾深情雖十倍他婦不能償其醜貌三千世界有誰顧妾朝夕想將來不堪其悲歎今夕何夕得侍君實妾僥倖也說了

泣下曰卿勿歎一治一乱有苦有樂如彼外妾能有幾千春乎花易老寵易衰風雨又妬之紅袖翠裙假雖乘玉輿豈如二人一身之命婦乎卿氣性而有此十分花色何無戀君黃鶯乎是決非諛言亦非虛言卿亦可速求配耦也恐不待郎言既有情人在曰可憐君勿騙人妾若有情人在持此自由身何敢沒泥中妾不幸實在言外曰郎雖不才猶男也莫亦一助言乎請聞卿履歷妓暗々飲淚曰君懇切真有命夫思妾何敢抱蔵妾家元某公之賤臣也昨春奉還家禄為一商人買家于淺草某坊而鬻唐物後不數月罹火災屋宇一灰無一殘物父親千辛万苦而借若干金更借居于兩國某坊漸開小割烹店又不數日今春再罹火災父親相次卧病某日遂没今存者老母與妾弟妹三人耳立則無避風雨家坐則無免飢渴處殆欲立人檐下幾受親戚恩顧借裏店于某坊以債縫漸糊三口然父死無可償其負債目途限日既過則吏訴之于官終致身代限而至細烟不飄零落今也無可養老母便路不得已而投我身于此楼君請恕之妓傍客膝潸泣不能仰見真情可憐客曰卿

勿歎薄命人間盛衰世之常也如郎元草莽野人也幸而近蒙登用雖卑官猶在其列故郎猶未有稱命婦者獨寓某坊某旅店冀與卿為比翼鳥然則買家于兩國本所閒而共捷偕老双蝶眠花鴛鴦浴波卿何足羨彼外妾曰君言雖假可喜也曰郎言何假真乎真情矣明日必送數金表郎本志郎必不食言曰願聞君姓名曰再會日告之曰以之視之君言恐假矣今娼妓非古娼妓也有約則不藉人脚自行而問君安否妾若至則君山神生双角必矣故不告姓名也是所以君有命婦而欺妾也妾元素人未知娼妓之陰謀以君正為有情人而能說妾衰運實遺憾也嗚

呼々々客曰否郎有嚴君在未許縱游卿若自来則嚴君必疑之偕老契一朝而空屬水泡是所以郎不敢告姓名也曰君不言獨寓旅店其口舌未乾而曰有嚴君何君反覆客佯醉曰郎大酩酊令不能振我舌醒後可告也自擁蒲團而臥鼻鼾作殷々不是孤睡必狸眠今之游客今之娼妓罪人也

戒火鐵棒鏘々警火報更柝木搰々打更一房間殘樽已涸蘭燈正暗鴛鴦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喃々說曰疇昔鄭便不達乎某日待君而不敢迎他客然而君竟不来君則假言家也郎曰某日生憎有商用到

横濱々欲歸走至停車場則正過七時滊車已發不能追故不得已一泊郎非敢喰言也曰前日偶雖有故既劇場行之約三違觀音詣之盟二背君心腹如玻璃戸皆知其虚言自今若違約煎君寫真咒詛之曰卿不開化女也咒則果有何効驗今則商賈乗馬車僧侶抱妻妾之時也咒則可咒郎何管我以我金游誰敢謂不字卿宜去我又上他樓妓抱郎一搾曰君挑人也久矣或與秋風于妾而弄他勝花乎妾為君到典舗凡幾回既典衣裳盡償君殘債雇人婆婁促妾曰為某外妾乎為某命婦乎妾所以不應其命者特以有誓書也君放妾則可放妾懷誓書至扱所公然受官裁判郎曰卿勿怒郎言戲談也妓摟取咬他肩頭曰樂人憂誠可憎郎曰傷郎身惱卿心死生唯命也曰真然乎曰真則又曷為曰君身全妾身則如是惱妾心耳遂摟他兩脚挾我股間呼吸已逼金釵觸枕紙聲籟々洩微則時器鏘々報曉

寫真

寫真之行于都下也未出十年而已與錦畫頡頏始内田氏（稱九一）受業于洋人而頗極其精巧開寫場于淺草而施其業人見其真畫而皆驚其妙術来乞寫

者輻々輳々忽揚其名于四方追次鬻其業者蔓延都下現今已及數十名其施技也設寫場于樓上而斜鎖玻璃戸于三方以受日明蓋以晴天正午為最好時也始置鏡器于一方而揚玻璃板于鏡背是即自鏡面寫真影之具也先以絹帛覆其器械受寫人對其鏡凭兀于明處恰如坐禪僧要其無心寫師熟視其躰整神定而剥器械之覆巾則乍寫其真茍受寫者勿為如見劇場看板容態若或閉眼或開口則福相為愁傷類才子表阿房面須用其心而整其躰也如絃妓屡寫真容而出之于四方以賣其名者多

矣故慣寫真而粧姿整然真有可眷戀嬌態凡容顏之形貌良裳之摸樣真乎其人而頰邊痘痕不可掩額前黒痣不可韜也男則雖不敢論其美醜女則專関其容貌故婦人乞寫者非娼婦藝妓輩則必伎倆自慢之命婦也每店寫料雖不同約寫于玻璃則二十五錢寫于紙則五十錢乃至七十五錢也一写文可寫于十紙々々又可傳于百紙不亦妙工夫乎偶有名家名妓乞寫者則寫師文寫之而有鬻其餘影寧致寫料其客可也輓近入寫真社者益多頗減寫料横坊某先生揭其榜曰當今寫料金一朱紙寫則

金貳朱也何其落魄也所謂魑魅出遅而至天明減其魔術者歟後于人者爲制于人坐人後者嗅人放屁想其先生曰我從人屁而雖嗅其放屁非敢竊其屁先輩則放屁聲高而人驚其高價我輩其聲低而愛其低價是亦余所以釣其利也

篆文顯書大書寫真二字而高揭標旗于屋頭又列真畫于店前而供縱觀少年連臂佇立店前品評其畫一生問曰頭戴漆桶衣如万歲坐執檽木中身者何人曰輔相某公束帶之寫真也曰頭髮似束藁(大故)着袴如幽靈尾(袴長故與)立懷手者頼朝之大臣乎

曰俳夫彦三狂言之寫真也誤認々々曰容貌似小町如有穴者天女之寫真歟曰吉原金瓶樓之娼妓今紫也僕未游花街則誤之亦宜也曰持團扇凭倚于美婦者華族某公之姫君歟曰柳橋之絃妓小春也柳橋亦未渡則誤之亦宜也曰頭如栗毬者何人乎曰某公也曰如唐茄者誰乎曰某氏也如西瓜者僧某也如杓子者商某也一生傾囊(僕得朱)買今紫(寫)真(爲活人)曰僕非貧生亦非無擁此婦餘財(擁則可擁也又何用告)抑所以買之者誓欲不惑溺此色故朝夕對之而自抑制其色慾耳非敢抱寫真欲臥空房也(子空房可憐)一

生曰僕可買小春也僕亦非敢恍惚此婦特欲對寫真窮其理也僕豈抱之眠乎二人欣々然有喜色去蓋入其衾不探其股間二子言未可信也

一輪人車載而客而來見則八丈黄縞之少年與御召縮緬之別品也(美女異名稱別品)少年外套長而言語驕慢非商人姿(官吏影子)別品嶋田大而行歩嫻娜非命婦風(即外妾寫真子)寫師自迎而胸裡悖々今日何幸有此好客不是貳圓則一圓半之奇貨也二人相携上樓耦凭一倚于曰欲乞耦寫々師曰唯々余慣耦寫且年已老矣非敢洩密事者也某君既寫而脣相合態某

氏寫四脚相接狀。大君足下則花之盛也。人間二十再不可遇。父母目前亦不憚年也。况愚老乎。寫何等容態唯命也。客曰。君勿吐失言。是僕弟妹也。何有其醜態乎。（十目所見以為弟妹乎）唯寫如是容態耳。乃出右手抱婦右肩。左手與左手相握。置于男膝上（是兄妹相親之狀乎）曰。只此時為然。曰諾。乃寫數板去。一容又来曰。我當今之英雄。而世人未知余容貌。今乞寫者。非敢自藏之。寫以欲驚物色于四方也。故乞紙寫數十紙。店前噪々。又有數客。髮結城紬。藍縞髩髮疎者。金満家之隠居也。着紫縮緬紋服垂錦帯者。今春之絃妓也。外套

短辮舌如流水者。山師之幇間也。且公侻倚子于中央。絃妓立其左側。幇間坐其右側。以寫三人一席景。夫一瞬間寫數人。則固非筆力所敵。况其真像乎。子弟游遠國者。寫而可送之于故郷。父兄何勞筆頭用平安二字。情人在隔里者。相送而可相見。何借回文錦字。此寫真而有此便利。々々々而有此繁昌。亦足以寫開化真。

牛肉店

牛肉之於人也。開化之藥舖。而文明之良劑也。可養其精神。可健其腸胃。可助其血脈。可肥其皮肉。此良藥而甘于口。此良食而適于腹。且効驗速。可喰知其能也。用之于舊習病因循病。則縦令雖頑固症。一鍋而發氣力。十鍋而可全治也。自有此良藥。七年栗閉店。三年艾無價。一齊醫十病。十歸救百病。千功万能。喫百帖苦藥。不如喰一鍋甘肉。至其製法。則烹兮燒兮漬兮乾兮。見彼藥店紅肉依々有肥大股。不可以譏。一匙肉能延老者一寸壽命。一鍋肉亦足以醫書生一朝飢。喰乎々々。縦令我不喰白米飯。喰肉以能保百年之妙齡。何愚生徒餓死于首陽下。御養生々々々。縦令我不喰松魚膾。買鍋以能蓄一箪之餘肉

何。鈍夫亦絶糧于陳蔡間。此店行于都下。未久而至不可復算數。壓倒鰻鱺。吞噬山鯨。各街無坊無招牌。肉之流行。速于乗瀛車而傳命。

肉店有三等。飄旗章于樓頭者上等也。揭招燈于檐角者中等也。以障戸當招牌者下等也。皆以朱題牛肉二字。而表鮮肉。鍋又約有二等。和葱烹者曰並鍋。價三錢半。以脂膏摩鍋烹者曰燒鍋。價五錢。一客一鍋。火盆供具焉。有命酒者。有命飯者。火活肉戚沸々焦々。隨喰隨烹。肉之用和為貴。老幼因之無所不喰。飽々温々。已入佳境。客坐樓上。有牽豚而過樓下者

客見之曰豚何之曰將以屠于塲客曰我不忍見如其浮太々々而就死地請以牛易之客如味其肉則牛豚何同苟屠牛則勿棄其骨我敲而喰之其糞亦不可棄尻以糊鴉口為靈藥之妙或真有化味曾時噫不老之大藥噫不死之良醫汝牛也我渡汝引導汝以徐々緩々性能養活々潑々人汝若不養此人則國無文明々々々々々則世無開化畢竟開化之德謂出自汝可矣故我愛汝我欠買米錢而日招汝我雖無買一斤肉力無未曾顧汝而流涎寐則夢汝寤則思汝無飢不遇汝無喰不飽汝我與汝交際實可

謂親昵也故我葬汝于我腹永以為墳墓地糟粕雖歸于厠魂魄必歸于我腹汝魂魄如有靈能養我下愚以為上智必使得月金若干三年喰未至官錢不易也且汝勿歎短命殺身為仁者汝之謂也苟死有益于人亦何憾于世汝從老而斃于糟壢間寧不如入鍋而成佛近聞汝屢入美人口門是乃極樂淨土之往生也或時則葬于英雄腹或時則瘞于美人腸不亦好恩緣乎汝若斃于道路空屬腐敗豈能得此大葬乎牛也汝勿吼牛也汝勿歎我雖運迂謀未能逅台鳴人我雖傾空囊未能融美人手汝死肉而逾于我活人遠矣我亦欲屠我肉從汝然則或有達其素志乎復謂人若知余肉則必吐而投之豺虎果報寐而待我亦暫不如待其時況腹鳴不平乎腹鳴殷々蓋飽牛肉故也

閑露肆有賣肉者曰烹籠專招不能上肉店貧生也懶吏啜清洄而製之竹串以貫肉投之大鍋火常活肉常沸一串值文久二孔也吏呼叫曰烹籠温燰閒肆于四通之街而必人車輻輳之地也輓夫園鍋而喰之蟻集蠅屯有縱喰者有橫喰者或猜爭串鬪者或有奪串大者噪々嚙々三串以醫一時飢此肉也

日迺屠塲而乞其廢肉者多矣剛如澁紙者既出十日肉也柔如豆腐者全屬腐敗肉也醬汁則貯鐵倉時代之餘瀝苟日舊而又日舊臭氣如衝鼻肉尤雖藥食喰之無其功庸医亦所能知也且若不得屠塲廢肉有混犬馬肉者云余雖餓鬼肴不忍喰其毒如誤喰犬肉則開化忽變野蠻恐咬文明人故本店告諭曰近來有髣髴我店肉賣肉四方食客吟味其肉色可喰之也

西洋目鏡

鴻雁翔糞蠅循振翼衣服行裸躰亦拈腰是目鏡所

以入繁昌而與寫真共飄紅帘也始有開場于淺草奥山者後不數月而及數處殊向舊藩邸（藩邸）之新街（為新街）多兵蓋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之工夫歟未見真市人而賣此觀者觀室概築小塗屋前面幾塗白徑而不拭其戻恰似竈婦施白粉于面而存垢于背或有設層樓者涂板擬石不異庸医玄関室内隔數尺列數箇鏡凹而觀之又不異入拳螺堂望龍王宮殿鏡面約如大蛇眼一眼能容人兩眼觀者即自針孔覗世界而値僅一錢也其畫則世界万國之風景而真有寫實景者或有全寫想像者皆從寫真店購

其糟粕者也倫動之鉄橋長于霓巴黎（佛京也）之宮殿高于雲霄西亜大將怒而挨兵卒翦伊太利婦人臥而吸洋犬口買米利堅火事来賣之包日耳曼戰争去開之軍艦衝波而山為山尚船入港而林又林蒸氣車上山軽氣球飛空坐可望奇望峰臥可臨地中海喰人獅子則必屠自胴盪舟黒人則永黏于底觀博物館畠而侮躪典舖覗大病院景而憂人頭痛觀者至最後鏡益可知其値廉也辨才天裸躰而臥床肌膚皆白只見臍下小黒点耳恨撑一脚不媚其奥或惜露半身不見其尻或歎對真面不嘗其唇奇中

辨史家者　此反対也

奇新中新足以驚田夫野傖眼是舉其二三也此物亦雖觀物比之於他觀物則有益于人不必淺草寺贋虎涂斑猫毛万世橋（在旧筋違人稱曰目鏡橋而國繁華全遷此地亦為觀物）（家謂智師之義　潤鮮千浪縄）偽龍彩碧蛇鱗不日而贋偽之皮毛可須也此畫則不然寫世界新奇摸万國風俗一日如巡世界可使喜人眼目而弘人智識也不至其國則雖未可知其真偽決非猫化虎類又非演史家吐如見虚言類只不過曝店古道具耳

鏡室外開小茶店娘誰出火盃娘何觀煎花並妖粧賊飾賣狐媚鬻猫諛觀者於此始拜辨才天真躰也

一笑顧客而促二錢茶料二笑與喫餘烟而説劇場同行三笑傍他膝而勸辨天開帳若有信辨天者直可開帳于待合茶店樓上也客若應之以二三艶語則如鐘馗捕鬼舌頭磐叙忽断情男腸凡茶店少婦皆贋辨天而屡開不時帳者也哭非降自天生自婦人須敬鬼神遠之也余雖有可記開帳繁昌者前坐之長後坐之妨暫欲讓後編去彼小娘扣余袖曰君亦不免為贋物紙禿筆嘗世界糟粕叩空腹吐都下虚芒真稗史家贋物而強開帳于書舖店前以日待来客是不異阿娘輩君如何々々々余無遁辞自屍

穿前坐幕而退兵

招魂社

都下官社之新築以招魂社為第一在于　皇城之東北九段阪上以祭戊辰年間死　王事者也阪兩側栽花木數百株錦繡醲郁不燒返魂香而有餘薰其間又列石燈數十箇不入不夜城而有餘明到阪頂則平面廣潤可以招群靈九段則都下最高之丘地而一目都下令築社于此地者自似忠義魂彷彿府下卜地之注意不亦深重乎右側有石塔積天然石巧築之不敢施彫刻其高數仞尖頭峨々聳雲間

本社面正南巨棟高檻摸擬古代之社形社內則菊花紫幕儼然護忠魂祭魂如魂在社前則五色彩旌飄乎表義名揚名似名輝一年四時設大祭而饗幽魂普天率土無迷于舊戰場幽靈又無陷餓鬼道亡魂嗚呼義士群靈合蒼手于黃泉下豈可不仰　天恩乎苟死有益于國家忠臣義士所敢不避也夫戊辰之於兵乱會更始維新之時報國士磨義膽誅伐逆賊遂死于矢石間致此隆世豈可不謂偉勳乎苟抱忠義者須近前拜一拜如大師不動開帳非要賽錢而拋者也義士之遺勳忠士之餘功赫々可輝万世可傳不朽人而不羨此死者非　皇國之人也凡人雖致死多特同死而不同其名阿半長右衛門情死于桂川而陷八大地獄遇敘山熱釜之譴責是亦致死也忠藏義太夫戰死于曠野而入紫雲幔幕遇玉殿金宇之招待是亦致死也同致死苦樂如此特在義與不義間將門死而流臭氣于千古楠公死而傳芳名于万世是亦義與不義也噫大哉義乎犬死而殘皮人死而留名噫大哉名乎義不可失也名不可汚也余輩生為糊板腰技死不如園芊糞土豈不恥義士乎縱令雖恥之以樗木屠腹亦難堪

其苦痛今遇此祿々生涯亦義死之餘恩也頌近前拜一拜

每祭連三日人之賽詣雲集于阪上肩摩轂擊即新繁昌之一魁也賈人爭張露肆有鋪蒲席賣品物者有安林店鬻食物者熱鬧雜遝無立錐地初月則有烟火設火臺于田安堡內自晝連夜霹靂一聲電光掣空一群金烏噴火而飛于白煙中一雙紅龍抱壁而跳于紫雲裡烟玉散為百花火光碎化万星千變万化真奇觀也尔日則競御馬名曰競馬田本柵數丁間以閑馬場柵內可並驅兩馬御撰功馬拔駿

昭和四十七年五月十六日也

争其先一歩後自一歩十歩先自十歩或有初歩而仰倒者或有中途而横落者或有達其極數歩間而逸失者或有已後數十歩而突然先驅者鹿毛（謂馬色）後于葦毛白先于黒一瞬而已數百歩二瞬而忽遠其極玉蹄蹀躞踠紅塵如獅子狂碧鬣翻驚衝雄風似天狗飛相後相先贏者受賞揚々去輸者取笑消々退今日而有此觀猶見佐々木梶原前驅于百世下昇平中小戰場也次日則有相撲此日最為奇觀上自横綱下至荷褌無不戰者無不搏者東西名魁別有勇戰之一事凡相撲敵手專関行司與老力士

之意最負連中投盡自家衣着雖為纏頭不能敢使鷲攫鷹獨於此日則不然使東関脇敵其大関二等虎搏一等虎唯命也鐵臂石拳盡四十手極八十技而真為両虎戰至使觀者熱汗溢而把何則遇不覊敵為不慮戰大関若不投関脇則一世之恥辱也二等虎若挫一等虎則終身之面目也是互所以振全力勇戰也真可謂相撲中相撲毎祭関此三場而專競勇技蓋以祭死軍者專為関武祭事者歟抑又所以藏武不忘武者歟

東京新繁昌記初編終

紀元二千五百卅四年第六月刊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目錄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目錄終

加免米語Come之訛
彼呼犬之語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服部誠一著

京橋煉化石 附呉服店、奴茶店

都下新築之壯閎、以京橋煉化石為第一焉。會更始維新之時、勞巨萬人、費夥多財、而興此大土功者何也。想有故矣。試記其源由、而後可記其繁昌也。夫據于井蛙者、不如舞空鳶也。住于穴蟻者、不如淨巢燕也。是非其才不如、亦非其智不及、未全開化故也。雖人亦然。棲茅屋傖父、則見淺草觀音堂為彌陀淨土、未知檜木柱而有呼火患也。烏如石室之美而堅乎。

薫竈烟婢女、則見吉原傾城婦為辨才天女、未知鉄面皮而有鷩色恥也。豈如命婦之貞而睦乎。鷩世界雖廣、孰若鴻雁翔千里。燕居宅雖美、孰若猫兒附茵席。鷩如知鴻雁心、則必可翔千里也。愚如備智者膽、則能可謀大事也。有住金殿者、有棲茅屋者、同是人、而無青雲心者、如糞蠅送生涯于屎中。豈可謂丈夫乎。噫悲哉。是皆智識未開明也。論者智識既開明乎否、記者未知其信偽也。智識不可不弘也。心志不可不大也。諺不云乎、為犬寧為豪家犬。請視彼龜子富貴。稱洋犬曰加免、蓋米之原語也。喰肥肉、臥暖席、或睛美人膝、或吸阿娘口。同是犬也、何

其辛福。歐洲雖犬亦能開化、故與人能親睦也。人而可不如犬乎。曚昧眼開、則無為烏屎流頂上、奴亦無為鳶攫奪油豆腐。妍智與愚、則在開與未開。後世可恐。世界人民盡為太財主。手閒吉財之喰蒔食飲水而樂、非真樂。土貧儒之適辞也。穿破屋賞月而娯、非真娯境。茶人之粧痩也。如詩人愚昂甚矣。愛山家賞破屋、其口吻白屋脣檐漏、月窓破紙吹簫、唯我與風月游優樂。簞瓢不知補屋漏、糊破窓、策而何巧、吐捨輸句乎。自古稱詩茶人者、未曾聞有一人棲美室着美衣者。盡皆赤貧也。是則馬鹿與阿房之茶番狂言、而自

才子見之亦一笑也。在神代則稱風流、在隆世則稱未開。至方今絶不流行也。渡大洋者、難共談航海。見倫動者、不可共論繁華。今游西洋諸國者、見我國為野蠻。行西洋一歲又生歸我國者與見我家為穴居、飽雖吹大螺、非敢可悪、亦非敢可咎。何我未能到其國都見其實景。是乃我智識未開明也。只棄其贋、採其真可也。盡信人談、不如無談。我於洋談、採二三言而已。且人一上玉樓、則再不歸茅屋。一擁藝妓、則復不顧夜娼。是人之常情、而洋行者流之所以笑己國也。故聞世曚昧弘人智識、未如以實物示其實景也。見地球儀初知

世界圜入銀座漸覺石室美是乃所以有煉化石之建築歟入此新街者復不能與塵坑雪院隣居也凡人而誰無欲去裏店出通街心乎有此築造所以増都下繁昌而開人民智識之器械也人勞其智力則能可住美室如煉化石則如氷罅屈何愚夫亦住破屋為蜘網縛余輩雖不才既住巨大石室而纏綾羅錦繡不亦開化大将乎時有自後引我袂者驚起坐則一群飢鼠鼯窄雙袖垢臓忽穿破壁而去余摩睡眼熟視四壁與衣袖則依然破屋而依然敝綿衣也嗚呼々々余既住石室者蝴蝶一夢也苟夢此冨貴

者天使余覺矇眼也立将拜天偶隣叟隔壁聞余寐語大喝一聲大罵曰汝雖寐語不顧己下愚飽謗人薄智豈無恥于開化才子乎然則秘我夢而不敢告人不亦可乎叟笑曰既有神明知汝如之何言不可喰也恥不可包也余故具記夢以換前半之一章

二層高樓陸續巍峨聳于蒼空其高大也専摸擬洋風築造積巨万煉石（煉赤土者曰煉化石形方而長恰似砥石幅約五寸長一尺許）高及數十尺四壁亦用之木柱亦不塗一塊土積漸為巨室以白堊塗全面坦于板堅于石或有樹鉄柱者或有挾石柱者佳麗無不盡結構無不至真如城保一車薪火不能燒百轉雷不能震甍瓦鱗々戸楹比々一棟長二十間約問七八肆店室内住戸主造營戸々各異其店蓋官收其賦金而貸之積年月至償其全費則我家也不敢問等位有其財則可住此美屋也不亦　天恩乎街道幅廣七間両側栽敷種樹木春則開肆店于芳雲間芬香馥郁薫他羅紈袖商賈與花蕊競其繁華夏則張市場于緑陰裡清涼滴瀝湿容蝙蝠傘人烟與枝葉鬪其稠密徒行與車行隔樹木異其通路行人絡繹雖如織不至其雜遝路上亦遍敷煉石平于砥清于席全街粲然無一

点塵況犬屎乎石室則摸英京倫動街道則擬佛京巴黎亦何用逾万里波濤到其國都他街亦雖有層樓大厦或挾蝸廬或隣蜂窠概屋頭不齊如小田與笠根並立白鷺與黒烏群飛不能見其全璧八街（銀座）（四丁尾張坊二丁竹川坊一丁金六坊一丁合八街皆為煉石室）則一棟一様自京橋連新橋真都中都而可稱繁華中繁華也

百肆千店商工櫛比雜市連席毎戸繁榮争列新品競飾奇物金銀相輝青紅互映倚羅也如星重鱗也似雲唐物與兵服隣蕎麥與牛肉對喇々叭牙籤者書舗掃除也轆々轉轆轤者洋服裁縫也陳陶器與

欽具製革靴與人車賣錦畫娘必美艷窈窕偏媚自
謂妍鮮々磬時辰儀纍々畝金銀箔飄乎雲飛紙商
算葉亦然藻逆油賈傾枡足袋肴板欺仁王足扇子
雛形倍賴光扇沽烟草者必張苗涂幕銜名茶者皆
併黒塗頤金米糖白于雪煉羊羹黒于漆或有骨董
店面金屏風或有香具肆薫仙女香雨傘又晴傘下
駄又足駄丸八者銀座之藥舖也千貨万物無不賣
者無不製者通街八丁商賈如潮来客輻輳熱閙捲
潮探書籍人立䕸幾葉賣烟草客坐喫數烟綜覧寫
真畫未費一錢預問時計値忽驚百圓此店三四客

彼肆六七客接客伴頭千諾万唯自朝連夕抵口之
酸八街中最繁昌者何尾張坊布袋店京橋松田樓
也

店前張席于數處伴頭兩々為伍連筆硯算盤供具
馬大伴頭占坐于正面一人掌會計一人司帳合二
人四顧為撮發之眼小厮聒々請来々々此席積緋
縮緬與黒繻子彼席重上田縞與結城紬厚板帶動
阿娘心八丈縞迷情男眼一客立店前伴頭低頭曰
請来于此處客問曰有御召縮緬乎曰有矣曰有越
後紬乎曰有矣有蜀江錦乎有呉國綾乎曰何曰何
余不問其值只擇其最上品而已伴諾一諾丁稚肩
數十品来客曰此縞則尋常也此品則粗薄也有地
厚如昆布縞鮮如虹霓者乎伴曰是即極上品也是
善于彼紅美于白能適官意乎否曰無一品適余意
者又至他店可買也突然起而去伴悪視曰吒敗矣
誤喰一盃耳（俗被欺罔曰食一盃）名之曰冷客

懶叟荷笆物被木綿合羽曰有三外捨予單衣乎曰
有矣曰價如何曰一圓二十五錢也曰雖單衣甚薄
色亦薄高值々々須減其半曰當店正札也官勿吐
戲言視彼標札乃現金無掛值比之于他店價最㢘

矣官請召之（客買物曰召）叟曰予謂㢘值余謂高價賣者
與買者之情不同可敢減也叟若買如此高價品則
必不免老婆叱咤伴曰官強論其値寧不可賣也我
店與冨澤坊柳原古着店異矣官未知乎曰越後曰
大丸曰布袋曰白木呼此四店為長招幃中之巨擘
縱有贖千金物客不可減一錢也自古皆然官若疑
須問于他也叟低首良久曰買而已探犢鼻褌（以褌換財）
（賣）合一歩紙幣三枚與一朱四枚二十五錢出而償
其值紙幣與錢温々有臭氣接陰囊久亦可知是昨
出都下之傖父也名之曰山出

一群侠客肩手帕曰、有眉目縞乎。此可連中而名也。
比及明日午時須裁一對、衣必勿誤其時刻。伴曰、諾
々。毎度奉謝。請測官筆丈尺。曰、八
也者丈五尺也。者而尺五寸也。然者何兇。
虎藏者何。客將共伴抑袖曰、請可賜搭附金八枚肩戦
手。曰、汝須視面發言。抑以余輩為何人乎。游侠者流
也。棄百年命來此。言虚。汝視而俛青龍乃余輩招
牌也。汝不知曾貴雷名于都下八與卜乎。汝欲五圓
十圓之脩曰金特可與之速。從余尻可來余家也。伴
謝曰、以店有規則故要之也。非敢侮官。今聞官言則

又何疑。明日必可裁也。（與徒今日豪富明日赤貧變化出没無極明日之約恐不可期也）
即裁了待其來。過午時不來、至夕未來。遂達明
日尚不來。名之曰小便物。（不可用之謂）
斷髮少年令出縞縮緬而撰之。格子縞好歟。緞縞適
歟。或藍縞歟、或鼠縞歟。客大有感色。伴曰、以為官衣
乎。曰、裁小女衣也。（客齡未出二十年此人十一二三歳而生子與）伴心卜曰、
是非小娘衣、必外妾之無心也。（媚妓賦貨則曰無心）更出數
品。曰、此縞則可適令娘也。今春之藝妓既着此同色
新衣。曾添美粧。畢竟衣裳管其齡。藝妓某則十七
年。官令娘或同齡ト然矣。（一年人而既有十七年今又三歳而生子不亦奇乎）
（于於偶百歳可生百人子）是果可適焉。々々々。即買之而去。伴
冷笑曰、余卜箇偶中。蓋稱細君或稱小妹則人不異。
之諺云、不落于言而落于語者歟。名此客曰狐着。
阿娘窈窕、左撐紅裙、右張紫袂、屐聲戞々、拈腰來請
恕。左伴曰、娘公可來于斯。右伴曰、可來于斯。中伴亦
然。娘從容就席。曰、請令見帶地。曰、厚板歟、繻子歟、博
多文絲織歟。娘曰、冀可示其數品。娘視而撰之。曰、諾
一諾。娘視彼撰此、寄己口于伴耳辺喃々久矣。伴曰、
唯々。即記數品價與之。娘挾之于帶間而去。此娘非
處女、非命婦、亦非妾、亦非藝妓。自有一種風姿。是蓋

謂揚花子者也。不買一品、只問其值而去者何也。艷
談情話、巧賣狐媚、終誑彼痴客、而令贖一帶也。故問
品價自又高其價、飽奪客懷物而欲供買帶與衣也。
其奸計可惡々々。名之曰張大皷。
松田樓在于京橋畔、片楼閣席、酒池肉林、魚肉之清
鮮、割烹之塩梅、幾雖可頡頏于八百善（在三）席上、不
敢招藝妓。又不許前客與後客獻酬。客亦無入放歌
挑戰之醉境者。斟則去、食則散。昔日稱之曰奴茶店。
蓋有此名者、接客掌席供呼應、出酒肉皆使小奴代
稱奴店。云方今則不然。幾箇使妍大娘小娘艷粧盛

飾賣笑呈媚草謂娘茶店可矣節下有其名者曰上一野雁鍋（在上山）曰淺草万年楼（在廣小路）川栁（在駒方）等也以松田為其巨擘自有煉石新築繁昌又繁昌烹名將稱他亭設客席于楼上一席能容數百名客来則婢出記有名朱札而問客所嗜曰刺身曰茶碗汁曰甘露煮曰光澤燒曰鳥鍋曰酢憎一品値約不出五錢東帯者往焉半衣者往焉自午飯向晩酌方客潮来肩摩腕撃笑語如沸呼應似射左席書生揚々交洋語而談青雲右席商買飲々挾符言而詰相場阿娘席評優人之工拙老婆席唱觀音之慈悲或有僧侶

脱袈裟論教法或有鳶夫露腹套議土功又酒又肉紛々送来又盃又盤整々捧出三人命酒二人喫飯一客去二客来婢送迎無暇坐席温煖不遑冷此一烹店而繁昌如此全都之繁昌亦可知也

四客團欒渾身皆有青紋或地雷也斬大蛇或渡邊綱捕赤鬼一男右胆曰銀坐光景比昔日則幾倍之繁昌也不亦豪儀乎（日豪儀猶盛大）捜石室者二鼻両目非敢有二頭小可亦飲水道水而同東京人也愚與智固在膽大小余膽堅于南蠻鉄大于大西洋抱此膽振大智千金万圓已在掌中小可自今廢侠客者

流應為商人也金錢則世間之通客商賣一中築幾層石室亦非難余之住九尺二間也久矣余將為豪商住巨室汝輩則義兄弟也後世貸若干資財必可使主于余支店汝輩期而可待其時也三井々善之豪富非取拾遺金皆人智所能致也千里始自一歩余自今斷然禁飲酒請先喫飯去時一男捻手帕而拭前額（今笑）動臍曰酔言歇々々汝將為豪商須先正其坐也趺坐亦甚矣汝開眼視已股間蟠龍穿犢鼻褌露赤顔半死半活低頭而口流涎汝上口既飽下口亦將餓歟有此醜態而求彼富貴譬如臥戯天

益遠豈有可得之理乎汝若能得出裏店余數十四可倒歩也汝勿吐智者假聲就若余吐訥升（方今有名優夫假）聲曰阿呼阿古屋汝飽擬景清之住處乎下手改詞曰蒙重忠様之慈愛今日半澤様之鞠問一獄具次郎（名一男）抗氣湧怒曰何這潑皮（五者五八）振拳曰何々々愚郎敢戻眉縦眥裂而箇焦燥龍乍搏虎々攫鬢龍陀而七顛八倒皿飛鉢碎盃盤真狼藉矣二友唱道止々々邏卒忽上楼来大喝一聲霹靂裏于楼次五酔乍醒恰如青菜帯熱湯黙々低々叩頭謝罪邏卒牽四男而去（有賴侠客者稍離其應管偶如此輩者未全開化也）楼

上鳴動歡衆客再就坐。
一商留盃叉手曰、近来絶無勝利。君輩如何。茂(茂助)閣烟管曰、兎(兎氣行者、兎玉ト金者)以来之不景氣實甚矣。油損金五百圓文係羅紗有若干。損貨逆入者亦逆而出。全拘賣活物之悪報也。時婢捧皿至。茶碗蒸已成矣。勘(勘六者)食刺身曰、君輩十年坐食猶可支也。君連年與妾生自兎。余合家與妻云自兎同鬻。兎而其損益如雲泥。近聞兎兒落魄極窩釜中。魚鱗更紛襟巻盡落于屠者手。被竹串貫入露肆鍋中。人呼曰占子鍋。是如遇磔刑與釜刑也。昨日千金而今日文久二孔。

如此君輩則近来損金兎之祟也。在余則其落魄如此。余之罰也。余喰其肉不足、復其髄。君輩葬其屍不足、報其恩也。勘拍手打々更命酒了曰、君言確論也。此故余愛妾十倍本妻。内則必須不離其側、或當其唇、或舐其背摩而撫之。外則游歩無不伴。昨到演劇場、今訪梅屋舗、誘而携之。是生于兎故也。愛妾乃如愛兎出入相從。何報恩過此。德(德兵衞者)駁論曰、三君言皆屬辟論。似是而非也。得利商有損、亦商勝敗元在己智。怨恩豈管其物乎。余鬻兎得利、不為少。猶有兩三白黒兎自屠而喰之。為償牛肉數十鍋葬之于地。不

兎薄情故遷之于我腹也。兎成佛不容疑。有嘗酒得富者、有飲酒亡家者。怨恩何管于酒。商人論于利。見利不為無勇也。利之所在蓋之所存。余網之無漏。君輩説則仕裏坊小買之心也。余論則作煉石室大商之膓也。世界何人不欲利。不動公大師君之閻帳亦欲奪賽錢。是神佛之商法也。極樂淨土使償六道銭費、是彌陀之商法也。近聞地獄亦改革政令。倍三津川渡錢。畢竟人間生于利、亦死于利。牛飲馬食亦是利也。獨舐皿嘗殘肴。俯飛滑餘瀝、抱飽腹而去。行不數十歩、嘔吐如決堰堤。無一物存于腹者。是乃飲食逆入者亦逆而出。

三客一鍋浸六箸而喰。蓋鳥肉也。他則有漬物一皿耳。甲生曰、君尚無好電信乎。乙生曰、無々。觜以筆耕糊飢口。一葉半錢不充浴錢。既典盡書籍及外套。一身以外窮々寥々。只存一脚机與一缺硯耳。窮亦甚矣。君輩有拿慕倫(佛國英雄)之英才。豈無良策乎。請為僕謀之。丙生曰、近聞大將(人指大將例)恍惚于藝妓某。君不知其妓乎。乙曰、僕曾遇両三回。彼必知僕。甲曰、乃電信之媒。信籍彼餘力。電信必可通也。乙曰、僕無接彼財力。爲將如之何。丙曰、彼妓頗有義心。何管于金多少。

僕幸有一衣在典之可償其費也兵尊神速君明日可速行而哀訴其情彼元士族某之女也君倂爲彼兄使妓數其零落前一言以可得二十圓等位也不亦妙工夫乎三人熟先出則足養二人隨亦有後策在廟議已決須先擧祝盃也三生策謀知何來此辭之敗請看者判斷輩僥倖若就要路果有何用以脅肩諂笑爲職以奪祿掠財爲業或探人脚或拭人尻人而不恥之者或猫鼠或貍鼠寧賣狐媚者也一夜何人朦朧立余枕上曰汝記余輩景況揶其口是乃拭余尻者也孰若藉藝妓力者余蒙敲衾曰爲夢々々

新繁昌記　第二編　十四

待合茶店

都下待合茶店之盛亦與船宿爭多于通街于横坊于河岸于橋畔或祠地或寺域凡至繁會所比戶有開竈者按昔日稱待合者有東郭人與西街人集議則預爲可會于某坊某茶店之約相待而相會因有其名當今客之來于此店者其趣不同有事而會者有焉有約而待者有焉催書畫席者有焉鬪圍碁會者有焉往擇外妾者有焉來說阿娘者有焉談媒妁者招歌妓者或冨士講或大山講曰何白何百般集會協歸于此店最可招可貴者則酒客與妓客而已

名則茶店而其實有專賣酒肉者呼之謂醉茶店亦可矣或有宿妓與客貸比翼枕者呼之謂比翼店歟所在高樓佳麗使婢嬋妍開竈而大者比々可下比翼店之名

每戶鎖紙障右則書待合二字左則書店号曰若竹曰梅若曰何曰何店前連二三榻子敷蒲席副火盆側安兩箇茶竈朝磨夕琢光澤鑑人壁下構茶具架磁碗重疊瓷瓶陣列蓋非用之即茶店之招牌也室內粲然席極清潔一隅設三尺小閣備盃盤飾茶器閣下則一酒樽碧蓴包樽銘伊呂盛樽前安置一大

新繁昌記　第二編　十五

桶爐鉄瓶滾湯土瓶煎茶煖酒壺則在于爐隅壁間必祭不動尊與客明神金幣一聯銀燭一雙天井皆揭鳥肉熊手與初卯繭玉寶船浮空金匣懸虛室房盡美器具聚佳庭砌則一株松三竿竹石燈籠長財半月洗手盤常漲清水蓋這等茶店則屬中位如上位則層樓美麗各室瀟洒或全席敷羅綸或四壁皿繍窗宜閨房適晝寢可與歌妓醉可與阿娘眠大小使婢花而能解語紅脂染霞白粉薰雪紫袖婀娜飄而招客碧帶窈窕垂而呼人娘誰供茵席娘何捧火盆家無庖丁而送來百有炙鰻有焉肉鍋有焉蕎麵

酢飲亦命也。（凡客遣人呼妓名之謂出）大娼賣媚，小娼待酌。凡春吉則滑于鶯舌，勸花唇則嬌于妓唇。四銖纏頭將解帶，八銖纏頭至脫緋袴。如藝妓則先挾纏頭于帶間，列簡而閲之，若多則轉倒而謝其恩。於此乎北巽店之名不虛。

左室内盃酒已湧潮，銀釵愛別燭。大娼媚一媚，窈々喃々說曰：有花則有鳥，有酒則有肴，宴無絃歌則真殺風景也。頃日有新掲名之妓，容顏極秀艶，歌曲極絕伎，請試一招。財主既醉，眼光朦朧，開眶曰：何敢用吝。問汝有娘，其謀之。朕聞樂國天子有皇妃十二人，朕亦醉國之顛（顛與國音通）士也。國雖小，戶可無皇妃乎。須減十聘二。左手執梅，右手執櫻，朕為黃鶯囀于兩花間。娼曰：若命。召可不待駕來也。春風早已送香兮，障外忽聞請恕之聲。一花先，一花後，翠裙飄而淡浪，碧帶垂而惹霞。艶粧新理，姿儀整齊，似剛而非剛，似柔而非柔，溫々嬌人，是禍之基。一妓彈絃高歌，一妓執扇緩舞，丹唇清調遏巫山之雲，細腰妙踏欺章臺之柳。客魂飛神蕩，不知涎之流濡襟，盃之傾湿膝，遂探懷而投金，紙幣飄然落妓膝頭，蓋不包之者，以一圓札也。妓視而佽然，管絃亦自為得意鳴。妓忽止撥，

曰：官須唱一歌，藏久則恐生醭。客曰：郎美音，何待娘言。啞々是耶，拍手打々，嗄々是耶，拍手又打々（相撲者歌）。漸歌曰：殺絃妓何用白刃兮，某踏歌皆能可殺兮，出足以殺娘輩。妓曰：官美音何如此（美声艶尚與）。又可殺郎。若死于官舌鋒，娘輩本望。君速可殺，娘速可死也。把盃傍他膝頭，看地出舌出一出。客恍惚如夢，骨軟氣碎，捉其纖手曰：謹問兩君芳名。曰小櫻，曰小梅。大娼在傍曰：官既有執梅櫻之言，客之衛卜果中，官亦果可為黃鶯也。妓曰：官意氣真可恃。客曰：郎若得繫近君，為箱奴所不敢辭也。曰：官勿騙人。官之好風姿自西自東，無不來戀者，娘輩欲守枕藉，固非所能及。冀為嬖娼，敢請恩顧。箱奴隔障曰：待大娘久，香炷既過二本。客曰：娘則我命婦，苟促其歸者誰也。曰：箱奴喜八也。曰：娘可愛，則奴亦可愛也。是惡僧，及袈裟之一新也。須近前畫三盃四銖纏頭次來（恩波千）。又此頭汝勿促歸，十本玉、百本玉尚非千金，寶玉何論其價。介將聞長夜之宴，汝小膽勿促歸。喜曰：大將有意則奴諾，一諾連一句不敢謝，及二句不敢辭。曰：汝忽大膽足以謀事，汝不聞乎，余勇氣赦々如関羽然。直啓一塹，禿鋒將破妓國（妓國音與魏國通），入玉門，閲汝輩入

別室可為伏兵也。奴冷笑曰。嗚呼危哉。大將將陷于孤窮。

右室盃盤狼藉。拇戰正盛。又贏又輸。曰松。曰竹。曰梅。罰罔敗拳之數。一敗一盃。又盃又敗。郎採一箸置盃上。曰。郎雖大戶。非鯨口。請借一盃。（飲之俗曰搬辨）妓低声曰。君取敗于拇戰。亦必雪會稽恥。娘固頗有取敗于衾裡之時。君必勿怨娘。娘反怨君。有約而不相見。已十日。非道之遠。君不思娘也。娘思一日不見如三月。思之極。歸于惡。或想有災禍乎。何以不來也。或想有疾病乎。何以不訪也。自邂逅遇娘。頗有鳥不鳴日無夜

不思君。恨為時器。不着君胸。恨為革靴。不纏君蓮。如比翼鳥。若連理枝。三千世界。非君誰顧娘。三圓之税。實為難。老母之養。亦非易。君若不顧娘。娘憑從于誰。君誓言猶在耳。君雖非敢食言者。心之曖昧。如春山之帶霞。朦乎不可測。知近頃聞君探花于別園。忽聞隣室有人微吟。詞云。南郭淡烟北里霞。蝶游蜂戲醉為家。春風畢竟蹤難定。出自桃花入李花。君心亦如蝴蝶。朝戀此花。夕迷彼花。娘也不違君也二三其心。娘身既為落花。恐後秋風誠然。則娘死抑君愛色乎。取實乎。色艶者無實。色薄者有實。牡丹之艶姿有

花無一箇實。娘身如彼桃李。將結真實。君請熟思。娘復不敢言。後不敢見君。今夕則今世之永訣也。娘只死耳。說了泣下。仰則歎。伏則泣。（此謂役夫）（巧言）於此乎執手撫背曰。卿何愛卿。何怨郎。偶游別園者。全非郎意。皆交游不得止也。郎與卿之情。則既有赤繩。神知鑑令未為婚。有誓則我婦也。自古去婦有七去。何卿未犯其一。郎豈敢棄卿乎。妓揚眉熟視他顏曰。誠然則娘幸生君心。真可愛。請顧更誓曰。卿果有取敗于衾裡是乃誓也。銀燭乍暗。閑談自低。三絃鏗然自有声。（或為比翼枕與）隣室又歌曰。不許黃金贖妾身。々々元許有

情人。

前室有客說曰。郎父元為某店傭夫。日擔油桶奔走東西。得十錢則蓄五錢。終開獨立肆店。商業盛昌。財門繁殖。又往歲吉原之罹火也。建假宅。餘千金。橫濱之開港也。築商館。占万金。不十年為巨萬富豪。郎少也。隸百奴。使十婢。出入常稱若主。郎見貨幣如瓦礫。不曾知其貴。物足則身不自由。父非敢吝。家制頗嚴矣。故郎不得縱游。父沒也。金庫什具。皆為己所有。郎一朝而欲極十年樂。與卿初遇于有明樓。時恰九月會神田祭事。卿遭通街。情而偽山車場斷亥髻為俠

少年寬袖厚褶添郎記紋雛紗縐綃襲紅纏紫衣袓
而曳鐵棒當時郎富豪擲若干金舜盛飾思之如昨
日嬌娃艷姿猶在眼自卿去芳坊轉柳橋柔郎零落
如流水之所舞足之所蹈皆無不係損失者商賈日
衰寵焰月細且客歲罹火數庫一灰噫春晚花凋噫
時去運傾千金地面已失二所又失一所則至質居
寄脚商人之富如浮雲真不可恃也況當今變商賈
風立競狡猾專奪人利郎流落畢竟遇奸商欺罔郎
溫仁豈能可共立乎郎想一滴水有源則不涸郎將
投身于農工間取謀之于卿妓衡氣曰君亦學老圃

乎或知工術乎曰卿愚何甚郎非敢自下手也賣宅
地則得若干金可以能雇數人燒煉石鹼牧牛羊漱
既卜地于墨陀紫門深鎖校檣高掩室家瀟洒庭園
幽致春賞花秋聞虫于月于雪與卿共棲與卿偕老
賣宅地則直可贖卿也郎心雖如此近頃卿如不思
郎然卿又起秋風乎一新時世亦甚矣客將傍妓膝
頭妓拂袖正襟曰愚狀休說何等醜態聞若腐說不
如讀稗史大娘既誦一諳若為商為商欺是非彼奸
即若愚也今而說舊富者愚夫之巨魁若視鑑尒舊
慕臣比條公為商買擁原公挽車若流落何足異未

為拾屑者若幸福聞若典地券于而所今正係下公
裁宅地則非我物何賣以移墨陀何以贖娘身々々
明日則他命婦也贖與不贖在只此一夕曾約給金
一月不送得不能糊口而豈遑于他乎娘心既與
世沿革如粘着若醜躰終陷于餓鬼道秋風之吹亦
亦宜乎若視娘銀環此記紋則妾一世之情人曾使
喰艷語于若者為養此情人也所剝若衣則半纏被
身有財則媚盡則放是歌妓者流之間化也若狗若
豕十分雖奪盡未足償為若況大娘恥與若坐若可
速去也客振淚切齒曰若狐若狸飽誑人此怨何以

能報妓笑曰以狐之智誑狗之愚亦一奇談隔壁有
聲歌曰非妾敢欺郎今驚色奈此身兮
後室客道妹君素艷而無驕色端麗而不洒落真可
愛也抑君學歌舞于何乎曰絃歌學于大娘舞學于
女師某妹性固不才閑十漸知一技藝之拙所取恥
也曰君謙遜亦可愛緩歌妓舞後世必可覇妓街也
君以歌妓為樂乎或以賣女為快乎妓曰妓固非妹
所欲不得止也妹不幸三歲而失母親後長于假母
手十歲而又失父親十二歲而沉身于播磨店
客曰君在家能勿艱苦乎或有不堪憂妓攣眶包淚

曰覆歌習舞怠則遇折檻怠則生風波或為大娘罵
紅粉或為女將摩肩胛妹心一日不能安只以侍宴
為樂客亦如官温人甚少矣不好暴必狂酔或受侮
或遇騙又褻近客則浮雲乍遮月疾風必妬花官請
恕之客骨軟如綿腸切將斷探懷投余曰君苦界真
可憐君請忍之必有為情人恩顧二圓以買銀釵三
圓亦以裁紅襦也妓欲言泣下欲言又泣漸揚眉曰
千恩万謝何以報之何日償之然不敢受之也不受
者非敢不欲之非敢負官妹懷五圓金則必生大娘
之疑是所以敢辭也客曰君貞操真可愛余託之于

新繁昌記　第二編　二十二

此店婦可能使辨也曰然則敢受其賜客微笑曰春
色已動名花將綻君既有情人在曰妹年十五而今
春揭名豈有其暇乎一隻乳蝶未曾知春意也曰君
有之思豈乎慕工乎或愛商乎曰妹不堪麥飯又恐
俠漢風如商賈則貪富難定妹皆不欲也曰然則又
何思妓哂不答客復曰言之何妨妓有頃曰獨官員
耳雖然或轉于東或征于西不免別離悲獨如之何
曰如此則非真情人如郎行處相攜苦樂必共郎不
顧大娘而屢招妹君者思君故也郎能適君意乎否
必可受嫉忌也妓羞色潮紅紫袖掩面如震如慄敢

不言客曰君不言則嫉郎必矣曰妹雖敢非然亦不
能言也客擁他背置己膝上白臉早相接紅唇乍相
合正是一枝牡丹初揚水一蕾初發香

浄瑠璃温習　附女師

都下歌舞之盛無婦而不歌者無女而不舞者不問
貧富比戸皆然一月一四女師會門生開大席於茶
店或船宿而競其伎名之曰温習歌曰竹本曰冨本
曰清元曰藤松曰何曰何舞曰中村曰坂東曰何曰
何楼上設高壇紅繡天幕染出贔負連中等數字翠
縷湘簾掲示某流某師大温習標紙師婦弟娘艶粧

新繁昌記　第二編　二十三

盛飾裝衣一様必表其派記紋蒲團推錦畫案鏤金
端姿整儀柝鳴而簾捲群娘一曲相次而歌大抵師
理管絃弟按歌曲鏘々調絃徐々發曲女猴而男音
幼舌而老聲乍泣乍笑又清又濁高調正遏行雲低
韻全欺流水真是鶯兒學語鳳雛弄音小妹婀娜細
腰舞于壇下都人而蠻女官姿而鄙風三尺垂袖掃
地而自輕一雙擡桶吸潮而不湿乍逐乍避又向又
背紫袂恰飄鶴翼翠裙真振鴛羽可謂西施戲花楊
妃步月宮羽歌霓裳舞使人眷戀惱心恍惚焦思聽
皆與觀者蟻集于楼下賞歌褒舞如少年則聽歌而

非聞。心特歸其面。評其美醜。而不階曲所披。視舞而
非見。服一注其腰。論其肥瘦。而不見是所賭。所謂聽
而不聞視而不見者。偶與茶店。而賣酒歌妓而鬻春
者向其趣。
俚諺云。小娘習伊呂波而忘波。特記伊呂二字耳。歌
舞盛行于世。艷詞嬌曲。習相思古文。諳淫奔舊例。而
益覺其伊呂全變于色。終誤于色者往々有之。習阿
淋而想文松。聞阿花而尋半七。浦里之戀慕。此糸之
恍惚。曲々從春。句々誘心。二六小妹。曲節未調而口
唇已嬌。乳臭未消而紅粉正薫。桃花面先春早笑。柳

枝腰無風自靡。新調之流行。艷益艷。嬌益嬌。巧催海
棠眠。妙從双蝶夢。至二十七。則顏照粧鏡。涵落為業。鬟
雖亂自不能梳我髮。身飾美服奢侈。是羨袖雖綻不
能縫己衣。智不辨菽麥。而巧解少年艷語。能諳優人
假聲。若有誰從春情。則錦字寫心。淫謡寄情。終至鑽
戸隙相窺。名寄而相從。甚則喋々誇醜態於父母目
前。恬然不曾異。如此者。雖因其性。游藝助之長者亦
多焉。歌舞之為伎也。以悦己情和人心為德。故用之
正則可為要具。不正則為淫器。此器是以破貞操。新
内者樂而淫。竹本哀而破。百歌千曲易溺于色。難利

丁行夫女子之為業。如紡績裁縫。則本業也。如歌舞
絲竹則末伎也。先其末伎而後其本業。因襲之久。都
俗漸為風。不彈三絃者。為女子之恥。是非敢可恥。女
而不能穿鍼者。乃恥也。不為可為之業。而恥不可恥
之伎者。何也。未學一道。未讀一書。未知女子之行也。
為母親者亦不知之。而養其女。女售伎。則母為其媒。
為之變飯。為之負物。為己子使役。御有矜色。弊習亦
甚矣。今之為女師者。氾汲其弊流者之鬻伎也。名則
絃師。而其實謂色師可矣。其師焉在（今女學之盛可洗其弊風）
一嫗一妍。合牝猫。一家四口住横坊。僦新道。低

檐疎欞。格子戸當門。嬌舌説春。笑媚滴愛。紫袖必長。
翠裙最軽。皆比々是也。室内瀟灑。小而不狹。麗而自
麗。一隅安大桶爐。而二烟管横其側。三線兩張。
歌案一脚。連鐶歌書。綴匣在室中央。又設三筋小房環
堵。幾客二膝々不進。而可接臂不伸。而自窘。傍有層
架。酒盃與茶瓶累々雜居。後辺壁櫥。亦蓄何物。微窺
戸隙。視出一雙角枕。蓋供酔客也。各戸雖有
貧富。以師美醜可卜之。男入門者不問其伎。必擇其
美。隨迷其美。如俠客。皆流傾己家而潤師屋。故有美
色者。擇住楼住美室。一美買百美。一家什具渾生自

一面皮

梅窓月落曉鶯呼夢茶爐火活鉄瓶吹笙旭日曈々
昇過三竿小妹五六人抱常盤津本來已待于門二
九名師晏々始起身雲鬟半乱花顔不整漸盥漸漱
已茶已飯直執絃授業　室忽喧噪曲如[illegible][illegible]而
節無緩急者未免乳臭也聲似金鐘兒而音無高低
者始開黄口也背秀眼涼嬌姿整齊正膝三線調音
不乱者豪家愛女也臉紅齒白鄙容涵落仰鼻歌案
柔聲自嬌者裏店小娘也娘誰習忠臣倉妹誰覆大
内鑑師家呼之曰朝温習大橛晝教女夜授男（教字如又）

新繁昌記　第二編　二十六

（或様何物）午後倫閑師新理靚粧蘭湯浴了瑠璃露泥玉
仙粉帯米麝金杏薫雪正是海棠媚欲笑牡丹驕將
語郎起更衣粲然斂容以待夕賓盖如這等色師之
巨擘也或年已四十加三娥眉未剃玉齒未涅紅粉
粧春秋波已雛額黒油染鬢新霜稍凝賣媚無艷
推笑猶寒恰是蘚花残一朝香楓葉留數日紅恥其
面目已恥欲與少婦並立寧被阿娘假面如何曰我
面者不賣賣我尻
際晩情郎少男比々連臂混々雜踵圍一解語花受
業一男歌曰夫耶雖聞傳兵衛倅娘令不思言葉之

無理音乍上鼠乍濁師曰君音不正可清而反濁可
高而尚低須注意改音又歌曲節又誤再習三覆竟
不成師復曰音曲稍調明夕復可習（子來拾教欲謝金）各々
唱聲々異長音變那許聲者不問知役人勇調挾吟
嘱聲者可知是書生或有濁音如敲鍋者或有清音
如擊磬者有如泣者有如吼者満室鳴動至午夜漸
止於是乎甲欲俟衆散獨説春情乙低首按策欲以
令思我丙亦欲占之于心亦然甲想艶眼視余面嫣
笑是愛是寄情于我也乙亦想柔膝接余股磨擦傳
信是傾心于我也自負與自負争自負其心之醜

新繁昌記　第二編　二十七

態不異群犬争一肉師説曰席敝屋破欲補之娘力
不及請為謀之甲曰郎典衣可補屋也是因有艷眼
之恩脩上部（我家屋漏却不補）乙曰郎賣褌可換席也是以
有接膝之恩脩下部（我家敝席不買顧）丙可繕壁丁可糊窓
師一媚郎一諾今課合算衆議立決此時甲頻促乙
歸丙亦促丁互促互不去（似風也不）群目守一面獨不能
專之師亦不媚一人勉均其愛甲乙策皆違心相怨
空欲起尚不能起（膝尚如天狗面）寺鐘已傳四時隣雞膕膊
喔々又喔々衆驚而散去

築地異人館（附賣魚者）

築地之為名也往昔以埋隅田支流築其地有其名
云地位當隅田川之口層乃東都之咽喉中商船入
都下也皆無不過此者泊此船于斯放于舟搬運四
方無數之商船常幅輳皆遵鱗次帆檣林立釣艇網
舸亦居其間舳艫相銜棹擢相擊来往如織中流為
不見水波川層又容小瀛船專運送于横濱此地因
有舟揖之利元為舟子漁夫之巣窟市街狭斜屋宇
破壞中央有一空地塵芥為山犬豕作行都人呼謂
築地原入都下見曠原特此地耳故屬僻地多不曾
顧者世界交際之為盛也貿易之為利也近輓為外

國人之居留地全掃積年塵埃而新開一繁華地居
留人員日月繁殖建築美屋脩繕覧街人烟稠密商
戸櫛比數年而為新小港只為遺憾者港底淺不能
容巨鑑故居留于此地者宜教使留學生之徒多商
買移住者甚必矣後世若有能通大溝者獨不此地
亦可增全都之繁昌也

佳樓麗屋甍瓦相肽有積煉化石者有疊花崗石者
自堊雪輝于冨嶽雪石炭烟薫于淺間烟街道敷砂
石坦々雨無行潦門戸照硝燈燎々庭無暗夜或有
開園間栽花木者或有穿池沼飼魚鳥者室内亦盡
美帷林布羅綸洋大眠花窓户垂繡幕作人撑遮建
築之風庭砌之景瀟洒清潔皆多可觀者（其構造也後編有欲詳記者故不贅）
一群倫夫（東京扒総）連臂佇立某店前一大
道神社歟佛閣歟高如齡音塔而無鍾八大似檀那
寺而無半鐘拜殿開帳亦不見御影安置不動尊歟
或祭仁王天歟一夫仰指点樓上道內呼這箇辨天
之社也視彼凭欄婦人頭戴錦冠腰着緋袴美面不
異生活雛様特可疑背面不見大蛇立其側者鬟乱
鬚長似毛唐人非毛唐人是昆砂門天也亦可疑手
不掛珠數一夫道兄等謹可聞彼語祈禱歟念佛歟

真如唐人寐語肥童緊革靴在其側聞之不堪抱腹
開口大笑叟忽問曰汝布袋孫歟童又笑曰野叟之
頑愚甚矣是英吉利商人某家也如辨天則羅紗北
（土俗呼異人曰羅紗北）人如昆砂門則上人童則靴工之子也叟
憤曰若黄口勿欺我老輩叟距今二十年前詣伊勢
參昆比羅西京大坂無不到處神與佛所曾實見也
童起懐寫真来示曰是佛蘭西之京都也西洋諸國
之繁華大厦層樓列于府内高于清水舞臺矣于日
光霊屋如這商舘則支店中支店不過本店百分之
一以一能可知其百美也叟驚曰余保正殿家猶為

奢外國、則人許其奢侈乎。曰、東洋諸國之不開化、好着獘衣、勉喰粗食、寶匠空藏、如馬矢、金錢不用、同屁丸。家雖積万金、不異一貧夫。是田舍之弊習也。夫稱奢者、貴田畆、貪酒食、與衣裳、愛娼妓等、乃奈中人之在世、應其分、為其樂、何謂之奢。有美衣、不服、有美食不喰。是非節儉、乃吝嗇也。叟若有財、亦能可住此家。抱彼辦天也。此婦非異人、日本人也。彼人来他國、住巨室、擁美婦、此叟生此國、栖破屋、愛醜婆。賢愚之相距、不亦遠乎。叟啜鼻汁曰、余雖老、未至八十、字可能習、智亦可能、得妙齡及武内宿禰、三韓亦可能征。若

小兒何以為愚。曰、歇々諺云、老從子。後世可為大事者、乃童輩也。童年僅十三、不出七年、必航外國、娶其美婦、可住十層大樓也。今磨靴、不異韓信過股間。一童又竊来叟背後、鼠鳴一聲、一引白髯去。叟顧曰、油斷大敵、高叟（高叟與高祖國音相近。）真感心。（感心與韓信國音同。）真感心。揺首而去。

総房之魚、艘来于築地、販賣西南河岸魚戸連接、膻氣噎人。芝浦亦多漁家、万魚活潑、新鮮可喰。然彼手投魚網、自垂釣綸、皆捕魚之人也。此不然、遠買魚艘常蓄生魚、多賣魚之人也。魚船若三日不来、則價忽

醜語可笑

沸騰、今朝十倍昨夕者、魚店之常也。故蓄生魚者、一刻而有得大利。都人嗜鮮魚、不論其價。如松魚、則典衣擲數金、而喰其打頭。是俠客者流之習風也。都下魚店之盛、于築地、于芝浦、于深川、捕魚糊口者、不可算數。況國内之廣大乎。故生于舟裡、死于舟裡者、亦不可算。古語云、海中猶有都。舟子以水為陸、以舟為家、謂有都亦宜也。或云、水上猶生解語花。

夕陽已舂、烟横蓬窓。新月正昇、風吹簑袂、船底冬冷。舟子未眠、二人團欒、相依話。時已二更、浮雲遮月、船中下暗。行舟有人、低々呼曰、船饅頭好歟、饅頭好歟。

一夫忽聞曰、何等之珍菓、何等之甘食、未曾喰之。請試嘗之。一夫曰、腹亦空、耗須一飽。先可問其品味也。一夫呼舟曰、我輩始来于都下、未曾知之。問其形、如何、味亦如何。曰、形如小舟、而帶紫色。味之美、如甘露。一箇餘味、能徹渾身。曰、余腹巨大、可能喰數十口。日本一之黍團子。二人不過一箇。多喰有害于命。三夫、流涎而待之。有頃、何人手巾罩頭、悄々還、船来時、恰雲散、蓬窓復漏月。視則二婦、連袖已逼他膝頭。一婦面塗白粉、其色如白堊。厚無香氣、蓋掩瘡痕也。一婦兩臉皺、脖真是兩峰聳、谷底微見低鼻。一婦年已垂

五十全額蹙皺、秋波已涸、雙髩扶疎、霜抑將衰、三夫相顧胸裡悸々、目見口不能言、老婦自今曰、妾可喰食彼光頭、少婦曰、娘可喫此少年、中婦曰、婦請呑殘物々々云、有福視其面、其物可想見、三婦微笑動尻欲挑、舟子甚恐、一身將葬于妖魔口、一夫漸曰、汝等喰食我物、我欲喰食汝物、何用汝命、少婦曰、娘以其業喰食々不知其味、々々在君輩、古一口猶能可合喰、三人曰價幾何、曰一箇值僅二銖、曰其物焉在、何方亦喰之、婦指着其股間曰、物乃在于斯、如是能喰耳、三婦忽擁三夫、先摸他懷、探出其價、便跨得下鞭、飽喰而去

土俗稱新舟謂新造、新婦亦稱新造、乃新舟未載人之謂歟、雖寡婦年少則稱新造、既載百夫者亦然、其實謂古造可矣、饅頭則皆欲貪無飽、可謂喰命之口、新造則載運流不止、真是溺人之舟、食能保命亦能害命、舟能載人亦能覆人

新劇場　新富座守田座

演戲之行于世、特非貪觀樂、寫人情、摸風俗、又足以想像世沿革、大星由良助之代其仇師直（最因曲名）自動義心、武智十二郎之別其妻初菊、自催哀涙、伊賀越之復讎、妹背山之戀情、其源皆出于勸善懲惡、是此

此一葉殺恍

不言、客曰、君不言則嬌郎必矣、曰、妹雖敢非然、亦不能言也、客擁他背置已膝上、白臉早相接、紅唇乍相合、正是一枝牡丹初揚水、一蕾初發香

淨瑠璃溫習　附女師

都下歌舞之盛、無婦而不歌者、無女而不舞者、不關貧富、比戶皆然、一月一四女師會門生、開大席於茶店或船宿、而競其伎、名之曰溫習、歌曰竹本、曰富本、曰清元、曰藤松、曰何、曰何、舞曰中村、曰坂東、曰何、曰何、樓上設高壇、紅緣天幕、添出最負連中等數字、翠縷湘簾、揭示某流某師大溫習、標紙、師婦弟娘、艷粧

盛飾、裝衣一樣、必表其派、記紋蒲團推錦、歌案鍍金、端姿整儀、析鳴而簾捲、群娘一曲、相次而歌、大祗師理管絃、弟按歌曲、錚々調絃、徐々發曲、女聲而男音、幼舌而老聲、乍泣乍笑、又清又濁、高調正遏行雲、低韻全欺流水、真是鶯兒學語、鳳雛弄音、小妹嫦娜細腰、舞于壇下、都人而張女、宮姿而鄰風、三尺垂袖掃地、而自輕一雙擎捕、吸潮而不濕、乍進乍退、又向又背、紫袂恰飄、鶴翼翠裙真振、鶯羽可謂西施戲花、楊妃步月、宮羽、歌霓裳舞、使人眷戀惱心、恍惚焦思、聽者與觀者蟻集于樓下、賞歌褒舞、如少年則聽歌而

危險無風無月夜色靜寂散髮少年（訓少年外為）外套殊長二八阿娘手巾單頭二人携手佇立于橋畔將投于水適有過橋商人（上商人灑灌為）照提燈見之二人吃驚將去商乍止其袖少年曰僕等已決死請放其手阿娘亦將放去商曰嗚呼危哉嗚呼危哉一步若遲失半開雙花抑何故投身不死亦有為曰僕死不可止請聞其情少娘則師某愛女也僕入其塾久矣戀慕互凝釀不義春逾入目閑相從終結比翼夢々重名浮已入師匠耳春情雖思案之外鑽穴隙援恩師之愛女耻不可已過不可償娘亦慕僕不止欲去無旅

金僕携婦文焉往天下無容二身地赤繩誤結余輩惡緣不死又何為曰君輩必有二親在若聞其死哀悼幾何推愛我子情豈忍見其死乎幸有所受之為替金聊足以支旅費傾囊與之可速去此地也少年低頭振淚曰未相知受這鴻恩何以謝之何時償之阿娘合纖手淚連綿欲言泣咽漸曰死固難覺悟若有枯木生花何欲暗路之嬢爺君乃觀音之出現亦世高恩高于山娘死亦不朽商曰冗言勿費時速去東京及夜未明二人万謝携手去商自以為曾我誑殺人愁雲鎖胸何日忘之欲償其罪未得其時今夕救二人者足以贖罪噫快々々獨語喃々躊躇未去一人武士（武士彥三為）醉步踉々高屐危々多髮以束月代長過四寸紋服騎袴朱鞘低及三尺懷手來自觸商高聲反罵曰汝視我為何乃舊幕大臣也汝觸武士身其罪不輕曰商非敢觸官々反觸商士曰汝已失禮欲巧言以遁其罪益不可免商万謝士竟不聽下放腰刀電光一晃商斃于刀下士微笑復不顧現出平家之亡魂其時辨慶少不動高歌而去一子憂父晚歸携伴頭急々歩来忽蹶死骸轉倒照燈視之非別人乃我父也二人錯愕涕泣哀慟撫懷視之有

薄無金是盜賊所行也當區戶長適過此曰汝等何者曰盜殺余父戶長曰開化之仁世猶有如此國賊官之執善政賊豈能脫乎不日可就捕縛汝等戶籍何區曰云々戶長詳記曰速可達于官舞臺忽一轉景況全變

樹陰開茶店榻子待客傍有標杭書足柄縣管轄大磯村八字少年與阿娘双乘人車轔々挽来憩茶店挽夫（圓太為挽夫）巳去阿娘忽發病不堪其胸痛少年又獨驚未知失財囊于車內將追挽夫去娘泣扣袂曰君不顧娘病君去獨余此身归何遑顧汝失彼物不

能移一歩故袖欲去挽夫自返車来少年曰余為汝
可活其淳朴實可愛忽探嚢投金挽夫驚曰這箇十
圓札小可始見之何敢受此大金固辞不受之少年
强投而去二人旅客又来甚挽夫視之曰想官是商
小可有所敢請即示紙幣曰或非贋乎官請决之少
男出簿照準其番号乍驚曰嗚呼義政之恩波我仇
忽可復汝受之于何人曰云々受之曰是乃殺余父
大盗賊挽夫錯愕曰小可雖辞彼不可何知其盗賊
小可如之何少男曰賊所之汝不知之乎曰浴箱根
温泉果能至乎否曰汝直載我去汝若不行亦免其

党曰不行受其疑寧如共捕之乎将載二客去舞臺
復轉忽為湯本景阿娘浴了浴衣細帶竢對粧鏡揚
櫛梳玄髩去少年亦浴来就坐後室忽有聲二人振
刀入撞夫曰賊乃是也少男一刀将斬少年執炬管
支之曰予等有何怨執白刄大喝一聲罵曰若大賊
豈能脱乎某夜殺我父奪七十圓非賊何乃復父仇
也曰有何證為賊曰若與十圓札於輓夫其番号與
父所貯紙幣符合是其確證也若開懐視之番号皆
符合閲之果合曰然則救僕死者子之父也敢謝其
深恩僕曾已决死非敢惜命只不堪受其賊名子鞫

刀請聞一片言僕某夜於本所一之橋将投身于水
子父適来止死與七十圓曰可速去赴西國僕為子
父再有生乃一世恩父豈害之乎少男曰死人不言
汝言未可信又将放刀縣吏来制曰雖賊私不可討
少男不可曰復父仇誰道不一字曰復仇庻嚴禁伐
之汝亦犯罪汝勿慕動終縛少年與少婦去於林繁
翳街道自暗舁夫卸肩輿憩樹陰縣吏牽囚人過此
地挽夫追来曰熟考囚人乃旧主之親友某君々性
元端正非可殺人者一惑溺于色終至生悪心噫婦
人禍可恐可謹説了泣下輿中人聞之以為泣者如

旧僕因者似親友出輿欲問衆已散暗夜寂寥不見
人影或疑假寐一夢歟於此幕閉看棚人語沸喧塵
路次窮處環堵容膝落魄寥々如夢寐按彼想此心
欝々不樂戸主携新聞紙来曰余明盲官為一讀之
聞則載士某與某處女殺人奪金顛末適與親友某
同名事蹟雖異亦有所會心或思世間多同名人是
我心之迷也噫開化之時世便利亦便身在西京目
聞東京新事如我頑愚未曾讀書未曾知藝放蕩極
至潜身思之無所免罪時門前有人是非別人乃旧
僕也曰奴尋官奔走于處々恰遇鷲官腰刀人始知

官家官老母已垂死命之末終請一見官泣託之于奴官直東下司問其病也聞官零落甚矣其禍皆生自酒色官親友某亦迷色已生悪心繫于獄士驚曰其事蹟果如何請詳告之奴縷々說涙滴襟士曰噫余過矣々々抑於木所殺人者我々非敢飲酒全為酒呑生此狂心故亡命遠流寓于此地噬臍不及只供香花弔其靈耳今聞親友為余陥寃罪豈可堪黙止乎母疾亦雖可問孰若殺無罪友直東下自可詐之自今到大阪乘蒸艦不出三日能達横濱到横濱亦有鉄道便若誤一日恐彼已就刑先不如以電信

預許之執筆研乎否臺面變為糺問所伴頭說少年曰亡主一子悲父死心狂乱已垂死若聞君伏罪蘇或可癒也君請恕之曰僕非全殺之為子亡主有余命為其人生為其人死是所謂因縁也既獄吏就坐少年自詐曰抵今日雖敢包藏天網元非可免我全害彼敢謹就其刑阿娘進曰非全殺之死敢不避何堪受悪名吏曰汝何物以殺之曰以腰刀害之曰汝解時世不佩一刀何刀能害之嗟呼曰嗟呼々々々々漸曰已殺投刀于水吏曰汝言皆詐也汝殺身立義其心底可感其賊乃在西京以電信已自詐有人

呼詐々々忽一士来坐白砂具訴其罪少年相顧互錯愕是親友某也伴頭顧亦驚這箇主人曾以鳥銃誤殺其父乃其子也詐之為謝其罪吏曰獄已決汝少年全無罪商某曾殺其仇父亦有何怨其因自首減死一等相顧相悦相視相泣時亦鼓鼕々幕乃下

常平社

按往昔有建常平倉于都下以賑窮民今聞常平社于百世後如開其倉餌其口是以為救世一物自古天下無窮民絶窮民亦治世一物也天下人盡為冨民誰敢為人役是猶無野人不能養君子雖欧洲開

化國未曾聞無窮民有之文不可不救之是此社所以為救世一物也初開社于横濱次及東京方今以在神田者為本社出支店于四街為其便後遍至及全都大有所益世人稱貧云一鍋一釜他無金氣此金氣之為用重大而謂金氣充備亦可矣千金其實用不如一鉄釜何則無釜不能炊不炊無飯々々無生人生命畢竟在釜中人間一日不可缺之樞器也然如獨夫獨婦多欠一釜者至貧生立街頭喰酢飯喫串肉或茶飯或喂薯合食以醫一朝飢或是多腐腐敗物不異喰病根百病概生自食不可不謹有財

者亦毎時不能烹店此社則不獨謀其便撰食新
鮮而利人健康雖貧獨生無食以物之且不往而
送亦炊而食是此社所以縁起也歟
一匣行厨檜箸副之匣内渾庖必四片肴餅不踰二
片推葷大小全閲損益鰆鰯箄薄高價飢飽飯粒之
剛柔變助所掌勿有雜舊冷飯塩梅之加減庖丁所
職最替交昨夕汁烹魚與我胴肉甚嫌首與尾切着
欲彼頭部何同痩與肥只飯有量從揾之所向不踰
矩行厨値約有三等上者八銭中而六銭下則四銭
都人多命中位如下等則役夫或貧生之所喰菜品

太異油豆腐為主眼芋子蓮根鱗次雜居至魚肉不
過鰮鰍鯽鰛如飯量尚與上等同足以支飢腹厨丁
擔以竹籃配附四方仙會社整校累々送來亦誤其
食時喰客多少則生于菜多少此魚小于彼夕菜
粗于朝或論塩梅或評品物不　餓鬼道之施餓鬼
貧生甚恐彼知為債鬼來
一生詰厨丁曰昨夕飯量減數匙腹虫鳴不平許其
飢汝須注意丁曰有定規盛之豈有其多少乎官大
食未曾餘一粒或飢極後喰故不飽也是非厨丁所
知曰何然汝或途中掬喰米歟余歟余腹亦有定

昭和四十一年五月二十日也　此日爽快至夕薄曇云々

規一匙多為放屁一匙減為雷鳴腹必有聲報之是
其確證也汝入余腹視之恐有空處食減屎亦減近
頃屎價沸騰二滴閲其價故余未曾屎于他路之遠
不能到我家則擇之歸投于厠如放屁袋之來散于
菜畑丁曰論飯量及屎尻官醜腸亦甚矣須為談尾
也曰汝屎郎謹聞之余非敢惜屎語云糞于田不糞
不熟百穀生自屎歸于屎喰飯猶喰屎都下屎舟之
多日輸出幾百艘皆糞口嘴也無屎人不能生活屎
亦可尊丁欠伸撿腕曰歌々々官鄙言不如屎能曰
汝以余高論為非歟丁擔籃将去曰官論如屁々々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終

紀元二千五百卅四年第八月刻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目錄

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

服部　誠一著

新橋鉄道

芝口有一橋曰新橋、々雖不甚長、鉄而為橋、而橋無一脚、鉄柱為欄、而欄不用木、乃架鉄橋者、獨此一川耳、下流曰汐留、流雖不甚廣、係舟行窮處、墨陀之花、芝浦之月、水游追興者、皆發水路于此、橋上之人、橋下之舟、車馬輻輳、船舫鱗次、亦為繁昌一地、鉄道即在于新橋之南傍汐留之右岸、寛地瀰漶、廣數十歩、

木柵為域、自閧圍圍、于鉄道、間花卉數株、緑樹幾根、紅裳流處、人繋鞍馬、翠靄抹辺、客待出車、圍中央有石室、曰停車場、鏤石而為柱、磨石而為壁、精巧美麗、不異彫一大石、以為層樓、鉄道發基源於斯、過芝濱、經高輪、而出於品川、背後超御殿山、濟六郷川、而及川崎、此地亦有停車場、横濱車與東京車相遇之地也、喩鶴見、則乍神奈川、自是頗係險路、鑿數十丈山、埋一里程海、直左折達横濱、毎驛設停車場、而任客昇降、専為便視、使車場皆雖盡美、就中以新橋為巨擘、楼上則官局、楼下則客室、々亦有二等、上等者席敷氍毹、児子美麗、下等則次之、客買小標紙、為證、有川崎某月某日等數字、因其所之記其地名、値有上中下三等、下者三十錢、中而六十錢、上則一圓（金下記）（斯道自東京至横濱之價也、毎驛由里程異値）先納値後昇車、如車式、則前轜為蒸氣轎、備石炭水機器、御者坐前面、車尾有鉤、以牽客車、一火輪車而約連七八車、客車亦因等位有好悪、上等者如停榭、毛席華麗、坐臥安適、窓揚玲瓏、炭烟不到車中、人遶窓而左顧品川之海色、右瞻神奈川之山光、忽山忽水、山又山、水又水、青觀變移、坐為横港九里程之游歩、

瀛觀鳴傳笛音、石炭薫噴狼烟、号鈴鏘々、人昇車、号鈴又鏘、車即発、自朝六時、連夕六時、一日往來凡六回、實着人飛翼之妙術、而貸商利脚之奇技也、一回約載二百名、商賈居其八分、商賈之損益、関一歩之遅速、有一歩早而及車、未発一歩遅、而車已発、為係千金之損益者、故有驅馬車来者、有飛人車到者、三群五伍、輻々輳々、自西自東、無来不乘者、無載不送者、千客万態、奇姿妙粧、不可得品評、盡衣着唐桟、髮如蜻蜓者、皆簔取（都俗立中間、得利者、曰鑒取）身纏羅紗、姿似官吏者、必通辨光頭、故輝不用夜燭者、謝主之游、畫鳴

也。乱髮掃麻、必披雨衣、者倫父之田横濱也。阿洒落之處女、主遊樂詣神奈川大師、々々元無用、信心甚薄。生意氣之書生、名遊學參高鳴坊、（在横濱近傍某所）觀音。々々曾有情歸意最深。通客倖藝妓、腰乘小轎從旦那、尻來番頭五六、手代六七。此中朝往夕歸者最為有益。庸醫之訪病家、十分奪肩輿貨、而所費不過其半。且有神速之便。貪貫之奔商事、一朝與地券證而所贖、不超其夕。全有利足之益。甲乘有利、乙亦有益。鉄道乃利益之驛路座頭、上京亦自此鉄道。四民雜遝、男女混淆。少年挾阿娘、喜與玉臂摩、只恨紫袖隔

肌膚。下戸怖與醉客接、最厭酒暈衝鼻孔。乳婦大尻、三人饕坐、痴叟一屁、數人嗅臭。一搦十名、各異其趣。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有閲新聞者、有吹草烟者。或笑談、或議論。車內真為小旅舘。

一搦老婆交腰、手巾褁頭、白褌既古、帶亂色發、尿恰為紋。阿娘連臂、外套藏尻、緋襦猶新、卿未全印一婆道、距今五十年前、婆始十六。花顏雲髩、紅袖翠裙、携情郎手、遊歩通街、適見和蘭人入朝、羅紗猩々緋之筒袖襦袢。就中髭深、馬鈴唐人、敲鉦鈸鉢、來皆道形似人間、心如畜生。尿與屎一時不通、且脚不屈伸。

驚、歸而告之爺。婆爺乃刀商也。爺歎曰、嗚呼、不為武士、真遺憾。身入武門、而斷彼唐人于一刀下。聞唐人常喰牛豚。骨軟如斬大根。振腕語婆。爺沒以來、世間一變。寶劍不如菜刀、武士不如鉛槧。末孫為小猴于横濱商舘。年季既盈、開唐物店。變不亦大變乎。刀商孫為唐店主、却為唐人生活。亡爺若聞之、必可號。昨非也。婆幸長命、視達沿革。今又乘蒸氣車詣大師。不假藜杖、不借輿、熟想昔日視唐人、謂畜生者、乃日本人之寐語也。婆若得復旧年、必為負操婦。南無大師如来、添白髮為玄髩、信屈腰、消皺波、再開十六春

又願假唐人大智、披紙幣降自天之妙術。自非借大師冥福、如何一得成。南無大師々々々々々。阿娘胸裏合掌、肚裏祈念、今日參詣非出于嫗意。全由娘誘導。大師若有靈、可必賜冥福。金釵玉櫛連綴子、帶不日買得。又與裏坊少年日相遇。馬車蒸氣之便、尚為緩慢。通電信機、常相語。大師如來、必勿欺娘。方今有鉄道、便祈願必得。日參亦非難。南無大師。小廝坐前攝低頭竊視、祈念南無山神之靈、起大風來。請飜阿娘紅裙。生活辯天、願拜奥院、請開其紅帳、請現其玉躰。未十分祝盡、鳴鈴忽鏘然、早已達川崎。婆娘一群下。

車去、二商相對、先後揭年皆無四旬、春情未衰、美服盛飾、髩髮整理、甲乙屢出時辰儀、觀之金皮晃々、金鎖纍々、蓋非計時辰、將誇于人也、甲曰、余每日乘四時車、到東京、依八字車歸横濱、適與君同車者、已連旬、君何多事于東京、乙飾詞曰、姆住都下、久罹病、余因商業多端、晝間不能顧之、故侵夜侍病於枕頭也、曰、君母既沒、余亦會其葬、果又有何母、曰、細君之母也、曰、君有養母、何不養于家、況病乎、曰、非彼實母、乃義母、其實則他人、故異其居、君亦有何故、奔走都下乎、曰、

余有偽妻于都下、親暱既久矣、雖九里相隔、未曾一夜異衾、噫鉄道之便若非有之、余豈能盡愉快乎、聞西國有遥眼鏡、能見山背景、商法一中千金、以買之、馮其花顔、常可相見也、又有吸千里水器械、名曰吸水機、商法又中千金、以買之、浸之、其紅唇遠、可吸其唾也、開化事物、無一不便、乙曰、君思偽妻、奔余愛義母、行蹤同、侍其側、心情甚不同、偽義亦雖同、其音意味甚相異、関其正與不正、其優劣如何、甲曰、聞君義母未過二九、適與余偽妻同年也、君以為義母、人視為偽母、余以為偽妻、人認為義妻、暗唱義者却無義、寧稱偽者自生義、何則偽亦非可惡、今偽字乃為人、余為彼謀、彼為余勤、互盡義心、自生真義、不亦理屈乎、義亦有離合之、乃如羊下置我、羊能喰紙、最喰我紙幣、終至喰我命、是非敢僻論、君義母若加下一字、可歟、或與余偽貿易、則両皆可得義、君固為偽母相親、則誰敢容疑、余亦為義妻相暱、則人必不異、是所謂智者之発明、何必讀横文而後為學、人雖曰未學、自必謂之學、二人論鬩笑、一少年自側下評曰、義與偽之議論、畢竟皆歸妓、一字合之、則参議也、非余輩餓鬼所能及顧問之、一婦時正到鶴見、車脚暫止、婦笑曰、妾雖不知文字、纔知國音、官等之到東京、亦如到鶴見、

鳶合羽三四人、蝙蝠傘五六人、肩行李、懐算盤、一新以来之商人、田舎間中之才子、一鳶叩老蝙蝠曰、想君輩東奥之絲商歟、余輩則上州之卵紙家也、近年横濱之不景氣、絶無奇獲、如往昔余獲大利、不可再遇也、蝙蝠曰、鳶之撈奪君、曾能經驗乎、曰、是余之本業、不待言、余當開港時、輸若干卵紙、値適沸騰、而十倍元價、千人會亦非可能及、一朝而為巨万富、當時會芳原（横濱花街亦曰芳原）新築五街樓館、互競佳麗、曰岩亀、

曰神風曰何曰何余有所狎大娼二名悦余過實情義已見全無疎意愈親不知其如是朋友不知其如是余與二妓約本妻與他擔權妻百金以積夜具千金以裁祥衣粧鏡臺鴛鴦枕連盃盤茶瓶盡印余記紋景況實謂余閨房可矣又構外宅於羽衣坊一樓數室門戸深鎖玉花儘開一嫗一婢百事如意方端無妨宰予晝寢眞人誅之何暇能思故郷本妻二夜宿妓樓一夜泊外宅酒戰闌時游歩遣興從者有幇間小娃有少妹賞月于野毛山納涼于波止場擲金如雨心裡頻覺春光暖囊中忽知秋意寒況近養蠶

節期再會飄然歸家余欲復施奇策網大利奔走東西集卵紙豈圖卵紙拂底值三倍前年隨謀隨思其君子以其方况毛唐人爭捕百虫来乃取其卵雜之於蚕卵製若干紙輸之于横濱將以投奇勝一治一乱運之極卵紙值追日低故托之於賣込店欲暫待其時店主驚来曰深藏之於幽倉中適因連日陰雨卵皆產生始聞之錯愕視之又錯愕虫形全非蚕有毛虫有裸虫蠢々蠖々充満一倉内余聞又錯愕蚕卵忽變禍卵禍非降自天自下其種也蝙蝠振翼曰余曽見卵紙浮於吉田橋下是乃君災物歟曰果然

余軍略大違忽遇債鬼襲来余失糧途謀之于愛娼睚婦彼既聞余大敗視余真如毛虫嫌余也如疫神不曽顧余々終落魄於横濱若以初度大勝速止干戈金城猶不虚今由瀬車覆異人智固非余浅智可敵欺其實如遺彼粟終失祖先由来之田宅一家離散身如無藉児至為人荷卵紙蝙蝠曰君勿歎既往又有得僥倖時余亦曽買鹿糸飾以擬最好糸一斑彼亦疑余不敢再討奸故餘潤猶存忽寄口於乙耳低声小語今亦輸生糸數十駄近聞生糸有景氣將待時釣大利商法詭道在始如處女終如脱兎君有

良策可共謀其利鳶曰有々百事泊某旅舘可議也一漢眼光如鷹面似撈児傾耳竊聞之肚裏欣々以為自鉄道成来百商忽聞物價余輩殆將失產今日聞之者如得金蔓海岸何番英商某頻欲生糸余竊知之先聞此價而後問彼價余振空手立其中間欺此困彼則胸算正有若干利彼輩傖父已屬余網獲獨喜獨笑不覺瀬車已達横濱是所謂簒取者歟

某新聞云鳶烏高飛抵雲霄意氣揚々睥睨都人一烏揶揄道汝智雖能築五層樓余可能上其屋頭屎也余住汝頂上笑汝下愚汝智未能知天高一童撑

鰮藍曰。若智能奪之乎。若勿慢言。若未知江戶政稱東京乎。若以曾翔旧幕天之心。亦誇九重天乎。若觀市街新繁華。猶可知其世勢也。余乘輕氣球昇蒼空。可能攫若々失其羽翼。何以能飛。余無羽翼能可飛千里也。一爲道今世多智者。非我智可能及。應遷倖地驕耶。倚父亟々嗚々向山手而去云。爾余亦以火輪車可歷超千里。藪猛虎夫所以得人無翼飛千里之奇術者。因有瓦的氏（其人始發明蒸氣）大智也。此人發明蒸氣機関。而後智者次之。隨用之於農工。隨用之於船車。其餘智溢世界。波及我日本。智不亦高大乎。

無瓦的氏。都下亦不能見今日繁昌。智不亦盛大乎。實謂開化之本尊、文明之始祖可矣。火輪車之為奇巧。雖山川高低之險路。可能由鉄道通也。鉄道者。數砂石開一長路。々敷二條鉄埒。以銜兩車輪。平直一線。填坑谷。穿丘陵。山之高者穿隧道遂之。川之深者架橋梁濟之。一道必置二條鉄軌。一道以往。一道以回。使二車無相撃之憂也。數里設停車場。側建一望臺。々上掲旗為晝号。懸燈為夜号。車中人望旗燈。知安危。前途若有險。則懸紅燈紅旗報之。車輪之疾。行如飛。在車中者。彼此不能認面目。一時行四十二里

一分行十八里。是其概畧也。方今自新橋至横濱之間。費時辰四十分。蓋以里程短。不能十分放蒸氣。故甚緩云。然一時而往返九里程。至其神速。飛鳥固不及。走獸也不如。可能與天狗頡頏也。聞天狗者。住最高山頂。朝洪長崎。夕到箱舘。一瞬間能飛行數百里。不用一器械。而疾行如此者。蒸氣機関亦不及歟。或人曰。近輓多天狗。住都下者。容皃似人。而意氣甚驕。巧施魔術。妙吐妖言。見在己上者。如癡鼠遇猫。悄々乍消其形。見在己下者。如猛虎嚙狐。洋々乍高其鼻。少知漢字。尻孔孟。纔讀横文。眞英米。到無人境。則得意極。而伸其羽翼。飽誇耶。愚漢或有住官林結巢於高樹者。其危險如累卵。若遇大風作。可墜落也。是所謂上氣者。豈可敵蒸氣一分乎。天狗或皆降秋葉山。而散住四方乎。何其多員。蓋一新以来。遭剥奪其禄爵。飢過而就食於人間也。其最下等者。終降至地下。羽折翼破。浪々有挽車者云。

增上寺　附楊弓肆、素麪師、水茶店

芝之中央有丘陵山。曰三縁山。寺曰增上寺。深樹繁茂。翠雲埋掩。自有如靈物憑。大伽藍聳于深林間。高龕巍峨。尖塔屹立。丹碧交輝。甍楹相接。壯嚴之美。建

築之麗固冠都下寺域子坊末刹無慮數十劃然為一小郭而不曾許庶民縱覽當時野衲頭多於西瓜之頭佛香烟影於瓦窗之烟百僧千侶坐糊口於諸侯供米而和尚尊大亥有如振權於諸侯上者昔日何沙門之盛維新以來官廢棄舊制雖祠地寺域皆使納地稅且抑制僧侶之特權大小侯伯亦為華族而減畧舊例如供米不過百分一或有全廢止者於此僧侶之失米櫃者頗多正是極樂之夢覺遇地獄之難飢腹枵々欲將渡三津川誠心始念南無阿弥陀佛幾箇餓鬼無布施可得糧途有始入佛學直欲

任教導者有終入商門全脱袈裟者或有得自由交別耶須（僧有妻只耶須）之哀歎或有度引導客鬻銅佛之窮策堂院荒蕪殿宇破壞阿弥陀去坐借與之於會社歟此地於此有新繁昌之起焉往年黒本尊之開帳釋伽佛避帶供附之於兵營蓋歐膻衲出聖僧之秋也人之賽詣蟻集蠅屯雜商開新肆於前門両側有賣隴偏者有買錦畫者估筭擲售毬燈貫團子握酢飯其間又挾賣卜先生内地則皆為新街或代樹木或移花卉有割烹亭有蕎麦庵連寫真目鏡擲比併列娘誰開茶店娘何起弓場滑稽師小戲場亦次之

近乾置大教院域内益繁盛如弓場茶肆與淺草寺頡頏

弓肆連場阿娘窈窕妖粧盛飾紅袖巧招客々多少全閑娘美醜客固非學射專係挑阿娘肆号競風佳曰梅林曰藤岡曰何曰何店鑽紙障々心不糊處有寸許儘許人偷覷而不敢用偷覷三錢之罰法客有覗之直食艶語乍衒媚笑欲以要虜之與彼妓爲格子前一般相似室内無贅物剛弓七張桑弓八張矢箇六七羅列腐書生連臂而彎嫩少年接腕而発商賈亦往焉僧侶亦往焉飛箭如雨乱羽為林霏々紛

々揣手以争巧百発百外何用彼有的一客忽挽起紅袖纖々左手可以壓文夫之右手拈弓摘箭著筈於鼻頭弦盈羽飛一発一隱一中一媚百発百中捨矢如破娘揖讓（射礼）尊曰娣未知射法特彎以発耳偶中者如千人會中復不可期如官輩則君子之射也正已而後発雖不中亦不遠娣豈可敵勇士腕力乎書生曰僕伸己而後発臨彼有穴雖不覷必中一娘適起拾散矢容忽覷其尻発尻肥大雖充的場巧避姒脱不曾受一矢曰娘公天下之英雄也戰必勝守必固僕拙射敢避三舍一漢戲曰妹君射術巧則巧

然非實用。小可不遇活物。未曾施秘術。如夜戰百發百中箭子盡而後止。妹君若欲決輸贏。來晴夜可戰姉原也。娘曰。妹弱的受君一箭。巨尻能可覺箭鏑如用黃金。妹不戰而服從。雖觀音之臂力。不可敵金鏑也。腫僧容嘴曰。係觀音事務。固僧侶之職。頭圓則心亦圓。僧不敢施暴行。余箭非金非銀。亦非鉄。特磨天然銅鏑。以可能破彼大的。曾試之於神明。文驗於愛宕（弓肆 城多）。況芝新觀音始開帳者乎。娘笑曰。棄舊採新。方今之流行。雖古為朝。難敵今砲兵。娘乃新的。非金鏑。豈可能破乎。他僧挾梵音曰。休々非余輩愚僧

所及。自稱新觀音者。多是古寺之癈佛。此這觀音乃古窟之怪狸。幸可免誑罔。衆客哄笑。擲弓而去

數客擁捅爐屡喫烟。不曾執弓箭。是亦挑夜戰之壯士也。娘向一人曰。竊聞項者携千代本（弓肆名）那。詰兒觀演戯於新富坊。何等快樂。真可羨。曰錯矣。係是官員某事。僕未曾知如此愉快。娘曰。君勿秘。風聲疾于箭。早已傳他耳。娘占筮亦巧于弓。占必中。曰勿怪。疇昔不得已為伴耳。娘如有意。僕為前驅。近則僨馬車遊向嶌乎。遠則乗鉄道到横濱乎。弟從意所在。娘指点他臉。曰君臉有臙痕。衣袖亦腥。果知昨夜之戰血未乾也。如與若同車。內乱忽焉沸。必不免彼。復讎可畏々々。菓商（有巣窩常遇弓肆鬻者）偶来。強欲賣之。娘亦從之

一俠客嘲曰。娘公毎日食新菸薯。猶不飽。偷餘歟。娘脾日生肉。今不籠於尻後。恐為巨臼。娘故笑曰。臼者精米之要具。尻如為臼。可坐食而鼓腹。娘尻元屬米櫃。賣以易米。衣服亦産於尻。一尻以飫養數口。其肥大不亦宜乎。曰然歟。曾聞尻之運動疾於箭。亦宜矣

々々々

山門之南。有花園。係㯊駝師某新墾。伐深樹崩高堆以開一勝地。幅員百畝。地勢方形。竹垣屏內。禁門斜

開。入則豁然。風烟自擬淺草奧山。雜木扶疎。衆草蔓蕪。四時莫日不花。間梅林數株。横斜交枝。櫻樹幾根醞釀散香。海棠欲笑。棣棠又嬌。杜鵑花吐血。君子花淙紅。牡丹之富貴。菊花之隱逸。錦繡織於雨。綾羅飄於風。如盆卉陳之於架上。千花万草。鬪奇競異。青葡青綠匍緣石。苔粘石三寸。秀蟠松傍竹二尺。抽鳳尾蕉。對麒麟角。立霸王樹。擁美人草。坐万年青。可保不老壽。百両金似夷子孫富叢。又叢林又林。近輓移自異域來者亦不少焉。中間數架。則野花爛熳。幽香可愛。芒尾花招女郎花。來觀音菊。媚曼陀羅花。笑牽牛

花司早晨鼓子花報正午斷腸花泣露紅涙自滴雞冠花帯霜朱頭正重石竹幾義抽之以桔梗淡紫濃紅交加雜植真奇觀矣園裡寂亭建榭瀟洒以待客々借榻喫茶者投數錢而去園側有温泉佳麗香潔足以洗愁腸又設小烹亭於其傍自為男子之商社交際之盛不敢私龍斷

園右又有小丘緑樹掩背花木繞腰之字之小坂蜿曲達頂是亦新闢之地也頂上因奉遷西京丸山稲荷名丸山茶店數椽架丘閒竈丘面西南眺望豁然相武之海総房之山坊巷之碁局郷舎之犬牙盡萃

於目下客倚欄遠望有支頤者有伸頸者窺両眼鏡者曰三柱危揺立而不動者帆前船之泊品川也一帯黒烟靡而如飛者火輪車之過高輪也西方之山黒而圓者自黒不動緑而密者海晏寺也遥翠一髪如有如無者伊豆之大嶋也尖碧駢列半斷半連者房州之鋸山也甍瓦巍々聳於蒼空者第一銀行樓在其左者遠遼館也牛肉之紅旗寫真之白帘晃々舞風此處衣桁轉倒敝袍果知懶婆拾風児彼方烹樓飄颻緋褌或想通客挑藝妓按摩仰踏牛屎滑倒於前光頭拜地韋駄天棄人車仰轉於後翠丸朝天赤羽橋頭竊発屎人遽卒自後覗之嗚呼危哉罰金一朱々々々々新橋街西娼捧鰯篋茫然立覩狗交接其々不知乎一鳶乍攫取數尾去娼錯愕仰号泣於是天一鴉又飛発屎恰入娼口東京之鳶鴉悪哉々々三嘆而去

一捻醫痕先迷男魂三寸艶語暗促茶價大娘道請来小妹道請愁少年向娘覩一覩低唱曰思積兮於丸山兮朝来觀雪見酒（歌曲詞）娘忽掩口絃沈々々郎應唱曰融而悦兮胸之中客曰娘心如氷解其次亦何解娘微笑授管吹烟覩他顔於淡烟中曰水淺則

揭裳抵深則解帯又何解正是妖狐誑痴漢々将陥淫窟魂乍飛涎乍流恍然如夢寐恰与愚夫放鳥籠時一様探懐投金徐々説曰僕無日不思娘店已速旬今而始知娘真意春風如有情寄謗我於巣窟娘（既奪金有何用）又曰夕陽已欲没暫可待客散也少年助娘共倶疊茶竈店已既閉一婆来曰今夕有某約娘可速歸少年曰直從娘所之曰生憎今夕係父親年忌（妖狐言似有故）母親不敢許他遊請復期他日劇然拂袂下山去前之恍然忽變茫然（失望可想）又是似獲魚脱掌飛酔客踉々衝店前入曰口大渇娘公請賜冷水一盃

小妹捧満碗曰、官請可来慰此渇。客撫娘背曰、遇君得不慰乎。已水已茶、又飲又喫、如巨鯨吸潮、立傾七碗。顧問老嫗曰、僕雖探妻之日久、未有適僕意者。此地或無好別品乎。曰、有々。連小娘中婦一束七圓、乃至十圓、任人擇採。官如有意、嫗能周施。曰、挙動之婀娜、容顔之美艶、年紀恰向有如娘公者、直可媒之。故執娘手道、風姿真可愛。嫗換茶呈菓（過奇貨已落手掌中）曰、這児已十六、若有誘之之春風、将令嚢嫗僅三口不敢貧多量分米（為我子一生者日分米）。果有良縁、官請為謀之。客愉他眼、飽食毬糖盆中幾餘数粒、勉開笑顔曰、如僕者如何。毋公允之。娘君亦従曰、所敢希望也。嫗一走告之於老爺、直可結約曰、今夕官局之当直、明日公退、餘復来可談百事。必期午後四時、可待也。娘胸悖々、嫗顔欣々、相顧相喜。客包圓貨、投道幾以代茶價耳。二人又顧又喜。客遂期再会去。嫗道、今日何等幸福。我家已生金花一圓。茶代最過今、可推以知官冨貴。躍然発包、則何思掌中之珠、使是新鋳一銭銅。

書肆　洋谷舗雑居店

文華之明、於今為盛。書林之冨、古所未聞。英書曰舶、佛籍月渡、支那獨逸、又相次蟹行之書、蚯蚓之字、煥乎皆其有文章。皆作飜釈、随而刊行。連神書佛経、紛々蘊々、積以為培養人才之一大藪。即倍親荀子之生、啓而醫治文盲之藥院也。自古無人不由此藪者。老聃由是而出焉、孔子由是而出焉、天竺釈伽出自是、猶太耶蘇出自是、演史家出焉、滑稽師出焉、娼妓微奴之口説、藝者洒落之艶語、亦出自是、千技万藝、無不出自是者。藪地之繁昌、亦可知也。然曬眼於万国書、而施教於普天下者、藪中之大先生也。借智於伊呂波、而卒業於衣啖西者、亦其顒伴也。故文化之盛衰、以書肆之多少可證之。方今書肆之数、追次繁殖、称老舗者大凡五百、至其子肆孫店、不可算数。有賣洋書者、有買雑本者、有発新版、有鬻古籍、有曬書肆、有貸本店。本街横坊、比々連戸。是因読書人多、致此大繁昌也。学問元在弘智識、々々開明則多所発明、々々則書類日新、又日新。自今加十年、現在之書或尽委屑紙家。一友諭余曰、如子新繁昌記、固無用書、先為屑紙必矣。此書若不賣、子又何以糊其飢口。余曰、亦何憂焉、亦何恐焉。及余書不賣時、都下繁昌亦必一変。余書忽為返魂紙、又可能記将来繁昌也。書架四壁、一縦一横、擁之以玻璃戸、朱皮屏立（洋書立）

之烏裴撕比表題皆鐵金字晃々射眼正面安置維
波斯德剌氏之大字書左則修身論右則万國史地
理書究理篇位置整齊如讀本（原嚙利 的爾）連一二三藏
之至其四五以上本肆所未仕入蓋以讀之者少也
伴頭少知横文小猴能諳表題一自負生坐肆前曰
近船有何新本伴曰有々々直抽出數冊積他面前
客每冊翻數葉曰此密爾氏（英人）之經濟論僕既諳之
巴哥氏（英人）之文明史亦既呑之如區々雜書盡蓄藏
於臍下又何為新本伴更抽出一冊曰此雖小說人
皆讃義實可稱今仲麻呂客受畧閲之小猴在側曰

學士眼與常人異歟何故倒讀客曰僕眼為夜學生
微翳曚朧不明如洋書往々易誤順逆即轉其端曰
此米人某氏所著某書也僕十年前已既閲矣伴忍
笑曰恐不然此近頃日本人某於倫動所著之書也
曰不然々々因人名字書證之曰彼書未載我國人
何由取其證小猴又容嘴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客
憤曰僕洋學生何受教於腐儒書曰然則波計々々
々々
三十書生羅紗纏身時器在胸意氣昂然来問曰紐
約克（合衆國之一都府）出版之某書有耶伴磕頭曰無々々

客曰何船来遅乎伴傾首曰癸兌日月條何年記曰
昨因英人某氏新聞紙知之開自香港（支那海孤嶋）有電
報伴曰新版之流行雖速未如電信非敢後船不来
也曰某書如何曰若未開曰佛國外史已成歟曰山
陽先生既沒久矣或又生彼國乎曰先聖後聖其揆
一也彼亦或有山陽伴問曰聞洋人某氏新聞有耶
蘇又降誕我國之說愚生本来淨土宗決非耶宗故
未曾知舊約書敢問山陽若再生佛國耶蘇三生亦
不足異近頃教官頻說國教於祠地寺域或為防外
教歟曾聞耶蘇非人間真乎天主之子耶蘇若果降

我國百日說法實恐為一放屁是愚輩所深杞憂官
洋學大[illegible]子有豫防之之究理乎否客莞爾笑曰是
非余所及無已則有一伴曰願謹受其教客揚々說
出曰余雖未學我國教（不知國教猶為學士）畧知彼西教耶蘇
之道亦非無虛偽試舉其一二證之彼人而自稱救
世主者其虛一也彼曰能醫盲聾者（命門生為伴盲聾而治之者歟）
其虛二也曰受刑於十字架上而償世人罪者其虛
三也既有三虛何足盡信曰然則歐米各國何以奉
其教也曰彼道盡帰於天是或所可信歟上觀天象
下考地理近驗人身遠察物性非天主而可能為乎

如空像拜之無其威権侮之不見所恐特歒之有聲
耳豈有禍福生自銅鉄理乎論其本性則銅像亦不
異一箇藥鑵西國以此等言自為卓見然溯其原皆
歸於天如我神教先耶蘇既說之久矣乃万神御於
高天原是耶天也故万祠安置一白幣未曾祭空像
儒云獲罪於天無所祈是亦天也佛云慾界六天色
界十八天無色界四空處或亦言天乎大道無一不
歸天者特如拜空像未免野蠻陋習也雖然非可敢
毀之随世開化蒼生自知其道教化固任人心所向
可教而不可強也人智漸明則不知不識從天道也

必矣始信鰯首而及鯛頭文及牛象頭次及彼空像
其上則及人像昇其極則天也天之明鑒無所不及
無所不照雖為隠慝者天忽知之非如歒空像無所
恐者也世人能知之則豈有弑父與君之乱臣賊子
乎國民皆帰善則智亦開智開則無從人後嘗其膂
者況有受外國人使役者乎人各獨立則國亦全獨
立國能獨立則國益富兵益強我　皇國亦至此
始可謂遵　天祖大神遺訓也國民若有此強力
則雖百耶蘇降不能入我國是即維持國教之大旨
也伴鷲曰大先生說非偶言先生懐其妙說何不導

國人曰有教院在非所可余輩末學容喙且人有衣
食住而後可學道余亦貧未能支己飢口何遑能教
人一伴文伸曰先生僻說聞而已倦々而已聽々亦
醒而言未畢即謂之拙（拙図音說）法乎噫可憐一日拙說
不當一錢
一老生悄々来佇立肆隅低聲問曰有文典耶小猴
曰比尼阿氏文典歟加堅波士氏歟並有孰可老生
有慙色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傍註便可伴曰彼書
未有附我國字者或飜譯書之謂歟曰以横文譯歟
或以漢字歟曰官言轉倒譯横文即用國語使初學

解其書意而已官若學横文何又用國字曰不及煩
予辨洋書獨瞽古亦足伴一喝曰本肆專賣洋書不
鬻如小學讀本者官請問之裏坊小書肆客又悄々
出而去伴伏笑曰五十以學洋書可以莫大咸矣
貧書生挾（洋書必挾）一大字書来曰僕有事故驗帰省是
疇昔於某店所買且貴之伴執算盤動數珠曰定價
五圓既屬古本余除之四分現金一圓若不滿官意
請辛謝之生錯愕曰此書未出十日纔閲數葉耳裝
未垢紙未毛一圓不亦甚低價乎伴曰洋品之值專
閲新舊不獨書籍万物皆然為官亦不可動其定額曰

雜誌也

請與一圓半僕非敢貪多伴曰請謝々々生卒收一圓而去一生又来曰某字書有耶曰幸有雖古刑古如新本然價僅四圓亦甚廉矣生即買而去老伴翻簿曰此書元出自我復歸我而又出又復歸而又更出貪生亦商店之一器械汝小伴必勿侮貪生小伴詆聲曰朝買之一圓而夕鬻之四圓汝大伴必勿欺愚生

雜書滿肆二面陳列前易賣者後難賣者美本麗冊枕藉重疊倭書而寫洋畫以喜童子眼者地理天文之手習文洋籍而附國語以扶晩生智者經濟修身之獨學問某大人所著某先生所譯書目招牌飄然

飜風傍有新聞紙又有雜聞誌如官等一覽表東京新膾圖披以挾店前併和漢洋新版益競新昨日所発兌今日已陳腐一醉生踉步蹣跚立指壁間曰此教育劑之招牌彼究理丸之標札仔細記功能於其下洋人製藥歟或唐人家傳歟賣藥非必如功能表有功者恐與藥舗薫薺香於旧藥擬新製者一般相似伴頭含怒曰是非藥品即新版書目官有兩眼猶不見此數字乎曰誤矣々々然則與淨瑠璃大夫之看板一様伴曰某先生輩所著譯皆係人才教育之

演史家一大虛談

大道侮弄亦甚矣客曰伴公勿憤夫教育以醫文盲治痴聾為大吉猶明醫施良藥謂之教育劑不亦可乎此則不然偷數章於某氏譯書裡拔幾説於他著作中而方收拾漸集為巻以附隨意名々雖某著其實非出自己肛裏則已所未知之書教化何及人禮義徳行非我職天理人道須他問無功亦無毒人君疑可讀而試也彼拾於文明史抜於地理書集譯以下勝手表題原意所不了解則挾文耶文字漸為拙文於曖昧中彼此皆所謂因人賽錢敲鱷口者也畢竟為世人非著書為家族将買米偶作奇文如演史

家拾寸穂於雜書吐出一大虛談有誰盡信之苟學士而為之何等鉄面皮汝伴頭鬻此等書何等大愚眼讀之者亦何等文盲人伴曰商買唯在利何管世教化官且去曰人之大道非玩物是故尊其書本朝之賴氏宋世之朱熹或英國之密爾氏雖其著書多未有如偷他説糊口皆改正其謬誤増補其闕遺以為其完璧是後學之本旨也現在偷人文章以鬻其糟粕等雖街道挽車者不為之伴曰理則理然如評他細君之美醜費百辨無一益况官有何學力吐大言者聽必定怒君請去客欲去又顧曰表紙義若春本何曰

某氏所著用文章曰、汲竹部源藏之末流者歟（世俗稱習）

（字師曰寺小屋）比之他、偷書家文雖拙、事雖小、寧以為可陳

其後者何等書小猴曰世俗所謂伊呂波譬曰、余又

論其可否曰、休々々真如文盲覗儒官亦伊呂波譬

中之一人

一箇和尚頭戴洋帽、身服釋衣、而腰纏倭袴、現開化

顔（本来消妻子我開化館之易牙）来曰、神學論有耶、曰有々々古事

記、日本記、舊事、葦芽何佳。和尚曰、謂一冊以可能説

教者也。曰、某氏所著有十七條畧説、曰可矣々々冀

以若干釋書換此一本。伴曰、如梵書方今絶無値、雖

大般若六百巻二東三文、僅十巻何及一小冊子。請

加之數錢、和尚催涙曰、請聞愚僧一片言。此書藏宝

庫幾百年、一歳一閲、以為万民救災禍。近頃官置教

院、愚僧亦列教導一分、經文唯為糊口誦一夜。宝經

為人言矇朧立枕頭曰、嗚呼吾梵書兄弟空蟄居庫

隅、不覩天日已有年。一切經一切屬無用、涅槃經（釈）

（不生不滅曰涅槃）滅。涅槃唯如睡。佛典之廢、為万國一贅物。且

聞有破佛論。吾等兄弟又寄身於何處、汝為我守護

何不憂之。父母不受一片引導、既葬蠹魚腹、千恨日

深、方感月蕩自終為虚空藏。寧不如陷屑紙、一為世

益兄念南無阿弥弟唱妙法蓮華愚僧夢覺、錯愕謹

追想、當初運護摩、燒味噌擂幾方僧侶生活於一部

觀音經、況千部万巻之梵書乎。縦令為書肆厄、不

忍使受辱紙屑商手。伴請、恕之大儒在側閲支那新

聞、忽説出曰、噫和尚慷慨宜矣々々。我儒書亦然。古

来大小學校皆属我四書五經、自洋學流入本邦、求

中庸、見晒於曬書肆。論語見縛於蜘蛛網。偶雖或遇

恩顧者、其值比昔日減幾倍。或時受辱於英儒、或時

被嬲於佛書、或轉賣各處、不異一野妓。今時書生開

口曰、儒道迂遠、畢竟未讀經書、又未知其道也。若横

讀論孟、其道何與洋儒異。稱漢學者、僅以飜譯文學

為足歟。至其譯書、多意味所不通。意味若不通、不如

無譯。惟天下書生、先讀漢書而後入洋學、果為活用

學士。如佛教亦專施實行、必有稗益。是與君輩抃生

所同感。慨雖欲不歎、得乎。伴亦有才、突然挾一論曰

官等何識見隘、何肝膽小。書肆繁昌如此、書生茂盛

如此。有讀洋書者、有閲漢籍者、誦梵經、説神譜、各自

雖從心所欲、捨舊取新、則人之常情、不問書善惡。後

出之書拘招人心、故儒而可穿新論、佛而可鑿新説

立指俳優給金表曰良役者（俗稱俳曰役者）夫出自後世

開明益以後出為善大道則舞臺也百世決不變書生則併夫也来世必可巧書籍則狂言也将来最競新苟有學才不論其學派可裁新狂言也議論紛然已過三時小猴摩睡眼曰狂言已闋先客請出後客請来

万世橋 附住吉踊、弄猴師、街頭演史、機捩

万世橋在于旧筋違亦都下新繁昌之一地也鏟蕪樓除石礫豁然闢一寛地而架大石橋長約十六間幅及七間奇巧佳麗全躰積花岡石至脚為両弯形一弯之間約二十六尺橋下不礙行舟覩底面則如

巨石懸空似甚危而甚固蓋編稜石為义形載物俞重則愈相嚙之理也表面則平坦如磨一大砥以為車行之便欄下亦建石柱彫磨自在為木材不易為之巧遥望之則恰似架駿鞬鏡故人呼曰眼鏡橋俚諺云約之不可期如俟石橋之腐敗此橋則非天地傾覆不可腐敗万世之名實非偶然也橋口闢三义路中央則車馬左右則通徒行路心作亀背遍敷白砂粲々皎々又設水竇於両側雖霖雨無一滴行潦路傍則栽花木或稠茂或扶疎白梅與紅櫻競嬋妍青柳隣丹楓闘婀娜而開大園於熱鬧間春之芳雲秋之彩霞行人絡繹於錦繡幕裡一路右折連柳原自之至浅草橋之間伐古柳平高堤而栽雑木於河岸風景幽美自為小墨陀之觀維新以来雖新築之地不少未曾有繁昌之速如此建築之美如此是非有人民進開域之盛力豈能如茲乎川流則神田川上流曰御茶水下流過柳橋合隅田川舟楫之便為最多矣舫艇相御楫櫂相擊橋下常不断行舟旧筋違者四通之心軸而行人雑遝車馬輻輳南則芝日本橋品川者西則向本郷牛籠者東則浅草両國之往来北則下谷千住之出入皆無不過此者故橋畔雑商連露肆殊為諸伎人之淵藪

長柄晴繖開小蒼天於街頭頂捧白幣擔張紅幕二人携之而立其下拆㯺敲繖柄三絃代鼓角摐々錚々和為一種曲両三沛佛扱手帕括額連手而舞列踵而踏一人而如有六手六脚三人一舞調子甚輕世傳往昔願僧掃住吉祠前偶然相集而戯為踏歌是其濫觴稱伊勢音度者蓋此僧輩之末寺歟伊勢有津保伊勢津有伊勢躰保津此是旧詞曲近来脩飾其声一新其手奇曲妙調斜其両手而舞如紙鳶戯風塞其一足而跳似傀儡随絲其間帯滑稽其際

挟佯態捻腰撑裳、而形阿娘掩面帶刀、而罵情男娘負男道投身於桂川、則旧習之事、娘負男固開化之新様、将航蒸氣船没於大洋乎。忽有人於後沈大洋而葬魚腹、亦旧習之弊、何遂渡異國不果偕老之約。男道昔日之長右衛門不知横文、借到海外難為習字師、終斃於道路而已。曰色之伊呂波則万國同一。寧責阿半為洋人公之愛妾、可謂適今世女流之閑化。娘忽振頭打胸曰、迷雲全霽、量簡大變、娘以十四年身與四十四年之男情死、不免蕃夷之風、共止死為永訣、不如互求其適耦、男亦然乎。道身見阿娘

於懐無一朱楮幣、又焉能往、到底不能脱死神。娘乍冷笑、何男之白痴、不及女兒遠矣。女則一媚十圓騙擄兵卒之奪二三圓、況勅奏判之三官乎。男而無才者不出挽人車之外。方今物皆移、俗亦換、勝五郎起挽初花之車、且那降拭家来之臀。一僧跳出曰、寧脱僧髻止桂川之曲、廢蕩樂坊為辛抱人、而不如娶真女房哩。

竿頭揭一角招燈、紅帘晃々飄於燈簷、小鼓劉攝、三絃急調、一伎人出而跪、肩結茜襷、手操烏箱、初説白其所為名目、説了開蓋示空箱於衆、道十目所見箱内空虚、誰敢容疑、今傳送何物於這箱、供衆覧。觀者交睡眼一注、伎人不知撈兒切巾着去。已将施伎、又鼓又絃、欲為猶不為。一婦捧破扇、音乞文久錢一孔。吝者僅慳一孔錢、乍隠於人後而避之、何思撈兒亦潜於己後、有欲抽懐袋、恰與買安値物却失錢者一様。攤錢雨抛、合緡一百五十文。伎人漸而起身、左手捧箱、口嚼一扇、右手以打胸、一打、觀者唯注目其箱、不知早已挟一物於指間。開扇又白何物来、将入這箱、飜扇數回、忽探箱操出一條紅旗、次又白旗随出随捲、請見一物又出自這旗、線香傳火、則地火亂噴、

火花突飛、狂奔、人皆錯愕、讃声四鳴。其伎有數件、或跣足渡白刄、徐々移歩、脚不曾撓、人見其險莫不慌々、恐其瘍疸、或呑曲尺、或噴活魚、其奇其如真、如有幻術、為有魔法、然世謂之弄珠師。最後出一新奇、安置小瓶於大道中央、瓶外不見一物、有焉放声宣白、瓶有三万億土之極樂形、虽然小可能容一身。始蹇右脚臨瓶口旋入、又容左脚、忽没半身、唯現其首耳。既而渾身全没瓶中。傖父目驚魂消、伎人早脱此處、去到居酒店、濁酒三盃以慰一日之勞。人尚守瓶俟其出久矣、皆道何極樂之遠、何帰来之遲、伎兒伏笑

道極樂非遠揭彩葉（都俗揭彩葉以為漏酒招牌）又六之門面對小机手弄扇子而危服垢滌三百六十四日靈光頭於白日鼓口以糊口者誰乃街頭演史家螺吹先生是也其所說雖不異唾壺大蛇之說非說法家之拙法所企及何則人樂聽而不厭奇談妙辯縱横說出忽怒忽戰或守或攻使手使目叩膝扭腰勇声寫英雄弱搽形臆病莫戰態不盡莫武風不極概以大閤記德川史為常講頃者壽永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本多平八郎與関羽張飛等大戰於矢嶋壇浦平八郎執五間三尺長槍一回能刺刻敵數人恰似貫

團子名其槍曰團子丸一勇將又現出大喝一声呼間柄十郎左衛門揮一尺貳寸大刀為百人斬聽者評道一尺二寸不可謂大刀先生忽飾過曰但其幅處々有空隙凡觸刀者雖鉄石無不斷一刀斬十人二刀斃十馬漢高祖降其軍門佛拿破倫屈其脚下一人忽發怒声曰欺々々何虛誕之甚一戰而自日本飛支那又跨佛蘭西者何乎先笑曰汝井蛙輩何能容喈余說則聞明之軍談汝筧見徒固非聽而可解曰宥何確論以為然曰此是戰爭之洋行

繡屏彩障以閑小露肆扁阿七吉三等繪額肆前列數小鏡二觀值不逾半錢一男一婦手巾罩頭並其兩脚說其所寫事蹟非語非歌別為一曲鄭男唱婦和應声牽絲花園履為月殿宴席轉化閨房一唱一哀聽不飽觀不倦了童蟻集稚女蠅色為減煨薯炒豆之半費名之謂機振或有寫各國大戰者或有摸古今人物者或復離者或情死人伎則雖小伎與吾輩亦負活計不異然至其機絲與我危險尤異矣彼牽美觀之絲糊口我因纖醌之糧絲係命米商為第一連薪商菜商皆有恩借絲一絲若絕數口忽餒嗚呼危哉或道士亦有閑機振於活路者問之則懸便

絲於權門繫糧絲於要路以為一機甲牽其手乙曳其脚踉々蹌々漸移歩就活路又與渡一條軟索伎人一様蓋代蛇眼傘以蝙蝠傘至施已術渡與賴人扶歩之懸隔則其危險非同日之論也商亦有繫商綵於財主手僧之間為機振者申若於其手乙若離其脚直傾墜於餓鬼道其活路不亦險乎輓近身代限之多或亦機振之綵絕者歟多是糊口於機振中

新橋藝者

余讀長恨歌至終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句則未曾有掩巻而不三歎白居易之

作此歌也在距今一千有余年之上而既然矣噫美人之跋扈於世也千古一轍方國同軌實有如合符節是非敢用其筋力非敢因其材藝所以其跋扈之源由則特不過於容顏之一血囊自古以這一血囊能為可驚駭之事者往々不尠矣大則傾強國堅城小則覆邸宅倉庫亦非敢為其困苦非敢勞其肝腦所以傾覆之之器械則僅不出於鴛鴦之一雙枕令人猶觸這一雙枕而破其産喪其身者比々甚多矣彼恣溶解所傾覆之國家而治潤其父母親戚故生

一義兒則借雖為所獲小芝以維持一家即至重生女亦非無理之事方今熟視都下之風習十而八九滔々皆是也至其甚則中夜生子遽秉燭而覩之恐其不為女子幸生女則其父母以欲為之糊口之一心養育之三歳而欲其鼻高臉低七歳而欲其目涼口小十歳而欲其髮黒面白二七十四而欲其語媚笑巧二八十六而欲其腰細臀肥凡抵自乳臭薫香粉之間亦曾見教貞節唯所令勉之學課則彈三線之絲耳是即鬻其美之學問也男兒亦樂美人之美

而不為後世子孫之計雖着哆囉人雖纒布袍奴其情一般相同日獲四銖則擲於四六妓局（娼妓下等曰四六店蓋其價四六文也）獲八銖則投於中等娼樓獲一圓則與於名娼院中至一圓以上則運歌妓於掌上而不知殺無二生命之幾分噫盛哉妓藉乎或雖口能吐議論者多嘗愛妓之昏而朝議國家之大事其名則雖執掌於國事其實謂為愛妓賜給金可矣於此前之三勳者益感而益深然余輩貪生所歎則未觀娼妓之美未嘗歌妓之味特驚於別品流行耳蓋不啻面八

目則又可謂不免嫉妬心者也夫東京之大都會而無處無歌妓巢窟其妓藉之繁昌日月盛大非吾拙筆墨可能得而状也當今其巢窟之最繁昌者曰柳橋曰新橋曰芳坊三所自為鼎足之勢如柳橋其巨臂而既有柳北仙史之誌其文極金玉而其事則明詳一柳橋而可謂盡闔都声妓之風俗雖然妓姿之情態客子之游風由其地勢自有異同割烹店游船家亦然故因通客之口碑而聊記而三談於此固不其文獨拙不免其疎漏虛誕既徴之實驗上之財主

則以余書為妓街之一塩粒而已、亦其所也。余耳幸有守不知為不知之語（芳坊詳於後編）

新橋與土橋之間、則挾一條川流、而為歌妓之巣窟。右岸則曰二葉坊、曰久保坊、左岸則曰金春、曰枝新道。其他散居于表裏者、數十戸、一般稱之謂新橋絃妓。近来煉石之建築及于横街、裏坊金春之妓、過半移家于右岸、而拓新境于二葉坊、烹店舩宿亦與其間而更為一熱地。曾住金春者、則姿色技藝位上等之中、而稱新橋妓籍之翹楚。枝新道在宗十郎坊與八官坊之間、地勢属裏店、枝路僅三尺許、大小妓戸

櫛比于其兩側、而絃歌如吼、熱閙似沸。路上行人、肩摩腕擊、不能並四脚歩。其狹隘可推而知。此是巣窟中之巣窟、妓戸雖貧富冷熱相異、其風俗太相同。熱者住表街、為小樓居。冷者居裏坊、營一蝸廬。店前掩格子戸、而必掲一彩毬燈、記名其燈面以為招牌。每夕無客則上火、有客則滅火、以報其在否。室内安置一大桶爐、煖灰埋雪、鐵瓶鳴笙、壁柱光澤、茵席蕭灑。也與茶店舩宿相似。一戸一妓、或有從食雛妓尚入妓籍之女、皆極懶惰、未曾梳一髻、未曾縫一衣、調絃歌理粧黛之外、無所其業。出戸則繍衣錦帶、忽變天女之風姿、擧止窈窕、笑媚婀娜、如昆虫亦不肯殺之人。歸家則寛袖悅巾、忽化侠漢之状態、坐卧縱横、話言驕慾、似猛獸猶可能挫之。徒平常學騙法、於春本究幻術、於情書斷不見有女子之行、雖能拜祀阿岩稲荷、不動明王、而祈其冥福使役、已父母如一箇奴婢、子假寐欠伸於爐頭、傍觀母親執薪水而不顧之。神佛吊降冥福於此輩、則地球上無不忠不孝人、八大地獄亦莫處刑之罪鬼。妓家大抵無父親、一母一子、合一牝猫而一家三口、雜居於一室内、別設暗室於樓上、以俟狎客。々至則呼酒肴、賣笑媚。母能誘導

之於狐窟。客一陷其窟、則恍惚之雲遮於眼、眷戀之霧鎖於心、姿色追隨、如影隨形。寐則入夢、寤則會思。何時相離、何日相忘。竟搬運倉庫田宅、而投其窟。甚則有至産傾身冷、而昏夢未醒者。謹案上古有九尾白狐、在支那變妲妃、而亡殷紂王、渡天竺化魔耶夫人、而騙擇尊来我日本、偽玉藻前、而欲覆皇朝、因明鏡之明徳、忽露其真躰、潜身於奈須野原、而終為殺生石。余曾聞其記、掩巻而震慄。由之視之、何處馬骨復化九尾白狐、而誑罔人、復還馬骨、或為殺生骨。可不恐乎、可不戒乎。近輓妓多為財主之外妾、招客於

家而謀糊取。常喰一兩客。而猶不能償貪饞於茶店。（二編比翼帝）兩部船宿故張女王殿下之大門戸者往々不鮮矣。古則散尿於野而肥芋子。今則涵巨芋而肥其野。是亦一新之風化。

不歌而舞於章臺。不醉而戯於花園者。謂之殺風景。觀無可笑事。則猶亦無可樂事。故花與酒。則車之兩輪相合而載人。於輿輦遂轍而可能到飛魂消肉之愉快國也。苟有意於風流者。則昏々陶々皆乘此輦而逍遙於愉快國。羽化飄然。不知楮幣亦飄然飛出自懷。（世俗呼錢曰御足。以其不留止之謂耶。余也呼楮幣曰御羽。以其入則飄然易飛。）維新以降

百物換易。公矦枉華靴。三顧妾於船宿。商賈繁藪焉。一招娘於烹亭。聘客之多如潮。酌於朝。飲於夕。銘酒之池。牛肉之山。無不醉者。無不歌者。割烹家之繁昌可知也。花月泉文競旗色於金春。鶴泉亦有並立之勢。近頃北川起新築於其間。大掉㳂鰻大尾。伊勢勘固留於鍋坊。而將挽回衰勢。賣茶亭與於戊辰年間。壓伏群亭。跋扈於櫻田久保坊。災後更起巨大洋風館。而併吞亞細亞歐羅巴之兩風味。（兼為西洋料理）松榮大黒二亭頡頏於二葉坊而鳴。名於芝口。如孤鰻自西陸（曾在古川岸）遷居於三十間堀。將與水月爭雄。至其子店孫肆。則比々連戸。而非猶之可棲。船宿亦鬪繁華。及築鉄道於汐留。皆移家其上流。而頗有新築之美。

凡客之招妓於烹亭者。聽其絃歌。觀其風姿。而評論及其腰間者必矣。故稍具女兒之鼻目。淅絲彈葉歌之一曲。專轉肥腰。以糊口者。混乎風流客下。不問化人名。甚不欲之。船宿茶店之客。則不問其為妓與不妓。特以轉一字為目的。妓亦倒之而為玩弄物。自在可運之於臍上。

有新哇曰。毋扶兒脚歩初愛。今日歩成還使轉。妓籍之多。一新橋而百五十余名。其中歩成而轉者。居十之八九。有何等財主。而能肥妓之口腹耶。一日余酌

其楼。隣席有二客。盃酒數巡。待妓久矣。甲謂乙曰。今日絃妓之盛。自負尊大。不受三使。不命駕。且視初招之客。如油虫。驕傲露面。應對以鼻。畢竟是係恩顧多顧者果何人。乙打膝曰。一目瞭然。何足容疑。當大政一新之初。更置府藩縣。專登用人才。徵公議士。而商議國務於此。昨日食麦飯者。今日遇三顧命。脱蓑衣穿錦袴。棄耒耜。佩金刀。而大小藩官。輻輳於都下。公然入上下妓院。而論闔都之妓事。擲金如瓦。意氣昂然。驕大才子。面於宴席。妓論沸騰。官游流連。妓貝亦

有才子騙君子必以其方三線之絲結以製妹浦網一牍之枝並以建安籠附小妓投其網捕之大妓類其捌銅之貪欲無節流弄不止而二年間而忽致妓院之繁昌是其源因也甲曰廢藩以降通才子全散而散財子全残加官收妓税二時如投一滴水於烈火盛焔雖暫衰数月而復熾矣照之於旧簿不見有妓籍所減其故何也曰昔日歌妓之得名在其技藝今則在其姿色與媚笑　乂之勞芝以償其税甲曰官有厳命禁其客貴雖歌妓不能忽凿客於杣霜宵何努力能納三関税曰毎客非常之必有二三御客

而賜若干月金一則係多才博識之官員二則帰三井小野之番頭余輩貧生偶為一招在算盤珠外之利甲驚曰妓院之妓論微妙而盛大非浅学可能究曰妓院之髄也数仮不才之貪生固非可覗見幕内之好或有雖査官不可知之理近来改稱妓院謂損内省

昭和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午前陰雨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終

紀元二千五百卅四年第十月刻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目錄

新繁昌記四編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

博覽會

服部誠一著

夫人之智識者、生於聞而長於見。聞一事則移於所見、一物則進右所。近世則逾前世、今時則倍聊將明年之進步、實今年之曚昧也必矣。以當今景況比之、於慶應以内則進歩之隔階級、恰如井底一蛙出於世而反万像。其力能載地球而制御於天。古今物類藏於目下、内外事情記於臆底、智益開明、識益廣大、

實如易人耳目然。何所馬骨入歌妓籍、一媚言而昇公侯之尊、妲彼辺厩生列學員簿、受三顧命而登台閣之爵位。等則瑣々細事不足以為異。元有其才而唯磨其垢、功德之所致、非有猶變虎愚化智之大沿革也。人弘其知識、則世界事物無一可異者。雖妖魔亦然矣。昔日画工丸山氏創描幽鬼之想像、被髮尖腰、蒼顏瘦臉、眼睇如含千恨、涙口舌似訴万緒怨。人觀之則心魂震慄、身毛直竪。曾唱幽霊二字、則足以止孩兒一夜之啼聲。後世形之於演劇場、寫之於落語家。如重女所𡵸之凶魂、人見而相抑呪侮而不怯。蓋知幽霊之為物、真如劇場一物、燐火非可異、鬼面鬼聲斷無是理也。雖乳兒不見其實物則不曾信之、亦不曾畏之。今日則以査卒代幽霊、曰巡査來則啼兒忽默。是兒子之智非加其量、唯觀其實物而真知其恐懼也。万物遡其原而能究其理、則宇宙之間概無可驚者。將可驚則在人智。目今之開明、武藏富年荒凉原、為鳥啼吾孀之荏戸城、又改稱東京而為花開九重之大都會、實可驚之第一也。世人目撃其換易、知識随開而不敢異其沿革。前日有人於茲曰、能一日而奔長崎、一月而到歐米、則人聞為狂兒耶。

見為天狗耶。必不有信之者也。見海有火輪船、陸有鉄軌道、而始信之。今日乗其船車而不驚其発明。軽氣球若流行於都下、則人必為與人車一様。觀余輩亦遇這陰世、依然亦貧而不化。福神者獨可異之一也。知識之生長於聞見、恰如始飲一滴酒而終傾一大白、不覺而進步者也。若有財力則能一巡五大洲、而可弘其知識。然世有禍福、人有貧富。國民盡不能巡行世界而觀其實景也。雖泰西諸國、未能使庶民皆知万國。故設大小學校、而專培養人智、讀地理書、而知世界地形、閲歴史文、而識万國事情、而記者之

智亦有廣狹。書亦有異同。又不免傳聞之誤謬。如新聞誌。亦然。未可盡信其書也。於此設博物館。而聚世界品物。坐而使知万國之景況。次之以博覽會。而新人耳目。蓋隨人智開。有發明事。一事不必止一々物。亦有生百是。所以開博覽會。而補博物館之闕也。如我日本自政權遷武門。来公伯割據。雖有美物名産。秘而不使輸之。因襲之久。以我一州為一天下。安其管見。而不敢求之於他。慶應以降。万機一新。解人民東縛而設幾多學校。使人智廣及全世界。今又開博覽會。而網羅内外之万物。以許庶民縱覽。是即使人

智長於實見也。決非如贋唐人閒書画會者。余記其概畧。欲以告僻邑井蛙(次亦以告博識先生)。然物品之多。文筆之拙。不能記其一二。唯摸其形容。爾觀者詳欲知之。須到博覽會社投二錢。而實見之。即揭榜文與閒帳説教榜等。並立在於日本橋頭。

數室之間。長架重層。低欄曲折。手羅万具。整齊陳列。古奇新珍。櫛比鱗次。住俗雜居。和漢混淆。與骨董家之肆店一樣。中央設小臺。而矢幾箇方匣。縱横區劃。以署貴品與微物。露顯點綴。星光羅列。此似割烹亭之碗架。方品隨其類而異其室。左安置鳳輦。於前室右側。大方四尺而形如小宮。烏漆金鏤。紫幕耀々。草薫晃々。望之儼然。近之莊然。觀者翻躬。而知有其靈威。玄関正面有一大地球儀。此為使知世界地形。而後示其産物耶。第一室。集古物品。欽瓶半破。則奈良皇城之所用。碎瓦一片。則鎌倉幕府之遺物。釋伽手筆之經文。神農自製之藥草。発某塚墳。所得之銚斂則渾身腐爛。或想藏於大地腹幾千年間。某神帳奉遷之明鏡。則全面陰翳。果是隱於天嵓窟百万歳。金貨銀幣。大判小判。恐經石川熊阪二大盃之手。來珊瑚。鼈口。玳瑁。隨手疑白。柳原切通(在是)之兩露肆轉

貴一架則陳官服。袞龍耀於聖袖者。則御即位之正服。七曜輝於宸襟者。則大嘗會之祭衣。一塊電光乍認金冠。比聯珠彩。始見石帶。榲子骸骨。未粘飯粒。何思一位之爵。亂鳥雛形曽燕羽翼。此是武士之冠。緇衣黒於烏。赤袍赤於狐。長烏帽子。如壽老人頭。素襖大紋。似布袋坊。而側有繡裳。可知是女官服。緋袴之緋。濃於小町。緋唇白綾之白。清於楊妃。白膚三尺垂髻。髮曽招業平朝臣。十二比翼衣。舊泣中將維盛。紫式部之綿綺襦。稲田姫之花様裳。彩霓重複。紅霞濃抹。第二室則收羅古代之兵器。紅鞘甲冑。金鏤馬具。

綺羅欺星光輝奪日形差剛戎應三位頼政射怪鳥之弓羊頭鳴鏑殊大想八郎爲朝貫賊船之箭陣大鼓曾鳴不平大馬印屢揚武名羅城門蝶鉄（仰面讃羅城門蝶鉄本不知其偽）係渡邊綱功大江山鉞鎚郎源頼光獲菊池之千本鎗全一貫千首楠五郎之大刀曾束斬百敵辨慶笛出於高舘古跡義經矜獻自蝦夷人手信玄大兜植毛不似法師頭秀吉面甲帶鬚自如猿猴面楠公短劍（後醍醐帝所賜）磨忠光於千古義士提燈照義名於今世刀劍架上有龍吼而水滴者即是五郎入道正宗青江下阪千壽村政從列其左右電光掣

新繁昌記　第四編　五

空青蛟蟠野一架則茶器古則益古舊則益舊器皆醜良具極頭躰一奇一佳自有風致千利休翁杓子不知其名則不充一銅錢價浮世又平彫物若其贋物則何如三文切餚草廬之敝壺曾受侯族三顧山寺之缺釜今爲豪家一寳樂器則陳其後架焦尾之琴青葉之笛琵琶箏篥絲竹金石宮商皦如徵羽繹如皆出於斷十二絃古來能斷英雄腸三線絲今日巧飛以年䰟一方楮紙一方雜墨雲葉飄颻鳥汁凝結筆頭在傍未放蔣蕾越前楮先生與土佐矮紙子（越前製本書紙土佐產中紙）比肩南部平章事隣東京管城侯相

交東都之斷絲絕野之木綿又陳又排綿布絹帛紅白相映綾羅錦繡金碧互輝七十餘州之布帛交錯競美挑精闘彩可知紅百婦手來成點腓紅而娘之紡績數痕流涙寡婦之細織山城縮緬價於彩霓薩摩藍染涼於流霞甲州繭紬短命結城紬甚長壽八丈鳴於黃西京高於緋越後之縮綿下川之絲纈經緯緯縞花彩鳥紋百種千色織出於一室内中庭忽見隕星之光煌々輝々炳乎射人即是日本第一黃金之魚虎以之爲博覽之會主一鱗價足以起一家頗以二箇翠丸易其一片聞有八丈四面狸之睾

新繁昌記　第四編　六

丸亦出之於博覽會可得一大商利其狸果產何國乎開明之時世他日必輸自海外來

磁器瓷瓶球々疊々酒壺花瓢水甕火桶帶錦色者則山城肥前之名產染碧紋者則美濃尾張之精品近世陶工之盛造巨大燈籠（出雲六尺高）不異石造如小便桶殊大雖連數屁發不爲狹欽具銅器亦與陶物伯仲石榴砲一丸可斃百人屁籠銃双手能放万丸欽瓶圓於地藏頭銅釜大於地獄釜獸面爐坐鵩脚架立鋸鉋鑿鑢短長相隣在一隅本邦双物最爲利雞菜刀足以斬鉛魚背骨況刺身庖丁乎一室則

數種漆器、揩金、香盒、銀鏤、書匣、簟笥、桶爐、平滑流油、光澤鑑人。梨地之高机、或是石山寺之遺物、爲縣之書架、想應小倉山之寶器。縫針匣、攏鏡臺、是非中將姬之愛品、必屬阿鞣之道具。如農具與工具、陸續交錯、雜居於一室。紫山平之笠、權兵衛之簑、抵擋迭之鋤、亦在其中。耕種器械、一切疎粗、非奇非佳、流泥滓眞固、雖無可觀者、人間生命全係這物。瑞穗國名生自一犂頭、百穀千菜、無不生。自是善用之、則富。不用之、則貧。國家盛衰、畢竟在這耒耜。如我瑞穗國、開墾之術最爲盛。穀類多於庸醫百藥箄笥、青菜多於觀音千手指頭。草實木果等物、如壓如土、山有栗、隰有梨、桃三年柿八年、而結實。紀州之柑、船鳴名於絃妓口。外山之乾柿、競味於娼婦尻。甲州之葡萄、亦美於腐儒氣味。酸今列此會者、藏玻璃筒而密緘其口。槪係外國產。恰如隔端見處女、唯觀其面、未嘗其味。不知勝木邦產乎否。獨以椰子實爲奇品、能琢磨之、而如滕行畢九者、可以代杯杓。近鑛山之術、亦至盛大。金銀鑛窩、不爲少焉。如佐渡金山、有某氏所彫雛形。即割獨木而爲二片、而面摸其眞景、合之則爲一山。全面目眞乎。不果入其鑛山、觀之是亦會中之一

新繁昌記　第四編　七

奇品。窟中恰如蜂巢也。似石榴一則。寫窟中景、有把鶴嘴鋤（俗呼鶴觜）者、有擔蜘網俵者、荷上者、汲水者。凹處則架小梁、凸處則懸梯子。千辛万苦、汗勞可想。一則鑛夫之家景也。有舂鑛石爲窯竈者、有篩鑛粒爲水簸者、有丸之者、有鑄之者。百手千掌、勤苦堪察觀者、必知金貨之貴。民財未有迷妓輩一片之艷語而生擲千金之心者乎。亦足爲放蕩者流懲器。一架金鑛、一架銀鑛、如錫鉄等鑛石、礫々作山。至合算海外諸邦產、多於西河原之石、聯於濱眞砂之數。或帶淡紅、或含濃碧。雖同一金鑛、各異其色。金鑛與銀鑛、不可得而辨。山石可能養強兵、又可能保政府。如金殿玉樓、女御侍妾、不足計。何思人間之貧富、國家之興廢、在一箇石耶。又列天然石、於其左側。怪皃異躰、有如須禮奇者、有滅法界佳者、有如蟠龍者、有如獅頭者。冨士石有焉、築波石有焉。珊瑚石、玳瑁石、連陰陽石、羅列如星矢。採石、菊面石等、不知其數。如陽莖石、長八寸有許。與岐戶奉安置金陽物、差同其大。夜娼亦足以飽。至竹木種類、最爲多焉。紫檀、黑檀、鐵刀木、紫竹、淡竹、孟宗竹、如松樹杉木、苦竹寒竹等物、斗筲何足算。東洋諸國、所以冨竹木者、蓋由艱嗇者之多與

新繁昌記　第四編　八

木偶人之多，那間泰西不曾生竹類，式所以名醫華出，敢一室有北海道品物，屋宇如鳩巢，編丸木而為小盧，衣服如荒布，織木皮而製，燕布什具，一一把不異茶人玩物間，土人頗嗜酒，以着陳外套，醉倒於氷上為人間無上快樂，世人以為蕃俗，然開化先生而沉湎於酒，傾家脫衣，竟吐血死者不鮮矣，以彼為蕃夷則，以是可為其酋長，須道前一觀這蕃物，免為其酋長，西室有支那朝鮮器物，武内宿祢代百濟所獲，香爐加藤清正於蔚山所捕虎牙，支那帝之献物，朝鮮王之貢品，可知以累世振我國威於異域也，一室則動物之集會，毛獸頭多於狐之婚禮，飛禽嘴多於雀之酒宴，狼面與貪吏如，不飽，鷲眼同撈兒，似無虎猫尾長，貸於痴漢，食官諒鷹爪利銳於奸商，執算盤豪猪，躁獮春西飛行於日本，鳳鳥翔翶聖代來儀於東京，百獸千鳥奇蹄異翼，三足之犬，兩頭之蛇（兩頭蛇二尺許）五頭（五頭合內　為體頭）兩國橋頭未曾見者多焉，如魚類，捕尋常漁網難獲物，來鯨魚之骸骨，纔埜倍巨人胸膃肭之髑髏，眼孔如小兒頭，河豚腹脹脖於饕婢，喰著孕鱆魚頭，團圓於飼尼，蒙帽，粧三尺之蟹，二丈之鮫，逃域之物，異國之產，交錯鱷尾，枕藉擴蟹，昆虫亦然，蟷螂

怒而見人，蝙蝠潛而避世，春風蝴蝶黃白交翼，秋風蜻蜓大小連羽，金鐘兒欲與金琵琶語，約蟬黃似償紡線娘織蜘蛛之笛，惱兒之戀，幾種飛蟲結巢窠於一箱內，允上從混沌之神代，下至開明之今日，宇宙品物盡萃於目下，此中未見者，不過水虎之屁，鬼之首級

最後室則泰西品物，蓋輓近移自澳太利博覽會來也，金鏤銀飾，星光脉射，珠器玉具，水色滴瀝，玻璃粧鏡（佛國製品幅七尺長過八尺）大於地獄，蠟蠟鏡，蠟石肖像（伊太利產）美於龍宮乙姬，面活寂器械二臻可摺千紙紡績道具，奴手捻線百縷，左圖埃及塚山圖（埃及紫山土中　發數千室古代）之（六工功而　鬼全世界）而觀古風，於今日右額英國議院畫，而誇盛勢於世界，婦人常誇長於塩谷判官外奈男子，禮帽高於鎌倉府公（頼朝頭巨大）頭顱，貨幣必印國王頭，鷹眼龍髯，袁氏捏之，而肛裏自生尊意，易誤認刑場之梟首圖，畫多摸美人，半身玉臂，雪乳，少年觀之，而股間乍生，乃所有或想西教之觀音，無毛筆，紙而書二十四字，迷於蟹行而面紙醜，而記五大洲事，細於虫，蟻更縱之花紋暗香，欲動，耀輸之鳥紋，薄翅如振，白甃器之白，甚白，紅飾物之紅，殊紅，約臂環勝達魔

防瘡袋

早輪防瘡袋倍阿亀松葉巻烟草形敷老犬陰莖蒸
麦麺大頭野馬生欠食物一切帶牛臭腥飲齧悉皆
如猴醸皆其他品物雲集星列其數不可算坐而視
全世界指而觀万像物千品万器無不聚無不出其
博覽其博覽全備品固歸博覽不具物亦博覽如吾
輩愚物亦博覽會中之一物
戸籍人之夜過二時室内何物為人聲歎曰嗚呼吾
弓箭兄弟今日之薄命如何上古與兄等存為八幡
大神守護職奉神功皇后征三韓也大東國威於異
域從太郎義家討叛賊也永鳴勇名於東鄙或射怪

鳥或誅魑魅武權全歸於吾兄弟奈須與一之中旭
扇田原藤太之殺百足皆係我腕力如我纛目稱武
門之秘術鳴鏑一鳴則雖悪魔怪鬼無不震慄有其
神靈可以知也故食祿於我門者幾百万近世砲銃
之跋扈於邦内也噫吾權勢頓衰與兄等俱落魄於
腐士家不覩天日已久矣形弓與弦離居白箭脱羽
流寓而後憂悶如何哉不啻為壁蝨埋身軀蜘網被
縛氣不遣悲千恨積於山万感深於海弓之寄食於
骨董家者鰾膠之粘力亦盡而皮肉分裂彼侮而称
贅物是賤而謂蛇足或有遭切断化警棒者或有被

繰織為庭垣者矢則一束三文為炊薪火葬於竈中
豈雖欲不歎得乎余数輩列此會者真如脱虎口一
簡銷然振袖曰余亦有所同斯感慨余明珍信家之
第一男也始父之生我也川發鐵造身躰百鍛千練
竭心力而漸成矣頭戴銀星衣額揭金鍬形紐衣紫
常堅胄周筋君輩勁弓雖飛百箭来余不少憚遂則
驗於一之谷逆則試於大坂陣終被養於大家而為
愛子常入烏緑匣室少不離於君側近来雖紛筒服
頓受殊遇於我君余寵一朝而忽衰正是春晩落花
委泥秋老残柳凋霜禁錮於庫隅已數年幸而得赦

與君邂逅到成余輩零落如何哉服美衣者雖或遇
顧五月五日之飾物觀天日不過一年一四如吾從
弟既受辱於古鐵商手衣装見剥懸鑑貫擔身躰見
解役鑄工家陥這塗炭皆係鳥銃氏之跋扈由此忠
何以能除此怨何因能報熱恩将来再不可出於世
寧寨親族為溶解物嫁砲工師而化銃一躰為獅子
心中虫則何時可能報其宿怨君輩羽箭速為鍛竈
炭可能得而溶解余身是亦復讎之一端也又一人
長歎曰吁汝聴余説吾身上比君等遺恨几幾何哉
僕原來某國之産曾斷悪鬼首或屠毒蛇腹入軍門

則不知誅幾百賊鮮血飽濺偉功屢顯遂以日本刀
名稱中世為某氏珍寶殊遇恩顧朝措余衣夕磨余
面出入不離其腰間先主人頗勤文武之業實為兆
身之人戊辰之乱内外恂々衆庶錯愕余主不堪懐
慨而携吾奔東鄙苦戦数回主人竟死於矢石間余
身亦蒙瑕為擒而從某氏数月既而落於骨董鋪轉
賣東西受侮不少遇辱既多最近脱刀者流之行也
吾輩直價比前月不過千分一雖高祖正宗鍛之者
甚鮮矣僕然係奸商手而一家分散目貫則為烟袋
鉸具鐵鍔則為紙商鎮子鉏與接葉則由帶金衣役

於鋳工如銅緑與銀頭則飄然去不知其所在一身
又降將代小斧者既敷田是故單身來於此也吾儕
偶雖有鈍性比之於異域産則其利不待論然世人
棄我利刀愛彼鈍劍者何乎兵器元保國之要具汝
鈍士以為玩物耶追想當年實不得不惨然涙下一
人切歯扼腕曰余零落如泥土至無容一身地距今
十年以前出門則整々堂々士為前驅而街道猶狹
行人先認余頭而後知其主一治一乱世變物換僕
輩先弓箭既已為長物中尤長物連大鎗長身皆屬
菖蒲槍無曾顧吾曹者如劍君則仮令至落魄無家

系断唯不過代斧介代竹木耳吾輩則無妻可換全
身生錆不知所為流寓商家者不見容其室佇立於
檐下而空待其腐朽子孫之断絶已在目前君輩憂
心就與余身霹靂一聲文傍有人大罵曰汝等鈍兵
可黙々々說昔日之富貴歎今日之零落患亦甚矣
其言皆係不肖己拙而嫉人長汝等自器雖襲來余
以數彈丸能可挫之我國若有刻患汝何以能防長
槍不及飛箭不逮蒙鐵中抜利刀巨然立望彼大洋
歟一箇彈丸若來則非汝等可支是所以余曹振兵
權於世界也我國由汝輩未全滅又未全洗兵士之

旧弊即是開明之罪人從縛葬於大洋底可矣汝若
改其過則因其旧功可以補防盜之警兵員也須脱
旧習從余命余亦能幾變化而成今全備廢棄火縄
砲則第一之治革也如馬具革鞋與世開明全變其
旧様猶如弓箭無所可用汝背旗示如入神道家守
其秘術以防外教来寇也兵権全在余掌握世界何
物又能出余上幕内乍有聲儼然振衣曰汝砲銃勿
慢言苟生我皇國者皆余旗下之士也抑迎汝於異
域者係誰指揮是余采幣之所令也汝等謹聴余言
余身不帯寸鐵而能指揮百万兵余非軍将未曾接

遇汝砲捨余謂控兵權者何我余若不用汝亦不免
為鐵商奴苟為余主者隔眼於兵書上遊謀於幕
内而後命戰於余三軍勝敗在余一身上故觀世形
勢最速矣迅變采幣為鞭或劍改名曰号令雖換名
與形未失指揮本旨如余屬吏既新旧樣態具為
喇叭陣鼓為呼笛旗章與大鼓則唯變其形耳汝砲
亦一變其形與余輩同其趣弓箭之悲歎甲冑之哀
泣其情雖可憐余未如之何而已獨鎗刀有所可用
汝祖先名草薙劍三種之一寶人豈棄之乎然愛汝
徒則恐挽四兵士旧風是余所深憂汝暫可屬廢物

陣幕從後攘臂曰采幣大将勿獨高其鼻大將亦僕
幕中一人且君覩父母遺骸既被辱於紙屑商手君
雖未落家名猶執權於兵器上其實如受外人指揮
何等面目能誇於人鳥銃氏則異域産而非我國人
僕身雖下士官未改旧樣依然陣幕而兵器皆在僕
幕内僕若去陣營則敵忽覩樂屋謀略必洩謀若洩
則雖有百器狂言難成僕謂皇國旧大臣可矣群器
齊放聲曰汝以不改旧樣誇於人是即旧幕也鎌倉
權威今焉在幕冷笑曰不咎既往不遺賢才則當今
之美政身雖旧幕天不棄余才而貸余以菊花紋汝

砲輩能向這菊花発耶余不執一凶器而横行於邦
内人皆畏敬而平伏於余脚下汝等猶能発慢言耶
時有警蹕聲錦影晃然曰汝百器議論朕在簾内具
聞之汝百器皆同朕臣也用與不用只在朕心何又
争其優劣古以弓箭守我國今因砲銃保我國砲銃
亦因有弓箭旧功而生也况槍劍乎朕非敢棄旧樣
新特以是換彼耳汝百器皆有其職隨又有其功非
與汝有司腦力朕抱日丸獨焉往汝百器其黽勉群
器頓首服於一錦旗下
金鯱低尾搔首曰吾日熟思吾身将来無一樂事憂

心悄々如津失舟又歸何處一榮一枯浮雲遮月吾
心之愁雲如結凝而不散一歎一悲暴風妬花吾身
之金花如帰哀而将落嗚呼世事如夢真不可恃也
喟然而歎潸然而泣古瓦從傍撫其背曰君勿悲歎
天下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余少也貴矣曾住福
原御所屋根當時平氏之兵勢如激浪包山清盛之
權威似飛龍躍天公卿之車輻於我庭諸侯之馬嘶
於我門官女競花管絃湧海酒池肉林又舞又歌余
坐其上而實觀人間無上快樂時去運傾夢醒興空
奢侈之平家固無二世數年而源氏動風起於東方

平氏親族與秋葉飄颻於四方而忽亡余屋如烈火滅二年而棟傾二年而屋崩吾身竟埋沒土中不覩天日幾百年何思遇明代得再與諸君比肩於壇上運命固在天用行舍藏樂天而已金鋪又歎曰我與君則同是屋頭人位置雖同遺恨更異余在名古屋也住名城擔頭日本國內無不知余者余名與天逆鋒頡頏時勢一變而命余東下促駕不止固余所不欲婦鋪亦不肯去故國想到吾妻則直係鑄幣師身躰被分析必不免其死雖然主命之重不得不奉生從受辱於他方寧不如自死夫婦接尾將投濠中余

又思世人見二人死恐下情死汚名（情死與黃銅同音）死亦不得忍恥掩淚而來東京余心與士族離祿一樣加之夫婦離居一夕不同其衾聞婦渡歐洲絕不知其安否余幸而雖未就死地與腐斂鉄瓶等汚物同受廢人玩弄心之恥如被陶戶拘引為街頭觀物終此會則諸君復可歸其故鄉余身由有貴價到底不免鍛竈之死恰如抱璧沉淵噫如此感慨何說了而又泣下腐斂磐錆鉄瓶開口憤然共進曰汝金鋪汝頑愚何故輕侮吾輩々々神代之功臣也久蟄土中如野有遺賢今遇微顧者所謂擧人才之本旨也汝聞

口則稱貴族是猶旧族說往事今世之所深耻也且汝雖為貴族未曾聞有旧勳我斂則在神代討賊我瓶則事皇祖供飲天思其旧功遂貽吾輩於部下也余反耻與汝並立汝無用之贅物不如一箇盆石鋪振金鬚露銀牙曰汝不具物勿慢吐言余若賸一鱗則可得買汝曹數百名盆石者何物若不遇其人轉於道路遭馬矢溺盆石敦然起曰余為無用玩物固不俟汝輩言然余性有美質而非人造物擲千金容易不可得故受人愛顧而常坐床頭且余躰髣髴冨嶽頂上帶白色則如冠氷雪腰間含碧紋則似吐

雲雨是皆天然之妙造也在家不變入土不化鉄斂則生錆瓦瓶則必缺黃金亦出則忽變楮幣皆不如余磐石難得也汝金鋪推其本則佐渡之砂石不異何所馬骨為封族亦何足尊鋪乍起身曰汝小奴能侮貴族乎闔會万物合其全價不過余一身價余將賣半身而使役汝等於尾下又何言焉金鱗皆豎銅背半裂奮然已欲飛去香爐轉來扣其鬚曰君請坐聽余說君為高貴世之所能知也斗筲古物何足共論余亦雖曾要貴權本來贅物無用則亦無價故不敢說旧君身不論新古為世思寶貨苟與彼輩交言

則如自流其身請又勿言請又勿怒香爐故燒一香
道世事如余烟消則無跡議論亦然亦有何怨鋪傾
頭曰余豈敢好辯哉彼佞言逆余耳余不得敢默止
也香爐噴烟曰君曾止死者恐受黄銅名也今與余
輩頭頭則非鈍刀古瓦儕必不免為石香爐（土俗呼爐曰伊赤古呂）徒下黄銅不亦一階乎鋪笑曰子言眞高論（高論閣音與香炉同）余亦非有異志（世俗有名曰異志々々爾音與不同）

臨時祭　附開帳

上下神祇本祠末社無慮數千所在無不見華表行
處無不聞鳴鈴珠以日枝（山王成稱）神田二神為大社芝

口有神宮深川有八幡赤阪之氷川湯嶌之天神等
筥中社琴平社鳴靈名于虎門水天宮冀冥福于濱
坊其他安置新社者亦不尠大小祭祀益繁益盛老
幼群列傾海湧山從來以日枝神田為都下兩大祭
事隔歳行之二神之産子以日本橋為其境又互爭
華美共競新奇錦繡塗地綾羅掃塵傾囊賭豪以為
一壯觀名妓束雲鬟而擬俠男紫衣緋褌艶粧盛飾
二人鳴拆木三人曳鉄棒徒行而為山車前驅麗娘
蒙畀襞而學俳技長袖寬帶花顏柳腰一女摸妃拝
二女寫武裝舞躍而為神輿後殿物色之美麗人心

三条教憲

之狂諒實驚倒服然箇是不過一祭日戊辰以降神
事祭式一變旧風更稱臨時祭者起先祭數旬擒頭
街上揭榜文曰某社臨時祭自某月至某月與佛閣
開帳甚同其趣或與釋迎佛共有自遠方遷祀者釋
迦佛仰東京賽錢增尊躰光天逆鉾（臨發上野）賴東國
奉物靡靈身錦神還佛來靈跳妙脚輻輳於都下冨
士講之錦旆飜於品川成田社之綺幟閃於千住男
女排陣鐘鼓整隊邀神將佛先祭已為一祭事蓋敬
鬼神而遠之者亦神佛一新之繁昌
本社正面奉安白幣左移神木右立錦旗莊嚴裝宬

華美輝祥一双吉氣供海味百種新菜獻山珍千熙
燒燈衆星照靈亐顆積餅明珠數德一箇賜神酒一
箇賣靈符賽錢雨施打鼓雷轟更安置一明鏡設高
壇於其前一箇神官衣冠束帶坐壇上說敬神愛國
之道聽者滿堂爭席占地一席則往年博識隱居一
席則近日入學丁稚老媼五六合掌俠男六七接脊
横坊外妾裏店新婦番頭手代士農工商男女老幼
雜居混淆大小連頭不異團子郎前教導振白幣徐
々說出曰夫我日本者方神統御之瑞國有其悪驗
冠全世界抑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立天浮橋執

天瓊矛以探滄溟鋒頭水滴凝成一嶋形如蘆芽名
之曰駁盧嶋二神降臨其嶋生邦土山川生靈万物
是我國成立之始端天祖大神則二神之長女大神
御高天原照臨世界大神遊弟素戔嗚命之暴行入
天石窟六合忽暗黒群神懸鏡奏樂大神啓戸微見
之四海復明其時之靈鏡即是也須近前拜一拜大
己貴命少彦名命經營國土愛恤蒼生禳災療病百
姓聊頼而後皇統一系万古不易終為安樂隆盛之
一豊國汝蒼生今日浴無量之徳澤皆天祖大神之
恩賜也神不崇乎國不尊乎往古蒙古之冦我西鄉

也神風一起覆賊兵船神功皇后之親征三韓也神
兵一怒鏖毛唐人神德不亦大乎國威不亦盛乎須
拜一拜天祖大神則我國之始祖而乃汝蒼生之產
神故以敬其神愛其國為人民之本分汝父母則大
神之苗裔汝若不孝其父母是不敬神也汝室家則
我國土之一分汝若朝眠素餐苟懈其業是不愛我
國也天祖大神之明鑒乃赫々日輪常監万民勤惰
直降賞罰可不恐乎可不敬乎汝身服膺神國教意
口唱天祖大神四字千魑万災必禳除造次必唱祖
神顛沛必称祖神苟勿唱一遍念佛此時婆群鳴數

珠摩一摩佞念南無阿彌陀佛更連捧双手合一合
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阿南無妙阿々妙々神
教忽混佛恰是似白幣與拂子戰一生引其袖曰汝
如不奉神教然何不唱祖神翁婆道得聽這靈驗真
妙之教全係如来祖始之貝[illegible]南無阿南無妙生道
汝必不免神罰汝眼忽失明汝耳忽失聰汝命亦怨
還高天原翁婆震慄二心真又唱南無妙南無阿彌
師曰祖始與上人為難養近之則不尊遠之則怨
鬻商賽買魚鱗相連酒壚茶竈犬牙相接三伴五伍
假榻而憩一榻喫茶二榻呼酒又茶又酒一群鳶肩

聽神教来無方滅法説神論佛甲曰小可連中元来
無學一拳能搏千人大口未讀半字因飲水道水歟
養東京人之氣象沫龍伊勢地又未知日本魂之風
味唯領耕義能守頑節挫強助弱意豪氣傑凛々赫
々有進無退有急奔請援矣於不動君無錢迫要僥
倖於觀音公此他神佛一切無用是我社古来之教
則也近来我社大有沿革偶試爭鬪則忽蒙懲役一
脱衣着則直過罰金渾身青龍寶屬畫餅而腕闘痕
亦無威名（此社曾以新流 不如為而目）是我社謂不自由世所與
君等共感慨也今日聽青称宜君説始知國躰人道

與自由求紲之理屈。余輩不曾知國有靈教慢惑溷頓悠和尚說何其愚也。佛本来非我國產物。元自天竺貿易者也。至論捨我父母賴他眷族也如何則畢竟難発一言。余輩雖膽甚大(膽大賭命)智則甚小矣。且余日本人。祈我國神則必有應。佛者他人也。縱令雖有靈不如父母愛其子之深情。余捨百佛万事万端依賴一天祖大神。曾奉納於成田非火。余直到成田鳴欺罔世人罪可盡剥奪奉納物也。不動若吐火焔以我神國風穢之。若振鐯劔以我天逆鉾討之。所曾信之觀音自今紙屎乙妃色。曰歇々々汝朝深信佛教

夕忽奉國教。其心之輕薄不如一枚紙。神教固雖可奉。何可謗佛乎。神宗門之開店未久。焉佛氏既張大戶。商業普繁盛於邦內。不動公之開帳也。持掲大牓文爾来報之於每戶。如某宮教會招牌飄然所在報告。或貼橫坊板昇為塵埃埋。或懸混室廁戶為汚水沈汚。以記神名紙為與寄場招牌一樣觀。不亦不敬乎。雖然人之賽詣未及明王開帳觀。今日教場念佛題目聲盈耳。是佛氏之党倍我教社也。汝一兩腕非能可驚。况能可奪其劔乎(不啻以叙代攄)。甲忽鼓氣曰。汝佛党也。即我仇敵也。木像銅佛何能敵一靈幣。釋伽佛

若剥其金箔忽失靈光。我天祖大神在高天原也。四海無所不照。百佛金色不如大神一光線。況不動之火乎。我揭招牌不過報告一事。如不動先開帳賦鍮袋於每戶。先掠人錢。未後又奪賽錢。其所為不離利一字。貪心慾情无叉。教則速毀寺院絕其根可矣。一叟從傍駁論曰。二子言皆有蔽。我神不可不敬。佛亦不可不崇。汝輩不知有教院乎。神佛二教並說並行。然世人立兩教間。有如大惑者。是未了解其教也。到底以佛氏為我教門番。則可矣。若無守門者。則恐蒙邪宗侵冦門番。則亦維持神國之一器械。何用褒毀

汝蒼生能修其身。則不論神佛皆可矣。又何容嘴。亦教門汝輩束有何善行。二漢言塞。激論火滅。甲解惑。神々乎歸。乙含憤佛々然去。

近年開帳之繁盛。日本國中大小靈物苟有像者。則皆巫靈跡遥来東京。網收賽錢。磨佛光還本所。回向院則如開帳會社。釋迦、仁王、大師、本尊等追次出現。先客漸讓後客。々々又見後。促贔負連争賽詣信心講競奉納。魚河岸之献燈(魚高必献大燈)。益大絃妓藉之奉額。愈長旆幟林立。餉米山重。懸錦陣繡千位万置。演劇觀物亦奇中出奇。貝細工巧形鳥獸。儘異具如是

人像（以比二物一當今猶）猿猴之舞，燕鷰之躍，充滿一寺域。實無並雖地，賽者與觀者，輻自四方，蟻隊作，山蠅集。湧潮茶竈之彩幟，閑無暇，粱餐之曲杵，搗不及。一佛像來，而闔都人謀十開帳，而万金費。嗚呼，雖因佛躰驗所有，然非東京，豈能致此繁昌乎。友生來問曰，近輓有靈佛名者，開定例以外之帳，未曾聞。若亦開帳神之格，雖不可測，屢勞奴脚者，出於神靈，詎宜乎。或又入人夢，促開帳乎。予曰，嗚呼，有靈驗哉佛乎。夫開也者，與開化之開一様相似。世一開化，則無以幻術寵法誑惑人者。靈佛亦速開化，而開其帳，欲現其真躰，以解人疑念也。（須迎前拜一拜）私聞，生活辨天亦盛開帳於暗堂。是皆開化之開帳也。嗚呼靈哉佛德，嗚呼盛哉我開帳。一生曰，不然々々。予愚見最甚矣。維新以来，許佛家食魚肉，故不敢嫉。膻氣於此，佛骨化五倍子，為山師，製滷汁，欲飽喰都人，而掠一朝大利。明王華開帳，固係商法一事。予驚曰，妙哉明王之妙商。世諺所謂以小鰕釣一大鰊鰻魚者，予始覩之。妙哉明王之妙商。

夜肆

都下人口凡一百萬，一日所費不知幾萬金。八百八街肆店之繁昌，亦可推也。商間行商，市中開市，竟日賣而日亦不足，繼以夜肆。夜而又為一繁昌市，乃至四衢通街繁會所，則雜商曝賈，爭張露肆，夾路連席，經緯櫛比，百貨百器，一陳一排。夜肆則盛於夏秋，豪從日本橋向淺草街，為熱閙焉。業夜商者，大概隨處開店，每夕易地，昨夜所買，今夕不知其在也。賣器物者，皆敷蒲席，並燒蠟燭；貫食物者，必安洋閣，或張燈火。光焰焦天，薰烟掠地，傖夫不知者，誤想遂街有火事。火烟愈熾，繁雜益劇，滿街商賈，呼叫湧潮。陳冊菓與翠，或煎團燃與甘釀，軋々捏酢飯，揆々炒豌豆。喰天夫羅者，指代箸摘啜；醮鍋肉者，口啣串支骨董貫。繡璉物巧敝君子，市衣商補敝袍；妙因小人，彩燈之間賣水，大傘之下鬻餳。其間文敝處，挾伎人滑稽講師，待客集合，虛鳴扇而拍，不聽者皆為聾。賣卜先生見人經過，頻拍箸而道，不占者必有災。一床售楊枝、齒藥，一席堆箸匣枕函，或列百物，價皆二錢五厘（往昔二十四文）。任人擇取活金魚者，撐硝子瓶，弄池水於掌上；衒凉虫者，擔翠筠籠，来秋聲於肩頭。菜商以一把與一山為定規，魚賈以十頭與半身為一則。一山十頭，價必一錢。烟袋夾囊，似美甚粗；鋸子小刀，似利最鈍

數本情書、春色埋塵、數冊經籍、花落帶黴之古物、經賤吏趾歸來、筒袖之垢衣脫來卒背轉賣軸、則多偽畫、書則無真筆、象牙之箸、出自牛角、龜甲之擲成自馬爪。凡夜肆品物、新則出於僞、真則出於古舊、驚此物者、出自粟店此商業、不成於零落、賣者不正、買者亦然、買之人多出自冷客中。

一郎一婦、手巾掩面、三絃鑑鏘、向夕而出、高調緩節、行彈行歌、似素如熟、似巧猶拙。此業最出於零落中、零綾賣隱技、以糊其口、曲必新、内音必美、清一曲章、何不出二錢。其曲意曰、時適降來雪之霏霰、亭子縛

附浦里於庭、古木執竹箒、打擲之。了鬟綠兒縋其袖道請免。々々所謝之。了鬟亦共縛之、或打或撲、或又蹂躙浦里、鎖眉埋腮、又泣又悲、正是雪約梅花風虐海棠漸嬌、眉轉晴歔欷拂淚、道妾身有罪、縱遇呵責亦無是非。綠者又有何罪、遇此折檻、綠吞淚道、兒非敢難堪、唯思時次郎、祿亦過樓丁打擲、兒不堪遺憾大娘能無怨乎。浦里振身恰如狂、氣又泣又說、兒猶思君、況於妾心乎。思彼情人今日彷徨於何處。男歌、婦和、声々遏、真聽者環立、衆皆動情。名之曰流。是亦夜肆中之一物。一生歎道、歌者生計、亦與明烏甚同其趣。曽爲時次郎身、館極明烏、愉快。天易明、烏易鳴。春夢忽與淡雪消滅、身世亦與風葉零落。今携浦里說我往事、而每夕驚恥。天明烏鳴而歸、可憐生涯不免明烏。

紙屏閑場、桃梨柿柑追時堆菓、或陳雛、卵或列乾菓、其菓雖大、多是腐敗。場前構小欄、相距三尺許、一筒十矢、價約半錢。客擁欄而爭吹、發矢所中、即得其物。名曰吹取。一吹筒中、方客嘗之、流唾之臭氣可想。矢根皆禿、飛々如雨。偶中必逆獲者甚少、客若白發百中、則我業忽傾。巧者可去、拙者可來。客不知乎。我生計總在方尺場。

古衣舊帶、舊而更舊、敝而極敝。綾羅狼藉、青紅交錯。恰是地上之彩霓、風前之紅葉。大抵以糊代縫、洗滌補綴、裝舊爲新、醫衰爲健。花紋蒲團、這滌舊積衵成藍青、是衆變化。古行纏來、一折繿縷、或爲巢穴、三尺敝襦、發結色營。一客購新衣而歸、明朝映日覩之、我家記紋自顯於冥々中。何思曽與淺黃小袖、忽化深黑外套而復歸於舊主。

青皿白碟、火桶鐵瓶、茶器又陳、酒具又排。山陽之書常信之畫、望之真筆、近之偽物。薰烟新紙、而擬古箋

或有後世書朱印者。此商両三結党、一人装踞而為肆主、二人徘徊而擬客。見人過、則来論物價。甲道甚不廉、乙道須減價。肆主不顧曰、官勿吐戯言、箇這烟管安錦金銀鑄為地金、有若干價。然今夕始開口、故可減数銭、非敢言預價。欲去則呼、反則又説。客遂将去、傖夫聞之、以為烟管量目甚重、以元價猶不敢為貴。曰須減半圓。翁道已有前客言、官請可、加二銖値始定。而拍手乃故意如惜曰、呼虜矣。傖夫欣々帰馬喰坊旅店、誇示之於他、則何圖、頽然贋物。乃走反尋其商、飄然已去、不知所在。

彩燈團圓、硝盃玲瓏。有賣凉味於炎天熱閙間者、氷也。氷之声清凉、如滴齒牙、為寒砕堅氷、和冷水或和柑水、與砂糖傾一盃、則渾身爽然、清凉洗骨、真如開仙窟。故一盃中昔年偶賣氷者、或取之於富嶽、或藏寒雪於土室者也。當今以器械製造之。多輸自箱館来。雖大都會、非因開明、所致爭賣清凉於盛夏一盃、堅氷亦開世恩波之一滴。

紅燈晃々散書伊奈理須志五字。翁長呼曰、御稲荷様。一種魚酢、形如小袋、膚油豆腐腹而盛骨煮飯。一箇半銭、一握足飽。稲荷愛狐、々嗜油餻。因有稲荷名。

都人呼物下神名者不少。餅有雷神粔籹、團子有天津見根、亦有下神名。於婦人、者呼細君、曰山神、呼寺婦曰大黒、呼客窶春情、於嗁夜者曰熾鬼々々最流行。於夜肆蓋買之者多。住地獄裏店予、呼之曰蕩渠神。

人戸已鎖、露商漸散。茶飯豆腐之孤燈黯淡、影暗夜發。蕎麦之小鈴鏘鏘、声高夜正過午、而更有閙一繁昌市者、乃麦湯是也。近年麦湯之盛、廣街河岸無處不開。殊盛者、于両國橋頭、于築地、新富坊、或淺草廣路、或金杉橋畔、如上野廣路、有五十余竈夾街占地。

招子燈、不異稲荷奈燈。雖賣氷者、未如麦湯之繁昌。氷洗心、熱湯煖人身、煖而又煖、更又温之（何以温之、炎天而寒）欲其煖則可異一種煖味、使人魂消於麦湯中、如其風味、非余輩鈍生所知。聊記其景況於後。

麦湯

数脚胡牀、一縦一横、葦簀波紋、扇貯凉颸、烟管草匣副之、匣殊小、管殊長。後懸一紅箋燈、麦湯字外記其店号。燈下設小茶竈、鐵瓶磁碗、老媼掌之。先供麦湯。縁麦湯出櫻湯、自櫻湯出葛湯、次卵湯並和以砂糖。両箇阿娘、艶粧嬋妍、嬌姿婀娜。一則二八、高髻堆雲

綰巾挾紅涼眼如賣涼娥眉欲興娥桃花面笑而巧
柳枝腰靡而細正是早梅香動春信始通一二則二九
翠鬟沐来黔雲未理結於後而挾以楊梅風態淳薄
動止灑落粉粧雖凝獨如低鼻與肥臂何而幸白皙
藉搭掩醜如使他驚也況三文顏色恰似白桃花綻
曉露欲滴並着紋染浴衣藍紋褶霞苣花宿月長袖
如招垂帶如呼佇立於欄前待客其景況與彼句娼
院一般
一痕團月逆懸於淺草天一折清風遠来於品川濱
午熱漸消晚涼可掬人取新浴避暑於街頭而三携

手三四連肩緩歩逍遥微吟躊躇必娘引袖要道請
為小憩大娘執管拘呼請喫一烟此声與往年夜
（近年夜者是熟）娼呼客声甚相似客蟻集於欄前意指目擊
戲梅挑桃有憚而遠望者有押而近窺者有突抱其
背而下跣㒒二字去者有暴剝其裾而謂觀音開帳
奔者或有視而而調弄之者或有打臂而驚駭之者
此等客則固属油蟲特喰数片烟而不投一文錢者
也淨瑠璃會已散去人力車行漸欲絶鐵鍋湯減松
聲自淡𢧐燈花結星影始暗夜如何乎将十二時各
欄只有両三押客娘必授管吹烟不愛均及数人與

左客話與右客笑嬌於前客春於後客恰是一枝牡
丹開薰於満庭孤島電信通傳於四海客亦各異其
趣跌坐而論新聞之叢談抵掌而議台湾之征討俠
漢舞口巧吐俳優之假声書生寫情細説娼妓之口
吻傍阿娘膝頭自慢動情觸阿娘手我獨傳信微々
艶語於欄隅者今宵将果宿約也喃々密語於燈背
者明日欲促同遊也恰如情人淪眼注其腰此野郎
真如痴猫掉尾纏其袖彼畜生又始呈之譏論懶閑
人之誹謗閑諦雜評雖有係世事者到底不出於挑
娘一事今宵之麗果落孰手乎記者不能知卜者不

能占矣欲問之於賣大麦湯醫者
娘傍一客膝頭道君則曾相見於何處之人（始見者下曾見二字）
君必寄宿某楼上乎果其人也客道僕亦一目忽起
相識之情（春夢何関知與知君曾知則復忘）妹君有曾住神田橋
外（此寄宿者）之混室乎娘道在某混室幾過三年當時
蒙官輩恩顧不尠所敢謝也客道卿何流寓於各處
不見良縁櫻樹雖在深山人未知春風吹則必顕於
花色卿花顔一日之春必不可虚過想卿必當良人
在曰妹醜貞如沙魚有誰顧之豈有能遇良縁之理
乎且妹不幸今春失慈萱無親力可恃者寄食於伯

母家偶因紈袴杜友之勸開店於此處上公訴請曰勿巧吐僞言僕竊聞卿既締盟於某夜々扦歸路問訣家也必矣俚哇所謂客邪魔於人之春游者投於狗喰之僕亦永慙則拌投於狗可甚々々娘一掄他膝頭曰君言真可憎客爲如避之状道可痛々々卿何下道暴刑娘撫他膝一撫莞爾呈笑曰娘敢謝君請忍雖然君以無根作説調弄妹々亦不堪憤情君言實有罪時適滑雲色月地上忽暗娘更執管投之吹火光發起熟視他面目淚光中笑又一笑真是蓮花含露新嬌欲滴（滴其襟）客拈娘纖手曰君若

真無生春怨請可伴僕所之願私交一言（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避人私語時）娘故示背曰時已至炎暑官賜三旬休暇君必與彼愛話児閑長夜宴三十日夜膠於琴柱結双蝶一塊之夢何等樂事真可羨妹傍君影亦恐被他詛豈可得携君手乎客曰勿疑僕決無其事若有佳耦携卿焉往客切々諭縷々説娘曰然則官請可賜一證女子固多狐疑（狐也）若不得其證妹不可敢從君言也曰僕幸有寫真在明夕必贈之以爲證曰君心真然則春風豈不吹乎君必勿欺騙客探懐投金曰聊呈寸志以爲假證君亦勿罔僕此時娘偷他眼以泊家白臉擊他紅臉一擊客渾身如濺冷水震乎徹底亦有與遇魑魅（魅是即魃女魅）一揉之情遂固約明夕殘思於一涼榻去娘追一拊其背曰君必勿忘屹度二字客顧曰屹度々々

何人低々唱一片戀歌過娘傾耳思何其声似哀情人乎駒屐嘎々一走追影遂及之於街側（在國安坊西角也）傍少年避無方便胸裏悖々娘含怨喃々説曰昨夕爲期月出相遇之約月高不来月落不来何欺騙人娘思如焦不堪胸焔郎設辭曰昨則二十日掄濟合算是商家之定額郎亦從手代後侍主人前執算盤

又夜半此故不能偷寸暇也郎非敢欺卿娘欷歔涕泣口啣垂鬢手執郎袂曰所以俟君者非他娘頃日嗜酸味逾常絶不見月事自孕我肚實爲非常之身桃李花開則必結實鳴呼如此肚何（此肚言娘胎則好有卜父其真偽）（作者未知之）二月三月以袖掩之隨叉四月五月又不可掩人之巻評亦不可鎖客既知娘與君有盟無曾顧娘店者開店以来一夕未遇奇獲是皆係君身闔君年季猶有二年娘幸而分身未能爲川字樂噫如此身何溺於三叉水乎投於野中井乎娘死生唯在君一心上説了又泣郎歎一歎曰已至其事則又不可

為照準天朝之規則可決其宜也其子若女則卿養男則郎養曰娘身不能糊其口何以能養其子曰雖然郎無策可施民命亦無金不能寧共投於水乎娘寄口於他耳曰彼阿杉婆勸娘為某妾聞官等高煩瞋目忍恥二侍其枕籍則癡謂其子亦有辞事眾成則毋子安閑君亦無憂如後與君尋偕老盟又有策唯以泥其故敢謀之於君々若諾則娘行郎撫臂火安曰雖稗史家筆未聞有如此明策（策音亦與作通）郎決無異論卿速可行也娘又起愁色曰杉婆道辨一行裝來浴衣已垢常帶已敝自非贖當典衣與帶更裁一

新衫不能行其金若干獨如之何郎低声曰衣裝則在郎店金則謀於同儕償之唯卿勿誤其密事二人密語良久已止手自相觸脚自相交正是鴛鴦合翼將眠波間提燈一點皁靴登然巡吏叱吒於不意來兩箇吃愕驚散蹶於案摩師杖案摩亦驚蹶於睡狗哮々刺々皆驚而去

二箇工男剝衆趺坐於一榻甲肩帕乙手之甲謂乙曰頃日無大匠事工料亦減百般工人謂利則利然其分際可知到底無大勝利小可輩雖倒步難歔藝人能讀横文一冊巧比異人假声則忽上官員倨傲尊大示人視人余輩卒七年孳漸為一月五十錢之人不亦愚狀乎覩彼俳優殊可謂盛如守田座（既詳於二編）專寫一新景況為大熱鬧且彼阿娘戀慕亦一幸福娘連若聞惡評彥三輩忽起憤怒十倍防我夫俠彼元一箇乞食夫何愛乞食不愛乞人乙曰金杉之新座亦豪氣之一中娘容肅曰權郎改稱團十郎開新技而揭名何等奇觀甲曰娘公既一觀乎曰否聞之於金（名之）郎乙曰雖火於爪無建金庫之日述寧為一大牢携娘公可到金杉甲曰可矣似矣善事則可速館糕則尊温明朝直可繰出乙曰休々明日二六

斷髮連中占斷觀棚小可氣象雖非敢慳勞覩携猫店怪獸（謂絃鼓手）忽澈癎癪勿乃不如避娘曰斷髮頭顱必暴妹甚厭之請期他日申曰娘公猶厭何等斷髮或爈黑奴乎彼亦斷髮獨不欲之也如日本人則可無君不愛者異人剃赤髭則猶可矣聞娘公擒山手大將既弄之於掌上何等引力（引音演通）彥三權郎固不及谷風雷電（故角觝名）亦不可及也况大工浸匠乎百工終日之勞料不如娘一夕枕價文明乎開化乎豈歸婦人一屁故有夫則必屁之屁亦大屁柳橋怪獸論其藝價不如鳴蜩一声猫之繁昌亦先其屁後其

面部眞尻則金屁也雖猫皮薄頼尻有金能不破裂不亦奇乎乙曰旧雪駄（雪駄ノ屁有金屁）廃而新雪駄行是亦一新中一物娘掩他口曰這口可悪甲曰男子之上口雖悪不敢為害女子之下口雖好能為災娘公下口若能語則何等醜小可口則端正之口未曾吐一虚言乙鼓氣曰虚言與兜頭元不可結只我言乎娘改辞曰劇場行之約除明日則又期何日乙顧甲曰想一月費用約五圓金汝能償之乎甲曰俳優固非余性所欲以余一片假聲不如換五圓観也娘曰謂不吐虚之口未乾忽吐虚何等拙夫何等未練娘

上口固不吐虚下口則未喰一物無可吐者汝輩両口雖敵娘一口豈可抗娘上下口乎摘他鼻頭一扭甲乙曰此手可畏即擒大拇之手娘大冷笑曰世謂之摘鼻野郎

西洋斷髪舗

十尺小肆漆板擬石塗柱數鐵形如異人舘而與初總所謂西洋目鏡舗甚同其趣一箇兜棒頭圓如狂著花渾身斜畫紅白二線建之於肆前以為招子業西人則帶雪白東人則番椒紅々白々二色則像之圓頭則我其頭髪歟予將問之於博識先生中央安覺子一隅設水甕懸剪刀於其側獸皮以磨剃刀毛刷以代客箆客凭覚子為如趺坐僧之状親方立其後下剪刀𠟱々軋々髪随鋏飛席上髪可掬令頭光了則塗洗膏而沐之灑香水而澤之頭顱始輕人皆呼快因脩髪忽化開化頭無復頑嚢米菓者也人一入斷髪党則喋々論英佛之風俗其容姿亦有不異其國人者儂夫聞之以為凡有學才者自頭顱以趾踵皆從海外輸入者也是非敢然開化之風俗亦復古更始之一物也今覩都俗男而不斷髪者曰因循婦而不剃眉者曰開化或有壯而蓄鬚矿學古代風

水郎或有老而磨齒再開十六春情婦呼之謂文明乎我國上古則男女皆被髪而服窄袖古與今則特不過左其衽與右之爾是即復古之一新風而決非輸入物人亦泥於旧習而勿貴沓膏與掠頭頭顱既開化則心腸亦自可為文明也斷髪頭則可謂開化雖形器物成自雖形開化始自頭顱々々則脳水之居室脳水則四肢之長官々々若因循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皆不免固陋勧乎々々我党小子束髪依然為髻不知所以斷之苟托頭於我社者則開化之徒也七髻八頭芟之無餘斷乎斷乎我待頭者也歟

髮有數種、曰英風、曰佛風、或曰日本風、其值每店雖不同、初芟則約不出於二三銖、間再芟則七八錢歟、近有稱一寵形者、剃前髮與中髮、而芟其餘髮、恰如寵形、因俗與開化戰、於一頭上名之、可謂半開頭乎、是亦將問於博識先生、

代地隱居自稱博學之古物、不曾懸泰西事情於鼻頭、開化議論入耳、則嚬蹙而不顧之、一生叩吏曰、蜻蜓立於吏頭也久焉、何與鷺雪共不掃之、吏如瘂乎、送生涯於頑固中、則雖遇昭代、無一樂事、吏又有何樂、吏擧頤苦笑曰、世人斷髮、則不論其賢愚、總稱

之開化頭、顱雖能開化、心腸未洗濯、則爲一稗益、汝亦有何樂、君子訥於言而欲敏於行、開化薄於虛飾而欲厚於實行、吏甚不欲當今之風俗、世人道孔子之道則迂也、釋迦之說則虛也、獨以夷人之寐語爲有利、果有利則人信之也、不待言、然如洋學私校則中途而廢頽、恰如裏店婚禮、大低無稱長持者、此蔽則流於虛飾、而生於費用、不能支、謂學校則始建築美室、而必張大門戸、終多數月間而免解者、學問之道、則在其書、不在其室、未聞有受教於王樓則追開道於草廬則却之理、泰西諸國則謂延我力不能維

持之大業者、爲英雄乎、學校而有不如教一冊商賈往來寺小屋先生者、唯賣虛飾而無實行者、如戲場觀物招牌、何足盡信、斷髮頭亦贋開化之招牌、吏惡口吐虛義而身無實行者、故頭上之蜻蜓未掃也、吏說了、將有敵殺去、生留袖曰、老先以斷髮爲招牌、々々則元其招牌也、然以招牌爲虛飾乎、西施蒙戴插則人皆掩鼻而過、小町爲乞食、則人必掩眼而不顧、是非其失美、只由欠其粉粧、不見人愛顧也、爰有大洋學士、頭戴東藁、腰横長劔、短袖矮袴、顯眞乎頑固面、則人必不信之也、又爰有一生、雖未讀一葉洋書

頭既斷髮、身纏洋服、踵着革靴、則人視、微有學力者、風俗既開化、則言行不必固陋、是皆因有一箇招牌也、芝居不掲繪看板、則無顧之者、名藥不敎功能書、則無買之者、況人而無招牌、有誰目之、吏大笑曰、頭髮則僅費二銖、而能開化肚裏之臭垢、則何以能洗生、曰有々、近頃病院之試、以器械視患者、胸部又如其係則既設撿黴院、專有下門之穿鑿、上部與下部則可得能洗之、所未見則纔寸許中部、兩是亦必有發明良法者、而能洗之僕、則經濟家也、須問之於窮理家、天下人民未全開化者、則畢竟招牌之數未多

也。今大募断髪師、盡捕長髪人而断之、可矣。親方止剪刀曰、断髪則小可之職掌、雖百万頭我社能芟闕化之請負、則先可下余手也。叟曰、頭顱則雖托之於此舗、肚裏之洗濯則委之於何人。窮理先生亦往於何處。親方曰、人各有職、頭部則小可司之、腹部則欲謀之於西洋洗濯肆。肺腸如敝、則送之於西洋裁縫店、補綴之、則如何。衆大笑而去。

昭和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了此卷

東京新繁昌記卷之四終

紀元二千五百卅四年第十二月刻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目錄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

築地電信局

服部誠一　著

電信之於世界也、可謂開化之驛路而文明之飛脚也。有新事奇談於歐米、則不出數日而上於亜細亜人之耳。真是霹靂未響、電光掣空、火光燃起、特地射人。無雖惰夫懶婦、終世酣睡而不知世界之大事者、況有不聞有事變於國內之痴耳乎。夫電氣之有速力也、一分時間七周世界。故施電信之妙機、則一時

間可能傳二萬言於千里。非固人脚所能及。雖高鼻先生之羽翼、亦可避三舍也。溯自今日回顧疇昔時代、則其迂遠不異見斧猪製箭者。有急變異事、則役數脚雲奴、呼唖喧聒、如群蟻搬猫物、舁一肩輿而奔走於東西、勞汗雨流、晝夜兼行。世謂之早追。而為飛報之最神速者。然其里程在百里內外、則以雲奴赤脚為櫓、水不出旬日、則不能達東京。有事於西鄙、則其事既闕而後漸聞於東都。其遅緩如懶牛駄巨石、逾険山彼。與是則雲泥万里。以此一機足驚拘泥於舊習朦睡者之愚眼。視之、方機可能歸化一新美

風也。自蕃客來航於横港、來百事百物、傳便利之妙機、遂至通電信於四海、雖隔万里波濤、如一棟牙房坐而聞倫動府之新談、臥而知華盛頓（合衆國都府）之跡事、是皆數日即通談話、不異覿面、如漢土火災、則其烟焔未滅、早已可通我國。計亦妙矣。日本國內、則半時間可報全國。朝有事於長崎、則夕聞於東京。何又勞人脚與馬蹄。凡電信之有益於世最為多焉。政廳先変動之未起、預知遐域之事情。商賈及郵船之本發。既聞海外之物價、其他至瑣細、稗益不遑枚擧。是所以於万國交際不可無電信之設也。我國始架電

線於東京與横濱之間、以築地為其心軸。現今則交通於官省遂蔓延於國內、至本街一折而懸七線、建分局於數所（日本橋、兩國橋、淺草、赤羽、四谷、本郷、品川、千住、其他有新設）。是所生於交際間之便利、而可知先哲以四海為兄弟者、所以決非苟言也。聞輓近通大電線於英米之間、閲數十年之星霜、費巨百万之財力、而全卒其功。其海路一千零八十里、而直徑有七百八十餘里云。不亦大功乎。歐洲大都則皆架無數電線於府內、恰如蜘網、無所不通。至如旅館、通電信於演戲場、預約談觀場之設備云。我國亦有許以自費通電線之

命他東京亦必如歐洲都府，縱横架電線於闔都。不獨戲場花街柳巷亦設電線，與情人隔數里，而話春思之烟花。至為與嗅隔壁之鰾香，而飯一様之儉約設話。若長則既有郵便在，可投一書於其箱。近頃又有稱二階馬車者，運轉於新橋與淺草之間，一車而載三十名，一日而六回往来。車極長，運馬極駿，足其値十錢。車途下則纔五錢也。為最有便方。今甕中蟻者，則脚不踏地，而奔走於全都。余輩亦雖遇隆世，猶禿脚頭，而徒行，從車夫之後，未曾免貧窶之追撃。實不可感通之愚生也。余將就博識先生，問懸

電信於糧途之方。或愁雖泰西大醫，療愚無藥，則亦無治貧良法。到底無機關物，而終於貧愚間而已。窶藏愚状而可秘也。或亦因電線間於海外。

電信機之方法有數種。如東京則建電信局於築地，横濵亦建其局。從銕道而百歩之杆，彼此以銕線相通。而局各設一電氣機，令隨電氣書字之法也。書牘皆用國字，因其字數而異其値。請報告，告亦以國字記其旨趣，省御坐候得共字，要其短文，各處電局皆然。國内則吹數烟間有其應答，謂之文明之飛脚。不亦宜乎。電信者，米人撒美伊爾摸爾士氏之所發明也。洋暦千八百三十七年始設，於華盛頓府紐埒，僅三十七年而至全世界無所不通。開化之速[illegible]亦可推也。既自英吉利通佛蘭西，自佛蘭西通伊太利，自伊太利通印度地方，相次通支那香港，自香港通我長崎，自長崎遂達東京。又自東京欲通箱館，故自英京傳信於我東京，僅四日間而可達。北山經各地電局爲甚遅矣。若直徑通一線，則一日間而可能設話也。不亦神速乎。聞佛蘭布林氏嘗雷鳴時於一紙鳶知電與雷同物，而造避雷針。由之則雷神猶可能製，百物無以人智不可為者。以團扇能出風伯，以

噴水器降雨師，思雲霧亦有製之法。或人曰，往古有仙人於漢土，或吐火焔，或吸流霞，或有出馬於瓢中者。噴雲霧者亦不鮮矣。其為仙也，口吞焚沸，脅懸漢土頭，如栗苞姿似異人。手不離蝙蝠傘，胸必懸時辰器。問事物則無不知者，無不解者。至其虚實，未可盡信。以顯微鏡視其肚裏，則空々朽々，腐腸之外不見一物。蓋才氣之蒸發於外膚故也。此仙亦有因電信得僥倖者。實功未顯於履行進歩之中，浮名早鳴於柳橋芳原之間。常棲虚冨之雲，而甚厭正路之風。即謂之以不義製浮雲之仙。余曰，奇哉仙乎。蓋有之閑

化之世我未見之也生曰仙術无如浮雲假令雖有之不能以肉眼見余說亦如雲非有所援予欲握其雲必有遇怒雷談話未畢乍有轟於天上者霹靂殷々電光晃々二人吃愕蒙紗幮掩耳目曰猶口必勿復言想說則影乍來

一夕乘風月逍遥于街頭適有閑小茶竈于電線杆之下者余偕謁小憇其樓有容紋妓侍席笑語之聲了々上耳巡酒數行鳴紋鑑鏘客歌曰

倩馬車欲倩瀛舩章臺花信自何便春宵猶是不堪待願繫電線容易傳

妓應其聲歌曰

一片玻璃万緒思抱君真影獨眠時相逢相見難交諸花上願懸電信絲

少妓忽止撥曰妹聞電信者傳信息於遠國之器械或疑用於交際之間之道具欲既入新哇之中皆道電信々々妹每侍諸書生風之客無不曾聞電信論阿姊不記乎疇昔一六之客一人曰電信既絶而大悲歎一人曰既得電信而有喜色觀其容裝外套與浴衣之外渾身無一物不見有鐵線所通電信舶自西洋或因妹教之魔法廋其鐵線者妹思被阿姊眷戀為有情人者即電信之通也故門姊嫌厭爲鼻汁郎者即電信之絶也官亦斷髮頭顱恐亦電信之客請教其因緣于妹大妓肚裏錯愕自從找其袂道胡說休言是非絶非輩所知客笑曰電信報急事之機關世人或有以諂諛買祿者謂此輩以得其便宜為電信乎予則其疾族何有其事故不知其餘旨也

遂執妓手通若有通電線於人身之術頗淫達手通一電線日夜相語敢問名某於卿妓頗有才氣挾撥於紋間進坐獻盃曰名公大族則無所觸嫌忌吐姿膽說敢供一玩公笑怒之妾聞新繁昌記有通電信

於妾儕者（余聞此言錯愕流汗状伏不擱下）妾始大疑之後熟視世情事物皆有電信妾聞人身亦有電氣（西人有此說）故發於言行也商人有運舌呼客之電線才子有鬻業買官之電線學者有著書釣名之電線僧侶有說法貪賽之電線凡天地間無電線不通者在妾籍以三絃為電線然非妾輩醜面之所能為客通美而下醜字之口可憎妓道請聞之若嬋妍佳人閑海棠之紅唇唱一曲出楓葉之纖手抱三絃々歌清喨媚笑嫣然則如何忽激客五臟六腑雖英雄豪傑魂飛肉消万事万端從意所欲西洋流之電信者一線而傳一

株言妾儕之電信者三線而寄三種情其電氣之神速愉殺男兒於一曲下烹亭船宿則妾電信局也箱奴喜助則妾電線杆也如新吉原最有電線仲街有四十八戸之茶店編筐茶店羅列于堤下不知其數是皆娼婦之電信局也電線杆有幇間藝者娼婦鴇兒撫機于發將妄思電信元在日本久矣近頃從異人公之説熱傳與電之字爾字音雖異所傳之古趣則同是妾芭説而決非議論即妓兒之戲説也公幸恕之客大驚曰卓才哉卿言乎予殿下之所未曾聞予凝凝氷鮮宜哉名妓之流行速于因電線而傳命

請自今與卿繫電線于春游之間余聞其説自樓下通電線干樓上將告其客妓籍之電信可恐此等才妓若有因電氣放火光忽燒爛倉庫田宅公之家祿亦恐為灰燼公速不如建避妓針于樓下之凸處

商會社　附町坊為標出

戊辰以降販賣内外之百貨而通商之盛所未曾聞也下坊也山手也本所乎深川乎開新市街架新橋拯衰襄建所房縱横通捷路公侯之舊邸皆陳列貨物雖彈丸地不見空荒者何也士族減其祿而商戸倍其數之故也買者日減而賣者月倍何也產物隨繁殖製品隨精巧之故也通商之事轉而愈進生產之源泉而愈溢是所以其通商之盛也通商繁昌元雖因貿易之故然非官解束縛人得自由其繁昌安能得如茲乎方今都人從事於商業者十中居八九有數年而創立大家者有數月而被屠身代者實商戸興廢之秋也決非果報人寂而待僥倖之秋也磨鷹隼之利爪而施孫呉之詭道運謀於算盤上決勝於異域外雖轉蹶亦不可空起如無遺物拾焉矣以可技於茶飯故典鋪小廝無抛算盤偷睡於燈背之情夫酒肆丁稚無擲空樽呵手於雪中之懶夫是非

敢不睡又非敢不寒唯因有後世欲起一家之奮發心忘睡與寒也在此隆世豈有空唧指待時至之愚夫乎近頃設會議所於府下而專議商事生產之輸出物價之高低土木之築造道路之修繕等皆其所管也雖通商然盛自設下私龍斷之法因之商社之盛亦所未曾聞也海有海漕會社陸有陸運會社有郵便會社有馬車會社至產物與製品亦皆有會社大小會社無慮數百不可并數其中以第一國立銀行為最大社駿賀坊有三井組田所坊有小野組其流島田組在於鎧橋蓬萊社在於蓬萊橋是當今之

豪社也。皆建巨大商館、積巨萬資金、而專通為換之便宜、以之可為商社之四隣也。既遍出支店於內國、又將及外國、意亦盛哉。噫亦盛哉。

第一銀行、在於海運橋之東岸兜坊之北隅。經營之壯、閎建築之美麗、不可得言。取離形於泰西、而閎龍宮於陸地。石門鐵牆之結構、冠近世。新築木廋、挑溝渠起基礎。五層大樓突兀巍峨、峙立於大都之中央、眞立凡十二丈、一層高於一層。一攀於一級、則如小阿房。近則似大伽藍。石壁垣於枚稱鐵柱、滑於木柱。銅瓦鱗次、堊粉粧飾、銅黒於黒奴、而堊白於鉑

人。層每一層架彫欄、彩華映射、只恨妃嬪不懸紅袖。窓戸皆掩玻璃、水光滴瀝。願令天女撑繡幕至屋頭、為三尖。々頭各建長竿、左右則貫金箭、指方角。中心則揭白旗、為標牌。恰有一片金旗飄颻於蒼空、如指揮闔都之商賈。乃是開化之技業繁茂、而東京之金花爛熳矣。

銀行者、專開通商之路、而謀搬運之便、且保護富家倍徙貨財之社也。甲省齎金匣於千里之勞、無罹撈記網之憂。乙免失金庫於一火之難、有得債主株之利。少年亦無被娼妓剝奪之憂。直夫亦無被奸商欺騙之憂。雖老媼臍蓄錢、必可托之。亦無被愛兒竊喰之憂。社亦以千金為万金之融通、互謀利、共生益。可謂商間之商也。館內分局、各有其課。有掌帳合者、有掌計算者、有貨幣司、有證印司。或主印紙、或主證券。也似小政廳、彈算盤、聲多於露商。妙蹤巨飄、記簿影多於菓舖。燒片餅金錢出入、多於妓局。冷客揣幣、大小多於工場。鉋屑金銀圓幣、亦多於圍碁會之石。此社小廝覗揣幣如屑、紙視圓貨如瓦礫。至其社長視為土芥。於不然、小廝以非我有、不敢顧之。為社長者關一錢之損益、不敢忽之。嚴設規則、分亦損益、不見

有寸虛。是予母錢家之本旨也。近來子母錢家之繁昌最盛矣。有日償金、有月償金。或有稱鴉金者、今夕所貸期明朝之鳴鴉、令償之。如謂一刻倍其子錢之約也。恰如借地獄金、不亦苛酷乎。借之者之生計、如適劍山腳、一蹶身乍斃。此之金也。斃之亦金。甲借一圓縱於犢鼻褌。乙借千金、償一介。編笠甲則可憐。乙則可惡。然皆不出情與懶之間。在開化世、皆無用人。欲醫無用人之貧病、以西河原之石為貨幣、猶不足救。到底療治貧病、不如鞭打惰夫、勸其夕食。勞者多則貧者必減。故以銀行盛衰、可量全國貧富。余以銀

行爲貧富押推不亦可乎有餘財者須把此社令世金銀変紙御脚化羽藏之於匣止其飛行有蠹魚喰之之憂曾聞溜出蝕匣娘蠹魚喰貨幣一新以来之

新聞古之富家埋貨幣於窖中或有藏於甕味噌桶底者今猶然則全楮幣皆腐敗貨幣腐敗亦一新之

新聞

二箇擔尙丁魚籃於鎧橋坊主咩拭汗小憩熊者顧八八卦看道請看爲換坐之建築常見常驚不亦悶大乎終於五層大樓者一生終於九尺二間亦一生可嘗唯財也而已地獄之斷獄歸於財極樂之安樂

因於財畢竟金爲離之世情也一新以来百物皆換百事皆改何亦不一平貧富銀行也爲換也網護天下之通用金令一錢不落余輩手吃矣可悪紙火燒亡亦可八道紙令得一時富不出三日必復舊裸虫所嗜之飲酒雖然所耽之花牌難止有時被絃歌姉招有夜被夜引娼誘同握百金此人擲却典己犢鼻褌及婦襴裙一平貧富亦無寸益於汝社小可恩以既托万金於會社又欲得万金之心勞力則不亦樂乎然八願道汝勿吐愚言只見酒搏難入醉興只見王頻難爲好事常以未見之富豈可飽於心乎余不見一國扎而久矣出則遇債主之督責入則聞家婦之不平嗔然有生天余輩雖常遇地獄呵責富人不曾顧雖有百銀行無一裨益汝勿吐愚言八道勞則無貧惰則無富汝欲不勞得富如向大陽擲礫決無可達之理然道余爲最勉賂松魚於横坊貪欲翁幾十廷狂駕漸借日償錢資錢僅八貫文一日奔走得若干錢買米買塩又償借錢所餘不過一錢銅夕以居酒一碗慰終日之勞脚爲擂木肩爲草春難購一衣身世如炮不亦悶乎八道汝勞力未至也朝賣魚蝦夕鬻他物則十錢有二十錢之利積至一月既看

若干利小可未曾聞有以尋常之勞力致富者汝午到演史場假寐夜上混堂摸轉輾通計一日所勞不過二三時間汝勿輕寸陰汝勉汝勞立談未畢一狗疾来啣松魚去然錯愕執天秤追撃道叱矣畜生々々々一狗又掠一尾去那畜生這畜生畜生々々振棒狠狽於中路八笑道空說胡乱巧輕光陰故遇天譴汝看余藍既賣盡空虚也汝被賤狗挍臀毛亦恐然攫兒拏畢丸汝愚汝惰直擔魚籃去今之世也實不可油斷實不可怠惰看即蜂蜂國音与八道螫然

番物店

番船之來於橫濱猶未久焉然舶來物之行與番商長鬚爭其多番物店之盛與石炭薰烟競其搁八百八街無不賣處有織物舖有雜具肆有沽酒有賣靴一街之中鬻番物者十居六七是亦新繁昌之一大源因也舶來之多如此流行之速如此者何也番物之為物貴品則極貴粗品則極粗富者以其貴購貴者因其粗買故也上自豪族下至車夫無身不着一番物者無口不吐一洋語者讀者當今之大才子室積煉石席敷羅緰兒有攪子臥有寢床身着羅紗足穿革靴頭戴帽指貫金環口則啣卷烟草嗅則嚔

新繁昌記　第五編　十五

大麥酒膓底亦印橫文腸中既貯洋風渾躰無一部不番物非舶來品者唯皮肉與毛髮焉爾若有以紅草染黑髮之方真為開化完璧人番物店之繁昌可知也阿娘緋褌多唐縮緬番頭縞衣無倭木綿白渡舶為輓夫常服黑呉絽作老爺正帶洗膏滑而阿三磨三年前金巾廉而變助換七年禪玻璃燈起而行燈睡燐火奴開而燧具閉紅紫粉舶早染家出銅錫字渡活版社興織用機器蠕莫大小結穿細子紐有屈伸雪駄肆変開草靴肆造弓師化學木鞭師業舖之語因砂糖鏡粉商亦開婦薰蝙行百貨百物無不

薰陶番臭者如諸州名產之織物亦不挾舶來絲沿鮮矣謂之為斑織物於番妾之流行人亦有斑種兒箇是謂舶來之植民種

番物店中以雜貨肆最為盛矣正面匾油繪額美人凝粧而必露半身天井懸硝子彈行人映影而真寫全躰葡萄名酒瓶々實溜玻璃盃碟皎々雪堆金器銀臭黃白相照彫琢鏤玉丹青互輝恰一傾歐羅巴實庫來賣物元非日本產來客自有異人風窄袖仲間挾洋語論物質之由來斷髮連中出石盤算品價之幾何購金鐶少年擇而取其小（指大如小環何）可知外妾

新繁昌記　第五編　十四

詞文買香水懶僧嗅而技其新（無頭髮如何油）果是愛娼無心一片飛影忽飄為翼衣來曰有好蝙蝠傘耶伴磕頭曰有々殊有新舶以十六骨為上等又有十二骨改機（名稱）緻密柄軸堅牢極美矣極佳矣客曰價如何曰上則五圓中在四圓内外客驚曰汝勿言預價雖十六年少蝙蝠不亦高價乎伴請聽余說蝙蝠者夜中物振翼於白晝道來之事也譬如娼妓然矣今為芳原之名妓元是柳原之夜娼元價可得而賤知宜減半價可矣伴呈笑曰官勿吐戲言見者漸隱々者漸起則今世之常也以農夫昇為官吏武士降

爲牧者可爲其證蝙蝠之晝飛何足與焉曰伴公所
說亦有一理世變物化舊退新進近頃有匾鳥戸鳥
等之鳥屢飛行於新聞紙上庶民不營其羽翼不能
生活避暑雨於蝙蝠翼依季生活於戸鳥翅下不亦
一新奇乎小厮容嘴曰戸鳥之出現蝙蝠之晝飛等乃
不可以爲奇官之所服者何爲也爲之買蝙蝠然
一奇談乎衆皆失笑客挾蝙蝠於爲翼間而去
一倫大來下臀於肆端乍有人於前容貌甚似我身
躰也似我々俯則彼亦俯仰則彼亦仰我動彼亦
動我顧彼亦顧如我眼見我客生疑曰伴豈或以魔

法欺人乎何前人之擬似余容伴亦疑曰何有其事
賓主以外又無他人有誰欺官客不聽曰曾聞異人
舶不可思議物來此家恐謂切支丹宗物耶看又擬
余々怒彼怒余指彼指是非施魔法豈能如茲乎余
將一走訴之於縣廳伴漸了解曰官請勿疑似官者
乃官之眞影映大玻璃鏡也客驚熟視則果有大鏡
於前面客曰由之視之西洋亦神國歟曰泰西所謂
耶蘇教也決非神教官何以云爾曰我日本國以天
祖大神爲始祖神其神躰則一箇鏡也故國人尊鏡
久矣然未曾聞有六尺大鏡製此大鏡非有數杜大

信何崩樣如此

神如何能爲之或又邪教之惑人者歟余將問之於
說教場不可思議々々々々
記者曰曾聞此大誑謬街頭新厠道東京何觀音
堂之多然不見一賽錢箱是亦不可思議也遙擲
一錢而拜厠中有人適中其頭其人驚曰擲錢者
何人大合掌道南無觀世音受納奴一錢欲何有
靈驗靈佛果希靈顯授奴冥福厠内時有放屁聲
夫三拜道靈佛愁諾欲南無觀世音又擲一錢而
去或信乎否實有此事則惑溺於佛曰開託宣者
如一放屁者耶余亦將問之於說教場

一知半解通客醉步蹣々衝入肆頭曰薩克有耶街
且業者有耶偶少娘在肆前客顧娘頻問之娘曰薩
克則嚢之謂歟客曰然々名娘頗解洋語多情亦可
想娘並出紙嚢與賊嚢曰是歟彼歟是則價何圓圓
則錢十錢客微笑道娘君雖能解洋語未能解人情
嚢則嚢也然非此等嚢君不知乎乃君愛子之我衣
也君非實不知伴爲不知也娘猶未解其事微頳作
上眉間羞色早潮全面顧而問之於母々笑不答又
問於伴頭亦笑不答娘益有羞色小厮走出曰官之
所大欲可知而已不乃按第薩克[illegible]乎客打頬

曰汝小厮曾經驗耶不然不可得而能知汝嫩小婢何嘗好事我未見好色如汝速者娘若不可油斷毋公須能注意伴衆亦勿忽獨語喋々遂賭一袋而去小厮冷笑道汝勿侮我汝愚自許不正也汝將用之何地非花街柳巷必浄土之隣國也（謂他戯）決非可用於双蝶偕老之間者汝終能喪全身雖用百防擒袋不可防妖狐之一騙術消其數狐追汝影去哩

甲生立肆隅眼一注美人扁額恍惚有過活人之思顧謂乙道泰西何繪事之妙巧容顏之嬋妍風姿之窈窕蛾眉如笑雪膚如動實可謂參造化泣鬼神矣

真與寫真之藥液留影者彷彿乙道是摸寫真影者則觀真乎其人也何足異甲道歐洲果有這佳人乎曰一則格勒阿巳的拉也（埃及女王）一則以利沙伯也（英国女王）余曾聞之於英文典甲道文典非歷史何有其事曰余所讀者則古文今此則亾矣伴朝道先生非誦今之飜譯文耶或然果其然

京鴉家（一名雇人請宿）

板面書男女雇人請宿六字掲之於檐端以為招牌都俗呼之謂京鴉家（一說慶庵葺其濫觴曰出於但一曲朝良日記中醫生未知孰信）稱其主翁曰親分稱其家婦曰婆耶所以有其京鴉名者抑何也余未知其濫觴也（余於親分稱問之）設索鴉聲者開百家之門而糊嘴於人戸稠密之地或立屋頭四顧糧途或入厨雷三喚遺食其性狡猾非深山幽谷之鳥也曉鴉聲則驚人矣寐花街之游客聞其聲而漸決歸心始起身離抛藉商店之丁稚聞其聲而乾澱朝溺頻摩眼閑肆戸工夫聞之擔道具而將出裏店擔商聞之執天秤而已奔市場覺助聞而汲水竈婢聞而炊飯曉鴉聲則促人歸宿百夫聞之而皆歸其家出入無不關鴉聲者雖然與人戸多關係不過僅容嘴與聲去京鴉家之關傭夫亦然矣二六時

中容嘴於百家勝手口而掌傭夫之出入不勞其力謀其勝手振唇戰舌以口糊口是亦非在人員輻輳地不能營其業觀其生涯亦甚與鴉紀同其趣是即所以稱京鴉者也歟（於京鴉之又稱問）主翁大概貪婪狡猾主婆一般多羼深欲至其性亦與鴉不異翁則長於切人捧端掠人債尾之術凡入此門者皆稱謂子分親分不子視之子分父事之必不欠年頭歳末之貢朝婆則尚有利己之口忽容口於其口尚有益身之手直下手於其手婆亦不子視子分々々毋事之如未老則姉事之翁啣烟管坐室中央容貌尊大而

下問予分之履歴與其企望。予分屈其脚、下頭首再
拜、而謹言。上親分之權、如小諸侯。予分之權、不與臣
僕（官辭東許民未降自由塲）嫂。必杖長烟管、立一膝於火桶爐頭
幾度拔嘴、補其夫闕典。是亦似權臣補翼幼主。雖漸
以降以與民自由權者、勸其力食也。然有雙手而
脚未能免人僕役者、元非人間薄中人也。不是懶惰
生、必放蕩者流。故到京鴉家者、則皆有一種別格風。
有炎天脹敞縕袍、而流汗來者。有寒朝着片袷衣而
縮身入者。有頭髮扶疎而鼻口不完者。可知七年病
癩。有顏色憔悴而言語不明者。果是三日不食。或有

懷手而頻捫翠丸者。或有閉口而常滴涎汁者。或梓
阬之儈夫、來脱鄙語、而貯垢於渾躰。或厄介之蕩郎
全露愚面、而留風於雙髩。情風可想。雖婦亦然。脚雖
能曳鞋、雙手不能縫緝。餞口雖能喰蕃薯、腦不能記
國字。應門雖速、腎重難起。從命雖直、心懶難果。如此
情夫。知此懶婦七髩八頭轆轤其門。仕者雖情使者
必敏。昨日所入仕、今日多見黜出。入多則親分有利。
此門曾撫才子智漢、甚愛愚夫痴郎。是恐不從親分
命也。昔日呼江戸城為一大塵坑。蓋六十余州人民
蜂簇於此地、恰如一括賢愚尊卑來投於一坑之謂。

故今日余容嘴、於京鴉家謂之一小塵坑。讀者幸勿
言、汝亦塵坑中之尤物。
親分之職、與賣卜者同。其趣向相其人、指其方。即問
一叟曰、汝仕士邸乎、仕商店乎。士邸則常勞於奔走
傍、管裝飾而最要。屁輕。商店則專役於薪水、且管掃
除。而嚴禁朝睡。汝將孰仕。叟啜清酒曰、叟已老矣。兩
不能堪。願半日寐而半日勞。親分曰、汝可為廃寺之
留守番。嫩少年進曰、小子元某家嫡男。曾以放蕩自
戯、吾身觸親戚怒、不能公見父。花柳之夢変為凍
餒之困。一身不知其所措。雖然背不能負重任、手不

能握汚物。冀無在室内執其事之口乎。親分曰、汝可
為花街樓丁也。樓丁有數等。點燈撃柝、謂之管樓掌。
扼與鞋、謂之管衾。或管履屐、或管盃盤。有不寐番、有
撿立番。汝此中孰執乎。曰、皆郎所曾諳。無一不能者。
親分曰、汝自今日須改稱喜助。傖夫自後請曰、奴自
非負擔耕種、無一可能者。仕脊肆乎、到車店乎。謹請
親分之指令。曰、汝力適混堂燹助。汝須換一犢鼻褌
也。想必古物。曰、然矣。曾祖傳來之品也。換之。奴所不
忍請。幸恕之。曰、汝入女湯、有磨白膚、自有生水色。燹
助之自禪。則天下之通装也。汝安則為之。一少男擬

右髯曰小可曾少學料理願爲割烹亭奴鋭分戒曰
汝偸主婢眼勿掠鰹節與蠟燭但掠以贈余非所敢
譴時頃書生叩門來曰主人不在耶鋭分留守耶曰
在々々書生突然上肆曰僕略知漢字少讀横文僕
將就官途鋭分爲謀之翁驚曰余雖京鴉官之熟厥
非所敢管君須問於士市場中電信局也曰僕懐大
志遥出郷閭此行也實非偶然事然東京中無一知
己翁請想之曰君眞有學才亦有其行路翁未知君
力故不能爲也曰能諳論孟等如英文典則不讓他
也曰學猶未矣々々君不如暫耕於郷里也曰常祿

雖減士則士也何故把鋤汝勿辱士汝甚失禮曰翁
非元知君々來謀於翁也翁亦何管君速可去生怫
然発怒而去翁撤塩曰噫空費半刻鯛雖腐敗猶有
其名腐儒與腐士腐物中之腐翁亦不可覓而喰將
投擲太狗乎翁求如之何也已矣

昔日公矦朝幕府也入自品川來自千住自新宿自
板橋士卒之群四時作山人馬之聲晝夜湧潮排列
埋路喝道啓行着府発駕出入如織一日之間不知
幾千是皆一年勤番也勤番多則傭夫隨多迸舁大
殞奴厩隸變助無慮數万曾京鴉家之繁昌推而可

能知也雖新以降公矦縮邸傭夫大減而京鴉家不
減者何也一下手於居宅寄宿之周旋一容喙於權
妻外妾之媒妁故也方今都下貴家買宅之盛昨日
所居今日不知其亡也一起得幸忽張大戸纖雖纖
糊身代外貌則極富貴堂々裝威（非鼠虎子）物赫々輝權
（非鉄鋅撻子）車馬盈其門而買官之士爲市（不許若入山門）一
時繁昌盛於庸醫玄関前一蹶失幸忽減盛焰月賜
之餘温全消而朝竈之薫烟漸寒寂々驟手寥々屈
脚妻妾鬩於内而外無禦其侮者門前恰如鼬鼠絶
路不復見人影此家忽係國戸手或見投於新聞報

告或見愚於骨董商口與妾探客同其恥態京鴉奔
走其間容口於八方苟有便我口則不曾顧人不便
陷於身代限而傾家者商業赴左社而貴庫者等亦
概嘱京鴉如有罹其弥穿者以剝本價之一分爲通
規一舌而鈎兩家千金而獲百金遑口不亦妙口乎
至妾婦之媒妁一層盛於此有買妾者則婆倒臀而
狗走一瞬傳命於東西須臾而忽聚數處女有梅有
櫻有牡丹有海棠百花爛熳於一室内任客擇取因
花容與年齢各異其値上等則一月養金三十圓（十三
圓以下則概屬燐代化物）中等而二十乃至拾五圓至下等則不

出三闘。近來妾婦之流行。與牛肉店競其繁昌。尚不啻牛肆與妾尻者。如謂不開化云。故京攝之浴討約成自妾出。亦與娼院媒婆一般。妾亦與妓同其醜態。或一女過四男。輪流謀日。常無空夜。（或謂月不除本無雛）名於新聞紙。收臭跡於閨裏。籍者比々有焉。此亦也。鍍甲黏面。不顧知恥。爲恥女。而不知其恥。亦非可異。四男而鄭一女。豈無恥乎。如下等則有妾環於家者。或有男就妾家者。一身之出入多。則一物之耀耀異繁。（此後雖不曾懷。米俗雖堅或有前）鳴呼深哉春之海。鳴呼峻哉花之夢。人情世態。畢竟如夢。本妻之夢易老。外妾之夢

人情世態

愈新。夢乎又夢。出夢入夢。余亦夢中拈筆。記夢中之事。是亦繁昌之一夢也。如妾可謂繁昌夢中大魔。捕其魔而不可不記。然余亦貧。未知其夢。不知則不能記。一夜與孤枕謀。而聊記偽夢。於後人如欲知其眞夢。須問橫坊京鴉婆。

妾宅

男女同權

方今女學之行也。專明女子之道。稍有男女同權之說。然而別品之流行。未曾有盛於今日者也。妻有正權。妾有内外。而男而能守一婦者甚鮮矣。蓋一男之養數女。則男權之壓女權也。一女之遇四男。則女權之勝男權也。今算此等之權。以爲男女同權耶。未知女權之爲何物。到底可謂無女權也。若眞之女權行。豈有容易淪身者乎。人之買妾也。輕於娶牝猫。妾之鬻春也。濫於合豚兒。至其輕與濫之醜態。則有不可得言者。昔爲女子。願有家。今爲之願有結。故與女絕之鼻目。而絕辭行枕籍之事者。爭入妾籍。父母亦不使其女一日空房。免辭匪娘之束縛。而許春駒之自由。以爲女風一新之開化者乎。（女亦由之有權）亂則仰一女之營光。而生活女則嗅數男之臭味。而衣食不啻不知其恥。甚則有晒其恥。以誇於人者。凡爲妾者

元出於貧。買妾者曾出於獨。今也或不然。無飢寒之憂者。而好爲妾。有妻子之苦者。而猶買妾。今之妾多出於貪婪與情慾之中者。故養金有等級。而外妾亦有大小。都下外妾之繁昌。不但名公豪賈小吏舖丁。猶能養焉。吾養也久矣。吾不復夢。見本妻。

擇妾者到合山家。則上婆忽飛春檄於四方。須臾而引數處子來。花顏競愛。春光相鬪。梅則年未逾二七。翠袖包羞。滿面潮紅。暗香始動。春信將通。櫻則柔姿婀娜。擧動端正。曉露洗花。淡紅將滴。恩閱春未深也。牡丹則艷容富麗。妖色灑落。巧笑多言。平氣呑容。十

分婿態獨欲専春也海棠則淑姿嫣容翠眉涼眼一
技帯雨晩粧如流立百花間将争春寵或有繫根擲
笄眉痕流藍嫁期既踰過餘花猶可酔若或有面粧
春容纈生秋波楓葉飽霜残紅将凋者或陋巷君子
花為父貴愛或幽房隠逸花為母鬻香四花五芳六
笑七媚花耶々々栖花人貴花春耶々々孕春人鬻
春花与花争花春与春競春買花容買花迷春人迷
春買花乎花能語愛春乎春猶笑吉原之花雖美二
花而有常宿斂鳥柳橋之春雖艶一柳以難専繫一
駒只那横坊新道之外宅獨擁春於蘭燈暗影之閨

儘弄花於一刻千金之夜痴蝶畫寝無人誅之懲蜂
夜狂無他妨之花爆於春々深於海太平之澤可浴
極楽之夢可結深則雖深夢則易醒為雲為雨名公
鉅卿傾家傾庫番頭手代官之所賜主之所給我不
私之我受養彼々喰彼飽我飢我罷偕老之契未老
将絶同穴之盟未乾易破比翼之鳥別而孤飛連理
之枝離而獨栄運命若至此人以為如何有人戯曰
當妾飛家傾之世如何本妻之不動余亦戯曰汝小
子妾々勿易妻

横坊之隅新道之傍格子戸深鎖黒板塀高掩居戯
衕而非行商事学妓風而非鬻絃歌花之実如新柳
橋頭之小船宿趣茲閑似墨陀氷上之一別業園有
小砌竹疎松暗花有盆卉梅薫蘭秀比翼屏間閨媛
思深船底桃花波穏夢平真是人間世界之小仙洞
也一室之内蕭灑耀妍博山常貯烟膽瓶長插春壁
間鈎下一雙三絃壁下安置一方火爐鉄瓶吹笙銅
鍋湧潮楼上別設小長信宮玻璃之窓欄楯之席言
酌言酔言歌言舞春宵甚短晝寝最可寐則閑春晝
本擅則歌浄瑠璃未曾穿縫針未曾執箕箒驕恣懶
惰理枕籍塗脂粉之外不為一事故侈粧飾唯其所

勉也寐必有八丈寝衣長一身半行必有縮緬半衣
必長其雙袂臂触掌一家之興廃而媚笑斡全戸之
衣食優游以送光陰於適意中寝常遅而起亦必遅
晩鴉喋屋豆腐屋過旭日射窓売菜買来深閨天漸
明玉枕夢始回先呼金筒紅唇吹烟濛々縷々嬌面
乍迷真是暁露罩梅疎影将埋一欠一伸晏々起身
雲鬢稍乱簪根殆傾恰是雨湿海棠紅涙如滴寝衣
甚長裾尾掃席帕帯未鮮結餘垂地口啣楊枝肩懸
手巾左手支額出深閨来知是宿酲未全醒也尚見
残蓮抹紅酔痕未消牡丹含烟嬌容猶嬾阿三奉盥

老媼奉嗽已茶已飯早已抱𤝞猫假寐於爐頭閑得
門前憂々屐音請怒一聲扶擲匣来者女劉師阿清
婆也日廻妾宅效戸而欲飽昨宵之餘肉性極狡猾
口頗罵詈飽妬道隣之富貴細諸娘儕之美醜演戯
評判寄場工拙喋々説盡實隣家放屁論無遺蕩是
即妾宅之一幇間也遂使清婆梳翠髩去黙雲盈把
香露濡擲理粧鏡面雲乱雪凝婢妍相照形影鬪真
妾少仰曰頃日之髷則髻根緊急髷甚上矣請緩髻
根二階低髷婆曰一新以来髷風亦変添假髻挾叢
髪不用一髷形且鳴田之大倍十年以前之風古愛

高髻今好低髻一頭髪而猶有高低之沿革他物変
換亦可推知故本妻降權妻昇亦時勢之流行謂之
無理者乃因循之隊長也娘公亦可逐那山神妾謂今
削權字婆若得深白髪之方亦可能擒一下等官方
今拼夫昇倒鉅卿等尋常一様之細事從人臀指嗤
獲大利甘附驥尾者鎌倉時代之舊弊也如不退人
己不能進娘公思之婆亦欲皆其利戸外時有一男商来婢
出曰不許男子入妾門則當家之嚴制也子將有何
用曰貨本賈喜十也携新花暦貳編来請奉之即擲
數冊而去時恰全髪梳了髷已成矣妾執一小鏡與

前鏡合照曰誠佳矣好風可愛婆曰娘公斯過二九
若為半芥許則必可添容色也嫣姿漠可想迹可運
山的磨止之奇謀也妾執花暦曰妾身元非謂賤當
戊辰之兵乱朝野紛擾父驚於上野兄死於東鄙妾
携慈萱彷徨於各處環帶欲死實數回也唯因慈萱
在死亦不能果静這思之雖有如豐妾幸以知絃歌
一入歌妓籠邂逅過官恩顧厚予得再見天日今而
思之先不死者妾之僥倖也妾身上真如這稗史然
人間万事塞翁之馬妾若幸得結圓髻必設一大宴
以饗婆宜待嘉期也顧呼婢道時既過二時好取一

浴早治晩粧婢整手巾糠袋了則時器鏘鏘報三時
終日不鏘一事可知錫商鳴鐃呼阿玉来
蘭湯浴来主顔拭光瑠璃露薫白蓮滴香紅粉既施
靚粧始新起而更衣坐而正襟時已黄昏新月將昇
忽聴雨滴歟点低々叩扉妾傾耳道是即大君陛下
之臨幸也妾牽袖迎婢秉燭邀相與擁一桶爐將謀
一酌執手累膝妾纔郎黏一杯互吸一觴同啄恰是
翡翠拾糧於晴沙鴛鴦合翼於暖波妾徹台愁曰前
夕待君久矣君何不来也郎曰卿勿疑強遭游朋某
誘不得止而散歩於近街歸路過夜一時故不能訪

也。卿又勿疑。妾埋腮於隙間曰。君何吐無根說。君樂則妾亦樂。憂則亦憂。互不相避者。所曾誓也。妾故叩肺肝竭之。無一所秘。君心猶春巒帶淡靄。不曾露心頭目。如與妾有隔意。然竊聞。昨日君携尊姐。手觀賞戲於金杉。何等快樂。君若思妾。何不使妾侍盃酌。若與妾之間。則亦縄誤結之悪縁也。君依不顧妾々難換他妾。初若知今配在。豈至春戀如茲之深乎。妾非敢恨春寵薄。又非敢怨尊姐嫉。只憂為妾起大家之風波。妾身如蔦蘿纏松梢。宜容易芟除。何又用斧斤刺我胸。妾未到柳橋也。既已決死。幸免登焰魔名簿

新繁昌記　第五編

而飽嘗至今日者。實君之殊恩也。妾今死有何憾。若有君貞松益繁而謚綠。雙鶴偕棲唱萬歲。妾縱在黃泉下。何幸過之。妾私有所思。君快盡三酌而可速去也。暗淚一霤早已滴郎膝頭。郎摩其背曰。卿何起遺隱憂。郎既有所謀。卿必勿憂。先曰無配偶。則全郎之誤也。然非敢騙卿。只恐生狂風於雙蝶之間。故獨抑我苦胸。不敢告真也。其實出於郎多情。郎心亦可想也。共嘗顛風埋雪之苦難。而梅朶始將孕春。今而卿謀不良。郎亦可共死也。雖然。郎少讀漢洋之文。以得與國事。郎而希踏桂川之舊轍。不獨汚吾名。至澁日

本國之廟堂。世人之期未來。害生命者。野蠻之悪習。而開化之所笑也。卿亦思之。且本妻者。如床上盆石。畢竟屬一家飾物也。無因不妨有亦無害。小妻則親戚之一子也。父母之命不能拒。而暫貯其意耳爾。如出於郎意。豈抱如石地藏化物者受人愚視乎。幸有那大黨。母在故郷。而罹病之急報。將名歸寧。欲逐之。昨到戲場者。暗使喰永訣之一別盃也。去而後沈々永夜。共嘗鴨鍋之新味。卿百勿憂。妾故掀淚曰。君何為其事。妾期死者固為安尊姐也。尊姐果去。妾有何面目能到大家。妾

新繁昌記　第五編

身到底不免死。君幸悼妾死。請可止尊姐之歸寧也。君何為其事。歔欷涕泣伏郎膝頭。久矣。曰。既已告之。故卿今若止之。卻生狐疑。卿誓可忍。郎更設兩全之策。請願取快酔。而一馳妾揚眉道君意哉。然所何愛談。將畢而情未盡。婢閙枕屏方々聞之。以為何騙術之巧。婢鼻縦雖低。鬼女亦有十七春。好擒隣家懶郎。可使築一小宅。常聞人好事。而為指隣花之思。空費一刻千金之春宵。老婢之愚也。有策々々。獨語悄々抜足而去。

一女有四客。輪流課日二來。其宅二就。謀家一人而

十月之好過不過六旬四六五十四日而除那水日則無一空日尚有白晝燃燈於閻魔堂或弄了一客而後窃洩春於夜娼院者滔滔之深醜態必甚不可名狀妾飛火車而迴訪家客照春簿而訪妾宅動則有客謀謀與痴蝶與愚蜂爭一花狂顛驚四隣者往々不少焉一人直謀而来妾執其手道曾為夫婦之誓則天之所知也然君不顧妾々若非仰君恩顧何以能養而親君食言不賜養金遷延已蹉二月君性元非恪全生秋風也君心真然許之於官仰公裁君何薄情（妾心知薄於紙）客傾嚢底出一圓余金曰郎非敢生

異心不幸商法齟齬乏有若干損故不能顧卿也請以之支三日郎更有必勝之商謀事果成必築新宅以養卿妾道君不破盟妾亦何背只憂父親憤君不顧而欲使與君絶怒氣未鮮請令宵速去明夕必来能解父怒而後快酌三盃悠遂一客又迎一客先呼老媼命一鍋肉與一升酒戀着寫真軟語裝情仰天亦道願為夫婦所命酒肉未到又有剥啄之聲妾傾耳蹙額以為吒壞矣那且的客士来妾設術道酒肴甚遅妾手能辨君請待之妾下樓迎客々道曾約寄場行猶未果今夕幸有閑請直相伴妾道生憎悪萱不在請願期他夕然則可止謝一脚已將上樓妾扣其袖道家翁深酔怒氣発越漸撫而所令就睡也君請須史待其熟睡有婦又叩扉問曰名娘某之家乎窃聞良人與君親昵良人以君之故不顧家事婦非敢嫉之只憂一家之興廃願欲與君結姉妹之盟以勝君請君許之妾一驚一疑狼狽不知所為一婦又潜擒下覗之而以為是果我痴郎之昵婦也宜一喝罵以散宿怨嫉妬之念勢如燃髮竪眦裂乍変鬼女突然蹴破障戸来直摑妾髻捉大喝罵曰汝船虫（稗史奸婦）汝畜生能誑我夫一婦三兒為汝將飢痴郎今夕又

盗婦衣出典其金一圓五十錢亦必投遣畜生痴郎爲在汝必匿那壁櫥合汝與痴郎一口嚙殺噫怨噫恨一士客亦教如発怒曰若悪婦亦能誑余若既有仰客又與余為夫婦之誓飽撮余鼻欲掠嚢底何愚弄之甚也乍振一拳將撲妾鼻頭（鼻必潰紙）先婦止其手曰請為婦免之娘固雖有罪過其騙者士之過也君若欲報其怨恐鳴君汚名君請忍之一客又下樓曰汝等獨譏妾者何也乃余命婦也既有一誓書汝等悠弄之聲謂姦夫可矣余為妾欲報讎汝其喰之圄拳頭而將抗士客撲一抑或泣或怒男顛女

倒四人激鬪於樓下忽有人於戶外大喝一聲巡官將叱咤入妾驚匿於廁一婦入壁櫥一婦潛樓上一客傳樓欄下去一客破背戶而逃

新溫泉場 附深川

都下混堂之繁殖比之於慶應以內殆有三倍之差府內人口減其半而混堂倍其數者非因不能貯浴桶貧戶之多必爲欲洗舊習垢者之多也輓近又處々有開溫泉場者各以諸州有名之噴池名之曰伊豆七湯曰有馬溫泉曰何曰何蓋汲其溫泉或湯花來和之於湯中云浴其溫泉不有異尋常混堂之湯

者是亦不過汲商法開化之流而一洗人耳目以欲掠黃金之垢也而已方今以開於深川仲街者爲巨擘深川曾狹斜之地而妓院之熱鬧絃歌之喧噪一時與芳原頡頏人之所知也距今六年前罹大火災多少樓館盡爲灰燼當時官專欲正都下之弊風減花街柳巷之數不許該地妓院之再築此地元芳原遇火災者出借宅之地而有異他花街者故始終附以借宅名官不許再築者亦以此故也於此妓院遷他狹斜地繁華之大廓一朝而爲草蕪之小原荒凉寂寞不聞絃歌聲久焉偶俳優澤村氏欲開新戲場

而未成故開溫泉場以欲挽回仲街之衰勢也建築之風如一妓樓接樓有數箇小茶店各店辦酒肴生蕃縱妓亦不異花街之茶店此樓元可浴又可醉又能可睡凡人間快樂無如浴醉睡三字二樓而備三快者亦新繁昌中之一洗舊湯也

溫泉在舊妓院之跡（旧名櫻下乃ヶ田甲子樓之跡也）樓面正東此盡礎茶店烹亭園一混堂並列於三面中央開小園幅員數畝以供浴客游歩之地雜木扶踈衆草蔓蕪盤桓足以消徽倦全樓之建築雖不閎大室房佳麗亦非小妓院之所及正面則脫衣梳髮之室也左有湯

槽築以香木掩玻璃戶湯槽廣方十尺余浴客無背摩脚接之混雜雖十名同浴寬裕猶有餘地如他混堂頭觸陰囊尻上眉額欲洗垢旋於垢醜態不可言都下雖混堂多專主香潔儘得寬浴者特此樓之所獨也客亦無如欸尿唾於槽隅者槽側之板地常清潔也區畫一堂作兩湯槽以別男女隔以玻璃戶爨竈設於別室而通筧筩於槽底因以灑湯趣向全擬自然之噴池也設客席於樓上留浴則貸一室不異一旅店浴價則每客收三錢不敢限浴數至一周間則減其幾分蓋爲湯槽之樓則待專浴客也接湯室

有一長樓因廊與湯槽相通樓上設二十箇餘客室亦與妓院閨房一般相似樓下則茶店烹亭也各戶雖有區畫恰如一家昇降共階客室互用每店無私有室使客投帘價一斤有客迎之於樓上而自樓下送酒肴来足不蹈地百事辨了最謀游蕩者流之便也故来客不歸於浴而歸於酔樓亦名温泉以欲釣游客也概言與一大船宿同其趣客亦有其風一室內財主携兩妓来軟語温存雜以戯謔恰報蘭湯已薫二箇布袋被兩天女手扶徐々下樓到湯室樓婢捧浴衣来待於戶外真有公矦之思取一浴来盃

盤亦来酒肉正沸絃歌亦湧墨陀歛昏之舞曲當八五文之拇戰五舞六曲七拇八戰財主趺坐中央傾幾大白嬌笑嬌媚圍繞助酔竟日之大宴財主鯨飲昏酔如泥左手拘懸一妓肩右手摩觸一妓膝骨軟魂消恍惚如夢又更張長夜之宴是下唯痴蝶罷妓蜘網全陷茶店之米櫃者也此樓常聽客流連一旬非敢所辞一種別樣之妙樓而春宵專游家之妙窩也故擒絃妓者来此樓授處女者来此樓挑乳母者来焉騙寡婦者来焉加之多少樓婢妖粧盛跡賣媚呈笑一男客来則群婢圍席不鮮是亦可来而說者也上此樓者一係愁腸之洗濯一屬財囊之掃除温泉亦不曾浴一身兼可浴花情於春露此場也須換浴一字称春深川之慾（浴與慾通）場

新市街（附歸商）

一新以降都下事物日競新開月鬪繁華最著明者市街之新開也曾閱都街數不過八百八街今算數則有一千三百七十有三街五百六十五乃新開之街也自有地税之改正属私有地者雖彈丸之地無不課税故公卿矦宅競開新街以為貸地邸地之大者縱横通新道一邸而有開數街者如愛宕下坊大

小矦邸並列而不曾見一商戶者今皆為繁華之新街自芝切通至新橋通百貨肆店櫛比列軒不見矦邸之趾新街中以愛宕下坊為渠魁有小川坊有神保坊如蠣売坊濱坊則位都下之中央而為新繁華之最第一其他向山手尚有許多新街本所深川亦可以為多焉在舊幕府則公矦邸舍裝武耀威不許商賈猥入邸内今則皆廢舊制專謀損益貸其居宅賃其牙房表門之番所為轎夫役夫之居後宮之長局為木匠瓦匠之宅假山剰水為割烹亭之庭玄関廣間為寄留客之宿武器庫變典物庫演武場化演

伎場夜発蕎商鳴鈴出自表門按摩坊主吹笛帰自裏門看楼被牛肉店領離亭被覗鏡肆掠厩無肥馬奴養乳牛庖有肥肉丁割巨雞待合茶店借會計役局未免曖昧之事診察醫者奪留守居宅常多留守之日勤番長屋為外妾宅無女絶時作事小屋為牧畜場非人住處猿樂臺之跡桑茶既茂黄茶寮之地菜蔬正肥一邸之中無立錐之空地又連背坊新道從衝曲折並建裏店邸主恰如地主之賃居亀縮於邸隅全一変舊侯邸之景況如小華族尊姐親執其箒不過一僕一婢商業如此雖日月盛住新街者十

中八九属新商人乃帰商之徒也商業本士族之所短而市民之所長也以短敵長固非廟算之善者也故失資本金帰郷里者比々有之是因有目途未全立而直欲獲大利之蔽也新街肆店昨日所開今日乍閉者不尠矣爰竊一新商店略示其意余思新街之繁昌亦可謂真繁昌非真繁昌而猶有此繁昌者亦可謂繁昌都中之一新繁昌

一商坐肆無事可為閲新聞紙読近世史算盤牒簿被蜘網縛商業甚閑假寐倚膝欠伸肥腕時号砲聲忽驚耳来遽然起捲額時器螺旋呼婦督促午飯命婢烹黄牛肉坐飲臥食肆前寂無来客物品半埋塵埃午後偶有一客来曰某品有邪價如何肆主頭甚高難遽言甚驕難唯貼坐不動曰有然價甚不廉君且那二字有意宜購客曰汝伴頭勿言撃價須減其幾分汝伴頭勿欺人肆主肚裏怫々怒氣如燃以為汝士也我亦士也我縦為商何受汝侮此心不消商業難成忽発怒聲曰余非強鬻子若無意不敢賣也子宜問於他店余店品決非為高價子勿吐暴言客笑曰余固可到真商店何借汝命欲去而道汝断髪頭顱倨傲尊大思帰商未久也十月所見未脱頑士之暴風

嗚呼危哉汝以遠暴風能吹倒身代又一婦客来道請与返魂紙肆主徐々漸起與之客去擲價一錢道賣一錢價物纔有一分利噫商業之困難纔為一錢被婦人役噫商業之難堪不賣固歎偶賣亦歎婦在室内垂帯長裾粧真学尊姐而而有事必呼阿三著顛亦使阿三起之未曾自執事暇則講稗史倦則習絃歌常喰煖著而不知身代日痩尚顧婢鳴不平道三不聞耶新富坊之戯場大有観客本邸主乎讀旧之尊姐既一観来何等楽事亦羨乎我身在十年以前則毎演戯変換無未曽一下観時勢変化雖不得止為

昭和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夜也

武士妻而至憂米櫃有無不亦悲乎永在這苦界生
命亦饗宜賣却擲笄一到戯場夫傾耳斂額曰我身
上豈遑觀戯場乎家禄奉還之資金既已食了半額
々々空化物尚假寐於肆未償十資之一若貪這物
又無可食者實如呼吸減不堪其憂余熟思將來到
底商業非可能為今速不絶商念恐至飢渴婦曰佳
矣妙矣盡鬻店物猶有若干金何必至飢妾固不欲
商君請速賣却店物以其半價充官途資本可速出
而仕也妾聞官在資本多寡不關學問工拙君可能
仕何難之有夫婦合議而賣店物盡此店忽閉無再
開期然而因電信特朋友日夜哀訴於權門竟失資

金於奔走中身衰力盡衣敝食乏悄々再入新街而
潜一裏店夫挽車而士却載商賈婦提籃而身始買
味噌素餐之夢全覺而漸知力食之味於此乎亦始
可知商之難也俚諺云艱難可遇愛子必勸旅宜
哉言乎余於歸商人證之

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終

紀元二千五百卅四年第十二月刻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目錄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服部誠一著

芝金杉瓦斯會社 附瓦斯燈

俚諺曰蝙蝠者入無鳥郷而專翺翔之權天狗者向無人境而高倨傲之鼻蓋謂人民未出朦朧而爲微物所壓制也故聞未聞之事見未見之物則怪以爲理外之理無欲講究其物理之力從亦無欲弘暢我智識之意怡然而安其寡聞頑乎而甘其鄙俗是名之蕃夷而不容於人間世界也苟有卓見者恥己之

短而慕人之長千琢万磨欲以闢蕃窟之朦霧而揚開化之明輝是所以萬國互通交誼也維新以降本邦亦注目於此勉採泰西之長而補本邦之短專欲使衆庶冨其智識其日猶雖淺百技百藝駸乎進歩如都下則爭變舊風競起新業者日多一日人智之開明可推而知也試想昔日稱天文家者不免從鐡孔窺蒼空之誹今也不然如以全天地球爲一智嚢無所不究無所不測飛輕氣球而量天之高浮火輪船而測海之大駛滊車而千里爲一日程之往返架電線而萬國爲一瞬間之應答自由自在千新万奇

智不亦廣乎技不亦妙乎凡百般之新事推其所由生則皆無不出於開明之一明字也噫大哉明乎一明以能辨其物理亦能起其技術又能變之又能化之爲之而可能成測之而可能知天地萬像無不可得能講究者智愈智而明愈明學問之明也政治之明也風俗之明乎技藝之明乎盲者猶學而能知字聾者亦學而能聞皆在上則百官能明其職在下則万民能明其業明乎又明何物不明雖脚不曽踏地之名公巨卿從變華族能明下情既明于通商于貧賤而亦明于花街于柳巷恐過其明而欲至家之暗

欲爲吏者先明海内之職務彼智嚢也明雖未可測能明諸賜俸之利爲書生者最明海外之事情我國之由来雖未全知猶能明自由之論士族也明素餐之道而尚欲不明還禄之議耕夫也明其經界而願不明其租税是而不可不明之明也工乎商乎於利己之方尚無所不明至如絃歌者流僅猫皮與馬骨一層能解明字義能明酒肉之真味能明枕藉之妙手明于媚笑明于欺騙最其明者則未見客懐而先明其嚢中有無遂明暗室之暗跡而出暗處恥於明處明醜名於新聞紙上者比々有之是亦明中之一

明也乎都下既雖有此百明如不設變暗夜為白晝之方則未免為明々中之一欠典也如泰西諸國逐發明其方輙瓦斯燈是也先是横濱既有其建築都下芳原亦曾有其議而未果者數月焉頃日會議所更興其議忽竣其功而既點燈至此都下始為開明之完璧而無月暗夜也不知嗚呼明哉瓦斯之明乎余聚元雖矇昧幸假其餘明而稍覺微明聊記瓦斯燈之明於後讀者幸勿笑屬文之獨暗

瓦斯會社在芝金杉新網坊之南濱域内延袤約千數百弓中央有製瓦斯室々内並列五箇都竈以鉄與

石築造之燒石炭者五奴六漢晝夜薫煙渾身黧黑恰與混堂燮奴一般要暫不絶火石炭焚熱則瓦斯從蒸發矣毎竈附着鉄管其頭部以通瓦斯別撰架一大鉄管而併吸他五管之瓦斯（竈有五管謂之）竈室之左側安一大鉄釜其形如伏尋常釜大鉄管則彎曲通這釜底是貯瓦斯之器也其釜之巨大也高達三十尺周圍一百零八尺釜腰有大鍔附之八株鉄柱以支持釜體而懸下四箇巨錘於釜頭端是量瓦斯之盈虚也又釜側有一室羅列三大鉄匣中盛石灰與水而通鉄管其底瓦斯過之以濾淨其雜物至此始為純粹之瓦斯最後室則銅管數條蜿蜒曲折而皆傳瓦斯管端則通時辰器或寒暑鍼等是測其度節其量之器也自此埋大管於地中以通瓦斯因大管而岐出中管四接曲通平佈満街毎街隔八十尺建小鉄燈臺並列兩側燈杆之大如巨筧上分小岔毎口有黄四掩玻璃以避風雨黄有機左捩之則瓦斯忽發種之以火則瓦斯陸續焚燒而撥起吐焔右捩其黄機則瓦斯忽滅其機關之巧雖那頑固子雖那舊習翁一目以可能醫治鼻屈之文盲也現今分二道照都中央一則自金杉橋過京橋日本橋右折達

淺草雷神門一則自日本橋直行及万世橋如技術亦既設之瓦斯光之不及處則補以新玻璃燈（係英國新發明）器械之巧裝置之大畧雖如此其經費不過十三万圓云且從其事者僅二十餘名今以其費額比較諸闔都之富實徴々一貫也總曰一小費能照大都會者可不謂利溥且價廉乎矣雖新之政事謀民利總雖如此見其功績如此瞭然者鮮矣故往々有鳴不平者何不思之甚也乎宜以瓦斯燈之一明推他百般之新明也

夕陽已西曉煙漸迷萬户半鎖時將黄昏早見一夫

揷火於竿頭来左奔右走趁燈臺而傳火縱横如織恰與兒子捕蜻蜓状一般隨傳隨燃二竿頭之火忽吐萬燈之明通街既明而餘焔焦天満市皆白而流華溢地銀河星未見而光先如篩鵲橋月未昇而影乍欲飛四時真是築成不夜城去一瞬早已現出廣寒宮来銀坐街上戰素色於玉樓映射之間晃々皎々恰如白鷺戯雪萬世橋頭淺光華於花木扶疎之中繁々爛々正似粉蝶迷煙或乱或聚翕燃翕輝行人相見而可相認奔車相過而不相蹶路上黙塵猶可洪數實不知大陽之没也雖痴漢脚無蹈牛糞滑

倒之憂雖老大眼無蹶狗頭吃驚之憂雖撈兒亦可無施手附於暗處之處雖兇賊亦將無振白刄於夜間之間仮雖魑魅妖魔亦不能施其幻術故雖三尺之女兒衝氣恬然而不厭夜行何憶病也秉燭行乎（夜行止歩不知止記者衆哉之闕下可知）開化之明輝可謂既及萬像也瓦斯燈明既雖如此照大都々人之風俗亦能如此明乎否記者未知也竊聞有燃無油燈於暗處者無油而能燃者輙一種之新發明也雖瓦斯之力恐不可及哉云是汲油店阿滌之末流者也果信也乎記者亦未知也

夜商既散而人行漸絶市街稍閑而街燈獨明惟見何物隱見於瓦斯燈之傍而黯淡有影遠則如有人近則忽滅影真是微妙之一怪偶捕其影則何思班白嫗也手巾單頭而手携虚燈為如有所行之状是所謂三途川之守津婆而誘導人於地獄者歟（聞近来人間有地獄如婦女固不足怪）又見一箇少婦隱見亦無窮年垂三旬而春色如溢圓髻欲傾而揚擲支之何堪緋褌緋衰肥腰猶奚可思縞衣縞滅貧軀欲冷隱時則寥々然而去其時則悄々然而来常背街燈而伶俜於人屋下此婦也甚如怖巡警者然矣彼左則右避又右則

左避如行如止如窺如待如呼如勸如訴如説可憐敝袖帶風霜夜使人動凄惻之情可憐粉面照氣燈時他自呈含羞之態不知是情婦追駆夫者歟將悪婦覗行人者歟認少年則追着而能相其人若非其人恐而忽隱果遇其人狎而忽親不知是何者也乎在這明々燈下獨見這暗々一怪者時見嬾少年戀歌寄情駒屐鳴玉織醉陶然而過焉婦忽一走要之道君昨夕有約必期混堂之歸而必遇于此然而君不来君何無情男道郎非敢食言不得已也會途邂逅隣熊（隣友熊五郎）熊不忖度余心而強誘引余於那女

師家然猶不能告以實郎心之苦亦可想也郎自入至出不少安臀容散乎否飛一飛来則既不見卿々或却非欺郎乎婦指天一方道君請勿疑妾為君偷他目而既設一席妾之多情可以知也雖然獨如此街上燈明何妾見死斯燈有如視地獄大鏡之思（惟上此）婦（因知地獄之景況不然焉能知其鏡謂人間地獄者乃是歟）行處晃々人影易認若髑巡的之眼珠偕不免縛腰之恥也雖然欲避之又他無可相遇地妾痴情之切反思彼蒼天之暗故縋郎袂道妾固雖痴亦非不知恥（鉄面皮亦何恥）妾恥縱可忍（恥可忍不可忍）孰獨如君名何妾想令不能幹好棄過時

者是非狡黠則嫉妬也妾不堪万恨也況今夕過此良人若不能専一刻妾咒詛清正公與阿岩稲荷而必報其怨立語喃々終携其手向河岸一方而去矣忽聞屐聲跫然甲呼泥坊乙呼畜生一逃一追文遁又趁如有事於近街然矣甲道其過横坊乙道其入背路一人又罵曰若雖欲脱如燈明欺晝何若雖欲潜如影不能掩何跫々摐々左搜右探警吏亦湊自四方百方偵索覓如失盗兒二人在薪炭（河岸吟積薪炭）間了々聞之吃愕狼狽婦道近頃何多盗兒（汝亦偸人目亦竊盗）學之一生妾屢為盗兒所驚男傾耳道聞得彼跫音果将

来此之足也言未畢突然照縦紅線燈来二人又愕倉皇将遁嗚呼如何矣前則川流後則薪炭欲避則無地欲潜則有影警吏大喝罵曰天網雖疎豈漏這愚漢乎韋靴如飛蹴一蹴二人轉倒殆将就縛警吏撑燈熟視道呵呀奇怪々々汝非盗兒果是私窠子之後餘也二人震慄顔色如土搕頭磨地而特唯々矣何思楽土忽變苦界（既陥地獄騙苦因其所也）恰是妖挑欲閑暴雨妬花嬌蝶欲眠狂風彼警吏加一打曰汝等以唯一字欲贖其罪乎何故昧伏焉謹具状其實婦乍設辞曰妾等乃夫婦也噫哀哉貧困逼骨無潤

遂将投二身於此川彼時早此時遅僅躇躊而忽為之官公所認嗚呼不幸哉両人之身官請恕之説了泣下（其窮生涙）吏轉怒罵曰汝淫婦勿巧欺官吾豈棄汝口車乎汝誠欲死何不投于両國于永代此溝元浅非可能死況退潮乎余烏罹汝騙網乎官命之重不可不拘引於分署勁腕早来遂就縛於死斯燈下都下屢雖芟除這般怪物恰如追飯上之蠅瞬間而復集夜多一夜是亦一種之糟黨鰍（國音糟与死斯通）一箇老夫肩擔蕎麥行呼行鬻夜深而過日本橋頭標燈黯淡漸暗漸滅翁獨立橋畔且歎且喜適有按

摩師過駐笻而喫温蕎三碗謂翁曰翁今如歎如喜然矣是何之故也予敢問其說翁啜濡洒曰愚叟之歎非獨歎喜亦非獨喜苟日本人則皆所同也君雖目不能見耳能有聞果聞乎否一新開化之美事無一民不浴其洪恩者況老且貧如翁者乎翁甞夜蕎交也有年焉昔日則警夜無巡官照路無街燈愚漢随而横行翁甞為黠兒所騙餞凡幾回今也不然矣巡官警夜充斯照街夜行亦不異晝行今宵既過二時雖油燈既滅道路且遠無可敢恐者亦無可敢憂者是皆一新之賜也恩天恩深則感然不知涙下豈

得不歎喜乎按摩鳴不平曰翁勿吐耄言世人開口言一新呼開化唯一目土木營繕之新而謾讃賞之汝所謂仁恩者果何乎仁乎恩乎畢竟皆無不出於己膏血中者租税也益加區費也被促曰此曰彼皆欲巧收民之膏血亦何謂仁恩乎開瓦斯燈既成矣是猶燃己膏血也況師輩以燈為最大長物唯有一笻則不論晝夜可能步行也如瓦斯燈最余所不欲喜也余輩日歎世運之衰微耳焉未曾聞有一快事也翁猶以為快乎何老耄之甚余則目之盲也翁則心之盲也雖同之盲其實有霄壤之差豈足共議乎

振笻叩地喋々然而不止翁莞爾笑曰吁予言過矣抑子鳴不平者所謂盲人之頑情也翁為說天恩之一二汝在街上無蹈犬糞蹶馬矢陥凹處泄汚溝之憂者則道路修繕不怠之賜也在夜市亦無為車馬所輾為愚漢所欺受黠兒侮遇咬狗害之憂者則設巡査與街燈之恩也汝猶為不蒙天恩乎且汝輩頗多醜行何以能容喙於治政間汝勿復吐盲言按摩憤然轉白眸曰余果有何醜行余雖失明未曾誤認圊子拾馬矢亦未誤認人户入街厠翁道何々勿復起那頑情余所謂醜行者非是之謂也聞汝等到某

公某侯之家必先探自權妻尻及且那鬚撫其鬚則賞之摩其尻則讃之先副權的意而欲釣且的寵眷肩諂笑恬而無所恥為其目的者輙僅欲攫二三朱纏頭也何其醜態之甚乎會一夫又来喫蕎麥翁捧碗且呈且道翁雖小商心底之明如瓦斯燈非汝徒也按摩道何遑老人余果有何醜行且汝何由證之翁道屢證於新聞紙上汝不能見故未知其恥也是不啻目盲心亦盲也汝猶有言乎按摩言必塞焉一夫乍容喙曰余也雖老且聾畧聞両君之言而亦必有說請聽之惟都人十中而八九盲人也其心目両

明者不過屈指何獨咎按摩哉看他頭戴尊冠身帶重任與那權妻的外妾的同車而横行白晝者比々有之甚則與班猫桀馬骨乘恬然而不異何等鉄面我眼不能以視吾醜態者非盲而何也柳橋之臭話勞原之汚談若有能聞恐可疵耳余聾則亦侻倖也是决非誣言亦以新聞紙可證也此徒不啻盲文與按摩同其業何則朝所行夕忽变昨日所進今日早退日々揉而又日揉終至揉而揉倒嗚呼危哉故余觀煉化石則歎觀瓦斯燈則歎鉄道也電信也觀而無不起歎者是無他恐如此美室如此美物亦揉

而揉倒也思之則豈得不歎乎蕎翁亦喟歎道余觀新美而起喜歎君觀而起悲歎同歎而大異其情者元是人心之所不同各揉其所欲可矣按摩始開笑口道余聞此奇説全得醫治頑固病焉思両君猶有偏一之頑塊（一悲歎一喜歎）是亦可稱一病也余揉而能和之則三人之病皆可能全治也不亦奇説乎三人哄笑別于東于西而去按摩耶鍼治蕎麥耶蕎麥

公園　上野

人之呼吸於地球上也不勞其心身則不可恃生活既勞其心身則不可不慰之若不慰之則不能堪其勞也蓋造物主造山川花木之美以喜人耳目樂人心思者則不出其意也文官賜一六休暇於百吏武官許日曜游歩於諸卒者亦蓋欲使慰其勞而能堪其職也若日夜黽勉勞頭腦不止則精神衰疲恐有生病患故泰西諸國皆開公園於都内而許庶民縦游以使慰其勞本邦亦倣之設公園地於上野浅草両處而為庶民游歩之域實可謂維新之恩無所不至也然如浅草以奥山為公園未有改其面目者上野自為公園来一變舊景四時雜遝不暫絶游人之跡是亦為新繁昌之一地

東京之盛山坊水街日換工夫月新趣向可游于東可豫于西于南于北可游豫也而兼山水之美與煙霞之妍者獨上野之地耳也山曰忍岡雖甚不高山開西南而眺矚敞潤可以能暢愁眉池曰不忍雖甚不廣水半浅深而煙波瀟洒可以能濯塵胸山頂則櫻樹為林花房匝匝雲耶雪耶恰如晒白幕於暁靄斜陽之間入山而欲無山水心則芙蓉為義香露滴瀝錦耶繍耶真是醮紅衣於纈漣縠猪之中臨水而不見水況鳥之綿蠻戯花而奏自然之音樂况鷗之浮沉蹴波而出天造之活畫山之嬋妍水々窈窕朝

換幕移陽春不啻秋也紅葉織錦而風煙如添冬也
飛雪栽花而樹木復笑雨亦淡粧晴亦濃抹其奇其
妙筆不勝記詩不可寫眞可謂都下無雙之勝地也
此地從來係舊幕府之墳塋與芝山一般不曾許庶
民之縱游官從附以公園名頓爲新繁昌之一地游
客雜遝非昔日之所及也殊以芳時爲最盛矣酒壚
茶竈山上架棚々外設棚花間連榻々邊列榻如鱗
斯次如櫛斯比圍花賣茶繞花衒酒縱横高下無復
立錐地其數有六百余箇游人之絡繹可推而知也
何思昔日稱彌陀佛之靈山者今日變游歩熱鬧

之樂土事物之变換實不可測也近聞極樂淨土之
涅槃亦变移挽轎於地獄焰魔之門巷鬼女連袂而
鬻十七春眞不可思議的之奇变也奇變之流行於
神佛也甚矣辨才天亦降人間而開帳女菩薩亦隨
塵界而說經隨而說苦隨而說樂又解其帶又脱其
衣其次有解何物云果信乎曾聞有花而能解語者
況神乎況佛乎百解不足怪也雖然余未曾拜其開
帳亦未聞其說經則未知有其靈驗也余將問之於
上野两大師
膏雨已霽紙鳶飛空輕風漸軟籠鳥呼儔時是艷陽

櫻花爛熳山頂山腰芳雲一抹白之白外又不見山
觀花人入花而迷花迷花人醉花而歌花々間之游
客多於花之多男群女隊肩摩肶擊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来不游群々隊々蝟集蝿色輻輳於一山頂
雖頂非不廣將無我所踏地満山笑語如湧如沸花
間酒肉爲池爲林紅友社員固無来不醉焉園子速
中亦無行不飽焉有閙行厨者有傾瓢酒者有獨醉
而樂者有與衆偕樂者有起而吟者有坐而嘯者百
容千態各異其趣戰酒盃者紛々與落花齊飛競舞
袖者片々與胡蝶共狂歌闌則跳又歌又跳猫兒亦

歌杓子亦跳相遇相逢無人而不狂顚於花者狂乎
狂乎雖狂則同狂各異其狂有驕慢之狂有得意之
狂愉快々狂愚痴之狂新狂奇顚風態可想其撚虎
鬚而長其顧傲々然自驕其位者非山手之大將必
下坊之隊長也其粧猫面而細其眼洒々然暗誇其
美者非柳橋之妖物果新橋之怪獸也其扶侍兒之
手者東京無双之新貴妃乎思是駑馬骨變而爲一
朝之尊姐者也雖榮則榮嗚呼可憐不知我身易衰
不如花其懸佳人之肩者日本第一之好男子乎或
是五倍子化而貪一時之富貴者也雖貴則貴嗚呼

可憐不顧我冨脆於花況游郎乎況蕩子乎無言花
能勸酒有言花能扶醉陶然恰如無一事關心既忘
苦既忘愁又忘其家又忘其身其次忘紙幣易飛其
次忘身代易痩百皆忘而狂顛於花此席而虎次唯
雄於東八音腕妙手十指如飛相合々々一拳連勝
雖彰義隊之激戰恐不如此手彼席雙猫爭優劣於
甚九新詞奇曲三絃似吼相連々々両口一調雖伏
見畦之攻砲亦將避三舍時見一双醉漢酩酊如泥
甲扭手帕抹額而及鼻左手摑肴右手捧盃乙垂畚
褌脫兒而抵地頭簪折花背擔巨樽蹌々而共蹶踉

々而共危行而且酌歩而且歌是真不知手足之舞
踏者也甲窃偷便於樹陰乙亦將飛小瀑此輩醉眼
烏知有人於後乎乍撃巡吏目而後悔早與罰金共
来又見一群書生木綿衣敝小倉袴裂木屐亦鈌嚢
無一物自称僕是天下之大才子我衣雖敝我腸無
垢二口呑噬歐米二洲来而吐半解々洋語意氣揚
々逍遥于花間其眼雖如睥睨與歌妓戯與阿娘酌
者然下心經三寸至其臍下則嫉妬如燃不知與醉
仙士共我口流涎非是嘗英人之糟粕而欲釣官者
必啜佛人々餘唾而欲消飢者也不知乎花却笑汝

不潔見前則絃歌師率女弟子来島田五六火盆六
七中雜鴨脚數葉（島田以下髻ノ名）衣裳一紋手巾一様緋褌
飄風白股露雪緑髮乱雲紅臉帶嵐欺卵艶色如倒
硝子嬌唇媚口黄音起而泣出谷之黄鸝顧後則宮
女如花満彼高栩美服麗裝嬌姿艶粧天上忽雨美
人来為之前驅者必高其鼻高於猿田彦鼻是士族
河岸之箬葉魚而比目魚蓋在其行厨禿頭僧侶携
生活大黒而為蓮臺偕老々游亦顰蓄容倩能言鸚
鵡（謂通辨）而呼業半觀花々快本坊之未亡人扶愛男
之手新道之野合娘從財夫之尻雖堅犁欺石債主

亦為墜自清水舞臺之思而入算盤珠外之與雖偏
固如嚙苦虫頑叟亦知團子勝花之味而罄一年一
田之醉混堂權狗亦擲所生自拈之錢而游竃前阿
三亦費所出自釜之貨而行群々連袂簇々交踵山
耶是人々耶又海雖今日大流行之彌陀如来不動
尊公閒帳未曽有如斯熱鬧也可想茶竈之錢不知
日費幾千錢其間又有花兒繞茶竈而鬻絃歌掃一
絃去一絃又来片々不異角抵木戸待客次之又有
越後獅子之曲打皷鼕々繞花倒亦是皆撈奪游客
之懐者也游人如此許多則追游人之跡生活者亦

應許多項曰都人開口則必吐出不景氣三字余未信之也若使上野花有言則必曰我日過游客不知幾百千若使我解語恐王聲破腰抜焉附不景氣的字試尋這繁昌之元素不過自由與開化之二素也昔日則雖這山這花亦困於束縛中不能遍怡都人之顔游者則不過僅借席倒瓢也今也以自由身而游自由山觀自由花而盡自由興不亦自由世界哉須次自由游以自由醉也況此地多烹亭蓬莱松源等抱山繞池而鬻易牙之塩梅恥之有數寄屋坊之花皆能解語而香亦可愛且上野則四通之地而雖

何行皆不遠矣南可戯柳於柳橋之風北可醉花於芳原之月根津之夕照新宿々曉色皆可能行而賞也宮若有意恰好入車輻輳於山門可伴于西可從于東卓卯車乘之者皆泥醉骨軟頭傚真與載蒟蒻於馬一般客已散去山正黄昏花間鐘聲撞々報六時

芳雲匼匝覃筵而絃歌為紅香露滴瀝醮席而盃盤自薫上野之山春如海櫻樹之下人鬻春娘誰穿花而架茶棚娘何擁花而開酒壚嬌容艶粧與春競春粉黛紅唇與花闘花紫紋袖長痴蝶呼北紅錦帶垂茅花招人島田髷梳圍緑雲而凸鼈甲擿挾班秋冰而斜好姿裊娜舉動洒落口漏夜梅之香腰帶風柳之態美音劉喨管絃鏗鏘坐歌夕暮之半曲起舞甚九之八分建扶賣茶列裳沽酒其次買笑其次售媚又其次將隨客所嗜有鬻者面皮極厚舌頭極滑玩笑之不敢為意嘲弄之亦不敢感憾飄之平氣感之自若洒々滑々然而似不知羞恥者常晒狐擽面於店前而要過客恰與蜘蛛張網要飛虫一般相似一客過則阿竹出要阿松隨捕阿菊亦呼阿梅亦招曰憩欵曰息欵白喫一烟欵白啜一掬欵誰出火盤何

勸茶碗獻笑者有焉呈媚者有焉辟娘圍一客來曰君請謀一醉幸有佳味在娘一走可命酒肉來也客道余與酒為仇敵不能一滴嚥下曰然則團糕歟曰嫌厭如唆毒物曰氷菓歟曰否曰蕃南瓜歟薩摩薯歟曰皆不欲也余所大欲者亦大異於人矣曰敢問君所欲者果何也曰卿等請勿冷笑余愛最深且嗜不飽者乃猫與馬也娘道君勿愚弄妾輩客道決非然卿不知乎抑佳美之元素則成自猫皮與馬骨余好色甚矣故愛其本尊也娘一打客背道視君為素人者妄誤也何恩君是古窟之老狸愛猫愛馬則固

其分也唯請勿欺騙吾人客起將去曰余殊愛馬最巧御術卿請借一鞍試可加一鞭也唯恐余鞭短小不及臼據馬腹呵々

一客趺坐於榻上問娘曰近況有何等珎事請可割與愉快一分也娘道無々娘輩固無可有之々理珎的穿鑿非君徒不能也冀勿吝一訴客打膝曰可為最第一珎者有一聞近年櫻樹之靈出于此山而迷人不亦怪談乎娘笑曰君勿吐戯言是恐從淨瑠璃文中誤傳者也乎大古大友黒主代小町櫻而其靈出云此言也世人所曾不信也況開明之今日况東

京之中央豈有其怪乎鱗𩷚屬落語家玩物幽靈為新聞紙筆種之秋也何又有樹木之怪矣客故起疑色曰眞矣實矣無可有之理而有者乃怪也余亦今日實見之噫怪噫怪娘稍如信傾巨髷曰其容如小町姬者耶曰美亦絕美如小町可跣而脫李朝之玉藻前於漢土之楊貴妃耶雖泰西之佳人義律薩彼多之美恐不可敵也曰誠然乎妾輩可能得見者歟曰容易之事也然靈魂非以肉眼可見者能寫之者鏡耳也矣卿請借彼艷鏡娘探帶間出懷鏡而與之客恭撑之唱呪文曰苟映這鏡者則櫻之靈也卿可敬而拜也彼覗之無一影只見鏡面有我顏映娘有疑色曰君或勿非使喰一盃乎歟謂靈影果焉在曰在此這影則櫻之変化也曰箇是妾顏也可悪々々君而欺人恐君却非狐狸之怪也乎嗚呼悔哉遂罹其妖術客笑曰卿等勿疑余謹說其窮理此山昔日則寥々不曾見美人一新以降百小町姬立櫻花之下而待客是非櫻之靈而何乎可見卿容色不異櫻花欲綻余願為宗定與這花賦焉抱瀾不在乎須誘之於奧殿也偶儕輩有醉漢乍粧容曰唯々開兵衛乃在此謹可奉公命雖然獨如何公犯天朝之法律先

出罰金而後可為宗定也宗定高呼曰余何犯法雖箱根荒井皆撤關雖焉之無所妨我行汝速可誘也關兵衛以烟管代鉞徹顧曰公將折這花折花律載在五十五條中況公園花乎公必思之宗定曰汝開兵衛幸勿憂余非敢以空手折也這靈元非有怨而出墓金而現也如投黄金一刺而乍見一夜而乍開隱見開落不曾窮是所以為其靈魂也關兵衛曰唯々然則開人目關而可令過也然先有不可不敢問者起為舞操曰

抑疑君風俗窈窕勝花容公家之子武門士若有

向人間相逢、果是不使容易過、以追花影尋春蹤。
隣客叫道呀呼音羽屋、呀呵山崎屋。

女學校

女學之大、不可不開、不可不勉也。婦人於兒童一言一行、皆為其模範、乃善良之階梯也。為人母者、若不知一字、何以能教其子。為人子者、少不受教育、何由能修其身。女學之大可知也。男兒而墜貴命於遊惰放蕩之悪境、女子而沈玉軀於淫泆泥濘之醜界、甚為孫、遊又為撈兒、為夜引娼、為私窩子等者、皆因幼不受母教也。母親之責任可謂甚重矣。泰西先哲之

言曰、母親者製人善行之器械也。蓋謂兒童之教育、專母之所任也。況女子於母親受其教最適。而亦永焉。苟欲為其母者、而不學可也乎。方今觀都下之景況、悪漢蕩子甚多焉、奸女淫婦亦多焉。嬾少年接其隣之豢女、而會于柔林洒落婦誘。其向之情生、而遇于炭室。至開其結尾之幕、則或縊胭脂于松枝、或溺華身于鯨口者、比々不絶。（婦耶亦買讀賣新聞一枚、可徴。）實至以千金之命、為一芥之視者、抑何也。為其母者僅學伊呂二字、而未知波以下字。唯以伊呂二字、教其子之所致也。女兒己催春宵花月之情、則早羨錦衣之美、而

曾社、社會也

未曾顧垢心之醜、既雖知塗紅粉之術、亦未知穿縫針之工。甚則日夜紫絃歌、雖能諳梅春明烏之文句、難辨典恭與公文。既長而最巧者、特不過孕子之術。此女何以能教其子。若曰雖負生子之任、其教育不任我責、則不免狗豚之譏也。是以文化國必建女學校、洽使女子就學、以稚兒之教育專任母親之手、宜其如斯。其子雖欲為不善人得乎。寧以女學謂人間文化之郷驛、可矣。本邦亦近注目於斯、設立公私女學校、以欲洽教女子、隨就學者日益倍蓰。至世人目女學為一責任、頃日官又起女子師範學校、將有所

大教育、可謂既致文運之隆盛焉。余初記都下之新繁昌也、先起筆於學校、旨以國家之繁昌原出于文化之繁昌也。後雖未出二年、女學之盛非前日之比。是余所以未能絶筆、而又敢記女學之繁昌也。嗚呼盛哉文也乎。自今文加數年、必一洗女風之悪習、無復破貞節、墜八大地獄者。至焔魔大王、妝情死名簿、而奉還于出雲神社也必矣。蓋如至改正男女會社之舊制、一夫一婦閨門之官、無正權乎否、則余小腦力非所可能測。余將讓之於貴卜先生人相居士。

官立女學校在一橋内竹平坊、構造擬洋風、而渾係

新築講堂華麗庭園瀟灑亦有可觀者其建築雖不甚大足以容若干生蓋自小及大之意而不敢急進也如女子師範校更起新築于外神田舊昇平校乃師範學校左側巨大壯麗之土木而既竣其功有募生員百名之報告怒負笈來請就學者及二百餘名云不亦盛乎都下既雖設公私女學校數箇師範校以外皆通學生而其年齒概自二六至二八如其教則尋常小學科加英語學皆使女教員教之而隨學力進步授手藝雜工等婦人必需之業且使謹其行專主溫柔而不失女子所為女子生員亦大奮起棄

游技戲藝而專從事於學雞鳴而起孳々勉励欲熊復見日高而未起孳々貪朝眡之惰婦不嘗粧其身之嬋妍又將飾其心々錦繡

姝其靜女變彼淑姬晨出蘭房早整春粧髻結雙輪而黰雲正梳眉畫新月而香粉已薰左挾綵書右杖洋傘五鳳六鸞互爭先而輻輳自四方金步稍遲裊々疊波騗屐漸速鏘々鳴玉挑乎龍容移乎嬌姿長袖閃秋彩蝶如迷蠻袴飜揚紫雲欲流恰是稚櫻破蕾旭日自薰早梅孕春風煙已杳忽見而簡佳兒相携而行詰猶是海棠笑動紅唇鶯舌媚洩春

語梅問菊曰思君猶富春秋年記至破瓜乎否菊道未矣姊何問妹齒思必有故梅道君勿異唯羨君少而已如婢已十六加二月噫春花易老況有風雨之憂婢亦罹一大憂殆不知所遁君請仮一策菊道妹雖菲才亦不免學友相助之責敢叩臆底以蓋小智抑姊所憂者何乎曰婢家元甚藩士也不幸失家嚴於襁褓之中又無兄弟可依者次遇削祿之命飽嘗艱難而長于慈萱之手初婢之少也慈萱曾約與親戚某二子婚實與婢為從弟慈萱僂指侍婢長也久焉頻日促其婚彼亦由媒促來數回也彼人也

面黛如綠漆鼻凹如蹲踞加有痘瘢而且甚滔泆也其醜貌如視淨瑠璃之岩永奴婢雖非敢嫌其醜獨如其無學何彼特知擊劍一技而未讀國史況漢書乎況橫文乎閒頃日左袒素餐頑士而猥主張征韓論何等白痴何等下愚眞可厭之獰奴也豈足共議乎然不從母命則不免不孝之罪從則必遇終世之困婢欝陶悒悒讀書亦不上心噫如這大憂何我憂非席不可卷也我憂非石不可轉也憂心悄々寢而不寐寤而不安徒又手低頭不知其所為君請為謀之菊笑曰姊何憂何恐姊入學之日久猶未脫舊習

乎。昔日君父者握無上之特權、仮有恣殺其臣子、不曾問其罪。何蠻風之甚也矣。人身元上帝之所造、而父母唯不過培養之耳焉。故上帝之恩居第一、父母次之。是人間會社之通理也。今日雖君父、有其權限、而不能私其臣子。姉雖母親之命、有可辭之理則辭、可矣。何必謂不孝。況如婚姻人之大倫、而雖君父、不可強。姉勿有如黙、為拙夫所籠絡矣。自主之權、然則何以能全其權。曰、如姉、有所大欲。女學未全。洽天下之女教師姉也。若有學成、不求婚、而為女教員、欲獲若干月金、以吾力能保吾身、其身之自由也。昨到鳴

原今行金杉（皆謂劇場）、或醉墨陀花、或游飛鳥山、誰曰不。一字。縦雖與彦三酌、與訥外（皆優夫名）眠、亦無他人妨之之權理。不亦愉快乎。優夫也藝人也。有金則唯命也。況於自擇良人乎。然是非學成、不能。姉亦勉學勿失自由。梅曰、大哉言乎。婢雖不敏、請事此語。曰、然則姉速可辭總萱也。其辭々々。梅曰、唯斯々々（洋語謂諾曰唯斯）、而上講堂。

一美雛頗有氣力。従校歸途謂其生曰、君輩頻唱男女同權之新説、皆称貴物、而口吻甚驕矣。敢問同權者何之謂乎。思是亦舶來之新奇品也。其價與五分

士生自言權

珊瑚珠孰高低。生大笑曰、雖新則新、非可販賣于粧具店者。然則如別品之品者歟。曰、否。非品物、乃權也。然則如權郎之權者歟。曰、否。這詰兒何痴。不感抑擁者謂各人自主之權、而男女比肩也。兒入校何學苟在今世不知之、不免人笑。勿復吐胡言。兒正襟曰、然則非新説。是日本固有之通權也。僕聞天[illegible]子郎無上之貴人也。然有女子、而即其位者、百人一首中、持統天皇者即其一也。是非女元與男並立之確證耶。又以今日婦人、得為戸主、可知也。且觀衆店横坊婦、臂以常盤亭子、而朝夕驅使之、没水者、固其夫也。

炊飯者亦其夫也。夫飲則婦亦醉、夫食則婦亦飽甚。則典夫之衣、而到寄場行劇場、全家之權歸婦一手。不曾見有所畏其夫。是可謂女權卻勝男權也。君子聞乎。新道煙著店之姣兒、以特能知著味之故、為其公愛妃、權威堂々、睥睨我父母々々交、為子使役。何等大權。又如柳巷之絃妓、其擒大將卒、遂為其令閨、而狗視舊伴。是亦女權党之一首魁也。以之視之、男女同權、最固有、而殊東京流行之風習也。何求之于他。一生振袖曰、如兒言、非所謂權者。乃女子之悪蔽也。女丈夫而何有此事。僕聞英米両國女權最行焉。

良人之愛婦也食一食器寢同寢床夏為翫扇而掃
暑冬為煖靴而護寒或携手共游或同車共行眞有
偕老之契是乃同權也兒若欲知之須携行厨来學
兒曰僕雖未知女學之蘊奥猶有一説在如君輩競
飾美装窮凝妖粧好學未見知好絃歌者誦書未見
知讀情書者或極口品評各家少年或竭辯誹謗四
隣處女是決非正道乃非女權也僕思女權者非曰
能修女道能守貞節毫無淫佚之醜態而其德行學
力不讓男子之謂耶君輩捨之曰諳女權者僕所不
敢信也兒喃々喋々不止二生怫然共掲袴曰咄這

狡兒何多言固非若所得知默々兒冷笑曰敢問君
所穿者何之服也乎兒視洋人未見有男而為女装
女而着男服者君今穿男袴而主張女權是非盜男
權之賊則破女權之徒也宜哉無學婦之嚬二子也
乎二生語塞而欲先去誤陷行潦而流其紫袴兩箇
吃愕道吒敗矣兒指道此是吐驕言之罰哩

西洋料理店

齎歐洲珍味嚮米國葸有牛之肉也豚之臠也麥麪
包乎蒸卵糕乎曰葡萄酒曰小麥酒曰何曰何曆戸
肉店傚菓舗酒肆羅列于闔府于山手于下坊無處

業平、ジヤパン

不賣洋食無人不嘗洋味蓄客固喰官的最喰華士
族喰農工商喰尊姐喰貴女喰絃妓娼婦亦喰是所
以西洋料理大繁昌也其調和與業平全異其味随
亦異其名茶曰滑比菓曰巴的炭希汁曰蘇伯羨曰
羅斯比斯油煎曰細底幼炮肉曰擺斯鉄菜曰撒拉
托是其大畧也三食亦異唱晨食曰伯勒哥巴斯午
飯曰朱法以晩餐曰撒巴爾又饗宴曰成凡爾價各
有三等概自五拾錢至三圓以上五圓樓亭大抵擬
洋築而柱壁必塗油脂或白或青器具皆用舶品而
筵席運數鑵瑜或紅或紫物皆飾美麗室必極清潔

最有名者曰精養軒曰萬國亭（在尾張坊）曰三河亭（在神田三河坊）
曰萬林樓（在月本摘品川坊）其中有業平料理而兼西洋
者如萬林是也精養軒往年起一巨閣于築地入船
坊層樓嵬峩器物整齊最為其巨臂樓設數巨室々
之中央安一大食机而蓋以白綾布机心亦置一大
花瓶合挿百花而四時貯春其四圍星列數脚瑁瓷
或盛清泉或儲杏液或凝塩或氷糖任客儘嘗客圍
一食机而侘胡床厨奴忽来供白磁碟與高脚盃于
每客又列三尖箸與小片匙而菜刀副之席定則先
出麪包自麪包出肉汁自肉汁出油羨次燒臠次烹

魚隨喰隨出不遑手間箸如其殘物與新送物換而
忽徹之不有如業半宴席陣列百味之混雜也食啜
亦異其法喰肉者左手持箸右手把刀々以切肉箸
刺喰之吸汁者啄以及碟唇而啜之不曾用手是洋
宴之概況也凡来此者皆健呑世界之大才子而固
以我酒食為蠻物不敢喰之腹全蓄洋腸（其然豈其然乎）頭
既貯洋腦自衣服飲食至言語應對無一不洋者故
自異其風致撚拿破侖鬚而喋々談君主擅制之非
者民權家也嗔彼得爾（魯國勇王）眼而呶々語立君獨
裁之利者壓制家也皷密爾氏之僞舌而論者經濟

家也常弗蘭格林之餘吐而說者窮理家也喫巻草
不知煙糞焚窄袴者鯨飲家也啜肉汁不覺汁滴滴
胴服者馬喰家也以手帕屢指虎鬚者可知喰膏物
也握菜刀頻動蚌谷者果是嚙割肉也擧一手而鳴
啓者述祝詞也擲盃于後者受祝酒也或有投消瓷
之口栓沸然酒迸而吃愕者或有覆食器膏汁濺衣
而歎息者或醉而與胡床共倒者有焉或舞而落帽
也不知者有焉或偶有入興而唱歌者其緩音如蚯
蚓鳴其急調如百舌鳥真如聽唐人讀語珍兮紛兮
喋兮而不可解唯聞其聲而想其趣耳此摸自本人

洋人喰逃遁

固来焉西洋人亦樂焉雖客常不絕未曾聞有露醜
態者蓋歸于洋者能守謨拉爾學（洋謂修身曰謨拉爾）之故也
然偶有洋客而飽食脫遁者甚則喰蕎麥而逃鐵天
夫羅而適自冠文明二字之人而有此破廉恥獨可
甚怪也是外飾文明而內未學文明之徒歟何以與
我情卧社員異矣由視文明與野蠻其間不容髮唯
謂不學者曰蠻族也早晚有我三千五百万兄弟皆
學之日乃可稱文明國噫我人民而僅知彼食之滋
味未知彼學之美旨者獨何也（余亦嘗憂國家之餘也而吾辛力吃）余
亦與新聞記者一般敢賀之於大方君子

侵略求義

焉飛紅塵車轉怒雷恰是大方君子相携而来焉仰
見黑帽高聳于頂而冠德威俯拜金鎖蟠屈于胯而
發紫光既巻草挿一縷烟而共上樓肉膳從命忽為
山酒盃由令立作林又酒又肉既醉而談及宇內形
勢一英雄頻捻鬚喟然嘆曰嗚呼難哉治國之策余
欲置我文明于英佛上又擴我版圖于魯西亞右日
夜苦腦而謀之々日久矣思以先蹂躪朝鮮八道遂
呑噬支那全國而漸及鋒鋩於西域為策之最得者
余必成之余必果之屹然起投酒瓶於地曰若有所
不果者有如皦日一君子轟駁辯曰君何以能戰國

未可謂全富兵亦可謂全強雖有百萬衆兵不可以戰雖有千億楮幣不可以戰先謀富而後可戰也君未免暴虎憑河是世人喋々然所議其非也方今之急務在壽理國財先起物産歟將先省國費歟未知策所出忽見溫厚君子瞥脱眼鏡徐々說出曰僕亦有一見戰國非也財國不可不理雖然理財之難乎非勉強朞月之間而可能為先禁游民而可使各就其業也尚不勉而豈有能致富之理乎先廢華士族歟先起大學校歟余亦未知孰其急各箇議論概成自洋語或間英史或引佛記三士鼎立呶々喋々互

辯欲止又起口頭吐火舌端滴血雖議論如沸未有一論及其所為之方法如何者空論虛議亦如以他疝氣為我頭痛者空費千金時刻竟不決而去矣偶有厨奴能解洋語者甲道奴聽客議論言々闘戟語々交叙憂國之情發輝形于外真可謂今日之雄士乙冷笑道彼乎何知國家之大道其風裝雖能擬鬚先生非真學之者唯當同洋生不過僅藉赤鬚連中之口吻來吐其假聲其實鈍刀而發虛光也故雖論甚大雖辯甚雄到底無其結果日本謂之附燒刃西洋謂天大羅汝小子戒乎汝勿罹賺店之欺罔為天夫羅子所誑而為身代限戒乎小子

代言會社

從世之漸開化百般之商法亦漸開化從商法之開化金貨之通路亦不得不開於是金貸之盛前古無比豪戶富商固勿論三百之華族數千之官員概貸金以營利還祿之士族亦貸僧侶貸醫者貸神官貸淺草觀音成田不動亦貸水天宮貸金毘羅貸嗚呼可謂盛矣夫物換則勢亦隨變昨年之得意且那為今年之同業商賈今日之富戶豪商為明日身代限之人是以人々磬搰智銘々出詐術爭出於人意表

以思網其利鼓舌揮辯而借金固不顧息之輕重豈亦追講利之多少乎當戰其商法也制勝者甚敢不敗者常居十之八九故負債家雖過還期利子猶不能償況母金乎債主往促之則百方彌縫以請緩其期曰若過其期猶不能還出罰金幾十圓或一日加何分之息以償違約之罪更記證券貼印紙以改約復過其期又不還債主往嚴急督促則細君出接曰生憎今日家夫不在妾不知何理對貴客雖無一謝詞又不能如何請勞他日再來問其歸期則曰不可測債主喃々說苦訴寬而歸是負債家竊命婦以為

苟免之計耳其實潛伏樓上而開酌歟或假寐也如
此輩今日流行之弊習而未曾知恥者也他日債主
又往又不在又往又不在今也氣益急意益激欲迫
其保證人而到其家則是亦不在（同窓之狐狸）於是憤恨
不能自禁遂賴代言社而訴之此是金錢貸借之概
況尚雖多種々雜詁以金錢出入爲最多矣實可謂
昇平中之一大戰也聞法庭一日新訴不下三百餘
件是所以代言社之繁昌也
代言社者大概舊官員或書生之結社者而其名必
以法律研究其實皆爲代言代書之徒也其社曰北

洲舍（在北鞘坊）曰貴知法舍（在五郎兵衛坊）曰盡辞舍（在南鍋坊）曰適
明舍（在淺草旅籠坊）曰何曰何此等皆得官准而開社者也
其他有未受官准而結社者或有一個々々爲代言
爲代書者或士族或賣卜者或講談師或公事師一
々不暇枚擧大凡府下十一大區一百五小區所至
而無不有代言代書之人聞近頃有婦人而爲代言
者豈可不謂昌盛乎各社適門必以社号揭壁必以
規程社員則倚胡床對高机而各分掌其事務有社
長以統括之嚴如小衙門如其規程各社雖有大同
小異其略曰先受原告之依賴者不肯受其被告之
依賴先受被告者不受其原告曰金錢出入之訴訟
仰公裁獲全勝則爲謝金令納其金額十分一曰每
莅法庭必從公則一回納五十錢曰代書一葉八行
二十字亦從公則納十錢曰他雜訟則量其事之輕
重與其物之大小而納其價之十分一曰何曰何章
程數十条但人之依賴也親聞其情實參考之折條
理而後受理云
有一傖父手一枚之證券來請曰賤夫某縣下何村
之農也欲輸入該縣下之米于都下以爲一商法數
月前寓馬喰街某旅店而待同志有日偶有某坊何

番地商某與本府士族某來曰如閑大人以糴米之
商法出于都下僕等幸有金主今欲出金二萬圓以
共謀其事貴意如何慫慂慇懃矣賤夫遂從其言彼
曰一旦結約則必與損益必同得矣互守義而將有
如兄弟雖然面公今日爲始僕等雖非敢疑公商法
之事不可苟何則恐後日之紛紜也請出身元金千
圓以爲證僕等亦出連署證券以爲據於是賤夫焉
知爲其欺乞出十圓札百枚以爲身元金彼若至其
期不能踐約千圓之母金而一日加若干之利子而
以必辨償之約也明々瞭々載在證券何思雖既過

其期有日猶未踐約故照證券促其辨償則彼呶々吐無理之言不肯償之俯請賴貴社以仰公裁社員臍底含笑諾一諾道尊老質朴全為奸兒所欺雖然證券現在我直彼曲不俟言明也速訴仰公裁導老須記委托書傖父問委托書何為者也曰無之不能為代言老若不知僕與訴狀同代書焉老先喫一煙暫待之入告社長曰今日何日獲這奇訟宜稱鷹日歎攫收可知長欣然開眉道昨夜燈結花今朝鵲告變果有這奇獲社員記正副訴狀與委任證出曰請捺印傖父既捺畢社員手之而唉一唉徐々說曰夫

為代言有社則仰公裁制勝則為謝金納其金額之十分一始托者以先納其謝金之半為例規請先納五十圓與代書貸若干傖父吃驚曰嗚呼高哉謝金請少減社員指壁上曰社則揭如此箇是不唯予社一般之程規恐不可動傖夫為被剝皮肉之恩遽々探懷漸納之鄭重依賴而歸社員明日出法庭訴之判官責被告之違約下公命令速合母子還償被告叩頭百拜且說苦且乞哀曰商法失敗損亡重損亡借金積借金欲補不成欲償不能加之現今融通停滯百方運策不能得銅一錢竟至露違約之不信固

雖其罪重空拳以不能如之何仰願致身代限以謝官告諸原告而命其身代限被告胸裏欣々以為徙令始免債鬼之呵責如下斂山上安樂臺雖門遍在宅二字無復来呶々者彼愚叟何知余身代衰瘦家與地則元賃居也帝與戶則曾為負債一抵當既屬某手一二之私有物不如速藏之於方寸之箪庫箪笥生翼先飛去於親戚某家長持生脚早遁逃於親友某宅箱園與屏風焉潛伏火桶與茶器焉脱去何既隱何既亡一家寥々而無可目者（我猶可想知此為身代限則却有起家產者三累信欤）又安知有本店早變名更起新店於

何處哉既及過六旬（身代限者過六旬就貴家物之制也）撿查其私有物不過僅見兩三瓶鍋與數箇缺碗其價可知也官召原告曰收被告二名身代使衆估競賣其所有物價僅五圓二十錢彼猶他有三四大債因計算其金額以平均法分配之則汝所受實二圓五十錢也如殘金期被告身代再興之秋（此再興可在與否橋濟敗時同時欤）必令辨償捺官印証券則在茲（古代宝物共可深瘉嗚呼貴哉此証券）如訴訟入費由例規使被告償之社員歸呼傖夫曰一件今日有公裁夫滿面含春搔頭再三慇懃謝曰誠勞貴官如非藉貴力叟豈得開今日之笑眉乎洪恩無

量敢謝。請速捏其金二飛歸郷而綏妻孥。社員必含
吊聲。其怨徐々曰。屠被告之身代其物價僅數圓金
也。彼等又有他負債。各均分受之。我所受不過二圓
餘錢。殘金待彼死灰再燃。枯骨復肉之秋。令辨償。官
印之證券則是也。僕雖千万知尊老苦情。公平之官
裁。固法則之所憑。又無如之何。尊老斷念。夫錯愕潰
膽。茫然不知所言。以爲發顫音。道箇是夢寐歟。眞實
歟。社員說曰。尊老實雖知。懼不虞之禍。其實自爲蓄
也。老何棄所慣之農。而行未知之商也。如飛蛾自入
火。豈可得其全乎。老又誰怨。况官乎。况僕乎。至今日

雖噬臍。又雖打叉。雖叩無一錢可出處。老請斷念。人
世豈亦無塞翁馬乎。夫切齒軋々。道叟有何罪過。這
大難。噫怨噫憾。如怒如悲。顏色爲蒼爲赬。赬々愀々。
而去。余思代言之難也。可知。一方代原告而爲責人
之主。一方代被告而爲受責之客。猶娼妓接醉漢於
一室。而又交醒郎於他房。至其一身以粧主客兩箇
之假聲。雖老妓名娼之好手段。能口說非同日之論。
又猶演舌家顧左爲主。顧右爲賓。然彼止於上高坐。
而買人笑。此在於出法庭而鬪舌鋒。其難易可知也。
恐雖鸚鵡之舌。蘇張之辯。不可及。况余輩鈍性。雖出

智囊之身代。限不可階及。嗚呼難哉代言。若使此輩
爲女。而有西施高尾之美。必傾鐵壁城於一口說下。
余呼此社。稱大言社。

班白婭携小揚妃来。曰婭。神田某坊之者也。賤兒從
今春爲旦的某（此的字何的乎。讀者試一目之）員外權妻。初以
山家結約。曰供枕藉之日數。不過一六。而月賜十圓
金。如四季之服資。別必給之。爾来旦的多貴臨不止。
一六朝來。夕到不論晴雨。不問寒暑。每到呼酒。宴有
曰蕎麥白魚鱔。飽嗜飽厭。爲費燈油爐炭亦不尠矣。
如其貴。及月末而辨償之。々約也。賤兒從初夏經閑

累月。口頗嗜酸味。肚腹漸脹大。（此腹甚可疑。抑誰落胤。欲苦分析其種。有數乞素々混淆）旦的及聞之也。不啻絕蹤。又不賜月金。又不
償酒債。婭等内飢寒交臻。外債鬼屢迫。鬘婭竊往訴
其苦情。旦的道。不日吾自往辨之。婭雖待之有日無
何音信。實今日又往。山神出問来意。婭雖欲不言。勢
不能包藏。累洩其意。山神忽焉口頭噴火焰。天庭露
綠筋。（双角早已生）曰。吁惡婆餌賤婦。以釣我良人。飽貪饒
我金。其奸計可惡。々々我非癡。若既所奪掠。我恨難
消。若有何鐵面皮復來喋々乎。假令良人雖欲償之。
吾不肯聽。咄若速歸。若不歸。吾將有所爲。罵詈百出。

遂放逐門外。嫗憤焔欲焦胸、遺恨欲倒腸。（編者曰、憤怒因可想、婆
憤勢亦可想）堪忍之繩既絶、不能黙止、願欲托貴社仰公
裁。請、幸諒察有所謀。社員熟聴其顛末、曰、此事有確
拠乎。曰、雖無證文、嫗豈欺人者乎。（其然、豈其然乎）今所聞申、
無些虚言。且賤兒腹可以徴是其確拠也。曰、不送其
糈、未得為真妾。縦令娘有姙、以和姦論、豈得公然仰
公裁乎。婆大息曰、然。嫗携這兒投墨陀之水乎、寧縊
且的之門乎。又無所策出。愁嘆極而涙亦不出。社員
叉手低頭良久、曰、無止。容私和以救其急。婆抽皺頸
曰、貴官所欲為者、一従之如。其謝唯命。社員諾々。直

飛四脚人車、到且的之門、投刺乞謁。時正四時。且的
帰来已脱着袴、将喫一煙之時也。暫且的昂然出接
曰、足下非有一面識、唐突来乞謁、昔想必電信之周
旋矣。（何等電信）固辞々々。社員腔裏冷笑曰、僕固非然者。
某代言社之一員也。偶神田某坊之老婆拉一少婦
来、請以云々。仰公裁事関貴官。不知果有此事乎否。
或如真、須自為計。不然、僕直坐法庭決是非耳。的錯
愕、顔色忽變、虚威忽消、虎音亦變蟲聲。曰、箇般醜行、
如係公、載僕必不免。々々一字（免字何免乎甚乎、恐泣師畏恐魔）先生
厚意、故来謀之。其恩不可忘。他日有好機會、僕必為

電信之鐵線、以報之。曰、僕固畏要路之危険、不敢望
其報。是亦僕所固辞。貴官欲無悔此一件於坤輿、速
可有一議也。曰、敢問如何則可矣。曰、聞彼婦既姙。及
五月、貴官宜及其分身之日負擔其衣食費。給之至
分身之後、醫藥産婆之謝等、亦皆償之、而可收養其
赤子也。如是、僕可圖私和。的戯然聲濁（後悔可見）曰、僕既
有妻孥、在不能得養贅兒。且山妻嫉妬特甚矣。如聞
姙一字、山神不啻夜叉、亦類其怒、實可想。先生請勿
高聲。況恩久之漸、獲地嗜之勇斷。曰、噫、背不能換腹。
到底非因金力、不可鎮撫。敢閉目呑涙、附百圓於先

生。々々請以永絶紛紜之源。僕更有所報社員。諾
曰、果説諭老婆、必奏鎮狄將軍之功。幸勿復懸齒牙。
帰直叩婆門。婆迎勞道實。勞王跡不知所謝。社員故
整容曰、初閲舌鋒也。的言曰、彼等固騙我。如姙一事、
非余所曾関。全出於圖賴之奸計。抗辯再四不敢服。
一言下挫的曰、閲論再四（者代言家得意々舐辯）僕磨舌酸唇千議萬論、漸
使的屈撓。嗚呼、箇般之事、僕雖非敢誇功、實非容易
之苦戦也。婆曰、唯々誠勞。貴意何辞能謝。社員徐探
百金於懐曰、此是私和断縁之淚金也。宜以為其計。
思雖未足、飽亦恐。慾鷹之貪婪、却失爪。婆鷲眼乍注

昭和四十一年六月二日午后小雨也　柳田氏記

紙幣拾字胸裏悴々奇獲出望外喜色早上眉先使阿娘拜謝佽獻狐媚（妄態如鷺利眼如鷲媼媚獻狐何等怪髮）曰非由官力焉能有此結果敢獻祝盃官請幸蔡一醉婆與阿娘交相侑曰已黄昏主客皆醉婆撫其背道官知既醉然矣破壘雖焚小薄衾雖敝垢請取一睡去某道猶非甚醉歸去兮唯如此頭痛何（頭痛二字下歸之者）言未畢玉山將頽阿娘亦留宿道妾雖醜且陋幸若有官所容少拂尊顔及貴脚請枉就衾社員遂偷一宿於春如海樓上而去噫此輩安知他日自無煩法庭乎哉是亦為代言社繁昌之一元素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終

明治九年三月十五日御届
明治九年四月廿七日出板

著述人　福島縣士族　服部誠一
東京第五大區四ノ小區練塀町十五番地寄留

出板人　東京府平民　稻田政吉
東京第一大區八ノ小區銀坐三丁目二十番地

高須墨浦 著

函館繁昌記

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東京府富岡英之助刻本

據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
東京府富岡英之助刻本影印

高須墨浦著

函館繁昌記

函館　夢香樓藏版

緑雲傑史題

瑞煙

甲申至青

蒸欝

華華聯叢

小舟題

公園地據小揚州比處甚華冠世所称
是多情儷異慧花皆解語美依樓新編
從隨美人護君白晴亭才子能消酒巫
山雨會彈藝妹無佃一名流
風月平章風所任栽雲總霧字如金翻
詞或是在於古慧業應新無千今留麗
羅宣然錦裹繁書夢暖讓香家書書新

宮田氏候君是當年放浪心
明治十七年一月於甲港臥牛山麓之
寓静館題
友人緑軒破士毛受天真題並書

函館繁昌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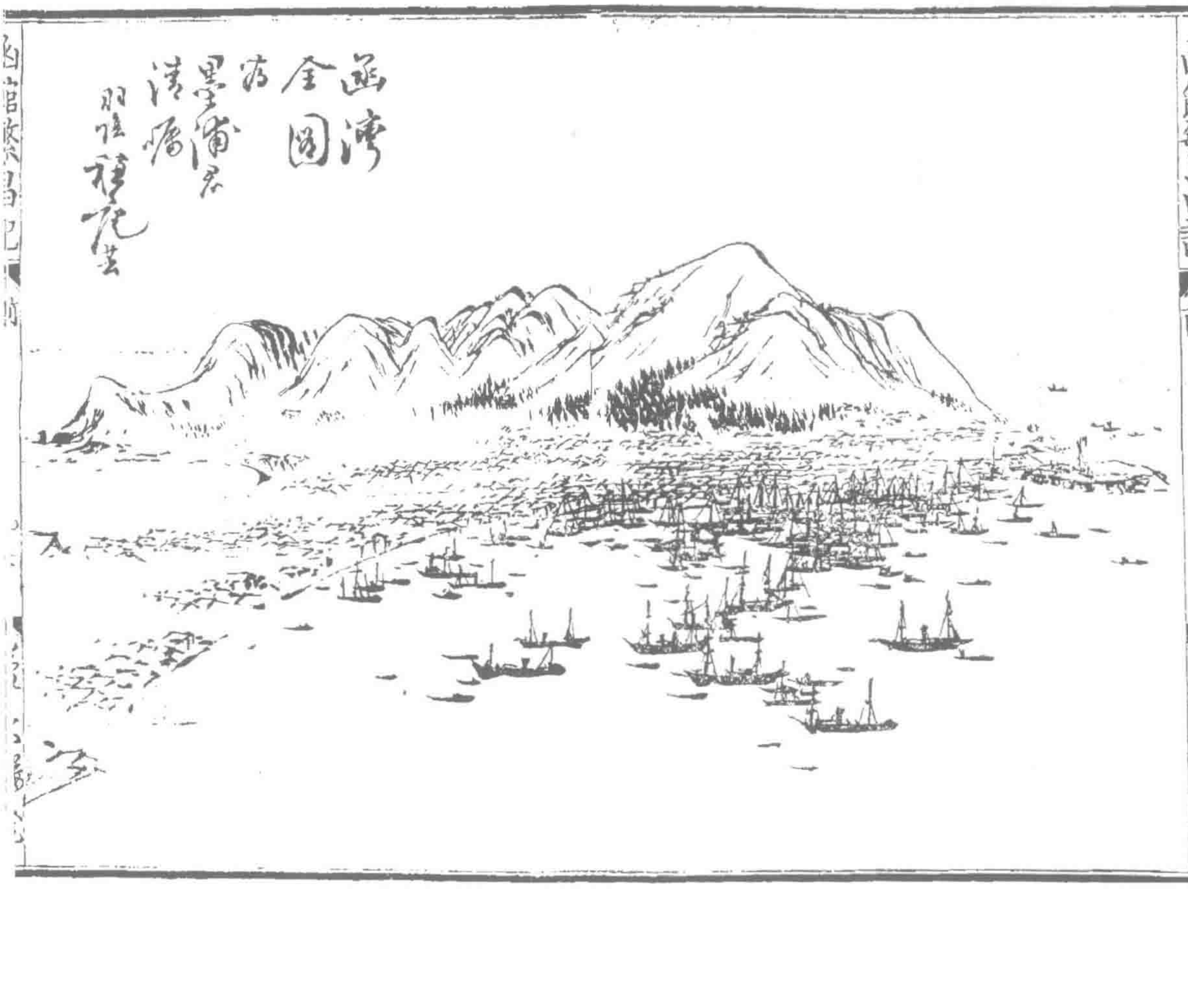
作爲文章以頌揚
聖代之美德賦詠詩歌以
太平之餘澤則我輩文士之
事也余夙志於文學而有烟霞
泉石之癖足跡之所及耳目之所
觸名境勝區媚山明水未嘗不記
焉夫函館北海道之一大咽喉也山
水秀麗市街繁庶賈船四集洋
館壯宏而四時物華亦自成奇觀
焉於戲前日狐狸豺狼之巢窟今
則爲酒綠燈紅之繁鬧地

聖世之德化豈不偉哉茲歲癸
未二月余有事來航此地遂留焉
因從廁于官人韻士之間或飲于歌
妓舞姬之筵略得觀其風俗人情
乃謂既有如此繁地而未有鳴之
風物者豈非可憾耶是余之所
以有記也而余素不文而記其所
耳目者固不免唐突鹵莽之謗
也然至於頌揚
聖代之美德歌吹太平之餘
澤則不敢後于恒人若夫鑛
山之脈絡土壤之肥瘠與物産

漕輸之大計則當路之所宜
察苟自有其人而余何與焉
墨浦高須治助識

竹香樋口敬之書

目次



函館繁昌記前編

高須墨浦　著

函館之為地斗出于海中成一大灣位渡島南三面皆山曰函館山又稱臥牛山以其容似偃牛也灣一稱巴港以為巴字狀也戶數七千有餘人口三万二千有餘治廳在于元街所管七郡山嶽尤多東有大川惠駒三嶽西有知內仙見二嶽北有黑嶽登樓四顧峯峦層疊積雪與天日相輝映如倒懸銀盤然夏時新晴雲烟絕跡則青螺翠髻凝秀眉呈嬌姿恰似美人粧罷而歛容而下則紫瀾浩蕩布帆孕風瀛煙

颺空海禽沙鳥悠々飛翔于水面其風景清靜真有可愛可賞者矣若夫疾風捲海怒浪蹴天雲烟呑吐氣象幻怪良有可畏可愕者矣此巴港之大觀也

公園 附博物館、協同館、種樹師

周文之圃方七十里與民偕樂之是能樂者也園廣矣不与衆共遊不樂苑大矣不与衆共觀則不快是所以有公園之設也

函館公園令縣令時任君之所稟朝廷而創剏時在明治十一年某月也地依山臨海廣袤凡四万步而海開一大門可以出入焉園中丘塢高低磴径成畫滿地種結縷艸整然可觀而桃李梅櫻松杉檜栢繡錯其間焉園之中央豎一大石燈矮松繞焉其外環種結縷草為扇面狀

有一渠焉烹飪店淺田樓主所起上架小矼小石磊落奇嵓矻立老松偃蹇於其上太有風致獨憾無一滴水耳乃知有山無水則風物不生動也

簷宇翼然而聳者博物館也自禽獸鱗介至草木玉石蔬穀布帛器用凡益人智新耳目者莫不萃列焉噫誠物產之無盡藏哉其怪奇絕特而珍異使人一瞥驚嘆焉軀幹長大眼睛細小而脩角垂額者海馬

也目眥盡裂睛光炯々露齒牙勢欲咬人者老豺也山鹿則赤褐色而斑々焉獅子則鉄頷鋸牙而猛威赫々然若或一哮令人有山鳴樹震之想焉蛺蝶則有紫翼有粉翅有白而斑駁絢縟奇麗粲然眩目其他蜥蜴桑蚕蝸牛蜈蚣守宮之類不可勝數或剥皮實而被之于木或全身蘸之于火酒袖手而視深山幽谷之鳥獸佇立而觀玄海大澤之魚鼈文化之民何幸也

刳木為舟廣尺餘長丈餘中鑿三竅容三人聞蝦夷人乘焉遠泛海而取鯨鯢獱獺風濤猛激毫不介意何其勇

悍也髑髏成群懸于門牆鬼火青熒前後映帶是蝦人住居之圖也聞蝦人殺羆熊輒斫其頭以揭之門庭即是一熊伏刄流血淋漓男女老幼團欒環座或衣罽氈或穿赤袘土器瓦盆以張盛宴是蝦人熊祭之圖也聞蝦人殺熊必先縛之使伏地前陳盛饌令之飽然後撃之熊死則聚衆置酒即是蝦俗童騃一若斯乎

縱覽銀僅五厘而見所未嘗見知所未嘗知不亦太廉乎

園之一方簷楹隱然雅潔幽邃是爲協同館鳳篤北

巡之日館焉云館本爲外賓設也公使着港也饗于此譯官發舩也宴于此凡搢紳貴權以公事相見又於此富豪市民有所飲燕集議則請之于廳亦可得納若干錢借焉室内裝置繡氈牙牀素帷翠箔太有風致孰謂邦様結構劣洋風耶

有一臺曰歡樂山上設連榻供遊客休憩登臨之美爲巴港第一遠山戴雪遥嶂含嵐與夕照之明媚帆影之縹緲相映發一大活畫也。或天宇朗霽穏波如席鷗鷺欵々上下鏡面或春時萬山含笑百花呈媚酒旗之颭風遊人之拾翠皆在吟眼一望之中矣時靠榻悠然吹烟未嘗不適然開暢也韻士騷人之觀乎山水而廣心志良有以也聞臺築造令令躬親取從督工閭巷氓庶不擇男女少長不問士農工商自深閨阿娘以至絃妓娼婦相爭助役而后就云既成上下共倶樂之豈不美哉

臺之下有一大竪石長可二丈廣九尺許公園銘也文則太政官大書記官小牧君篆額則太政大臣三條公書則修史館監事巖谷君可謂三絶矣土豪渡邉某今井某等所創設云其旁有一碑鐫海山奇勝四大字舊開拓使長官黒田君所書又有一竪石開

拓使冲鷹艦長堀口君之碑也

地異南北而四序相懸絶東京賞花在陽春二月巴港遊春在徽暖五月東京之花木則逐次發巴港之百卉則一齊綻故梅之幽妍櫻之鮮豔與桃之嬌紅李之淡白可併賞焉六七月間則牡丹之富貴芍藥之秀色芙蓉之幽麗菖蒲之婉淑又可兼觀焉

天氣晴朗風埃不起則家々人々試閑歩于此有負戴者有提攜者有群聚者有成隊者有携瓢行飲者有倚榻吹烟者有歌者焉有吟者焉鬚髯鬖々仰天而嘯者英客歟碧眼燗々揚々濶歩者獨人歟斜岸幘帽

袖手逍遙則佛曾之商賈欤雲髻蜷曲長裾曳地徐
々步來則英領事之細君也頭戴華冠腰纒旒蘇濯
如春柳則歐豪商之處女也官人行々撚鬚髯其容
矜々如權商步々吹卷莨其貌容々如兒童遊戲噭
々喧嘩或達樹攀堤或分隊角觝其樂陶々如雛風
雪凜冽之候亦可以忘胸中之憂欝也公園之東曰
谷地頭多酒肆其尤者曰柳川亭曰淺田樓有温泉
焉曰勝田若官人若富商凡遊于此園者不入柳川
則上于淺田不上淺田則浴于勝田雖小吏隷官亦
必就茶店櫻餅肆而憩焉蓋徒歸無興不啻無興恐

人指為秋風客也古人有言洛陽盛衰關天下盛衰
余亦將曰公園之盛衰乃關巴港之盛衰
有一碑淺田樓主人所建題任所適之三大字上穿
一圓穴嵌兩眼於此以望其樓庭宇門牆宛在目前
風趣亦佳蓋公園之至于壯麗主人與有力云或曰
主人意未嘗不佳也然專以營私利而已余以為不
然抑烹飪家為志在于多致賓客故美其酒甘其食
廣其堂大其園以務副客意而其來不來則在彼而
不在於我也令主人之意何在于專營私利縱使主
人營私利亦不可深咎也我受直以應彼需彼出錢

以充其慾此共其利也何獨壟斷公利耶語曰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古今之通論也抑亞洲
人民概以煦煦為仁以子々為義知利人而不知利
己薄于父母昆弟而厚于友朋他人而傲然曰我能為
仁我能為義豈不悖乎
有種樹師号無外受官命看視公園翁美鬚髯為人
眞率襟度蕭散不脩儀容以風流自任白屋三間庭
除索然晨則灌花洗竹夕則鋤園耘圃暇則坐臥于
書室或繙花經或讀農書翁善俳諧觸物感情輙悠
然長嘯翁雅喜客詞人騷流往々往訪翁輙供茶菓

撫鬚髯詢々款語而未嘗及于名利之談也或贈之
以詩若文大悅余亦嘗訪焉翁出楮墨乞試毫余援
拙臨池固䟽不聽因題拙絶一首去

風光自是屬高人桃李梅櫻一様新富貴功名非
我願幽棲深占滿園春

後余訪翁見楣上懸一絶奇才逸氣是何人詩句如珠
墨色新豈圖千紅万紫裡翰林別有手中春書後云
癸未夏日再訪園主人疊墨浦凡瑤韻以謝前日之
辯抱石翁余且喜且愧復賦蕪作以酬抱石翁兼謝
主人

知是奇才唐代人百花偏入綺篇新老翁清福又
何比不羨東台墨水春。
翁之居繞坐皆花妍其盆梅婉其瓶挑薔薇深紅色
如猩血酴醿淡黄瀟洒可愛入室則清氛撲鼻幽香
着衣焉然冬節陰氣凝結冱寒栗烈万木百卉無復
生動氣此北地之所以不能競美于南地也
七八月交百花零落躑躅花獨點綴青松碧杉間淺
紅深白太可愛余嘗有詩
翠嶂蒼波兩後天。漫登丘塢聳吟肩。山櫻落盡夏
方半。只有鵑花留麗妍。

○藝妓
巴港藝妓別為二曰土妓曰客妓又分為二曰見番
曰專擁土妓概温良而素撲客妓多敏慧而疏通二妓
各有長短得失客妓之長在于嫵媚而其短在于軽
薄土妓之得在于原慤而其失在于木訥固不易優
劣也然嵩以歌舞飲啖為樂之賓則宜聘客妓而不
宜招土妓也一以抗席温柔取快之客則宜招土妓
而不宜聘客妓也挑土妓則所願易々説客妓則往
々受擯斥然至於有金力運轉之妙手段者吾不得
而知之也抑巧説相思漫惱嫖郎則客妓之所大長

而土妓之夐所不及執取執捨惟在遊客之所揮耳
土妓之秀拔者曰小勝曰古乃曰小春曰照曰百曰
幾客妓之翹楚者曰小鶴曰小万曰小松曰小花曰
春吉曰芳松
小勝以長唄調著小澤某女父住臺町貯娼為業別
設支店于蓬萊町小勝居焉小勝顏容不甚美而風
姿艶孌如深閨處女鬱之花真個一枝野梅矣是以
賓客傾眷愛之人或説以春情小勝不肯出驚語蓋
其親鍾愛之常誡猥褻之事云噫既業貯娼而志操
如是亦鉄中錚々者也

竹外梅花最豔妍。又如淨植泥中蓮。何縁阿妹不
容笑。擭袂情郎為憮然。
古乃容姿亦美軀幹在肥瘦間以義太夫調著毎對
賓客言語舉措好學都風能装新奇婉曲時或露函
館口氣動失體裁余謂是待土賓則可遇京客則不
可譬如邦人之説西洋調理於歐客反取嗤笑也
千嬌百媚弄奇姿。假面怕人吽做癡。記取伏波將
軍語。畫來卧虎類尨兒。
小春天資岐嶷卓然超越妓倫既善歌曲又入女紅
場卒業容色在妍媸間聞小春眷戀醫生某久遂適

其願綢繆纏綿不啻水魚

才藝巍然冠教坊紅顏亦似一枝芳誰言他意淡
於水不測深情在治郎

照容止優柔色不太白濃艶而幽妍非一樹山櫻則
半朶薔薇也天資惇厚恬淡素不勝杯杓每侍宴受
盃輙紅潮上臉雙眸帶暈婉然可愛照嘗與郁客其
夜行人謂為文君走相如之計一時虛名大噪盖寃
矣

淡粧濃艶可憐生婀娜依稀一朶櫻阿女元來溫
厚的枉遭生客立浮名

百以常盤津調著芳姿妖豔譬之花殿春紫牡丹也
天資柔順怡淡不媚人百揄裾徘徊于綺席中容步
翩々令人碎鉄石腸亦絲肉場中之花妖也

嬌柔無力倚盛粧匹似閨中新嫁娘白李紅桃當
北面梨園別占十分香

幾風神洒落泊然真率待客毫不修邊幅容之憂樂
殆如不關於意者客亦用是愛之云以長唄調著

洒々胸中意氣多不凝脂粉掃青娥摘彈嬚學都
城様唱出純然巴港歌

小鶴資性通達有氣節以常盤津調著善舞為人白
皙使環凉眸漆黒所謂巧笑倩美目盼者也小鶴嘗
周游巴方是以語言頗不圓滑云

雨後海棠是此人嫣然一笑眼波新緩歌漫舞婆
娑影阿物觀來不醉神

有一沽如來才力伎藝足以為梨園之領袖曰小萬
東京産為金仙樓（京飪店名在蓬萊坊）擁妓容色在蓬瀛間惟
其英氣眞紅粉場中之驃騎風流壇上之飛將軍也
小萬卓犖不羈襟度爽俊毫莫嫵媚冶妖之態性頗
嗜酒平素辭色和煦温柔如玉微帶酒氣則意氣跌
宕疎快劇飲酣醉未嘗辭杯杓嫖客或加之意輙詬

罵四出毫無避屈色要之譬小万之客非如李青蓮
若我頼襄其人者則不可為敵而又不得辭鄰樂國
也小萬居常快々歎靡知己噫何其遭遇之不也顧
若小萬不求知己於還史遊侠傳中則不得展其胸
次也彼而永漂泊于歌吹海中豈非可閔乎然有小
萬則金仙名重無小萬則金仙名軽嗚乎小萬亦女
傑哉小萬素以岸澤調著凡樂府之事自雅曲正音
以至淫聲戲曲無不悉諳焉嬌音清暢太愜人耳

嬌喉一囀唱歌清鶯戀殘花花戀鶯醉放縱饒鶯
李白玲瓏別有可憐情

小松以清元調著眉目清秀肢腰纖脩美風儀其侑酒行杯優柔端莊如潤玉清氷嫖客一見起恭敬之心狎郎一瞥生畏愛之色故聘小松宜於公會盛宴而不宜於淺斟低唱語所謂温而厲威而不猛者也聞小松已從良良性妬小松侍客席而移晷則良倚門候之痴情可笑

楚腰細々曳長裙秀色端容壓妓軍。縱有金屏護
紅蔓嫉風妬雨奈夫君

小花才色絶倫髮如行雲肌如凝脂立如芙蓉新開坐如玉山將頽宜淡粧宜盛飾老巧善迎客意然微帶酒氣稍渉粗豪妓林之跋扈將軍也

清癯如鶴容止可觀者曰春吉春吉風神秀徹才藝絶人善遇賓客大約妓流之侍客適意則善遇之氣概少不相合則捨而不顧焉而春吉則不擇尊卑不問賢愚無少無老無富無貧苟列座者款待周到綽有餘裕是以罵者以止怒者以笑莫不得歡焉非備嘗苦甘者安能如此哉春吉亦已從良云以清元調著名歌舞之事一無不諳宜乎執函館教坊之牛耳也

自是教坊第一人。新聲妙曲善娯賓休言容色帶
秋色秋色佳於二月春

芳松秀媚曼臉嬌豔動人軀幹在肥痩間性極敏慧
誰爲阿嬌下鏡臺東風早已作良媒品評畢竟擬
何物一樹夭桃春始回。

小定春吉女也芳紀僅超二七善歌舞未入妓籍容或命之舞風丰素艷俯仰生姿一個可憐兒也

丹臉翠娥惱殺人舞腰纖細不堪春。誰將二月東
風力開却寒梅一朶唇。

藝妓居蓬萊廓者凡七十人居臺町者四十餘人今不復敢録也

○谷地頭温泉

輓近醫術一新天工之温泉化爲人造之湯池曰沃鑛湯曰人參浴曰加尔斯温泉名主攝養而實就焉取快樂鮮魚可食美酒可賖藝妓可聘而怡夢又可護也其他所欲者莫一不辨爲何便也於是乎窮境僻地漸傚都會亦有温泉之設焉然文化愈開而人心澆漓其名温泉者或至於不投和藥劑夫巴港以温泉爲業者若干戶而其浴室衣房往々不免粗惡矣其精而美者則莫如谷地頭温泉也是地一面瀕海三面襟山坳然成一大平原坦路二

條縦横區畫酒肆茶店點綴其間南有淺田樓西有柳川亭北則接公園春夏交秀嶺凝翠百花乱開碧蕪鋪茵溝水漸流酒帘翻風如招人茶牌晒晴似引客羅袖摘青紅裙拾紫醉人扶車而去騒客曳策而歩有坐吟者有行酌者有岸帽者有横傘者亦半歳小繁華也若夫秋冬物光則飛雪嵌目寒風裂肌其惨冽蕭索之状不可復言也

温泉在谷地北隅其色玄黄而微温日夜滚々湧出勝田某所發見某旅亭主人也住于西濱町初某請官起廬舎于其傍以供病客澡浴之便既而開拓蕪

穢築門牆設閑館以為遊客燕飲之所而開烹飪業庖丁在焉使婢在焉於是乎病客游人各得其便焉而又庭前築假山穿曲池雜種卉木稍有風致於是乎勝田之名大噪遠近蓋以温泉善醫病也

海天稍明曉鴉出林各室病夫綿衾宜體未離床蓐或催欠伸或爬癬疥適浴丁報道泉正温矣病夫遽起脱却寢衣直投浴桶有揩目者有磨歯者有俯而沐者有摩面而咩快者甲問汝病自何年乙答云僕既八年于此（ハヤハチネンニナリマス）丙嚬蹙曰亦苦哉

北海道寒威酷烈而瘴濕殊甚故患疥癬者續々輩出罹僂麻質斯者亦不可勝數焉而温泉善治是二疤云有一人焉顏色憔悴擁衾在蓐是病僂麻質斯也一客愀然問曰汝罹是疾何由大息答曰僕嘗住根室根室地祁寒凍合非巴港比臘月堅氷封海漕舶阻絶居則榲拆柱裂食則魚菜盡硬不啻脱溺結為氷塊也僕居此地殆二周年而得是疾日夜服藥石更無寸功家産為蕩一貧如洗思是念彼万無生理矣問者亦悄然温言慰喩之不止時一婢來報曰諸君就餐

山色含暮鴉樹影藏帰鳥一室五六巨賈圍碁已倦

環坐相語投浴乎巳三澡就眠乎時尚早或啜茶或喫烟只苦無聊而已一人曰山有野蔌亦可以一酌何如一人曰有核且好奈酒醨何一人曰何論酒有美悪聘藝妓取一快樂而可也議終决急拍掌一嬌婢排掩障膝行來進曰何命曰有鮮膾曰有有珍貝曰有曰足矣一人曰孰與汝寶貝乎婢冷笑曰貴公勿戯閉掩障去既而杯盤漸具獻酬交起諧謔四出一座生風少焉三妓至曰小鶴曰照曰小勝連座傾體故露紅裾先操三絃一撥而調即和齊謳曰巳追吉婚時乃為結縁期椎器具兮孰先遺瑠璃箱兮柵

（れいのきちはちあんをさだめの日をまちみ送る荷もつハ何ぞやろるりのはこさきんでの）

瑚筒。云々是為慶賀曲而玉樹而後庭華而業唄而
都々逸有一人頗籠絡歌妓此夜殊擇樂府最難者
命三妓使謳歌之妓相矚攅眉大有難色而不得辞
之強従其意舌渋調混流汗沾背而止及客散三妓
相謂曰妾等従入梨園吹弾拍舞未嘗後於人如今
夕之客其真悩妓才子也可畏可畏
巴港土人喜歌能樂曲音調悠優有抑揚有頓挫盎
然可耳細聴之則如琴筑徐聆之則両部鼓吹矣閑
人相集開能樂會焉一人曰吾能謳高砂曲宜為吾
聘佳妓報曰謳能樂詎須絃妓曰否亦一興矣即命

婢召妓暫而土妓古乃排障来拝曰今日多謝側身
而坐徐々攊絃先唱祝詞一人忽儼然改容謳曰高砂
兮高砂兮。山上松樹歴年多虬枝鶴骨帯老色堪拂
樹下満地鋪。延齢不啻若斯樹尚期壽康歳月餘嗟
乎長久如是又何加。言未畢報各謳其所好有羽衣
有數馬天狗喧々呶々恰如夕陽乱蟬豈有復琴筑與
鼓吹乎古乃央然不知所出衆終唖然轟笑而止

○割烹店　附書画會　漁民協議　園碁會　忘年會

谷地南角翼然而立者為浅田楼規摸脱俗最極庭
園之幽趣楼之一面清池繞焉中央架一小橋樹竹
砌石装点其間後園又植櫻数十株焉有別館歩廊
通焉笙簫酒盞為邀貴官大賈設也楼之游眺春
夏殊宜東風解凍春日載陽則百花争開芬芳薫人
游魚躍池黄鳥囀樹當是時門繫寶馬戸停玉車内
有美妓弄絃麗姝助盃焉外有酔人窟歩児女翻袖
焉絲肉嘔唖笑語嬉々洵為長春一小仙窟矣挙頭
四望則群峯秀媚晴霞離披而公園櫻林一帯或如
紅雲或如白雪與日光相掩映亦絶観也
是楼構造地勢自適詞人騒客之游乃團欒閑坐扇
風煮松濤嘗宇治之龍團喫千秋庵（菓子店名以精製著）之珍

果然後探韻分字以詠幽棲閑適之趣以述花鳥風
月之楽則塵慮頓消世縁自疎而有鶩李青蓮之詩
泣謝恵連之句也亦快哉聞楼主人不喜淫猥褻
之事故欲為鸞轉鳳倒者不来遊焉云
一楼鄰八幡祠者為柳川亭以喬麥著其精而美為
巴港第一而酒茶膾羹亦莫不辨焉堂室幽雅修潔
欄檻房櫳歩障莚席亦無不華容焉有亭枕池沼六
七月交菡萏花開千紫繁然映波太有風致来観者
日以百数云
聞是亭為瘋蝶嫁春之媒不知其果然否藻扃深處

幽絃斷續低唱靡々把手前膝秋波相洒何地娃耶何處郎耶可知流水情長落花戀春又非一昔一晨也女曰妾本生于某藩及藩侯解職妾家道亦頗衰頽妾爺以三百金為財本創海産漁業初歳出船於勇良拂次年卸帆於白老川幸而鮭鱒鰊魚滿載還鬻之以獲大利自是每歳泛漁船於北海遂踰紋別幌別撈擇捉近岸抵千島豈圖巨鯨覆舟爺以下皆沈没阿母聞之悲悼不已遂以得病妾獨侍湯藥未嘗解帶而家財蕩盡債主滿門妾一日從容謂母曰貧困如是未知之何也聞函館之地近來大繁盛船舶

四集商賈雲合粉黛特成貴貨妾顧吾莫花容来此時而航焉少屈身於歌吹海則為糊口之一助乃請曰妓慈母病瘳而發焉母雪涕云吾非不思之而有所不忍焉今而敢言吾亦不肯辭也既而母疾愈而負債大増矣妾乃因舊知遂客游此地實明治八年也其間辛酸鹹苦難縷述之郎幸諒察焉郎徐吹煙熟思久之曰請他日詳聽其餘薀時一客在隣房咲蕎姿頻々咳嗽亂其話次女怪云有野馬嘶草聲

中村樓号金久在于會所町八幡坂上結構壯大樓上一室極曠敞楣上扁壯快樓三大字石川溪鷗所書真不負其名矣樓尤宜眺望船舶之出入徽識之紅彩群山秀峯之起伏凸凹悉萃于一瞩是以夏時游客來飲最多絲竹之聲日夜不絶焉

樓下則曲室牙房青閤紅瑣以為朝雲暮雨之地四隣人定街衢寂寥耶蘇寺鐘聲與犬吠相應火輪船瀛笛與艪響共休當是時殘燈影暗角枕相軋私語嚅々氣息喘々香厨懶猫為驚睡眠天井黠鼠時催瞽聽果是何痴夢也郎頻叩唾壺女連揺團扇曰今夕暑熱殊甚郎豈不煩乎曰苦此炎蒸非天為汝為也女忽抛扇曰郎真個太憎生矣又有幾多情話編

者不得而知之也

俚諺曰熱湯下嚥頓忘其熱余觀京妓客于此地者有多少情事也負莫大希望也或為父母或為情人其所由千緒万端而出乎勢不得止也北海朔風眞可畏焉孰不慕柳橋明月耶絶島深雪洵可厭焉孰不愛墨江春花耶宜乎其欲解羈約而帰京也善矣其顧雪身心而見父母也為之奈何謹倹以貯千金而已然而一投于北海則忘伏薪嘗膽之憂放肆以失志驕侈以重愆永曳尾於風雪淤泥之中而終不自悟者比々皆是嗚呼亦何心

也諺曰地易而物換人態之盈虛其如斯歟
豊川橋畔巍然而崇者武藏埜樓也樓本為娼家今
為烹飪肆兼旅店而結構經營依然如故傑棟百尺
峻閣夭蟜屋上積土作一小庭雜種松竹謂之鉤庭
而房闥欄廊或迂曲或直突閨閤縱横櫺檻上下繡
栭藻棁悉盡裝飾文榱華梁頗極意匠而別室弘敞
廖廓濶有餘裕
樓雖業烹飪而酒食較粗惡然要官貴紳自東京至
輙館焉蓋有所利便也
樓又大類于東京待合茶屋書畫會於此漁獵協議

於此圍碁會有焉詩文會有焉船舶新造式有焉中
保懇親會有焉
會主開書畫會前數日以新聞紙廣告之而又印刷
小牌中載畫工書家姓号曰會主某曰春雨曰溪鷗
曰翠庵曰狂濤曰嘯山曰何曰何曰某月某日於其
樓催書畫會江湖諸君其枉駕乃煩之於騷人墨
客間
會日午後一二時傘影交加衣香撲鼻或車或徒陸
續入門來濶樓之四隅或列或群畫工在焉書家在
焉各右硯池左水注連紙筆頭巧施采色有畫幽蘭

依頑石者有寫釣人戴簑笠者有描五六閑人圍碁
之狀者有摸二三逸士試新茶之態者雁字之横蒼
空鶯兒之囀樹梢白鷺之立水雛鴨之眠沙或載之
于帛上或寫之于楮或于花牋或于扇面春山之媚
明秋水之清麗夏雲多奇峯冬嶺秀孤松亦復異態
殊形不可得而名狀焉筆痕洒落字々活動者則擬
賴山陽也毫端雄渾有風雲姿者則學東湖也或嘗
王逸少之糟粕或彷顏魯公之皮相又一隅相集頻
擧酒盃高談有擬孟嘉落帽者醉放有摸叔夜玉山
者雖無絲竹管絃之樂而亦風流境界之一大快事
也

一室十有餘人相集或抱膝或撚鬚或塞目或搔首
有啜茶者有吹烟者默然無語恬然有思其狀似一
群神經病者是騷人詞客之開詩會也一人竊謂吾
幸得庚韻今日必為詞壇將軍一人自思吾已得先
韻必為詩城先登一人潜歎曰吾不幸得有韻憾為
他人所輸一籌各攪神膸搜枯腸欲以獲傑作所謂
句不驚人死不休之意歟聞唐賈島嘗得一聯云鳥
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島欲改推為敲行思之途遇
韓愈來問而右意乃定矣然則詩人之好苦痛良有

以也作關絃歌發於隣房其音瀏亮清絶謳曰我戀情兮非亂髮欲結束兮不能結戀情亂兮無所達衆投筆曰出渠言大有理急呼酒邀妓盡歡而罷聞韓愈有嬖妾白居易有姆妓杜工部有戀姝蘇眉山有昵婢然則雖文士詩人不假粉黛則有所不可歟呵呵

別院有八九碁客默然對坐子聲丁々然是土豪乗暇來鬧圍碁會也有勝而喜者有負而慍者有張正々堂々之陣者有行神出鬼沒之兵者有死而未死者有生而未生者有陷死地者有隱散地者有失輕進者有得於重退者運用之妙天機之動與夫成敗利鈍所由則有不可得而端倪者焉

一客其連取敗乃盡餘力以當他一人目眥盡裂眸子愈昏及黄昏忽有一書信至其不顧視之頃之樓婢來道貴公報書奈何其領曰善婢問貴公未開緘而善抑何善耶曰善婢曰貴公勿戲曰大善婢乃報使人曰貴家公三称善乞還報之使人謝去某深夜帰家婦將分娩漸移時暑大煩苦穩婆撫其肚腹醫師盡其手術某大愕曰唉吾不知之矣諺云碁者不逢父母瞑目盡有之矣呵々

一客与好欵手相當臨終局將勝某在傍觀焉倉敵手且誤一着啞然助之客性褊急乍擧空拳撲其頭怒氣勃々盈面某徐曰當局者迷傍觀者審神色如故一坐服其沈重

羽觴易主談議更端一人曰吾連年取失敗今春窮之殊甚然楮幣無脚而天公無私且諺云人間万事塞生馬也貧富榮枯猶四時循環庸詎足患乎及此秋則吾欲艤船於國後島以博沿海之大利不知諸君意如何一人曰吾客歲占多少之利然債主層集慫攫掠吾囊財去妻訴凍兒啼飢所餘惟有晏波先生（晏波支那人久滞留函館者民家漁戸其扁題殆遍）之一幅而已然則益亦損損亦益寧如莫損益歟甲云吾往年欲試鯨獵乗脆舟挾大山超北海到樺太西岸何圖風濤大起瘴霧四罩漂泊于海上殆四閱月遂獲巨利自是滯遊于蓬萊廓（詳下）盛宴大嚼概無虚日當時遨遊亦可想也然而從積石條例一出來頓失其利如今春借財如山頭且不回憶亦何報應耶乙云吾已欲泛朧虎船于千島然債主不贊我我因循在此諸君盡周旋諸一老人在坐隅呼曰諸君何徒啾々哀愬也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乞少傾耳於吾言抑諸君之所以至此有

故也初政府以寛大之仁貸與諸君資財以計畫諸君之利益則一欲輸出北海物產以防外國輸入也一欲以保護諸君之財產也而諸君私公恩蔑公義以爭涓滴之地以規一己之利犯他人之利權而權諸方之漁場終釀仇怨至煩有司是不獨同邦之恥乃貽笑於外國也諸君盍少自省察夫一力不如十力十力不如百力不族吾言也諸君何不戮力以組織一社也於是衆議一決滿座喝采拍手而罷時已夜矣一人呼曰聘藝妓乎皆曰可哉頃之二妓至曰幾曰小萬此日二妓既見他賓聘滿面帶醉識刺

詬罵銜吻出衆矚目不肯動幾素有奇癖乘醉善擊客耳朶有一傈客試以漫言嘲弄幾幾乍起攫他肩頭而倒之跨其肚上把耳朶而擊之客不堪劇痛不覺絶叫曰請恕請恕幾聚執不措客欲怒不能怒欲笑不得笑苦甚他賓又自旁嗾之客不堪憤恚蹶起作幾拳撲其頭雲鬟半亂角鈿倒墜幾亦憤惋罵不絶口他賓和解之而止聞杜預有左傳癖王武子有馬癖褒似有裂帛癖楊太眞有睟眠癖而未聞有擊耳癖若幾其人者也亦癖中之癖哉

烹飪店在于蓬萊廓者四樓曰中島曰金仙曰巴港曰中村

中村樓亭榭矮小以雞肉著遊此樓者非主節儉則渉吝嗇之客也其酒食價太廉而味太美是以其名大噪闔港

五六士人左醆右壜團欒環坐適爲空腹肉美於常時酒又特醇忽飽忽醉一人曰我自辭鄕關風梳雨沐嘗多少艱難而素志未成既踰自立齡徒恨亦何爲乃決意來于此地欲有爲焉而時機未至故碌々屈身于校舍耳且當維新際則攘臂罵英雄可也捋鬚慷慨悲歌可也在今日則執不謂之狂誰不謂之

愚故我斷然決志曰寧低首掉尾以浮沈于官海而已一人曰君說極老實然吾未熟服焉僕竊考宇內形勢莫如主張自由權理也君觀彼幕府時代視庶民如土塊斬厮卒如草菅嗚呼何其殘忍也天地雖大跼焉蹐焉六合雖廣傴焉僂焉遇輿馬則畏避見鎗刀則怖悸豈有復人間權利者乎豈有復社會自由者乎吾輩幸遭聖代逢奎運坐則讀文明史起則繙經濟書細察其所說英米佛露皆莫不自由權利焉僕今雖伏北海而此國會開設日也若得爲北海全道代議士則不亦人間至榮乎故僕有暇輒繙歐

史以窃養成政事思想不知君以為奈何曰何君言荒誕也君而得為代議士則僕惟有蹈北海死焉耳復何面目浮沈于官海也一人曰吾目的在於水産蕃殖請竢他日論之一人曰吾所望在於墾闢異日吐其意見一人曰夫事業成敗利鈍雖諸葛武公尚且難之況我輩白面書生吻未免乳臭安能説天下大勢哉而今傚然開口輙曰開設國會也皇張民權也誘掖教育也實行經濟也自由貿易之勝於保護海軍擴張之急于時務嘖々不措是何異於聾者之想鼓樂盲者之測日月乎螻蟻當嗤我蚤虱當嘲我

焉且夫人生如傀儡光陰如流星諸君盍共盡歡樂於是劇飲酣醉歌曰雲耶山耶呉耶越水天髣髴青一髮吟未畢一人又詠曰人觸斬人馬觸斫馬一人又謳曰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權一人曰宜召藝妓皆曰大善忽而兩妓某々至上座先唱慶賀曲一客性頗倹嗇耳語他一客曰3而足矣蓋三拾錢也其嚬蹙云投5曰此座可惜遂以三拾錢為纏頭二妓齊謳曰聞循可愕夜塵樹無抵稚松直半圓衆喝采拍手曰艶哉此曲二妓相目只掩口耳既而盃盤狼藉衆皆昏醉有呼水者有噴沫者有鼾睡者有嘔吐者有一少年不太飲酒宴半起之厠蓋有胸算也某妓摳裳隨焉少年時鄰房亡人竊召某妓曰吾有願可得聽乎曰妾雖不敏死且不避況郎願乎少年曰汝言頗似舞陽侯口氣真個可憐人乃出三四幣於懷授之妓又默然任其所為不知瞬間有幾多痴夢也是蓬萊夜深娼樓鎖烟簪笛數聲狗吠四聞之秋也

巴港樓与中村樓相並樓以鰻鱺鳴亭榭雅潔酒食又佳有擁妓三人曰宮吉曰阿福曰万吉

暗送秋波潜把客手藝妓默訴戀情之態也然不覩

其辭色察其擧止安能得洞見其方寸哉是以賓客往々有失于倉卒而受反目者焉有主退讓而誤時機者焉紅粉社會之交游不亦難乎

有一土豪性多慾數就是樓飲一日來召二妓某々一妓眇一目善媚人手操三絃口弄嬌喉或搊幽絃以謳追分或彈水調以唱夕暮或飜錦扇舞梅春或撼細腰踊紀伊國而每艶詞迸唇淫曲上絃輙送秋波以挑客其狀欲言而不言欲語而不語悩殺傑客治郎去客自擬業平又似光氏意彼真個戀我然殊怕他人乃送秋波以徼異日之艶夢也此妓業巳寄

情于他一一才子而何復慕推樸之土人耶客未之知也先入隣房陽眠妓以為好機會亦起入房斜擦客背低聲曰尊公過酒量乎抑患頭痛乎曰乞首肯哂之片字豈有他也妓陰厭客有狐臭而陽見戀状羞然俯首客墮涎滴々點于嬌臉酒氣蓬勃衝鼻妓乃拂衣而去噫土人之無風致何一至于此也

中島樓結構極佳潔綉房綺室廣狹小大各得其宜大而廣者為宴飲之場小而隘者為釀雲凝雨之室有浴堂焉是鴛鴦浴波鸂鶒容翼之地也有一嫖郎會屬土曜日在家無妻不能遣無聊欲投娼家則殺

風景欲訪私窩則恐黴臭而游意勃々莫以制之乃拉一友來飲遂聘土妓某是欲達宿思也郎既酣醉而情慾尚依然況於睹其口弄嬌舌腰揺嫩柳乎時其友亦大醉而睡郎乃誘某共俱投浴其紅顏鮮妍肌如氷雪芳草軟芊掩映水底郎春情如熾急緊擁之其事出倉卒無由逃避大叫曰尊公何為乎適浴丁來視温度愕然曰啊啞々々

醫生某頗長于花柳之道毎來飲于此生雅悦土妓某宴游追隨概無虛月妓意亦不在他客而獨在于生一夜風雪繽紛行人絶跡生與妓共一傘巾裳半面徒跣摳衣相携來警吏過焉視大異之一喝誰何生曰我脚吾行孰云不字査公害往来安亦甚吏遂句引二人于分署多方鞫訊竟得其實云

大雪飄風人定時一雙蝴蝶影依々街頭明滅査公燭照破綢繆無限思

有一土豪特富財屢迎某妓于此妓東京産姿色端麗舉措敏捷土豪大寵之欲購為小妻一夜宴飲已終擁其入六回屏裡去時方午夜鄰房幸莫一客在土豪咳一咳徐問曰汝來此絶境抑何由也某以為奇貨可居黙然未應把煙管吹一吹分半煙授之土

豪明眸蹙波微笑曰妾之來于此蓋多故妾若仔細説之話兒未了卿已厭之不如不説之之愈也土豪曰吾豈附汝言於馬耳東風哉曰方今妓流多輕噪浮薄之徒恐卿以妾為其流亞矣曰何敢勿復疑曰妾本住于新橋竹川街揭名妓籍既而與朋輩生隙不得從事于歌舞然妾廢業則雙親涸頤恐恥孱乎嗤嘲日至謗誉蝟集企商法乎婦女伎倆莫以養一家念彼思此憂愁百端腸日九回乃謀之伯父決意遠踰波濤來於此地復揭籍于蓬莱廓然如妾素無惱人之色無悦客之技劣把三絃以歌夕暮時纔迺

扇以舞老松而喉無清朗之聲腰無弱柳之姿徒學飛燕輕體空仿西施顰是以時或侍大賓輙來嫖客之嗤受醉漢之侮此時辛楚復向誰語其可語者惟有尊公而已間有顧妾者非田舍漢則惡少年豈有多情之客乎豈有深仁之人乎巧言如簧百方倰土豪何知此是一片之騙術而防不日債期之策也語未終其良人詐某辭宴太遲來迎私召某於障外頻促帰途蓋良人嫉妬之所致也其欲語其意奈土豪在樓上呻吟獨坐何復待杯酒良人且恚且叱如嘗不知其臆算者其不得已告良人曰家公善聽之妾

已卿卿豈有他心刱彼傖肥大如豚醜陋如鬼焉有妾戀彼理乎哉然彼家産富贍故妾欲誑之以獲百金而充明旦債期也家公何不悟之言了涙潸然下土豪下階之廁倚聽知了那話柄其未知之也匆々復座豎隻膝露半股把煙管喫一喫分半烟於土豪云失敬多謝土豪既知其狀而為不知曰深夜來者何人汝情夫歟將妓丁歟曰尊公勿戲今儕輩中有些紛爭价丁來報也豈有他哉勿復顧慮言了倚土豪膝從容說曰妾將有所請何如曰汝所請命且拋之刱其他也其仰覩曰啞囉嫌的曰嬲即止矣其稍改容曰尊公休戲曰何請曰妾義好新為妓將行播名式妾不得不任其責焉而裳衣纏頭其他經費自非七十金則不能矣妾力安得而辨之尊公幸無餘患焉土豪心既疾其陰險佯應曰大善吾為汝謀之明夜復來于此乃去某以為得計時東方漸白曉鷄呼阿房及期某來問曰吾尊公在乎曰否某即作艷書贈之土豪土豪報書曰我有荒神安能陷於妖狐之術中哉某茫然失色而已

夫旅妓之來於北海也非備嘗辛酸者則不敢焉而妓輩或謂以我才色游此地以我婉辨接土人自不

得富利之理乎哉衣錦帰郷猶濡手攫粟抱寶皆穀猶囊中探物也是以往々輕其身譎詐欺罔傲然自喜而不知有若土豪其人者也為客妓者何不自省也

錦仙樓造構頗精邃回廊回房綺窓繡櫳整然錯然宜于宴飲宜于宿泊

是樓又為花轉月痴之媒妁云蓬莱人靜仙洞籠月蕎賈聲杳按摩笛寂惟有濤聲觸耳耳方此時繁絃已罷急曲俄絶是才子佳人相倚語相思之秋也男曰今夕吾所以伴若于此若知之乎女曰不知曰熱

處之復舉殘盃妓羞然低首曰妾稍度郎意將莫同
乎曰若且言之曰不敢曰然則我先説吾意曰吾自
客于此地已七裘褐然而與若相知洵不淺々或同
櫃浴于温泉或同車游于蓴沼清風之夕携手明月
之夜雙步時伴于劇場評美優間會于席亭觀雜技
水晶簾裡催浅斟雲母屏中試低唱共為沈香亭北
之雲俱為長生殿裡之雨吾既戀若若亦戀吾是果
何因縁耶吾不日將還于東京而不忍捨若故敢告
焉不知若意柰何女大驚啞然暈絶男急掬盃洗水
含卿之拊背者數女漸開眼徐曰郎意何其厚也妾

之欲歸京亦久矣今得從郎見父母何幸過之言了
直摟住男手低聲曰可歟男曰唁然矣蓋温柔鄉裏
隱語也既而厨鼠發數聲云啁々

飛雪繽紛風色黯淡家々多事人々鞅掌債主東西
馳借人南北奔送臘之計未立迎春之策尚非悲歡
交至一年又將改曰光陰如箭愚也曰少年易老痴
也蠢爾人類焉得挽天步健行也哉不若賴麴生以
洗胸中芥蔕舉白傾搕以傲睨乾坤也韓愈嘗有句
云破除万事莫如酒信乎言也此忘年會之所因以
起也

肆賓圍欒羽觴如飛絲肉嘔啞言笑讙譁是官人之
開忘年會也有八字鬚有于思髯有長身有短軀有
面黧者有鼻隆者有著紈袴者有裝洋服者髮之豹
白映紅燈顱之禿澤耀銀燭焉追分謡起于座西隅
都々逸歌發于堦東角陣句向終義大夫又始一方
拇戰連起藤八取敗柳拳收勝或為演説或護雛妓
千狀万態不可方物有一少年咏曰正是嬌姿二八
春。明眸皓齒茜裙新謊言解悶莫如酒争似佳人開
笑唇又吟曰寫真鏡裡鴛鴦盟傳信機中蛺蝶情春
夢一場猶未覺。已聞秋雨戮梧聲。著者一時戯作不

圖被風流男子知

函館繁昌記前篇終

函館繁昌記後篇

高須墨浦　著

○西洋料理

古来本邦人忌食獣肉以白飯魚膾為無上之精饌至婦人小子指肉食者為不近人情自外交一開来人漸知養生之道於是乎大都通邑往々肇西洋料理濃々之酪羹以代淡々之豉汁多肪之牛炙以易鮮々之魚膾其他洋食肆店不暇摟指焉亦飲食之一沿革也哉已港鱗介之属殊夥而其價太廉其味都不佳矣故不足以饗太賓不足以邀貴客鮭鱒美

則美矣而其數億萬亦不足為珍羞焉然則與其為本邦調理寧為西洋料理耳

巴港以西洋料理為業者西濵街有森善會所街有金木大黒街有日出樓閣之清潔食品之精鮮各相頡頏而人心之相異若其面未可軒輊也

各室玻瓈為囱櫺繡布為帷幕中央置一二大卓各々蒙以白布上置一玻璃盆中盛油醤醋酸之類且具炒塩及牛酪前置一玻璃椀左右具二小刀及一二匙是為一團之洋食膳卓之周圍列椅子數脚客至先供麪包而酪羹而牛炙而何而何酒漿與巻莨則應客命而調理別為三等上等價壹金中等七十五錢下等五十錢也

日属土曜退廳較早七八官人歸途過焉是簿書堆裏心身俱勞且覺空腹因淺酌慰其勞也温々麪包兼牛酪相宜滴々麥酒洗胸襟而爽酪羹啜得而解渇牛炙嚙来能適口乍而醉乍而飽一人曰今日君之所謄寫何事曰根室漁民之願書以船積條例出有所歎訴也其文冗長如讀一篇演說集誌然書記亦煩哉一人曰吾譯英人某氏手書文法舛謬其意難解昨適當直通宵萬考寢得其旨矣飜譯亦可厭也

一人曰吾今算前年輸出入表日晷稍永睡魔仍侵覆先顧後出入多寡不相合會計亦勞神哉一人默然在坐隅連傾麥酒已竭七壜衆相視瞠若焉

別室三傖父撲然對坐相言吾儕未嘗喫西洋料理今日大喫別其味也既而食丁先供麪包一人曰此可以代搏飯盡取炒塩加其上開巨口而餡焉曰比吾家摶飯較覺餓矣一人指牛酪曰此必美矣一擧舐盡之而牛炙而禽炙而蒸鬻而何而何及膳了食丁持玻瓈盂來盛水以供前盖備漱滌也傖父以為是代茶也仰而呑之食丁不覺失笑

○私窩賣淫

廢娼妓乎人之大慾存焉乃恐和姦之或熾禁賣淫乎不易絶根據強為之計多弊寡利也聞英之龍動、佛之巴里、獨澳之伯林、維納、游手浮食之民尤多而貧女之賣淫以為生活者居什之六是所以不能絶其根蔕也所以不能抜其巣窟也不然憲法律令之完備如英佛文物制度之盛大如獨澳而安度外視之也哉都會且然山陬海徼亦復何怪焉西人云禁賣淫莫如乎猛法也漢人云莫如乎正女教也或云莫如寛假焉其說之當否吾不得而知之今以實施察之寧取寛假焉歟

巴港之私窩子方俗謂之孀婦其品別為三等日夜坐臥樓屋以紹媼延富人者為上等潜伏陋巷以介婆引行人者為中等下等則立路岐自牽客袂者也

私窩率在於大黒、惠比須、豊川、寶、藏前諸坊之陋閭窮巷焉而其最盛者為藏前為大黒坊大黒坊為上等藏前属下等有南北對峙之勢焉

露肆滿街紅燭如晝游人塡闉肩摩轂撃席亭鼙鼓殷々如雷販賈呼聲嗷々徹耳熬豆送香油麪放臭栗梨簇々桃杏顆々骨董新陳相列樹木紅緑相映是藏前夏夜之景況也忽怪一隊女伴東西二三南北五六徘徊顧望以引行人有佇立者有行歌者有偶語者有睇視者或視嫖客追隨焉或認官人逡巡焉忽而出忽而没忽而顯忽而隱其狀如黠鼠窺人然一商社蒼頭日者金渴適獲四十錢欲試私窩子先投濁醪店取一醉敝衣敗履徐々而行一少婦認之牽其袖曰乞取一快曰直幾何曰二十錢曰減五錢曰勿戯曰非戯真矣曰可相伴入一狹斜去白屋半傾矮陋汚穢殆與馬舎一般婦先供茶果蒼頭謂價二十錢而足亦復何患既而供數種肴核半饒而餲

不可下箸蒼頭嗅一嗅而就枕席且出問曰婦價吾已知之酒肴直幾何曰四金五十錢曰勿戯曰真曰貪狼何由爾曰入此窩而言貨額非愚則癡也蒼頭大恚不堪憤惋将掀拳打婦頭二個惡漢自屏間出捽蒼頭曳而出之戸外會査吏過焉勾引一群去

一英船着港五六水夫被酒横行于藏前三四白鬼視而牽其手水夫能解邦語曰們今晩圖孔無多惟有卜錢幣七八葉容一御不私窩子素度水夫豪侈欲置為奇貨諾曰大善延入于一敗厦裡水夫皆淫各縱其慾将去曰與錢曰無理革靴各蹴其婦而行

有一書生蓬莱廓娼樓莫一不登焉性放達好奇欲試一遊於私窩會七曜日故裝鹿服悅掩半面高搴衣裾而行就蕎麥肆取一醉蹣跚歩於蛭子攜側有一婦誤認為眤客相携入己家生亦乗闇黒陽為知己及燈燭點而始覺相笑入寝翌旦歸僑舍廯頭頓焮腫為急性下疳乃詣病院請治會患客滿坐生靳示廯邊巡不肯醫強之生竟肱股醫胗一胗以劑藥爍之生不堪疼痛顰蹙欲泣旁人掩口胡盧云噫一夕之小快為數月之苦痛亦煩惱夢裡報應耳

冬月雪風猛烈夜行寥々如也而私窩子尚重襲綿衣手巾掩頰立路傍引行人或悲吟追分呻嘯時謡其聲如秋峡之猿其状似暮林之鵑

飛雪繽紛水氣寒路傍人色轉凄酸席亭燈火暗
江角蕎貰風鈴寂屋端老鬼皺顔得粧白怪娥豊
頰帶羞丹近来吾亦苦金渇抜萃更要求一歡

路入窮巷敝屋参差紙障半破燈光黯淡或懸鮓鮨招牌或揭糕餅二字或牛肉或蕎麥試喫糕餅乎叩其戸則無矣嘗喫鮓鮨乎入其家則非矣二三少婦衩袖綿衣忽内放灘聲曰貴公盍就嘗茶菓甲客素知其土脹子問曰一場之價何錢也婦低聲曰貴公有意請先入焉甲客與乙友入其房全室六筵成區成畫絶可容二人先供烟盤置案上兩客對坐朝笑百出須之老媼持一壜酒一鉢肴來肴惡酒漓尚足取一醉客陽醉問媼曰有美婦乎進兩頭媼曰喋啞諾矣曰梅毒我則畏之請注意焉曰唧々豈有是患耶開紙障去二少婦代出黙然頓首風貌蕭散無些佳致客試與杯則黙然受之兩客本都人頗称通達謂此輩魯鈍無神經何用謙讓乃謾言嘲弄兩婦甲問曰汝安住乎曰們常在此家乙問今夕容三御否婦羞澁不應既而媼報曰別房設枕席公等就焉兩

客已臥婦各解衣裸而從六曲敗屏絶掩餘寒而已兩客將去問其價曰酒肴壹金婦各五十錢周旋料称之是一瞬時之怪夢而幾歳之窮策也

〇勸工場

太古邈矣及民人漸蕃殖各索生活之道於是乎有農焉知宮室器用之便於是乎有工焉知有無相通之益於是乎有商焉其有農而有工有工而有商宇内各國皆莫不然焉而我邦古來重農業歐米各國則貴工商是歐米各國之所以日致富強而我邦之歳就凋弊也歟抑亦有説焉歐米之為國地味磽确

概不若我邦之膏腴故勢不得不展力乎工商我邦則不然五穀之所登河海之所達謂之冠于宇內殆無不可矣是所以我邦之重農業歐米之重工商而已雖然當今之時欲以富強與歐米諸國相對峙乎則亦不得不盡力於工商也我政府之奬勵其業於民人亦有見于此也

方今我邦工商之業大進貿易之道亦大廣矣都府有博物館博覧會郡縣有勸農會工業會是勸工場之所以由起歟於戲政畧之所及人文之所開豈可不欽仰哉

巴港之勸工場日增年加在鶴岡街在惠比須街在藏前在蓬萊廓而大黒坊而辨天坊構造之小大廣狹概相若

藏前之勸工場最極繁盛蓋以得地位宜也噫人亦不可不得地位也苟得地位焉可以制外物豈復問智愚賢不肖哉

工場有兩門可以出入焉累々相仍者鶏卵也玲瓏瑩徹雜然眩人眼者舶来器也絺綌綾羅璀然相列者衣也奇草珍木有紅綠可人者焉錦表繡帙有圖画奪目者焉純黒髹器有焉新様利屐有焉美人之寫真妓女之肖像其他万種千品不可摟指焉而余近觀北海道商業大致衰頽非復前日比古人云進鋭者其退也速勸工場之興廢亦安知不出於斯耶

○娼廓

巴港娼家本兩處一在山下一在山上明治十二年大火於是在山上者徙于蓬萊坊在山下者徙于臺街各為一廓焉臺街位港之極北蓬萊坊當港之極南南方強歟北方強歟吾不得而知之漢人之言曰南風不競今視兩廓之形勢謂之北風不競歟

蓬萊廓街成十字縱長横短娼樓四十有餘武藏楼梅川二樓為之巨擘而入二而山嘉曰浦島曰金子

曰丸竹曰丸左曰丸木曰何曰何

武藏楼之娼婦執牛耳者曰今泉秋田人美容色艶姿態年較高善媚客奉枕席故賓客每滿其閫云曰桃井亦屬晩花美風姿曰小稲津軽人容姿閑雅温柔如玉音吐高朗人或戯之輙轟然笑亦錢中錚々者也曰狭衣清修寡言容色在美醜間曰相生曰七越擁妓曰駒吉稍老東京女任達不飾邊幅酔輙善諧謔賓客争徴焉

武藏野游價有定額上等為三金下等為二金半自

酒食茶菓以至配娼絃妓價皆幷辨焉而豪客之視財如土芥抛錢如瓦石者亦不肯辭焉猶河海不擇細流也

梅川樓主越後人初主人屢懷五金来航于此地創酒魚肆居數年積數千金因更改今業富累巨萬云貯娼十名多越州産其位第一者曰若大夫稍秀美屬殘花位次者曰梅枝妙紀二十左右稍艶其他大率在醜美間亦不足品評也

金子樓位中等縁者為巨魁容色抜萃本為金仙使婢有故賣身於是樓一時大博聲價次曰梅枝嫣艶善遇客

位中等而最有名者山嘉樓也以玉井鳴某國福山人有殊色氷肌雪骨不負其名紀已踰五々而風姿婉孌如深閨處女性敏慧善媚客發言中節動靜按摸閨中之情可想也漢人說美人輒曰趙姬越女巴港人言妍女輒称福山福山兒女白皙細膩容貌秀絶故也巴港之娼婦皆不被所謂裲襠者故醜婦類於爨婢美女似於阿娘

巴港之娼婦概柔順温良能從客意不為疎遠厭嫌之舉措亦嫖客之一幸福也夫

山巓月上風氣清涼樓々硝燈照路知是娼婦出浴淺粧新就嫖客醉漢三々五々倚檻覧觀隔格示指有擇對者有吐諢語者或嘲笑或罵詈牽頭叉手諂笑謂二三生客曰乞一游焉不要貴價曰幾金曰壹金曰善乃入焉上樓占坐壜罌列盤盂陳絃妓至了鬟至樓丁監娼婆亦至甘言呈媚巧辞獻笑而啜吹如狼呑飲如牛客相視茫然也既而各就枕一睡到曉啼鴉飛散三竿日上乃相促將歸問游費樓丁捧一片楮来書云餐十五盤酒三十壜燭數十本絃妓數名金合計十七金七拾錢客曰汝等勿誑我儕各約游價一金而酒闌別命有核若干其費可不過五金也樓丁曰們何誑之為曰非理擲五金而起樓丁大呼曰盜賊的扼客大罵客不堪憤怒捕樓丁打撲之首十數拳闔樓大噪事聞于警察署皆為所勾引聞七八年前巴港之民質直素朴尚存古風及各府縣人轉居雜處大改其面目輕薄狡詐成風而浸涵于娼廓且如樓丁多来自東京是輩尤極扞悪云風俗之移人可不畏乎哉

飛雪繽紛疎々密々如鵞毛如柳絮勁風咆吼寒威裂肌廓房閒寂游客絶跡唯有硝燈明滅而已是娼

家冬夜之實況也樓々娼婦連坐肆頭低首忍飢袖手忍寒退乎不可欠其職寝乎奈無客何千愁到心頭百慮萃胸臆洵苦界中之苦也

一人曰吾爺本豪族一旦為投機商所詐家道衰頽不能復興焉妾乃請父賣身于此何當復得覩黄金世界乎潸然涕下

一少婦曰妾父戊辰際没于兵馬之間妾獨與母居母追悼不已遂患癆羸今尚不癒所積千金皆供藥餌不復餘一孔方妾乃請母質身于娼家以匱活阿母坎壈於此已十有餘年矣何日復得仰青天白日乎攬涕飲泣

一婦累吹煙愀然曰妾家本不大貧父在母存百畝之田可耕五歩之宅足住而妾兄傲狠無頼嗜賭博好與侠邪游不出數月輸著千金田宅為没家唯四壁何以復養雙親乎妾乃決意墮落于此餓鬼道亦薄命哉言畢欷歔掩涙一座為之黯然時樓丁大喝曰汝等胡吐愚痴邪

蓬莱廓雜咏

結紫纓紅重繡茵。画屏障裡語前身。可憐元是金閨女。今作青樓薄倖人。

一杵疎鐘夜色空。西窗月落影朦朧。誰知翡翠双棲約。在此蓬莱仙洞中。

為郎憔悴為郎容。一片閑愁意万重。恨殺鴛鴦夢未半。已聞遠寺五更鐘。

獨坐吹烟伴夜釭。凄風吹雪濺寒窓。誰知情緒綿綿處。暬笛聲々和吠尨。

一双角枕碧紗帷。喃々囁嚅語相思。銕石心腸何不砕。纎々玉指撚頷鬚。

双枕孤燈艶語長。一宵恰擬両鴛鴦。雲情雨意未全盡。啞々啼鴉報曉光。

平生慣懶欠双魚。吉夢曹騰睡起初。驀地妃頭来報道。門前已有阿郎車。

何唯偕老一身約。請看棲鸞比翼紋。君意縦然不在妾。妾心戀々獨存君。

臺街娼廓之品位比之蓬莱坊輸一籌而往々富贍勝於蓬莱坊云其尤著名者曰山三星曰井三曰山締一娼妓以山締一之阿銕為巨魁阿銕津軽女容姿稍美性敏慧善媚人其房雜然装飾衣服器具綵竹之類太極美麗

晩潮方漲舩舶四集是商客運漕雑較載搬海産自

小搏若根室来也舟子唱歌篙人呼應各樓娼婦倚闌臨檻眺望指示相語曰他是妾之狎客耶將彼君之情人歟一女曰風師何緩慢何不使帆飽也一婦曰海伯胡無情不使妾早覿郎顏也

既而日暮遠山雲收水烟鎖港五六舟人上岸各向娼樓去管絃聲高唱歌四徹一擲千金一拋萬錢舟人豪侈可想也

暮山吐月水光新歸舶来舟滿曲濵亞字闌頭多少女玉纖遥指意中人。

樓々掲薫燈燭漸點有紫帶有紅裙有美而艶有媸而嬌有槃而寢陋者有病而疎髮者或喋々款語或縷々展艶書或黙然無語或熙々帶笑殊態異狀亦如觀五百羅漢然

二三沙門蒙緇帽被敗衲徘徊顧望點撿各樓紅紫遂投於一樓各極其快世外人亦不能無花柳之情也歟呵々

一酒保懐七八拾錢濁醪買醉手巾掩半面就各樓窓孺而視乍認一娼尤艶者乃謂樓丁曰們欲買彼婦而囊中有八葉小紙幣而已不知能容一游否樓丁以為此奴不能償值則剥奪其被衣耳乃諾酒保欣然上樓配娼某大戀於酒保情緒纏綿枕席太力於是酒保之名傳播于闔廓云色界亦有奇遇哉

藝妓凡五十人稍美者曰布佐曰由幾雛妓嫣艶者曰多津

巴港娼妓多秋田、新潟青森、宮城女自東京来者亦僅々耳

〇女紅場

夫絃妓之為業容色一衰則為無用之人幸而受富豪之寵眷或有為外婦者焉或有為側室者焉而業已沈溺於驕奢淫逸習慣於懶惰偷安故不能以執

家政不能以管理奴婢況於行母道乎我政府已有見於此創女紅場以教授藝娼妓噫誘掖輔導之法亦可謂至也矣

女紅場在于千歳橋側崇樓嶻峻本一娼家也闔港絃妓娼婦日學女紅于此焉教課別為三曰裁縫曰澣濯曰文學學級分為八自下等八級至於下等一級試驗為春秋二期樓上數筵席是為裁縫處下室別為二一為澣濯處一為講習處聞澣濯之方英領事某妻所傳授凡剪裁縫繡熨斗干曝皺襞之法莫一不備焉文學教師二人裁縫浣濯教師各三人有監督有書記

皆以耆老充焉蓋使少壮輩監視女流勢有不可者
也
課業毎日始午前十時終午後二時其教授之法三
課相交番以授之一日従事箴縫則一日従事澣濯
一日澣濯則一日文學猶循環然而女徒以澣濯為
最勞之業云
闔港人欲洗垢衣皆可得托於是場其勞銭亦頗廉
而其澣濯之法鄭重周密稍加勞動就中熨斗其量
甚重女人綿力往々苦用之是以藝妓輩應客彈
三絃手或震戰不如意云

女紅場許縦觀焉然少婦見相知者至或相語或相
狎官乃設制苟欲縦觀者則得受標牌而后往
初藝娼妓輩厭惡女紅往々陽病托事不肯上場於
是校師設罰則有懶惰怠懈者輙留之於場中以供
洒掃従是上場者日多一日云
試験及第者賞以粧梳具不問藝娼妓凡過五々年
齢則得免上場
曉鴉啼散朝暾烘窓雲髻斜欹眼暈摸糊一幅蒲團
與雪膚宜一張蚊幮猶護残夢是藝妓昨宵陪客宴
病醒頭重也少妓半起曰阿姉日已高共倶上紅場

長妓曰且見吾頭髪昨侍酗人被打撲致箇乱髪不
理而上場則受教師過責矣少妓曰何過責之有阿
姉且善矣吾今日當澣濯任真個重大職也熨斗之
重重於頭之重矣長妓曰吁嗟然乎既而将十時乃
醒乃梳急更衣而出
散帳之中偃蹇展脚鼻息如雷時已九時尚貪長睡
樓丁戸外連呼起曰娼妓正上場之秋也亟盥漱理
髪曰唯漸揩摩困眼是阿女徹宵侍幾多幸客之所
致也甲曰吾今日直文學文題大難不如艶書之易
矣乙曰何題曰月夜招友文也曰啊啞々々遂相伴

上場教師問課文成得否甲出一紙於懐示曰乞煩
榮覧師取而視之文意齟齬淫猥鄙野一條情書也
教師茫然不復言聞藝娼妓得文題之難者前一夜
請代作於狎客云或然
教場之中卓案相連椅榻相列多少女徒整然並坐
有美而艶有醜而寝有幼而頴悟者有長而魯鈍者
或誦讀或握算或臨帖或習文皆能奉承師命隠然
一黌舎也乃知天下無不可教之民無不可化之俗
也
好事輩時或参觀紅場見藝娼妓相知者心情輙動

而彼此不得面晤默然相目逆耳不知不言中有幾多情致也

○風土一班 附市街雜録

函館之地東風猛烈帶瘴癘氣尤害人身土人呼曰颸風動輙發屋抜樹自非石室堊宇莫以禦之是以中人以下散覆石礫于屋上以防焉冬時則疾風捲雪至入窓櫺門戸故掩障皆以硝子圈之貧戸寒族亦往々用玻瓈障人家皆設地爐稍富贍者設地爐二一為家人一供来賓而石礫壘其四邊必置鑊鐺鑊錡於其側閭北地寒威酷烈非爐不可以防之非

湯不可以沐翫故爐與鐺為人家之一大重器云土人又好屏風雖貧家莫不有一二屏是風習浸漸自西京云燒炙魚鰕不用鐵架直貫于竹串以植之爐邊味不甚美然習而不察焉

土人言語鄙俚老少男女同音同聲殆如出一口土人間口輙曰哪啞々々蓋驚嘆辭衣則多窄袖謂之褄袖婦女多淫猥雖從良者而不能守其操時夫亡或引嫖人云婦人皆出戸外立便旋見貴紳不憚遇沓宮自若其慣習然也販商多婦女鼻音連呼曰魚来不買乎土人多尊佛教信耶蘇者僅々耳民間多

用太陰暦有四大節焉正月初節六月招魂社祭七月盂蘭盆會八月八幡社祭是也初節酷寒風烈市朝蕭索矣招魂社祭閭巷特繁華矣戊辰乱函館王師致力及世局一變官為興招魂社以祭戰死之士社在汐見街高燥地毎歳六月廿日擧祭典官持行競馬戲供諸民縱觀其法設一大馬埒於蓬萊坊中別設一壇於其側為官人覧觀處視察勝負施配賞賜亦皆於此凡函館人々欲與於是戲則請之於官而得馬騎者多近郡村農民科頭袒裼者有之垢衣敝袴者有之有騎駑馬者有乗駿馬者形状千態風儀

不一或聯騎或三騎共馳或兀立于馬背或傴僂或反旋全身而奔々馳驟操縱自在其駿速如掣電迅雷如使伯樂觀之則愕然驚絶矣若使九方皐見之則亦徒跳而逃矣又有称七重組者人馬精鋭幟章鮮明堂々肅々焉是日觀人蝟集埒外填咽雜遝肩摩腕擊而兩邊娼樓未夜懸球燈亞字欄檻氍毹覆之娼婦則粉白黛緑著袨服凝盛粧以求人之顧眄花鈿玉搔綾羅錦繡粲然眩惑人目好客嫖郎或不觀競馬而入於六曲屏裡青天起雲白日下雨云亦一種競馬戲也歟入夜則笙鼓喧闐絲肉嘔啞其繁

其華殊甚謂歌吹海中鎖肉陣亦無不可也乎

蓮莱仙境望氤氳華燭銀屏脂粉薰嬌女時彈混

不似聲々唱出好郎君。樂曲名

盂蘭盆節土人挈家詣塋域供白飯雜菜於墓前以

行祭奠寺門雜沓香客接踵兒女著麗衣綵服以相

夸矜家々炊赤飯客至輙饗之闔港娼藝妓以此日

及正月十八日得脱擁主東縛而出遊劇場茶肆殊

極繁盛聞是日或上娼樓或聘絃妓更不要經費然

異日必受其招迎則不得辭之且其費倍蓰於前日

云是出于爾而反於爾者也又聞是日藝娼妓度顧

客之貧富別請纏頭假令不請之豪客昵郎不得泰

越視之云温柔鄉裏之交際不亦煩乎

八幡社祭花車行焉鼓笛嗔喧家々繩球燈人々裝

美服市街殊極繁盛矣而其費年有增減云

土人創神社佛閣老少相助築其礎基藝娼妓男裝

衣短褐穿窄袴以助其工或邪許或歌謠喧々笑語

謂之堂築亦俗中之一奇觀矣

每歲四月八日土人賽箱館山佛社方俗稱登山小

龕石佛凡三十六處是日闔港繁華殊甚游人絡繹

傘影相銜有提携者有成隊者有女而男裝者有老

而少服者其負者傴僂其曳杖者龍鍾有高呼佽應

者有前歌後唱者異狀奇態不可形容焉山腰一坦

地有藥師堂其前販賈成市累々紐貫者栗子也簇

簇成堆者𢫦柚也茶界酒漿莫一不辯焉

欲結未來淨土緣登々崄路幾盤旋堪嗤女伴蠢

愚甚三十六龕費萬錢

又

新晴和煖好風薰漫逐土人行樂群尤是吾儂蕩

心處幾多女伴悶紅裙

市街雜錄

家屋壯麗而尤繁盛者為末廣街今市金森洋商肆

相對宏壯無比有銀行有郵便局有三菱會社菓子

店千秋庵以精製鳴衣商稲葉以美人鳴魁文社以

富書鳴而辨天街而大街有電信局有銀行有平塚

洋物肆會所街有鰻鱺店曰川定以精美著又有東

海鶴仙二樓稍位下等寫真師田本以精巧著蕎麥

則大街有東京庵豐川街有豐川亭蓬莱街亦有二

店皆精製與東京中等店相上下醋飯則蓬莱街獨

有丸井中等烹飪店則有山文及三泉亦在蓬莱街

巴港酒樓中等以下侑酒肴令客費多財者比々有

之何浮薄貪婪之甚也寺刹之大者曰淨玄寺曰高
隆寺理髪店特夥漁家蜑戸在尻澤邊過焉腥臭撲
鼻土人多不學往々見招牌字之杜撰孟浪者焉骨
董肆之大且富者在大黒街揚弓店在恵比須街在
天神街在公園旁在大黒街雖有少婦在而野鄙鈍
樸毫無嫵媚狀寄席則以蓬莱街蓬莱亭為第一竹
内亭次之歌舞演習於此政談演説於此土人演習
歌舞扮打雑劇毫無粗野猥俚之態亦奇矣有劇場
二焉一在寳街曰池田座在船見街曰船見座土人
喜讀稗史小説故能判雑劇巧拙云而市間少婦太

淫猥見鸚倭之眉目稍佳者則身自往交倭人之狡
黠者居以為奇貨時有醜聞穢説焉
巴港之市廛官宅皆在山腰及山下故地勢高下各
不相同治廳之下樓觀宏壯者為英領事館與之相
對門闔靚深者為病院警察署隣焉規模堅牢與新
聞社纔隔一道社曰北溟社廳之右有官舎兩三宇
堺壘高峻者税關長之居也其北有花園二一曰十
外畦櫻樹太多春夏交遠望之如白雲絳霞好事輩
提酒食留宴其下一為浩養園園廣而亭潔所植皆
灌木無喬木大樹多設棚壇盆梅瓶桃矮松稚竹雜

然陳列焉有榻床以供遊人休憩茶果酒漿亦可賒
也其右數百步有一平丘是為七面山有一酒肆曰
奥本眺望尤佳肆以熬餅著客至先侑之而后問其
所欲酒肴倶佳坐而浮太白以延矚山光水色胸襟
爽快自有超俗之想矣亭旁有二三碑葬戊辰戰没
之士也其側有一小祠多祈賽者又右有種樹師家
曰養家園地勢卑隘較欠風致其旁一帶松林欝々
蒼々中安一小宇稲荷祠也又右漸降有一巨刹曰
稱名寺寺安釋迦像祭日老弱婦女参賽接踵各把
剪綵百回堂中且歩且誦経以供佛靈前謂之花参

又降有一社為妙見堂垣壘門廡淨潔絶塵
饒南官舎連宇接欄結構佳麗又南數十歩有師範
學校書生寄宿舎相接又南地勢漸高青窓紅墀樓
觀寥廓庭園幽邃是為洋人居館僧尼住焉有礼拜
堂毎日曜日鐘磬徹耳自朝至暮又南墻壁成圜堂
闔靚深是為裁判所富岡街有支那館舎曰廣東第
其西有弥生學校斜與之對簷瓦潔淨堂廡清麗矣
聞舊學校宏麗過之工既竣罹祝融氏災云惜夫

函館繁昌記後編終

明治十七年一月廿一日　版權免許
仝　三月　出　版

著述人　東京府平民　高須治介
淺草區福富町十一番地

出版人　仝　士族　富岡英之助
本所區龜沢町一丁目三十一番地

賣弘人　東京　法木德兵衛
日本橋區元大坂町十一番地

仝　須原鉄二
日本橋區西河岸町十二番地

仝　柳川梅治郎
日本橋區本町二丁目十番地

仝　山中孝之助
京橋區銀坐二丁目九番地

仝　瀬山直次郎
日本橋區通油町九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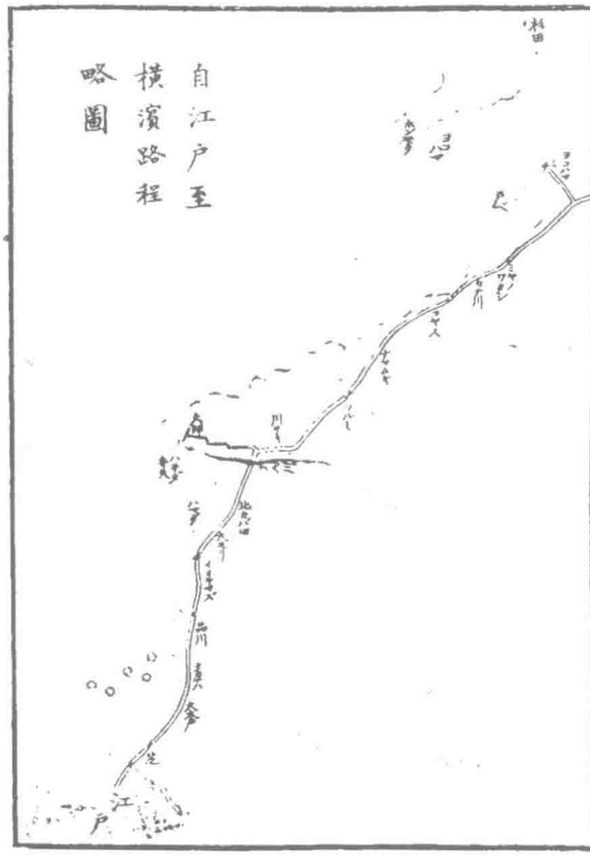
函館　魁文社
函館末廣町

錦溪老人 著

横浜繁昌記

東京府舊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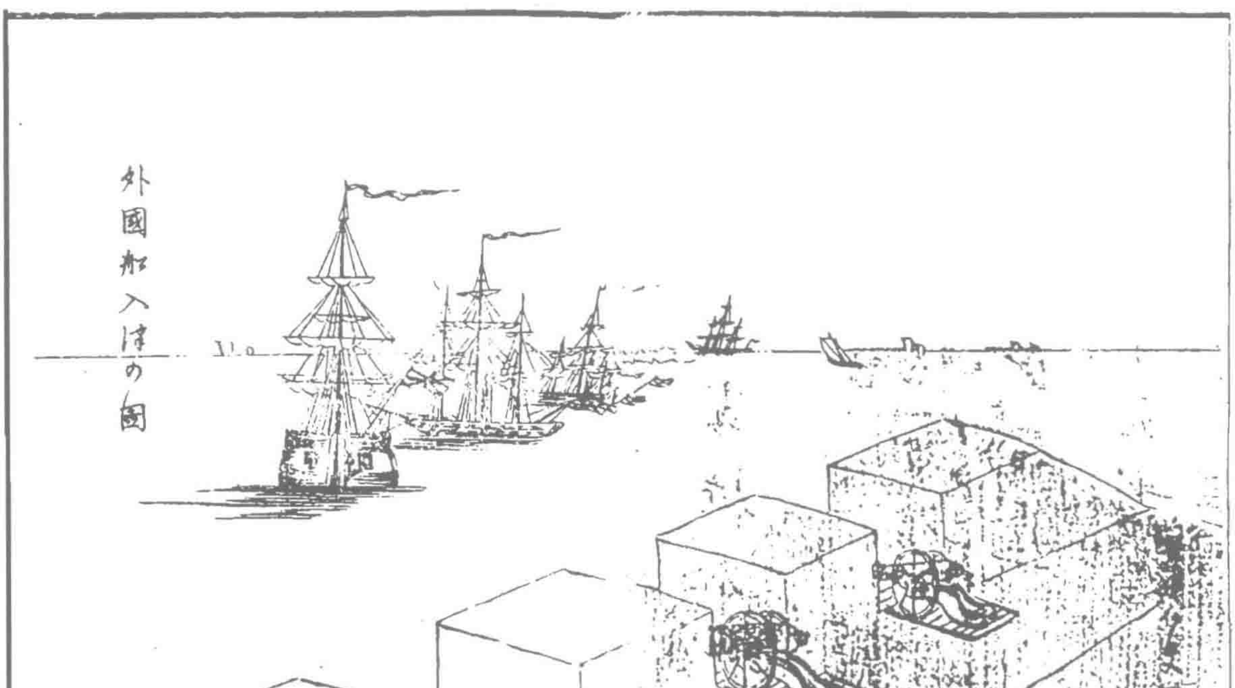
據東京府舊刻本影印



嘯霞僊客校本

横濱繁昌記

幕天書屋蔵板



人道横濱好横濱真個好荒墓十里蔓草地化作人間蓬萊島

竹枝之一

太平逸士

海水接天〻接水東来一望意悠〻注眸試問房[illegible]總無數舟船凝不流

錦溪老人

横濱繁昌記

錦溪老人著
太平逸士校

謹按。東方亞細亞大洲。爲聖賢首出之邦。人民繁庶。百穀豊饒。冠於五大洲。就中我
大日本。巍立於海東。
皇紡連綿。蒼生快樂。元和建櫜以來。海不起浪。風不鳴條。百工各安其業。萬商各獲其利。夫我邦内産物亦夥矣哉。其卓絶於海外萬國者。五穀。銅。銕。漆器。螺鈿。磁器。水晶。玻瓈。繭絲。絹帛。縐紗。紙。茶。酒。油。蝋。豆油。人參。樟脳。木材。竹器。雨傘。摺扇。彩畫。鯨鬣。海參。凝菜。自餘百物。莫不具備。是故西洋諸蕃來乞互市者。陸續駢至。官下懐柔之令。敷澍雨之恩。爲英吉利。佛朗西。米利堅。魯西亜。和蘭五國。開横濱之港脚。利中外之商客。實某年某月日也。

横濱屬久良岐郡。距江都七里餘。在金川之東川崎之南。與程谷一條路相連。向金川一華可航。地勢如象鼻。鼻端有十二天祠。杉岡之鄕。相距不遠。毎春觀梅騷客。過此賽詣者。絡繹不斷。但此地雖有些民戸。素不甚富華。某年開港令下。四方商估麕至。僦地開肆者。無慮數百千家。數月成一大馬頭。其最壯麗者爲本町。徑五町。満坊錦綉珠玉。中外貨物無有不備。辨天通。海岸通。太田町。其他側街裏坊。至傭作小戸。家々既富。人々玉食。客歳嘗觀某生書齋壁間貼一詩箋。題曰庚申詩曆。今抄其一。蓋碩儒盤溪先生朝饌前所戲作也。

東去金川二里餘。四通五達築街衢。誰知七八十家市。便是繁華小荏都。

此詩單說開市光景。猶且可称小荏都。方今

互市益隆。民人移住愈多。後年成海内第一繁富大埔頭。如觀諸掌矣。是老人所以記今日之繁昌備後日之回想也

蕃舶入津

横濱三面枕海。一路連陸。海舶宜碇之處甚多。但其東北灣口對金川之處。爲諸邦船艅繫泊之區。海口兩座大砲臺。係所新築。土木之費數十萬金。二大諸侯掌其護衛。以警不虞。爲治不忘亂。安必慮危也。蕃舶每過臺前而入

天色方曉。旭輪未上。砲聲連聞。斷續有序。幾放而止。商舶入津也。蓋放砲之數。西土有定式。其報晨昏之時。放唯一聲。其賀入港與闌洋也。或七。或九。或十三。照船長貴賤。船隻大小不等。各國欽差大臣則十七放。下是者漸減數云。宿霧漸開。帆檣直現目前。將軍柱上紅旗颭颺。舶邊紅白間道。旗中畫一星象似花。故唐山呼（米利堅曰花旗）。妓院遊客。春夢初醒。健起倚欄。粉頭奉盥指言。那隻船得非花魁姐〻的麼。妓言。好笑。那個應花旗國番舶哩。粉頭言。姐〻雖偌說。安然應姐〻的。客言。緣何。粉頭言。請一看。船上現有桔梗花章哩。或曰。花旗諸國。船艦大則二三十丈。小亦不下十丈。小者能載七八十人。至二三百人。大者不過千人。抑卷稱花魁者。苦海十年間。所接之客。可以萬數。皆一雙秋波。送上三寸多少小小皮艇。能使人神往情娛。流連不還。或使人沈溺覆沒。蕃舶之制。雖堅牢也。雖鉅大也。豈如此哉。豈如此哉

蕃客學語

本街兩側。厦屋連甍。蕃館在其正東。洋客日常与此方商侶往來。一洋客著深藍色哆囉

呢。衣頭戴烏黒色帽子。脚穿一雙長革靴。徐々歩来。忽見前面一漢子擔着一肩魚籃。笑嘻々的下擔向客道。相公大早。客道。倭商大早。魚買道。今日小子有魚甚賤。相公欲買麼。客道。卿將廉價要沽的。老夫輙欲買哩。卿要高價的。老夫輙不好了。買道至廉至廉。小子不敢瞞。客道那比目魚一頭要幾個天保麼。買將掌拊胸道。小子不敢瞞。倭幣一分銀兩個了。客睜眼揺手言。卿要高價哩。倭國商賈恰如芙蓉峰一般。買言小子情願減些價罷。客言七個天保錢便了。買言相公便了。小子甚不好了。原来一分銀一個。亦甚便宜相公哩。客言如此。消天保錢十個罷。買言好々。横賓賈人与蕃客對話。毎々如此。傍訓直冩其實。看者宜以意會意而讀。客頤指顧呼。不解其語。一黒奴跑来。收比目魚。手提而起。客探襟投一方金。買撈籃底。計天保錢六個及銕鑄錢四五十個交客。客唯收大者。丢小者。叫一聲明日而去。盖蕃客偏愛銅錢。不喜銕錢也。這是近日新来的官吏。故應荅如此。繁煩若夫駐久者。即應對如流無所导礙云。

港崎

港崎又名新吉原。比江都之吉原也。与諸街只一條路相連。大門之外有橋。一水環繞。顧柳垂絲長招来者。入門則風景頓異于塵世。紅樓並甍。茶肆櫛比。絃声。歌声。笑語声。杉板迎客唱萬福声。雛妓小鬟應諾声。銕棍梆子巡夜声。盲人呼按摩針治声。錯綜相雜。耳不暇聞。花魁娘子應招而出。丫鬟擁左右。壯丁捧繖。月中嫦娥落天湖中。天女臨凡。真人間蓬莱嶋也。此廓凡百景況。悉仿于吉原。故雖其地称港崎。概以吉原為通称。彼吉原仲街

每年三月四日栽櫻花數十株。櫻花既落。往々間植四時花卉。港崎亦倣其例。培花于仲街。四時不斷。老人嘗以詩贊曰。

桃櫻謝盡棣棠黃。燕子亂飛菖蒲香。別養有情花一種。不開不落斷人腸。

唐山板橋之花。章臺之柳。則稗史傳奇中載得頗悉。未知歐羅巴諸邦妓院構營。花柳光景如何。行將問之於蕃客。

七

港崎之方開蓁莽也。有岩亀樓者。自品川移焉。是為其嚆矢。家居壯麗。半擬洋式。廓內娼家。只此一個為洋客酣飲投宿之地。其他幾十個娼家。土木之盛。嬋娟之多。或不讓于彼。雖然唯任日本人冶遊留宿。決不許蕃客之登。倘有洋人。欲嫖他家之娼。則躬自入各戶。撿視各位美人。適其所望。乃握手接脣。拉袂而起。譯人導前。戍卒護後。直送到岩亀樓。

大妓稱花魁。買一宵之歡。要洋銀四五元。次二元。次一元。極賤劣者居長家。價金二朱。江戶俗称切肆。或曰鉄砲肆。定價二枚頭錢。這是蕃客會計若此耳。客係邦人。則嫖金不異吉原之例云。看官或應疑天下萬物不二價。是公平之法。此坊鬻色特二其價。將無負於公法乎。老人為之解曰。天下唯法能制情。倘無建法。則人慾之私。殆不可得而制止也。雖然此廓係賣色鬻情

八

之地。故不得不遵情而設法也。蓋人各喜其類。詎不言乎。相肖者為伉儷。故破鑵自有綴蓋之偶。鬼王自有鬼女之配。江都風流男子。未必為洛陽佳人所愛慕。吉原上等花妓。固宜蔑視田舍公子。因此推忖。港崎廓內幾百名佳人。豈喜与髮頭長鬚碧眼隆準之客同衾者乎哉。而強為之者。唯那錢神之力是由。古樂府曰。欲求娼樂訪蝦蜓。不若傭工佐渡

州價之不一。不亦宜乎。且聞洋外諸邦娼家。
嫖金甚昂。大妓二三十元。小妓十五元至七
八元。雖賤陋最下之土妓。無有廉於一元者。
然港崎嫖金之廉。冠于萬國。故洋客喜女之
妓而價之低。亡八喜價之昂。於江都。三利市倍娼
妓亦喜洋客之恵。貽不少。夫既無不喜之人。
則價雖不一也。於理無害。於情無碍矣。或曰。
洋客不唯不吝惜。興雲催雨之術。最其所長。

九

炷迷蕩之香。用雙美之藥。是以婦女悉眷戀
洋客云。雖然老人不信之也。南洋澳大利大
島産金極夥。其壙之大。不啻倍蓰佐渡州也。
迷蕩雙美之方。唯有是而已。豈是怯哉。豈是
怯哉。
幇間幾名。擁客而上。岩亀樓上。銀燭如晝。客
就座。鴇兒管樓。管浴以下。来唱賀者。不遑屈
指。各有阿堵之恵。蓋鉅商揮霍也。山海之珍

既列。有酒如泉。有女如雲。歌妓發鶯声。唱曲
曰。知有情郎在。（在色）之痴思不可已。（承知而悦／有横恋慕）
忍毒訴衷腸。（言出從／飽迄母）者奴唯賭一死。（立而不行／貫者不行）
成客丟纏頭。幇間言。咿喲。難有山之鳶鴉。不
佞請泛一太白。阿濱姐代不佞唱一新曲。妓
輙弄川線。整正調。應節歌曰。榮枯不問浪花
城。（葭葦母。浪花乃／浦乃非其而）横湾。春色最關情。（心尽耶。／港崎乃）
（寄邊不定／浮氣枕）夢魂未媚他鄉客。（浮瀬乃床乃夢／且嵤見鞋乃）

（蓄客相公俱。女言。否さゝ。／姐々甚不好女言。賤妾信実）蕃客言。真個紅顔奈
命薄。（実尔若／苦難耐）海滿座齊口唱乘言。好歌曲。不
知何人所作。抑阿姐櫻唇梅喉之妙。使人感
服乎。一歌妓言。是係相公示教。嘗聞相公話。
江都有一個風流才子。動筆捲雲。咳唾生珠。
近作此一新曲。迷殺都下幾百千名佳人。豈
不可妬。一妓言。恨奴不幸。未能面謁這般才
子。想其人温如玉矣。一幇間言。不信除乃公

外。天下有倸風流才子。倘真有之。吾亦将退
三舍。不知姓名如何。妓言。奴不牢認。可喚霞
樓仙客大人幇閒試。仙客天下第一醜漢野
暮骨張。東偏太親王。奈何有如此錦繡手段。
大是可訝。作者戯曰。風聞彼与錦渓老人
謀。将著横濱繁昌記。真使膾裏煨茶。彼醜漢
足未嘗踏横濱之地。井蛙管見。夫何能為。
客言。休説閒話。且擧一巨觥幇閒捧杯熟
視言。此杯題萬壽二字。盖益吉小姐之物。相
公而擧此杯。今年互市利益大吉。是時隔壁
鼓樂撼天。歌妓共言。英客与清商方催踊舞。
相公請看一看。客言罷矣。汝往觀。吾醉矣。雛
妓言。請姑就寝。娘子待久。
刮落的一声開戸。身材短六漢子。身穿藍色
閒道綿衣。腰纏三尺長布帯。肩絞纈手巾。闖
然而入。率尒而問。阿姐在麼。管肆言。非宇治

山姐麼。漢子言。痴呆宇治山姐以挽茶做生
活哩。娼無客者是謂挽茶管肆言。然則芳野姐麼。漢子
言。諾。管肆換簿言。生憎今宵有四位客人。漢
子言。難道蕃客不成。管肆言。那然那然。漢子
探懐丟小銀貨三四個。言。不拘阿姐閒忙。且
斟一杯。急命酒来。管肆唯唯。漢子直進入一
小室。管被輸衾枕。酒肴亦至。娼自行酌。恨声
言。薄情郎。何屢食言。漢子言。吾從前未嘗背
盟。汝何猝出此語。娼言。郎對那話兒未敢背
盟。於儂則否。一發可悪。漢子言。勿吐呆話。吾
游那家。唯見夥伴之面。决無他意。與汝之於
字權的。不可同日而論也。娼指頭撮漢吻言。
可悪那話兒教郎吐妄言。漢子言。權的儍汝
多時。汝勿管我。娼言。儂豈恐權的麼。郎盡一
大白。儂別有一吃緊的話。共衾而語。時楼上
朗声誦詩。不知勤番耶。将書生耶。詩曰。

爐爐無由喫草煙。街頭擊柝四更傳。佳人方結鴛鴦夢。孤客空摩瘦膝眠。

洋人歌曲

洋客所弄樂器多種。此不具載。所唱歌曲。摹仿不易。今録一二如左。

喇吐嗢呞諾嗎呞得嚸嗪。嘪囒馨嚱嗘嘔。[口尾]嗽噠啵嗒嗹。嘚哥嚀咗吻呞吐哈嗹。

譯曰。酒和糖漿。共傾一觴。誰其償値。西番國王。

[口尾]呀嗻咡咪哪喇吱㗊。㖡嗪咩呢的吻咡嗪。嘢嗼咩嘚嗼嗪嘔嗢呞呿嚏。呞喇嚧呿嚷嘻咈嗪。

譯曰。紅樓今夜宿誰邊。儂怯生人難敢前。如牛大爵如鯨飲。竟像猪兒達旦眠。

喇嗼咪哂嘍嚌哥哂。呵呵呵。嗎。喇嗼咪哂嘍嚌哥哂。呵呵呵。

李氏譯之曰。此席那須讓。佳人即上客。張氏譯之曰。敬請小孃。筮宜泰卦。二譯未知孰是。

外蕃官吏

洋外諸邦。有帝。有王。有公侯伯。魯西亞。佛郎西。是帝爵。英吉利。與和蘭。是王爵。特米利堅。合衆國主。非帝非王。称曰大統領。洋名曰伯理璽天德。國制不同故也。各國主所差官員。欽差全權大臣。摂理國事者。號咪呢吋。專掌貿易之事者。曰岡色尓。舶長曰甲必丹。其他各官名称有差云。

本朝原有踏繪之事。蓋防祆教之律。嘗聞米利堅使臣久駐横濱。不還。書信亦無。妻懸々然望。児哌々然啼。有讒之大統領者。曰。公使久居日本。飽喫米飯。歸心既休。不憶家眷之在故鄉。况殿下乎。大統領初不甚信。浸潤膚

受帝成主虎紗領漸惑焉。於是乎期日聚萃僚前官於華盛頓府之公議堂。評公使之忠奸。毀譽各半。無一定之議。紗領又患焉。諫議大夫某進椅颺言曰。殿下未聞乎。日本人設踏繪之法。察難民之詐直。寔為妙策。臣嘗於長崎。見日本船舶。頗悉內景。大橋根安一神像。號曰船玉大明神。蓋天女像而清容所謂菩薩也。艙內別有一神祠。威德赫耀。不可抑

近。其像則臣未能目之。但箕四大神宮一萬度大秡。臣竊惟。誠能遣人日本。求此大秡召公使還。令踏大秡。彼若踏之則忠。不踏則奸。忠則宜賞。奸則宜罰。一舉而玉石不判然矣。大紗領稱善。滿座稱讃不已。傍有一欽差太臣。默而不言。仰天大笑。紗領詰焉。欽差曰。甚矣哉大夫之迂也。其策雖似奇拔。今欲行之則晚矣。此術只可試之於古之木野暮薄鈍耳。

近年世俗日移。木野暮變作半可通。薄鈍變作這畫（這音者。畫訓讀。蛙面注水。馬耳聽風之謂。）滔々者天下皆是。日本人豈憚踏秋者乎哉（秋或作拂。借而不返。是謂寐釋迦。賒而不償。是謂踏秡。蓋浮屠氏之語。）

舶來書籍

西洋書籍。量天測地。講武脩文。百工技藝之書。舶來最夥。非洋學先生。則不能得而讀也。近今英米二國。務脩漢學。在香港上海等處

所刊漢字著書頗多。亦足知全世界之發昌矣。如莫利宋林則徐所著。則不更論。新出書目。推步則談天數學啓蒙。代數學代微積拾級。幾何原本。格物則博物新編。重學淺說。格物窮理問答。智環啓蒙。刀圭則全体新論。內科新說。西医略論。婦嬰新說。廣輿史乘。則瀛寰志略。地理全志。地球說略。萬國綱鑑錄。大英國志。聯邦志略。新報紀事之屬。則遐迩貫

珎。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上海新聞等。老人多未目撃之。姑録耳聞。以備看客参考耳。

洋畫

洋畫有數種。手寫者難多獲。率係鏤刻。近三四十年前。唯有銅版。精巧固非木刻所企。只憾縦横細線。交互錯綜。殆無虚地。不慣見者。以為満紙黒影。唯頼熟視。方知濃淡分明。個々逼真耳。至夫石刻。億萬塵點。簇作物象。無一條剰線。無一點墨汚。而山之高低遠近。樹之疎密蔭翳。人物之生意活動。器什之精妙機巧。無所不至。與寫真之鏡。藥液所影者。彷彿無二。実可謂参造化泣鬼神矣。或曰洋畫雖巧也。至其風韵雅致。則不及唐山者遠矣。此言或然。吾素不解畫事。姑讓大方定評。

十七

壁間無數扁額。鏤金綴珠。大者三四尺。小者五六寸。前面各貼一葉玻瓈版。瑩徹可鑒。裏襯畫圖。各個婉麗精絶。一医生伴數個少年来觀。響扇支頤。一々示教。盖蘭學者誇博識也。医生指道。矮屋數間。椰樹高聳。裸体男子。牽驢往来者。亜弗利加人納涼圖也。千騎蟄列。萬兵雲集。砲烟絪緼。橋背半露。一將軍把旗先登。銃丸殆及馬腹者。拿波崙帝之戰落日橋也。海口幾座砲墩。森立如城。三桅大艦數隻。沈在水底。只現桅尖。敵船来集者。英吉利兵之攻西巴斯多卜児港也。一少年問。那窈窕婦人。抱児者為誰。医生應声答。古児湼里亜問。這嬋娟處女。答。義律薩彼多。問。更一個麗人。答盎那。一少年自傍嘲道。先生得非誦和蘭文典麽。（此医生亦這慇之親王）

十八

玻瓈及僉劉若

洋人愛玻瓈器。貴賤俱用。精粗倶備。酒鍾。茶椀。藥壜。水注。日須器什。至諸種玩巧之品。無

所不有此方製鏡必用銅鑄作方圓之形琢磨使平。更以水銀擦入因以發光。西洋人常用之鏡。皆用玻瓈版裏貼錫箔和以水銀。所以無生銹之患。且可獲大數尺者。友人某生。初遊橫濱。訪一洋客。入室則一人在焉。衣裝酷與生相似。生拜彼亦拜。生揚手彼亦揚手。生道。今日緩福。彼黙而不答。方訝其非人也。諦視則濶四尺高六尺大玻瓈鏡掛在當面。

方纔所見之人。即其影耳。

金水精。係人作之物。昔羅瑪國。一玻瓈匠。偶於玻瓈窯中。誤投銅鐵而塊。二物鎔合。不意生此物。有一富豪見而喜之。購以千金。尓来匠人費心思経試驗。得百作百成之訣。名曰亜方楮隣。蓋天幸之義也。其訣祕而不傳。然近世化學家能悟其理。而後有得而擬製者云。

邦俗呼尋常玻瓈器。不甚精巧者。為美多樂。呼鏨刻彫鏤。精美絶妙者。為義約満。蓋誤矣。臘丁國人呼玻瓈曰皮多倫。語原出于印度云。美多樂者皮多倫之轉耳。語音輾轉。固應如是。義約満洋名洽約満。即金剛石。一名鑽石。非玻瓈也。但洋人琢宝石鏤玻瓈。則以金剛石為鏨鑽之用。其名称之訛轉。亦是之由。老人不觧洋文。這是翻譯書抄録。

乾為金。乾剛健。宇宙萬有。金為至剛。鐵為金之更剛更堅者。玻瓈雖脆而易碎也。百錬之鐵。不能斫一分。得而斫之鏤之者。唯金剛石。故金剛石之剛。無物能傷。金剛石極為難得。豌豆大者千金。雀卵大者萬金。至鴿卵大者。非帝王之富不能購也。其至細者。混在金廣沙石之間。出于印度巴西諸國。嘗聞。印度地方多虵中有一種極靈者。土人豫造大玻瓈

篇。捉只蚍之雌。罩在篇中。安之草莽。隠樹林後。覘其動静。少焉雄蚍至。蜿蜒篇外。抗首与雌相視。然一層玉障。脉々相隔。不能膚接。而綢繆也。於是雄去雌望。不多時。雄蚍復来。口銜一物。将啄玻瓈篇。即時土人突出。開篇放雌。捉雄而奪口中之物。其物即金剛石也。但蚍有毒。觸之害人。抜尓沙摩。檄欖油。底野迦。能解其毒云。

虎

四海昇平。無物不至。虎皮坐席。豹皮刀鞘。獲之亦不難。則不足為奇。唯如活虎。雖西洋諸國。不能常獲。然洋船去年齎豹。今年輸虎。共観于江都之観物場。窃惟虎豹之難獲者既得。麟鳳亦将至矣。嘗聞本草者流之説。麟者鹿属。博物新編作之獺湖。鳳者雞属。洋外諸國共有。非必俟聖人而出也。其言亦似有理。雖然天下不平。則重譯之客不来。遠人不来。則殊方之物不至。故難獲者之得。謂之為昇平之瑞。聖世之祥。亦不為妄誕矣。

横濱繁昌記終

二編 近刻

近刻二編略目

賽日（ソンダク）　日曜日　賭騎（カケノリ）　轉珠盤（タマツキ）　将棋
自鳴琴（オルゴル）　寫真鏡　電氣器（エレキテル）　傳信機（テレガラフ）
馬車　踊舞　葬式　回禄（クワジ）　幻技（テジナ）
牛肉舗　酒食庖厨　綿羊洋客之妾（ラシヤメン）
附横濱地圖

書肆　東京本町四丁目

紀伊國屋源兵衛

静軒居士 著

新斥繁昌記

安政六年（一八五九）江戸克己塾刻本

據安政六年（一八五九）
江戸克己塾刻本影印

靜軒居士著

新斥繁昌記

克巳藏

序

[illegible]

接之嗟親。細酌共譚之。
興勢葉。極畏說而
聞見代梅花之賦。深之
覽者。合頌彼之一山之盡而情
我所寫。諸子謹。大野昭紀。
小島至宗。吉井一郎。鶴德。
白井時中。石田育滋。咏芳
幸因。偶有竹人錄手而已也
安之以之來書
春軒老人識
杏梅生書

新斥繁昌記

江戶癡人　靜軒著

越之爲州東南皆山西帶海而北走所謂扶土千里百二之國米山嶺自海崛起横絶州之中央嶺北隔十數驛彌彦角田两岳屹立聳空阿賀川自奥來信濃川自京至開信濃川合八千八水到新斥而入海新斥原一沙嘴舊稱船江桑海之變沙漸隆地漸拓明暦年間民棄原村從焉（原村今不詳其所）當時闢斥者三氏曰齋藤曰宮川曰伊藤（伊藤氏今絶）太平之澤被及海隅入戸漸密生齒漸滋萬治年中闢渠控信濃川竪三横五以界坊船隻之便四方往還坐而達街南爲頭北爲尾五道分達西一道曰寺坊以佛刹櫛比也其東一道曰古坊此爲驛路又東二道曰片原曰新坊（本或曰坊）極東一道曰他門坊凡三十餘他門東北隔渠得二洲曰捺林曰毘沙門人戸通計一萬寺坊之西瀕海有村曰寄居負龍推出推即海佐渡島可撫矣是此港之槩略也

古坊除四而二三五六皆妓館也錚錚者聚居焉屋宇寛宏華潔壁間掛寶軸爐上裊香烟繡幞深垂錦蓐疊堆視之都下不甚讓步方今色藝兼選歌妓居貴準京都祇園之式售藝色從乃非豪農鉅商則不肯定情以故衆妓自立其下風不能抗禮也雖然有意氣而名躁者執本位不敢降云次錚錚者住熊谷坊不主歌曲多接船客卑屑妓所聚曰脱奔小路略與江都稱切肆者同格他似娼而非者曰被薦似孀而非者曰後家聞昔者無有娼妓寡婦無依者啓酒奉情是爲土妓之起本今則後家殆絶種世所謂八百八孀存名耳鄉典不使被薦穿美服後家則劃居別之八百之稱今不詳其由或言取諸八千八水或言不過稱數之多與呼菜肆曰八百同或然矣妓娼齒爲重典衣飾一新壽儀之費槩上百金云

燈節

漢土以三元（正月十月七月）爲燈節趙宋之世殊重之而正月最盛　皇朝張燈單用七月稱照祖先冥途蓋出於浮屠氏蘭盆之説而與漢異義江都吉原街彩燈雖起於妓玉菊之事亦縁蘭盆之義諸方海口關燈稱港祭新斥燈節是也亦用七月自朔至七日每坊製一大燈爭出新奇數人舉移櫂鼓取勢闔肆廢市設金屏風鋪紅氍毹排宴觴客晝間用山棚代燈夜分殊雜沓人影闐街鼓聲轟天所謂不夜城燃萬枝之燈欠五更之眠第七日晝集衙門外遂循行坊間出海濱而罷至濱則天明

盆踊

燈節既過其十四五六一連三夜男女混雜團欒舞蹈盆旹者諸州皆有之而越最盛遂到今不廢各裁新衣

爭美粧束紅聯紫翩結隊競舞雖不如演戯萬變盡態其揮手扭脚履[illegible]合節千亦一身萬亦一態堪取賞觀謳亦不過一曲節美音者一人爲引大家從和千亦一喉萬亦一腔歌有數種其一曰御祭渠兮白山祠家業覆兮上窮時土音極淫所謂桑間能蕩人心邂逅相遇適我願米唐於其間者多冶遊之子必携狎妓往鴛鴦顔皆迷蝶雙飄衣同其色以照驕奢土俗之習不止幼稚少年爺亦往婆亦顛連僧連祝恙心也似莫不入彀貪不能争美者俗而臂袈裟僧而飄長袖或負筠籠或被蓑薦奇怪百出箇箇取笑那邊舞罷這邊謳起矜色取重者坐宴不出酒酣矣熬不過亦投袂而起七十四橋將蹋頭三十餘坊危顛覆

王

古坊

越多生女而多美盖以其土位陰也妓女温藉略似京女郎而粧色則學江都歌曲亦然温而無姤縱情容淳倖此則與江都反捉負心加呵罰典衣領送情實無有也其言越女美則美不堪土語不雅册息夫人可予曰西施生于越真妃生于蜀果知音吐不齊魯呉王猶亡國明皇亦覆天下舌豈害色乎

聞妓厭客推病而去鴇母冷値不可予曰其職亦由天不共何然其曰未矣他方娼妓或受身値不送情意使客通夜抱後庭較之乎初推病孰非士素餐不知農食力予曰善

妓之母大概假母眞母亦有之聞前尹惡其斅倫下令禁售親生之女是固道理雖然萬俗之結習有理難推者聞奥羽之俗十家生兒九家溺之既育伯仲雖當户亦不洗叔季國主給俸仍不能禁之豈不理難推乎越俗與之反處女受胎雖不知其所私爲誰亦必擧之以故不唯多女男亦多按越人專奉佛慈仁戒殺之所致與然則佛之利益亦大獨怜其俗毀父母靈位一心唯念弥陀是亦斅倫之大者比售親生之女不更可惡乎一美一惡俗尚之結難解者世益多矣故曰禮從俗

四

世界之大何事不有不止售子售妻亦有崔氏教坊記云蘇五奴妻張以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輙隨之[illegible]人欲得其速醉多飲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illegible]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蘇始

[illegible]燭光光金盤逞色玉膾交陳珠璧雜排紅鸞次[illegible]傑味香鮮又薦淡羹傾金博飛兕觥粉頸圍繞幇間笑調絲聲動鼓箭發箇粉頭揮扇起舞纖腰柳裊彩袖鸞飄色態鶴鶩旋轉廻翔嬌媚盡態正是天魔踏影降洛妃破波跳客喝采不已洗爵更酌鶯喉復轉嚻鼓再响谷既[illegible]酔了鬟扶起方纏倒寢快送清凉水旋圍金莛風妓言別來何濶今日甚風吹送客言前月領下編户争

事頑不伏教耽閣度日何等晦氣又遇暴漲突嚮督人夫急加修理功始竣又接府檄至遽率小里正等星馳參府何思獻金之報準士格許賞刀他照銀兩多寡賞賜存案拜恩歸大開壽宴醵客何等混雜慶幸雖大疲困於此況以不得空妓言這等改唄汝府君盟果不令奴家亦叫太太客言休題冷字或遲一日必定拜汝夫人宜預取重勿輕忽視事妓起剔燈照待壁間幅軸現出數行文字來客言誰墨舉眉讀過詩云

八千餘水合走洋七十多橋分界坊人居稠密何熱鬧商帆輻湊自四方絲聲鼓韵除晩轟歌吹之海脂粉鄉嬌嫫嬌糠嬌紅粧坊中多半是女郎就中有撞老娼妓所謂八百八家孀孀婦淡粧娘濃抹嬋妍鬪媚倚羅香洞房春暖鴛鴦被流連莫箇不倒囊誰憐老客情境冷且呼一杯潤枯腸孤枕支醉夢易驚絲竹猶攪月三更

客叱言老賊未死漫費紙筆不唯墨迹拙惡詩亦生疎不堪觀也彼嘗因著鋼仕途貧困難支就食四方浮薄結習老不除弄筆猶嘲人抑可惡矣豺虎不食天投之於有北北地寒氣利害想他能堪否猶可憐

妓落籍多得之於豪客被拉去收山莊則已矣或畜之坊內為外宅妓騙主言徒耗衣食恐其中招罪不如養阿嬌為生理妾得利路君亦省冗費且君得閒來供六易辨豈不兩全乎主依允而廟客進妓乃縱意於其所愛不復抱鬼胎此亦本所恒例著為令久云

孫氏北里志云多有游情者於三典中為諸妓所豢養必踰廟客風間竹人戲作云

菱花更理舊梳粧楚楚新衣生采光廟客誰知來格夜桃邊燒盡返魂香

熊谷巷

船向港落帆喧嗃一聲早拋下鐵錨來長年拜船神羅言萬里破濤片帆無恙豈不慶福顧炊夫言趁早叫他來夫領命急下腳船鑽入渠內催督妓某等率去還䑸只看美人落天擂帆始春桃娉李妹並堆嬌笑言各位康健萬福長年言纔過一年汝等面貌並多生皺莫招媳婦麼妓言是是既看過數孫兒子滿枝多嘲謔間絲曲競起傾倒杯樽想是粉香惱殺波臣去暖响搖動龍城來達堂寺井氏一絕云

港口濤鶩捲晩潮漁舟歸處宿鷗飄此間香粉也為海何事商帆爭擲錨

瞰庵小島氏詩云

將軍柱底粉香生絲竹喧闐月二更一擲休疑腕力健黃金原比鐵錨輕

楚夢一場客披衣起妓言急遽胡然客言載送檀客來

繫船守令客還船空豈得不負荆妓言後來方便必過一夜負心收影莫教納悶容唱諾去會一老人過妓揪往不放言請吃一盃去老人推辭言去寺供花非迷蝶也妓言供花亦功飲酒亦德世間何事不供養不依分説採扠他收門老人拚命脱奔

白山祠

白山祠者新斥土地神也域中極寛祠宇頗宏神柱表立砌墀砥布神門聳石橋跨其間多松翠影映射風絃時起信濃川匯祠下而東注海門檣枝送咿啞之响棹歌傳于喁之韻蘆洲錯出鷗鳥群飛景致可想矣一菴石田氏詩云

神威鎮土肅香壇苔砌塵清露不乾幾樹龍松鱗勃怒白山祠域翠光寒

域内置照夜燈爲行舟之的舟或誤水路遊於羿之彀中也神燈照萬船與佛光照十方一般救濟之船得登彼岸神佛之德其可不仰乎車亭大野氏有詩云

或訝龍燈滹却疑星斗降光明神域裏一點照千艘

白山祭日

江都之候梅花飄桃李綻海棠醉嬌櫻媚紅藥牡丹取次白春北地則花信不觖應曆千紫萬紅一餉簇發予謂譬之乎觀美人彼則各別充選此則一槩供閲各選妾審要嫌孤寒一閲宜熟不免略脱兩全不得雙美難舉理所然也顧夫少壯主情何嫌孤寒老大不過娯眼豈惜略脱我宜舍彼取此老頽情冷者久矣

白山神祭禮春三月夏六月例並用十八日而春殊熱鬧觀者自四方集娼妓盛粧衣飾鬪美千艷萬嬌結伴往賽羅襪張碧臘屐鳴玉步步生香隊隊吐彩顧盼翺翔目挑眉招賽託名耳觀者亦然摩肩疊膝爭欄寓目不暇顧酒滄羹冷也各自批言梅何麗桃何艷杏腮可愛柳腰可寵指點眼走評騭魂蕩豈不把萬紅玩之於一刻與此刻論直亦千金使老眼不勝揉東里市島氏詩云

幾隊佳人蓮步香白山祠上鬪嬌粧這回衣帶多新樣道是江都演戲裝

聞此日妓粧舉體一新纔不襪皮預裁之於客歳中紋理染色極費工夫競取時様走人京師託之織造所以故春欲深脚力窮日力爭刻達之其最快者賞銀數兩次照遲速等差給賞云

世人遊越不得不遊新斥文人遊新斥不得不作詩聞柏木如亭寓新斥最久益製作多有而今不能從多得纔得二云

八千八水歸新斥七十四橋爲六街海口波平吞湊舶沙頭草軟受遊鞋花顏柳態令人艷魚膾蟹鰲開

酒懶莫道揚州留一夢此間何恨骨長埋
六街三市起芳塵路柳墻花一一新此境于今猶入
夢時追七十四橋風
詩佛寄如亭一絶云
八千八水歸新斥七十四橋成六街這箇如亭得意
句雄渾可見寫胸懷
松風鈴木氏新斥雜詠一去
燈光萬點沸歡聲月上湍街簫鼓鳴歌舞夜深猶不
散婆娑弄影向塲行
地宜柳皆高大沿渠駢影舟徃其間殆爲汴河之想千
枝罩春夜之烟萬條遮夏晩之月暎景凉光最可於人

九

半山毛利氏有詩云
七十四橋潮往還佳期恰及艶陽天多情垂柳多情
水送舩來柳繋船
修眉展黛細腰遅態惹時主之惠風霑嬌客之恩露長
袖拂影嫩手攀枝地宜柳柳宜妓山民沼口氏有詩云
一川分作幾灣流無水無時載妓舟八百八嬌何所
是柳濠七十二橋頭
予亦有一絶云
酒戰樓樓無不酣柳枝遮舫影相參柳猶堪數橋堪
數數到裊釵數不堪
鐘樓在古坊東摩沙邪巷創於貞享四年距今凡百七
十五年克庵高橋氏詩云
寶爐猶暖裊雲重翡翠帳中鶯睡濃一枕驚回合歡
夢摩沙邪巷五更鐘

三獻亭

白山祠西有酒肆曰三獻亭聞當初土人買酔似擲三
文錢去因曰三文酒値之賤可以考古也今則妓送客
多就亭開離筵因改之作獻去想是其奉杯献笑啼粧
愁眉使客不勝戀戀之情繡被復煖錦衾終寒勇於割
愛者雖有寡焉
聞一少妓送客歸啼泣不已或解之曰異郷之客一
別萬里山河長隔泣何及妓曰襪未盡猶遣他穿一

十

好衣去豈不遺憾乎非哀別也
一日予披藍山氏誘而遊焉亭臨信濃川彌彦角田二
峰隔水相照使人超然神逝舟破雲出鳥掠波起亭主
乞詩賦此贈之詩云
羅綺餞盃三獻亭鶯歌一疊灣沙鷗水光注檻山光
翠知與行人洗別愁

毘沙門島

其實洲非島也有毘沙門堂因名焉閲古地圖無有此
洲蓋沍沙漸積成之今猶水界其西歳月之久家漸構
田猶墾娼婦從聚今爲一行樂場二酒樓連軒一曰臨
松一曰金龜東帶信川北面于海宿檣可數風帆上欄

眺望甚佳。聞騰翁亦嘗滯游、迹探其詩、絕無而纔得二句。蓋詠此樓之景也。句云、

坐看天末鳥飛、送晚歸船

樓前有蓮蕩、起亭于其中。客追花候、聘妓開宴、自遠望之、眞展采蓮之圖。亭即舟、風運清香、送佳人嬌聲。硯齋大倉氏有詩云、

幾隊蛾眉趁早晨、蓮香蕩裡粉香新、分明欲認認難得、人也是花花也人

予同藍山飲鹽松樓、錦雲爛燦、潤香撲簾、探聞得二十八字書贈主人。主人極有雅致、嘗住江戶廿年、能識文人。乃話都下昔日光景、大盡歡。詩云、

湖蓮開遍錦雲堆、兔雨來時涼靄靆、手揚緗簾放不得、潤香吹盡曲欄風

日和山

非山也丘。巳坊北、一小丘突起、設磴上下。頂纔容十數人。三面施闌、一面竪欅。管人更番登攀、把千里鏡探張商帆舶、有號認其爲誰、報之其館。所館人即走舟迎之。館大小通七十八戶、丘之爲狀、西望佐渡島、翠色可掬。東則羽州之山隱約上掌、烟波澰灩、范帆影明滅、快豁現。走去海可一里、其間曠野范漢、沙丘相傾、林松點綴。南則彌彦山拔、信濃川來、佳景如畫矣。友人竹齋三浦氏有詩云、

雨霽潮頭綠似苔、日和阜上晚開晴、姊脂妹粉催粧急、報道歸帆入港來

和齋白井氏一絕云、

千帆相逐聚沙灣、鷗破晴烟去復還、佐島羽州渾如畫、風光第一日和山

其西有茶毘所。予登此、適人影中張朱繖、問之傍人、言喪家火之。僧來誦經也。知佳人亦化灰、使人起粉髑髏之感。其東北臨海、置街檢貿舶出入、謂之水戶番所。地宜林。檮翠塢小日島氏有詩云、

林檮此地使郎迷、蜜娘姸菓亦姸、想像治粧傚醉態、臙脂潮臉露娟娟

寄居村 杜時寄居 氏住竹

寺坊之西有村、曰寄居。農人開圃種四時之蔬、每朝擔來入市。圃之北松樹爲林、外面幽邃、似無人之境。而酒店依于林中、曰行形亭。塔起數榭、待遊客。客携妓至、松韻和絃聲、空翠滴紅衣。此度舞曲、彼戰豁拳。復堂鈴木氏有一律。其二句云、

松杉影暗孤王廟、絲管聲喧六合庵 庵今没

亭後得稻荷神祠。春夏之交、割烹家就祠之側起棚、青帘招客。

新瀉富魚蝦、固可知。而春鰮秋鮭、此爲最大。漁獨乏鰻鱺。但得之信川者、味極美。而得極少。屠肆所賣、既自奥

州至所謂客魚味之値貴入冬八眼鱣出値甚賤略堪
為下物酒自羽州大山來者為善始不讓上國之佳釀
復堂有詩云
搶港大山新釀船遊人趁早試金船名杯知不七十二
橋上買斷春風是此船
客窗遇重九予亦買一斗樽自壽適茗山三禪皆至予
喜可知矣傾盃談舊茗山念句云秋思濃時吟思動三
禪賡歌曰大山傾處玉山頽盡歡而別

漁

鰮魚為第一漁鮏次之鮏中秋至冬鰮中春及夏東風
始暖堅氷既泮漁人築沙作壁苫覆其上左右開門聚

居于其中爰炊爰寢鰮之來海面鷗聚而起望鳥知伏
事與兵同漁長麾衆速走舟行下網距岸數里闔繞而
叫鰮陥死地不觝脱也左右戮力挽網或偏舟復走建
櫓表識之右偏則分左助之左偏則分右助之網正而
倒櫓當下坊間貧人不論男女争出助力皆赤身褌纔
遮腰下聞助力者不唯受其直網中之魚除鰮魚外分
取為賞錢云漁時觀者麇至於是酒肆就濱起棚風帘
飄雲芳烟走海嬌客拉裙釵來笑語紛劇綺羅成叢地
轉沙漠境閙伍麗網有囊所謂九罭漁者蹈浪叫噪毆
鰮於[illegible]中既挽畢鰮如塵而所得之利一網千金漁人
凱歌觀者撤筵

一日劍客佐佐木某推開稠人迫觀惶忙中漁夫誤
撞之某大怒徑把夫踢翻很拳亂打衆畏不敢聲一
士人前進代他謝罪某顧言汝狄啄無敵視我乎此
試賭勝負士欠身再三推辭夫得空抽身逃去某益
暴跳不肯容士知難推言拙伎不足取對請一試辱
教拈木刀進某叱言與汝併命不双何用幌一幌拔
劍來擊士急跳身閃過走劍迎取搦戰一會某漸漸
刀亂招架不住士喝一聲搶入砍倒觀者爲快喝采
動海是土人口碑所存或言事在慶長年間今不能
詳之古記録所載佐佐木氏號馮寮軒不知何許人
士人荒木氏稱主水羽州山形人後自京師送書於

宮川齋藤二氏云
鮏魚初上漁舟爭先而客載妓來鱗方跳網銀早送囊
鱶鮠交易爲膾為羹各口一味莫不叫傑驚波濺妓衣
漁人口中竊言汝豪客無非不適風味鈎他一嬌笑麼
同人也彼如是而我如是彼皆醉我獨醒安知他日不
葬於江魚腹中我生意亦苦却見詩人弄筆賦漁家樂
境果然使汝披漁蓑何如堪苦我只在八千八水上度
活未試八百八孀風味況那聲妓奈得下筋嗚呼尚志
堂氏味方詠孀一絶云
嫦妹如雲香粉新橋邊柳所趁芳春翠眉不画姿糚
淡別有多情孀婦人

驛道中央東折航信濃川抵沼垂驛海嶠青木氏渡頭口占云

溪流分派信山來傾瀉海門轟萬雷多少商帆鬧如織一帆纔落一帆開

法座

鬻家説法聽者群聚如恒河沙亦足以觀新尓繁昌因錄非毀佛也非謗鄉也讀者知之

本邦佛法之盛數宗分派諸方施化而越多奉淨土新宗其專信之俗猶如僧朝夕頂禮南牟之聲比隣相和按越人温柔敦厚易勸善也但譽之温柔敦之愚痴禮曰温柔敦厚其敝也愚越亦然或人曰然則越無一人知者邪予曰嗚呼是何言我只不過言其敝凡事之敝何獨佛法莊周所謂以仁義竊天下以詩禮發墳墓儒敝亦大矣可憐今之儒以詩文竊名我恐來世之報牛馬難望纔受小蟲之苦而極樂往生不夢見也

新尓佛刹凡二十八新宗居其半住持教化之外客僧月至化度檀家上坐説法因謂之法座其説曰下有十八地獄上有三十六天堂地獄者閻魔大王所治天堂者阿彌陀佛所住佛之本願欲教衆生超昇於天上而受諸快樂乃令衆生發願信心唱佛名必得極樂往生或作惡業亦立消滅執持名號足矣神不足敬也鬼不足畏也祖先在天之靈亦不足祭也

我如是聞至其深理未知何如也

客僧上座謦咳一聲説起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土有世界名曰極樂樓閣以金銀琉璃頗利瑪瑙合成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蓮華大如車輪晝夜雨曼陀羅華雜色之鳥迦陵頻伽等妙音相宜彌陀之本願欲使欲界衆生皆生此國而吃百味之飯食受萬劫之快樂以故衆生發願一心不亂專念佛名及命終之時彌陀佛必來迎雖然諺所謂地獄沙汰亦是金天堂亦無使用乎且其過十萬億土旅錢亦不貲譬今欲遊遠方不帶盤纏何以得至須慮之於生前快捐金錢預種夙緣佛亦不能度無緣衆生欠因緣受快樂理所無也譬之人游新尓嫖妓不破重貨奈得快樂雖淨土異於穢土理則一様汝善男女須觧此道理計之於未死身既荼毘何如得帶錢經曰念佛念法念僧是為三歸依送我金錢即奉佛也千萬男女南牟一口箇箇拋錢婆婆泣下

錄翹楚

隋園云天生人最多生美人最難信哉斯言思夫美人之為美不止面貌之好身材均調姿態嬌媚艷體不可選而美始可稱也夫然矣美人難遇猶如鳳不可得而見與得見孔雀斯可然則雖眉不如蛾首

如蟀手如荑而亦足雖髮不如雲眸如星腰如柳而亦足且人各有所好以我所愛不得強人以汝所憐不能動我自非子都無可選孰復見妓雖遊三都妓院果見妓則未矣況此地强望之雖然蛾眉不無也螓首亦有之星眸不無也荑手亦有之且也娼妓陪莚善歌曲則亦足不必主姿色也略錄所聞見告之於四方豪客庶幾其來游而擲資於其所愛但一見難了況所聞安得畫之且所告之人亦或佞於其所好果知寶視燕石而遺脫趙璧請宜更閲土人花案也

廿七

錄時居士閣筆大哭嗟夫我擲千金不可羅致百函翹楚而一一品騭而客囊索然爭奈得之又大哭窮措大老矣或懷萬金亦奈得其然李商隠嘗言必不來把棒呼狗窮措大與妓女又言不相稱老翁入娼家之二者我兼有之抑可嘆哉或難之曰錄色告人無傷於道乎予曰然矣雖然一張一弛者文武之道語不云乎樂而不淫青樓則公道賣色世人弛情取樂之地擁資者何不來游以取樂笠翁言素富貴行乎富貴人處得爲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娯是素富貴而行乎貧賤矣予則欲使富豪履其道而免錢奴之謗蓋亦一道我豈不義而示之乎

某戒予曰儒說女事固不雅況品妓女不如無筆也予應之曰子則知今儒已詩閲卷曰淑女且孔子不刪鄭衛書亦開卷曰釐降二女易亦初而曰牝馬曰求婚媾儒說女事何不雅且漢之游女益妓見金夫不有躬亦恐妓雖我不儒亦苟學道者書之何難忍熱耆頭巾我所不取也其曰諾於是乎記

阿芳 池田亭 領人傾美而艶嬌豪擅場風流排陣

阿登和 間瀬亭 姿眉清麗天資温柔置人於春風中

阿今 島本亭 妙齡善舞眉目如畫予贈以一絶云玉蕊吹香別占春挑李畢竟眼邊塵三千粉黛渾如沈羅綺叢中第一人

十八

阿八重 會津亭 鶯聲過雲蝶舞生春画美人得魂跳出

阿百 會津亭 艶豊秀麗牡丹凝露知使君王帶笑看

阿市 御亭 年甫十一星眸桃靨輕妙度舞所謂寶貝

阿代 會津亭 亦未破瓜眼凝秋水眉画春山舞曲並巧

千代梅 藤田亭 美音妙彈善度常盤津曲

阿秀 木葉亭 姝色纖妍風度超群

阿芳 瀬戸物亭 濯濯春柳香烟薫月

阿志女 敦賀亭 粧妍靚雅嬌舞生花

阿末 會津亭 擧止閑都品格貴嬌芙蓉出水

阿千代 臨亭 海棠方醉宜把燭照

阿安 小熊亭 舞蹈輕便揚花因風

阿北 湊亭 風情綽約善按舞曲

阿銀亭（會津）手選三絃之操態不愧嬌之一字
阿総（梅亭）梅花獻笑鸞喉轉玉
阿蔦亭（田巻）清瘦怯風瞳人點漆
阿市亭（遠藤）姿眉嫚婷光彩動人
阿琴亭（上村）蘭身蕙才風流自命
阿雛亭（加賀）荼蘼殘餘春猶令蜂蝶顛
阿代亭（當銀）善按舞善擫笛才賽姿色
阿繁（鹽亭）綽態柔情濵陽三過壓倒一場
阿鹿亭（金澤）傾身玉立風情綽約
阿虎亭（加賀）輕盈妍好善度歌曲
阿蓮亭（佐渡）天然韶秀顧影自憐
阿半亭（勝見）豔冶嬋娟顧眄自憐
阿傳亭（加賀）口訥手敏唱則雲留彈則魚驚

十九

世知下総有莊五郎而不知越亦有莊五郎惜其湮滅

贅記（事見太平年表）

涌井氏名英敏字某初稱藤四郎後更莊五郎其先越前士族避亂於佐渡寛永年間其孫某移越後爲民住新斥賣兵器開布鋪其四世之孫曰英信生英敏英敏性直氣豪以信交友輕財周貧衆推長者天明壬寅州主課民出金其數若干兩分爲二俟來歲納其一而翌年天下凶歉賈舶不至米價翔踊資財不通民窮不能辨措池文右衛門者刻薄掌坊政其饕恣殘忍督促不火貸英敏憤而恤之竊與衆謀欲告訴延期坊吏察知詗英敏以朋黨之罪衙尹石垣佐野二氏常與坊吏通關節便捉英敏下獄於是鄉勇奮起各操器械結隊殺進蓋欲奪英敏且仇於所怨也坊吏惶恐報知其由二尹急率兵丁來防而鄉勇權太郎三四郎善七等驍勇善戰衙兵抵當不得紛靡四散猛聽炮聲數發石垣氏躍馬逆出衆碎易欲逃有黑裝束者麾衆叫聲空炮不足畏也舉劍取石垣氏石垣氏戰不敵囬馬便走佐野氏在後隊令言虛炮不爲用速下鉛子炮復發權太善七竝立斃黑裝束人令衆來屋擲薪木（此地所用形圓而實）薪如雨不能復裝炮衙兵遂敗衆捉池氏打殺危之毀仇家

二十

凡十數戸實八月廿六夜也天明鄉勇潛迹衙兵委頓果不能撿索入夜鄉勇復起石垣氏出黑裝束人迎戰石垣氏殆危其僕辛藏自背後來救黑裝人顧叱一刀斫翻石垣氏纔得脫衆擒佐野氏將殺之黑裝人令鞭放之蓋慮後之何如也石垣氏急放英敏使之勸解衆怒未征而鄉勇既散乃糺治犯罪英敏擔當以身代衆須藤規方座規方稱佐次兵衛罪歸二人遂解本城收獄黑裝人亦被逮其人姓五賀氏稱野右衛門終身於獄云翌年甲辰以某月日首犯服刑二人從容就死泣有絶命詞石垣佐野二氏奪職幽家坊吏某等竝譴逐嗚呼殺身成仁英敏皆可謂仁而傑者也

錄文藻

有其實而其名澌盡不可惜乎今錄所得示之世如
柳灣竹沙菱湖則世既知爲新斥人因略北海穆翁
仲勉世既遠則幷錄光其鄉云

北海片山氏名猷字孝秩家世農至北海始好學年甫十八游京師爲儒家屢空至性事父寓大阪游事於岸和田侯受其廩給寛政二年辛亥年六十八

穆翁五十嵐氏名俊明字方德一號孤峯敏達好學以入京以詩稱畫名殊躁既歸鄉寶曆中越大飢傾資賑貧天明元年沒壽八十二

片原名元誠字仲勉穆翁子從父學畫別出機杼適京師名動輦轂下歸鄉死天明甲辰十一月也年三十九

三男長曰主膳即竹沙也

克明田中氏儒今不詳

侃齋石川氏名轄字公乘俗稱龍助予誌其墓

樵堂侃齋男名某字某稱佐太郎善畫殊巧花鳥兼善書先父卒

洲尾岩田氏名恕卿字忠治未弱冠游信州松本城寓龍田梅齋家遂出江都入古賀氏之門學業大進某歲再來松本城將西游既發途嬰病反松本而沒文化十三年八月也年廿五

藤田氏名愚字某行迹不詳有荊山集今抄一詩云

一蓑驟雨濕青苔窓扇推時夜色催螢火似擕燈火細流光點點照書來

龜井氏名津平精算術聚徒教授後從百川氏某受訣乘除之法比世所用極簡新斥商賈至今皆用其法稱龜井算

三村氏稱雄之助好學能詩

白井氏號華陽能畫著畫乘要略

玉木氏名勝良稱彥兵衞好國學善歌

釋與雲住持善導寺善書菱湖初從師學

釋活湛住宗現寺得拈花之宗旨鄉人歸依

釋鐵龍與雲弟子嗣衣鉢能畫巧山水

釋不退院新宗精其學鄉人尊崇

力士鷲濱漁家子適江戶爲谷風弟子後更名玉垣

鑑亭北村氏善俳諧

鷲洲長野氏又號江西善俳句

白井氏直道予誌其墓

江口氏號善平好文雅築別館待客文墨之士來游者莫不投焉當初擁資者槩好文愛客今則專擅鄉之稱者莫解一丁字者抑可憐矣

井上氏稱仙右衞門號白仙予誌其兆

錄孝

仁者人也人之爲人之道必始于孝可資以事兄可

貧以仕君可貧以交友禮義忠信皆由孝成而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智亦以孝爲始乃孝而子可稱子人可稱人故曰子者男子美稱細論之則莫違禮而孝不失敬而孝唯病之憂而孝知色之難而孝仕士之孝戰没不顧處士之孝身體唯全當事爭觀色諫孝道之大士君子猶苦難行匹夫之孝其可不敬乎是以　官賞賜旌其閭閭得之而光鄉得之而光國得之而光今錄之光新斥云

工人市郎兵衞早亡父母善事祖母寬延三年　官賜銀二枚

盲人清一至性養父延享元年賞銀五挺

寡婦阿豐善養舅姑寶曆六年褒銀十枚

寡婦阿曽與善事舅寶曆五年賜粟廿苞

處女阿野登住江戸以孝聞賞錢若干緡

善助初仕町田氏後町田氏老且病移養之於家延享元年賜銀五挺

傘工長九郎以孝聞天保甲巳賞銀五餅給俸一口

松浦氏久藏事父至孝弘化丙午褒銀五枚

漁人数太郎善事父母及祖父弘化丁未賞銀三枚

菜丁由之助至性養母弘化戊申褒銀三餅

三國屋音藏孝于母忠于主人賞賜銀五枚給俸一口

寳安政己未春二月也予適新斥賦此贈之詩曰

白首窮經竟堪耻　黄金買爵抑何榮

一人忠孝萬人悦　不啻朝家録姓名

浪華石田氏　編

長崎入船便覽

天保十三年（一八四二）大坂刻本

據天保十三年（一八四二）

大坂刻本影印

唐船
蘭船

長崎入船便覽

浪華 石田氏藏版

序

夫唐方紅毛年々崎陽入着之船數或月日或積荷其源委記載處一書未見其及年歷紛然殆益卻其吏欲探傾首雖勞精神暨不能分明何擬此遺憾者預其吏不有不極予年來發其志寫所集帖及數十今加再吟一卷爲小冊則稱入船便覽然舊古紛然且拙筆不及故恐有書落謬乎熟觀君子唯願許貽而已

元保壬寅初春

浪花石田氏謹識





○異船入港之記

享祿三庚寅年夏豊後國府内ニ始テ黒船來ル大友宗麟ニ鉄炮二挺ヲ献ス○天文十辛丑年七月廿七日唐船一艘豊後國神宮寺浦ニ着岸ス乘組二百八十人○同十二癸卯年八月七日豊後國府船五艘來着ス同月廿五日大隅國種子嶋ニ黒船一艘來着ス○同十三甲辰年大隅國熊ノ浦ニ黒船着岸ス○同十五丙午年豊後國佐伯浦唐船着岸ス○同十八己酉年豊後國臼杵浦ニ黒船着岸ス其後島原ロノ浦大村横瀬浦福田浦或ハ平戸浦ニモ着岸ス○同廿辛亥年豊後國黒船着岸シ大友宗麟ニ石火矢ヲ献ス○永祿元戊午年唐船一艘長崎ニ着岸ス此時小島備前守上使トシテ下向ス長崎甚左エ門竊ニ備前守ヲ殺害シ逐電ス跡大村理專領主トナル○同十丁卯年八月廿三日加里用陀船一艘長崎ニ着岸ス○同十二己巳年黒船戸町浦ニ着岸ス○慶長五庚子年阿蘭陀船一艘始テ泉州堺浦ニ來ル○同十三戊申年始テ平戸ニ來ル是ヨリ年々來ル○寛永十二乙亥年唐船入津長崎ニ極ミル他所往來スルコト御制禁○同十三丙子年日本ヨリ異國ノ渡海御停止○同十八辛巳今年ヨリ平戸江入津ノ阿蘭陀船長崎湊江入津ニ極ル

南京 夏門 寧波 近代船号大略

永泰	大順鵤	大万安
永興	金得勝	皆吉
鵤利	金全勝	源宝
金源盛	永宝鵤	永祥
永豊鵤	日新鵤	永茂
恒順	恒泰	元利
常々慶	大万領	壽昌
得泰	全慶	源發
源興	宝泰	得宝
太平		

○入津船數畧記

○唐船合印　寛永十八年ヨリ
●蘭船合印　安永八年マデ

年	干支	○	●
寛永十八	辛巳		九
十九	壬午		五
二十	癸未		五
正保	甲申		八
二	乙酉		七
三	丙戌		五
四	丁亥		四
慶安	戊子	二十	六
二	己丑	五十九	七
三	庚寅	七十	七
四	辛卯	四十	八
承應	壬辰（唐船一艘[illegible]）	五十	九
二	癸巳	五十六	五
三	甲午	五十一	四

年	干支	○	●
明暦元	乙未	四十五	四
二	丙申	五十七	八
三	丁酉	三十九	十一
萬治元	戊戌	四十三	十
二	己亥	六十	八
三	庚子	四十五	五
寛文元	辛丑	二十九	七
二	壬寅	四十二	八
三	癸卯	廿九	六
四	甲辰	廿八	八
五	乙巳	三十六	十二
六	丙午	三十七	七
七	丁未	三十三	八
八	戊申	四十三	九
九	己酉	三十八	五
十	庚戌	三十六	六
十一	辛亥	三十八	七
十二	壬子	四十三	七
延宝元	癸丑	二十	六
二	甲寅	廿二	六
三	乙卯	廿九	四
四	丙辰	廿四	四
五	丁巳	廿九	三
六	戊午	廿六	三
七	己未	三十三	四
八	庚申	廿二	四
天和元	辛酉	九	四
二	壬戌	廿六	四
三	癸亥	[illegible]	三
貞享元	甲子	廿四	五
二	乙丑	七十三	四
三	丙寅	八十四	四
四	丁卯	百五	三
元禄元	戊辰	百七	三
二	己巳	七十	四
三	庚午	七十	四
四	辛未	七十	三
五	壬申	七十	四
六	癸酉	七十	五
七	甲戌	七十	四
八	乙亥	六十	五
九	丙子	七十	四
十	丁丑	七十	六
十一	戊寅	六十六	七
十二	己卯	六十九	五
十三	庚辰	五十三	五
十四	辛巳	五十六	四
十五	壬午	八十	四
十六	癸未	八十	四
宝永元	甲申	八十	四
二	乙酉	八十	四
三	丙戌	八十	五
四	丁亥	八十	四
五	戊子	五十九	三
六	己丑	五十四	四
七	庚寅	五十一	四
正徳元	辛卯	五十七	四
二	壬辰	五十九	四
三	癸巳	四十	三
四	甲午	五十一	三
五	乙未（當年ヨリ紅毛二艘ニ限ル）	七	三
享保元	丙申	七	二
二	丁酉	四十三	二
三	戊戌	四十	二
四	己亥	[illegible]	[illegible]
五	庚子	三十六	二
六	辛丑	三十三	三
七	壬寅	三十二	一
八	癸卯	三十四	二
九	甲辰	二十三	一
十	乙巳	三十	二
十一	丙午	四十三	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元文	二	三	四	五	寛保	二	三	延享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廿二	○廿三	○卅一	○卅八	○卅八	○廿六	○廿八	○卅一	○廿九	○十六	○五	○五	○二十	○廿五	○十四	○十五	○十五	○二十
●二	●二	●二	●二	●一	●二	●[illegible]	●二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四	寛延	二	三	宝暦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二十	○十	○十	○十二	○十三	○十	○十二	○十五	○廿五	○廿四	○十二	○七	○十二	○十四	○十八	○十二	○十三	○十五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二
				寅年ゟ唐船十艘之極ル								寅年今年お除 御停止					

十三	明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安永	二	三	四	五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十三	○十四	○十二	○十二	○十二	○九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三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二	●二	●二	●一	●二
						寅年ヨリ唐船十二艘ニ限ル							

○右年数百三十六ヶ年ゟ唐紅毛入津船数略記
是ゟ安永六丁酉年に続く
○寛永十八年ゟ天保十三年迄
年数弐百弐年ニ成

安永六
丁酉
夏至　五月十六日
冬至　十一月廿二日
白露　八月九日

○二　春船　二月十六日（大坂呈状）
○四　夏、同　六月廿三日
○四　冬、同　十一月二日

大坂呈状　七月廿二日

●二　紅毛

白　八十万
小　九万六千斤
丁　五千
錫　八万
紅　同斤

同七
戊戌　[illegible]
五月廿八日
十一月三日
閏七月十六日

○四　二月廿一日
○七　六月廿五日
○五　十月廿六日

●二　八月晦日

白　八十万
小　十二万
丁　壱万五千斤
香　壱万七千斤
錫　十弐万
荒　弐万

天明元 辛丑 ▲五
五月四日
十一月七日
七月十七日
○二 二月十一日
○六 六月朔日
○四 十一月晦日
●一 六月廿七日
白 五十六万
小 弐万七千
丁 八千
錫 十三万
紅 十万
哈 三万五千
蘇 七万三千

同二 壬寅
五月十二日
十一月十七日
七月廿九日
○三 三月四日
○一 六月晦日
○五 十一月廿一日
△欠年

同三 癸卯
五月廿三日
十一月廿八日
八月十日
○二 二月五日
○五 六月十八日
○九 十月廿五日
●一 八月四日
白 六十四万
小 四万
丁 一万六千
錫 弐十万
紅 四十万
彩 三万八千
蘇 [illegible]

同四 甲辰 ▲六
五月四日
十一月十日
七月廿一日
○五 閏正月五日
○五 五月廿二日
○八 十一月十九日
●二 七月七日
紅毛一艘ハ行方不知
白 四十五万
小 十弐万
丁 四千
錫紅 四万ゝ
あ 壱万五千
氷さ 五万
蘇 六万

同八 己亥
五月九日
十一月十四日
七月廿六日
○二 正月晦日
○五 六月十六日
○五 十一月十五日
●二 七月九日
白 八十八万
小 九万六千
丁 壱万四千
錫 八万
省 壱万五千
蘇 七万

同九 庚子
五月十九日
十一月廿六日
八月七日
○五 二月三日
○二 七月十二日
○五 十月廿七日
●二 七月十二日
白 百万
丁 八千
錫 十弐万
小 十万
蘇 五万五千

同五 乙巳
五月十五日
十一月廿日
八月二日
○四 二月十一日
○三 六月廿五日
○四 十一月二日
●一 七月十九日
白 六十万
小 十七万
丁 壱万
錫 十二万
紅 八万
胡 三万五千
蘇 四万

同六 丙午 ▲九
五月廿六日
十二月朔日
八月十四日
○一 二月廿八日
○四 六月廿七日
○六 十月廿日
●二 八月六日
白 百廿万
小 丗五万
丁 壱万二千
錫 十六万
紅 十七万
母丁 壱万四千
蘇 十万

同七　丁未
五月七日　十二月十二日　七月廿五日
二月廿日　六月十日　十二月廿八日
○四　○五　○四
●二　七月廿四日
白　百万
小　七万四余
丁　壱万余
錫　十壱万
紅　四万
蘇　八万

同八　戊申
五月十八日　十二月廿四日　八月六日
二月十三日　六月九日　十二月三日
○三　○五　○一
●二　七月十四日
白　百十万
小　卅九万
丁　壱万余
錫　十六万
紅　十三万
蘇　四万

寛政元　己酉　▲六
五月廿八日　十二月五日　七月十六日
二月十七日　五月廿九日　十一月廿日
○一　○九　○五
●二　壬六月十八日
白　百卅六万
小　廿四万
丁　壱万五余
錫　四万
紅　十三万
蘇　壱万余

同二　庚戌
五月九日　十二月十六日　七月廿七日
二月廿五日　六月十一日　十一月廿日
○一　○七　○四
●二　七月廿一日
今年より紅毛一艘宛
白　六十四万
小　廿一万
丁　八千八百
錫　四万
紅　三万
蘇　壱万六千

同三　辛亥
五月廿一日　十二月廿六日　八月九日
二月十八日　六月十日　十一月廿五日
○二　○九　○一
△
当年より唐舡十三艘
御定法商売より
拾艘宛

同四　壬子　▲三
五月三日　十二月八日　七月十九日
二月十四日　五月廿六日　十一月廿日
○三　○八　○五
●二　七月十六日
白　七十二万
小　十六万余
丁　六千五百
錫　三万二千
紅　一万三千
蘇　三万二千

同五　癸丑
五月十三日　十二月十九日　八月朔日
三月十六日　七月廿六日　十一月廿九日
○一　○四　○三
●二　七月八日
白　七十二万
小　六万
丁　壱万
錫　三万二千
紅　一万三千
蘇　一万七千

同六　甲寅　▲十一
五月廿四日　十二月廿九日　八月十三日
正月廿八日　七月廿日　十一月十三日
○三　○一　○五
●二　七月十日
白　七十二万
小　十六万
丁　一万二千
錫　二万四千
紅　八千
蘇　三万四千

同七 乙卯
五月六日
十月十一日
七月廿三日
○一 二月十八日
○四 五月廿五日
○八 十一月二日
六月十一日 二
白 七十二万
丁 一万六千
小 十六万
湯 四万
胡 六千
薬 一万九千

同八 丙辰
五月十六日
十一月廿三日
八月四日
△
△
○三 十二月七日
△ 尚五月ニ入 紅毛大小破

同九 丁巳 ▲七
五月廿七日
十一月十六日
壬七月十五日
○三 二月廿日
△
○八 十一月廿八日
六月五日 二
孫盛市 阿仁出ル
白 四十万
小 武万七千
丁 一万六千
湯 三万
阿仁 二千五百
薬 武万

同十 戊午
五月八日
十一月十五日
七月廿六日
○二 三月三日
△
○八 十二月十四日
六月十四日 二
紅毛船破舟ス 翌未ノ年ニ出航 延引
白 四十万
小 四十、万
丁 武万四千
湯 四分
胡 八千
薬 一万五千

同十一 己未
五月十九日
十一月廿五日
八月七日
△ 永泰・元利 常度大万船・永豊
メ破船 唐人二百卒 七人殺
○七 七月朔日
○二 十二月十四日
六月廿日 二 ・小船一
此年紅毛破舟ス 尚未ノ月出航ス
六月十三日来ル
白 武十万
小 四千
丁 武万四千
湯 壱万六千
薬 武万五千

同十二 庚申 ▲四
五月朔日
十一月七日
七月十八日
△
○五 五月九日
○八 十一月十七日
翌四月八日 六月朔日 二
本船八例ニ積荷 余毛孫紅之 三万丁子迠持出ル
[illegible]
白 五十五万
小 八千
丁 四万
湯 武万四千
紅 四千三百
薬 壱万二千

享和元 辛酉
五月十二日
十一月十七日
七月廿九日
○一 三月十四日 表紙尚年限リ
○五 五月廿九日
○八 十一月廿五日
六月十三日 二
白 廿万
小 八千
湯 四万
丁 ふ〻
肉豆 三千
薬 八千

同二 壬戌
五月廿三日
十一月廿八日
八月廿一日
○五 六月十日
○六 十二月四日
七月十四日 二
白 百四十万
小 三万
湯 五万二千
疵 二万
丁 ふ〻
薬 三万五千

同三　癸亥　▲六
五月五日　十一月九日　七月廿二日
○二　六月朔日
○八　十一月廿二日
•二　七月六日
享和二破•　七月十二日焼
白　百十七万
小　三万
錫紅　七千六百斤
香　七千五百
胡　壱万
丁　赤 ｜
蘇　四万六千

文化元　甲子
五月十五日　十一月廿一日　八月三日
○五　六月十三日
○七　内一破　○内破之　十一月廿六日
•二　十一月七日
白　百十万
小　十万
丁　三千八百
錫　六万四千
玎　七千
胡　八千
蘇　六万

同二　乙丑　▲八
五月廿五日　十一月二日　八月十四日
○四　内一破　去寅二月十五日入津　右延引　六月十九日
○八　十一月十日
•二　十一月廿六日
白　七十五万
小　四万
丁　壱万二千
錫　二万四千
香　五千
胡　八千
蘇　二万七千

同三　丙寅
五月六日　十一月十三日　七月廿五日
○四　内一破難船　是二破破之　七月朔日
○六　十二月二日
•二　六月廿六日
白　百万
小　九万
錫　二万
玎　一万二千
丁　壱万
蘇　三万

同四　丁卯
五月十八日　十一月廿四日　八月六日
○三　六月廿日
○六　十二月十六日
•二　六月廿二日
••
白　八十五万
小　六万四千
丁　壱万
錫　四万
蘇　一万六千
蘇　三万

同五　戊辰　▲六
五月廿九日　十一月十六日　七月十六日
○六　内三破　○破之　閏六月四日
○五　十一月廿一日
△

同六　己巳
五月十日　十一月十六日　八月廿八日
○六　六月廿二日
○六　十二月二日
•二　六月廿二日
丁子壹艘一百五十日
壹分壹直
四百廿日出帆
白　四十八万
小　四万
錫　五万
丁　二千四百
蘇　赤 ｜

同七　庚午
五月廿一日　十一月廿六日　八月八日
○五　六月廿九日
○六　内一破　二月七日入津　十二月十六日
△

同 八
辛未 ▲三
又月三日
十一月七日
七月廿日
○四 六月三日
内一艘翌申三月十日紀…
○七 十二月二日
△
紅毛之宋唐方へ
往文船商売紅
丁子●姆丁子九嵗
初而持渡ル
●

同 九
壬申
又月十七日
十一月十八日
八月朔日
○七 七月十一日
○七 十二月十四日
△

同 十
癸酉 ▲十二
又月廿四日
十一月晦●日
八月十二日
○四 七月十八日
○六 至十一月廿一日
七月二 ●弐
紅毛五ケ年目名
[illegible]
[illegible]
白 百四十斤
小 二万
丁 壱万数斤
錫 七万
紅 又万
鉄丹 弐斤
肉豆蔲 壱万
蔲 三万四千斤

同 十一
甲戌
又月又日
十一月十一日
七月廿三日
○四 六月二日
○五 十二月二日
七月廿七日 二
白 八十三万
小 七万
丁 弐斤
錫 二万
紅 十弐万
蔲 弐万四千斤

同 十二
乙亥
又月十六日
十一月廿二日
八月六日
○六 六月十四日
○五 十二月十日
永成八是州下田へ漂着子四月
六日兵庫へ着九又月十二日
長崎へ入津
△
●
●
●

同 十三
丙子 ▲八
又月廿七日
十一月三日
八月十五日
○六 六月廿六日
○六 十二月六日
△

同 十四
丁丑
又月八日
十一月十五日
七月廿八●日
○二 七月七日
○四 十二月四日
七月八日 ●二
紅毛船か
女連渡ル
白 九十五万
小 八万斤
錫 十一
紅 七万斤
胡 一万又斤
丁 [illegible]
蔲 四万六千斤

文政元
戊寅
又月十九日
十一月廿五日
八月六日
○四 九月九日船大延引
十一月廿八日
○五 十二月廿一日
七月九日 ●二
白 百万
小 八万
丁 壱万二千斤
錫 又百
紅 四万
母丁 六千斤
蔲 三万七千斤

同二　己卯
五月二日
十一月六日
七月十八日
○二　六月五日
○六　十月廿八日
六月十四日
●二
白・前　万
小　八　万
丁　九千五百
香　斤
陽紅　二万
荳　三万

同三　庚辰
五月十二日
十一月十六日
七月廿九日
○五　六月十二日
○五　十二月六日
六月十八日
●二
白　百廿万
小　八　万
丁　一万三千
香　五千五百
陽紅　万
胡　二万
荳　六万五千

同四　辛巳
五月廿三日
十一月廿八日
八月十日
○四　内二艘　[illegible]　七月四日
○四　十二月十六日
七月[illegible]
●二
⊕　紅毛[illegible]
白　百廿万
小　八　万
丁　九　万
陽　武　万
紅　一万六千
香　三千五百
荳　五万五千

同五　壬午
五月四日
十一月十日
七月廿一日
○二　六月廿日
○六　十二月十日
内一艘[illegible]
六月十七日
●二
白　七十八万
丁　九千六百
小　十五万
陽　三万五千
紅　武　万
[illegible]　一万二千
荳　六　万

同六　癸未
五月十五日
十一月廿一日
八月三日
○二　内壱艘[illegible]　七月十五日
○六　十二月八日
七月十日
●二
白　七十万
丁　壱万
小　十六万
[illegible]　壱万五千
陽紅　壱万六千
荳　七　万

同七　甲申　一八
五月廿六日
十一月二日
八月十四日
○四　内一艘[illegible]　七月五日
○五　十一月十八日
七月六日
●二
白　九十三万
小　九　万
丁　五千
香　六千
[illegible]　壱万
陽紅　二万
荳　四万

同八　乙酉
五月七日
十一月十六日
七月廿四日
○四　六月十日
○六　戌正月九日
六月廿六日
●二
白　七十二万
小　十武万
丁　壱万
陽　三万五千
香　五千五百
[illegible]　六千
荳　[illegible]

同九　丙戌
五月十七日
十一月廿四日
八月五日
○三　七月七日
○五　十二月十八日
七月四日
●二
白　六十八万
小　十五万
陽　二万七千
丁　壱万
[illegible]　六千
香　二千五百
荳　武万二千

同十 丁亥 ○六
五月廿八日
十一月五日
七月十七日
○四 閏六月八日
○六 十二月六日
二 閏六月九日
白 六十万
小 十三万
丁 壱万三斤
錫 二万
胡 壱万
価 八千
薬 七万六

同十一 戊子
五月十一日
十月十六日
七月廿七日
○三 六月十五日
○五 正月元日
七月朔日 壱
八月十二日長崎大風
紅毛船十番入 吹上ケ
又三社丸焼失
白 廿七万
小 十四万
丁 二万三斤
錫 四万
氷ざ 二千[illegible]
紅 五千
薬 二万五斤

同十二 己丑
五月廿一日
十一月廿一日
八月九日
○三 七月十三日
○五 十二月十三日
二 七月廿六日
去年ゝ紅毛
当正月十日出帆
白 七十八万
丁 一万二く
錫 三万七斤
小 十四万
紅 八斤
薬 九万六さ

天保元 庚寅 ○三
五月二日
十一月八日
七月廿日
○四 六月廿八日
○六 [illegible]日
二 六月十九日
白 七十二万
小 十七万
丁 壱万
錫 四万
胡 六千
紅 五千
薬 八万

同二 辛卯
五月十三日
十一月十九日
八月二日
△
○五 十二月十七日
二 七月三日
白 [illegible]万
小 十二万
錫 三万
丁 壱万
江 六千
蘭 千四百
薬 八万六[illegible]

同三 壬辰 ○十一
五月廿四日
十月卅日
八月十二日
○四 六月廿四日
○五 十二月四日
二 七月廿日
白 七十四万
小 十八万
錫 三万
紅 壱[illegible]
丁 [illegible]
薬 八万

同四 癸巳
五月五日
十一月十六日
七月廿三日
△
○六 内一艘渡唐
十一月廿九日
二 六月十六日
白 卅四万
小 十一万
錫 五万
坂 壱万
丁 [illegible]
薬 五万

同五 甲午
五月十六日
十一月廿二日
八月四日
○四 七月廿七日
内二艘渡唐一艘 八月廿二日着船
○六 十二月十七日
内壱艘翌未三月廿四日着船
二 七月四日
白 四十万
小 十一万
丁 五千五百
錫 四万
胡 壱万
薬 十一万

同　六
乙未　七
五月廿七日
十一月三日
至七月廿五日
○四　七月九日
内一艘宗戻り
○五　十月廿九日
●二　七月朔日
白　四十万
小　廿一万
湯　五万
紅　五千七百
丁　ふし
蘇　十二

同　七
丙申
五月九日
十月十四日
七月廿六日
○二　六月下五日
○六　十二月二日
●二　六月十六日
白　四十万
丁　三千
小　十二万
湯　六ふ
紅　九
蘇　十万

同　八
丁酉
五月廿日
十月廿日
八月七日
○三　七月十四日
○六　十二月廿四日
内一艘大黄四万四千斤井州八ツ、大黄入
又一艘、井州八ツ、大黄入送称毋之
●二　七月十二日
白　四十万
丁　三ふ
湯　四万
小　十万
茴　九ふ
蘇　九万七千

同　九
戊戌　四
五月朔
十一月六日
七月十八日
△
○六　十一月廿五日
内二艘宗戻
●二　六月十日
⊕ 唐物商売戻り
白　四十四万
小　十万余
丁　三ふ
湯　四万
紅　五千
蘇　十五万

同　十
己亥
五月十一日
十一月十七日
七月廿九日
○四　七月朔日
○六　十二月廿四日
内壱艘行方不知又一艘難破ふ
破船又荷物おく上ル
●二　七月三日
白　四十六万
小　十二万
湯　五万
丁　ふし
茴　五千
蘇　十二

同　十一
庚子
五月廿三日
十月廿八日
八月十一日
△
○五　十二月五日
内一艘行方不知一艘十二月二日知ル
●二　七月六日
白　卅七万
湯　三万七ふ
小　九万
紅　六ふ五百
丁　ふし
蘇　十二万

同　十二
辛丑　四
五月四日
十一月十日
七月廿一日
○三　六月十四日
○四　十二月廿七日
△
同十月⊕唐物会所
同　十三
壬寅
五月廿四日
十一月廿一日
八月二日
△
○四　十二月廿一日
●二　六月廿二日
白　六十五万
小　弐十万
丁　壱万
湯　八万
姻　七千
蘇　十二万

弘化元

同 四	癸卯 △九	六月廿六日 十一月二日 八月十六日	〇二 七月十六日	〇四 十二月五日	二 七月十六日 白[illegible]

同	甲辰	六月[illegible] 十二月十六日 七月廿六日	〇三 七月八日	〇[illegible] 十二月廿六日	二 六月廿六日 白[illegible] 小[illegible] 鶏[illegible]

弘化 二	乙巳	六月十六日 [illegible]	〇二 [illegible]	〇三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白[illegible]

同 三	丙午 △大	六月廿六日 [illegible] 七月十一日	〇三 [illegible]	〇[illegible] [illegible]	二 六月廿八日 白[illegible]

嘉永元

同 四	丁未	六月十日 七月廿六日 十二月十六日	〇四 △	〇 十二月廿八日	二 七月[illegible] 白[illegible]

同 [illegible]	戊申	六月廿六日 八月十日 十二月廿七日	〇二 八月[illegible]	〇三 十二月廿六日	二 七月廿六日 白[illegible]

嘉永 二	己酉	[illegible]	〇三 七月[illegible]	〇[illegible] [illegible]	二 六月廿九日 白[illegible]

同 三	庚戌	[illegible] 八月[illegible] 十二月十六日	〇一 七月十六日	〇四 十二月廿八日	二 六月廿六日 白[illegible]

門　辛丑　十二月　六月廿六日

五月廿八日　八月十七日　十二月廿八日

○　○　△　八月十七日　...

○　二　...　白糸　小二十方　丁　...

門　又　壬寅　十二月　...　五月　八月　十二月

○　○

●　二　六月十七日　白糸　丁...

右當壬寅乃年已後志
暖引白紙指入置中ニ写
年々来舶の唐紅毛着
船帰帆書記し可ら成ル

天保十三壬寅正月

浪華唐藥問屋

石田氏

藏版

...善兵衛　...

不許賣買

河村文鳳 畫

帝都雅景一覽

文化十三年（一八一六）京都吉田新兵衛刊本

據文化十三年（一八一六）

京都吉田新兵衛刊本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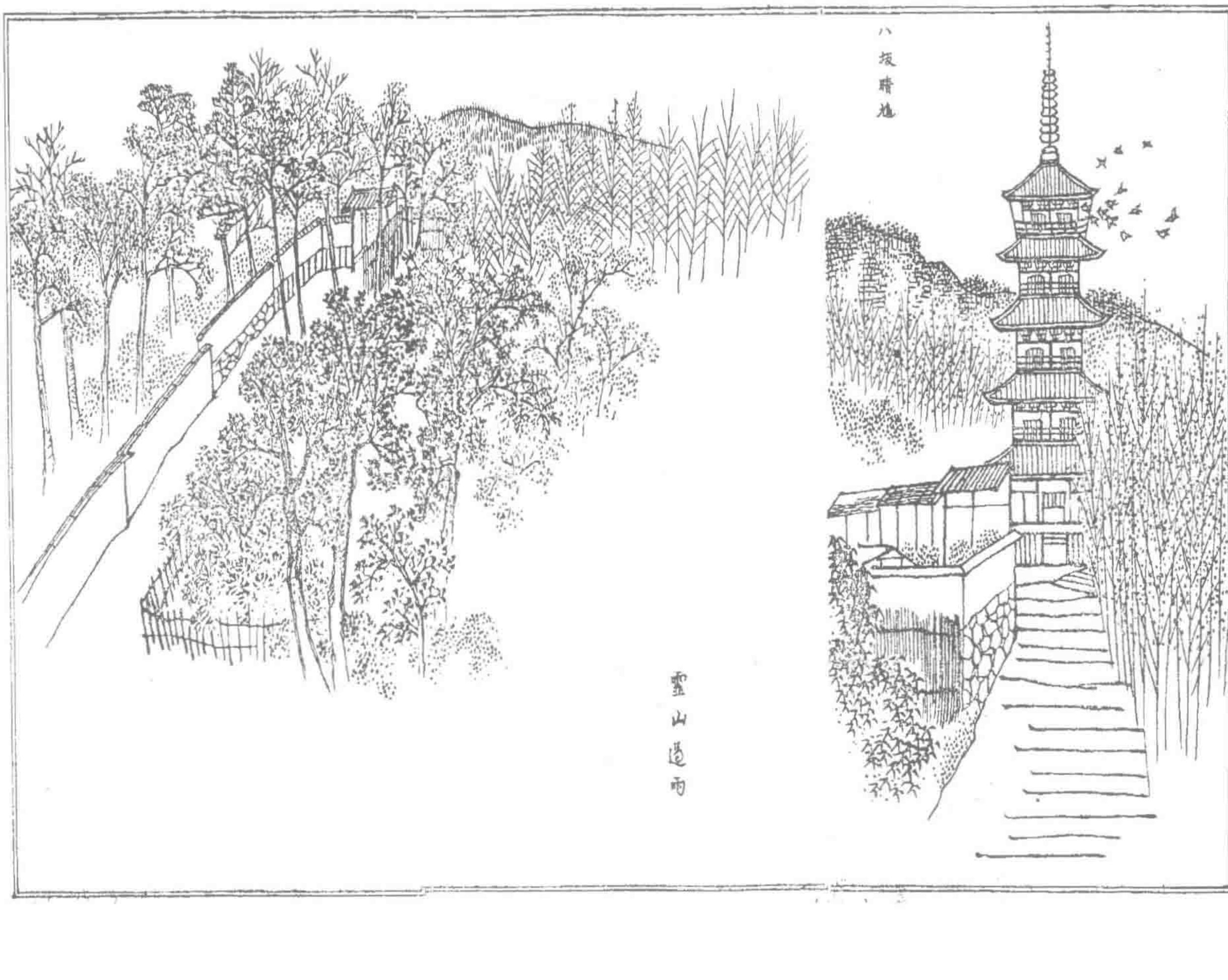
帝都雅景一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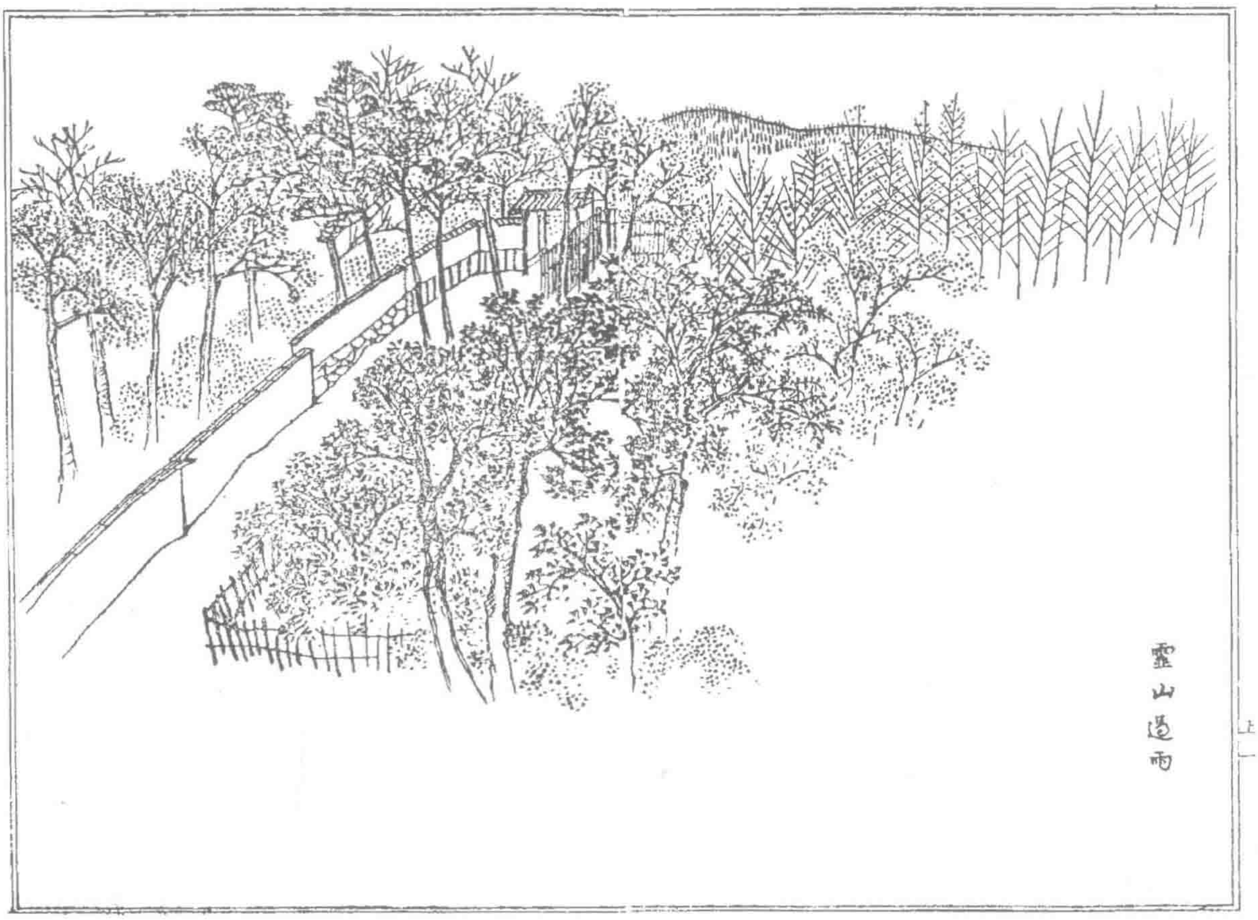
雖有奇山川無人賞之者則不傳於世矣詩之歌之而后始傳於世也然凡庸之士猶或難為盡使丹青圖寫其真面目則雖婦女子一覧即知其形勝仰如至為傳者之具不巧且捷乎夫平安千年　帝王州而稱勝地名境者不可枚擧就中西東二山神宇梵刹掄煥相望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所以粧点山川之秀美者至矣盡矣以故四方之人士至　京師者必問西東二山而詩之歌之或請畫工以圖之者歲歲時時來百人而畫工為之煩矣今茲書肆文徽堂取河文鳳嘗所圖者而板之以代其勞名曰雅景一覧板成乞余一言乃記其所以板之於卷端以贈之余因謂今　京師擅畫者無慮數十家而某特板文鳳之畫文鳳之於畫其可知也

丁卯冬　　龍川　清勲撰

研齋書

帝都雅景一覧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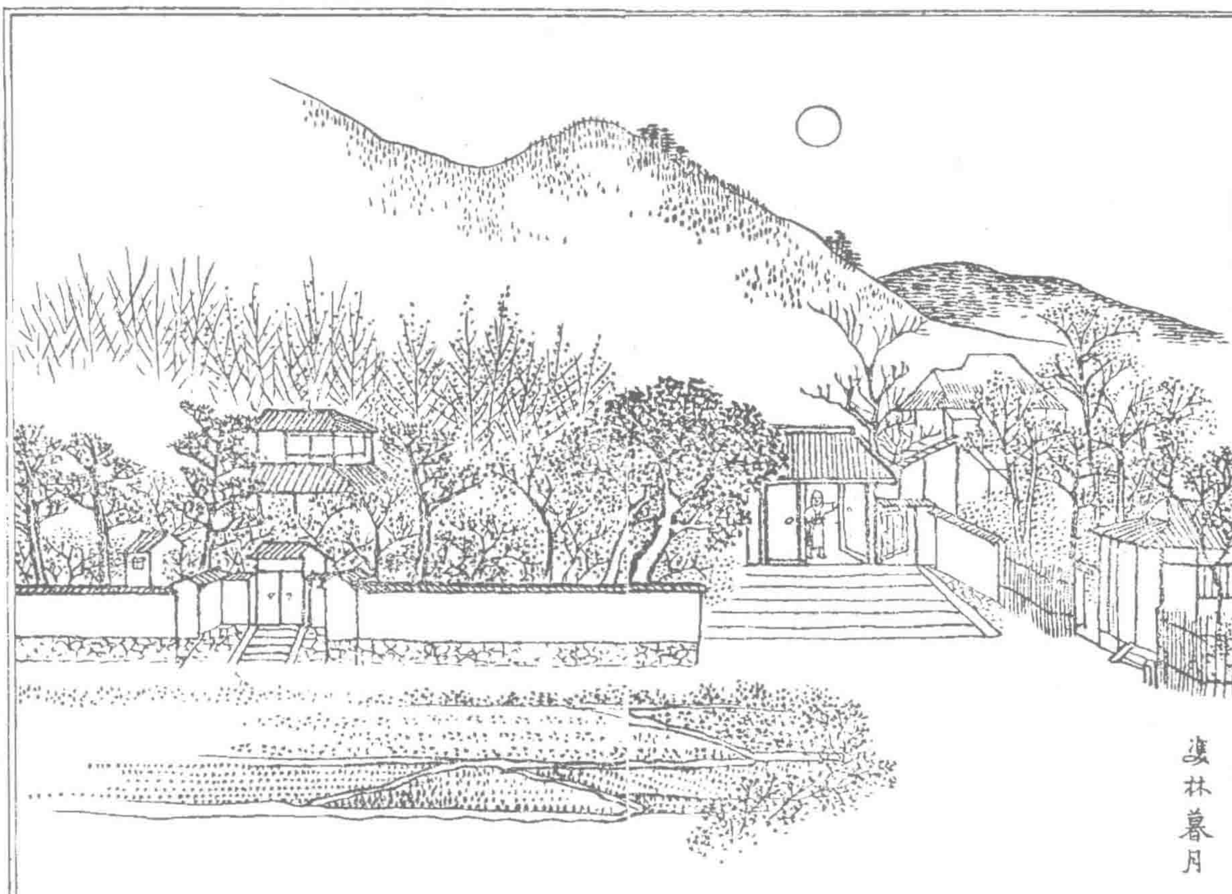
上一



上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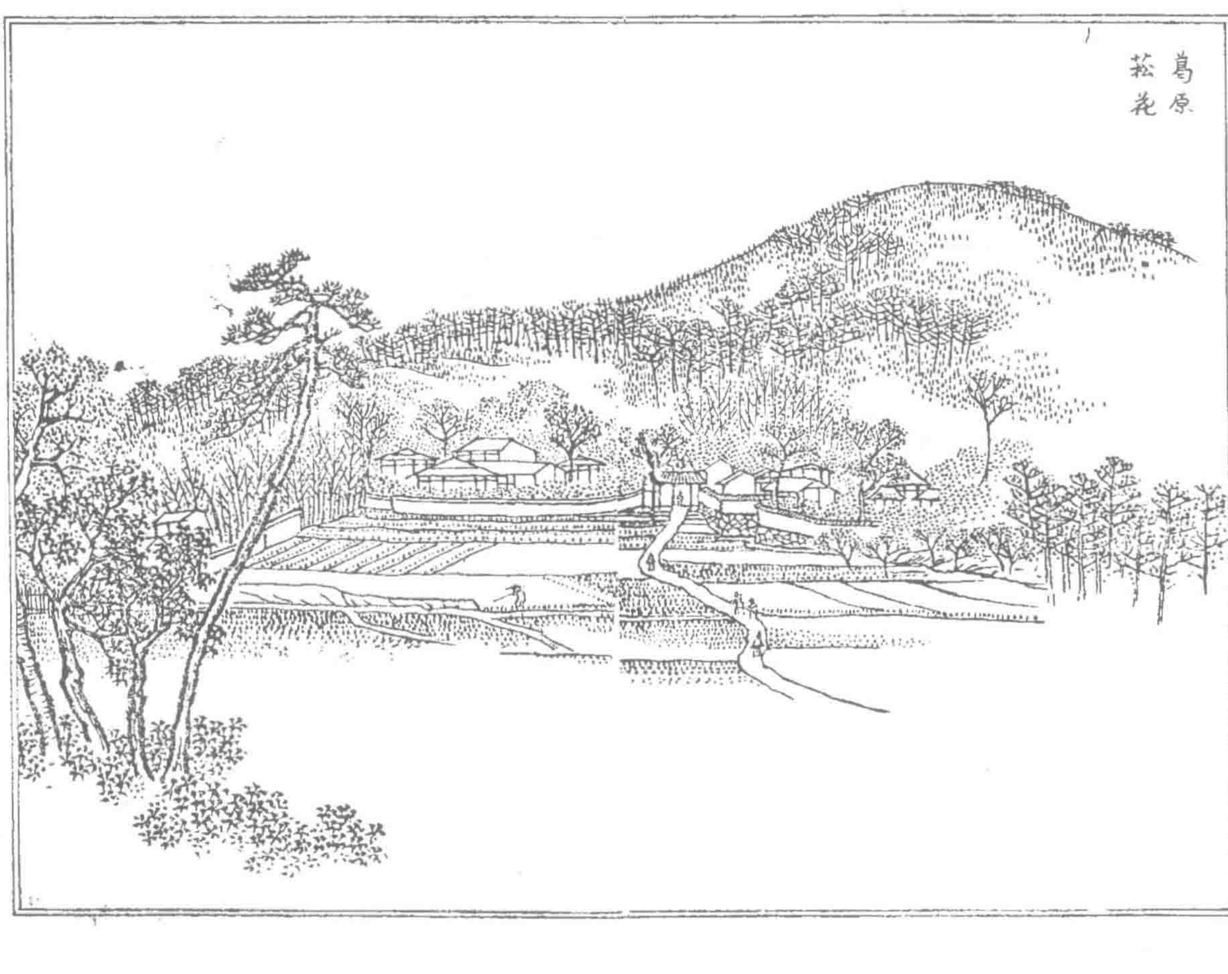
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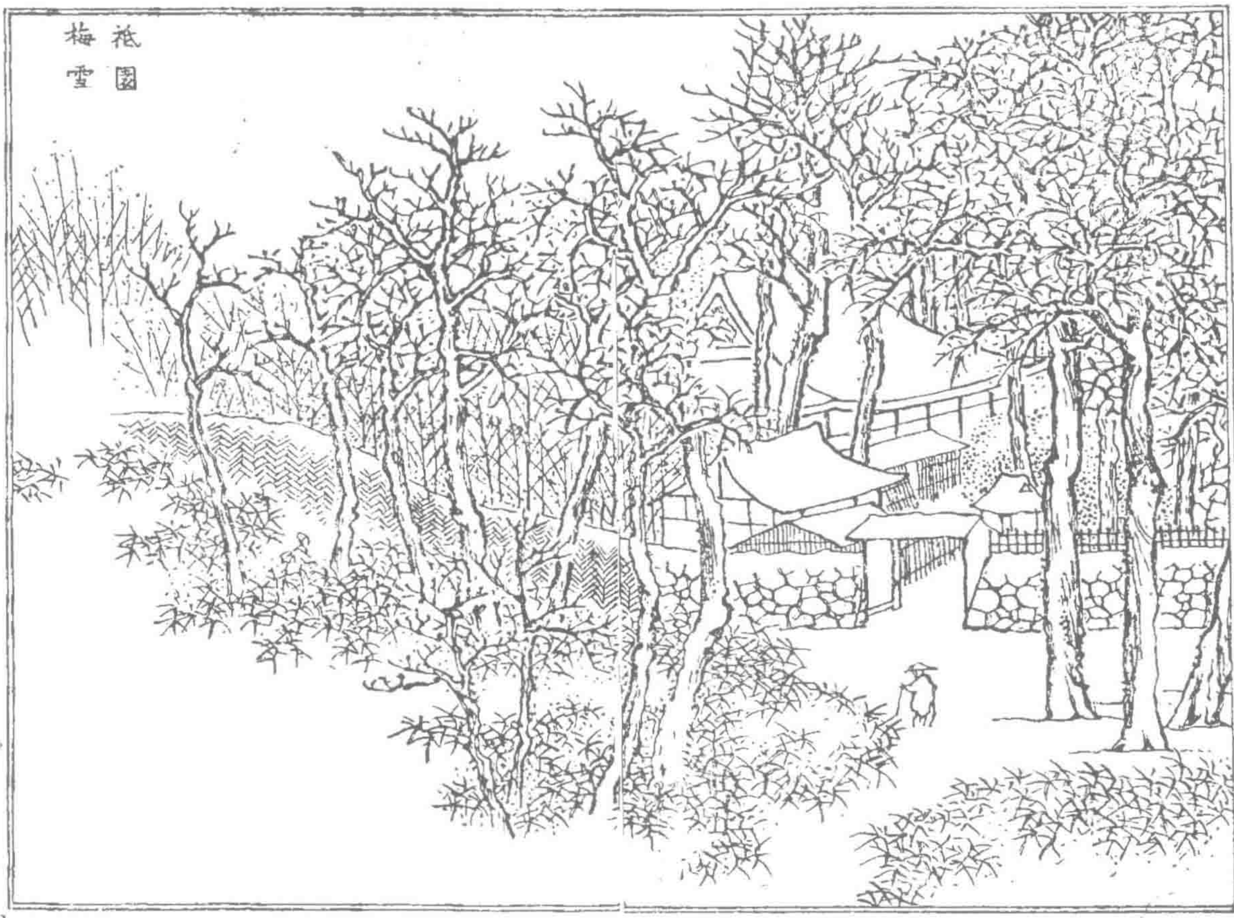
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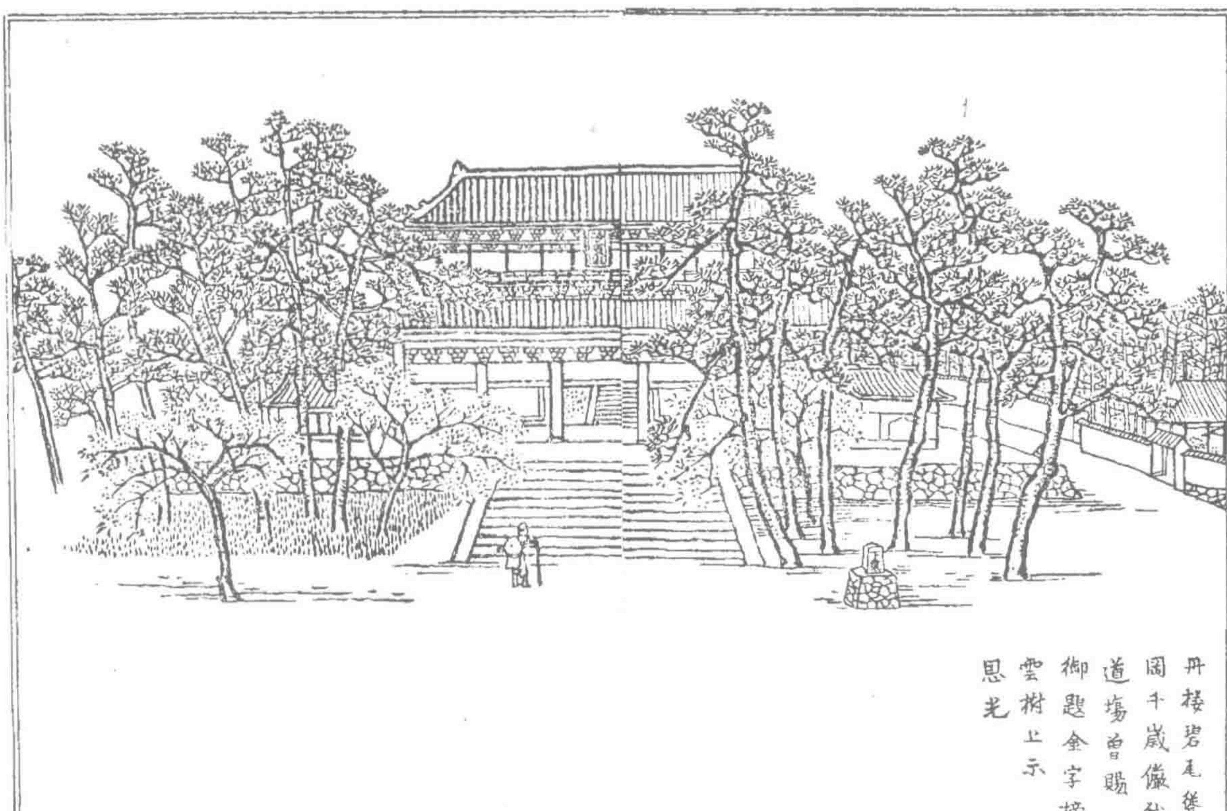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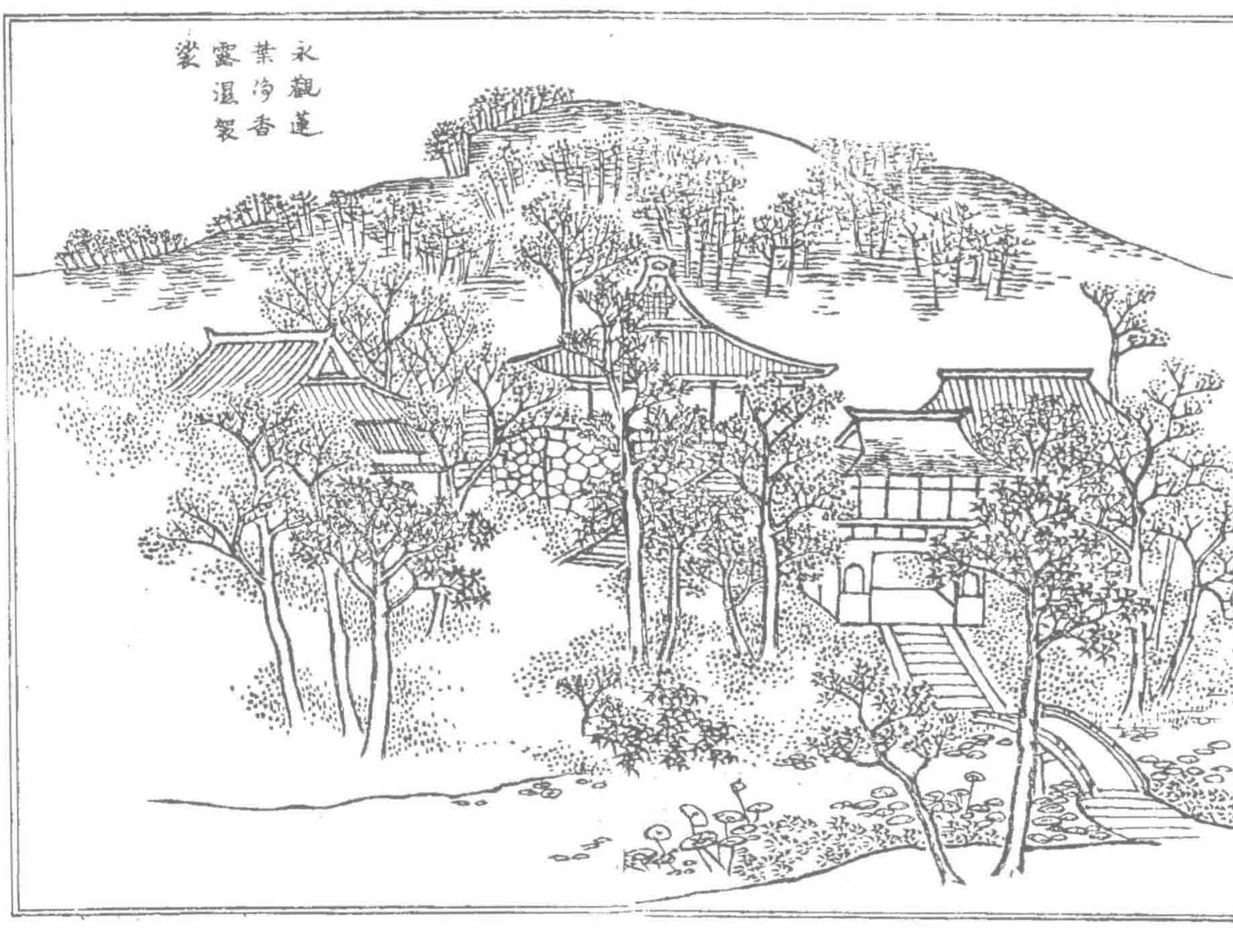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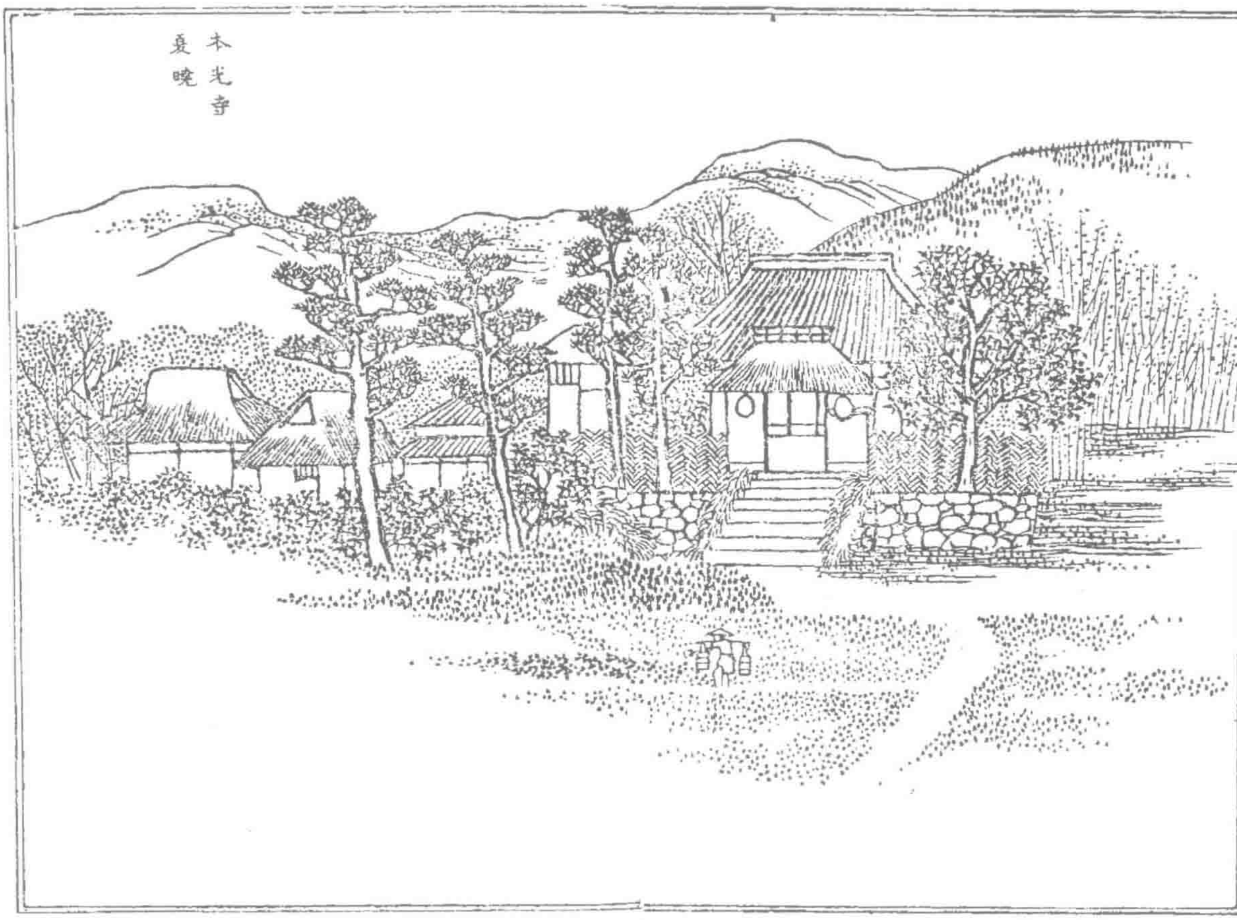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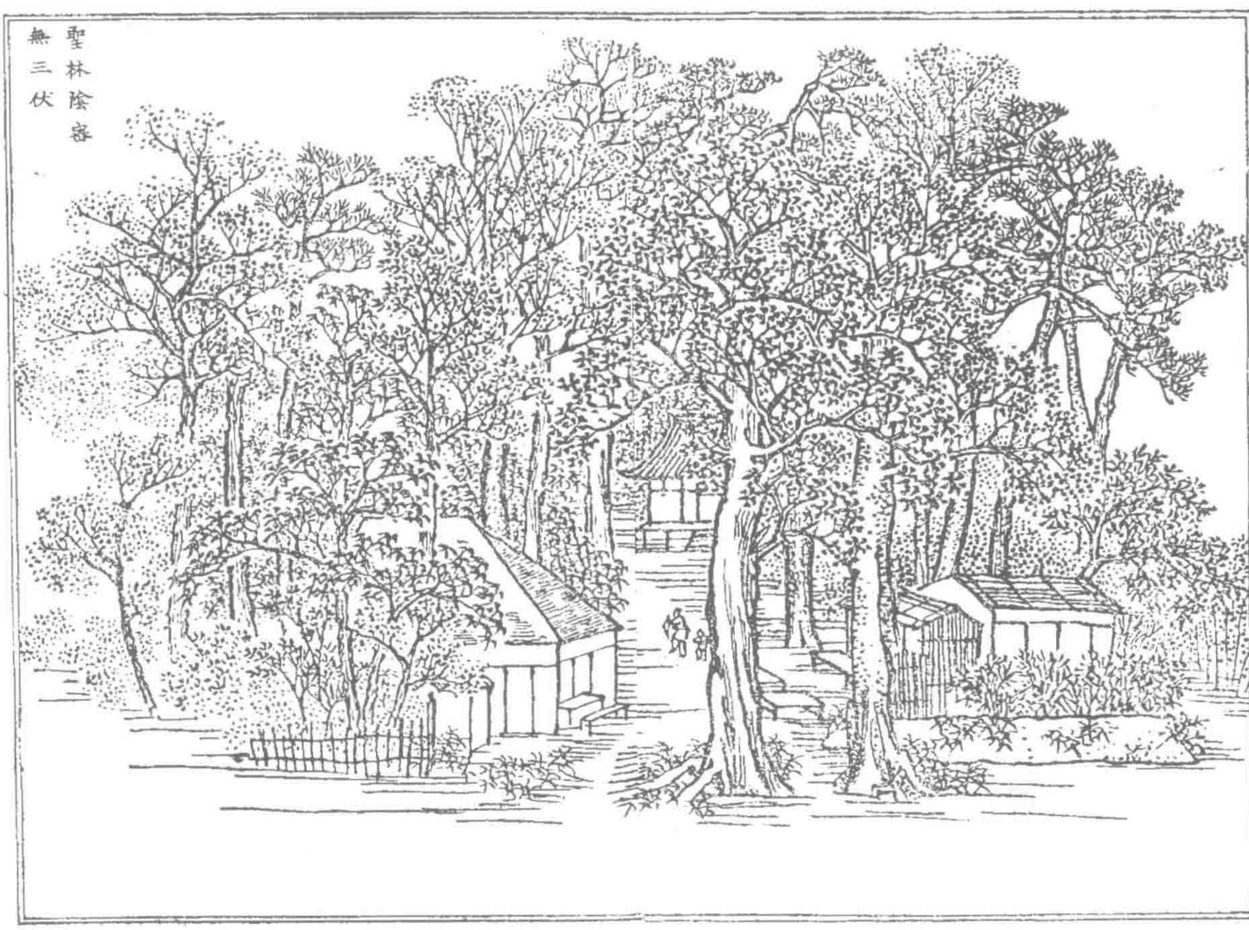

祇園
梅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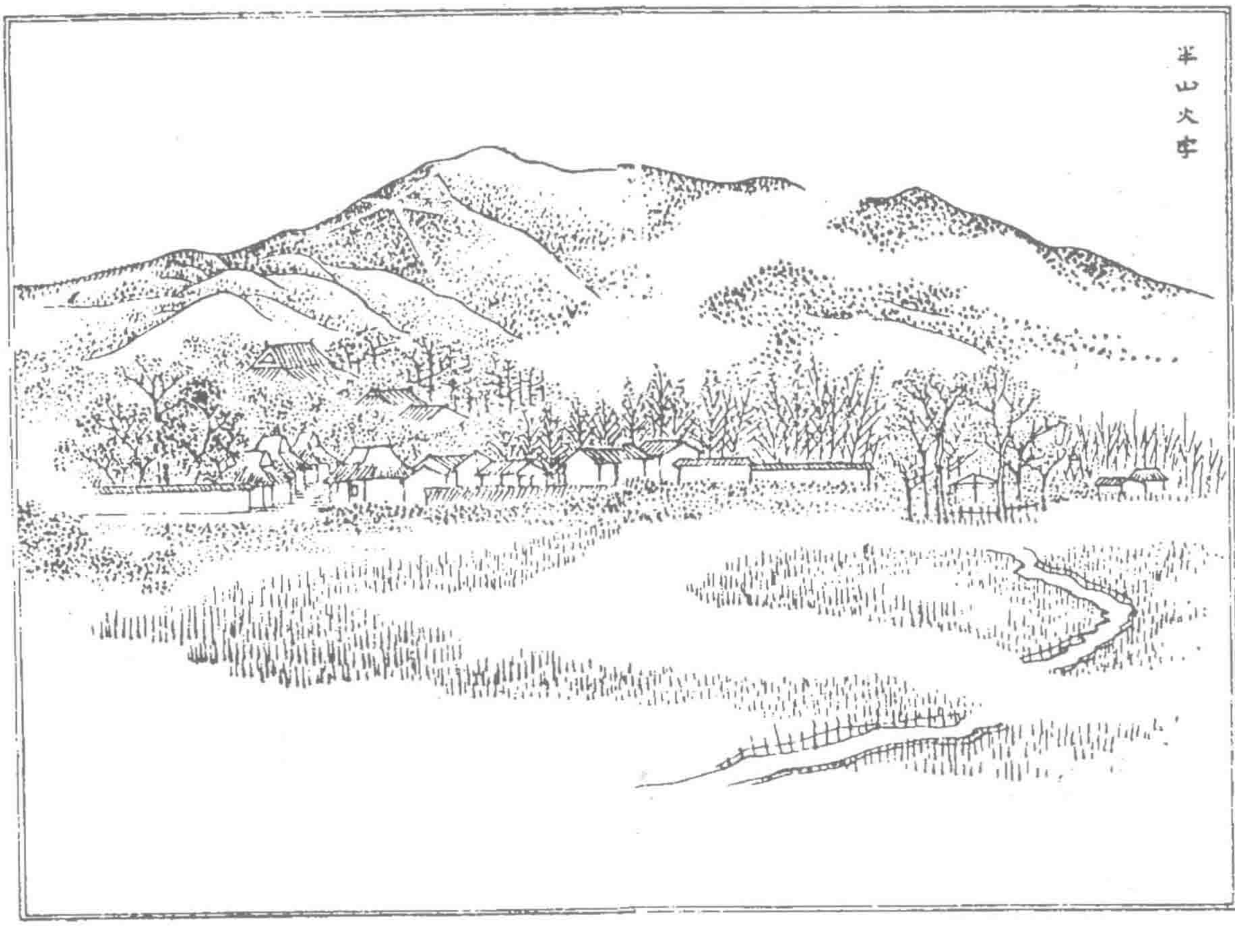

丹楼碧瓦聳林
園千歳儼然古
道場曽賜
御題金字榜芳
雲樹上示
恩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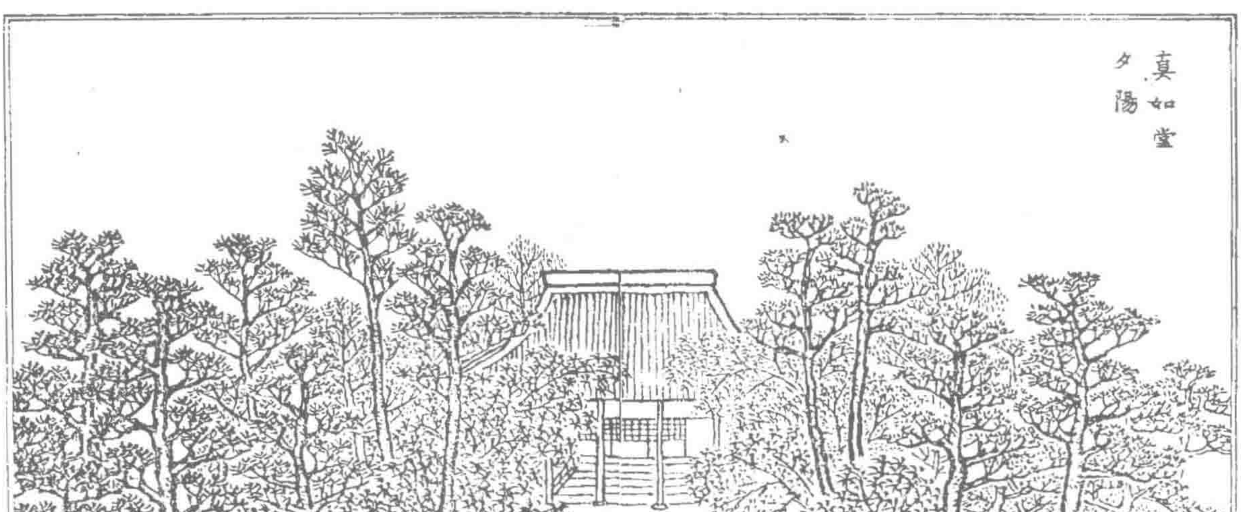

雪満河橋
白石欄鴉
啼枯柳
月糧殘不
封鶯巢
鴛鴦夢樓
外暁風吹
紫寒
十九


永觀蓮
葉浄香
露浥袈
裟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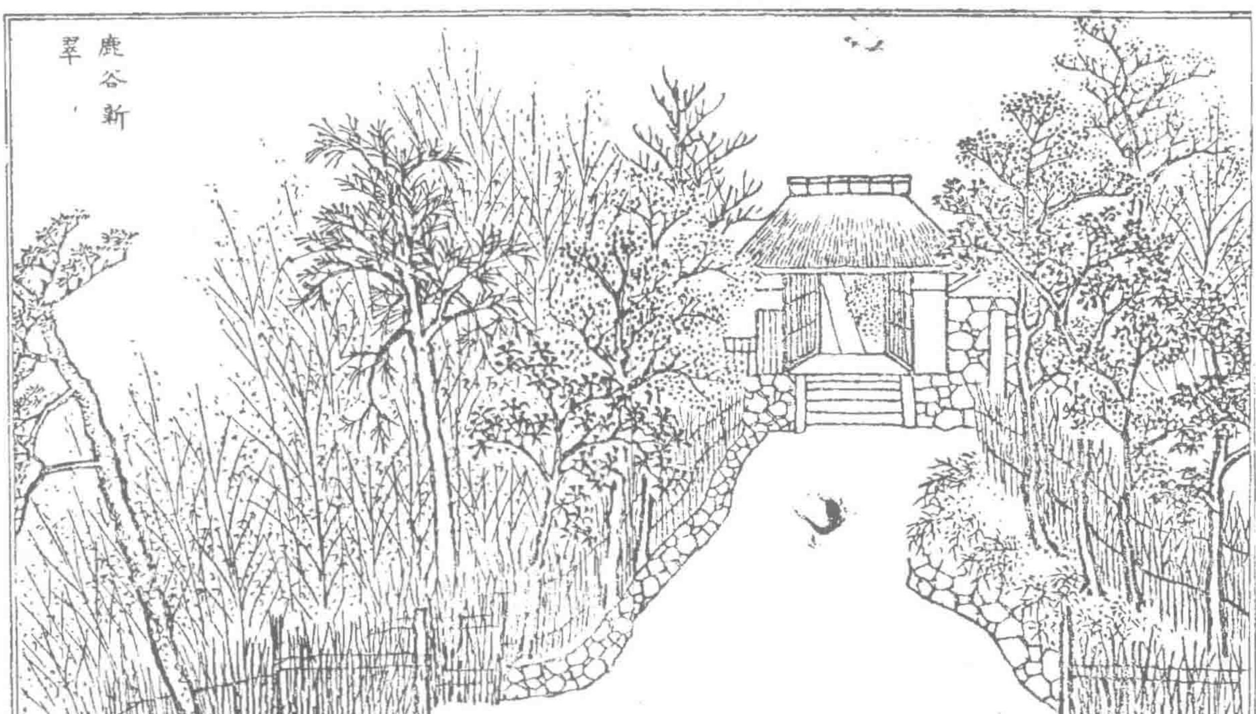

本光寺夏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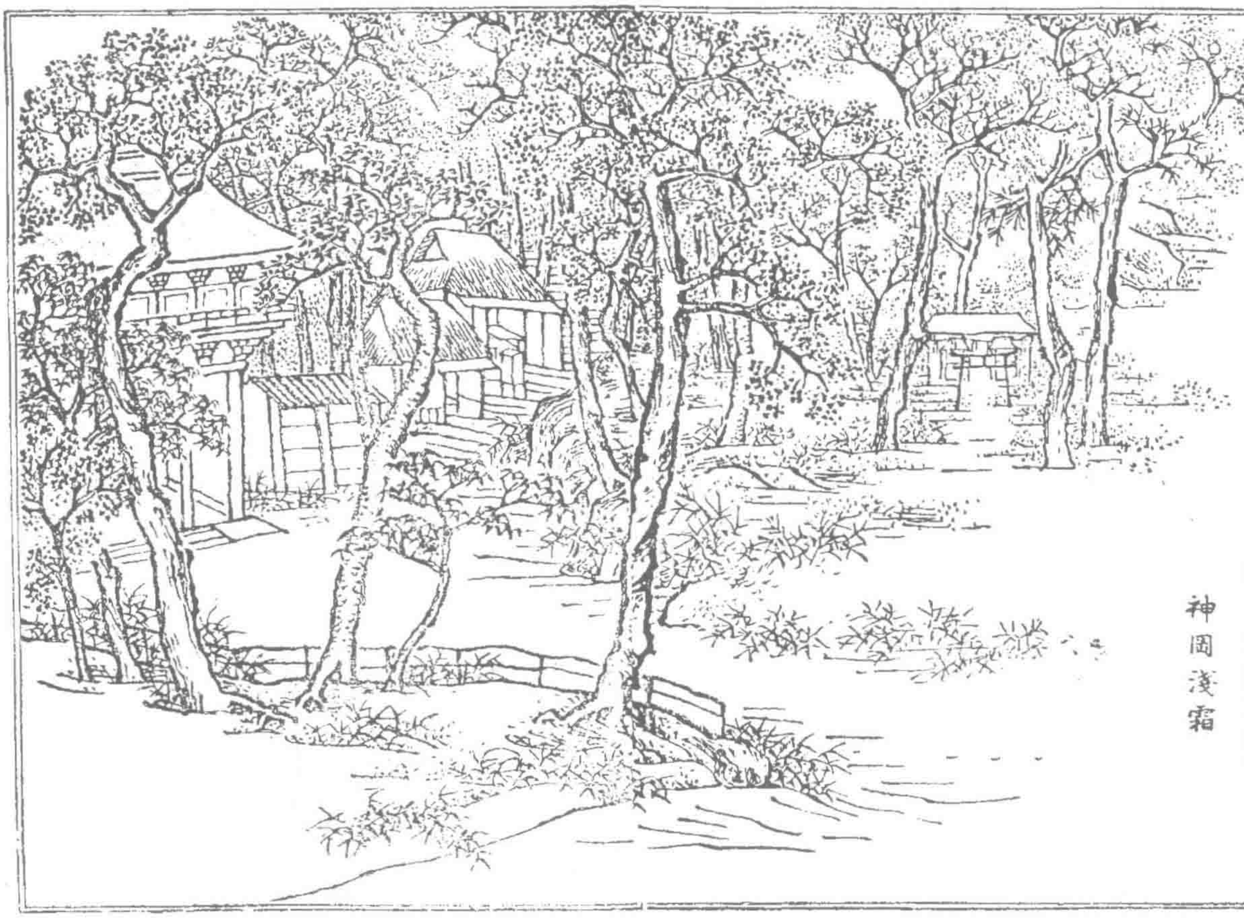

聖林陰容無三伏


半山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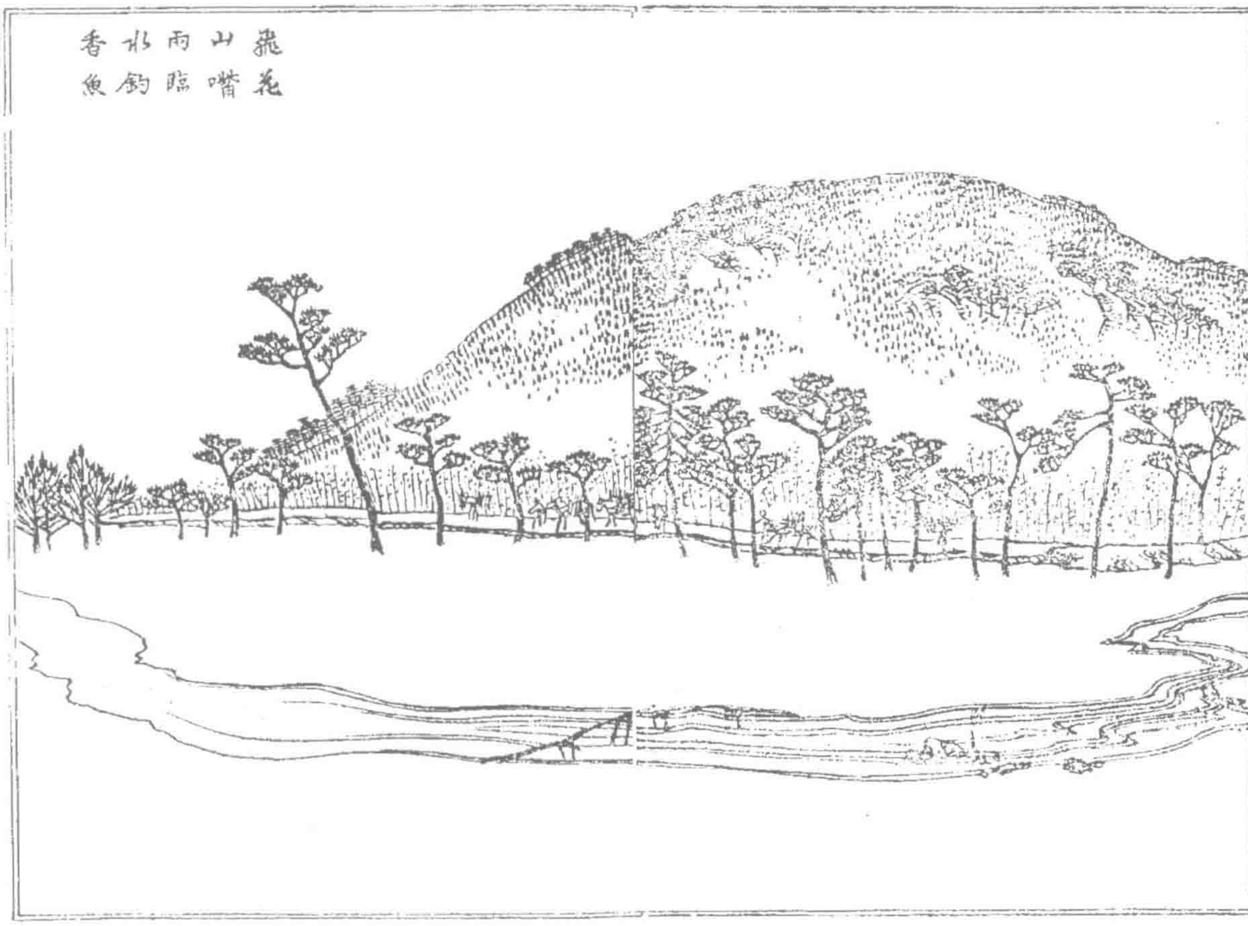

真如堂夕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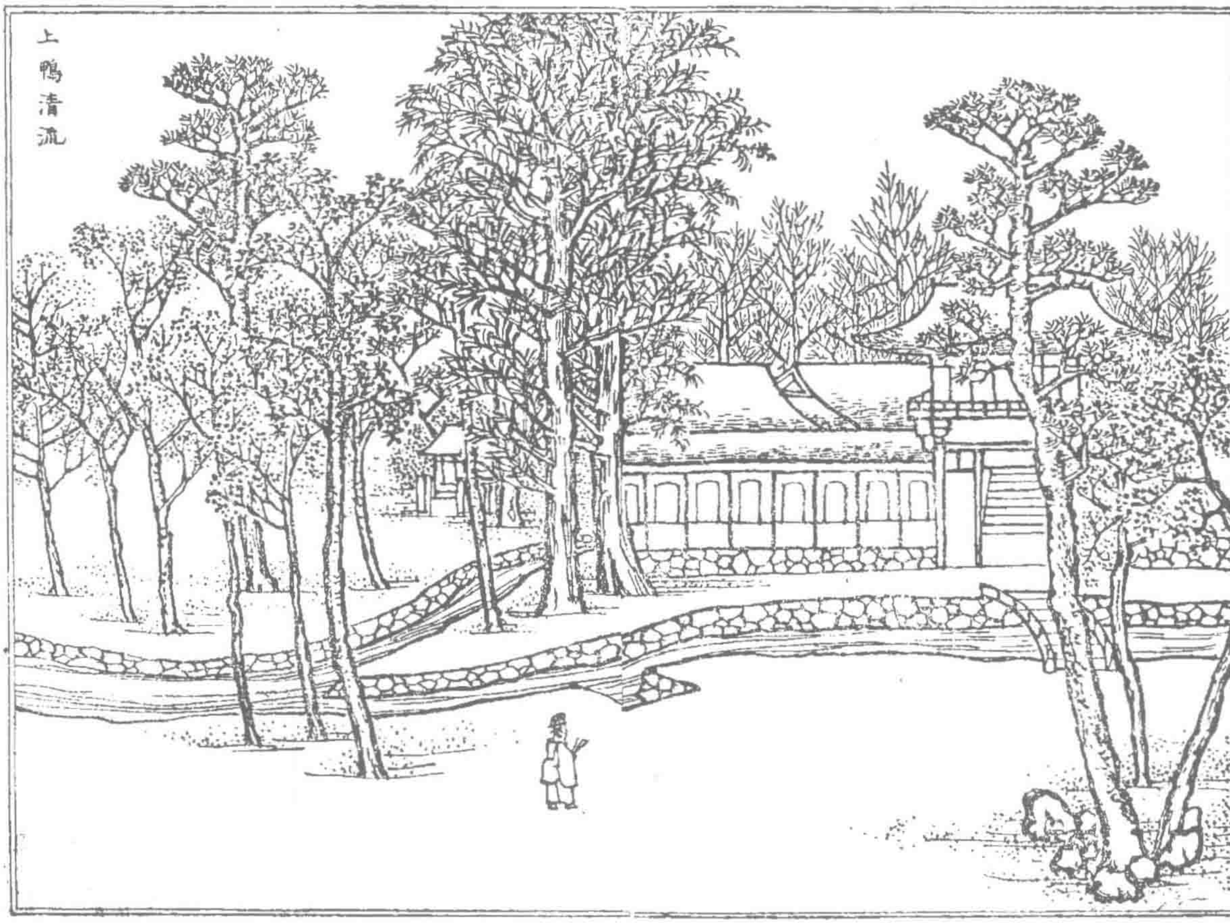

紫雲常護
寺黒谷徒
存名


鹿谷新
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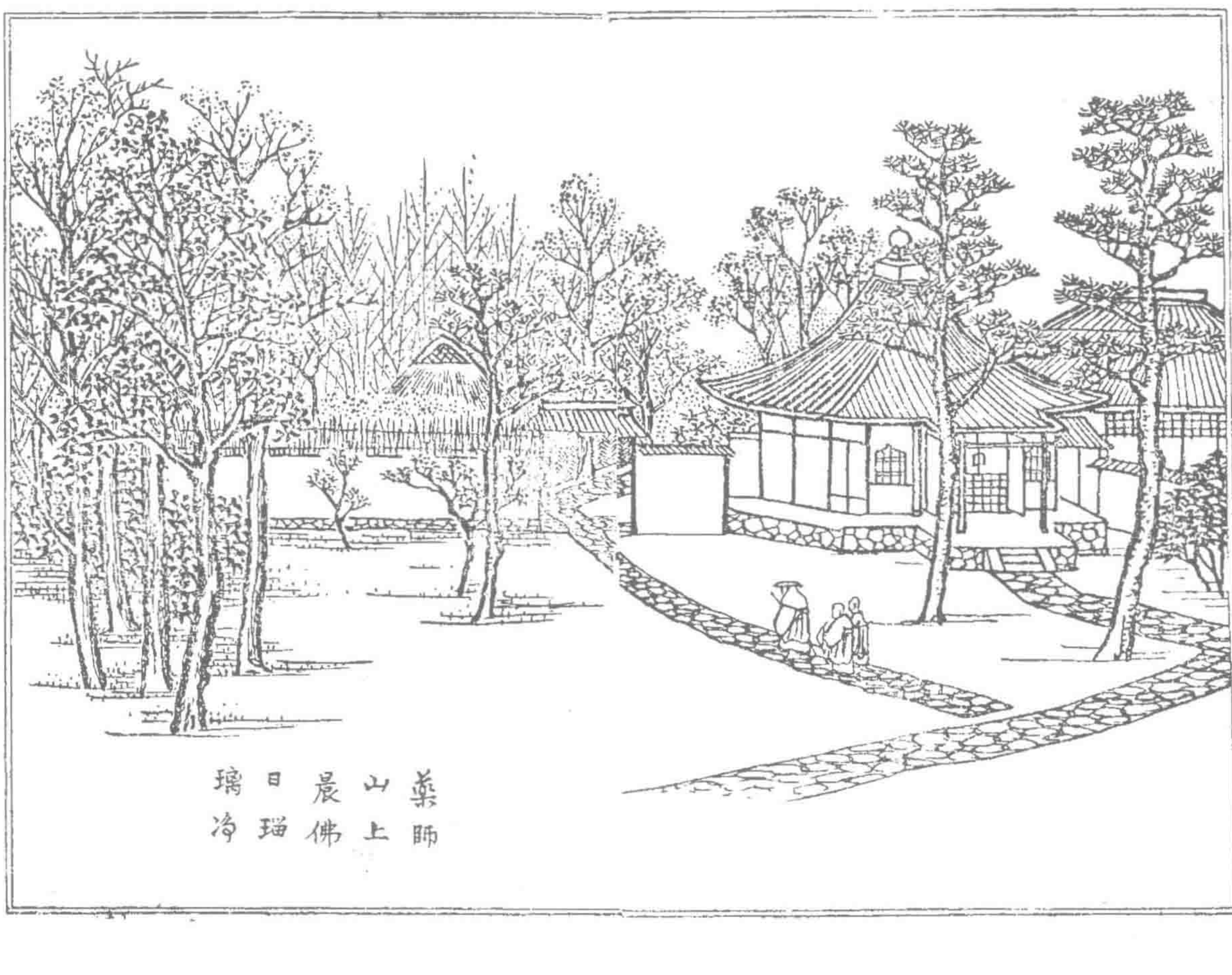

神岡淺霜


南畝清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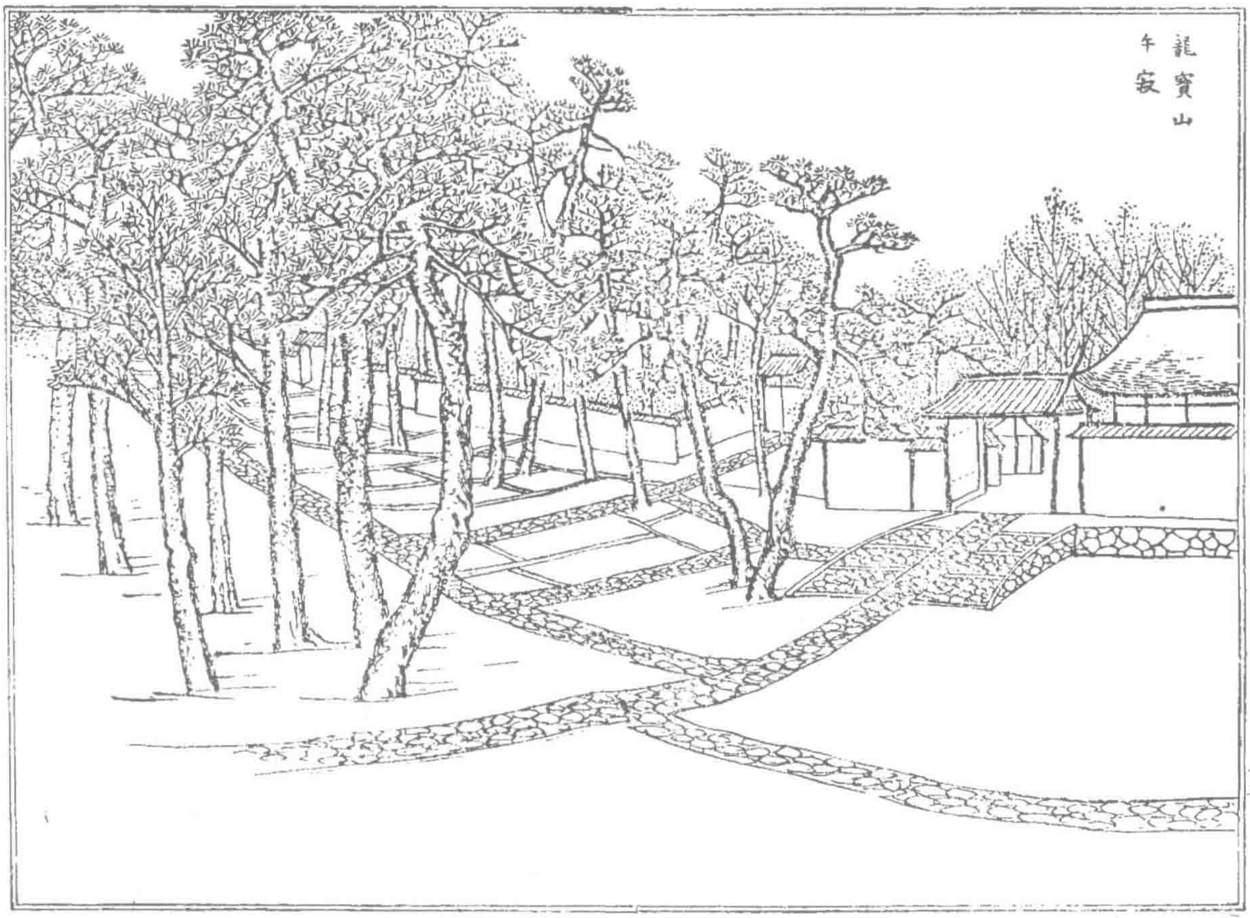

飛花
山嘴
雨臨
水釣
香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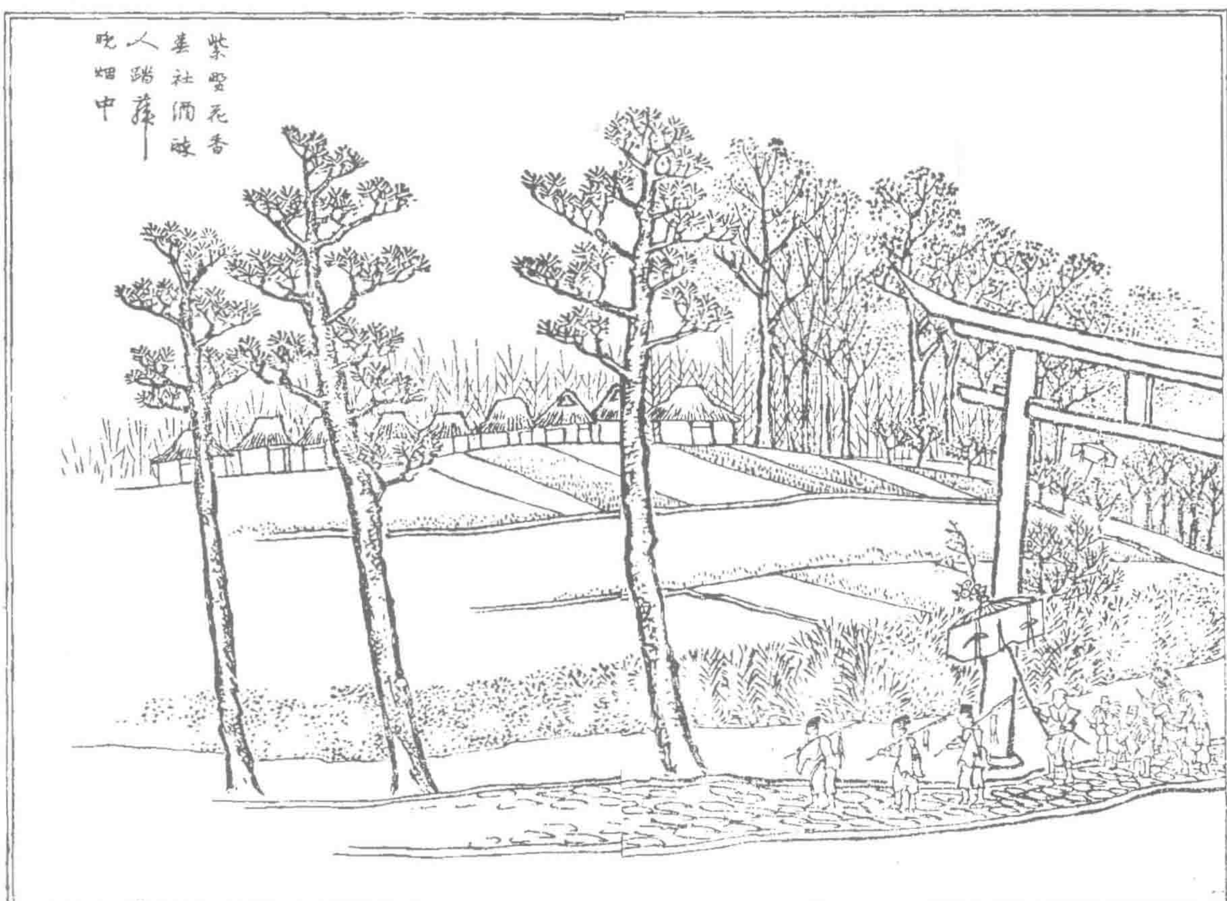
下一



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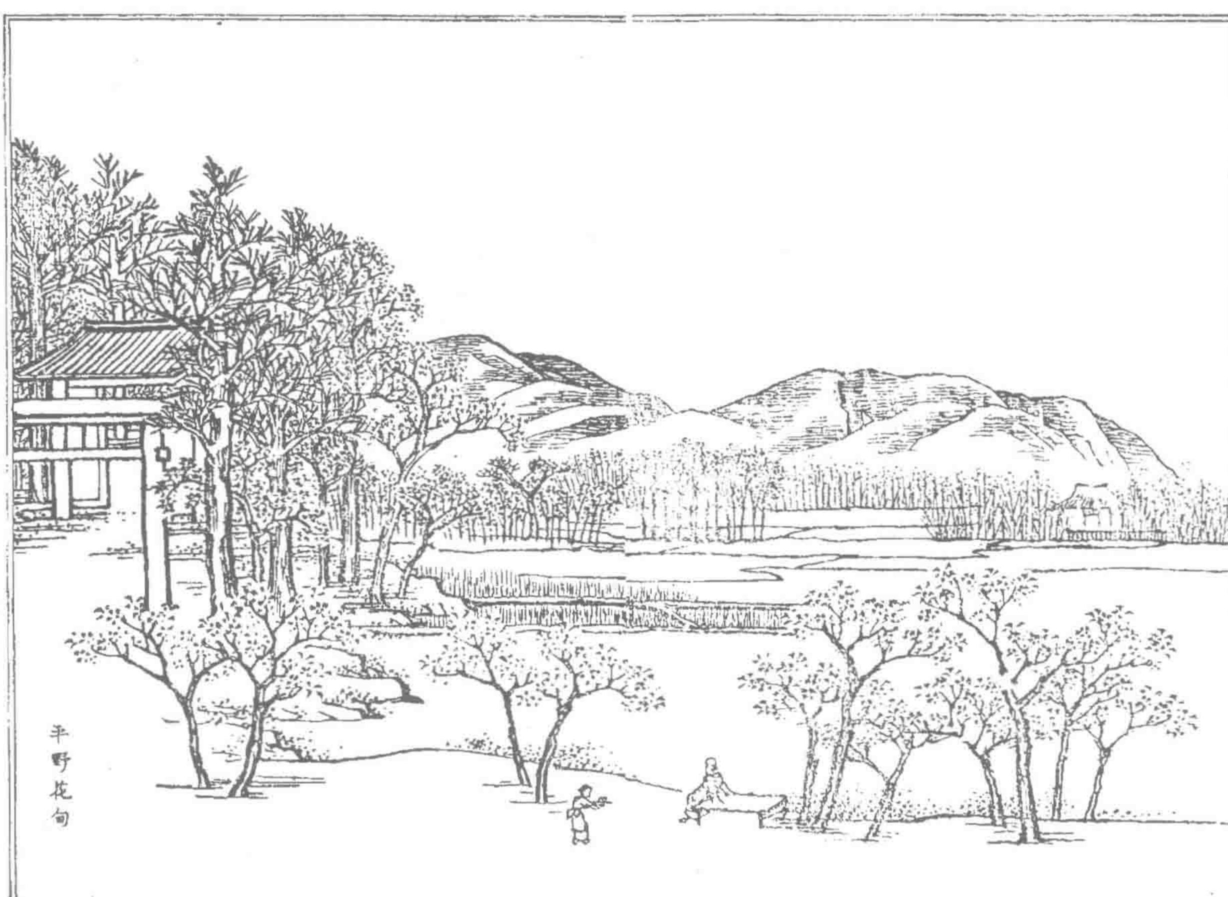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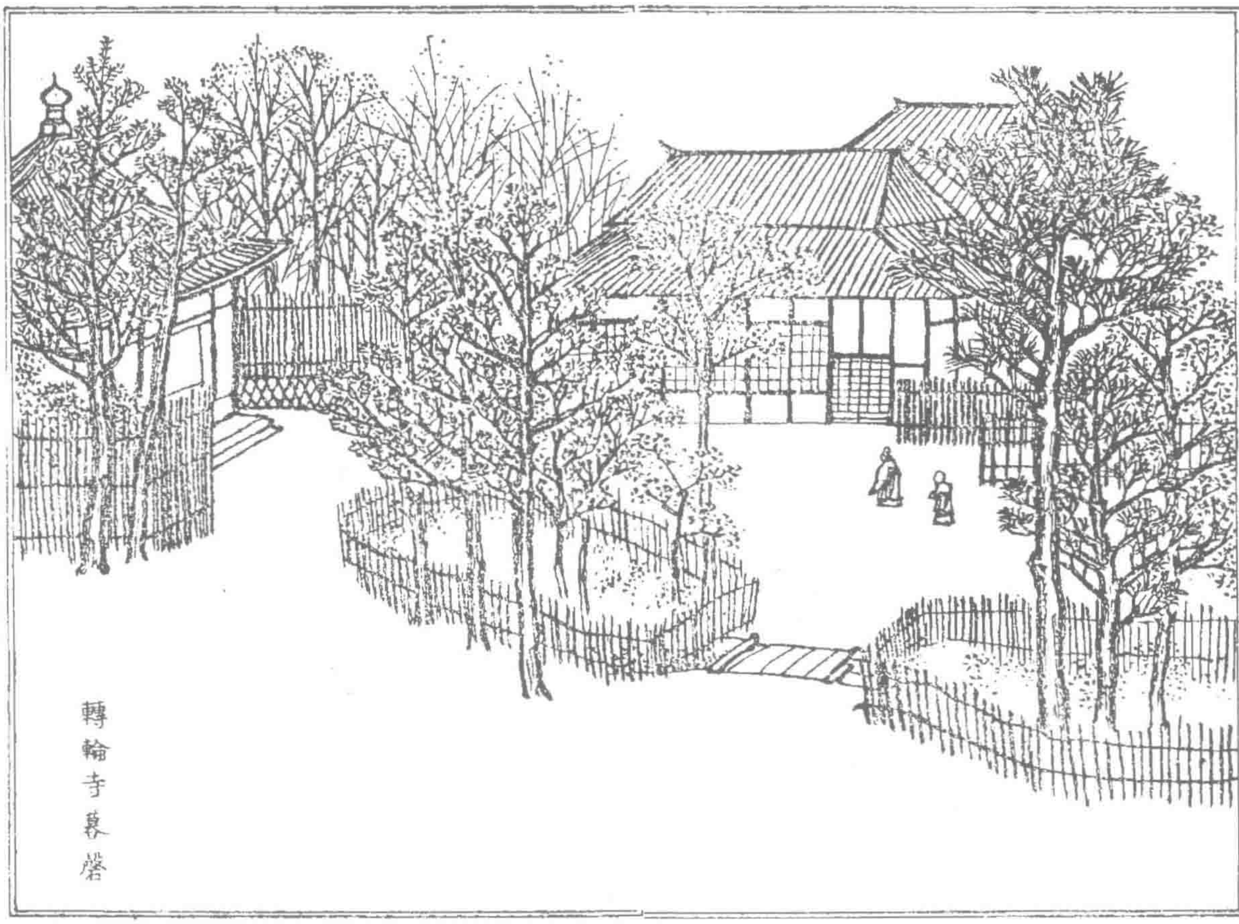
下三



下四


希水寒暮
下五


平野花旬
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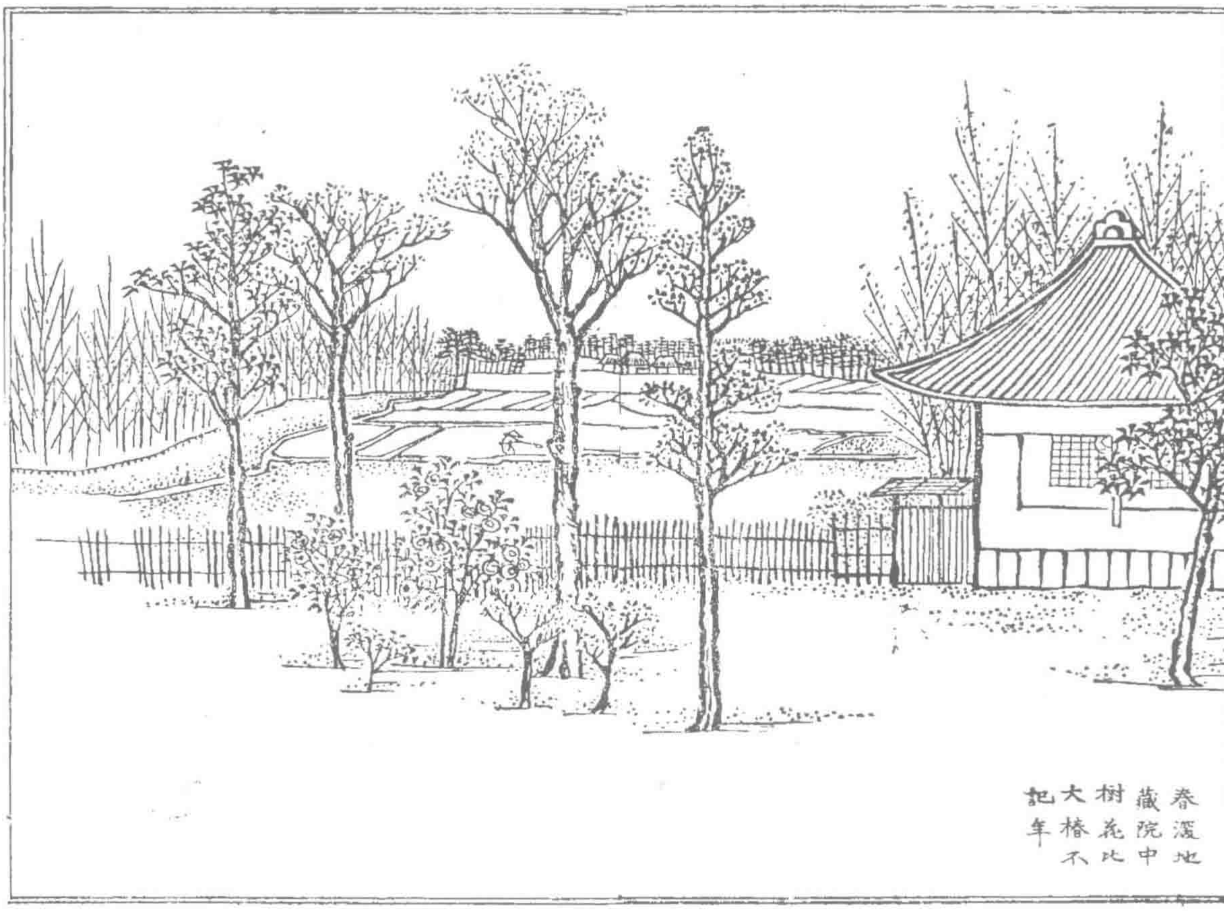
轉輪寺暮磬

下七



北野春信

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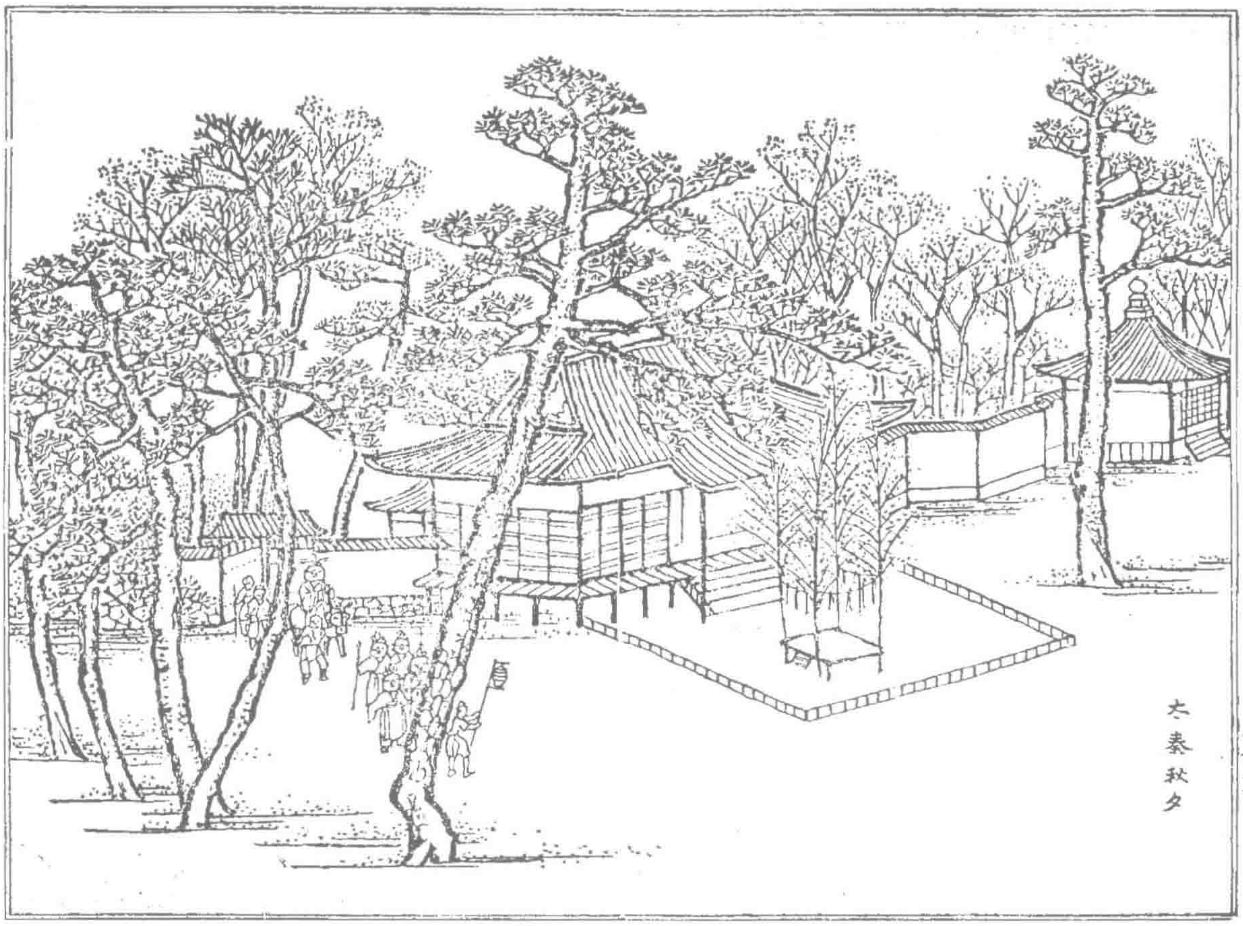
春溪地藏院中樹花比大椿不記年

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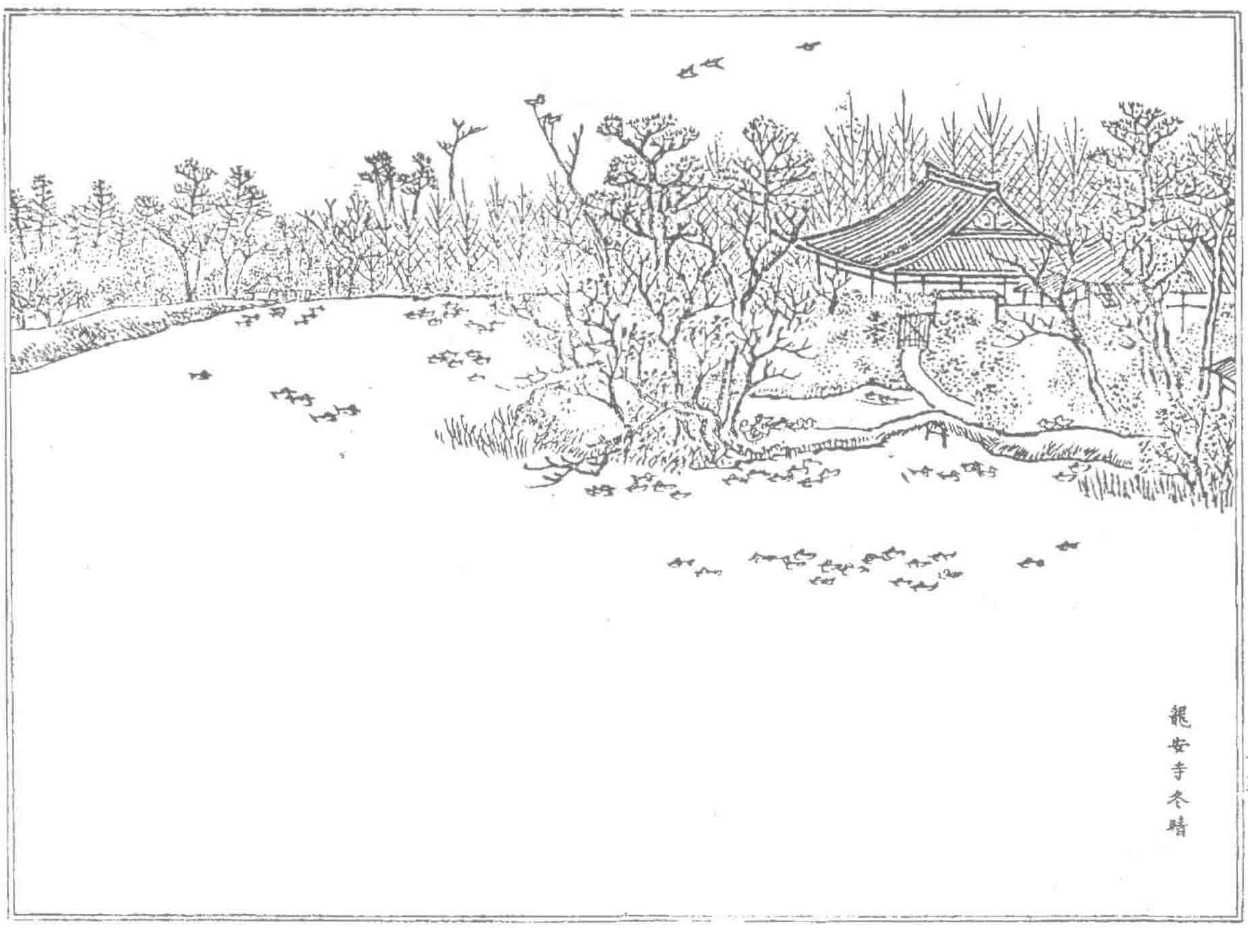
木島納涼

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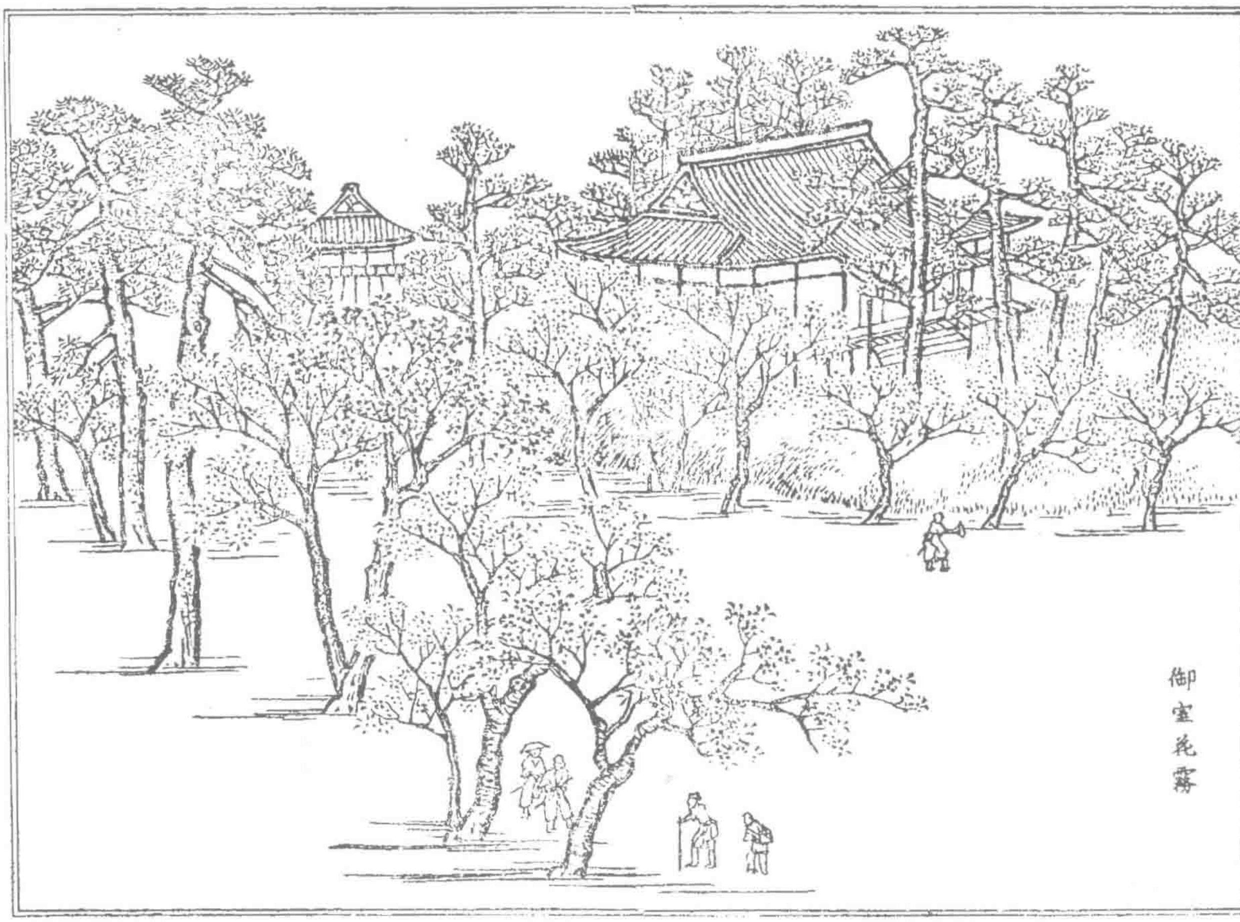
太秦秋夕

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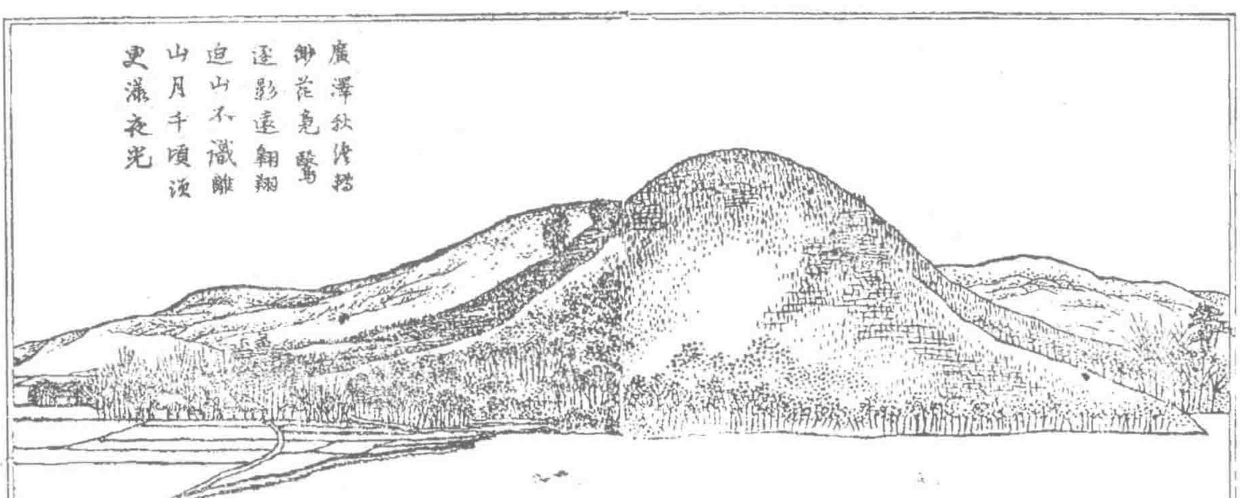


龍安寺冬晴

下十二



下十三



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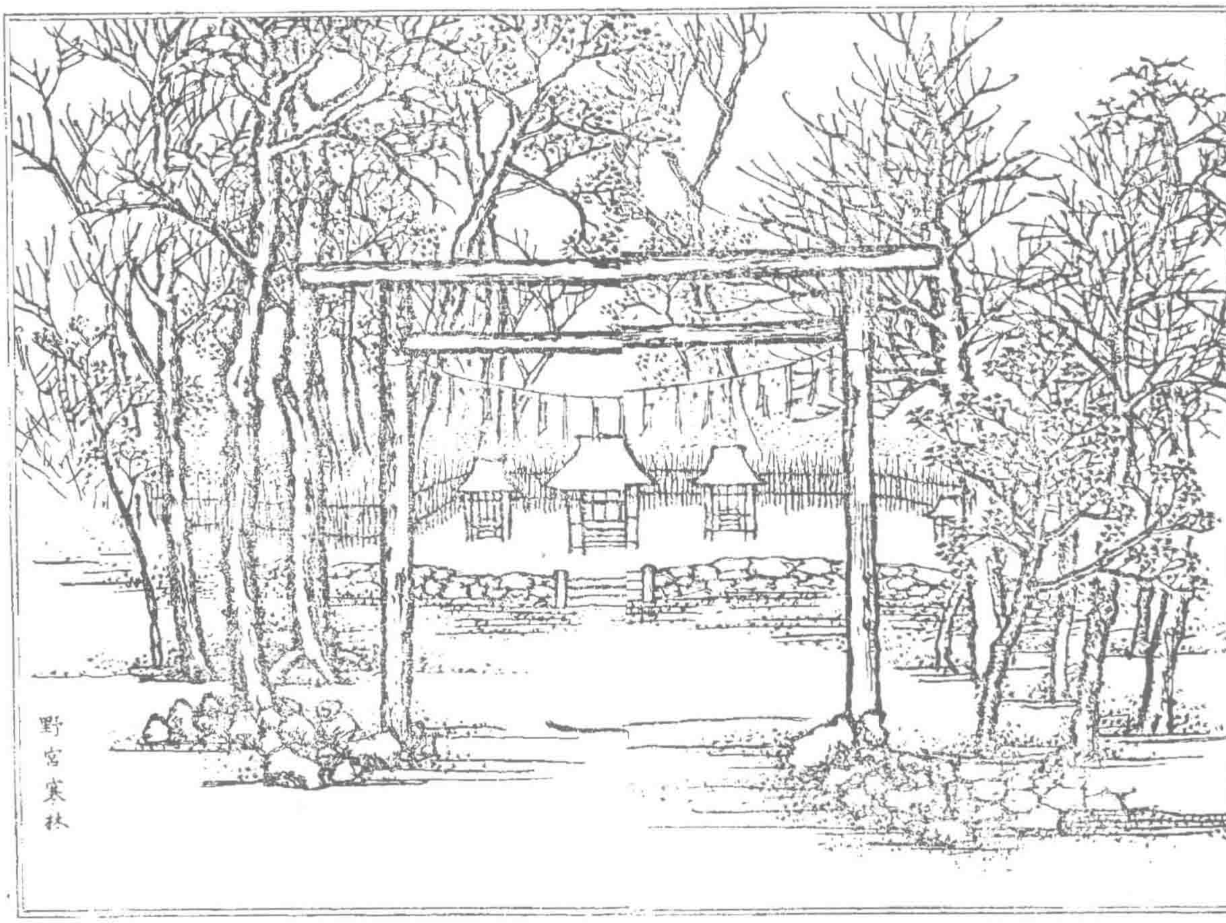
厭離菴積雪

下十五



祇王遺跡

下十六



下十七



下十八



下十九



下廿

文鳳馬聲圖

丁卯小春題于觀海詩樓

十洲小栗光胤

文徴堂蔵板目録

皇都書林 三条通富小路西ヘ入町 吉田新兵衛

温疫論 明呉又可原本 荻野台州校正 全二冊

同 方論 全二冊

同 標註 明呉又可原本 黒弘林伯㝡標註 全二冊

同 類編 清劉松峯評註 日本多紀法眼閲 全二冊

同 假名附 近刻 全二冊

同 解 平安秦山奥(?)隠講述 全五冊

此書ハ温疫論ノ大意ヲ片カナニテ委ク注シタレハ時疫傷寒其外諸熱病ヲ治スルニハイカホト六ケ敷証トイヘトモ其病論ヲヨク解シタルユヘ治療ノ法ニ於テ誤リ勿レム

職原抄参考 全二冊

同 首書 全五冊

草書韻會 自漢至金集名家草書 唐版舶来校行 全二冊

増補醫方朗鑑 蔡龍本 全一冊

世ニ医家方彙ノ書アマタアレト古方ニナツミ又後世ニヨリ或迂遠ナル方ヲ多ク出シテ必用ヲカク故ニ病ニノリニテ甚恵ル所ナリ此方鑑ハ古今方書中ニテ諸名家効験ノ要方奇来且鍼灸ノ法マテ祥ニ載テ本書ノ遺漏ヲ附シ新タニ補フ丁千有余條分量ヲ正シ誤偽ヲ改タル丹家訂正ノ書ナレハ医家必用ノ書ニテ前校医方朗鑑ナルモノトハ天地懸隔ノ違ヒアレハ一様ニ見玉フ丁莫レ方彙中ノ魁タルモノナリ

名家方選 浅井先生著 全一冊

同 續名家方選 同門人 村上等順著 全一冊

同 方選三編 同門人 平井主善著 全一冊

右ノ書ハ諸名家経験ノ奇方名方ヲ廣ク集メタレハ難病難治ノ証トイヘトモ家傳ノ良方アマタナレハ治療ノ輔ケトナル医道必用ノ珎書ナリ

四書集註 道春点 全十冊

草彙 自漢至明諸家草書 彙集千墨勒ス 三嶋藤苞先生輯 全四冊

萬象千字文 篆刻家所宗左右ハノ書ナリ 廣澤先生書 全一冊

篆書唐詩選 五言絶句 全一冊 七言絶句 全一冊

江村銷夏録 全六冊

清木ヲ鏤刻セシ書画監定ノ書ナリ書画翫弄風流家カナラス見玉フヘキモノナリ

萬葉集燈 冨士谷御杖著 全五冊

[illegible]

趙子昂松雪齋法帖 全一帖

同 竹樓記 同

同 落花詩 同

王義之黄庭經 全一帖

同 東西銘 同

同 艸訣百韻 同

同 辨格 同

董其昌武帝帖 全一帖

同 清暉閣 同

同 明遠帖 同

同 江邊帖 同

李子邕福清帖 全一帖

同 婆羅樹碑 同

歐陽詢離騷帖 全一帖

文徴明千字文 同

祝枝山楷書千字文 同

蔵板目録　〇二

勢語臆断　契沖師著　全五冊
世に伊勢物語[illegible]契沖師[illegible]古書を考へ詳に[illegible]古学家の[illegible]和文と[illegible]書[illegible]

吉野物語　橘経亮著　全三冊
古体の和文[illegible]奈良の代の[illegible]書なれは和学家[illegible]座右[illegible]

つれ〳〵艸首書　全三冊
兼好法師のつれ〳〵草に傳注首書を[illegible]文[illegible]心[illegible]

古今和歌集　圓珠庵　契沖真跡　全二冊
[illegible]古今[illegible]契沖師の自筆[illegible]古体の[illegible]貫之の[illegible]古今和歌集[illegible]賀茂季鷹翁[illegible]

玉かつま　本居大人著

漫吟集類題　契沖師家集　全四冊

春葉集　東満呂家集　全二冊

中古和歌類題　聴雨庵蓮阿輯　全二冊
[illegible]

文苑玉露　同輯　全二冊
此書ハ契沖　宣長[illegible]

公事根元抄　後成恩寺関白兼良公御作　全三冊
同　集釋　松下見林注　全三冊
禁中年中の公事を国史[illegible]

年中行事歌合　全三冊
年中の[illegible]

文鳳画譜　全一冊
同　二編　仝
同　三編　仝
右コト〳〵ク人物花鳥山水ヲ交ヘ初心画ヲ学フニ便リヨキ摸本ナリ

文鳳漢画　全一冊
漢土ノ人物数々ヲ略画ニカキテ初心画ヲ学フニ輔クトナル画手本ナリ

文鳳山水遺稿　全一冊
世ニ山水ノ画譜多トイヘトモ実ニ先生ノ画山水ニ妙ヲ得タル事人ヨク知ところ也淡筆ヲ以テノチ変々ノ落成ヲ需ト雖トモ老人意ニ進マサレハ果サズ数年ヲ経テ漸ク此未ニケル間七十ク黄泉ノ人トナリ玉フサレハ末代マテノ遺画実ニ先生ノ情魂コノ画帖ニ止リテ其筆力ノ妙ナル事筆頭ニ神カタシ

海道狂歌合　左　南岳画　右　文鳳画　無腸師狂詠　全一冊
海道筋ノ人物ニ狂歌ヲ加ヘテ画手本トス

古秀画譜　全一冊
八田氏一代ノ内最得玉ヒタル画ヲ集メ一帖トス都人物山水花鳥ヲマシヘタレハ文鳳画譜ニ同シ

漫画百女　合川珉和画　全一冊
当世ノ婦人ノ姿ヲ面白ク書集メ奥ニ文屋茂喬大人ノ狂文コト〳〵ク画ニアハセカキタレハ画手本ハモトヨリ風流家ノナクサミトナルヘキ書ナリ

通神画譜　合川珉和画　全一冊
凡画譜ニ熊蚕アリテ蜜ナレハ約カタク義ナレハ法ヲ失フコノ画譜ハソノ間ヲ考ヘ初心ノ画法帖ニ備ユル書ナリ

京城画苑　全一帖
同　二編　近刻　同
京師諸名工ノ画トイヘトモ得タルト得ザルモノアリ其妙ソナハリタル画図ヲ一人一紙ツヽ集メタレハ画手本ハ勿論張交トモナリコトニ念ヲ入テ摺タル故板本トハ見ヘズ筆勢ヲフルヒ書タルカコトクナレハ表具等ニナシ玉ヒテ至極ウルハシク珍宝ナル帖トイヒツヘキモノナリ

蔵板目録　〇三

同　広画　文鳳　南岳　両画　全一冊

琵琶湖勝景一覧　文鳳山人画　全二冊
八景ハモトヨリ湖水ノメクリ国々ノ勝地遠近ノ風景ヲ唐画ニ写シタルナリ尤神社仏客山水草木鳥獣人物ホソノ中ニコモリテ和漢山水ノ図トシタル書ナリ

帝都雅景一覧　東西　河邑文鳳画　小栗十州題　全二冊
同　南北之部　同画　諸先生題　全二冊
都ノ中ニ風雅ナル所々ヲ唐画ノ山水ニ摸シタレハ画法正シキ和漢山水ノ画手本ナリ

禍福任筆　故文鳳山人[illegible]画　全一冊
三世相ヲ草画トナシタル和人物ノ奥アルモノニテ初心和人物ヲカクニヨキ手本なし

琦鳳画譜　近刻　全一冊
先生ハ文鳳山人ノ男ニテ山人一生ノ筆迹ニモレタル花鳥山水人物ヲ集メアラタナル図ヲ呈ラヒ山人ノ筆意ヲ得テアラハセル画帖ナリ

余情画苑　諸名家画　全一帖
狂画選　同三帖
右ノ画ハ四季恋雑ヲワカチタレハ詩哥連俳発句狂哥ナトコノ画ヲ題トシ画コトノ始ニカキテ玉フ画帖ナリ前後ノ二ケノ所ハ漢文和文ノ序跋外題ホヲモコノミニ因テモ仕張ヘゼニモナリテミヤビニ面白キアソビ艸ナランカシ

楠亭画譜　全一冊
同　二編　近刻　同
先生ノ画和人物ニ於テハ実ニ其先ニ出ルモノナシ初心和人物ノ画手本ニ備フ

九老画譜　蕪村山人校正　全一冊
蕪村山人随一ノ門人九老山人校正ナレ玉ヘハ其筆意ハ山人ノ骨肉ヲ得タレハ至テ風雅ナル画手本ナリ

列仙画傳　蓼川師宣画　全二冊
仙人ヲアマタ集メ且頭書ニ古代ノ文章ヲアゲタレハ古ヘヲ好ム人ハ所持ナシ玉ハヽ古ヘヲ考ルニ便アリ

倭國百女　蓼川師宣画　全一冊
古代ノ婦人ヲ集メ頭書ニ古代ノ文章ヲアゲタレハ古ヘヲ考ルニ大ニ便アリ　師宣ハ[illegible]

狂哥詞の海　数老館輯　全二冊
[illegible]

同　俗名所坐知抄　数老館選　全二冊
[illegible]

同　[illegible]草　桃李園著　全二冊
[illegible]

同　千種園　得閑斎繁雅撰　全四冊
同　恋雑部　同二冊
[illegible]

柳翁類題　[illegible]　全一冊
[illegible]

後撰夷曲集　近刻　全三冊

狂哥類題集

狂歌数家土産　真折　全一冊
同　続　仝
同　[illegible]　仝
同　置土産　仝

狂哥野中[illegible]　[illegible]撰　全一冊
同　[illegible]　仝
同　[illegible]　仝
同　[illegible]　仝
同　[illegible]　仝

改正内百番　勧世流　全廿冊
茶窓閑話　全五冊
[illegible]　全五冊
新選[illegible]　全五冊
身体[illegible]　全二冊
[illegible]　仝
[illegible]　仝
[illegible]　仝
[illegible]　仝
[illegible]　仝

蔵板目録

狂歌手毎の巻 文画屋戯者 全一冊
初編より五編まで出来

六々狂歌選 得閑斎撰 全一帖

俳百人一首 同撰 春川五七画 全一冊

狂哥伊勢物語 佩香園黄光撰 近刻 全一冊

百人一首 彩色奉書摺箱入 一冊
石井行宣卿御筆 土佐光貞朝臣画

同 小倉大全 全一冊

同 小倉百人一首 全一冊

同 金花百人一首 全一冊

杢葉百人一首千歳録 極采色箱入 全一冊

同 女今川 入 同

雛鶴用文姫鏡 同

女三十六歌仙抄 同

女今川ゆたか鏡 同

女萬宝倭文林 同

女手中用文章 同 全一冊

[illegible] 同

[illegible] 同

[illegible] 同

[illegible] 同

[illegible] 同

[illegible] 全一冊

[illegible] 全二冊

[illegible] 全一冊

孝子良民傳 全五冊

二十四孝小解 熊沢了介注 全一冊

眠於策 全一冊

善玉先生大通論 文画屋戯者作 全五冊

為二翁童蒙訓 全三冊

釋文童喩 全二冊

遊仙窟抄 張文成 全二冊

元三大師御鬮抄 全一冊

観音経國字解 月桂著 全一冊

中将姫行状記 全七冊

同 一代記 全五冊

按摩手引草 全一冊

文鳳画譜 初冊既刻 全一冊

文鳳漢画 全一冊

帝都雅景一覧 文鳳山人画 全二冊

同南北之部 嗣出 全二冊

海道狂歌合 無腸師著 左南岳 右文鳳 両筆 全二冊

禍福任筆 琦鳳画 全一冊

文化六年己巳初春刻成

書肆

浪華心斎橋 森本太助

皇都六角街 小川多左衛門

同 三橋街 吉田新兵衛

敘

文徽堂主人攜一畫卷來似曰是圖環郭諸勝者其東西業已刊行之矣今將關刻乎南北也願先生題以詩且序之余取而覽之簽曰雅景一覽余笑曰景豈有雅俗哉主人曰不然東山之麓鴨河之濱粉黛成陣絲肉羮沸是景之俗者也古祠老剎鳥嗁花落是景之雅者也雅者非費幾編殆不可歷閲此如俗者一覽可盡也此卷

乃使其亦一覽可盡所以名焉爾余爲注稗家語曰亦通甲戌六月十八日題詩既畢因錄前語以代序

山陽外史

帝都雅景一覽目録

南山之部

北山之部

紀川	下鴨	松ヶ崎
元真如堂	鷺杜	馬頭観音
檜垣塔	将軍地蔵	雲母不動
赤山	詩僊堂	高野川
蓮華寺	八瀬	脊競石
雲林院	妙心寺	金閣寺
鏡石	知足院	常照寺
光悦寺	高松菴	石門
高雄	栂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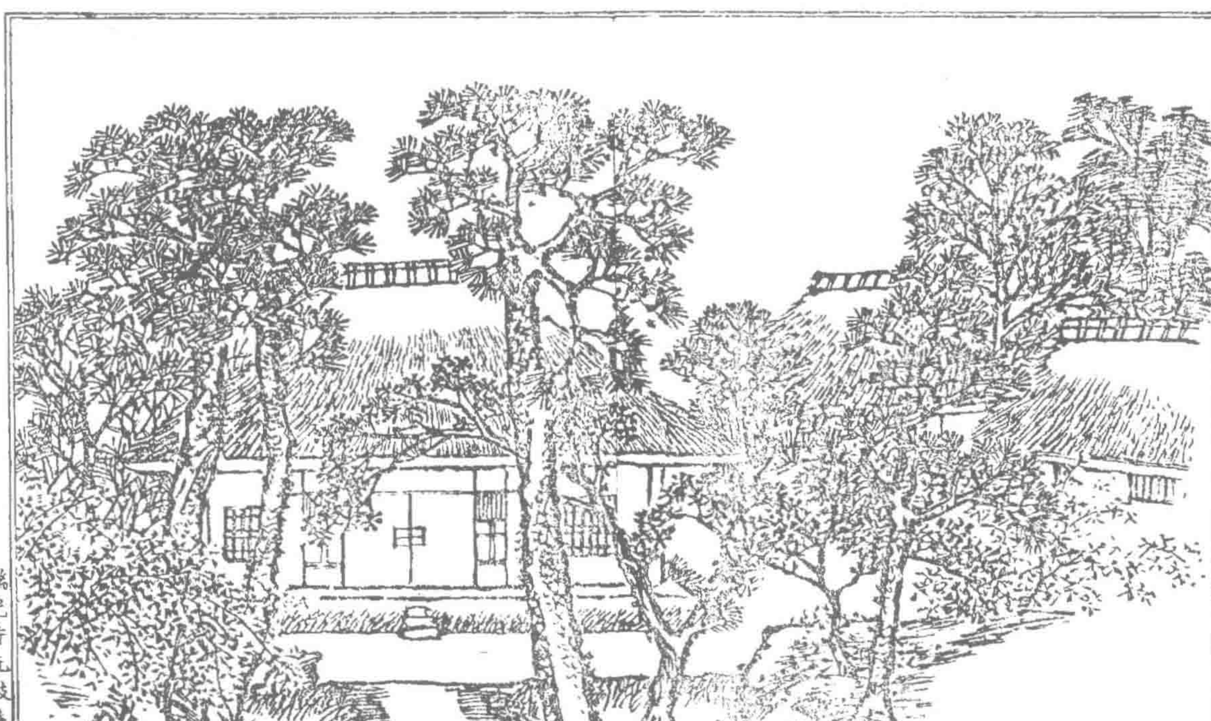


藤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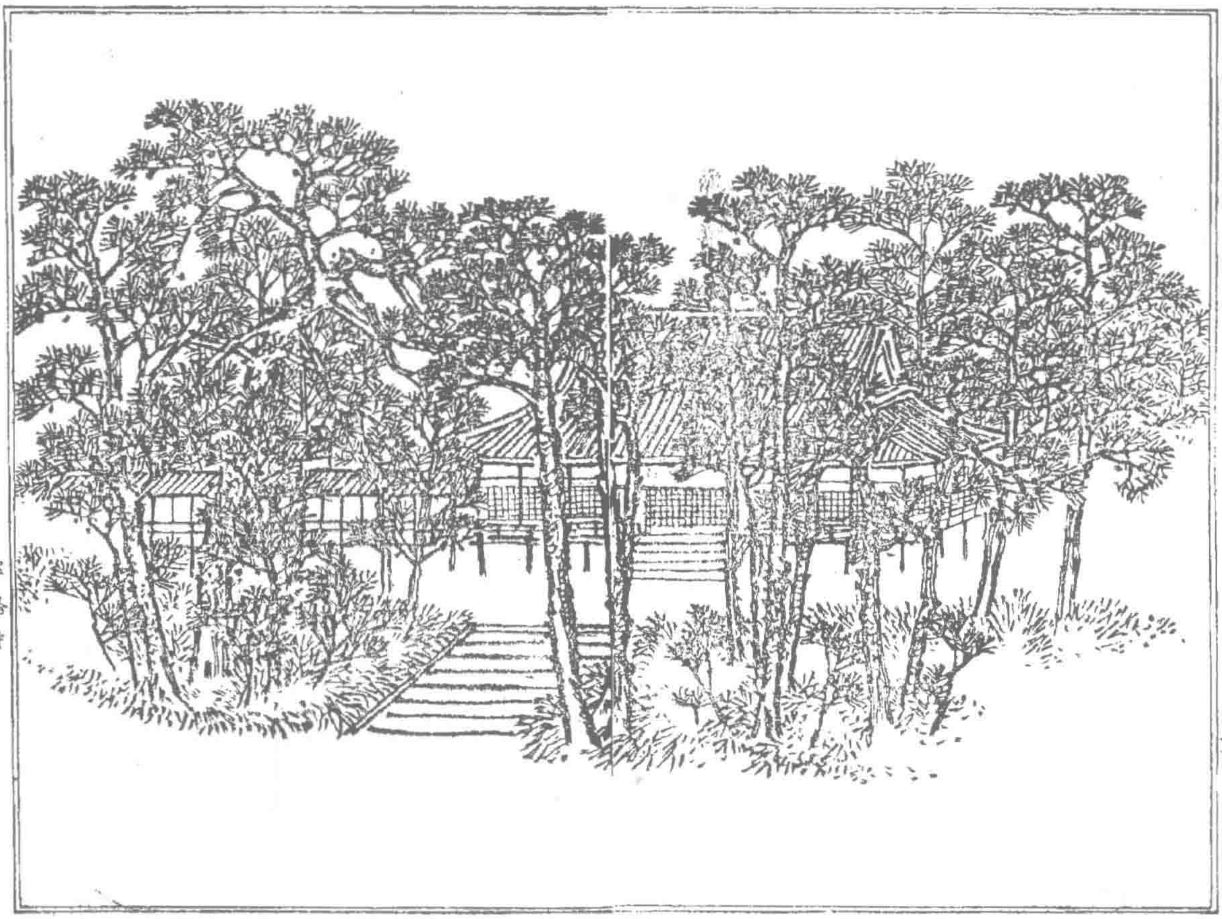
上一



即成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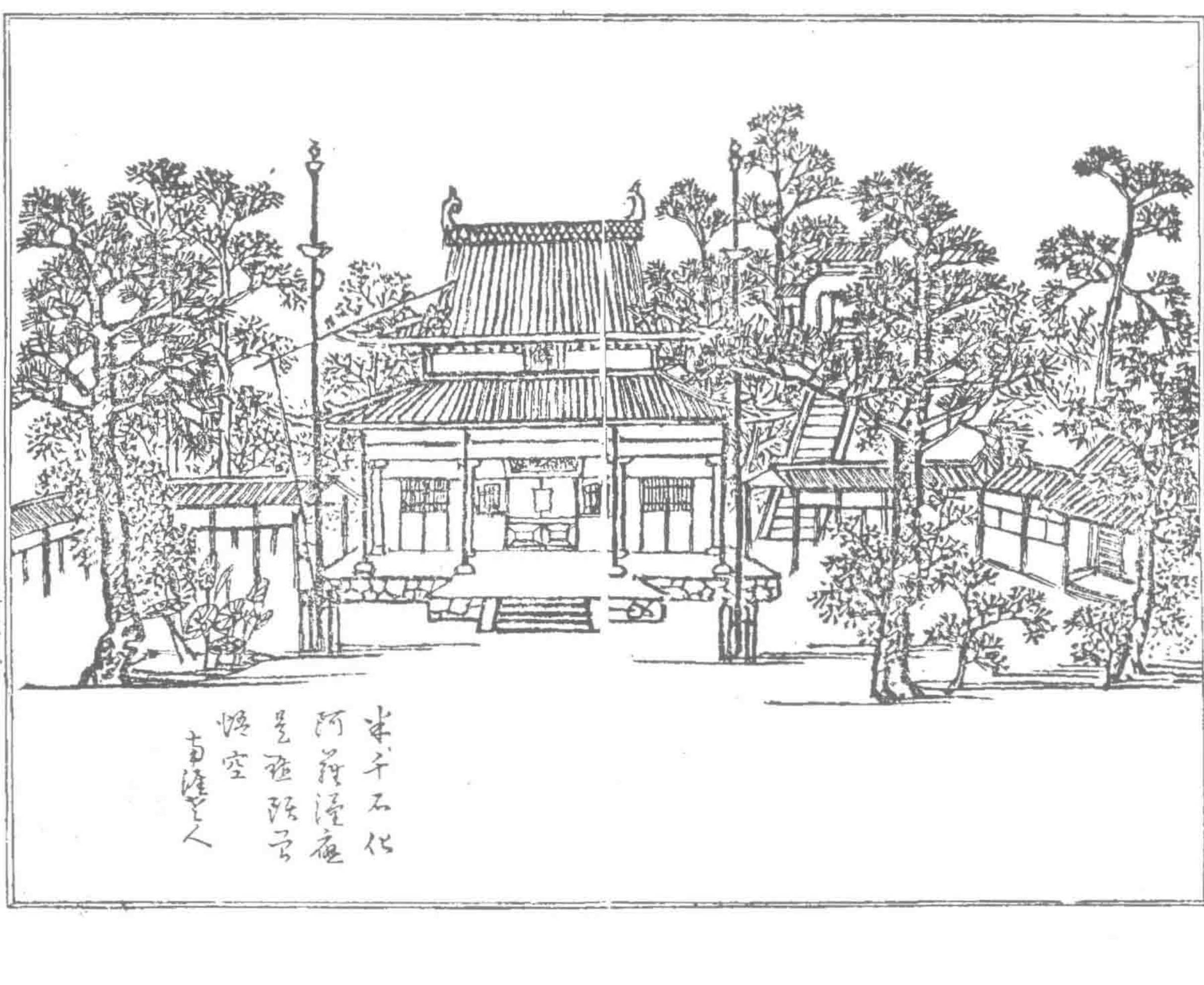


瑞光寺元政菴



宝塔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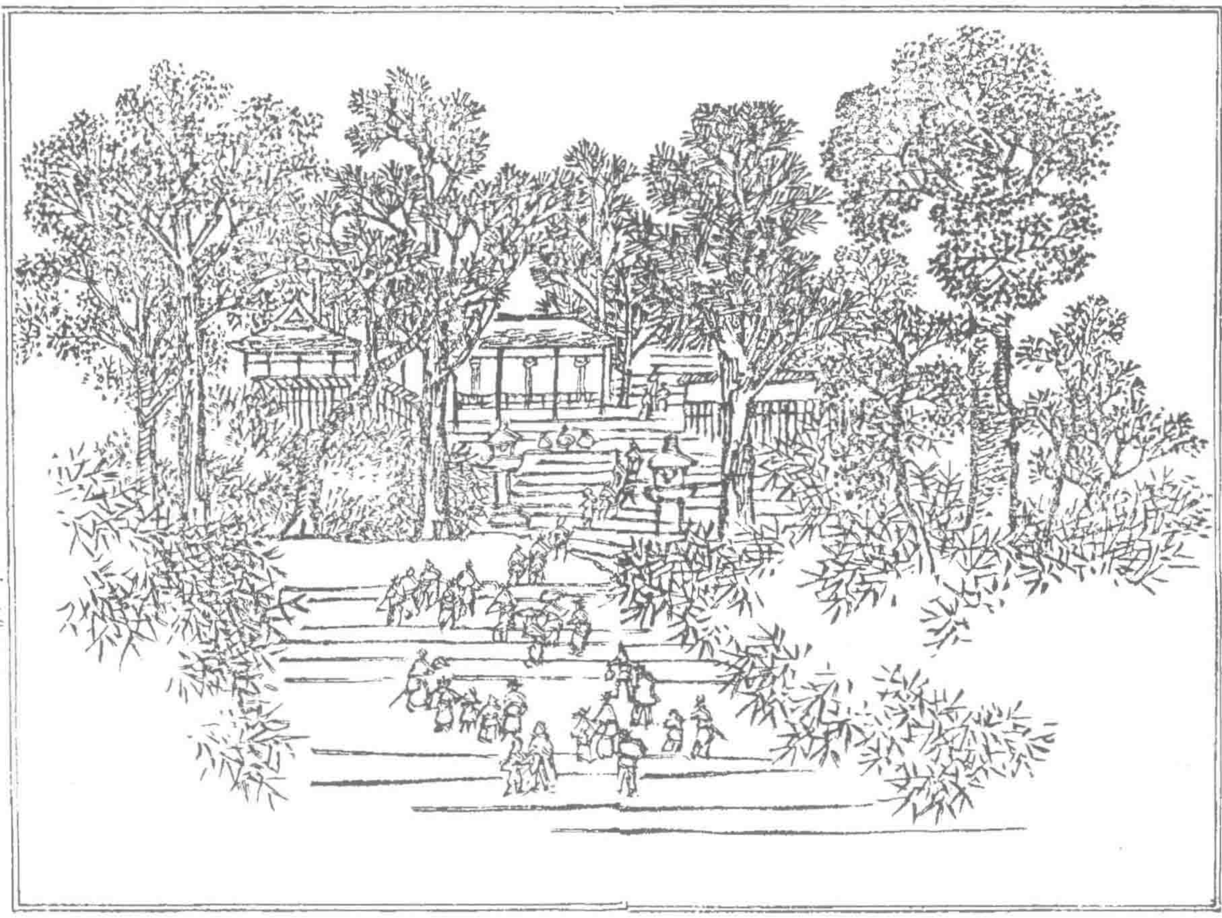
上四



石峯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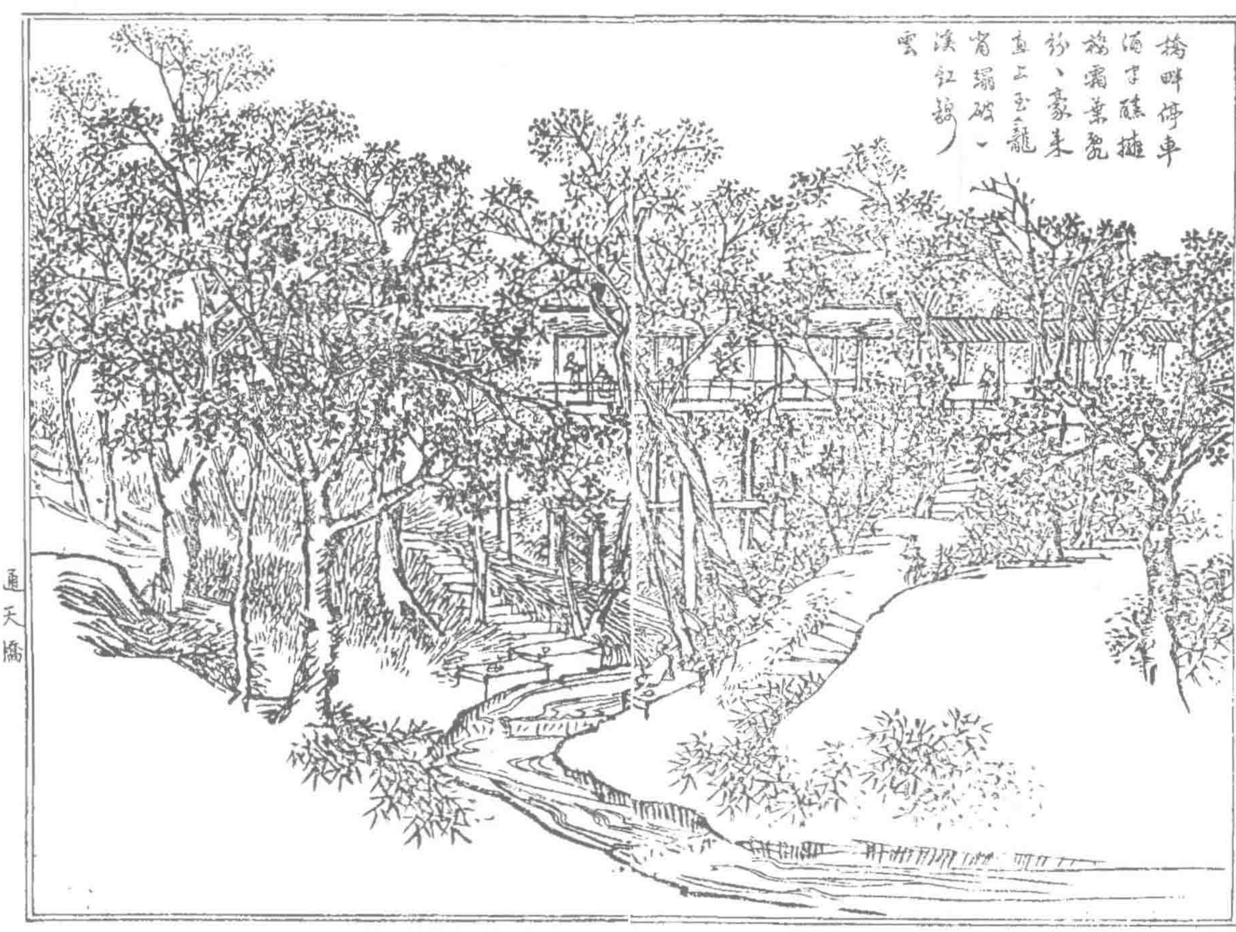
上五

三峯



上六

通天橋



上七

泉涌寺



上八

善能寺



上九



三熊野

上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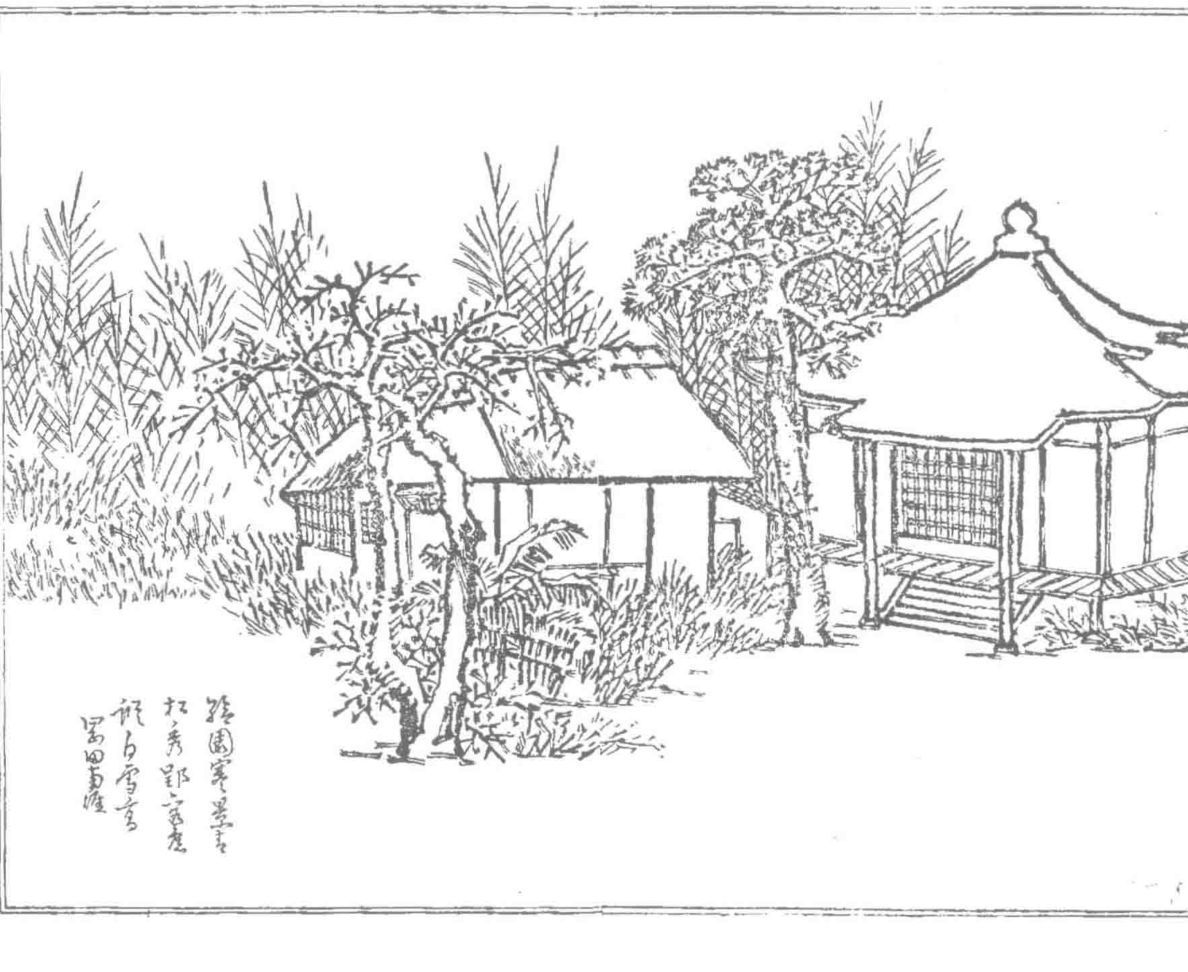
小野寺

上十一



清閑寺

上十二



實相寺貞徳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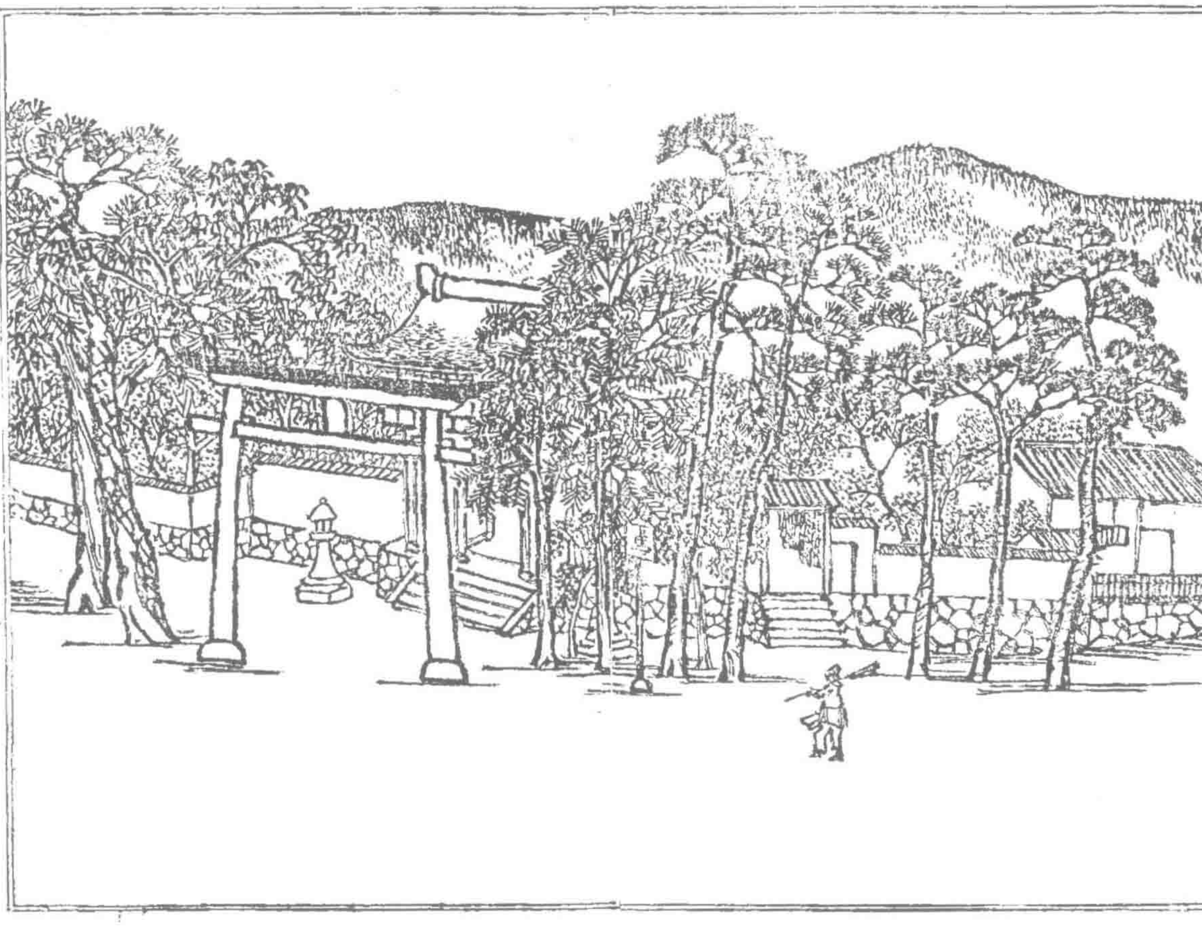
上十三

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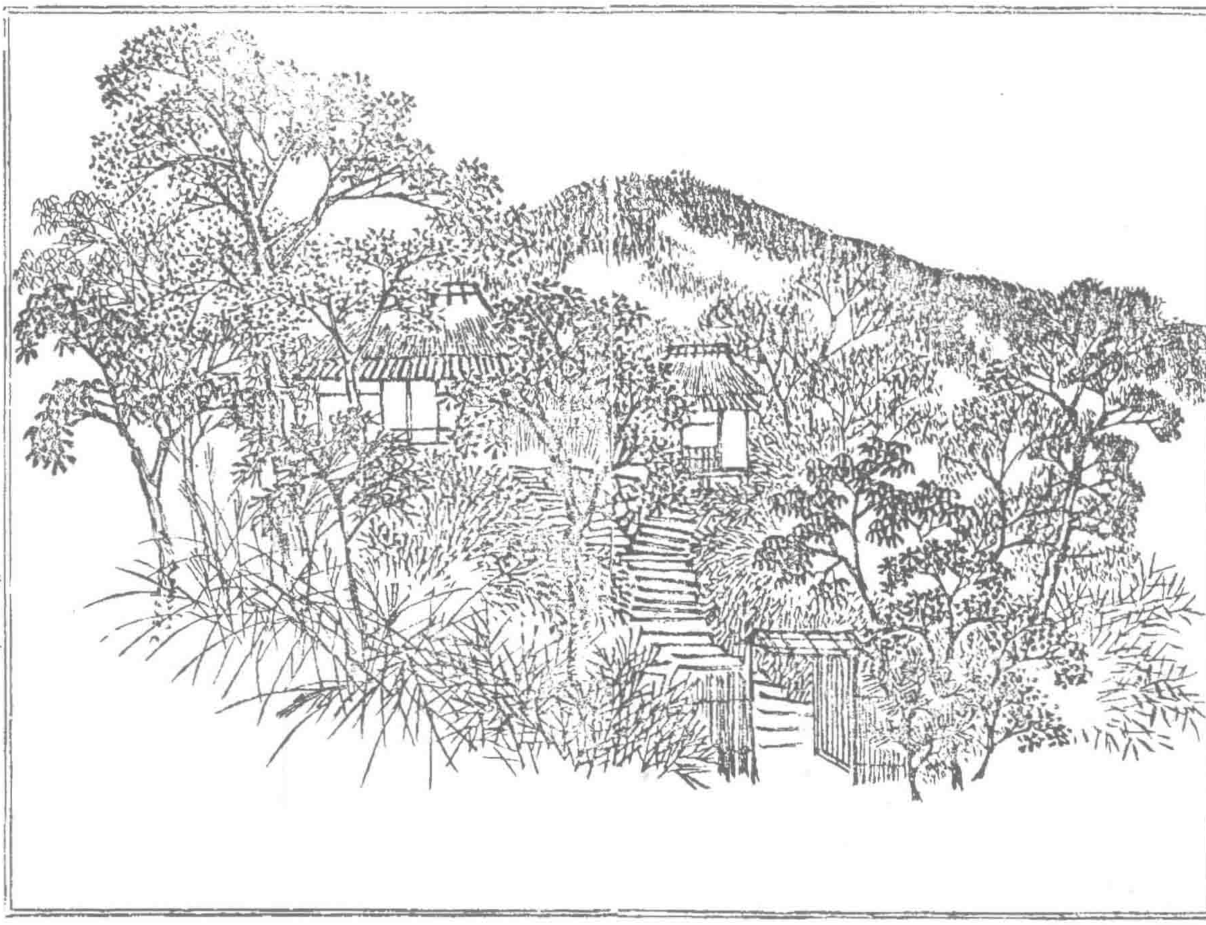


上十四

松尾



上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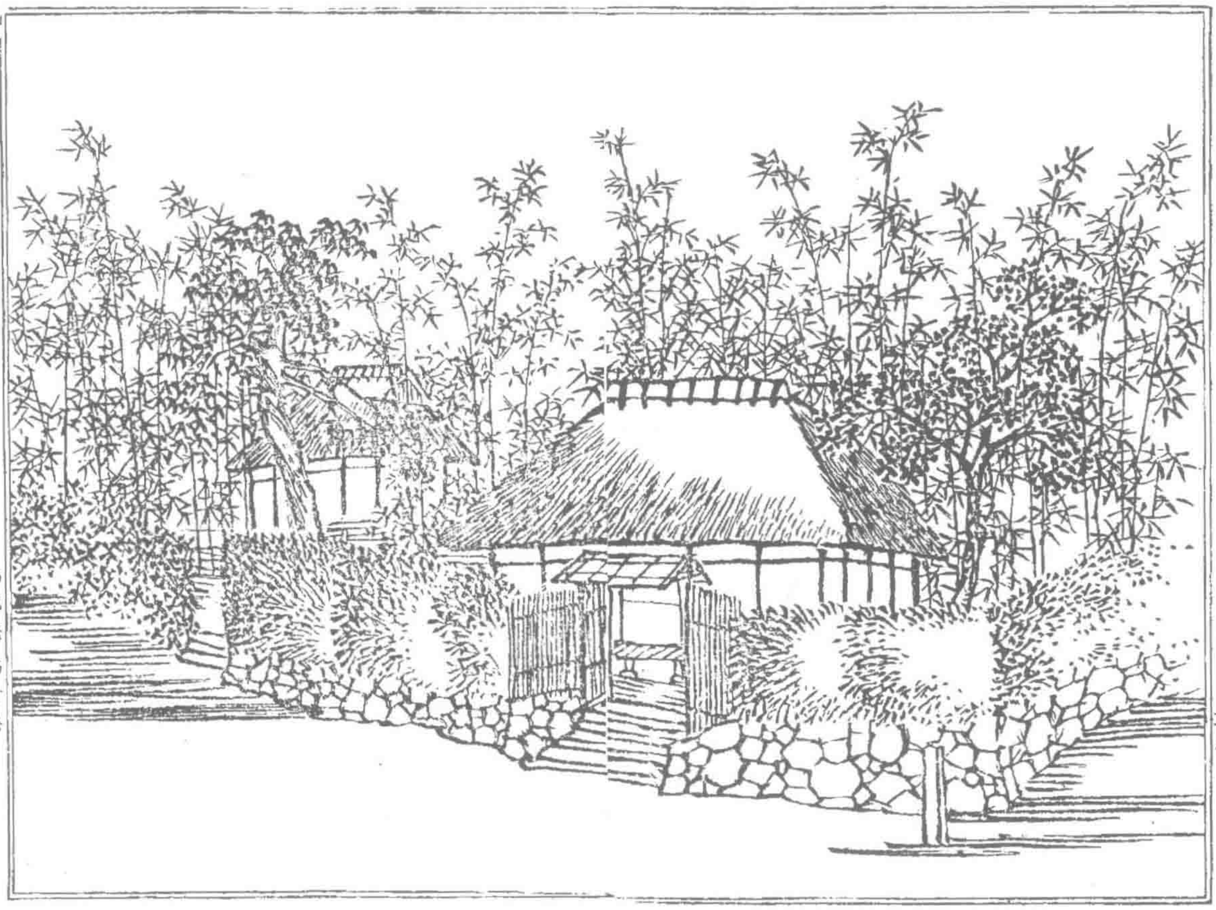
西岸寺

上十六



不動堂

上十七



西光菴　西行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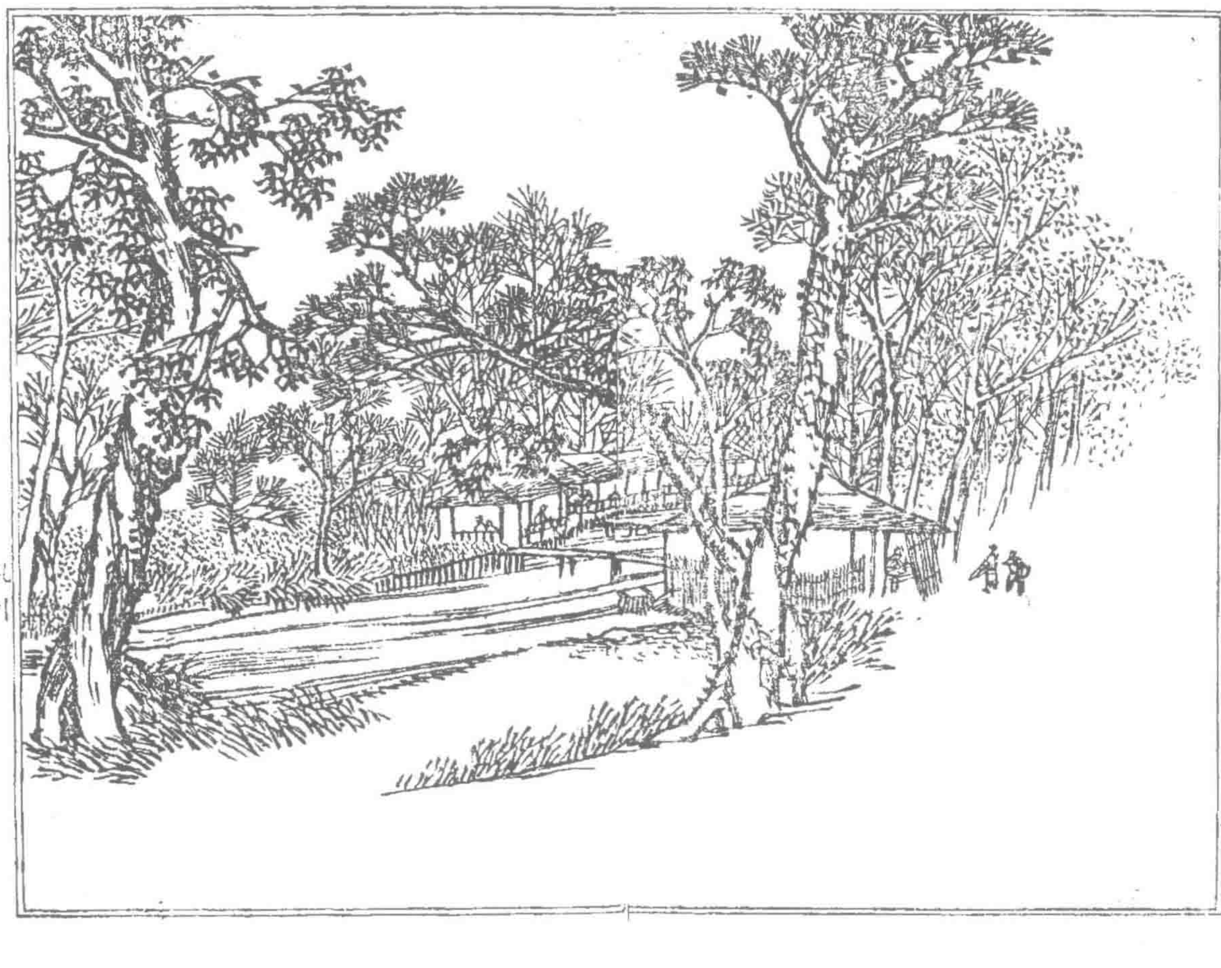
上十八

煙雲可織樹杪在華已攬奇於南山之南又選勝乎北山之麓

甲戌秋七月

楞亭之迺題

紀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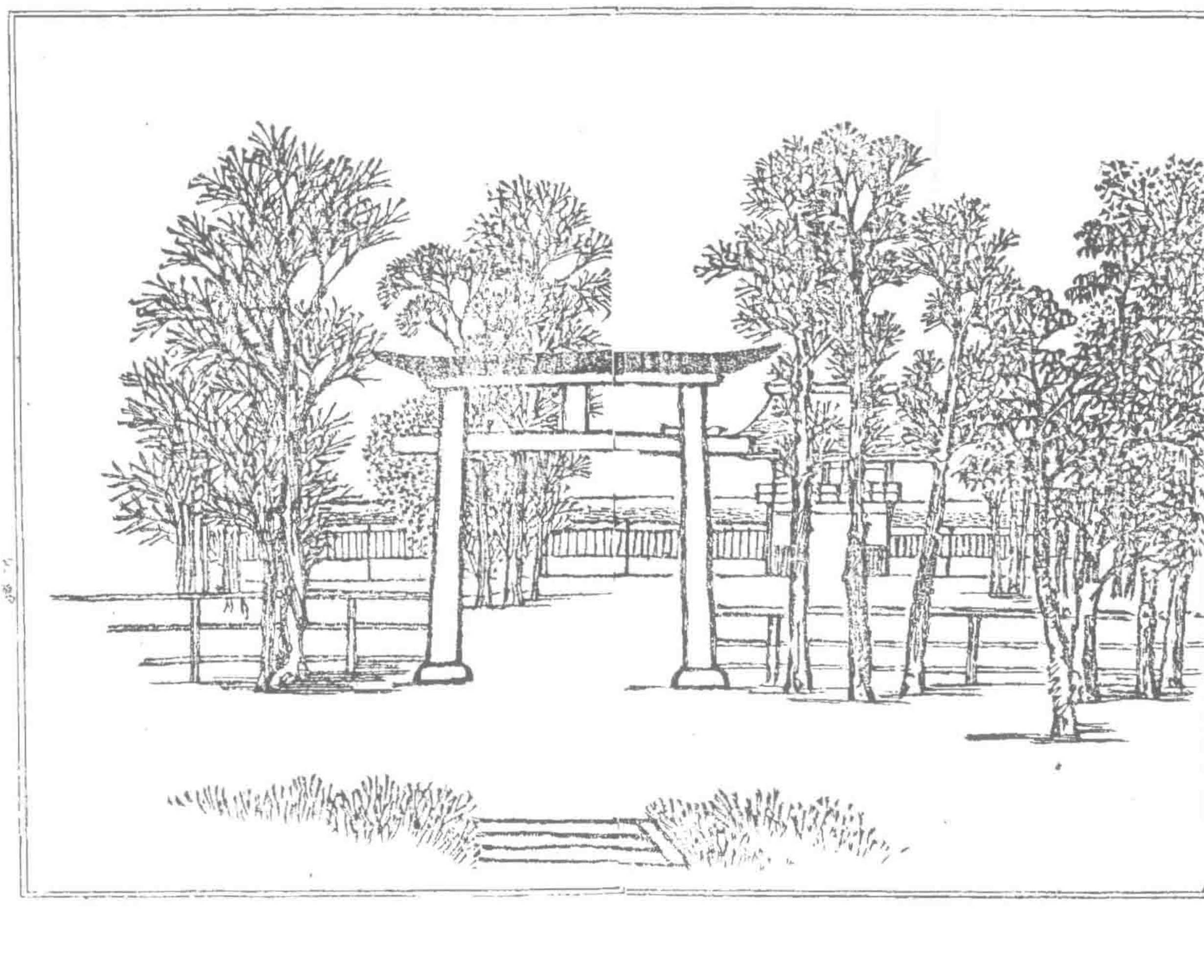


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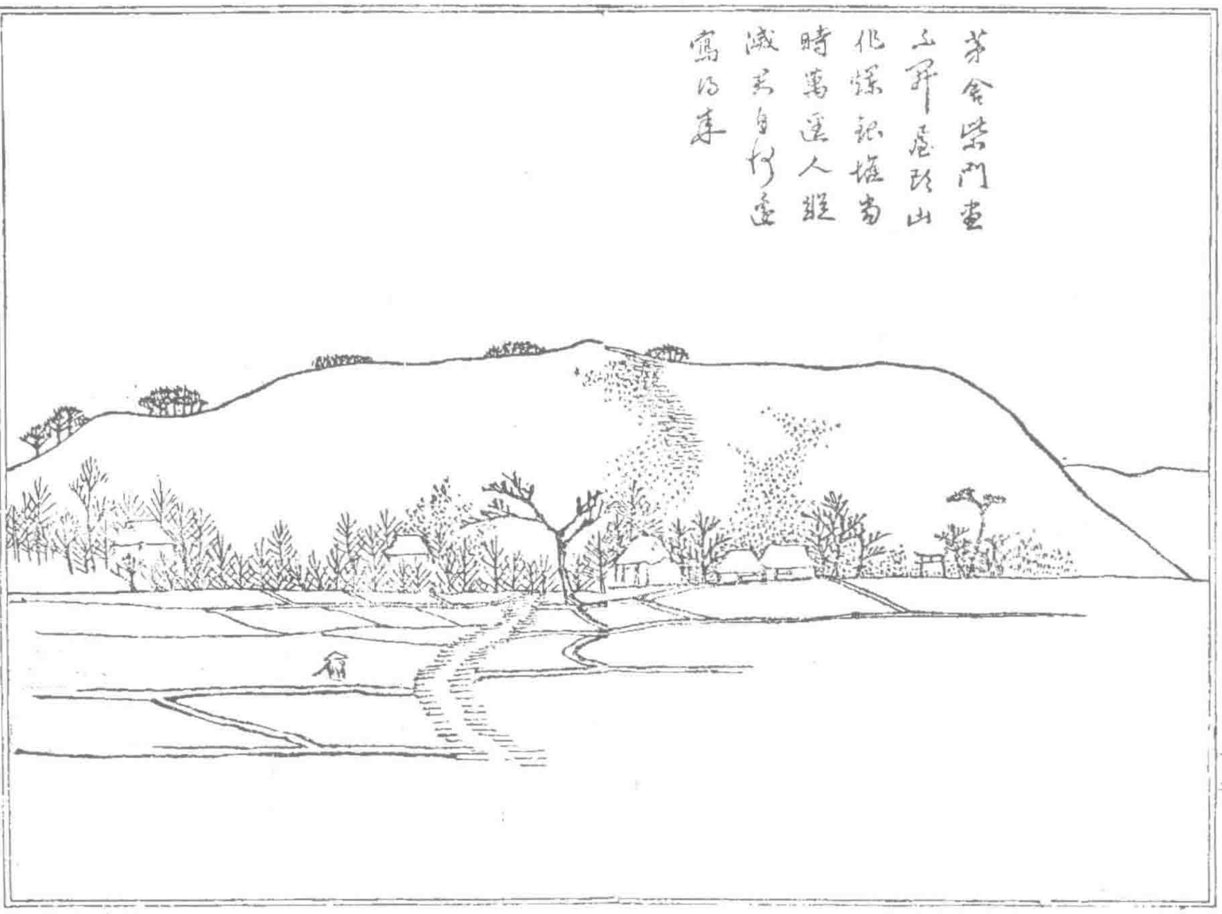
糺川



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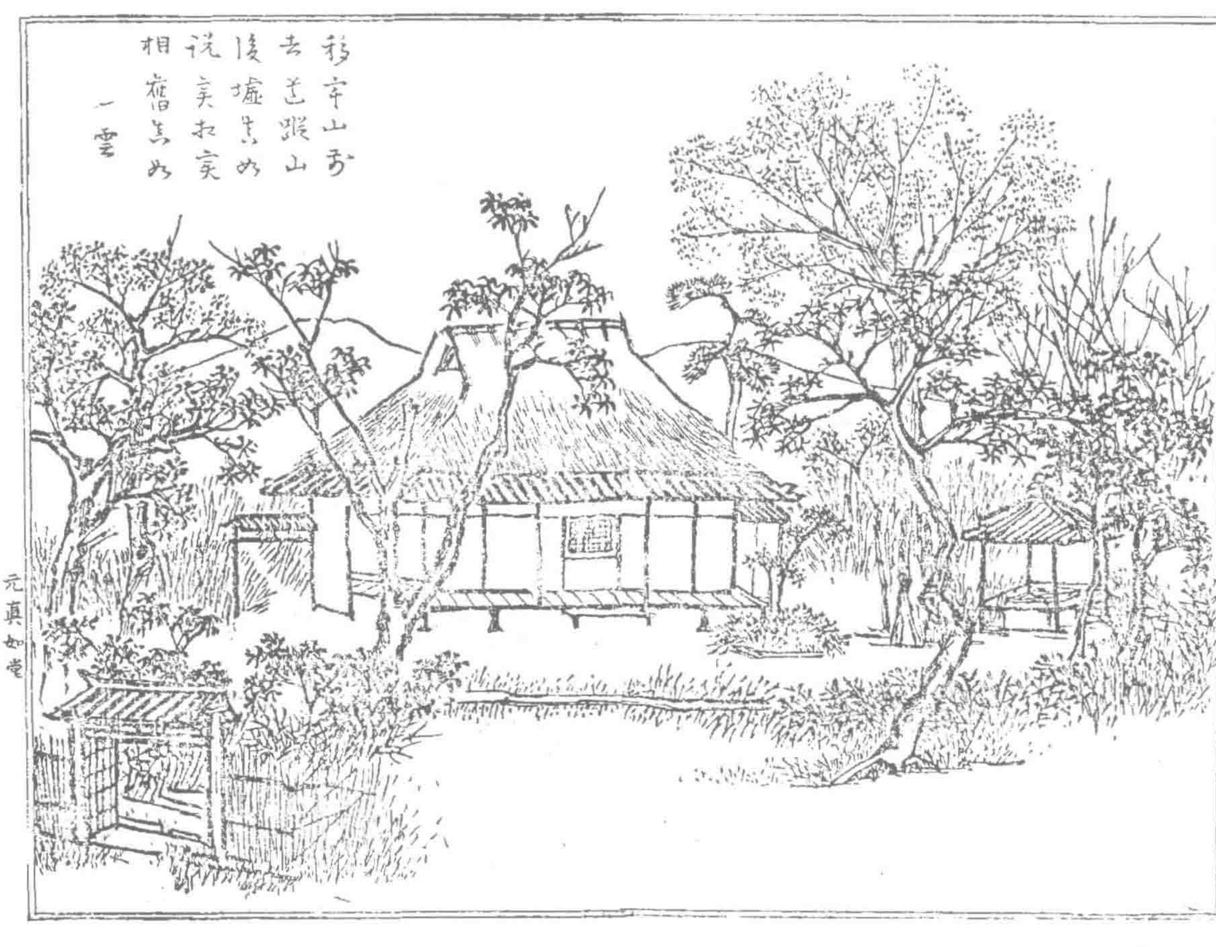


下四



松ヶ崎

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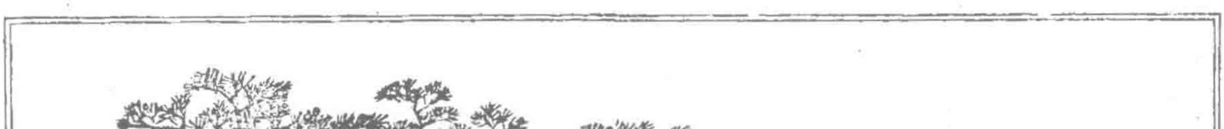
元真如堂

下六



鷺杜

下七



馬頭観音

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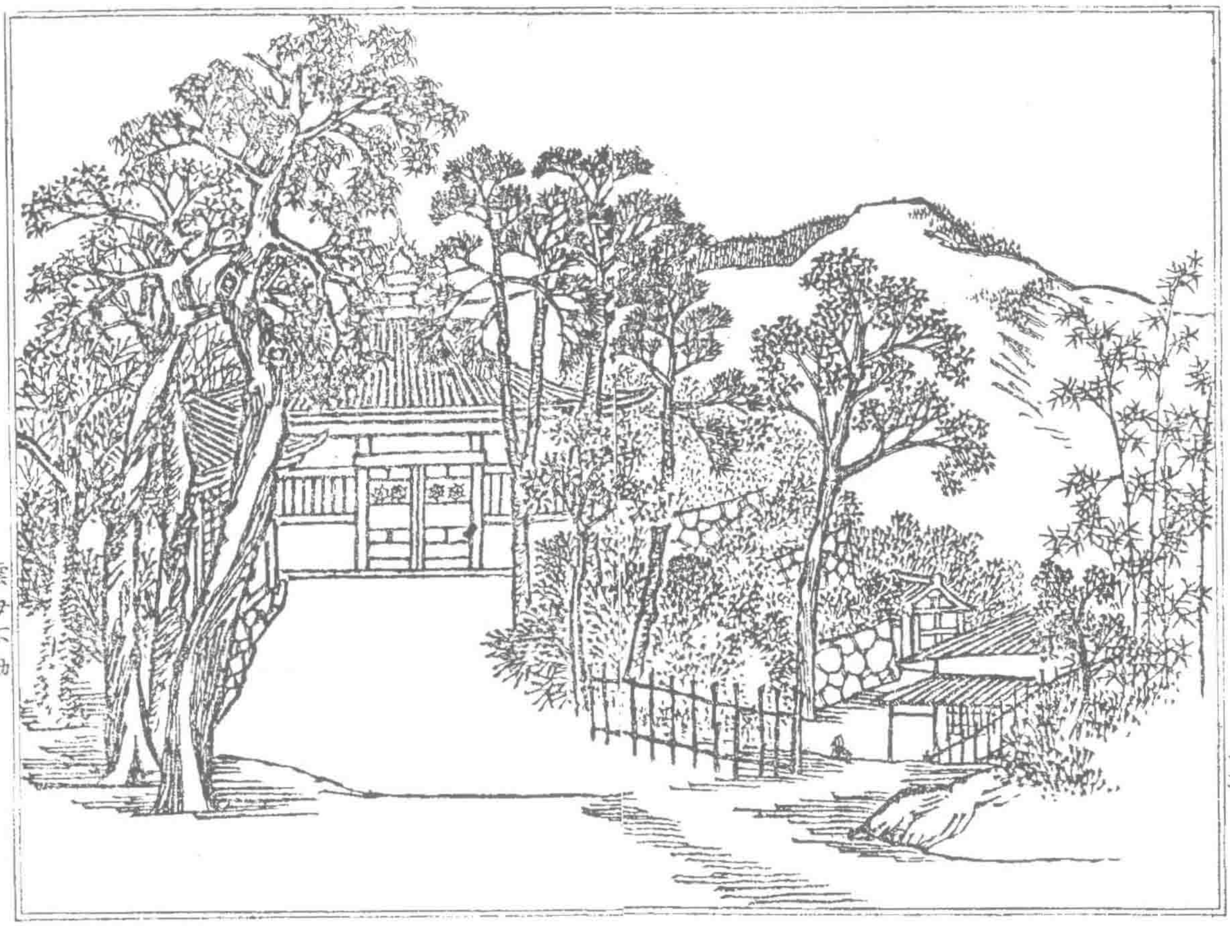
檜垣塔

下九



将軍地蔵

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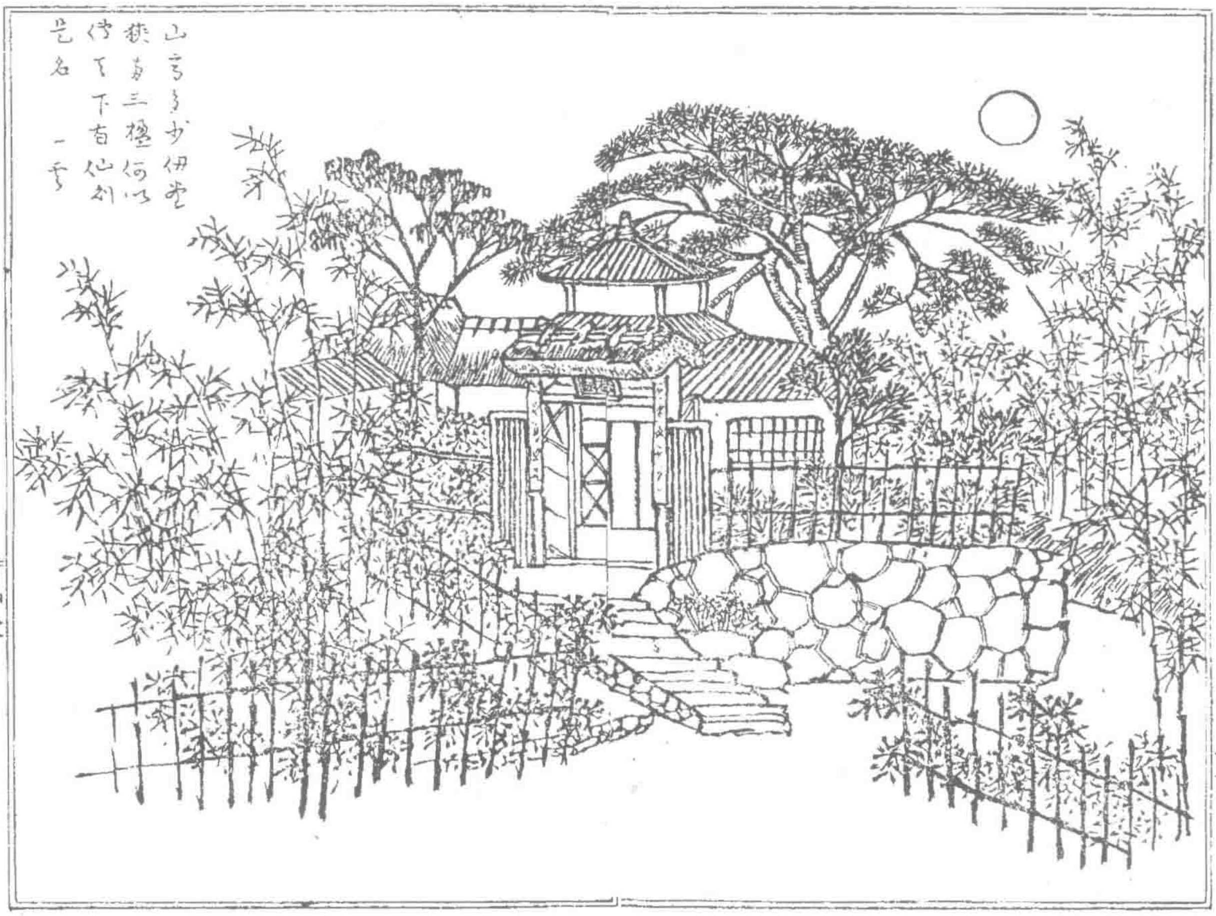
雲母不動

下十一



寺山

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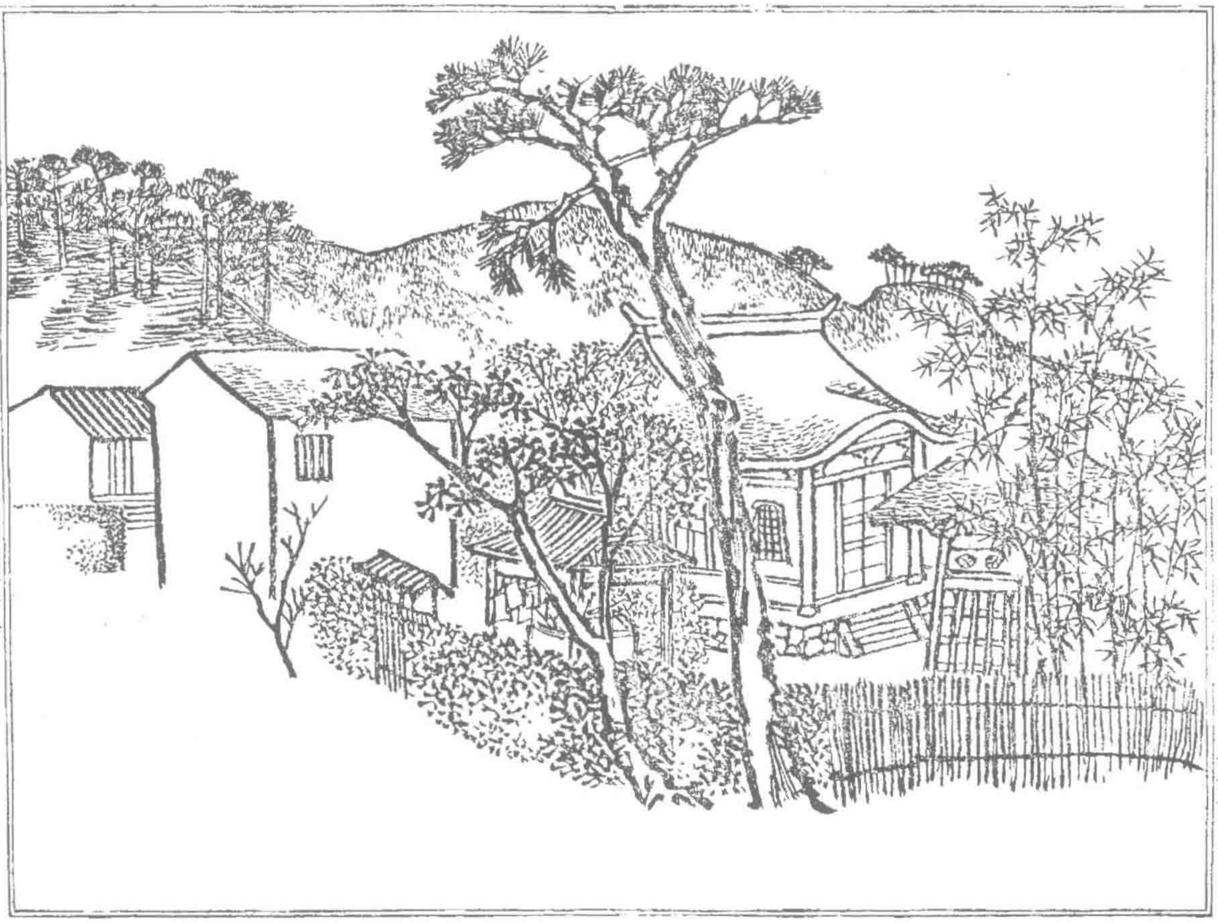
詩仙堂

下十三



高野川

下十四



蓮華寺

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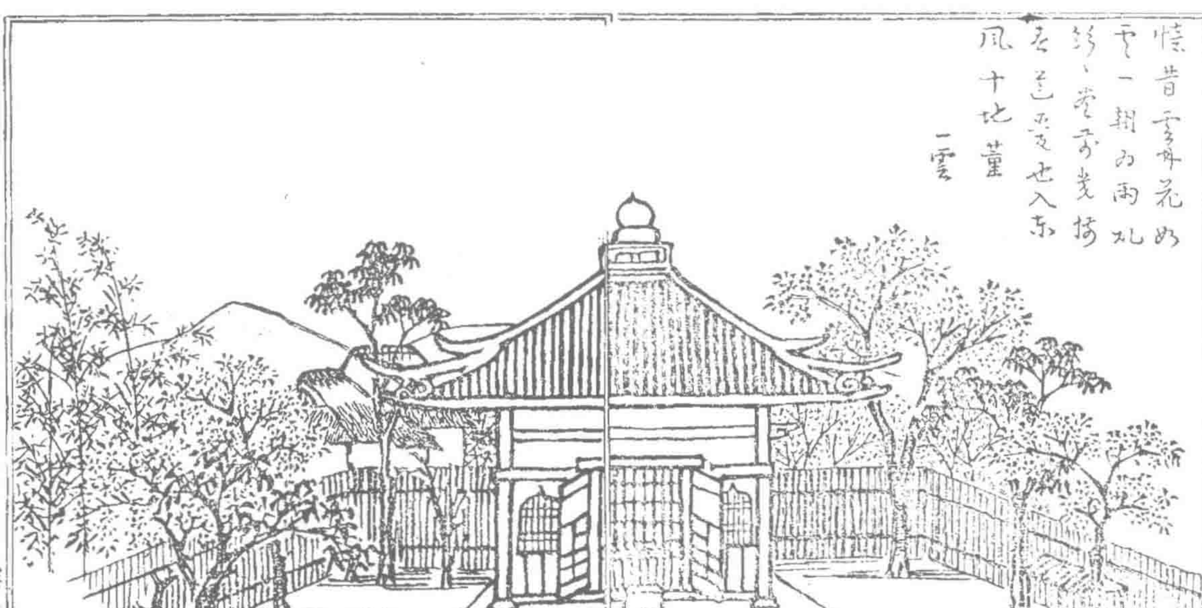
八瀬

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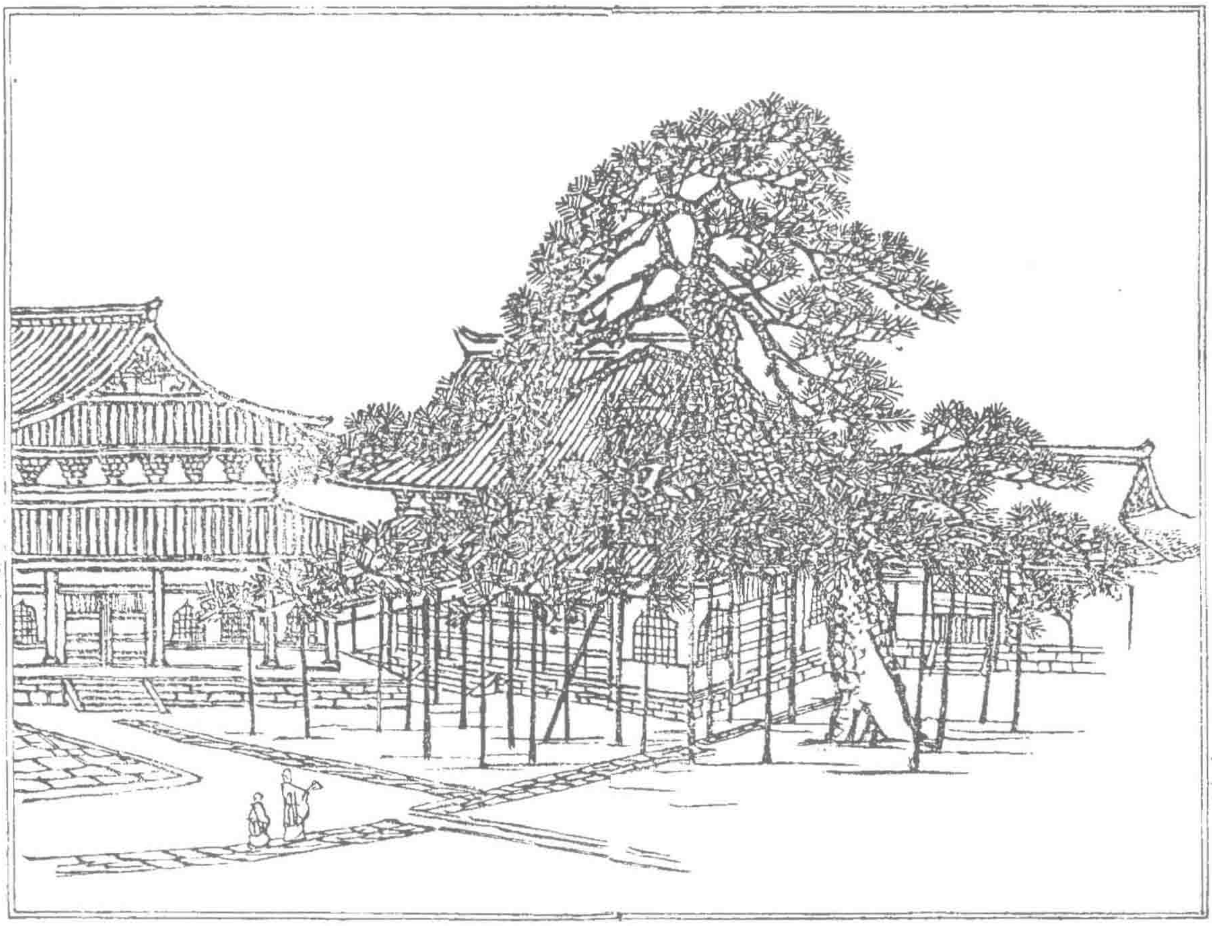
眷鏡石

下十七



雲林院

下十八



妙心寺

下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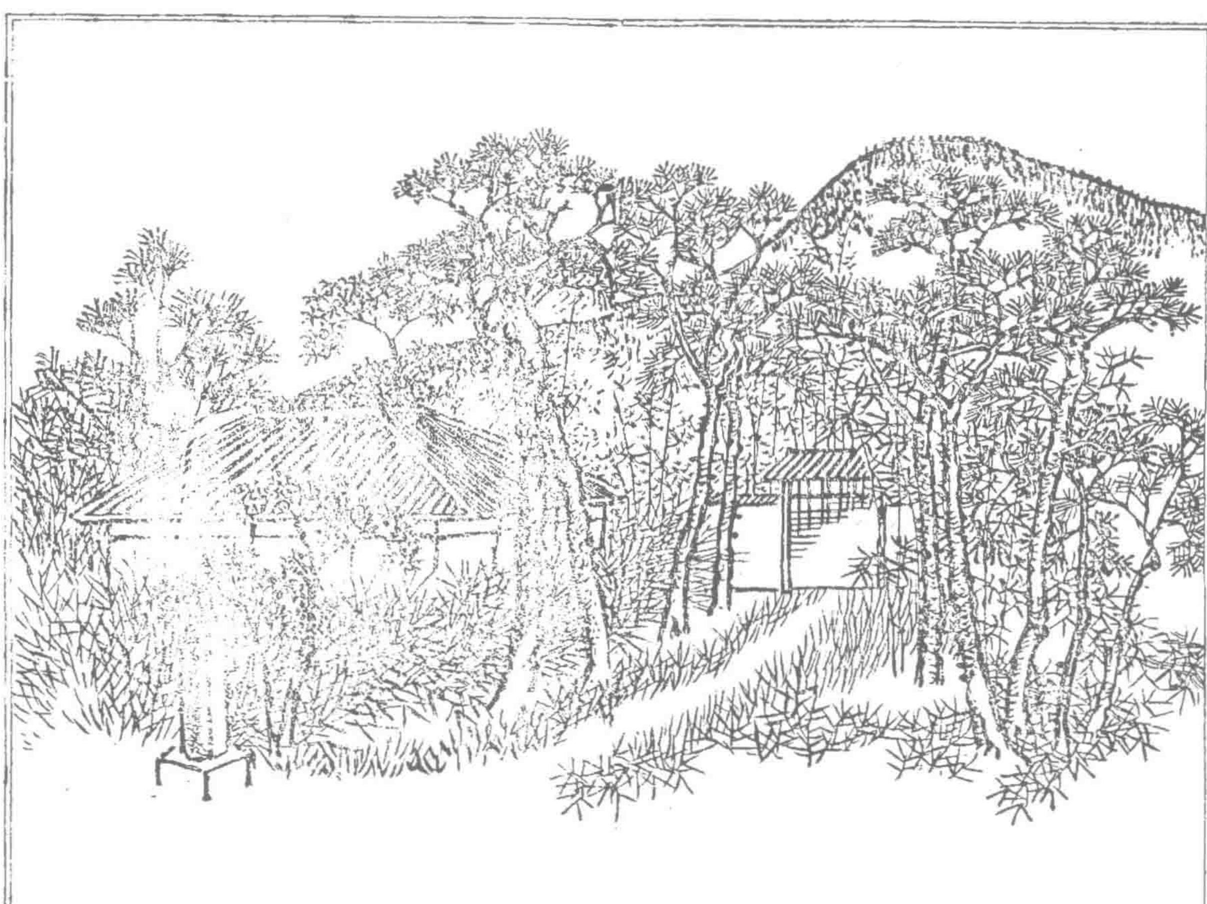
金閣寺

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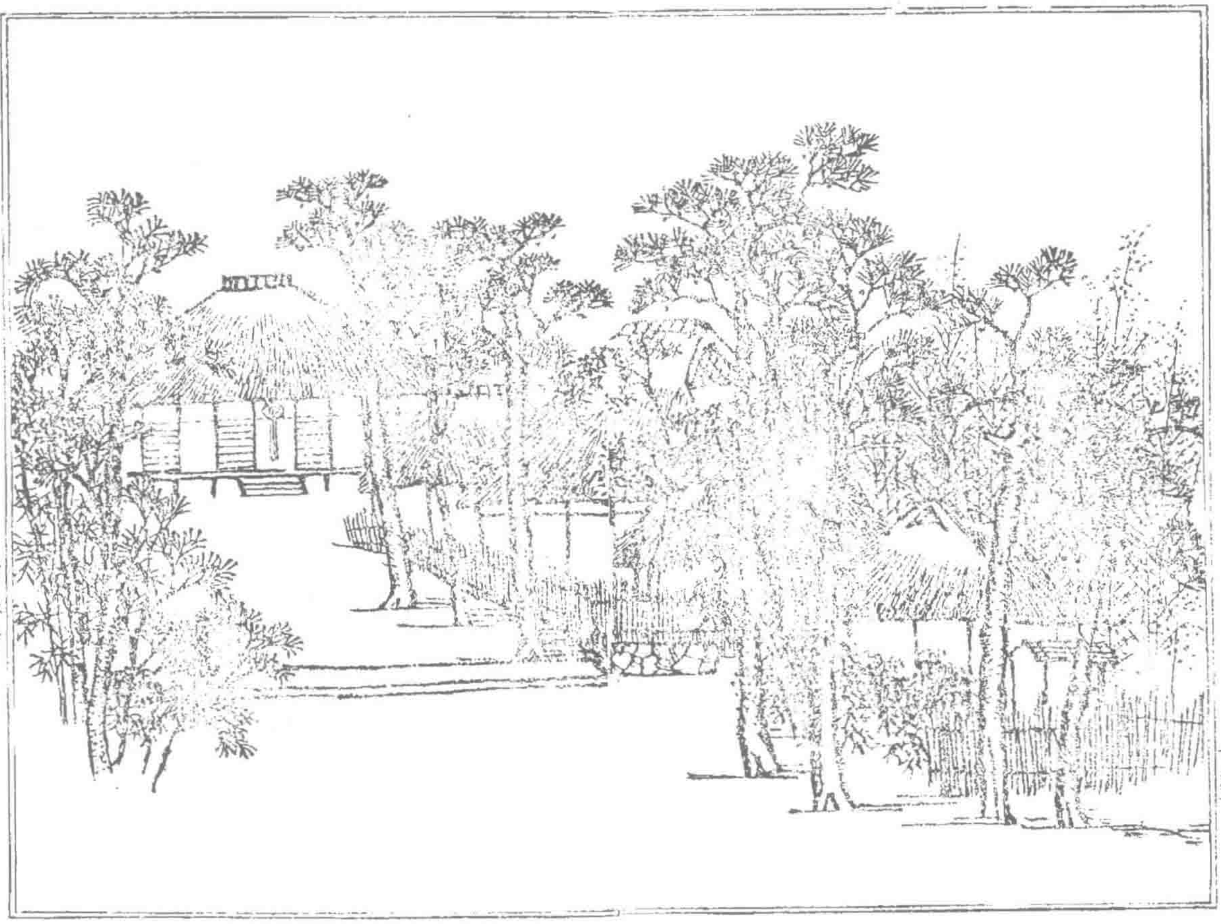
鐼石

下廿一



知足庵

下廿二



常照寺

下廿三



光悅寺

下廿四



高松菴

下廿五



石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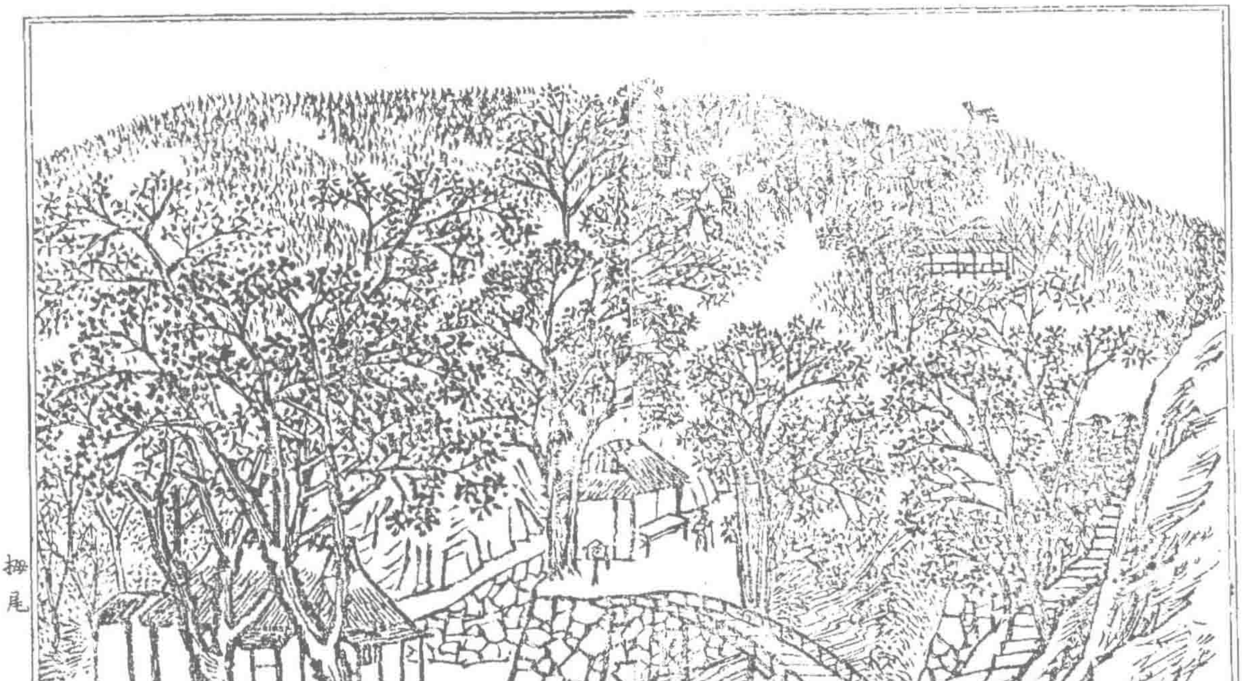
下廿六

高雄



下九七

栂尾



下九八

文徽堂蔵板目録

皇都書林 三条通御幸町(?)西へ入町 吉田新兵衛

温疫論 明呉又可原本 荻野台州校正 全二冊
同 方論 明呉又可原本 黒羽林伯芝標註 全二冊
同 標註 清劉松峯評註 日本多紀法眼閲 全二冊
同 類編 近刻 全二冊
同 假名附 全二冊
同 解 平安秦山襄隠講述 全五冊
此書ハ温疫論ノ大意ヲ片カナニテ委ク注シタレハ時疫傷寒其外諸熱病ヲ治スルニハイカホト六ケ敷証トイヘトモ其病論ヲヨク解シタルユヘ治療ノ法ニ於テ誤リ勿レム

職原抄参考 全二冊
同 首書 全五冊

草書韻會 自漢至金集名家草書 唐版舶来校行 全二冊

増補醫方朗鑑 淡龍本 全一冊
世ニ医家方彙ノ書アマタアレト古方ニナツテ又後世ニヨリ或迂遠ナル方ヲ多ク出シテ必用ヲカク故ニ病ニノソミテ甚患ル所ナリ此方鑑ハ古今ノ方書ノ中ニテ諸名家効験ノ要方奇栄且鍼灸ノ法マテ祥ニ載テ本書出處ヲ附シ新タニ補フヿ千有余條分量ノ正シ誤偽ヲ改タル丹家訂正ノ書ナレハ医家必用ノ書ニテ前板医方朗鑑ナルモノトハ天地懸隔ノ違ヒアレハ一様ニ見玉フヿ莫レ方案中ノ魁タルモノナリ

名家方選 浅井先生著 全一冊
同 續名家方選 同門人 村上等順著 全一冊
同 方選三編 同門人 平井主善著 全一冊
右ノ書ハ諸名家経験ノ奇方名方ヲ廣ク集メタレハ難病難治ノ証トイヘトモ家傳ノ良方アマタナレバ治療ノ補ケトナル医道必用ノ珎書ナリ

四書集註 道春点 全十冊
草彙 自漢至明諸家艸書 廣集テ草ニ勤ス 三宅(?)筱先生輯 全四冊
萬象千字文 篆刻家必右 易キノ書ナリ 廣澤先生書 全一冊
篆書唐詩選 五言絶句 全一冊 七言絶句 全一冊
江村銷夏録 全六冊
清木ヲ飜刻セシ書画監定ノ書ナリ書画翫弄風流家カナラス見玉フヘキモノナリ
萬葉集燈 冨士谷御杖著 全五冊
御杖のうしへ[illegible]

趙子昂松雪齋法帖 全一帖
同 竹樓記 同
同 落花詩 同
王義之黄庭經 全一帖
同 東西銘 同
同 艸訣百韻 同
同 辨格 同
董其昌武帝帖 全一帖
同 清暉閣 同
同 明遠帖 同
同 江邉帖 同
李邕福清帖 全一帖
同 婆羅樹碑 同
歐陽詢離騒帖 全一帖
文徴明千字文 同
祝枝山楷書千字文 同

勢語臆断 契冲師著 全五冊
世ニ伊勢物語あまたありといへとも誤多し今此本は契冲師にてく古書を考へ詳に註しおれハ古学家乃撰和文をまなふ人は此書にまさるものなし

吉野物語 橘綾足著 全三冊
古体乃和文をよろしく奈良の代乃うりを書わけし和学家を座右にそなへく学ふべきの手本とすべし

はなさく艸首書 全三冊
兼好法師乃[illegible]

古今和歌集 契冲師真跡 全二冊
圓珠菴
[illegible]

玉くしげ 本居大人著
漫吟集類題 契冲師家集 全四冊
春葉集 東満呂家集 全二冊
中古和歌類題 聴雨菴蓮阿撰 全二冊
文苑玉露 同輯 全二冊
此書ハ契冲言問宣長[illegible]
公事根元抄 後成恩寺関白兼良公御作 全二冊
同 集釋 松下見林注 全三冊
禁中年中の公事を[illegible]
年中行事歌合 全三冊
年中の公事を[illegible]

文鳳画譜 全一冊
同 二編 仝
同 三編 仝
右コトく人物花鳥山水ヲ交へ初心画ヲ学フニ便リヨキ模本ナリ

文鳳漢画 全一冊
漢土ノ人物數くソ廣画ニカキテ初心画ヲ学フニ輔クトナル画手本ナリ

文鳳山水遺稿 全一冊
世ニ山水ノ画譜多トイヘトモ実ニ先生ノ画山水ニ妙ヲ得タルヿ世人ヨク知トコロ之洪年トヲ充テノ千変々ソノ落成ナ需ト最トモ老人意ニ進マサレハ果サズ數年ヲ經テ漸ク此集レタル所セナク黄泉ノ人トナリ玉ツサレハ永代マテノ遺画実ニ先生ノ情魂コノ画帖ニ止リテ其筆力ノ玄妙ナルヿ筆頭ニ伸カタし

海道狂歌合 全一冊
鹿陽師狂詠
左 帝岳画 右 文鳳画
海道筋ノ人物ニ狂歌ヲ加ヘテ画手本トス

古秀画譜 全一冊
八田氏二代ノ内最得玉ヒタル画ヲ集メ一帖トス 松人物山水花鳥ヲ交ヘタレハ文墨画譜ニ同じ

漫画百女 合川珉和画 全一冊
当世ノ婦人ノ姿ヲ面白く画ク [illegible]

通神画譜 合川珉和画 全一冊
凡画譜ニ應蜜アリテ蜜ナレハ習カタク疎ナレハ法ヲ失フコノ画譜ハソノ間ヲ考へ初心ノ画法帖ニ備ヘル事ナリ

京城画苑 全一帖
同 二編 近刻 同
京師諸名工ノ画トイヘ氏得タルト得ザルモノアリ其妙ソノハリタル画図ヲ一人一紙ツヽ集メタレハ画手本ハ勿論扱交トモナリコトニ念ヲ入テ擢タル故扱本トハ見ヘズ筆勢ヲフルヒ書タルカロトクナレバ表具等ニナシ玉ヒテ至極ウルハシク珎宝ナル帖トイヒツヘキモノナリ

同　蕪画　文鳳 南岳 画　全一冊

琵琶湖勝景一覧　文鳳山人画　全二冊
八景ハモトヨリ湖水ノメクリ国々ノ勝地遠近ノ風景ヲ唐画ニ写シタルナリ尤神社仏閣山水草木鳥獣人物ホソノ中ニコモリテ和漢山水ヲ図シタル画ナリ

帝都雅景一覧　東西　河邑文鳳画　小栗十州題　全二冊
都ノ中ニ風雅ナル所々ヲ唐画ノ山水ニ摸シタルハ画法正シキ和漢山水ノ画手本ナリ

同　南北之部　同画　諸先生題　全二冊

禍福任筆　故文鳳山人男琦鳳画　全一冊
三世相ヲ草画トナシタル和人物ノ真アルモノニテ初心和人物ヲカクニヨキ手本也

琦鳳画譜　近刻　全一冊
先生ハ文鳳山人ノ男ニテ山人一生ノ著述ニモレタル花鳥山水人物ヲ集メアラタナル図ヲ並ラヒ山人ノ筆意ヲ得テアラハセル画帖ナリ

余情画苑　諸名家画　全一帖

狂画選　同　三帖
右ノ画ハ四季恋雑ヲワカチタレハ詩哥連俳発句狂哥ナトトコノ画ヲ題トシ画コトノ始ニカキテ玉ニフ画帖ナリ前後ノチイノ所ハ漢文和文ノ序跋外題ホヲモコノミニ因テモ[illegible]ナリテミヤビニ面白キアソビ草ナランカシ

楠亭画譜　全一冊

同　二編　近刻　同
先生ノ画和人物ニ於テハ実ニ先名カ知トレハ初心和人物ノ画手本ニ備ノ

九老画譜　蕪村山人校正　全一冊
蕪村山人随一ノ門人ナル呉山人ハ校正ナシ玉ヘハ其筆意ハ山人ノ骨肉ヲ得タレハ画テ風雅ナル画手本ナリ

列仙画伝　蓼川師宣画　全二冊
仙人ノタグヒヲ集メ且頭書ニ古代ノ文章ヲアゲタレハ古ヘヲ好ム人ハ所持ナシ玉ハヽ古ヘヲ考ルニ便アリ

倭国百女　蓼川師宣画　全一冊
古代ノ婦人ヲ集メ頭書ニ古代ノ文章ヲアゲタレハ古ヘヲ考ルニ大ニ便アリ　師宣ハ[illegible]

狂哥詞の海　数光館撰　全二冊
[illegible]

同　俗名所坐知抄　雛老館選　全二冊
[illegible]

同　[illegible]草　挑李園著　全二冊
[illegible]

同　千種園　得閑斎繁雅撰　全四冊

同　恋雑之部　同　二冊
[illegible]

扮翁類題　棟中小年　全一冊
油煙斎貞柳翁[illegible]

後撰夷曲集　全三冊

狂哥類題集　近刻

狂歌家土産　貞柳　全一冊
同　[illegible]　同
同　續　同
同　置土産　同

狂哥　野中の水　得閑斎繁雅撰　全一冊
同　[illegible]　同
同　[illegible]　同
同　紅葉[illegible]　同
同　[illegible]　同

改正内百番　勧世流　全廿冊
[illegible]　全五冊
[illegible]　全五冊
[illegible]　全五冊
[illegible]　全二冊
[illegible]　同
[illegible]　同
[illegible]　同
[illegible]　同
[illegible]　同

狂歌手毎の花　文遊屋茂篤　全一冊
初編より五編と出来
[illegible]

狂歌選　得閑斎撰　全一帖
[illegible]

倭百人一首　同撰　春川五七画　全一冊
[illegible]

狂哥伊勢物語　佩香園貴丸撰　近刻　全一冊
[illegible]

宝運出世伝授　同
福相[illegible]伝授　同
孝行[illegible]伝授　同
金もふけ伝授　同
長命[illegible]伝授　同
安楽[illegible]伝授　同
[illegible]

[illegible]　全一冊
[illegible]　全一冊
[illegible]　全二冊

孝子良民伝　全五冊

二十四孝小解　熊沢了介注　全一冊

眼[illegible]　全一冊

善玉先生大通論　文遊屋茂篤作　全五冊

[illegible]二翁童蒙訓　全三冊
[illegible]

百人一首　彩色奉書摺箱入　一冊
石井行宣卿御筆　土佐光貞朝臣画
[illegible]

同　小倉大全　全一冊
同　小倉百人一首　全一冊
同　金花百人一首　全一冊

杏葉百人一首千歳録　極彩色箱入　全一冊
同　女今川入　同
同　雛鶴用文姫鏡　同
女三十六歌仙抄　同
女今川ゆかり鏡　同
[illegible]

女萬宝倭文林　全一冊
女手中用文章　同

釈文童喩　全二冊

遊仙窟抄　張文成　全二冊

元三大師御鬮抄　中本 小本　全一冊
[illegible]

観音経国字解　月桂著　全一冊
[illegible]

中将姫行状記　全七冊

同　一代記　全五冊
[illegible]

按摩手引草　全一冊
[illegible]

文化甲戌孟春

上闌子幸圖

彫工　井上治兵衛

摺工　堀　喜三郎

帝都雅景一覧　東西之部　全一冊

京城畫苑　諸名家畫帖　全一冊

古秀畫譜　全一冊

衛道雙畫　全一冊

列僊畫傳　全一冊

漫畫百女　合川珉和画　全一冊

文化十三年丙子八月刻成

書肆

浪華　心齋橋　森本太助

東都　日本橋　前川六左衛門

皇都　三橋街　吉田屋新兵衛

新宮貞亮　編

京華名勝集

明治三年（一八七〇）京都勝村治右兵衛刊本

據明治三年（一八七〇）
京都勝村治右兵衛刊本影印

明治庚午冬刻成

京華名勝集

讀月樓藏板

京華名勝集序

識面山水之秀麗京師為最其　宮闕之肅穆人物之都雅固無論而至神祠梵刹古蹟名區之多則海內實為無比焉先輩所著有山城名勝志

雍州府志山州名跡志及皇都名勝詩集等巨細詳悉無復遺漏然而神祠梵刹已廢興古蹟名區多蕪没荒矣時勢之遷移與詩風之變化亦復然矣識者不能無感慨焉是此集之所以

作也余業刀圭診療無暇然性嘗文事偷足於夏日卧榻之間愛静於冬夜孤燈之下孜孜矻矻搜索天明以後之作家得百八十餘名采題名勝詩以為主而朝典之頌詠古之作有関於京

畿者併而收之欲使讀者尚夫衣冠文物之美山水秀麗之趣且於名將勇士忠臣烈婦高僧韻流與姦雄亂賊之事跡亦竊寓勸戒之意詩有古今體凡四百八十首合為五巻頃日指貲

刻之欲以償先輩撰著不啻拮据々艱越俎之誚亦不免獨棄余數年苦心訪輯不忍一朝棄擲之因取付之同志以共今昔之感是此刻之所以不能已也

明治三年庚午夏五月

龍城子新宮貞亮撰

石堂粟本敦書

凡例

一此集仿源堯夫皇都名勝詩集也彼自元和至天明此則錄天明至今日之詩天明作家載彼者省此體裁亦不無小異也

一集中批點有出先輩手者又有係貞亮私斷者不必識別焉

一詩題下註出貞亮意者加圈於上以別作者自註

一以詩取人不必問其學識如何以人取詩不必論其格調如何要在不失名士與佳詩而已然海內之廣詩人之夥固非吾輩所能網羅不爲無遺珠之憾也覽者恕之

阿倍安倍之誤下同

名勝目錄

卷一

平安城　相國寺（鷲宿梅）　阿倍晴明祠　西陣　聚樂　神泉苑　本能寺　誓願寺　瑞泉寺　軒端梅　六角堂　本願寺　飛雲閣　涉成園　縮遠亭　東寺　六孫王廟　朱雀　島原　竹田　高瀨　鴨河　三本木　月波樓　清暉樓　溪山無盡樓　山紫水明處（水西草堂）　二條橋　鳧水閘口　角倉氏別墅　木屋街　柏亭　三條　三條橋

四條　四條橋　待月樓　五條橋

卷二

東𡍼　聊逍遥處（梁川氏宅）　錦織草廬　錦織林（聖護林）　神樂岡（吉田山）　岡崎　黑谷　眞如堂　鹿溪　談谷　萬無寺　任蓮山安樂寺　鈴虫松虫二宮　女墓　慈照寺（銀閣寺）　東求堂　如意山（大字火）　如意寺　光雲寺　若王子山　禪林寺（永觀堂）　南禪寺　天授庵　星巖先生墓　順正書院　粟田口　旗亭　大日峯　粟田嶺　將軍塚　華頂山知恩院　泰平亭　感神院　八阪神祠　祇園雙酒店　鴨東　萬春樓　井筒壓　圓山　春雲樓　長樂寺　東漸寺　雙林寺（芭蕉堂）　長喜庵　大雅堂　眞葛原　建仁寺　安井　高臺寺　靈鷲山正法寺　翠紅館　八阪浮圖　六波羅密寺　清水寺　田村堂　曙亭　歌中山清閑寺（小督髮塚）　鳥部野　小松溪（下村氏別業）　大谷　圓通橋　阿古屋塚　方廣寺　阿彌陀峯　三十三間堂　泉涌寺　含翠軒　東福寺　通天橋　稻荷祠

卷三

深草里　瑞光寺　元政上人墓　小栗栖　千本松（日岡）　御廟野　山科　大石氏宅趾　醍醐　黄蘗山　宇治　莵道川　萬碧樓　平等院　若宮　慧心院　山吹瀨　興聖寺　女僧瀨　米淘磵　伏見　善光寺　梅溪　桃山　觀兒道臺趾　指月亭　椋泖　井堤　玉水　泉河　笠置山　鷲峯　木津川　淀河　淀城　洲嘴園　癡塚　石清水神廟　神后祠　高良祠　橋本驛　女郎

名勝目錄終

作者姓名 隨詩先後錄之

阿波　竹澤邦光　東洋　美濃　長戸讓　得齋
攝津　藤井啓　竹外　東京　柏昶　如亭
美濃　村瀨聚　藤城　伊勢　齋藤正謙　拙堂
播磨　河野羆　秀野　仙臺　釋古粱　南山
加賀　大田元貞　錦城　近江　田中榮　芹坡
讚岐　藤澤甫　東畡　豐後　釋了通
美濃　梁川孟緯　星巖　長門　吉田矩方　松陰
近江　巖谷修　迂堂　美濃　大原寬　鐵心

尾張　鷲津宣　毅堂　紀伊　津田臣　香巖
越前　鈴木瑯　蓼處　駿河　石世彝　雲嶺
出雲　金本相觀　椒園　東京　關本寅　三泉
紀伊　野呂隆訓　松廬　平安　摩島弘　松南
平安　小林發　卓齋　備中　阪谷素　朗廬
仙臺　大槻清崇　磐溪　浪華　釋日謙　聽松
攝津　山田信　翠雨　平安　安代龢
豐後　劉蓊　石秋　備後　菅晉帥　茶山
常陸　大窪行　詩佛　平安　鳴規　棕隱

平安　釋知影　獨鶴　安藝　賴襄　山陽
東京　寺門良　靜軒　東京　遠山澹　裕齋
平安　賴復　支峯　美濃　後藤機　松陰
美濃　牧輗　百峯　安藝　賴維柔　杏坪
平安　杉岡道啓　暾桑　紀伊　菊池保定　溪琴
平安　三善行興　赤城　近江　岡本廸　黄石
上毛　河三亥　米庵　肥前　福田思恭　渭水
豐後　相良熙　蘭雪　紀伊　菊池純　三溪
東京　諸葛興卿　中如　豐後　田孝憲　竹田

河內　柘植煕　葛城　備前　紀遜　春琴
豐後　釋五岳　竹村　阿波　柴升　碧海
豐後　廣瀬範　青村　武藏　久米篤　習齋
越前　大鄉穆　學橋　紀伊　川合衡　春川
東京　淺野長祚　梅堂　筑前　村田淑　香谷
東京　島田敏　半癡　安房　鱸元邦　松塘
高良山　釋亮恩　歸峯　平安　岩垣龜　月洲
肥前　草場韡　珮川　筑後　松下夷　筑陰
越中　釋雪象　東林　平安　松本愼　愚山

伊勢　齋藤正格　誠軒　越前　大島淳　怡齋
平安　賴醇　三樹　豐後　釋大含　雲華
平安　久野恭　繁山　近江　琴希聲　春樵
山城　清敬直　梅東　紀伊　釋果　冷雲
土佐　釋隆岳　月曉　美濃　宇野義以　南村
武藏　宮澤雉　雲山　東京　中村正直
對馬　龜谷行　省軒　平安　並河大受　蓉塘
平安　麻田喬　赤縣　阿波　釋泰冏　梅癡
本願寺　釋顯明　海鳩　平安　福田元豐　躬耕齋

越前　佐藤誠　硯湖　　浪華　筱崎弼　小竹
越前　伊藤輔　君山　　山城　釋西笑　古香庵
豐後　秋吉質　南豐　　平安　波多徵　橘洲
東京　大沼厚　枕山　　阿波　柴莘　秋村
近江　松橋純眞　江城　　平安　江馬聖欽　天江
平安　山田鈍　邪年　　出雲　松本裕　古堂
仙臺　齋藤馨　竹堂　　讚岐　細川潔　林谷
豐前　恒遠勇　經岳　　浪華　奥野純　小山
丹波　中島漁　雪樓　　尾張　村田哲　梅村

安藝　阪井華　虎山　　東京　長谷川域　昆溪
豐前　恒遠和　醒窓　　本願寺　釋雲獻　研香
浪華　岡田邦彥　南涯　　豐前　松井鄰　篁陽
東京　藤森大雅　弘庵　　參河　松本衡　奎堂
備中　岡壽卿　崔汀　　日向　落合賡　雙石
山城　吉田氏佐登袖蘭　　尾張　岡田挺之
播磨　川部充　旃川　　山城　宇田淵　栗園
近江　小野長愿　湖山　　山城　釋英　天章
豐後　帆足萬里　　平安　山本秀夫　弦堂

讚岐　日柳彰　柳東　　下總　阪野福　耕雨
因幡　正墻薰　磵志堂　　會津　高橋宗彰
薩摩　田中幸　雲城　　上毛　河世寧　寬齋
備後　宮原龍　易安　　阿波　貫名苞　海屋
常陸　靑山延壽　鐵槍　　平安　新宮愼　薇山
豐後　廣瀨謙　旭莊　　備前　藤本眞金　鐵石
東京　白木玄之　東陵　　土佐　森田居敬　梅磵
和泉　相馬弘　鳳洲　　平安　源德基　綾洞
平安　岩垣松苗　東園　　伊勢　鷹羽龍年　雲淙

常陸　藤田彪　東湖　　東京　佐藤坦　一齋
薩摩　兒玉彰　毅齋　　豐後　劉昇　冷窓
尾張　森業　精所　　丹後　新宮碩　涼庭
豐後　中島如玉　米華　　阿波　野口景張　西里
志摩　北條讓　霞亭　　豐前　村上剛　佛山
周防　庄原懿　篁墩　　參河　山中獻　靜逸
備前　仁科幹　白谷　　丹後　野田逸　笛浦
美濃　江馬氏梟　細香　　豐後　兒玉茂　舟村
天龍寺　釋周然　觀水　　平安　藤堂興　鳳洲

伊勢　塩田華　隨齋　備前　武元質　登登庵
阿波　矢上行　快雨　伊勢　東聚　夢亭
備中　小野達　竹雨　攝津　安國熙　青溪
肥前　草場廉　船山　平安　小石龍　秋巖
尾張　清水長孺　雷首　越前　富田稼　鷗波
安藝　賴惟疆　春風　大和　家長淳　韜庵
越後　卷大任　菱湖　美濃　張氏景婉　紅蘭
豐後　釋大珍　法雲　東京　古賀燾　穀堂
高野山　釋道應　白幽　平安　山本錫夫　榕室

讚岐　久家朗　暢齋　東京　古賀煜　侗菴
豐後　廣瀨建　淡窓　讚岐　山田亥　梅村
薩摩　田中賴庸　近江　祝希烈　星舲
備後　菅晋實　耻庵　備中　三島毅　桐南
近江　北脇志鴻　淡水

作者姓名終

雲霞含瑞日
花柳襯祥煙
特進藤言成題

賦得春色滿皇州

畿甸知春遍康莊無雪殘祥光含瑞穗佳氣滿平安花出宸垣外柳垂御水干輕塵生繡陌麗日照朱欄匀綠長堤草叢芽曲渚蘭波紋鴨河漾霞綺叡峯攢丹轂飛羅盖鮮衣擁錦鞍垂綸扠玉尺挾彈送金丸耕鑿堯衢詠文章唐代冠陽和同聖政德澤萬人歡

右古賀精里先生詩書爲

榴溪國手　熊谷直孝



京華名勝集卷一

平安　新宫貞亮文卿編輯

京城作　竹澤邦光

萬古依然是　帝京。山河襟帶鳳皇城。寬容溫藉隨時麗。水味芳甘徹底淸。雲擁九重成彩色。花加七道致昇平。微臣亦受恩輝渥。長仰熙熙天日明。

入京　長戸讓

萬里飄踪尚未休。老來重到　帝王州。優柔人物逢相識。明媚風光記昔遊。九陌絃歌喧永夜。五雲宮闕聳高秋。回思二十年前夢。欲向東山醉畫樓。

平安嬉春詞　藤井啓

夜雨新沾九陌塵。香車寶馬事嬉春。平安佳麗我能說。人自似花花似人。

還京城寓所　柏昶

京寓還來便當家。嵐山鴨水舊生涯。老夫不是求官者。祗愛平安城外花。

已酉桂月上浣入京訪牧信侯　村瀨褧

契濶如三月。過從將卅春。雖非萍水客。復與鴈鴻賓。丹桂是涯雨。紅燈輦下塵。相逢輙行樂。未老眼中人。

過　禁門　齋藤正謙

金殿崔嵬出彩霞。御溝汩汩走淸沙。春風不隔仙凡界。吹落人衣上苑花。

月夜　禁垣聞笛　河野熙

秋烟如水繞宮墻。輦路無塵午夜凉。滴落月中珠樹露。有人天上按霓裳。

小御所退朝口號　釋古梁

早隨仙仗候朝儀。紫禁深沈玉漏稀。合殿香烟逶馥都。中庭雨色正霏微。偏慚野衲追鴛列。遠自山門趨鳳闈。對御當機無一語。簾前賜坐謝恩歸。

三月上巳　宮中闘雞使都人縱觀焉予過承明門外見紫宸殿前左近櫻花爛漫而開乃賦一絶　大田元貞

草澤腐儒棲海東。姓名不入　禁闈中。無端卉木還堪羨。花發高薰南殿風。

鬬鷄篇

三月三日 禁中例有鬬雞之戲士庶縱觀
余亦赴之因有此作。

齋藤正謙

花滿九重韶光媚。殿廷例奏鬬雞戲。元禩以還幾上
巳。宴遊亦久爲故事。小雞竦體大雞昂。皷翼毰毸毛
逆張。芥羽金距相抗敵。一勝一敗了幾場。低頭雌伏
錦項摧。嬌翼雄飛花冠耀。紅羅纏頭賞先鳴。微物亦
蒙天一笑。豈唯羽蟲勝與敗。天眼叓視溟海外。楚漢

南北幾輸贏。宋遼金元幾興廢。君不見唐家雞坊鬬
嘉辰。歡賞未畢社稷淪。何若 神皇傳授國。萬古不
改天上春。

拜觀

今上即位儀仗

田中榮

東域神明配大陽。無窮正統與天長。恭聞 新帝登
皇祚。仰見朝儀率舊章。金闕旌旗懸日月。玉階鵷鷺
列冠裳。 聖聖相傳三種器。光華千載照扶桑。

安政乙卯仲冬。 皇居脩營落矣。

車駕之還在念三日。鹵簿儼然觀者溢街。

藤澤甫

街頭加額萬方民。天仗帶霜侵早晨。護駕瑞禽儀肅
肅。啓行駿馬節循循。聲傳三祝山河動。光發九重城
闕新。爲是大陽臨咫尺。不知寒氣觸人身。

題新嘗祭圖後

釋了通

龍章映日動。珠履蹈雲行。大廟風肅肅。衣冠悄不驚。
吐霜天劍冷。懸月神鏡明。秋實登俎豆。聖德自芳馨。
周胙賜小白。漢節委衞青。煌煌烈祖業。不墜如日星。

十二月望夜雪霽亞槐南洞公席上同賦即事。
得鳴字是夕爲新嘗會。

梁川孟緯

宮溝流水凍無聲。燎火搖光雪忽晴。知是移來仙蹕
近。依微風遞玉鑾鳴。

十月朔旦拜 禁闕肅然賦之

吉田矩方

山河襟帶自然城。形勝依然舊神京。今朝盥漱拜
鳳闕。野人悲泣不能行。上林黃落秋寂寞。空有山河

無變更聞說　今上聖明德敬天憐民發至誠雞鳴乃起親齋戒祈掃妖氛致太平安得天詔勅六師坐使　皇威被八紘從來英皇不世出悠悠失機今公卿人生如沫無定在何日重拜天日明

戊辰早春京城作　巖谷修

朝旭暉暉雪忽晴東風吹錦大旗明震天巨礮雷霆響便是回春第一聲

重入京　大原寬

兵氣忽移東海濱入京重醉鳴澠春誰知燕趙悲歌客總作陽臺夢裡人

禁中賜宴恭記　原五首

雨露瑞氣鎖瑤筵簾幙高鈎金盞傳禽語泉聲疑奏樂上林雲觀御爐煙

應徵入京適與羽平定賦此記事　鷲津宣

五雲樓閣曉重重無復東陲望狠烽正雅難賡穆公妙大功遠駕憲宗蹤虛名僥倖忝　朝詔清耳悠揚聞禁鐘回首惟慙丈山嫩蟬川依舊綠淙淙

明治紀元十二月東北平定廿二日　車駕還京此日立春也　津田臣

輦路無塵雨已晴春從梅影瞬邊生珠簾香透旭光動錦旆雲飛龍氣清奏捷全軍悉忠節浴恩四海仰昇平滿朝齊唱還城樂皇道長兼天地明

遊相國寺偶得二絕句　鈴木𡸴

十丈紅塵安在哉寺門纔入只青苔書生大有登眞想天界橋頭濶步來

自悔風塵化素衣池頭弔影立多時問花修得何功德終古淤泥塗不緇（寺功德池荷花盛開）

鶯宿梅詞　梅樹今在相國寺　石世龔

天曆之天子風流而睿慈洛西小民牆角玉傳宣欲移春丹墀花主才色共俊美擅口謝以錦繡詞奈鶯之問舊棲何雲箋題成繫瓊枝尊到天子有難奪畀於村姬有難欺名詞的與名花敵飛芳九重千載垂已夫今年春非昔年春鶯花雖好無救到茄茨

阿倍晴明祠　金本相觀

僧兕鹽鍼驗毒瓜將軍刀劃見傷蛇倘非公眼如秦

鏡未必諸君救相家

西陣錦坊　闕本寅

機聲扎扎夾街喧錦綵家家織得繁始信　帝都雲漢是匹夫匹婦盡天孫

過聚樂而有感　野呂隆訓

覇業纔成聚百歡豪華三日駐　皇鑾繁絃急管壽遺韻滿巷繰絲車響寒

聚樂懷古　摩島弘

悵望萋萋春草繁無人芳樹護壞垣機聲伊軋斜陽裡猶傍桃花織夢痕

聚樂第古瓦歌　小林發

洗盡土痕看幾回桐章半存金氣煇云是於聚樂第址掘地數尺偶獲之憶昔五畿七道亂億兆生靈墜塗炭天乃降箇非常人豐公大畧海內冠戰機妙發智有囊郡雄雌伏或奔竄赤手一快握覇權除至尊外無所憚鳳凰城北新起第土木傳功極華麗玉鑾賜顧出特恩衣冠聚樂觴詠際觴詠未盡大義伸高讀載書　御前誓君不見他日絕海懸萬軍不是驕心貪奇勳　皇威所以耀殊域因此公之抵灰勤富貴無跡一轉瞬吾得吾失復何恨暴秦二世非此倫瞞他寡孤趨匡胤爾來已經三百年妖鯨却窺東海天吁嗟如豐公人不再出摩挲瓦付悵然

神泉苑　鈴木璥

舊祠宛在水中央羣輦不來煙樹荒應有人間陵谷感莫將往事問龍王

本能寺懷古　阪谷素

唯問溝深淺不問江海恩凶豎狂態常事耳絕世英雄眼何昏鼠穴不塞宏厦敗驕心從來誤大計君不見烱戒咫尺留其踪本能寺裏闌夜鐘

詠史　大槻清崇

京刹狂炎何宿因半生鴻業委灰塵九泉應悔貪奇利誤寵當年貧毋人

誓願寺與如海律師同賦得韻侵　釋日謙

至後天寒古梵林月明松頂嘯霜禽門臨塵陌無塵事茗話圍爐坐夜深

寓瑞泉寺 寺内有秀次公及姬三十六人墓世稱畜生塚　山田信

讀徹楞嚴宵欲分古僧寮靜鎖愁雲鬼燐淒冷燃還滅雨暗三十六嫚墳

軒端梅 ○在誠心院和泉式部所愛云　安代鵬

氷肌雪骨媚春光西似當時宮女粧千歲芬容猶可想東風吹起返魂香

六角堂　鈴木璵

自從奇木剏奇工六角之堂棟亦隆咫尺紅塵侵不到觀音長住紫雲中

本願寺　劉翥

宏殿横盤地高屋峻極天久聞本願寺今來更愕然畫戟連紺宇朱門映白蓮姬姜梵宮側葷酒方丈前成佛在念佛寧借戒律勤一心導檀越八宗羨福田易行稱善誘難義却精研碩學名天下多出自此門祖宗號愚禿子孫稱聖人觀其日盛業轉看貽謀敦天朝准王爵幕府分兵權廟堂應有算回首憶當年

閣管之誤

蛋靄之誤

又　齋藤正謙

崔嵬佛殿表神京金碧熒煌耀日明回頭翻憑路人問春雲何處鳳皇城

飛雲閣 閣舊在豐臣氏聚樂園　管晋帥

偏師當日擣韓王猶恨支那限大洋滿院姬姜何處在空將聚樂附僧房

東本願寺法主屬作涉成園十三勝詩因許一覽園中偶得此奉呈　大窪行

已入角門傍溪限直渡溪橋下崔嵬古松陰森晝猶暗忽有扁舟迎客來繞島匝洲達西岸水亭閒雅絶

塵埃院院過盡登高閣四山如畫紫翠堆初覺仙境非人境櫻花八月爛漫開歸來閑坐客窓下似從遊仙夢裡回

縮遠亭 東本願寺別園十三景之一古昔河原左大臣融公第於此地其景致專擬千賀浦形勝因有此名　鴨規

左相勝觀猶可追復將陳迹憶天涯縱烟蛋霧蒼茫景宛在曉陰籠水時

夏日遊東寺　釋知影

百丈浮圖白石壇。涼天引客此盤桓。含風脩竹娟娟淨。礙日長松落落寒。巢鳥下階香飯熟。定僧歸院篆烟殘。晚來更有幽真趣。一曲蓮池月上闌。

六孫王廟　　金本相觀

分派天潢涸將家。退征慣佩虎紋靫。便知韜略傳孫子。世世誰非王爪牙。

同君彝遊朱雀　　賴襄

朱雀橋邊賣酒家。竹林匝水水穿沙。荷葉青襯柿子赤。此處一醉魚可叉。昨日北城今南郭。莫辭頻頻同

行樂。攝山青露林缺處。知君歸帆從此去。

島原　　寺門良

陽臺雲暖別開鄉。媚粉嬌脂鬭麗粧。十字街頭八文字。緩移蓮步下風香。

又　　遠山澹

裊裊招入巷柳輕。李妍張態競娉婷。繁華縱是東漸去。猶看青樓舊典型。

竹田途上　　賴復

煙火蕭條野樹橫。暮雲吐月雨初晴。籃輿載夢竹田道。十里潺湲聲裏行。

竹田街道圖　　後藤機

梅溪坦迤接桃郊。高瀨川頭翠影浮。隔竹綷夫聲囫囫。行泥蹇犢吼牟牟。

牛車　　小林發

寒天猶見汗橫流。輸米大車勞大牛。若使丙公在今日。不知問喘及渠不。

舟下鷹瀨作　　牧輗

鴨河一派入城流。呼取歸舟買半頭。行到七橋初出

郭。滿篷斜日下鷹溝。

舟下高瀨舟裏賦此寄北小路貫名小石錢送諸君　　賴維柔

銅駝坊南柏葉樓。力醉下樓裂別愁。渠傾長槽舟行疾。瞬息已到竹田頭。此時回頭乍酸慘。三十六峯半黯黮。誰知西下一箭舟。翻羨北上百喘牛。

皀川春晚　　杉岡道啓

東山浮碧靄。殘照射長川。妓院紅梅影。鴨欄青柳烟。多誇牙後慧。却落辟支禪。沙際八叢立。辨辨收紙鳶。

鴨西僑居　菊池保定

欲試芫江茗。呼僮汲碧湍。靑山春雨塔。新水夕陽欄。疎笛破香靄。寒鐘落暮巒。鴨千多少景。領取枕頭看。

春夜鴨水西岸客樓聞水喜鵲　三善行巽

有聲在近視無形。水喜鵲鳴鴨水汀。客散小樓春夜靜。醉眠一覺隔窓聽。

戲賦鷺不知魚　原二首

禹歩窺魚客伎工。於鷺鷥蘋蘩蘊藻底。已被此人知。

鴨川初夏　梁川孟緯

淨盡殘花樹樹紅。一川豐草綠迷濛。行人多仄耳輪過。錦襫子啼沙歩風。錦襫子俗稱河鹿

鴨沂寓樓雜詩　岡本迪

眼中無復百花明。雨自殘春宿未晴。中酒朝來人困臥。空濛山色帶鵑聲。

雨中鴨川晚望　河三亥

川雲如潑雨如傾。三四條橋暮色橫。渡水歸牛戴薪婦。盡從淡墨畫中行。

鴨河秋事　福田思恭

哀竹豪絃樓外樓。納涼燈壓一川流。可憐今夜鴨河月。無復人知天上秋。

三本木僑居　鳴規

不羨吳王銷夏灣。日將觴咏弄潺潺。居鄰海內知名士。樓向京華最勝山。端硯潤徵占雨近。湘簾影冷看雲還。仙凡到此奚殊格。已飽淸涼已飽閑。

月波樓納涼同貫名梁川諸老賦得家字　相良熙

淸波瀲瀲柳斜斜。侍坐樓頭吟思賒。倦鳥遥還帶雲樹。遊絃近趁隔灣家。詩成卜夜緣迎月。酒渴嗽江何用茶。貪斷水風涼萬斛。氷箋忽綻筆端花。

淸暉樓似賴宮原村田諸彥　鷲津宣

來任京華未半旬。一杯洗盡驛程塵。不須紅袖能行酒。明媚山河靑眼人。

寄題溪山無盡樓　樓在谷口蕭山宅　菊池純

半灣春水浴家鳧。各自遊嬉各自呼。一片閑雲牽雨過。日枝峯影白糢糊。

題頼山陽山紫水明處　諸葛興卿

崇朝起伏斂峯雲。盡日波瀾鳧水紋。妙訣由來無別法。明窓指點細論文。

水西草堂圖　田孝憲

嘗寫斯圖已幾春。蕭然門徑舊松筠。夕陽已盡前川暝。不見同呼家鴨人。

廿三日謁山陽先生肖像。蓋忌辰也。追憶往事。

愴然有作。　栢植熙

供成市客飛毫熟。著等身書下字嚴。課畢小亭方熨酒。夕陽在水水明簾。

二條橋納涼　紀遜

日落蒼烟鎖暮城。橋頭倚杖有餘清。漱流愛箇燭沈影。踐艸怯他蟲歇聲。月滿白沙秋水濶。風過銀漢夜雲輕。新涼已近中元節。兩岸紅燈相逐行。

鳧水閘口僑居即日　釋五岳

鳧水近涵林脚行。潺湲遶夢有餘清。滿城多少笙歌耳。誰又夜窓聽此聲。

四月朔遊角倉氏別墅　梁川孟緯

釣絲輕裊夕陽風。溪水流春曲曲通。幾片落花留不散。微波揺蕩半灣紅。

木屋街水樓集贈漆谷翁　柴升

邂逅相逢把臂看。京城客裏好懽歡。文章未免他年累。杯酒難追舊日寛。窗坐山光晴滴翠。遶欄江色晩生寒。勝遊隨處應堪樂。非土如今不用歎。

鴨西客舍邂逅于鷲津毅堂君酒間賦呈。

廣瀬範

鴨水西邊遇舊朋。對牀談話感相仍。花香復郁春將盡。山影朦朧月未升。白髮無情憐我老。青雲有路見君登。十年哀樂知多少。付與江樓半夜燈。

鷲津君將赴東京。平安諸子餞別于柏亭。酒間分韻賦呈。

我從西海來。君向東關發。綠水映傳杯。青山隨拄笏。臙脂翡翠樓。花鳥鳳凰闕。醉後別離歌。坐迎春夜月。

柏葉亭所見　長戸讓

老柳驚風脱葉頻一渠秋水碧鱗鱗揭簾遥見東山火知是松林護蕈人

三條客寓雜詠二首　久米篤

隔水樓樓近似遥春雲罩月薄於綃依稀人語兼燈影便是三條大小橋

春寒如水襲簾櫳酒醒燈殘夢又空半夜橋頭屐聲絶沙禽啼過雨濛濛

三條橋上邂逅竹庵道人　關本寅

鴨水悠悠夕照紅立談何判色將空過橋一笑輕爲別却約登山訪遠公

又　大鄉穆

山河萬古兩依然豈有騷人嘆杜鵑行到橋頭忙下馬彩雲尺五近瞻天

三條橋行　賴襄

三條橋分七道路六十州人來如鶩鴨河暴漲厓欲裂此橋屹倚盤石固見道石柱之礎入地深五尋螭頭不朽精銅護誰其造者曰豐臣天正十八歲庚寅維春正月乃成役雕銘十行字如新壅流抉出蛟鼉窟鞭石出血誰逡巡按史正在其三月公實奏敕事東伐元戎此處方啓行鯨背如拭受旌鉞騎步十有五萬兵鎧仗映日太鮮明想見假鬚助威容縱觀擁橋九陌傾目中時已無八國驅率群雄如奴僕久矣蜻洲路不通手執節刀剪荊棘然後熊皮楛矢皆聚橋之東側君不見鼇頓乾坤有數公提挈同成太平功長城漢倚秦皇帝汴壘宋賴周世宗與代不没前世績不然銘文毀已空如何俗儒小人腹希世偏要罵織豐誰肎著眼讀銘辭唯見蹄輪日西東吾來摩挲暫延佇觸柱水聲與我語

四條　遠山澹

酒氣吹香簾幙開髻丫引客上樓來魚倉也在危欄底悄立教他擇膾材

四條凉棚　後藤機

熱閙笙歌夾岸聲紅燈照爛晝三更可憐鴨子川頭月閑却清凉幾夜明

四條納凉圖　菅晉帥

士女挨携幾萬人時裝一樣越絺新紫巾認得爲姣

子黙齒知他是近臣。

納涼　川合衡

迎風河上避炎蒸。處處錦棚簇綺綾。朱實浮寒金井李。綠醅消渴玉壺氷。洗杯人撮中流月。張樂樓連兩岸燈。洲畔夜深涼氣爽。仰看河漢影清澄。

丙辰年奉命濬治鴨河。尋營四條新橋。有此作。

淺野長祚

登同元凱浮梁日。肯比白公治水年。祗是春風楊柳外。鴨河綠漲玉虹懸。

辛酉六月既望。飲竹外老人待月樓。在鴨水西岸松原北

得五絶句。錄二　村田淑

綠楊煙鎖板橋北。此是先生消夏灣。盡日樓窗何所見。二分流水八分山。

東山何恨月生遲。待月情勝對月時。偶有詩談入佳境。月離峯頂不曾知。

五條橋矚目　寺門良

清流激石碎瓊琚。第五條橋回首初。閑臥被衾何處所。山容無箇不舒舒。

遊五條橋　島田敏

夜過橋上聽潺湲。不但追涼亦愛閑。兩岸燈疎人去盡。月升清水寺邊山。

京華名勝集卷一終

雲煙三十六峯巒

庚午之秋清和月篆爲
楢源學臺囑
　　　　　　　　筍蒙

遊東山　　　　　　復齋平井惟直

丹鳳城東簇彩雲花香幡影亂氤氳
三分山水秀靈地入籍入僧家是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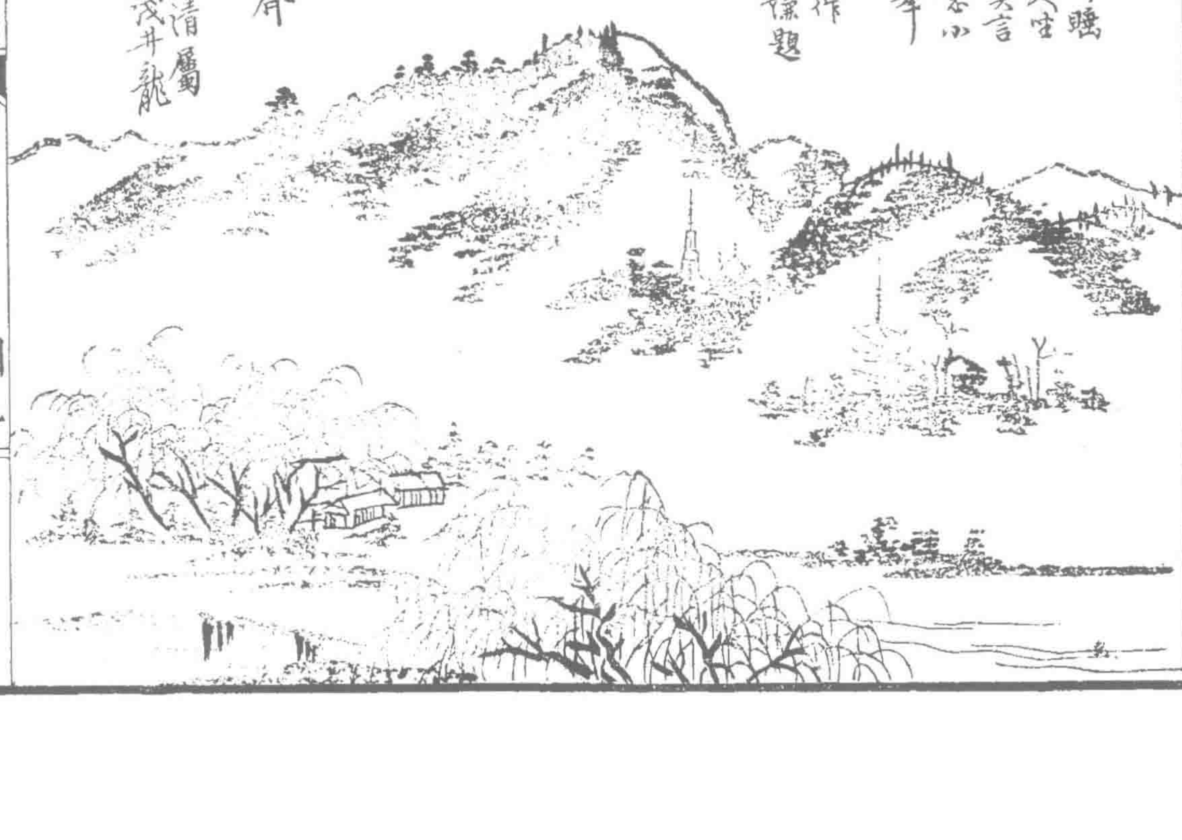
東山春雨　　　　　春濤森魯直

高寺低寺花相映前山後山路互通
烟雨樓臺春不鎖人行小杜小詩中

墨隱韶書

酒半醒時醺
亦醒夕陽人坐
讀書亭莫言
一天盡窓小
三十六峯
容得青
鴨沂小寓作
水香市村□題

東山雨霽
爲
瀧城先生清屬
柳塘淺井龍



京華名勝集卷二

平安　新宮貞亮文卿編輯

東㙯　藤井啓

東㙯雖長無隙地米車輾去似雷轟金鞍白馬貴公子一笑甘從牛後行

巳酉秋九月下浣買鴨沂一廢園徙焉牓其居曰聊逍遙處原十五首　梁川孟緯

六年六徙竟云煩天遣廢人居廢園不用張華三十乘只携太上五千言金沙白石鴛鴦水殘柳疎烟綠礴村隔岸樓臺斜管闊一條淨碧界閑喧

三月十五日入京訪星巖先生鴨沂小隱原五首　鱸元邦

鴨邊新築好園庭移得全家住畫屏逼市小橋春柳岸見山孤樹夕陽亭身安一室猶憂國詩占千秋夏究經自是門牆無俗客嗣宗雙眼鎮長青

星巖翁故居　鈴木璥

重來何處問音塵往梦忽忽十五春流水疎楊景如故木蘭橋外吊詩人

壬辰三月錦織草廬落成賦之自祝原十首　鴎規

先安寶研一樓明恰稱水流雲在名獻嶽堪餐神秀氣鴨河欲滌艷華情瘦加老柳如羞影喜極遊禽不擇聲嘉遯何論家計拙好將此墨潤殘生

秋日遊錦織林　釋亮恩

携去茶籃步野塘熊祠南畔借胡床觀音菊綻亭三面羅漢松榮園一方斜日逗林人影瘦微風吹帽髮根涼此中領得清閑趣不信塵寰有底忙

同山内伯履遊聖護林　山田信

聯步城東好岸巾蕩駘春色逐時繁千弇黃柳夕陽岸萬本白梅晴雪村侯伯爭營新邸第農商爲鬻舊莊園人人樂業平安市我輩閑遊亦聖恩

神樂岡　岩垣龜

松陰爭席坐斜陽羅綺滿山雲樹香都是洛陽城裡客却臨城裏賞烟光

九日同伯兒信侯輩登吉田山

賴襄

擾擾萬人家依依九陌楙怪此軟塵中亦容吾輩住

岡崎　　鳴規

負山臨野足榛荊將此荒涼自得名俚雅同蹤幽巷古官私半地衆蛙鳴賣珠補屋誰偕老學圃種瓜宜養情請看浮生總歸此寒林咫尺暮煙橫

黑谷　　遠山澹

華鯨一吼晚涼微想像英雄剃度時放下屠刀即成佛清風薫徹白蓮池

蓮生倒騎圖　　草場韡

漫言薙染爲平郎誰識官途已履霜看個華山驢上態向西本意背東方

題熊谷倒騎圖　　松下庚

戰罷須磨役提來血髑髏翻心歸大道薙髮沐清流解轡尻爲口垂鞭馬似舟豈同山簡醉日向習家遊

眞如堂觀楓晚間過雨　　鳴規

楓寺靠山山色開老紅寒翠映行杯不妨急雨驚吟席一洗幾多秋錦來

眞如堂　　梁川孟緯

半山樓閣影重重紅楙白雲多麗容中有故人新墓在眞如堂下悵停笻（竹洞山人墓在山中）

鹿溪

細逕如蛇入草行殘霞一綫界溪明山僧廬舍不知處黃葉滿林幽磬聲

談谷　　遠山澹

瑤簪紫綬竟何爲早被仇家聖得知不料松風蘿月下島雲一片瑞相隨

萬無寺　　釋雪象

萬無一失是專修心月圓光鹿谷秋永絕浮雲流水世磬聲如落隔林幽

任蓮山安樂寺

遥思往事淚闌干深愧後人無鐵肝若得二師眞氣魄流沙萬里那爲難

鈴虫松虫二宮女墓

胡枝花底綠苔封墳石荒涼認舊蹤想像山中幽寂夜琵琶泣月和金鐘

遊慈照寺　松本愼

東嶺佳區未遍攀偶牽野色叩禪關千章新綠依雲榻幾朶殘紅媚碧灣棶石裝庭皆勝絶畫圖滿壁共名班相公銀閣星霜換澗水松風當檻閒

銀閣寺　齋藤正格

麻衣艸坐厠貂蟬瀟散閑亭屋數椽池上落星掃幽石巖間洗月汲寒泉不知海内魚鱗沸只見甌中蟹眼濺老衲叔孫創此禮咒爐別闢一坤乾

又　大島淳

風塵滿地庶民艱坐運良籌在此間若使將軍如謝傅不妨茗讌老東山

東求堂 義政將軍茶室　齋藤正謙

輦轂紛紜被劫灰堂堂覇王賦歸來可憐十笏點茶室恰是周王避債臺

如意山　賴襄

萬箭刺河漢盪摩雙日光野腥龍戰敗嵎黑虎逃藏華蕚階闌亂戈鋋天地荒傷心如意岳梦卜墮蒼茫

登如意寺　釋知影

蕭然如意寺不見一人登孤榻長松下閑雲遶老僧

觀大字火歌

如意峰例以七月既望燒柴舉火作一大字狀俗呼曰大文字今茲壬子飲於喝蟾師鴨厓寓樓適當此夕醉餘漫筆　賴醇

雨滴柳梢星斗昏暮雲如墨抹東山鴨曲來爲文字飲草間虫聲入座寒忽見峰頭生一火一火一火萬火燃煙去火連現大字直疑文奎淼天翰一畫光發

長萬丈筆力透山波撇分傾城映視齊翹首我獨停杯發感歎文豪跡熄詞林晦妖孽昏昏塞筆海怪鬼輩出衒纖巧骨力灰爐無真氣名利長蔽智燭明心火業薪日熾安得毫端飛電入文彩煌煌燭天地猶如今宵山火光萬目瞭焉山河麗嗚乎我才微矣不如意空看如意峰頭大文字

即目　釋大含

東山天欲暮大字火初明傾城人仰望欻滅寂無聲

過光雲寺　久野恭

禪扉晝鎖萬松間。永絶風塵物自閑。碧水逼池恰宜汲。青山入座不須攀。午煙一片銅鳧黙。暮磬數聲家雀還。俗骨愧吾脫難得。紅裙來醉白雲關。

遊光雲禪寺觀紅葉　琴希聲

小春眞個小春華。佳麗丹楓秋後霞。葉光添葉如非葉。花色欺花不是花。倒影池中紅湧水。掃塵庭上白敷沙。般若湯宜醉斯景。豈唯蒙頂火前茶。

登若王子山　清敬直

秋氣健人骨。可以試躋攀。薄言蠟吟屐。逍遥離市闤。

巳過落葛徑。直登王子山。叢祠紅樹外。一溪隔禪關。斗覩銀蛇走。倒掛蒼崖間。淙淙濺沫冷。礪我塵埃顏。植策馳遐矚。遥指人煙寰。西嶺如相迎。霞際露雲鬟。撫景凭虚檻。不才羞詩孱。獨往無陪從。孑孑如悍鰥。剡復少杯酌。何以娛幽閑。悵然嚮風愛。聊攓白雲還。

若王子看花　岡本迪

亭臺箇箇翠微中。裙屐追隨簇軟紅。一蕪午風花萬點。亂成廻雪舞春空。

永觀堂　賴醇

蕭寺憑欄入晚鐘。敗荷吹老一池風。水光不與落暉滅。倒照殘楓分外明。

禪林寺　釋杲

東山多勝地。我曾得縱探。纔與闤闠隔。窈窕入翠嵐。花竹競亭榭。雲煙粧伽藍。結構雖信美。仙凡踪頗參。我愛觀公蹟。道義固所諳。淨業蓮排水。禪心月印潭。亘久境愈寂。自省心不慙。一磬叩昏夢。如醒酒與耽。欲去林影昏。燈點古佛龕。

南禪寺　釋隆岳

花間浴皷夕陽天。野店招人藤架連。欺玉黎祁風味好。傳聞證得是南禪。

又　遠山澹

殿閣重重翠靄封。山禽驚散講時鐘。應無僧眼迷朱碧。不種閑花只種松。

天授庵　久野恭

避暑何邊好。南禪古佛場。殘花粘躑躅。新籜落篔簹。客到門猶掩。禪居人自涼。閑遊非一度。壁上幾詩章。

拜皇巖先生墓　宇野義以

肉食豈無豪傑士。杞憂多在布衣中。隱居放志詩千首。誰識無功亦有功。

新宮涼庭醫伯營別業于瑞龍禪林。正堂奉祀文宣王。制度竊擬鄉校。將以誘掖生徒。名曰順正書院。左右有隙地。栽雜卉擁護之。余爲贈樊圃之野梅五株。以助其營。且係此二絶。錄一

鳴規

欲助爲山一簣工。野梅移得作先容。不妨施我偏酸氣。已祭尼山配鶯峰。

戊申初秋遊順正書院　宮澤雉

秋暑城中十丈埃。倚松書院爽嵐回。火雲炎日在何處。人入松濤聲裡來。

題順正書院和春嶽老公韵　中村正直

東山勝地置書房。祗樹園中洙泗鄉。幽鳥弄音林樾靜。妍花搖影酒杯光。座無長物只緗帙。壁有留題皆繡腸。我亦醉來詩思動。漫拈禿筆和瑤章。

又　龜谷行

紅塵不到白雲房。個是東山第一鄉。花蕋半凋傳葯氣。牙籤萬軸映藜光。時看君子留銀勒。幾使才人搜錦腸。楣上墨痕嵐翠潤。煌煌幾首大文章。

飲粟田口旗亭　賴襄

牛蹄車跡路泥深。藂戟東西各作林。獨酌悠然閱來往。馬周今日已灰心。

大日峰夕照　梁川孟緯

萬象光華誰使然。無林無壑不明彌。請登大日峰頭望。一直西方懸鼓圓。

粟田嶺朝霞

日華初吐滿層巓。迸落幽窓机案前。不用乘槎東海上。居然人是喚霞仙。

將軍塚　並河大受

禾田山比諸山平。雖然鍾秀氣崢嶸。別窩有靈栖神物。千年萬年護帝城。維昔延曆聖天子。豫恐禍起蕭墻裏。勅工新製偶將軍。身蹐鉄騎擐鉄鎧。虎頭燕頷不老臣。胸韜肚畧淵默士。乃卜城東塋之茲。大株陰翳鬱壁壘。一片青山鎮四維。綱紀萬世不曾弛。忽遭應仁喪亂初。將軍赫怒鳴不已。撼動山嶽徹九

重旋見風塵捲旗幟萬戸狠狽無處逃始知英威讋凶事偉哉神物效忠勤如何近日絶聲聞礟聲震天君尙寂未足鳴耶問古墳。

華頂山

寒鬬陽和律未回山松留雪擁香臺一聲雲外華鯨吼鼓動滿城春意來。

華頂賞花　　麻田喬

煙霞蒸似酒香濃春在東山第一峰多少醉人歸去後墜花風裡數昏鐘。

智恩院　　菊池純

一吼鯨音纔出山古香臺是小仙寰僧皆高貴分金葉佛亦多情燮翠鬟欲悟捻華微笑意靜看朝雨暮雲閒旗亭日落東風冷箇箇紅粧買醉還。

奉謁華頂大王宮中偶成　　釋泰岡

海棠庭院日方長寶鴨燒殘百和香獻納詩成猶在袖隔花宮漏報斜陽。

泰平亭　　賴醇

櫻花花白柳枝青自此東山列錦屏第一春人動春酌知恩院裏泰平亭。

感神院　　釋顯明

千枝燭火欲燒空暖雪吹揺林下風夜半綺羅人未去鬢邊釵角有飛花。

八坂神祠明治戊辰春有勅去感神院號　　並河大受

祟祠蕭穆鎖繁華扇影衣香拂綺霞無復梵臺礙神宇朱扉掩映白櫻花。

祇園神會　　鳥規

畫幕猩氈客壓欄千家社會極娛歡冷炎繁瘠元應異今日渾成富貴看。

祇園雙酒店俗呼二軒茶屋

繁柯中斷葛原西林店深深相對齊破卯醉人來最早露華猶傍葦簾啼。

祇園豆腐　　遠山澹

又勞纖手炙鹽䜴一陣香風撲鼻吹若把佳人比佳品白於嬌面膩於肌。

鴨東雜詠　　福田元豐

鶯北絃歌地鴨東桃李家橋欄映楊柳亭榭貯烟霞。

曉夢多情月、春風解語花、誰能腰萬貫、騎鶴了生涯。

又　　賴醇

邪昌橋外雨如塵、長樂山頭晴綠新、兒女不關花落盡、畫簾深處唱梅春。

鴨東竹枝二首　　龜谷行

眉月一痕新柳寒、蕭郎醉倚玉欄干、纖纖慣弄丹青筆、姊畫梅花妹畫蘭。

鶯鶯燕燕去來忙、圓嶠新開撮影場、一朶芙蓉映秋水、何容曲筆誤王嬙。

萬春樓席上賦示主人　　佐藤誠

樓躍華名冠維東、爭登遊俠氣何雄、九微燈下聽仙樂、扇影衣香翠幌中。

狐火曲記茶廓嫗話大石良雄事

長澤蘿軒云、艷歌有狐火曲子、是大石良雄作、而小寺秀和潤色之、其將東行、乃附井筒二郎三曰、度之以俟吾輩西歸矣、二郎三祗園街頭賣茶廓主、當時以三絃名手鳴于都下者、而井筒其廓號也、後聞其復讐之事、哀慕不止、即託號泣于絃上、以弔慰之、故其音甚淒悲、其家傳此曲、今嫗猶善鼓歌之、且能言當時之事云、余聞之有感、因述此篇以傳同友。

野呂隆訓

狐火欲滅又燐燐、終夜爲誰焦精神、胸間幽憤人不識、一片情熱自焚身、且暮臥薪嘗膽日、艷歌一曲枉買春、汔如濡尾又濡頂、醉過烟華街上塵、遲回每懷聽氷疑、猶吐餘燄亂星辰、百年事去尋遺蹟、東山徒

有醉花客、猶存舊廓井字號、賣茶老嫗頭垂白、自道此曲我祖度、一撥一掬弔忠魂、縵絃細細寒蟲泣、颯淅露瀝訴冤屈、急索礫然徹天地、哀鵑一叫裂匹帛、吁嗟當時浪蕩避物情、但期一舉志業成、千艱萬辛覩閑暇、烈士義膽海量弘、寧想蜂蝶慕香語中挾白刃飛霜聲、三條絃子喃喃響、盡是斷天啣血鳴。

鴨川東涯有隙地、一區荒蕪不治、犯之作祟、相傳長曾我部盛親就戮後、埋骨於此、賦二絕弔之　錄一　　摩島弘

壯志何論昧事機流離猶欲挽殘暉埋餘一片雄鶩氣十丈紅莖避不飛

莖塵之誤

圓山酒樓　筱崎弼

酒肆連山郭誰如此閣高皇城纔咫尺民井入毫毛池促山公醉妓思謝傳豪壯遊能幾度莫禁管絃嘈

圓山賞雪　賴醇

銀闕瑤臺換座浮飄然訝我落瀛洲城中大雪抽身去醉倚東山第一樓

同鐵心雲心遊春雲樓　伊藤輔

偸閑半日此逍遥百囀黄鶯迎客嬌漠漠輕陰天釀雨東山好景近花朝

長樂寺　釋西笑

青山春倍價林林送煙霞求友鶯迎酒念詩客坐花朝賖溪女菓夕就野僧茶一擲人間世此中將卜家

又　秋吉質

長樂櫻花香霧中綺羅爭路袖飄風賞心不厭落人後看到滿山斜日紅

念三日重遊長樂寺看櫻花遂詣山陽翁墓下

酹所攜伊丹酒一杯　梁川孟緯

手酹伊丹酒一杯春風墓上早櫻開故人靈在應微笑不是花時不肯來

東漸寺　清敬直

櫻待亡來幾百秋一根遺愛此中留吾今欲與府君問花壽猶延三七不

雙林寺　波多瀓

十年勝事去忽忽猶記吟儔投此中詩壁誰將紅袖拂蛛絲解作碧紗籠

雨日過雙林寺　釋知影

暮山過雨逾晴秋葉經霜獨鮮客入幽庵茗熟僧歸深院燈懸

過長壽庵　鳴規

雨沁遊塵過翠微鞭絲帽影也應稀多情故待春風老獨踏落花敲竹扉

芭蕉像（雙林寺有芭蕉堂）　大沼厚

非道非僧關一門嘲花弄月養心源書生漫詫三千字輸與斯翁十七言

又　　柴莘

十七言歌百世師。水雲託迹比禪緇。後人識取帳中秘。敗簏唯存老杜詩。

雙林寺有池大雅故宅　　松橋純眞

路入松蘿曲又斜。茶煙遥認老僧家。落花啼鳥雙林寺。誰向春風吊九霞。

葛原酒店別村瀨士錦　　牧靦

幾株山櫻未作雲。一杯相要醉斜曛。豫知別後春深處。開到梢頭更憶君。

眞葛原　　江馬聖欽

春風芳艸路三叉。可向林邱向狹斜。脩竹園牆高士宅。垂楊門巷美人家。

廣福王府講後過建仁寺訪某禪師留話有二沙彌煮筍而進以其新劚後林不失眞味書此以道謝。　　琴希聲

講經勤畢退王門。又挾楞嚴來討論。般若湯前忘世事。菩提樹下避塵喧。四圍遶院皆雲母。一品堆盤是竹孫。我有兼嘗禪味癖。不拘闢佛世儒言。

建仁寺晨鐘　　山田鈍

禪客發深省。蕭郎起別情。鐘聲本無二。至竟是心鳴。

安井金毘羅祠看藤花　　山田信

古神林木疎藤絡。萬朶垂垂拂板簷。乍被靈風吹煞了。半空搖動紫龍髯。

高臺寺看胡枝花　　江馬聖欽

老來不復愛繁華。秋色蕭岑古佛家。禪榻舁移風露底。恰宜衰鬢對幽花。

遊高臺寺謁豊太閤塑像　　松本裕

五帝三王眼一空。氣吞四海八紘中。典型不似當時勢。來婦幽居作寓公。

高臺寺觀天竺花寺有豊太閤像。　　齋藤馨

英雄有膽吞蠻貊。何論支那州八百。可惜將星落半途。西師不渡鴨江碧。野草澗花香滿地。遺像零落百年寺。土人漫自說豊公。誰知英雄未了志。彼何爲者新覺羅。一舉吞奪明山河。使公有成亦當爾。不怪東西偃一家。吁嗟乎新覺羅且如此。覇迹空開天竺花。

靈鷲山正法寺　鳴規

鷲嶺秋寒結夕霏。登高勝事近來稀。唯憐一片藤蘿月。長照禪樓臥佛衣。

東山寓居雜詩 原三　細川潔

靈山山下夜三更。涼月紛紛白露橫。兀坐尋詩清不寐。隔林時聽笑歌聲。

靈山書感　津田臣

震天動地氣猶存。草底春沾雨露恩。豈比尋常松柏土。夕陽揮淚弔忠魂。

遊翠紅館分韻　恒遠勇

別業高臨碧澗隈。綠陰滿地趣佳哉。魚行有影開池藻。泉落無聲濺石苔。鳥語漸喧人語少。詩情忽與酒情催。此中尤是適心處。音羽山光映盞來。

八阪浮圖　梁川孟緯

斜照逗相輪。孤高何突兀。却似尖頭奴。向空書咄咄。

六波羅密寺　賴醇

寺門遺鏃鉄消磨。是處姦雄鬬百魔。千古日輪難再駐。秋花冷笑六波羅。

平相國　石世燮

塡海爲洲眞足偉。截巖通船豈非雄。莫將權勢廿年事。枉掩濟民千歲功。

咏史　輿野純

相國聲威及四陲。闔門二紀極榮時。渥恩不顧如無帝。妄舉忽停因有兒。魚入舟中昨喜眼。鼠巢馬尾今攢眉。驕橫招得西遷禍。枉把興亡歸老尼。

登清水寺　中島漁

飛樓百尺架空斜。下視京城十万家。杳渺河流分野甸。逶迤宮闕入煙霞。

氷濤乙羽山中水。風暖田村堂上花。有女懷春行樂地。不知何處得同車。

登清水寺閣　菊池保定

石路陵空欲近天。登臨立策揖金仙。欄危花影籠行雨。閣暮磬聲和暗泉。四塞山河千古色。三春行樂萬家煙。清明時節思鄉客。目送歸鴻落日邊。

清水寺川字泉下作　藤井啓

欲問眞源何處邊。三條並帶落花懸。不論醉客與醒客。齊就春崖嗽玉泉。

田村堂　金本相觀

劍爲神寶𨵦龍文像著　御題裝鳳紋身後寵榮誰
可比麒麟閣上霍將軍

題竹外翁𥇦亭新居　村田哲

山色迎君隔世譁幽容只任白雲遮城中尋約吟詩
客門外成隣賣酒家愛竹未栽三逕竹撿花恰有四
時花昨朝石坐岩倉村南路一榻琴書載一車

登清閑寺過高倉陵陵側有小督髮塚　牧覲

豺目鳶肩勢乇騰簪纓滿眼盡摸稜獨憐月下彈琴
者長把雲鬟侍御陵

歌中山　江馬聖欽

鐘磬寥寥不見僧寺門鎖在白雲層空山霜後無人
掃紅葉秋埋古帝陵

又　遠山澹

松陰夾磴冷於雲咫尺軟紅塏寂分葉底殘花三四
片山禽啄上美人墳

鳥部野

古墓纍纍宿草遮老人較少少年多可憐一別千秋
路也自彌陀峯下過

遊下村氏小松溪山莊賞楓　牧覲

萬楓堆裏認名園來對秋山倚小軒唯道斜陽紅未
盡不知霜葉照黃昏

三月十三日遊下村氏小松谷別莊　釋雪象

賞心何必止三宜亭名景物終年無所虧緣野風烟眞
宋畫浣花府木活唐詩門深不爲雜賓啓地靜唯令
孤月窺春雨新晴山若錦亦勝紅葉白霜時

小松內府　阪井華

乃翁凶焰逐年新家國存亡係一身祈死就安君自
得欲將天子付何人

又　長谷川域

一片丹心奉至尊每將撙節壓權門生前不使父
成虐身後猶能人感恩賢哲從來多短折忠誠畢竟
有公論黃金媚佛祈冥福或是荒唐婦女言

大谷　恒遠和

鴨川透邐盖龍谷蜿蜒蟠驚日虹橋臥洗心練瀑喧
松楸接天翠深沈白日昏中有宗祖廟結構嵬嶙峋
賽謁人如織絡繹連昏晨我來懷今古階前禮拜頻
高德何明著遺教遍乾坤輪奐覺王殿巍巍二天門
四簷蛩鳳翼万瓦疊龍鱗悠悠六百載綿綿緝熙入
北國多舊跡西海化新民仰瞻神如在燒香歌采蘩

龍谷詞應意戒上人需　菅晋帥

人道君家本少恩夾無播祭慰幽魂試看龍谷松楸
裡傑閣豐碑照九原

圓通橋晚涼　釋雲敞

圓通橋上晚細細白蓮香真如波底月別有自然涼

阿古屋塚　遠山澹

千秋心契眼波中一兩簷前緣不空也似楊家紅拂
妓早從燈影認英雄

方廣寺　賴惟柔

曾費黄金十萬馱造成百丈大沙那佛與檀越俱灰
滅耳塚蕭條春草多

災後過方廣寺　舊基前頭新造小堂安置大佛十分一之像前聯故云

岡田邦彦

憶昔棟甍摩碧天燼餘墻壁亦驚人舊新異構宝成
假小大應機佛是真撫石蓮華座可惜布金福地災
何頻後身應羨前身厄銷作靑錢猶喚神

方廣寺廢址　濤敬直

廢寺荒涼秋色深歷觀遺蹟想雄心洪鐘不叩眞虛
器大像無靈定辱金冷露漠漠凋蔓草凄風瑟瑟鼓
幽林徘徊弔古將歸去天竺花開日已沈

詠史　松井鄰

金烏一夜下天闕將種何曾是將門義舉報君誅逆
首遠圖凌浪破蠻魂源平藤橘輸新貴南北東西占
獨尊大佛鑄成高百丈恨無功德及兒孫

毀佛鑄錢歌　藤森大雅

猴郎雄心老益雄欲將偉績傳無窮鑄出傀俄莊嚴
相洪鑪鎔盡天下銅吁嗟蕭翁糜財竭民力一万伽
藍無功德暴秦二世亦忽諸豐臣之鬼不血食天命
一旦歸眞人仁風披拂三百春輔弼濟濟多才傑就
中豆州稱絶倫移得無用成有用貨幣泉布天下共

沛若甘霖蘇枯荄功德永存輿人誦未必區區學罔宗英雄所見大抵同無窮今日有所屬何用報應嚇愚俗君不聞梵王由來尚慈悲剸身利人且不辭朽骨有知應微笑頼君法力得博施

過阿彌陀峯下有感　松本衡

覇氣消沈草木荒去鴻逝水跡茫茫苔碑一片不知處空向寒山弔夕陽

三十三間堂　小林發

佛地曾開演射場滿階草色入荒凉惜無武士試猿臂三十三間依舊長

泉涌寺訪妙敬師　巖垣龜

及階山獻可承跏穿牖覓泉宜煮茶客到但聞香滿院不知前澗有梅花

含翠軒 在泉涌寺内來迎院是元祿中大石大夫與會義徒處也

山田信

大夫今何在遺構典型存泉山與泉岳名近亦因緣時會於此地所歸在彼天酒吞豫讓炭廚卧夫差薪復讎只一夜歷劫已百年不改忠臣迹茅軒落日寒

東福寺　岡壽卿

丹鳳城南古梵宮布金當日自藤公滿溪飄錦千章楙一路通天五色虹花雨繽紛斜照外樓臺出沒彩雲中曾聞永劫無留地佛日長懸福大東

東福寺看楓　落合賡

輕身不肯借枯筇欲趁洞門仙客蹤背日疑過丹竹路穿霞恍入赤城峯七襄抛下天孫錦一帶圍來佛子幢思得吉山遺恨在白樓斬盡紫楓濃

通天橋觀楓　摩島弘

高僧昔日伐花妖秋錦何爲尚自驕相伴紅雲深處去綺羅影亂夕陽橋

又　吉田氏佐登

絶愛溪橋楓楙圍風飄葉葉點秋衣華鯨聲裡天將晩幾隊遊人帶錦歸

兆殿主四百年忌日東福寺觀其遺畫　篠崎弼

畫法凌顔輝夏湖李伯時自號破草鞋請伐花万枝宴安慮後世殿主非畫師不獨戒僧侶所以諷義持

君不見室氏十三公木像行人不顧委蛛網滿堂五百阿羅漢四百年後人爭賞

二月上午過伏水稻荷祠　隝規

威福何神及此神賽祈遊隊湧爲春梅溪相距非殊遠解訪幽芳有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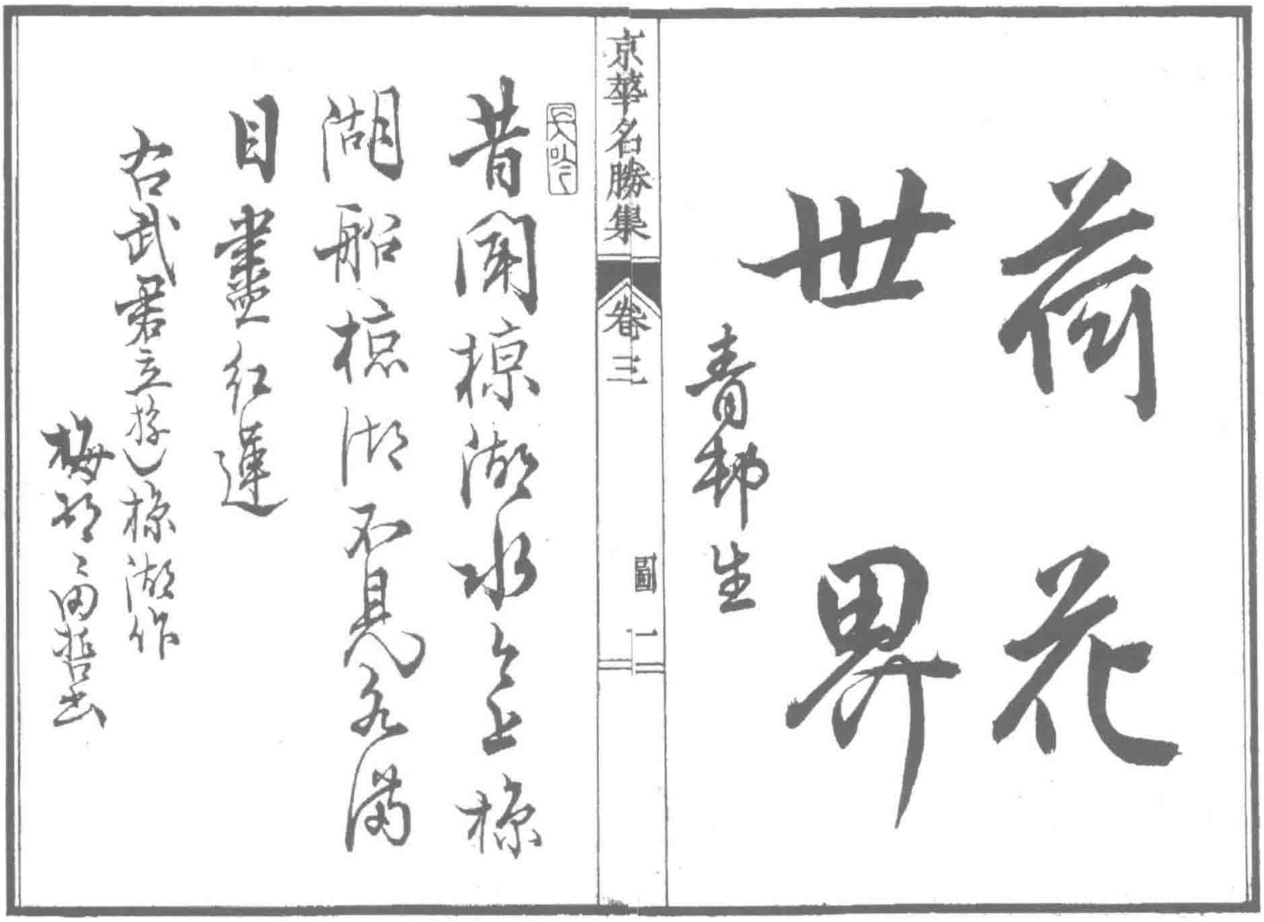
又　鈴木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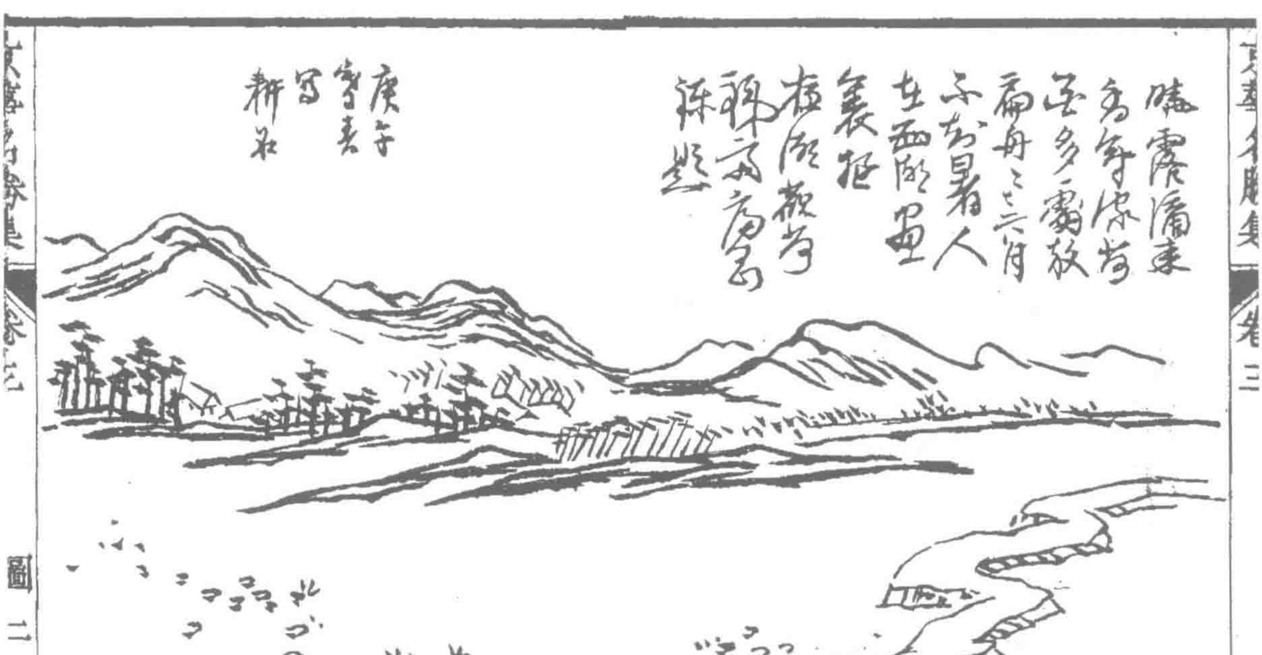
仲春上午日淸嘉掩映紅裙深淺霞賽罷稻祠還發在去看洑水晩梅花

荷田春滿　岡田挺之

獨愁時俗日奔波古學潛心用力多家姪門人承緒業爭傳萬葉國風歌

京華名勝集卷二終


荷花世界
青邨生
京華名勝集
卷三
圖一


京華名勝集
卷三
圖二

京華名勝集卷三

平安　新宮貞亮文卿編輯

深草里二首　川部充

深草原頭感不勝一藪松柏挂枯藤官家近有修營奏何日成功至此陵

古陵秋色太蕭騷落日寒松一鳥號卻望鳳凰城闕下萬家樓閣繡甍高

寓草山瑞光寺冬夜即事　釋日謙

林寺寒宵靜倚爐何所營讀詩鈔句妙烹茗試泉清窓月横梅影隣僧學梵聲夏深猶未寐誰識此時情

謁元政上人墓　宇田淵

詩思禪心逈出塵板輿常奉白頭親千秋墓上三竿竹猶覺清風清殺人

又　後藤機

深草草眞深小徑蛇盤折來吊政公墳苔鬪世緣絶欲識千人仍平安墳上青青竹三竿

小栗栖　遠山澹

天譴難逃事總違悄然馬上畏瘢歸驚禽四散竦篁外一綫斜陽透鐵衣

山科途中　鳴規

彌陀峯下路智積院南邊秋草遮荒塍古杉攲暗叢斜登廻竹轎小佇避薪翁僻土多幽致猶勝踏軟紅

千本松[illegible]日憶楠正元君

史云元中壬申之歲夏五月君單身入京狙擊義滿事不濟遂從容就刑於此地今問其遺蹤徒蔓草寒煙耳路人過之猶低徊躊躇況於其遠裔者乎乃賦此書感

津田臣

生死元期護紫宸山河大地悉風塵回天遺訓從三世殉國傳孙唯一身細徑草深埋毅魄斷巖松老闕靈神當年孤節向誰訴枉了麒麟閣上人

御廟野　劉翥

羣華仙去下雙鳧野史傳奇似輞湖欲與村翁煩指點古陵煙雨夕糢糊

將赴大津於山科旗亭邂逅八橋賣茶翁翁烹

茶供吾。乃卒賦謝之。　太田元貞

八橋相訪不相遇。邂逅洛東山科春。茶味自兼禪味熟。一塲清話洗浮塵。

過山科觀大石子宅趾　小野長愿

豫讓稱國士。不過刺衣必。海島五百人。唯是擾擾爾。偉哉大石子。千秋誰倫比。忠義出心肝。謀畧甚奇詭。得士四十六。進退臂使指。一舉殪大讐。迅速疑神鬼。當其韜晦時。起臥肉桊裡。馬牛從人呼。談笑忍羞恥。益信餘裕存。拔倆豈止此。我過山科鄉。尋其故宅趾。歎息重歎息。九原不可起。

大石氏舊栖　釋英

一刹那間不忘讐。佯歌狂舞有來由。百年人逝英魂遠。竹雨松風尼寺秋。

又　帆足萬里

荒松落雪晚風悲。野廟東邊有路岐。村婦也知重忠義。導余林下看新碑。

上醍醐

女人堂下借筇杖。拄到上方山徑斜。最愛溪泉冷氷齒。不泡兒道穀前茶。

下醍醐

歲近小寒寒未嚴。藤森東去比茅簷。村翁爲我指微徑。枯樹梢頭露塔尖。

醍醐　山本秀夫

厭遊塵鬧地。結伴遠來攀。危塔平林外。深堂淡靄間。客穿芳樹去。僧蹈落花還。餘興乘微醉。探薇入後山。

豐太閤醍醐看花圖　日柳彰

紫幕圍春叠彩霞。錦天繡地大豪華。英雄一擧猶遺憾。不向吳山看此花。

黃檗山　阪野福

茗荈圍古寺。春風芳滿山。臺殿丹艧駁。白雲自爲關。誰問西來意。晝長僧影閒。

送宗愚禪衲之黃檗　正墻薫

檗山君去後。蓮社與吾違。春雨朝迎杖。落花晴點衣。虛無本詩境。活潑是禪機。苑水深千尺。道源探得歸。

僧鐵眼　岡田挺之

將鏤大藏募諸緣。再値流民厄儉年。穀粟分來施餓

者僧中有個救時賢

遊宇治　　齋藤正謙

莵道風流海内誇銜茅相望陸盧家自將天下無雙水試入間第一茶採處穿雲倚幽石汲時近岸帶殘花禺爐別闢閑天地况對江山清且嘉

首夏宿莵道水亭有感　　鴻規

林禽花落艷雲無陳迹只看多緑蕪神女幽魂迷夜月韻僧遺詠屬仙區長風空度鳳凰閣怒浪爭來鷗鵜湖懷古終宵眠不得子規聲裡一燈孤

莵道　　高橋宗彰

躍馬先登跡已陳長橋百尺架通津江東新下採茶使一騎黄塵來辟人

又　　田中幸

喜擬結庵莵水濱落花滿地緑苔新今日風光依舊好茶煙禪榻屬何人

採茶女　　長戸讓

姉妹相携結伴行雲鬟不理從他横南風四月莵道上吹起村腔嗎晰聲入間若識千金賞豪奢相倘欲傾城靈芽眞味果何在一歃難要腸胃清那知采采勞如此仍與蠶娥一様忙晩歸才憩茅檐下明日陰晴亦管情

莵道舟中次十洲韻　　河世寧

滿江晴日命舟初柳緑桃紅錦繡如更有天工新刺出鷺鷥雪白立窺魚

舟下莵道川作　　宮原龍

溪山奇百出曉雨亂雲中縱目逐流下孤舟不掩篷

題佐佐木高綱單騎渡莵道川圖

藤井啓

直絶急流去先登絶古今所頼是吾馬與人能一心

高綱　　牧輗

浪花没馬一鞭鳴豈取先登誇萬兵回首東雲应有恨恨君不聽絶流聲

宿萬碧樓　　貫名苞

昨日石山鳴鷺塘今宵莵道水雲鄉枕頭不斷琤潺響知是琵琶餘韵長

平等院　　田中幸

江邊何處訪餘風。古墓草荒蕭寺中。唯有一篇遺疏在。至今傳誦泣英雄。

源三位　長谷川域

當年一木力能支。不計雄飛暫守雌。老賊窺看輕社稷。山僧背約決安危。豈唯射怪試精技。也解求官呈婉辭。一死功名成首唱。東關從此簇旌旗。

若宮（即菟道稚郎皇子祠）　青山延壽

太子明敏姿。前聖合符契。妙年師眞儒。夙窺天人際。蕞爾高句麗。知我彊難當。表辭故慢言。欲欺我木強。

我邦有神人。豈受汝譸張。片言凜生風。貢使驚且惶。聖東常有眷。東闕正儲位。兄賢臣欲避。恐傷慈聖意。隱然不敢發。一朝展高義。弟讓兄亦辭。此座誰復莅。操守何爾烈。一劍謝宿志。嘗讀南朝紀。不覺淚沾襟。苟能師王意。翠華緣何南。一念私大寶。神州亦陸沈。

慧心院　新宮愼

偶尋詩本此登臨。一道清流蘸碧岑。滿目茂林修竹好。風光不必讓山陰。

山吹瀨　福田元豐

寂寞空江月印漪。幻華有迹水中看。金泥抹破玻瓈面。寫出棣棠花幾團。

興聖寺　島田敏

千歲雙林存典型。重陰永護古禪扃。棣棠花謝遊人盡。松背斜陽滿地青。

女僧瀨　藤井啓

尋到水聲雷吼處。槎枒怪石束奔流。溪丁徐漉香魚坐。不怕銀濤躍過頭。

米淘磵漁家

屋角畫陰多濕雲。水逢盤石又中分。老漁飽飯曲肱睡。聞盡奔雷如不聞。

早春赴伏水　奥野純

鶺鴒沒處水紋開。蘸碧江雲影忽摧。東風一陣冷於鐵。遥自比良峯雪來。

伏見春望　貫名苞

商女爭歌月滿堤。可無遺恨似秦淮。桃花歲歲開還落。空趁流波過館娃。

伏水登善光寺閣望梅遂探古城蹟遇雪　　廣瀨謙

古刹僧亡佛不靈。客携肴腊入禪扃。梅連筒塢千層白。湖劃平田一綫青。石匣已開無劍氣。城濠未涸有龍腥。晩來何限淒涼意。雪打春衫酒又醒。

城墟看梅　　藤本眞金

滿溪梅樹占東風。暖靄吹香午景融。微醉一場花下夢。遥遥魂繞蘂珠宮。

梅溪　　白木玄之

只見梅花不見村。故墟十里一黄昏。重來欲了桃花約。不是劉郎亦斷魂。

桃山　　森田居敬

十里桃花春鬭紅。西風収實當農功。武陵仙境君知否。移在人間活計中。

桃山懷古　　松橋純眞

皇天故合待斯人。五百年來兵馬塵。賤起家奴終定霸。威加海内尚稱臣。豪華堪展英雄氣。末路難全父子親。欲向青山問遺跡。一聲杜宇哭殘春。

觀苑道臺遺址　　相馬弘

右俯巨椋湖。左瞰苑道川。群山如翠屏。列植當其前。歳之丁卯冬十月。吾過此地訪遺跡。云是觀苑道臺墟。寒煙淒霧閟榛樾。憶昔豐公崛起立致富強。西討東伐平定四疆。餘威之所暨。高麗百濟率來王。當時窮力此築臺。夸耀威武示遐荒。金殿玉堂盡華麗。翠蛾紅袖充吝房。喜有賞兮怒有罰。海内侯顔爲吊慶。一朝身歿國步蹇。何況守成屬豚犬。牝鶏晨唱群狐和。蘼蕪玉堂鞍金殿。君不見富貴從來不足恃。豪華

畢竟無源水。君不見巨椋之湖苑道之川。有本者亦如此焉。萬古翠光映碧天。

夏夜指月亭　　藤井啓

螢火近人時復颺。虛欄坐占十分涼。夜風暗自水心到。魚氣濃於荷氣香。

椋㴑觀荷　　貫名苞

棹破香雲色色新。光容浴露立清晨。拗將一朵羞相對。定似鴟夷載返人。

又　　江馬聖欽

覇業忽諸三百年巨椋湖水漲愁煙金湯之險若依舊敢許遊人來看蓮

又　源德基

淡霧遮花曉色深朝暉猶未到湖心知他波底夢方暖朶朶香雲護宿禽

春日遊井堤　岩垣松苗

橘相遺蹤玉水濱花思金印棣棠春聞蛙何作官私問鼓吹亦應錫大臣

玉水路上　菅晋帥

南都山翠北都連淀水斜通笠置川壤道久無鑾輅過當歸芍藥滿春田

下泉河　筱崎弼

泉河橋下白雲間嶺送峯迎不暫閑欲與棹師論舊跡輕舟已過甕原山

笠置

維昔 帝蒙塵至今人濕巾北條皆亂賊楠氏獨忠臣 御坐不遑暖怪巖何足珍猶憐民俗厚順逆絶婚姻 山背有飛鳥路村導賊燒山笠置人惡之今猶不與婚媾云

上笠城山　鷹羽龍年

士氣百凶人勝天山石巖巖徒險阻 御冠上天狀下地白板柴垣行在所遺恨蒼崖千尺上一矚皆裂毛髮豎腥雲穢樹惡民村一綫間道賊來處

楠公朝笠置行宮圖　小野長愿

忠純不愧武侯倫一拜 龍顏即致身乾坤闔闢出處可待草廬三顧人

詠史　藤田彪

我慕楠夫子雄略古今無誓建回天業感激忘其軀

廟堂遂無算乾坤忠義孤空留一片氣凜凜不可誣

登鷲峯 山在荒道東南有僧房曰金胎寺　山田信

神嶽城南秀拳緣極苦辛獰風鬣起虎毒霧欲吞人世遠山僧貴林深野僕淳地爐燒榾柮二月未知春

木津川舟中所見　柘植熈

宿霧全消浪起鱗商船此處繫成隣滿沙曝布雪無際隔樹層樓是木津

舟下木津川　梁川孟緯

百里川程一葉舟荒烟寒林水悠悠篷窗依約笠山

影送到漢城靑未休。

淀河　　篠崎弼

源路難窮六七州。洋洋斜貫五畿流。烟波夜皐攝河野。楊柳春牽淀洑舟。雨渚荻蘆鴻鴈宿。晴灣菁藻鯉魚遊。將歸海處城如畫。十萬人家霞外浮。

澱川歸舟即目　　佐藤坦

一川淸徹底。瀏然如平地。舟擇深處行。銜尾成之字。

淀水舟中　　菅晉帥

一舡又一舡。挽上柳烟間。篷窓生微白。依約丈夫山。

下淀河口占　　釋隆岳

京洛紅塵車馬多。歸舟今日興云何。快哉搖拭雙靑眼。臥見垂楊下淀河。

溯淀河　　兒玉彰

客魂渺渺泝長流。吹老西風折葦秋。回首故園天一角。孤篷載月入城州。

淀城　　劉著

艫舳相連發攝津。淀江城外落帆頻。衆禽爭陰忽初夏。孤艇載花何處春。死接崖開垂好栜。車輪水去入重闈。堪思金屋阿嬌夢。暮月如眉來媚人。

洲嘴園 淀俣別業　　琴希聲

一亭一樹連園裏。垂柳垂楊繞水濱。坐地沙場宜置酒。憑臨洲嘴便垂綸。綠波春漲龍蛇走。白日境閑鷗鷺隣。借問何聲長且緩。筒車隨轉軋停輪。

瘞冢 冢在城南鳥羽村葬烈婦袈裟處　　宇田淵

狂風吹折滿枝花。塵土埋香事可嗟。若使佳人惜微命。千秋誰問一袈裟。

又　　劉昇

提去非仇首。紅粧猶宛如。赤繩炊期裏。白刄佛心初。

芳草埋幽葬。寒花入亂鋤。詩人來下馬。悵望夕陽虛。

謁石淸水神廟志私感　　賴復

老木生雲氣。風霜侵古祠。碧甍連澗谷。朱壁畫蛟螭。

神后祠　　大槻淸崇

七道謳歌日。三韓朝貢時。恩波流不息。長憶太平基。

錦鼇迎拜丈夫裝。一片降旗我武揚。不怯三韓容易服。胎中負鞠有　天皇。

高良祠　　廣瀨謙

身係安危三百春巍然功烈棟梁臣渭濱莘野猶難比何況嬴劉以後人

橋本驛題酒家壁　森業

酒家柳色雨如煙來往長江已十年一事無成頭欲白男兒山下又維船

女郎花塚　鈴木璥

雙生雙死竟如何寂寞荒墳水一涯猶有情芽消不盡秋風吹發女郎花

經山崎　賴惟柔

明智可笑大不明狂悖徒成大惡名本能寺裡一炬火似爲他人飛奇榮縞素一戰成新覇知是豐公大橫庚（李商隱詩如無一戰覇安得大橫庚）

天王山懷古　松橋純真

想見旌旗簇翠微龍拏虎擲夢空非春耕鑿野髑髏碎戰血蒸山草木肥千載君臣伸大義一筌勝敗決神機豐家覇業今安在伏水茫茫唯落暉

寶積寺

秋風落木晝蕭騷磵水泠泠餘響豪突兀獨留當日塔排空十丈漫誇高

望寶寺有懷松橋江城　河野羆

觀音樓閣掛斜暉野逸詩魂何處歸唯有青山舊棲鶴寒江照影一聲飛

宿山崎觀音寺　新宮碩

梵宮憑崄峭暮景少行人竹裏寒留雪梅邊氣近春風高疑笛響雲紫訝兵塵勝敗都無跡虛空月一輪

妙喜庵（○在山崎千利休故跡也）　巖垣龜

豐公一世雄亦爲小兒戲拓土千里外屈身二篾地

茗宴逐時好何曾憂時事艶妻比嬖臣讒舌如刀利群雄皆解體竊抱覬覦志使公眞好茶可破昏昏睡茶博利休翁未必知斯意

利休居士　帆足萬里

滌器儀成是褻臣可憐誅薙觸龍鱗勸君欲保清高節試見三條破釜人

利休像　大沼厚

烏帽籠頭貌灑然茶神以後有茶禪一甌能取千金價應笑陸家三十錢

春日遊長岡　松橋純眞

小畜先時繫杖錢風光巳及賣餳天戲隨蝴蝶穿幽徑或與林泉結好緣春到梅花賢相廟人耕芳艸故都煙低徊茲地追千古滿眼青山一慨然

赴楊谷途中　江馬聖欽

幽夢驚回暮寺鐘輿窓面面足涼風不知一路沿溪轉身在泉聲竹影中

西岡春眺　宇田淵

菜圃花黃麥隴青天鷚上下不停聲六十餘村春一

色人隨牛後入京城

善峯寺　劉翥

雨色分秋明雲姿開夕霽揭我薜荔裳晚過荒林際惡竹避橫報幽花拾墜蒂孤影悄相顧山空鶴唳厲金藏與三鈷左右衣之袂三鈷與吉峯上下髮與髻上乃似破村下乃似王第身正在荒凉眼既注佳麗畫欄縈朱長石磴疊碧細沙砌認鳥降松軒有僧憩鐘鳴雲日暝欲去情相繫曉天晴明時定知宜遠勢

三鈷寺

蕭寂還蕭寂庭花弄午容空山三鈷寺春晝一聲鐘

金藏寺

阪轉山容開秋樹藹然黃昏鐘流雲嶺天籟落虛堂靈地禁樵採松槐森成行幽花不知處衆艸帶異芳茅庵長嘯子石經　聖武皇古跡探幽與新聞極精詳異哉觀音佛化爲採桑娘短衣不掩脛拂拭見齊王夢踞芙蓉巔占得熊羆祥桂子月中落鄭蘭遂國香代邸發車駕攘國開封疆乃以椒房貴來爲檀林光堂塔起雲蹙園邑跨林岡全山方十里至今鬱蒼

蒼吾來拜莊嚴夕嵐結卉裳香暈依約際猶認金玉相白雲三世夢青山一僧廊不聞環佩響風泉鳴石床

聞僧竺卿破禪歸台隱于勝因寺賦此以寄二首　寺在西山之半腹多花樹一日花之寺有業平及西行之歌詠又木下長嘯子遁世于此　自稱西山隱者　琴希聲

聞說花之寺花下極清幽君今得其所可比古名流寄懷操長嘯托跡學西行磨練君詩句何唯二子名

晚出城西過佛寺醉後題壁　田孝感

偶尋舊徑到僧房。滿地荒凉已有霜。風磬一聲敲斷後。夕陽秋色兩茫茫。

花寺僧西行終焉之地云　劉𡗗

一身似浮雲。東西行處天。不須楊州鶴。不假萬貫錢。

春風二月花紅紫。人生只合京華死。

西行　中島如玉

中原兵禍日相望。明哲保身謀亦長。五斗何堪稱北面。三衣好要號西行。虎頭空老封侯相。象外長歸禮佛場。卅一吟成偏有感。愁看松月照池塘。

西方寺觀楓　野口景張

同人各自設行厨。探到西方山一隅。萬樹霜楓花不及。落紅粧繡鋪氍毹。

西芳寺　清敬直

西方淨土繖山陬。西芳舊名西方夢窓改今名門外溪成巴字流。苻老荷枯一池水。楓紅苔綠滿庭秋。禽知念佛能長舌。相傳松尾山有鳥其聲呼佛法僧寺與松尾接石慣談禪也點頭。始信薰修滅煩惱。當年嘗解小松憂。雍州府志平重盛兵諫之後自逃于茲懺悔其過

松尾祠

聞道巨靈嘗擘山。救民昏墊破愁顏。何方拜賜神通力。濬澮疏川除水患。

春日涉桂川口占　新宮碩

桂川經雨水吞梁。雲霽前山碧放光。衣袂飄飄路十里。細風日暖菜花香。

桂川所見　賴襄

雨添寒漲岸痕遥。紅楙青林路一條。村叟入城歸到晚。驅牛過水自過橋。

梅津煙雨　粱川孟緯

田塍蓑笠鬧。已及插秧天。細雨來無際。濛濛半是烟。

梅宮　清敬直

笑我風情老未衰。聘紅迎翠謁祺祠。算來猶自求神助。願得翩翩幼婦詞。源楮亭曰梅宮祺祠也

過西院里　北條讓

曳笻西院里。數里傍晴沙。新雨開蒲眼。嫩風磨棘牙。鶯情還問谷。蝶意正傷花。熟路如生路。綠藏多少家。

京華名勝集卷三終

春山明麗

香谷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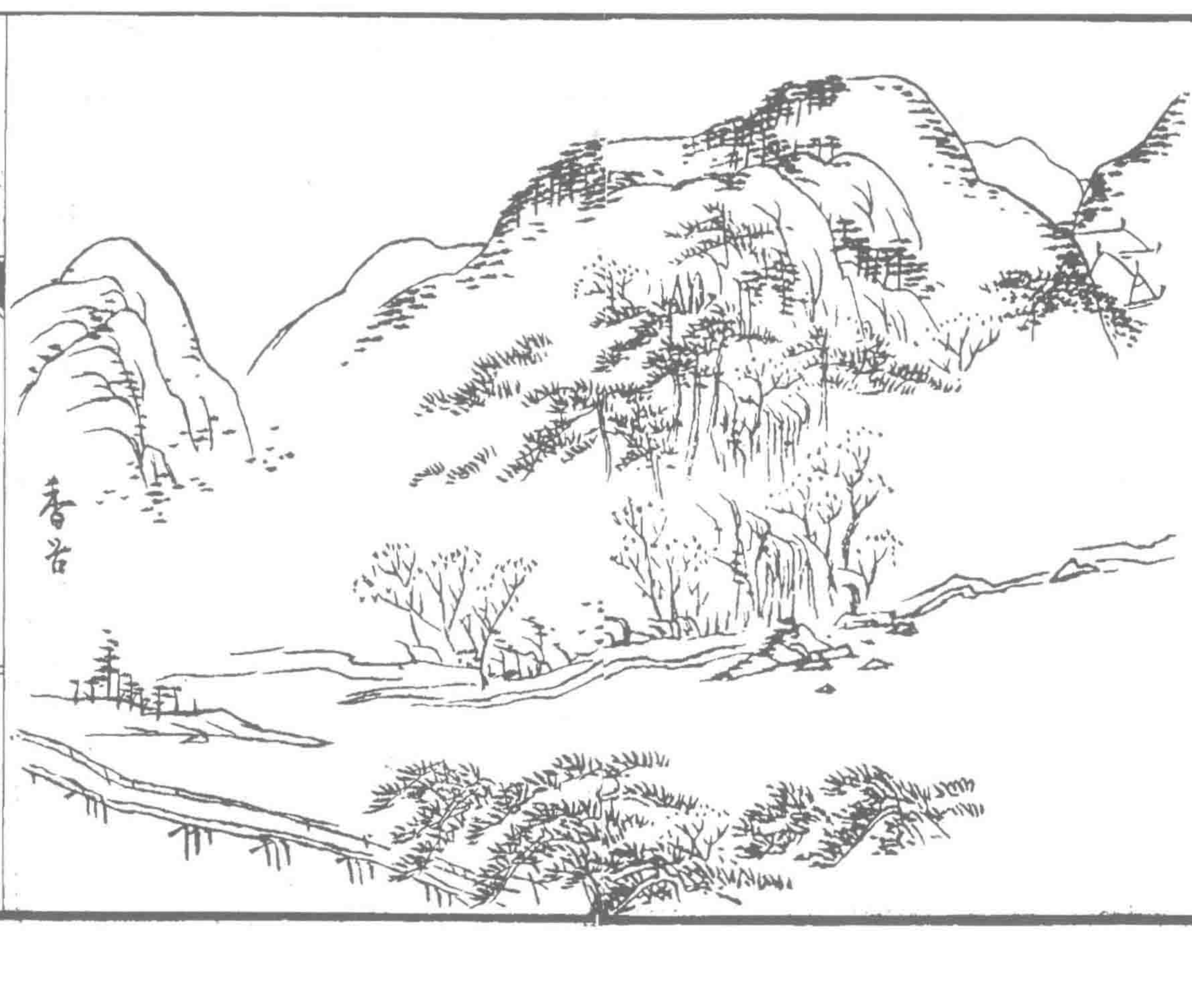
嵐山春曉　　皆山深海克

天自白櫻高處明溪流一掬洗餘酲
花間未著笙歌響只有幽禽得意鳴

遊嵐山　　鳳陽神山明

禽聲隔水兌紛々知是峽天春十分
風意多端弄花氣凝成山霧散溪雲

槐宇書



京華名勝集卷四

平安　新宮貞亮文卿編輯

庚寅之歲在京師。仲冬十三日。與中村多門號穆穆齋知恩院書記探城外諸勝。既歸寓舍追記其事四十八韻。　村上剛

萬邦諸勝槩。孰及我京師。桓武曾脣宇。神孫永據之。衆流皆滉瀁。群嶽競壓嚴。秀氣浮丹闕。淸音遶赤墀。城中既如此。郭外定何其。豫具阮郎屐。攜褰董

氏帷。穆翁重夙約。折簡促佳期。欲枕數更鼓。開門未曙曦。屧寧論巨小。劍各佩雄雌。離市紅塵少。入村白屋卑。茜裙戴薪女。篛笠牧牛兒。鞍馬山名驍騰勢。將軍山名颯爽姿。參差接天聳。迎送與人隨。荒店踞牀憩。甌煙把管吹。秦工手織錦。俗傳太秦往古秦人歸化織錦處茶媼口殘碑。近指皇儲廟。太秦廣隆寺聖德太子所創建偶經儒士祠。車折明神祭淸原賴業雙眸俄覺朗。抵掌共呼奇。照以堰江鏡。寫成嵐嶠眉。三船感雅舉。千樹想芳時。列刹焚香遍。老禪導客遲。虛空藏菩薩。在法輪寺大聖釋牟尼。在淸凉寺小督投蹤密。龜山有小督墓中書卜隱宜。天龍寺內有中書王隱居遺跡翠嵐想夫曲。賦著苑裘詞。集瑞軒在天龍寺評畫。栖霞觀在淸凉寺源融所建詠詩。隴平還望蜀。溪盡或過陂。迂路復尋寺。捨身果屬誰。祇王薙髮綠。阿佛着衣緇。讀誦新經卷。洗除舊粉脂。林花留艷態。野艸賸佳辭。將度長刀坂。俯臨廣澤池。固無纓可濯。只欲釣茲垂。御室山光麗。琳宮仙界疑。寶笙聞妙弄。適聞宮中吹笙朱戶禁叨推。四國昔弘法。諸堂今創基。御室山中新建八十八堂象僧空海四國遺跡云豫峯攀鐵鎖。表某州某山或坂路設鐵鎖讀岳嘯雲遠。下澗倦回遠。到郊喜坦夷。

鴉歸金閣表。月出紙川湄。連地靈場闢。有隣懿德滋。平野北野廟地相接賽來蹈梅影。拜去蔭櫻枝。街面霜鋪玉。蘘端凍類錐。二更達寓舍。一飽消寒飢。終日窮娛樂。拾珠磨失遺。偏憑朋友惠。必作文章資。魯叟登東岱。史公闚九嶷。壯觀生壯志。幽討發幽思。廿歲脚方健。漫遊心所希。輪蹄力不借。跋涉勞何辭。追記悠悠意。管城侯獨知。

憇太秦茶店　北條讓

茶煙習習遶。筠床夏近閑。庭愛嫩涼應。有殘花棲綠

葉葉陰時或送幽香。

太子堂 在廣隆寺內　金本相觀

講究鬘經未亂年奇譽西土亦流傳怪君恩已及禽獸喪服還甘屠大連。尤侗日本竹枝王子七歲講勝鬘經

過常盤里有作　島田敏

一不守桑常女子貞懷中龍種獨關情他年果爾騰驤勢躁躪仇家百萬兵。

常盤　日柳彰

如此呱呱凍餒何欲行無路宿無家豈知孤笠蕭蕭

雪他日東風吹作花。

又　庄原鼇

雙珠完得璧成瑕一代容光陰麗華他日鎌臺歌白雪歲寒更有女貞花。

嵯峨野　遠山澹

美人遺世跡堪憐也似英雄去學仙一盞臙脂銷不得露花紅滴暗蛩邊。

宿嵯峨山家　江馬聖欽

一點燈殘夜悄然高林影暗月籠烟千峯圍繞半間屋幾處溪聲到枕邊。

訪六如師嵯峨山居途中遇之。

大窪行

至此閑居知不遠山重嶺疊景初眞行隨牛犢過幽徑忽遇袈裟出密篁顏與松蒼應有道形同梅瘦豈無因途間一見試相問不錯嵯峨老上人。

秋夜宿六如上人無着庵　松本愼

方外無尤久負盟任吾疎懶促交情葛原相訪年頻隔峨阜始尋秋正淸仔細論詩仍舊識等閑把酒坐

殘更應知賓主俱和樂忽送呦呦野鹿鳴。

六如上人塔　河野熙

兜率天堂拂袂還空留舍利在人間江西詩法誰相問一片閒雲舊住山。

車折祠　劉翥

人影隱祠花鈴聲響階竹淸公儒雅宗賈豎來祈福。

淸原賴業　靑山延壽

皇家全盛日西邦使聘通絺藻艷如春爭鳴　皇家隆落落淸夫子後進錄奇功學術究淵源一洗李家

風道德高一世欝爲此道宗卓哉惺窩翁千歳繼芳蹤

嵐山　　山中獻

偃水紅霞外春雲簇翠微倚橋看月出過寺惜花飛

帝昔移芳種山長帶寵輝遥尋　御遊跡萬點沾我衣

暮春遊嵐山即事　　岩垣松苗

西郊春已老何處覓芳馨天霽川流暖霞消山色醒殘紅纔一樹嫩綠滿三亭憶得香魚美買竿釣晩汀

嵐山曉景　　仁科幹

月沈芳蔚靜夢覺夜櫻靈水似烟初動山如酒未醒花繁春瀑濕露淡曉香青思何人何處遥遥七老亭

遊嵐山　　宮原龍

夕陽在岸一林明臨水千枝弄晩晴怕放輕篙觸紅雪扁舟不敢近花行

又　　野田逸

鬢影斂光相逐還獨尋餘興繞溪灣一痕不假天心月雪白櫻花照夜山

甲戌仲春陪山陽登葊兩先生觀花於嵐山

江馬氏裊

微風晴定淑光和小隊輕裝取次過不恨看花三日早滿枝開遍醉人多

春夜遊嵐山　　兒玉茂

爲惜殘芳趁暮行嵐光波影自淒清妓團欺雪春簾冷燈火懸星夜樹明月渡橋來疑有約花浮水去恨無情四時此境遊皆好不負風流茶店名（茶店三戸名以雪月花）

嵐山作　　波多瀲

梵林晨起嗽香汀昨夜閑潭夢亦清朧月渡橋天欲曙宿雲離岫雨初晴花含嵐暈新添媚松蓄風濤徐送聲多謝山僧能解事一甌春茗折餘酲

臨川寺　　釋周然

幽寺堰川北水黑月未生夜深知雨到一半是松聲

渡月橋

欲問昇天路長橋踏月度淺水鳴珮環恍聽仙娥步

三級巖

泉飛三級巖萬玉空中吐山風時一陣散作滿川雨

笛姫淵〇千鳥淵

瑶笛吹春恨落花流不回猶疑羅襪影潭上月徘徊

暮春十三日過法輪寺　金本相観

隔水樓臺帯彩霞酒家青旆傍堤斜衣香扇影人如織半賽瞿曇半看花

大堰川　藤堂興

崔嵬雲物接丹洲了以功存古碣頭秋水纔深龜峡雨夕陽猶繫鳳津舟當時詞賦人皆盡絶代江山跡久休今日經過何限意西風落木動汀洲

大堰川行幸圖　壚田華

睿賞曾經駐翠華白雲紅葉寵光加三船久欠詩歌樂不愛楓林只愛花

宿嵐山下早買舟泝堰河至保津而歸詩以紀之　武元質

曾聽堰水源巖壑殊秀絶投宿嵐山下買舟候曉發溯流入幽溪左右山峭崒石亂雲氣浮崖欹楙根裂裊裊細麻繩牽舟凌澂洌經潭破青藍上瀨蹴白雪避石工縣閃撑竿從屈折長年意何安遊客魂偏慄近午到保津龜山城突兀酌酒淺沙頭流眄稍曠豁歸舟忽回棹瞥然如箭疾溪鳥聞乍遠岸花見忽失來時艱苦處千層來一抹歸到嵐山底花開勝昨日看花又到暮斯遊興何息

舟溯嵐峡其間多奇石偶得絶句四首節二　遠山澹

秦火當年何得焚緗黄化石蘚成紋一篇擬就山靈借必是人間未讀文堆書巖

荊關董巨為誰工過眼雲烟轉眼空狡獪化兒無赭

墨未能寫上石屏風屏風巖

喝螭上人要余遡嵐峡抵寶珠津舟中記矚目五絶句節二　梁川孟緯

瀧水穿雲曲折通巖花開遍映山紅舟行著色屏風裏人在回文錦字中

回風飛雪泉掀舞臥虎跳龍石倒奔過盡艱危始安穩人煙一簇寶珠村

冬初出遊遂到大悲閣　北條讓

野橋過盡立山層鐘出翠微思一登臨渚誰家浣衣

女投村何處打包僧。風鳴隕籜如行雨。月照懸泉似裂冰。急景路遥天已暝。煙中踈耿佛龕燈。

任有亭漫詠　此似雲法師故居

楓林交翠翳孤棲。一點寒燈照暗溪。鳴鹿聲聲人未寐。月沈簷外數峯西。

過小督墓　新宮碩

滿庭白露夜如銀。寂寞西郊月一輪。陣跡于今餘片石。無情草没有情人。

小督詞　韵十　矢上行

秀外移他寵。慧中知後艱。殘宵出椒殿。白日掩柴關。遁迹依稀處。嶶音斷續間。但愁逢虎口。敢忍背龍顏。寓意倖求劍。垂恩速賜環。梅妃雖遇虐。班女幸無患。覆水終歸海。行雲復向山。新妝歇部冶。古刹任潸閑。人道難持滿。天心自好還。君看寂光院。穠䄂薙高鬟。

源仲國尋小督圖　東褧

密旨宵馳御史驄。露花烟草月明中。琴邊彷彿尋芳躅。天語遥傳一笛風。

又　松本衡

柴門立馬月明中。夜色蒼茫望欲空。認得想夫憐一曲。幸然不被亂松風。

天龍寺　藤堂興

漢死凋殘龜尾邱。王家草木古今愁。山深玉碣迷仙窟。賦就青雲感菀裘。破廟春風花自落。南溪夜雨水空流。黃金枉築天龍寺。唯是前朝恨未休。

秋日嵯峨直指庵賠森節菴時節庵將歸湖東賦此言別。　釋泰冏

蹤跡眞成雪裏鴻。客途逢客太怱怱。連峯全現煙雲外。古寺多藏竹樹中。一路新霜歸鬢白。半竿殘日去帆紅。龍鍾旅服兩邊淚。我正西時君正東。

春日大覺寺法主賜宴於大澤池亭應命。　鵾規

今春多雨擾煙華。非辱佳招何出家。山放青嵐如命坐。林留艷景何看花。溪簾塢笛雲三弄。畫閣雕欄玉一涯。手賜芳觴辭不得。野人醉態奈欹斜。

庭湖館侍宴恭賦　村田哲

陳柯嫩樾靄朝曦。揭盡珠簾張宴時。山鎮皇京接神獄。水開大澤似龍池。賜觴初覺嘗甘露。叨坐何圖愛野詩。爲倣縱横騷客筆。汙筵醉墨亦淋漓。

過廣澤　摩島弘

池水波寒老紫菱。霜楓幾處映秋塍。村翁肅拱爲吾說。一簇松雲是帝陵。

七月既望廣澤賞月二首　野呂隆訓

夜禽鳴水際。戞戞卯叩石。月壢敗荷間。只觀天一碧。

鳴鑾遊幸地。野草露猶香。嘒嘒金鈴響。秋蟲月下涼。

秋夜宿厭離菴　摩島弘

殘日半林楓葉殷。伴雲來宿古禪關。中宵夢斷寒吟骨。石氣苔香透枕間。

謁仁齋東涯二先生墓　相馬弘

德行與博物。扶桑推兩公。請看後起者。率咸承遺風。不須崖石勒盛業。高名載在口碑中。

野宮　遠山濬

佛氏莊嚴欺衆蒙。如何素朴德無窮。祠門不劉不塗飾。束得枯柴護故宮。

遊祇王寺　○往生院　小野達

落日淒風祇樹林。古墳一座碧苔侵。當年春夢人何處。野草青青依舊深。

過妓王故居　釋五岳

何須姉妹競恩華。一入禪塲與世賒。不倣昭陽蠱成帝。敢同西子誤夫差。佳人末路多歸佛。名妓前身是落花。舞袖翩翩今那處。唯看遺像着袈裟。

佛妓歌　賴惟柔

北陸雪底出小茶。破瓜西上動京華。膽氣亦能蓋一世。聲色自驚相國家。一曲白舞擠二祇。榮寵乍奪翻袖裏。詎料銅雀出義妓。以新間舊意不喜。三復深悲野草歌。追入西山共袈裟。寶釵同焚松葉火。纔頭獨有落花多。嗟乎丈夫誰能如汝節。脂粉叢裡辟支佛。

釋氏要覽曰辟支梵云辟勒支底迦唐言獨行

新田公祠　○雍州府志曰新田義貞祠在三寶寺勾當内侍之所建也明治紀元戊辰冬平安人渡忠秋修復此祠　森田居敬

源家世建節刀功。誰料門庭出老兕。當日若無中將次。醜聲長累八幡公。

又　村上剛

養兵一擧裁長蛇千里退潮威力多翻對佳人惜離別只難防禦是秋波

題淸凉寺　野口景張

海師創業梵王城仰見傳燈千歲明三國移來此安置嚴然天竺古先生

常寂寺 此前中書王隱迹　北條讓

親王才藻照朝班冠冕早抛心跡閑一自荒爽埋碧草幾年紅葉滿龜山

小倉山　山本秀夫

來訪昔年名士莊幽亭臨眺領秋光風流人去山無色落木寒泉自夕陽

又二首　菊池純

追慕黃門跡來尋白屋間斷碑苔蝕字僅讀小倉山

老楓留古詠遺愛認殘株時雨亭何在一塢隔竹呼

時雨亭　遠山澹

片雨無端過小倉半山紅葉忽斜陽團茅一把傘來大不使高蹤付渺茫

宿淸瀧山中　三善行眞

水侵衣袂汗初收忘夏却驚凉似秋激石溪聲如猛雨夜深深響撲簷頭

又　中島漁

一宿綿峯下孤村碧澗中人間憐地隔醉後訝途窮比屋樓臨水高歌坐濕風泉聲猶誤雨不覺曉霞紅

愛宕山　久野恭

天象非難伺星河畫亦浮樓臨飛鳥背人坐宿雲頭驟雨來千里凉風控數州披衣高檻上蕭颯似淸秋

登愛宕山十韻　安國熙

千尋攀突兀百折度紆盤跼蹐纔穿洞飄颻忽上壇危巢蒼鶻擊大澤黑蛟蟠驟雨飛鞋底歸雲觸笠端陰晴分衆壑出沒變群巒日落見江白霞橫鳳闕丹硯池湖水望蟻垤敵山觀若取崧嵩比定爲孫子看神仙知境界宇宙覺心寬舉手天盈尺靑霄何足難

空也瀑布 在宕麓古云禪定岩空也上人修定於此故俗云空也瀑布

釋周然

群峯圍繞碧崔嵬層崖相逼作門開有人禪定岩中

任不問桑滄幾變移百尺懸泉穿岩腹萬斛清涼鑿
炎溽如何一洗惡詩腸盡使咳唾作珠玉

高雄　草場廉

十里紅雲映碧流遊人多在夕陽樓筆鋒誰有并刀
快剪取溪山錦繡秋

遊高雄　仁科幹

溪山霜深葉雨聲飄萬紅我來宿楓亭雨洒枕邊空
夜深溪月白巖泉半是風

癸巳晩秋同牧贛齋福元僊携加州山田九如
爲高雄之遊秋巖仙史後來是夜宿紅葉亭明
早品茗於溪畔分得溪字

紀遜

酒醒天欲曙喔喔已鄰雞初日未升嶺宿雲猶在溪
茶香烹石瀨鐘語仰招提紅葉撲衣冷山禽出樹啼

遊高尾山分字得燈　小石龍

早起看秋色山窓未滅燈曙雲峯幾疊霜樹錦千層
棲鶻驚人語虛鐘落石磴更欲窮幽勝促件上崚嶒

題文覺上人圖　長戸讓

弦聲烽影滿山河舊態其如拔賚何枉使他人誇戰
鬬惜君終世托袈裟

和氣公祠　金本相觀

僧大臣倖偶小實女天皇類武宸妃斯公亦似玉
監察不憚直言攖虎威

和氣公　小野長愿

神教堂堂傳者誰一言能定萬年基可憐吉備老名
士覥在同朝稱帝師

槇尾　並河大受

律宗之寺太清閑偏劃門前霜葉殷猶厭紅塵紛墜
到背風山衲掃禪關

栂尾山歌　賴襄

霜楓壓溪疑無水架溪一橋斜通寺晨霜漸融路猶
濕湧魚聲隔錦雲裏認是辨公遁跡處溪邊茗圃猶
可指一自法雲萠雀舌靈液蘇得世界熱誰洗鐵血
聽塵言想應予坐許對啜一椀喚醒英雄夢九世傳
授淡泊訣君不見佛圖待石虎如海鷗執若此公化
武州滅騎知過此橋入若個紅樹繫紫騮且借僧榻

談千古不妨又呼雪乳甌

高山寺賞楓 寺在砂尾　遠山澹

奔碧倒青霜樹間鏘鏘相逐到高山無端緬想御遊日錦繡叢中響佩環

仁和寺　齋藤正謙

撲地暖香雲幾團賞吟倚遍玉欄干昏鐘破例爲花晚放却山門到夜看

仁和寺闢其後山新構八十八佛堂每堂安置二聖尊容以擬四國八十八箇靈場已亥暮春

順詣於此　釋亮恩

巍然八十八香壇松際巖頭隨處安縮取海南四州地移來京北一林巒危梯屈曲行疑返勝境幽深狹似覓解得華嚴無礙說微塵刹土在毫端

斐岡　遠山澹

不佛不儒書幾編言多醒世豈徒然無雙才子斐岡下可惜唯將好色傳

又　筱崎弼

艷筆漫揮全性命青燈獨對送生涯君看宮姬乘月夕秋霜烈日此心知

妙心寺　清敬直

鵝殿蜂臺淨絶塵觚稜倒碧卍彤斑名園終化拈花地御影長歸微笑人門啓三途朱戶燦松分四派翠陰新大燈之後揚燈焰千萬燈傳五百春僧慧玄白足弟子四人分爲四派各種松一株于法堂前以爲法脈榮悴之符俗謂之四派松玄嗣法大燈國師

又　劉翥

春色釀春愁翻然思幽趣善哉微笑庵不種一花樹

龍安寺　清敬直

古刹蕭條搖落時寒煙冷吹望還奇團屏山渲深深碧截穀池波細細漪香積淸規僧侶瘦綱羅嚴禁鳥群嬉舊遊屈指三十載敗葉埋殘題石詩

龍安寺園池看鴛鴦　江馬聖欽

蘭汀芷渚水東西逐也遲遲飛也低莫伴閒鷗向滄海恐他風浪失雙棲

等持院　清敬直

等持蘭若織山邊憑弔難堪淚泫然當日貴人多佞佛秖今貧道半逃禪荒林烏咽知何意遺礎苔纏定

幾年前代將軍十五像。一朝併付丙童煙。

衣笠山　遠山澹

氷綃裹株白模糊。看做雪晨炎夜無。意匠寬平聖天子。不須强掛北風圖。

京華名勝集卷四終

送青脊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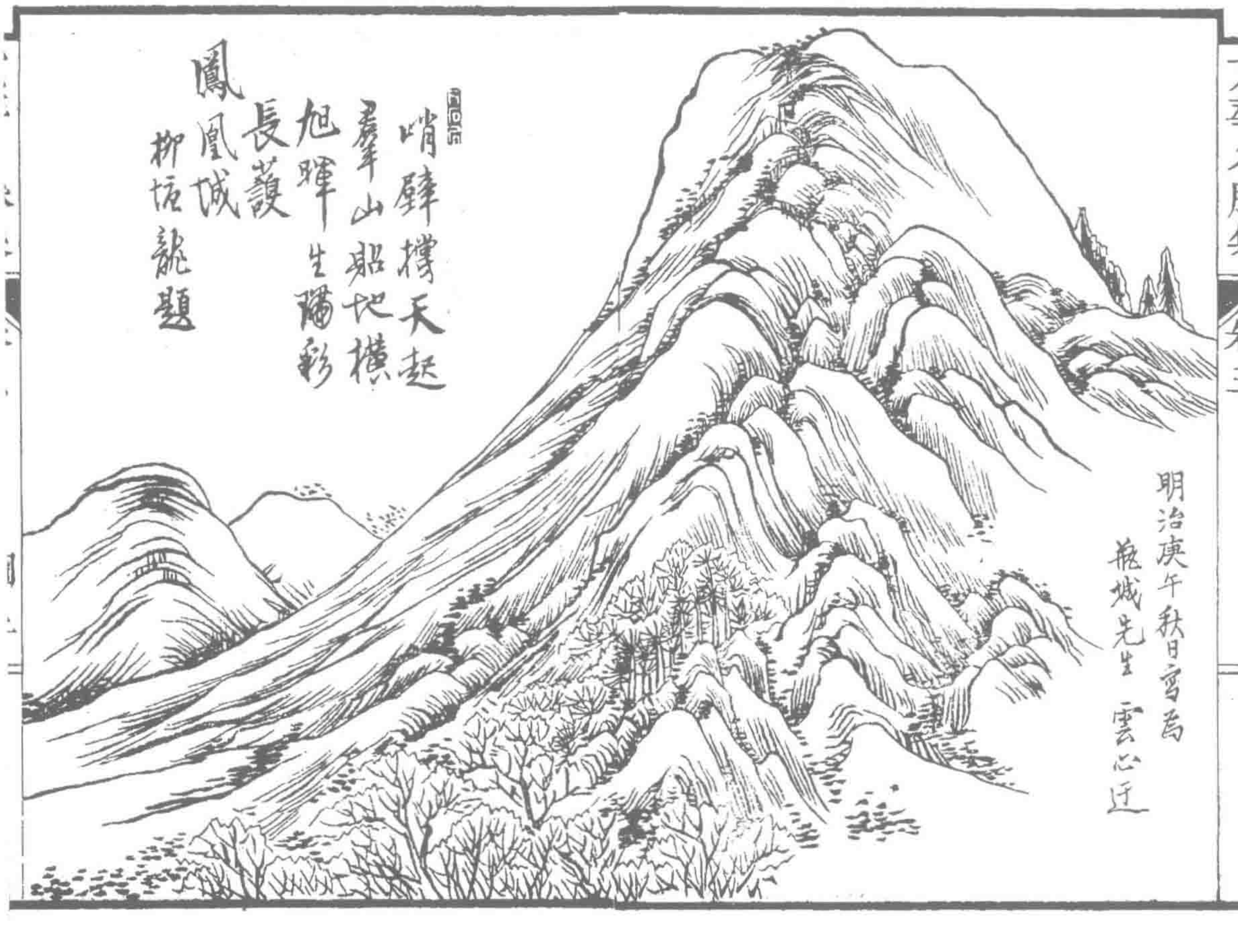
戴星三井敬書

京華名勝集　卷五　圖一

登天台山二首

羊腸路曲苦躋攀寺在松杉濕
翠間何是鳳儀家十第仙處來
迎隔人寰
雲母陂高雲霧鎖四明更聳暝
濛間時寒時有天風襲不許遊
人久在山

羊亭老人俊茂



京華名勝集卷五

平安　新宮貞亮文卿編輯

鹿苑寺　清水長孺

將軍別業北山傍康暦年間卜此鄕樓閣塗金皆剝落林池凝碧已淒涼蛛縈遺像威何在僧導遊人說又長鹿苑眞成多鹿跡登梯傍檻意徒傷

金閣寺　釋果

豪奢留古蹟棟宇想英風山笑浮春翠池平蘸夕紅干戈續輦下肘足交車中君獨享斯樂悠悠任大空

又　遠山澹

傑閣三層凌彼蒼豪奢今已付空王群黎未免刀兵刼列國爭輸花石綱金碧何知是膏血山河徒閱幾桑滄末由釃酒吊陳迹落日欄干心暗傷

春夕遊平野　鳴規

水淺何勝花影密花嬌似怯水聲清不知誰解抽奇筆寫此春風無限情

北野菅公廟　富田稼

垂髫仰止相公賢祠宇拜來何儼然樹感靈威生一夜人欽盛德殆千年賜衣猶蒙霑恩露貶秋寧嗟入瘴煙但剩當初捧日志忠精赫赫雷行天

菅廟梅花　賴惟寬

昔日瓊姿倚　御筵狂飈吹起落江邊群花婉媚榮枯急一樹流芳千載傳

菅相公　野田逸

天教　明主振斯文豈意梟鸞却共群誓注丹心酬大寵笑看白面詑微勲羈身獨詠西溟月雙手誰排北闕雲唯有梅花遺愛在猶思舊德吐清芬

又　大沼厚

筑紫紫宸同得宜此心秉正本無奇松分一夜梅千里問在天靈総不知

北野茗讌　大槻清崇

戰鼓纔收鬪茶起相公屈節學千翁破甌折匕連城價籠絡群雄陶穀中

題鏡背輿地圖　家長淳

大鏡如大陽朗曈未嘗蝕懸之明神前妖魔無所匿

背綸蜻蜓州形勝供指摘島嶼星散布波紋遶邊碧
維桐與枯㮨君臣徽號別阿虎藏管廟乃以表勳戚
憶昔天龜際海内荊榛塞豐氏起中土東西務斬撃
七道致底平肱股尤有力絶海重奉節揮霍雞林域
八路望風奔雄飛虎傅翼歸來頭已斑往事恍在臆
薄海幾山河莫地非曾歷鏡背可磨磨我蹟烏堙滅
鏡面承塵垢我心誰蔽得管相如儼在兆庶仰盛德
正直神所與氶矢許家國寶鏡一團光萬古照淑慝
忠勇一片心百世可矜式

紫野　劉翥

思茶過古寺携酒入今宮滿野山光麗人遊暮紫中

大德寺　寺門良

回頭世事片雲浮山色依然歲月流多少英雄骨皆
朽磬聲冷響法堂秋

題大德寺圖　後藤機

翠竹青松紫野邊木魚雲板絶塵緣趙州家法喫茶
去此裡一燈千古傳

雲林院　佐藤誠

絶無花楸闘芳妍松影參差古寺邊欲問　玉乘遊
幸地瑞烟不上一千年

七月十四夜自寶珠津歸柳原村途中即目　卷大任

幾隊華燈挂半空歌聲笑語月明中壠頭古墓無人
祭一點秋螢照露叢

四月十日陪星巖先生紅蘭夫人遊鷹峯　鱸元邦

急湍奔絶澗竹樹暗烟霏水與石爭響風過雲駛飛

夏無遊客跡時有採樵歸何合陪嘉遯來烹筍蕨肥

鷹峯　遠山澹

稻香繞寺盡田疇鐘磬相聞境夏幽鳥雀飛來還歛
翼蒼鷹山下十分秋

菩提瀑　張氏景婉

峻嶒雙石峙為門問路只憑樵者言澗草香迷胡蝶
夢巖花吹斷杜鵑魂千重峯疊楸參錯百道泉飛雲
吐吞誤矣水窮山盡處逐他脚下作眞源

小野道風祠○在杉坂　金本相觀

二王以後誰同調三蹟之中最絶倫請看災餘
宸眷切惜公書疏似傷人

小野篁祠　○在東河内

不但詩情合樂天彌綸同跡亦堪憐謫行吟就青衫
濕恰似潯陽臥病年

遊西賀茂靈源寺　久野恭

幾簇櫻花低壓軒盈盈恰似白雲屯惜春情在黄昏
後多恨山僧早閉門

上賀茂　江馬聖欽

地邃松杉老苔痕終古青人來生畏敬草木自神靈

競馬　劉昇

欲賽先相揖豈非君子爭金鞭答後者錦旆表先鳴
回雪吹無跡飛星流有聲事終浴泉水鬣尾動新晴

春末從京歸貫船舊居　釋西笑

城北白雲深處寺塵稀俗絶蘇詩思舊居一水明於
珠散漫棣棠金覆地

遊鞍馬山　長戸讓

不辭鞍馬遠來訪古招提閑宿千年火山懸百丈梯
怪禽啼絶谷驚鹿走幽蹊欲問牛郎跡喬杉夕日西

又　松本衡

滿城紅紫已摧殘只有山中花可看落日荒祠春寂
寂晩櫻低壓石欄干

又　新宮碩

牛郎要報我家讎擊劍夜將山鬼遊借問酣眠平相
國鴛鴦衾暖夢安不

詠史　釋大珍

丱然總角有英姿鞍馬山中學劍時一夜艱難經鵯

嶺千秋祭祀屬蝦夷蒼蠅自古讒亡極尺布于今歌
可悲鬼武若能全友道姦雄豈敢亂朝彝

惺窩先生墓　小野長愿

古墓苔深春又春爲欽高義涙沾巾詩書振起聖賢
道敢伍抽旗摩壘人

宿洛北二瀨村二首　佐藤坦

孤村邈幽澗寥廓隔市井有堂曰奉先昔賢寘眞影
斯文有所自盥洗薦蘋荇仰止不能去暑短燭已秉

村係司成林公食邑奉先堂即林氏影堂

敲石煮溪毛。半夜且撫枕。鹿鳴山月高。木落溪雲冷。不寐聽巖泉。心目恍以慣。露坐被曉霜。惕焉如有警。

岩倉山中　山中獻

春流曲曲抱嵒岈。獨木橋橫徑更斜。羨殺幽人極清絕。一菴之外只梅花。

拜藤納言藤房埋髮塚　賴襄

黒頭非是不勝簪。薙削誰知用意深。王土終歸姦賊手。空埋曲局念君心。

藤房　村上剛

朝衣忽換法衣輕。聽取南風有外聲。莫道巖倉山月色。不如千古湊川清。

題藤房遁世圖　古賀燾

嘉遁傳千古。堂堂一納言。浮雲纏帝闕。孤杖向僧門。南北天時異。行藏世運存。遥憐芳野上。回首戀中原。

市原聽蟲　釋西笑

非風非水韻泠泠。喚得閒人出野坰。月影在山還在野。露珠叢裏鼓金鈴。

宿普陀洛寺（世稱小町寺在洛北市原野小野氏終焉地云）　山田信

歌詠千年世永留。名媛遺迹暮雲愁。芒花花上秋風度。白月光寒枯髑髏。

松崎有大黒祠　遠山澹

桃紅籬落雜松青。設色天然好畫屏。山水此鄉多眼福。野祠也自有神靈。

下加茂祠　菅晉帥

祭儀肅穆豆籩清。千歲羊存文物明。樂闋餘音無覓處。一林閒月水錚錚。

又　劉羲

樂罷星軺返。祠門歌舞新。惕搖層蔭綠。葢散雜花春。並輿皆公子。垂綸有麗人。青青芳艸色。日夕起紅塵。

癸亥春三月　龍駕幸於加茂。恭拜觀道傍。賦以記喜。　釋果

輦道逍遥金鳳凰。羽林警蹕共鷹揚。柳邊淑氣迎仙仗。花外祥風惹御香。布澤當知被黎庶。展威正覔及殊方。鄙人幸伏康衢側。咫尺龍光拜典章。

文久三年三月十一日　上幸加茂恭紀十六韻。　　清敬直

靑章麥生節移蹕禮　靈祗薦戟森塡陌重營嚴列湄雨工淸道濺風伯拂氣吹流惡（杜詩流惡邑里淸　注惡垢穢）邑川潔數縈糺楙滋鷀鵜隨　鳳輦貔虎揭龍旗千萬金吾衞公侯冠冕姿修多年墜典立一代鴻規赳赳將[illegible]勇雝雝　天子儀明禋　咫烏廟祡祀　別雷祠雖曰神之禱猶然兵是治折衝先定策式遏速陳師勉我勤王士藏他猾夏夷乾坤荒景改日月瑞光披遂以盤民瘼而能張國維耄倪各歡躍文武其佸熙仰視唐虞德長垂億載基。

訪海屋翁加茂新居飲其咲靑亭　　鱸元邦

幾間茆棟斂萬卷玉籤明煙楙迤邐郭晴川曲繞城。看君閑富貴使我薄簪纓相對浮杯處靑山一咲橫。

春盡日訪海屋先生舊居　　村田淑

須靜堂空鎖晩春筆花零落硯生塵高梧脩竹依然在坐對靑山不見人。

糺林納凉　　釋道應

郭外潺湲皀水流過橋小徑入林幽別通一泒殊淸絶人就旗亭預買秋。

六月朔陪白谷先生遊糺林得魚韻。　　福田思恭

京北名區探勝初看來恰似閱奇書翠林殘雨猶沾烏白石淸流可數魚藝景自隨荷氣冷病懷更借酒功舒凉棚日落人將散絶愛毬燈映碧渠。

遊糺林二原　　宮原龍

愛靜落人後宵深去向城燈殘水影滅露墜林風生。竹裏路疑斷月邊池忽明淸輝猶半岸帶醉好溪行。

沙河　　賴褧

雁齒橋東麗眼簾一條路與岸相隨人家半竹半梅處遊屐些寒些暖時水碓無聲村巷靜風箏有影夕陽遲旗亭面熟留吾醉還愧垂楊照鬢絲。

中秋同海屋雲如二先生飲漾月亭三首（錄一）　　村田淑

殘暑留城市淸秋聚水隈划舟任搖蕩載酒儘潆洄。

帶雨園花落含風岸柳攏亭名不虛設山月漾波來

山中嶺　山本錫夫

數里溪間路松杉夾徑幽懸泉如瀑布臥石似眠牛岸響臨流碓樹栖呼雨鳩行窮最高處山水快吟眸

題牛眠石 石在白川山中之路傍　岑希聲

白水多奇石尤奇臥石牛尻肥如斷尾角折見圓頭自昔天能縛至今人懶收世流不流轉千萬歲遲留

白幽子舊棲在白川山中所謂松風窩者即此　梁川孟緯

仙隱遺蹤何處尋谽谺行盡入嶔岑白雲幽石依然在一壑松風千古心

九日同雷首春樵藜園登勝軍山　摩島弘

狂吟高倚鳥行邊正是夕陽黃稻天世路他時常躓垤山溪今日漫攀巔傾杯自咲顏先赤插菊誰誇鬢尚玄醉步歸來如夢境一牙新月萬松煙

北山詩仙堂　冨田豫

草堂肥遯對詩仙天子呼來不渡川倘使先生應徵出移文重見北山篇

又　大島淳

戎衣一脫意超然主掌江山風月權進退見君何綽綽不爲武將即詩仙

寄題詩仙堂　久家朗

嵌巖煙霞境考槃棲一寶英名能蓋世清操自成仙薖軸耽邱壑琴書樂暮年高風千古下稱贊幾人傳

一條寺村吊石丈山先生古跡　松橋純真

一自軍門解甲還姓名不復列朝班先登氣銳前無敵退隱風高臥有山公論竟歸青史上詩魂猶繞碧巖間怪他羽翼商顏叟白首紅塵跡未閒

丈山翁　古賀煜

長槍擲却入雲林瀟落清涼居士心幾樹梅花三畝宅多年風月一張琴蒼顏愧照蟬川影白扇長留蓮嶽吟物換星移香火盛都因遺愛感人深

又　廣瀨建

雙提血髑髏石丈信人豪却以功名手新詩細刻雕

一臥四明麓囿辭　萬乘招平安雖咫尺不渡鳧水橋時歩北郊路朗吟驚漁樵奚囊盛佳句掛在偃月刀

北山道中望修學院離宮　釋知影

城北一區雲水鄉　鑾輿昨日此徜徉苑墻巖護宸遊跡丘壑初傳　御製章紅葉青苔多雨露浴鳧飛鷺有輝光常人那得窺仙路仰望珠宮立夕陽

恭觀　上皇幸修學院詠紅葉　御製及扈遊諸朝貴奉和作竊賦八韻

草場韡

宸遊因省歛物象忽生光雲騎聯京陌　鑾輿入叡陽瀑聲添宿雨楓候飽新霜豬水船分興龍河錦斷章山呈亟相幣池濯　后妃宸　步輦猶停在御袍誰奪將樂原同衆樂詠各屬時康率土私欽仰皇風歷美泱

題山靜逸幽居　山田玄

台麓煙嵐隔市塵門前咫尺碧嶙峋謝公避世仍憂世楊子稱貧未歎貧躬服硯田無惡歲家隣花戸有長春悠然日向東山醉高臥如君能幾人

赤山　帆足萬里

赤山祠宇接荒村三友同遊我獨存赭面烏毛無恙在欲將往事問王孫

山鼻　劉昇

村路遥遥晩未歸纖纖初月映秋衣金鱗上渚無人釣一岸蘋花爲雪飛

正月念日遊山崙旗亭小酌　遠山澹

凍雲収不得疎霰迸屛顔斜陽紅[illegible]一線破天慳亭樹似待客結構溪之灣豈無當壚女與酒弄潺湲四明峯在後聊看檜角山梅花四五本隱見松篁間乞米僧鉢重賣薪牛背閑獨戀林泉趣黄昏吟未還

高野川麥飯店作　田孝憲

麥飯方香偶爾過店頭踞坐憶滹沱臨樂寄語劉文叔與到淸時味最多

矢脊村　山本錫夫

屋向山腰結田隨水脈分遺風如太古好是避塵氛

西楠亭矢脊村婦賣薪圖　鴫規

束髪短裙身自安賣薪日日出林巒細腰搬重君休怪不識人間行路難

遊大原　岡田邦彦

大原春色絶塵氛社鼓梵鐘到處聞松認荒陵一抔土花攀峻嶺萬重雲寒岩吐氣陰晴變飛瀑無音呂律分欲問榮華廿年夢寂光院靜鎖斜曛

入大原山中宿寂光院　麥希聲

女僧迎且説壽永覆亡秋千載祈冥福一門歸海漚遺蹤長寂寂歷劫奈悠悠香篆微如綫夜寒聞覚流

寂光院　田中賴庸

鳳輦仙遊跡已陳何存勝槩爲誰新可憐櫻樹含遺澤歳歳花開領好春

題大原賣薪女圖　大窪行

束薪賣與向誰家戴得重重壓鬢鴉知是深山春未老數枝剰插晩櫻花

無音瀑　祝希烈

瀑水黏巖不觸巖天籟自和漁梵細妙音不在耳根中呂律分流出人世（瀑流分爲二河有呂律名）

比叡山　山田信

岧嶢叡嶽鎮王城紫翠煙光弄晩晴創闢靈基自延暦曾經兵燹想天正杉梢摟摟刺空谿湖水漫漫涵麓平八月山僧開火閣不知下界祖肩行

僑居樓上望比叡山有懐建武年間事慨然成咏　菅晉實

萬疊峯巒壓檻開神州名嶽果天台北門鎖鑰徒然耳南渡衣冠安在哉日落山精泣巖穴雨收湖霧擁崔嵬風煙長帶英雄恨天地蒼茫晩色來

登叡山遇霰　三島毅

雲壓松杉日色微寒風三月襲人衣誰知京洛落花雨比叡山頭作霰飛

中堂　藤井啓

覆雨飜雲天地昏蒼皇尙想手攀轅階苔未剗糢糊在莫是忠臣古涙痕

登四明嶽途中作　北脇志鴻

行經音羽溪羊腸途九折須臾旭日晴取次朝煙滅

大湖忽入眸忘險心怡悦一層到一層風景增奇絶

四明嶽　　藤井啓

脚底千峯攢剌天今朝得踏四明巔吾家住在淀江上望盡青螺三十年

音羽瀑　　山本秀夫

石裂雲奔勢益振千尋直下碧嶙峋白櫻忽被山風拂疑見神龍飛玉鱗

觀音羽瀑依丈山先生詩韻　　山田宥

雲母坡頭古瀑泉怒聲風散瀉深淵廻從俊鶻盤邊落直向神龍蟄處穿白訝危楙垂匹練高疑絶壁挂長川石翁仙去少人到詩境寥寥二百年

京華名勝集卷五終

讀
京華名勝集題真
後二首
扶桑初日莊寅賓瑞氣
祥雲映

紫宸龍馭宣威鎮瀛
海鳳鳴布化轉洪鈞覓
勝賡和殷將發琴瑟更
張律正新輯集繁華
職向勝探風雅閱古

今人
京華名勝入新編振藻
抒情累百篇
聖代文明訂風雅
帝居氣象闊山川由来

乖曲無人舉如此正聲
當世傳為是高才優撰
著寵光炳煥照延年
明治三年上章敦牂仲夏
南紀　冷雲道人梁芹書

新宮涼介撰著幷藏版

明治三年庚午十月上梓

京都寺町松原下町

發行書賈　勝村治右衞門

田樂樂美 著

大阪繁昌詩

文久二年（一八六二）大阪紀律堂刻本

據文久二年（一八六二）
大阪紀律堂刻本影印

文久二壬戌年

金峰先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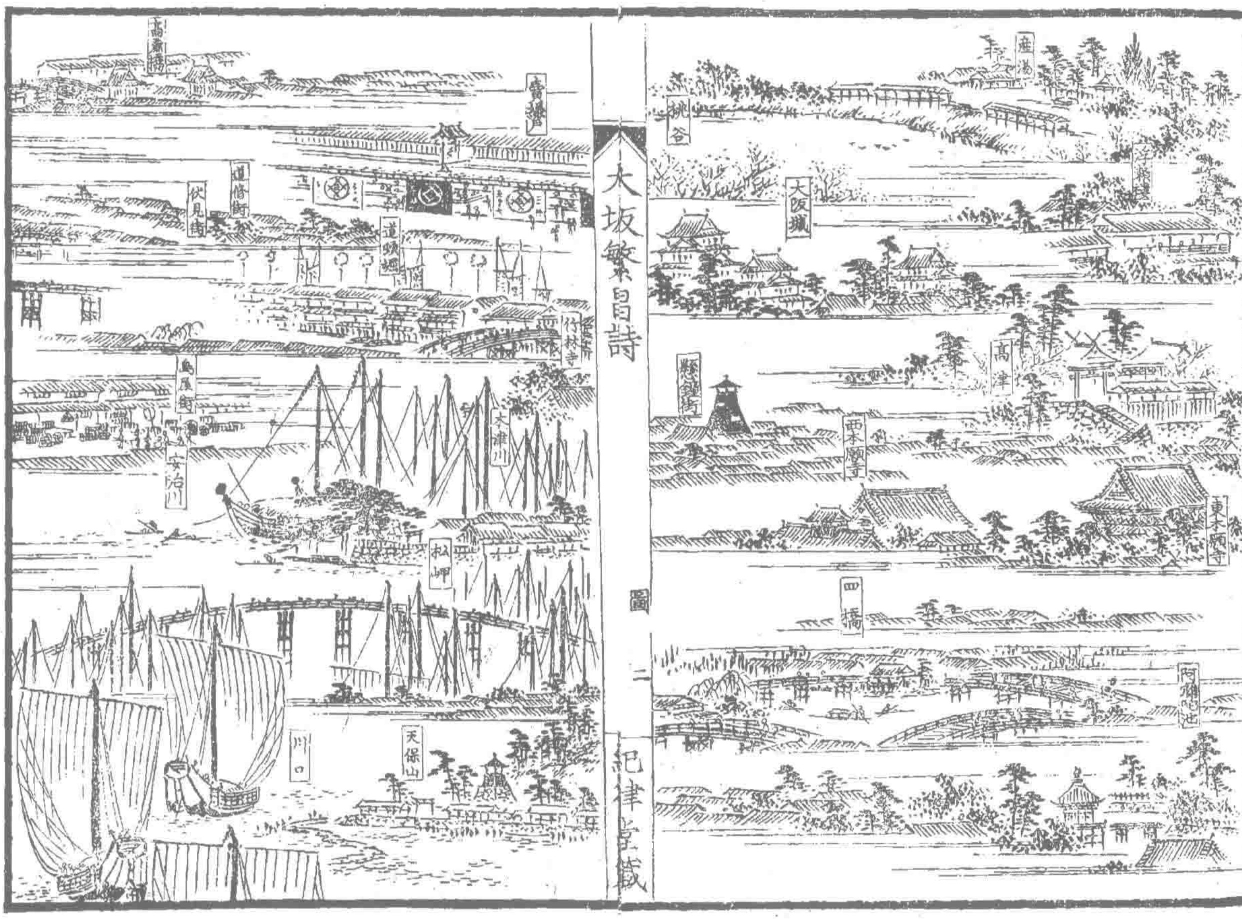
大阪繁昌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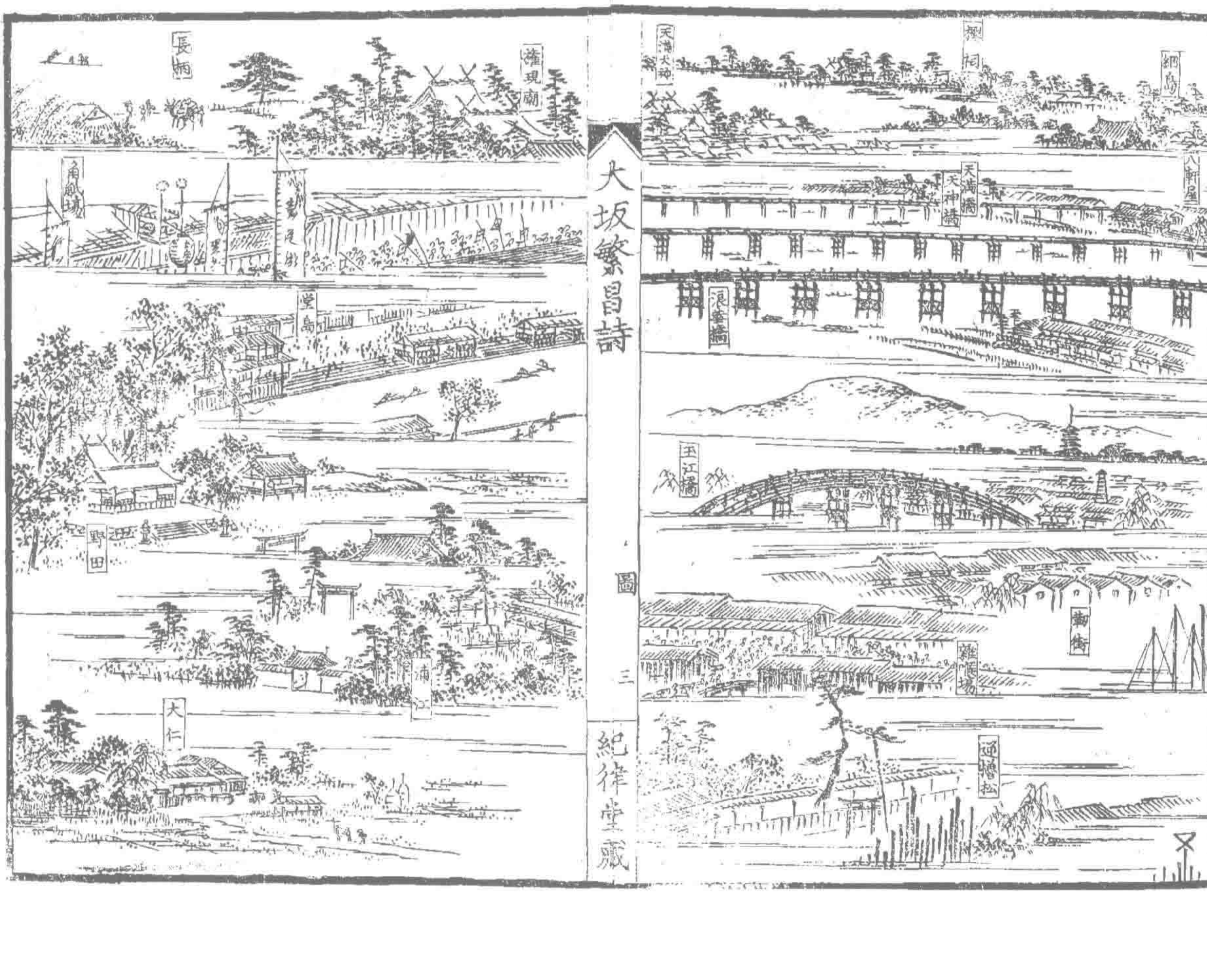
紀律堂藏板

大阪繁昌之圖

大坂繁昌詩　圖　一　紀律堂藏




大坂繁昌詩
圖　二
紀律堂藏
大阪城
高津
四橋
天保山
川口
安治川
伏見街


大坂繁昌詩
圖　三
紀律堂藏
長柄
權現廟
堂島
野田
大仁
天滿橋
天神橋
浪華橋
玉江橋

大阪繁昌詩三卷。首載畫圖。是金峰先生之遺囑也。此篇成於十六七兩歲。然謙遜不敢示人。臨終出諸筐。母夫人泣領遺囑。此雖題曰大阪繁昌詩。詩話也。隨筆也。異名編也。地理志也。無不具備焉。間有關世教者。覧者勿以尋常詩編視之。然出於業暇緒餘。又不可以此槩論金峰先生。今及上梓。華城夫子。使名告覧者曰。是亡兒之遺稿。雖童蒙之筆。亦心血所注。爲之父者。不忍添一句減一字。唯梓舊稿。以待天下諸名家之好雌黄。

門人　伯耆　原田省謹識

大阪繁昌詩目次

卷之上

卷之中

大坂繁昌詩卷之上　目次　三　紀律堂藏

大坂繁昌詩卷之上　目次　四　紀律堂藏

通計一百三十首

田中右馬三郎傳

予承乏爲留守職。居浪華公邸十數年。官務之暇。教邸中子弟以文武二術。姪婿小川生奉藩命學醫業。因來寓邸舍焉。生聞華城先生以學醫鳴於京攝間。乃入先生之門。先生田中氏。名顯美。字君業。通稱內記。華城其號。予得介生與先生交。每年予以上元開宴。此日始迎先生。先生携子君安來。君安白晳纖麗。似美女子。蓋父子聯璧。邸中見者。如兄弟云。君安舉止閑雅。深沈寡言笑。予一見知非凡兒。先生招予以冬至。年年互爲例往來結文字交。君安今春以來。罹勞疾。荏苒不愈。遂没

實文久二年壬戌六月二十八日也。享年僅十九。葬於中寺街妙壽寺先塋之側。諱樂美。君安其字。號金峰。通稱右馬三郎。所著大阪繁昌詩三卷。雜體詩三卷。文一卷。金字編四卷。金匱要略正義一卷。及漫錄三卷。行將皆上梓。噫年少有此數部遺著。天下所希覯也。且平生行事有大可傳者。故予因立之傳。曰。君安之先本出於丹波姓源。六田氏。蓋係八幡公之裔。雙劍一搶。屹爲州豪族焉。六世祖莊次郎君者。有故携系譜古器入京寓田中氏。遂冒之。入小森公之門業醫。又事　仁和王。受法號翦髮。稱嘉菴。南遊下澱川來浪華。居高麗橋第三街。遂爲浪華人。娶吉川圓齋妹。舉三男。皆立法橋没。存一孫。及長往京謁神祇殿。唱神道。稱長門介。諱顯輝。號綺潮。無幾歸娶樋口亮菴女。舉三男一女。皆早没。次男諱輝美。號玉洲。娶深江氏。生一女一男。女夙逝。男乃華城先生也。母夫人深江氏最賢。少寡。貞烈辛苦。終使先生事藤澤泊園學儒術。又從備前難波抱節受醫業焉。先生有今日之盛者。實深江氏之力也。嚮先生在備。皇母樋口氏猶在。待先生日夜尤切矣。故未二年而歸。娶杉本氏。母夫人以先生不能遠遊成其志。禱北辰星。弘化元年甲辰。生君安於北久寶寺坊第三街。禱北辰

必用午日。君安之生。以仲夏既望。仲夏午月。既望偶當午日。且其出誕亦午時。月日時全符合。人皆以爲所禱之驗矣。及三四歲。不弄常兒戲物。日爲著衣冠趨。天朝之嬉遊。人異之。六歲時。自　神武至　仁孝歷世帝王。不紊序次。悉暗記之。又名相英將群名。皆諳之能分其時世。先生患其虛弱。未授句讀。君安憑几披卷。引字林玉篇。漸讀之。能辨其義。人益異之。八九歲時。杉本氏携君安他適。偷兒二人在後陪從。奴婢未知之。君安先覺之。顧叱曰。吾謹護我母。汝不速去。則我腰下雙刀將放光。偷兒驚逃。君安天性仁恕。哀憐之至情。尤動人心。

家有轎奴好博飲人戒之却罵甚君安見奴冬日無衣。
褪乞杉本氏縕袍襦帶乃與之曰汝日舁轎護大人可
謂勞也若無衣吾恐汝患寒疾矣。奴感泣曰郎君年纔
十一。其慈愛如此今我不改必受冥罰矣。自是終身絶
博飲。先生遭火災移居于備後街一夜强盜數輩。攀樹
穿壁聚樓上。將點燈下樓時既四更。闔家熟睡。深江氏
忽詠樓上火光人語呼先生曰内記内記。先生應聲起
乃耳語先生先生整衣帶佩兩劍提長槍聚塾徒將上
樓君安亦帶劍徐進曳先生裾曰盜所欲者金錢是已。
乞則與之不饜則盡殪之大人願待盜自樓降焉。盜聞

君安之言落膽踰垣皆走去不掠樓上一物矣。時年十
三。十四時既代父聚門徒講左傳疑杜注發奇説藤澤
泊園。聞之賦五絶以貽焉。又遷宅安土坊也。先生著作
通策十五篇侯薩摩侯來詹邸焉。將因邸中留守職平
田某獻之侯在國罹暑痢暴薨不遂其志矣。嚮通策之
成竊示君安。君安平日所見與先生議論不合。然勉避
其鋒不失歡情矣。此日君安進論和戰海防策細議其
六篇先生服君安之議遽改其稿此時年十五。先生未
加教導自勉勵博渉群書且記性絶倫。一讀不忘矣。乃
筑前松崎元眞者。歲方三十。嚮仕荏都。事一齋艮齋二

公既十年將歸國過浪華謁先生執弟子之禮學醫術
焉。先生謂曰我頃冗務。暫就兒談儒籍元眞大喜因見
君安君安沈默恭坐。卑謙俯首元眞出罵曰美童子何
知字是殆癡魯人而已矣。塾生以告君安微笑他日招
元眞於我齋中。示近作若干元眞一覽大駭詩文皆老
手鍊。因漸問漸答。君安博覧强記。應答如響。談偶及司
馬文正公傳家集則君安暗誦五規文及陸象山集要
則暗記語録中文元眞愈駭又問曰本朝近世誰爲大
家君安曰吾童齡何知然以吾所見太田錦城氏之於
經菅茶山氏之於詩賴山陽氏之於史齊藤拙堂氏之

於文我竊推爲四大家人尸祝可又問曰西土近代何
爲有用書君安曰康熙帝字典。顧寧人日知録。朱竹垞
經義考。趙雲崧二十二史劄記唯是已。元眞退謂塾長
曰博覧强記。且有明識。然謙虚抑損。如不知字人是尤
大器。不易得之才異日振才名於天下者必此子矣。我
惜繼醫業而終身蓋君安教人丁寧反覆温和之氣溢
眉宇。故人多服之先生嚴律方正。教人有法。人皆畏之
故塾中有夏日冬日之評焉。一村醫子三浦生者。在塾
本是無賴徒。訴貧請借金三圓君安大憫之竊出我所
受門生之謝金借之三圓同塾生悟之痛責吐虚借金

飲酒致遊之狀。欲使償金生詐曰我所借者金三方已矣。君安聞之微笑。謂塾生曰彼長我少。嚮巧詐我焉。彼乞則我固將與之。今轉圓爲方。非大丈夫之心腸。亦何穢濁也。然以金銀争辨甚失師弟之誼矣。諸君請戒過依舊憐居諸塾。勿使大人聞之。塾生惡其不噬臍。以告先生。先生曰我常惡三浦生爲人。今果欺仁恕之兒。且彼浴兒教育之恩不淺矣。是報恩以讎者。即人類獸心。諸子勿與此氄毛四蹄同居。遂削弟子籍。人皆嘖嘖感稱君安寛假豁大之胸襟。君安十七時。米價沸踊。一日愀然請先生曰聞間者米價一時沸踊。窮爲乞子者多。

雖些少傾我所藏之束修。買采賑之。先生大感即日出嚢金。如君安之意。遠近聞者無不感動矣。先生一日謂君安曰吾聞汝所志。君安曰我弱冠東遊。莅都二十七八而歸。欲張門戸于京。成我志。先生莞爾曰嘗想汝三四歳之嬉遊。汝所期吾知之。汝在家繼箕裘者。君安曰若在家。我將訴　官府。建醫學寮。營施藥堂。以教授群生。且憐療貧民。是宿志也。先生喜識量不凡。君安多病欲死者數。平生百方保攝之。今年復臥病牀焉。病中猶代先生講素問及論語。八大家讀本。而冉冉衰憊。遂及大漸。求紙筆自書永訣作二首。今録之曰十九年來臥草廬。病中何暇發佳譽。今朝別父歸泉後。膝下誰能校著書。其二曰大母慈萱拭涙痕。枕頭撫我泣遺言。宿心未遂身先沒。無那含飴索乳恩。書了曰吾將歸泉焉。願大人成吾志。乃瞑。盛夏之節。猶在衾中三日。其面微笑如生。蓋先生著述。其校正潤飾。半成於君安之手焉。是故有膝下誰能校著書句。評文則勁秀瑰偉。余以爲不減先生之筆力矣。自君安之逝。門下弟子多散。嗚呼君安之逝。不翅田中氏之不幸。人人讀君安遺著。則必知我所傳決非濫賞虚褒也。

賛曰浪華豊臣氏之墟也。元和之役。有長門守重成。

論其才器容貌。君安與重成善相類。文武雖異。至少年流芳名於千秋。則一也。我謂君安有五過絶。孝順婉怡過絶人。仁恕哀憐過絶人。博覧強記過絶人。沈默遜退過絶人。容顔麗美過絶人。至其沈默遜退。是尤所難也。如此之子。而齢不長焉。噫天道是耶非耶。信然我又聞之志摩伊藤雲龍者。好歴史善鑒人。哭君安曰此人也。其姓雖出於源家。而若其才望器量。則平内府之流亞。乃痛惜稱小重盛云。

吉田藩　兵頭清生　撰

大阪繁昌詩巻之上

田中右馬三郎源樂美君安　著

繁昌引

余也今年十六。生繁昌之土。觀繁昌之景。輒賦繁昌之詩。一詩添一記。頗積成卷。遂王臘末學賈浪仙之家法。句不必帶縟麗。趣不必吐新奇。結搆不必架空駁虚。格調不必辨晩唐與宋風。實事實景。謂之真詩。徐而菴詩論曰。先從法入從法出。能以無法。爲有法。果是得真詩之道。嗚呼。余以無法賦繁昌之詩。雖不足報太平之恩聊亦足以鳴太平之祥矣。然真口頭囈語。一覧之客。宜爲開口捧腹之具。

豊公巨膽壓支那。貔虎投鞭鴨緑波。長有餘威歸富戸
諸侯齋幣借金多。

五大洲中。人品都雅。萬物富饒者。以日本爲第一。歐陽永叔日本刀歌云。土壤沃饒風俗好。而黄金如山。白銀如海者。以我大阪爲無雙。穀堂遺稿。浪華殷富甲寰區。素封之君不知數。諸侯勤王事。聘幕府。國用不足者。皆遣使厚幣。來大阪。以借之。邦俗呼借金之家。稱銀主。樂美考。始皇紀。徙豪富于咸陽。實有故矣。今日金銀供諸侯。則因足稱天下有用之財焉。且吾有聞之。豊臣氏之治天下。金銀不可勝用也。是以大阪城有金井。埋黄金數百枚於泉。都人呼黄金水。有銀井。亦埋白銀數百兩於泉。都人呼白銀水。元和元年。兩將軍收城内。燼餘猶見有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事見日本外史。海外同穴狐狸。翺首搖尾于吾金銀也久矣。草茅危言。外舶互市條。金銀論。決不可出。顧莫使彼狐狸吮盡如山之黄金。如海之白銀。

木罌幾萬浪華津。纍纍如岡堆水濱。此是伊丹第一酒
將輸八百八街人。

粟米之甘美者。日本冠于五大洲。以其粟米釀酒芳烈且旨者。城北伊丹所製。甲于六十餘州。樂美按。西土美酒。獨推姑蘇州。閱明一統志。實是古蘭陵郡。猶本邦專貴伊丹釀製也。儀狄製之夏禹味之。抑邈矣。不可得而誓也。近考賈思勰齊民要術。竇苹酒譜等書。製法大異。宜其芳烈且旨也。盛木罌裹藁苞。輸江戸。偶有不及鬻而還者。都人稱望岳酒。其味更美。其價益貴。樂美涉群書。見酒異名如左。

黄嬌　紅友　歡伯　醇儒　掃愁箒　釣詩鉤
百藥長　十旬郎　玄水　瑞露　麯君　蘭生
楚瀝　兵醴　杜康　陸譜　頓遜樹　般若湯
春潮紅　秋露白　冨水　狂藥　海老　桑郎
平原督郵　青州從事　上天美禄　洞庭春色

兩兩相對比其義。（異名至多。餘出余所輯金字編。）家父詠酒七律前聯云。祛愁使者奔吾命。破悶將軍振汝威。（樂美曰。祛愁使者。破悶將軍。亦異名。俱見事物異名。）王勣有祭杜康文。見陳繼儒古文品外錄。

太閤宿禰兵有神。堅艦發便浪華津。若教太閤年三百。亞曾佛英皆我臣。

武內宿禰從神功皇后。討三韓。豐臣太閤。拔朝鮮。伐朱明。此二將者。大耀皇威於海外。實爲天下萬世之大忠臣矣。宿禰薨時年三百。（水府公大日本史宿禰傳曰。歷仕景行。成務。仲哀。應神。仁德。五朝。在官二百四十四年。年壽見傳註諸說。）太閤乃六十三。賴山陽日本外史論之曰。使太閤生於女直韃靼間。而

假之以年。則必知滅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樂美竊謂。太閤不遂大業。實可惜也。嚮不被欺。沈生三寸舌。疾伐之。太閤必握彼八百餘州於掌底。甘心以瞑焉。故吾甚惜太閤之所舉。曰。是不幸短命死矣。外史又論曰。蓋其爲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畧遠出其右。嗚呼出其右則固然。然太閤豈秦皇漢武之匹敵哉。吾閱明史朱室中葉。許醜虜居澳門。韃清代之。猶不革其制。又閱清會典。帝嘆謂群臣曰。千百世後。遺中國患者。必西洋也。其言果驗。帝洞察其禍。而不貽防之之長策於馭天下。亦左矣。若使太閤代明。則必唾且逐之。不翅唾且逐。已饒髀肉未生。又將北伐鄂羅斯。一鼓而拔。則必垂涎於都爾格。朝取墨利伽。夕定斯把泥。今日滅佛朗西。明日平唊咭唎。運神策。施秘謀。蠶食牛吞。無所不至矣。而萬國皆臣伏太閤。太閤使萬國悉奉日本正朔。且偏剃頂髮。且廣用以呂波文字。而後率萬國朝萬萬歲一統之天子。（宋太宗。見本邦年表。歎息。謂群臣曰。世祖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事見宋史。山崎闇齋文會筆錄曰。若我皇統之無窮。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載籍之所傳。寄譯之所通。蓋未曾有也。）是實太閤之宿心本懷。然有太閤之大膽略。而無宿禰之高年齡。則不能遂此莫大之珍業矣。故惜六十三翁

爲不幸短命死矣。（大窪詩佛七絕云。重來卷土勢堂堂。可惜中途命不長。韓卒明兵皆辟易。如松落膽舜臣亡。樂美曰。廿八字。太閤小傳。見詩聖堂集。太閤論。出新井白石讀史餘論。）

烏帽藍袍唱萬歲。陽門鼓舞祝安寧。扶桑天子今如昔。休比大韶奏舜庭。

萬歲樂出大和州。每春元日。來伏紫宸宮外。及紅暾已升。開太陽門。乃鞠躬以入焉。奏萬歲樂于御庭云。而下。漢水來大阪十萬人家。皆鼓舞祝壽而寧也。催樂者。皆頭蒙烏帽。身穿畫鶴藍袍。一人擊細腰鼓。餘人踏舞歌唱。音節古朴可喜也。其往江戸者。出參河州。（有大和萬歲。參河萬歲之稱。）樂美考。釋日本紀。往古呼。踏歌稱

萬年阿𡊮列後世改萬歲樂 近來詩萬歲樂者見
詩聖堂集（七言短古）山陽遺稿（七言絶句）星巖集（五言絶句）
黃索青松簷下明不開正戶客通名鄰家和唱蓬萊曲。
姊弄三絃妹弄箏
荊楚歲時記曰正月帖畫雞戶上懸葦索於其上又
熙朝樂事曰正月朔日插芝麻梗於簷頭謂之節節
高邦俗謂之司命索 歲華紀麗曰元日松標高戶
注云董勛問禮俗有歲首酌椒酒而飲之者何也以
椒性芬香堪作藥又插松枝于戶以同此義邦俗謂
之門松 王世懋閩部疏曰閩俗重歲首民間不開

正戶 賀客入門投刺通名見文徵明拜年詩（詩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及隨園詩話（引清波雜志所載宋元祐間事）我邦呼新春稱年頭是非俗語也樂美
嘗讀唐書揚瑒傳得之（揚瑒傳曰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
人皆不知故贅而表之 蓬萊曲名（瞽師廣岡勾當所製）邦俗
歲首女兒必唱之以弄箏及三絃都人謂之初彈我
故有姊有妹今也則亡聞鄰家連枝和唱之春聲甚
羨焉羨而賦 樂美記家父五六年前試筆今附載
其詩曰紅旭放光浮研池滕前磨墨展箋時家兒十
歲鮮平仄始賦七言元旦詩

俎上鳴刀七菜詞燃萁竈下煮芳虀門前非是祈神事
一曲春駒竹與絲。
熙朝樂事曰立春舉酒則縷切粉皮雜以七種生菜
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又
見月令廣義及揚雄賦 淵鑑類函引巖渠記曰渠
有樂山正月七日邑人鼓吹酒食以祈蠶神 公事
根源曰正月上子日內藏寮及內膳司進新菜自寬
平中始延喜十一年正月七日進七種菜一曰那鎚
菜（漢名薺）二曰發谷別良（漢名繁縷）三曰捨黎（漢名芹）四曰清
菜（漢名蔓菁）五曰五行（漢名鼠麴草）六曰須駿詩路（漢名蘆菔俗稱大根）

（樂美按蓋本爾雅郭璞註）七曰佛坐（又曰多婢落谷或名苑器菜漢名鷄腸草或爲蓮藕謬也）
此日爲羹食辟邪氣蠲百病 花子弄馬頭鳴轡自
後吹笛擊鼓彈三絃祝新春乞一錢者都俗呼春駒
樂美按戴埴鼠璞曰唐秉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
人被馬皮謂馬頭娘以祈蠶揚升菴外集曰馬頭神
蠶神也廣東新語曰歲當立春桑榖生蠶駒初出凡
蠶初出曰蚴而曰蠶駒者蠶與馬同神本龍精而首
類馬故曰蠶駒是爲春駒之胚胎 茶山詩（黃葉夕陽村舍）
無端玉曆入青春宿雪終風未覺新七種菜羹香迸
案計來今日已爲人 五山詩（五山堂詩話）薺芳菘蘆交

繁縷鼠麴雞腸緑始蘇。七種挑來人日菜。不妨今曉入貧廚。樂美按公事根源七種菜中青菜。五山翁爲茲者妄矣。青菜實是蔓菁。茲稱發多紺菜者是也。蔓菁稱加蒲落。蓋同類別種。四時宜忌曰。立春後庚子日。宜温蔓菁汁合家竝服不拘多少可除瘟疫。據此說則用蔓菁爲當。拾芥抄作菁訓須取菜。即加蒲落菜也。此足以取徵。家父七律曰。蓋人日一月作。前門外春駒奮轡囲。妻隨年例製蓬莱。自注云和俗紅蝦黄柑白柹。盛藁盤稱之蓬莱。群書満架神儒佛。三樹一盆松竹梅。老母難消頭上雪。穉兒可貴掌中珠。料知明日是人日。多少村童賣菜來。樂美按高士奇金鼇退食筆記曰。向後有草堂畫松竹梅于上。曰歳寒門。又嘗見元張伯淳題松竹梅圖詩。然則都俗栽松竹梅於一盆中以祝新春者。蓋知非我邦之舊制也。紫碧海抄上初集有春駒七絶。輯千齡春風館詩鈔有人日七律。俱可一誦也。

春輿舁妓疾如飛。醉挈竹枝敲廟扉。賽人數萬非祈福。各自囊錢抛福歸。

蛭兒祠在郊南今宮村。此地往昔海潮所注。即所謂那古浦者。公朝詠歌見夫木集中。祭會在正月十日。都人稱十日蛭兒。此祭大繁昌。自市中至祠下。一道紅塵漲春天。衣香薫街。人影填地。封紙十二錢。各擲祠屋上。一望如白雪。祈福千萬客。群叩廟宇後。遠眺似緑鱗。肆肆店店。賣竹枝者。售小寶者。合鏤纖細雛圜金等售之。大叫曰每年小寶每年小寶。賓客買挂竹枝端。謂鷂銀。簇錢匣者。沽烏帽緑冠者。賈布袋和尚塑像者。街丈夫秘器金光者。是未知何故。敝俗可痛歟。店頭主麾路傍客背上。兒呼肆前僮。嘈嘈嘩嘩。殆至天地鼓動。山海翻覆。樂美按正月十日市。見宛署記。宛署記曰。燕都正月十日起至十六日止。結燈者各持所有貨于東安門外。名曰燈市。燈名不一。其價有千金者。商賈輳集。技藝畢陳。冠蓋相屬。男婦交錯。市樓貨價騰湧。靈異小録曰。有足不躡地浮行數十步者。是言今日之繁昌。章臺蕩子冶郎。撒千金使愛妓乗繡轎以賽者。都俗呼觸怡加護轎。後紅帕彩襦。手舞足踏。陪奔追走者。是衛閭。家父有二詩曰。竹枝擔得蕩春心。不没酒池投肉林。可識賽神難致福。祈金歸路却抛金。春在紅塵萬丈邊。蛭兒祭日恰晴天。商家祈福真多事。朝賽今宮夕堀川。堀川蛭廟在天滿西。此日亦祭。然較今宮繁昌少減。

午王廟外簇紅燈。蘘索已除門外氷。有例年年爆竹夜。滿村喧閙競牽繩。

難波村在今宮西北。與大阪犬牙相接。村有午頭天王廟。都人稱難波祇園。祇園實祭上古素盞烏尊。緇流吐蕪説爲天竺牛頭天王。俗訛呼午頭天皇。正月十四日。村人分東西。握百丈大繩。土人云。長大繩蓋象素尊所斬之妖巨蛇。欲東牽者。欲西牽者。一喝一牽。牽以勝爲土有年獲福。俗稱難波引繩。都下此夜徹門松與司命索。積門外爝之。呼焞度。菅茶山爆竹詩注。舊說於除夜以歳暮多事頒在正月十四日行之。按爆竹見范石湖集。又見帝城景物略。引繩見五雜俎。

三碗春糜赤豆斑。綿蠻聲在曉花間。趙三李四東方發。
李賽鳩峰趙鷂山。

玉燭寶典曰。正月十五。作膏粥以祀門戶。荊楚歲時記曰。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祀門戶。范石湖集。臘月村田樂府數粥行。敘曰。二十五日。煮赤豆作糜。暮夜闔家同饗。云能辟瘟氣。　鳩峰地屬河內。即八幡石清水。（廟下巖石間。清泉沸。故名。）貞觀元年。秋九月。清和帝。命橘良基所營。（凡六宇。豐前宇佐廟。）蓋準一名男山。鳩嶺在其廟後。（山上鳩甚多。蓋神所使云。）　鷂山。即信貴山。（一作志貴。）鷂與信貴。國讀相通。故亦稱鷂山。地在大和。傳曰。毘沙門王。

始自天降處。豐聰皇子因闢此山焉。日本史。楠正成傳曰。父正康。（橘氏系圖。作正遠。又正玄。）禱志貴山。生正成。二山之初祭。俱在上元。禳厄者。走河。（受白箭歸。）禱運者。往和。

神軍殲敵曉天霜。一曲凱歌山上揚。山上千秋登不許。
三春芳草實甘棠。

茶臼山。在今宮村東。一心寺後。元和元年。　東照公軍于此。（詳見竹山逸史。及山陽日本外史。）

法然古跡梵王樓。黃鳥紅花晴結愁。中有元和忠士墓。
半瓢春酒酹雲州。

一心寺。釋法然所剏營。（在文治元年。）　法然與後白河法皇。相對咏歌。（在木集。）寺南接茶臼山。北與安居天神對門。幽閑靜寂之地。堂東有本多出雲守忠朝之墓。逸史曰。一人執銃迫發。忠朝傷胸。遂下馬。引刀斬之。豎進鐵鞭。乃左揮鞭。右舞刀。又殪八人。益創隕溝中。敵聚馘之。

樂美曰。逸史稱豐臣氏曰賊。我今改作敵。若其是非。則後世必有公論。

廟南廟北盡梅花。憶昔菅公暫駐車。今日曾無當日景。
酒仙家接梵王家。

安居天神。傳曰。菅右府左遷時。所暫憩。故名安居。後世轉作安井。（或曰。是祭少彥那。未知孰是。）此地成小岡。故又呼天神山。二月梅花。三月櫻花。西望萬頃碧田風景甚美。樹下鋪猩氈。舉金觴。香風紅雨。浴醉顏來。綺髻錦袂。唱嬌歌了。嗚呼使公目汚。又使耳濁。　廟北有福屋。

有浮瀨。皆一大酒樓。

合法衢邊泉水喧。閻王祠畔欲黃昏。樹深清水觀音閣。
數點靈燈誦普門。

天神山西。路傍有一小祠。安石像閻羅王。村人有疾。必禱之。此名合法衢。此間鑿土。則泉水輒沸。有增井逢阪諸名泉焉。清水寺在其北。與天神山相連。樓閣巍巍然。樹木欝欝然。每月十八日。當觀音佛之祭會。癡叟騃婆。相聚以誦法華經普門品。薄暮自合法衢上一望。乃樹際燈影。如星如螢。少將忠直。（不墮餓鬼道事見逸史。外史。）殘于閻羅祠。曰我

隨例西洋紅髮奴。荒陵賽路入郇厨。巨盃照席金泥畫。

珍重猩猩醉舞圖。

浮瀨樓與清水寺北門相望。門外石磴一層高一層。步磴上北眺焉。其高樓直在眼下。都下醉客品評諸酒樓。先屈指於浮瀨。若福舍。兎角。大津湯。東李庵。西照菴。皆遜一籌。此樓貯數種奇盃。最有一大酒盃。其大兩拱。朱髹金漆。畫猩猩醉遊圖。其圖持酒盃而舞者。斜挾鶴頸杓。而將舞者。吹笛者。兩手執撾擊大鼓者。跳細腰鼓於肩上。揚右手擊之者。或拍掌或揮箑與大鼓若細腰鼓相對相和者。宛然善寫其狀景。此呼盃稱七人猩猩。嘗新勒街某。饗家父及余於此樓。時年十二。

爾來五年。猶記盃中畫。此時行觴媼語家父曰。上此樓能傾盡一盃者。僅二人。盃中盛酒凡六升半云。　唐書韋陟傳曰。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或入其中。多飽飫而歸。俗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廚。　阿蘭陀人之朝江戶。過大阪。以館于杷木坊銅官邸為例。以賽天王寺又為例。歸路必登此樓。張大筵。啗熊掌豹胎之美。是亦例。　樂美十歲時。讀節用集大全云。酒盃大者。曰武藏野。蓋以野曠不可望盡。喻盃大不能飲盡。亦是猩舞盃之類。嘗聞江戶淺草並木有浮瀨。藏大盃。亦同一樓。　古賀穀堂遺稿鈔載浪華浮瀨樓詩曰。浮瀨樓頭浮瀨盃。十分春夢掌中開。自非胸次吞雲夢。容易誰能吸盡來。是指猩舞盃而言。

庚申卜日拜靈帷。襁負懇祈幾萬兒。父母慈恩深似海。猿王廟上抱吾時。

庚申堂在天王寺南。　文武帝大寶元年。正月七日。僧豪範者。夢中得青面金剛王像。此日即庚申。庚申之祭。實昉於是。都人至此日。必攜兒以祈平安焉。此日遶堂齊開。昆布肆賽客皆買而歸。都俗稱庚申昆布。不知何故。先庚申十日前。賤衲擊鑼。徃來市上乞錢。預報庚申在近。家父有詩曰。冬晴釀暖未看冰。又有南窓觸紙蠅。屈指庚申將在近。門前時至擊鑼僧。

亦是都下實景。

畫塔丹樓映鳳冠。洋洋盈耳藕池寬。西人不解前朝樂。付與海東隨意看。

荒陵山四天王寺。聖德王所創造。是稱日本伽藍之最初。和州法隆寺次之。然罹南北朝之兵燹。又有享和元年之災。有天火。落浮圖樓閣延燒。惜非舊觀也。王之忌辰。在二月二十二日。此日每歲於蓮池上伶人張樂。自曉至夜。池邊開棚塲。東西兩宰臨之。都人縱觀恰如蟻慕羶蜂趨衙。　我邦傳古樂。始于百濟國味摩師。云。味摩師來傳之秦川勝。川勝傳子川滿。相傳不絕。

至今日焉。樂美按西土永嘉以後樂府多散亡。隋平陳之後纔得其一二（所謂清樂是也）。高文帝以爲華夏正聲。至唐武后時稍得之（所謂平調清調瑟調是也）。迄五代天下鼎沸瓦解。古樂遂滅。至宋始見朱子經傳通解所載趙彦肅十二譜。及張蔚然三百篇聲譜。然唯以理數推度之而不能得其古調矣。我邦所傳實爲不失古調歌詩。雖失傳亦可以定古樂之正聲。嗚呼屹乎特存。我邦眞是千古大快事。　尾張秦鼎翁五律一聯云。大雅興今日。昇平値此年。我於天王寺亦云。中井竹山漢陰畧稿載天王寺七律。流麗巧寫其景。不及家父。

家父七律曰。每歲今朝兩府公。蘋蘩沿例祭豊聰。涅槃像挂貓門外。彼岍攖開龜井東。紅鯉追雌跳綠水。玉笙和鼓舞春風。愧吾難歷岑參筆。懶咏浮圖聳碧空。　市河寬齋遺稿七絶曰。六代遺聲傳李唐。龍姿軟舞羅陵王。傷今懷古無人解。月底花前看一場。

（樂美曰。考樂曲者。宜讀羯鼓錄。樂府雜錄。杜氏通典。陳氏樂書。鄭氏通志。宋史樂志。及物翁樂曲考等。）

巫女雛弓叩匣鳴。空言頻發使人驚。知佗來覓招魂會。笑聽魑魑鬼語聲。

天王寺北。有巫女。各列門戶。曰巫街。（本鱗次櫛比。今也寥寥兩三家焉已。）待新喪客。客來則巫女合掌。喝爲迎鬼之儀。執七寸弓擊一小匣。瞑目細語。殆似幽鬼之訴。喪父者陳亡父之情。喪母者告亡母之悲。喪妻者。喪兒者。喪兄弟者。喪姉妹者。無不巧投其竅妙。鉤其意矣。客皆俯聽之。有啼者。有泣者。有嗚咽者。有叫號絶倒驚四鄰者。其涙不特濕襟裹袖。至千行萬行。溢以流席上焉。或云小匣蓋收犬頭。樂美按搜神記。鄱陽趙壽有犬蠱。風俗通許季山所言老青狗物之類歟。蓋亦可怪也。雖虚誕射利之具。然酷合鍾情招鬼之道。故豊臣氏不禁而至今。

大悲閣北老伶家。一簇成街甲乙科。小院方知調樂律。龍唫少處鳳音多。

清水寺北。伶官第宅相列。曰樂人街。伶官受制于仙洞上皇東西兩宰。不能制矣。伶官善笙者。善横笛者。善篳篥者。　上皇各以甲乙定其科。蓋亦磨錬業伎之御制耳。今乃否。　樂美考樂律。一曰一越調。二曰斷金調。三曰平調。四曰勝絶調。五曰龍吟調（別名鳳吟）。六曰雙調。七曰鳧鐘調。八曰黃鐘調。九曰鸞鏡調。十曰般涉調。十一曰神仙調。十二曰鳳音調（別名上無）。

仰看亡主舊精神。留得萬松山上春。墮涙碑前風謖謖。長藩四十七忠臣。

萬松山吉祥寺。在生玉南蛇阪上。（蛇阪在下寺街遊行寺北）是爲故赤穗城主淺野公檀越寺。公既奉饗賓之大命。將東行。道大阪。枉駕於此。公善書。特明于八法九勢。寺僧拜乞公書。私使小僧外走買漢帋。公天資褊急。握筆隱几以待焉。小僧未歸且解纜之期已迫。公因題萬松山三字于几面。遽去。寺僧大喜。脱几脚。刻字。漆以藍靛。掲山門。（筆力奇逸。今猶在門）公在東。弄兵殿中。官命自裁。且沒城邑。社稷之臣大石良雄。請立公弟。存其祀。不聽矣。姦讒貪婪之人。晏然無片言之責。於是乎良雄不得已。率兒良金。及同藩四十餘士。雪夜攻仇第

大坂繁昌詩卷之上　吉祥寺　十五　紀律堂藏

宅。快斬仇頭。聚泉岳寺。懸頭于亡主公之墓前。遂得慰冤魂於地下矣。而後束身就戮。（詳見赤穗四十七士傳）安藝侯建公墳於此。又斫石作藩環護公墳。（邦俗所謂玉垣者）石藩面一一銘義臣姓名。千載之下。使義臣長侍亡君之側。（大石氏父子。別建小碑。置公墳左右）　樂美按。室鳩巢先生著義人錄。太宰春臺翁。作讀義人錄駁之。（見春臺文集。紫芝園後編）其頭曰。義人謂誰。謂故赤穗侯孤臣大石良雄等四十六人。孰謂之義人。博士鳩巢先生室君直清也云云。我猶童心乳臭。未能容是非于兩大家間。然嘗讀柴栗山四十六士論評序。（見栗山文集赤城義臣傳。曰。名萓野重實。以老父不許東行。自刄。父始解其意。因作神主。追贈良雄。良雄懷神主。伐仇家。官吏問復讎人數。時良雄以四十七人答之。曰。有萓野三平者。既闘死。今稱四十六士者。省此一人耳）又見篠崎小竹書義人錄後文。（見今世名家文鈔。穀堂遺稿。書大石良雄夫妻手簡後。艮齋文畧續編。書忠臣傳後二跋）皆與柴篠二氏同見。竊推柴篠二氏所辨。爲公明正大之評論。若詩篇揚其義烈。見菅茶山黄葉夕陽村舍詩（松山荒木其藏大石原二子書。頃介人寄示索詩）頼山陽詩鈔。（觀其角山人錄赤城義士事札引）西山拙齋詩集。亦載四十七士塚七律。（後聯擊空解晉陽恨。伏劍徒酬海島思）春草堂詩鈔。有讀赤穗義人錄七律。（前聯一擊[illegible]亡國恨。十寒長策復讐身）　樂美再按。專諸之殪吳王。聶政之刺韓相。奮單身。投千戈萬戟中。實是天下大難事。我讀宋胡澹菴上高宗封事。怪謂澹菴蓋怯弱一書生也。

大坂繁昌詩卷之上　隆專寺　十六　紀律堂藏

徒知弄文墨以激言之矣已。若己心急於帝室。何不爲揮矛戟以激刺之。已不能假專諸聶政之手。可。唯逞饒舌於紙筆間。吾知其所以忠於君之薄也。我日本神國。且大用武之土也。奉護萬萬世一統。明天子。不知此。甚怯弱矣。使日本人處澹菴之地。則其神速斬秦檜等之頭。固百倍於專諸聶政之手。今至斷國賊邦蠹之頭（國賊邦蠹。指秦檜與王倫。孫近。竊運邪謀。賣國主和）果不待四十六人之衆。乃大石大夫之勝算。抑下矣。嗚呼我欲起大石於九原。語此事。落其膽。終不可得焉。

古刹京風放素葩。枝枝垂地拂庭沙。櫻祠桃谷春猶未

郷導群芳此是花。

隆專寺在吉祥寺生玉祠之間。仲春庭前一大樹。吐素葩枝枝垂地上。細於絲即垂絲海棠。蓋以此花爲春興第一番。　樂美按花壇大全載數種。系櫻。曉櫻。法輪寺櫻。香櫻。犬櫻。熊谷櫻等。此樹與彼岸櫻同種。垂地稱絲櫻花枝向上者。稱彼岸櫻。大全云。彼岸櫻過彼岸節。即稱系櫻者。非詳見貝原先生花譜。小野蘭山花彙後編。貝原先生云。垂絲櫻。比彼岸櫻開少遲。　錦城詩稿。彼岸櫻詩曰。誰以赤城數片霞。呼爲彼岸稱僧家。天台山上櫻千樹。正是江都第一花。　盤溪詩鈔。有彼岸櫻七律。以同種附載此。

寺寺成街上中下。堂堂總飾鐵金銀。數盃秉誘小紅友。一室私祀大黑神。

天王寺北。大阪城南。其際蘭若。雲集簇聚。有上寺街者。南通天王寺。有中寺街者。直達生玉祠。有下寺街者。遥連勝曼阪。聖德皇子。誦勝曼經處。故名云。在清水寺北。　邦俗呼賤女子奉寺僧枕席者。號大黑。噫破戒之腥僧。宜一掃去。　浮屠氏持龍谷脉派者。皆在市中處處。與商家賈廬。對門比戶。樂美按物氏政談。禁僧與民戶伍。可不一讀乎。

鶴瘦高僧雪作眉。舌頭弄古畫虛辭。白幃秘佛傳何世。説是當麻中將姫。

城南諸蘭若。二三月至四五月。迎他邦舊寺名刹之錦帳奉古佛。使都人歷拜群觀者。邦俗曰開帳。蓋開秘帳使拜覽之意。若彼古佛。恭考其傳來。本在骨董舗焉。乃破棚塵煤中久隱者。今忽出現眞寶。是奇妙頂禮。　樂美按顧祿清嘉錄。元妙觀道侶。設道場於彌羅寶閣。酬願者駢集。是我邦之開帳。然西土猶可若此古佛。殆近出乞兒於長街。長街見下。蒙之錦衣。坐華堂之上。抑亦圓頂方袍。餌名刹。鉤大利之具矣已。

昔日繁華生玉祠。今遊此地却相疑。雀羅欲設蕭條甚。莫歎人間有盛衰。

生玉祠。在高津廟南。祭大國玉命。祠本在城邊。織田公攻本願寺時。延燒爲灰燼。豐臣公築大阪城也。使片桐且元移祠於此地焉。祖母深江氏。嘗語樂美曰。未亡人聞之汝曾祖母。此祠尤繁昌。森伯肆。泡子店。養由場。杜康樓。雜然。閙然。成山成林。賽人之盛。以此祠爲第一。往昔乃然。今日唯聞樹上寒號鳥。祭此神。夏在六月二十八日。秋在九月九日。見三代實錄。走馬儀在五月五日。　樂美按月令廣義曰。文昌雜錄五日走馬謂之躤柳。按焦氏類林躤音札。彭公筆記曰。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北京歲華記曰。端午。

天壇遊人極盛。競以騎射爲娯。其名曰走騾騎。
民家十萬歳逾滋。却怪竈煙當日祠。鳴扇長爐炙雪處。
倒瓢喰面醸紅時。

高津仁德廟在道頓溝東最高處。在日本蛭兒諸橋上焉。（日本橋蛭兒橋。皆架于道頓溝。）東望則廟宇隱然。可遥拜也。傳云。仁德天皇咏登高御歌處。（御歌曰。爹可計耶爾。那保里天覓禮波。計莫利杏他彌農加麻閻麽爾起外伊尼結蓋。）樂美考舊志。決非此地矣。恐後世託御歌於最高土。附會以建此廟。（廟前有梅橋。陸利有梅井。）亦是好事徒。欺後人。　廟下有菽乳店。投醤豉和芥粉。製淡美風味殊美。邦俗稱之湯豆腐。鳴輕刀。斷寸許。施味噌。巧肆之巧炙之於爐上。邦俗稱之田樂。羹也炙也。與京師之南祇園。爭其聲價。是故高津湯豆腐屋之名。尤噪于四方。青樓宿醒客。常携妓。從幇頭子。來催破卯飲。　樂美按。類書纂要曰。淮南王名安。始磨豆爲乳脂。名之曰豆腐。錦字箋曰。晉人以其名不雅。改曰菽乳。（表異録亦名菽乳。）　天祿識餘曰。豆腐。淮南王劉安造。又名黎祁。（陸放翁詩。洗釜煮黎祁。注。黎祁。蜀人以名豆腐。）其餘有小宰羊。（説畧。）軟玉。（蘊長外集。）公素君。（鴻苞集。）菽腐。（平齋集。）乳腐。（清異録。）淮南術。留青新集。淮南佳品等異名。（事物異名。餘見金字編。）老學菴筆記曰。開豆腐羹店。物類相感志曰。豆油煎豆腐。是所謂湯

豆腐。類書纂要有豆炙。是所謂田樂。　葛子琴。御風樓集。載豆腐七律。今附之曰。桂叢人去術逾精。修用般般炙或烹。花裡旗亭春二月。松間香刹夜三更。斑斑琱瑁紅爐色。隱隱雷霆鐵鼎聲。今日王公疎澹泊。却欣方璧不連城。（詩佛豆腐七律。後聯。寒竈元傳烹雪術。風爐重試炙冰方。）
嬌妓洗顔紅粉褪。蕩子映波龍襲裳。一盃欲解醉中渴。
汲得春流全是香。

道頓溝。父老曰。安井道頓者。所鑿也。豐臣内府既與征夷府。相約。墮郭墳濠也。獨存外濠。即今練溝。（詳見逸史及日本外史。嘗見慶長古城郭圖。當其南東。有豐志谷口。生玉口。天王寺口。真田丸。平野口。志貴野口。六郭門墳外濠是也。外史曰。最夜督責。以至明春。）道頓所鑿。西流入海。南方遂得水運之利矣。故爲溝名。其子孫今猶存。儼然張大門戸在日本橋北。自日本橋至蛭兒大黒二橋。其間夾溝多青樓酒家。　樂美生都下。埋首萬卷書中。誓終身足不踏青樓地。況齡猶十六。今賦此一詩。頗似學韓氏香奩體。然非我本志。聊試賦之耳。覧者勿嘲勿嗤勿怪勿訝。
紅雲十里晝將昏。滿野無人不倒樽。身浴太平遊此境。
何思晉代古桃源。

高津仁德廟東。春野十里。南北皆桃花。無他樹。都人

和名類聚抄

味原 和名抄津国東成郡

大小橋命

倉稻魂命 日本紀一ノ十ウ又十四ウノ倉稻魂此云宇介能美拕磨

呼稱桃谷。蓋以地有高低成桃谷狀歟。花候年年在上巳前後。我邦
桃花之美且富實無比類。此景與月瀨之梅。吉野之
櫻。余竊賞號爲三立之花。 篠崎小竹桃谷詩曰。遠郭
桃花十里春。賞花羅綺起紅塵。尋得林深人少處。閒
眠欲擬避秦民。 家父詩曰。豐氏遺孤失爪牙。城南
苦戰亂如麻。當時塗地淋漓血。剗添桃林十里花。
桃花林上錦離披。南有群松擁古祠。喚客何尋味原路。
紅雲蒸處綠雲垂。
味原在桃谷南。一簇古松蓊欝。按和名類聚曰。大己
貴命子味鉏高彥根命。自天降是味原之名所由起。

有狐王廟。有清冷泉。樂美考神代卷大小橋命出誕
以此泉洗。故土人至今呼產湯清水。都下人稱此村
爲產湯稻荷。觀桃客。皆憩于此。温瓢酒開行廚花下
樹邊。下葦箔炙菽乳。村女田婦。揚手招客。客歠清泉
了。四望則東西南北。唯湧一抹紅霞焉已。
神皷鼕鼕華表中。滿郊春色在城東。菜花貓子溝頭水。
麥葉狐王廟上風。
產湯東北有玉造稻荷。地接城後。按日本紀垂仁帝
十八年。始祭下照姬命。後合祭倉稻魂命。後世名稻
生玉津大明神。二命事蹟。詳見舊事記。古事記等。考

玉屋命

玉造之稱。玉屋命。始作玉於此地。往昔作玉作後世改玉造亦見
舊事記。此祠亦罹天正年之兵火。慶長八年。豐臣秀
賴使片桐且元。加藤嘉明再營之。 春日遲遲賽稻
荷祠。自畫馬榭上東顧。黃金世界。碧海波浪。滿眼前。
榭下有細流淙淙南走。往年所鑿。曰猫間川。
無數帋鳶天際開。城南城北漲紅埃。風流只在袖雲外。
鴫野橋邊喚野梅。
上午春遊城邊最繁昌。此日東西二府。開大門。縱萬
人觀之。禁帶劍人入門。城邊處處野翁樹一大傘。鋪蓆席迎
遊客。無論富兒貧漢。皆來坐此下。雜沓喧豗。喫摶飯
尋壺漿。都人稱傘下上午間。有雨師跋扈。此時傘下。

誠有五大夫之價。 端門之北。又有一大門。名鐵條
門。門內傍城濠而東。有橋曰鴫野橋。渡此橋至鴫野村故名上
午時節。橋邊野梅皆開。清香馥郁。醺醉客袂。然多紅
梅。不如玉梅花之潔白。梅花異名出梅詩條六如菴有豐王
墩觀梅詩。今附錄此。曰荒丘斷隴舊金湯。路入梅花
春渺茫。齊是羅浮林下夢。笑拋一盞酹猿郎。
幾吼華鯨澳水風。福田耕盡網洲東。冶郎戰士齊歸土。
戀塚忠墳一寺中。
渡城下京橋。右折而北。曰網島。枕澳江。望京城往來。

之群船。幽隱邃遁之地。絶無市上塵氣。故多豪富別業。有寺曰大長寺。持華頂脈派。府肆次兵。妓小春夜情死于寺中。事傳於坊間兒女子口吻。元和戰死之士某化鯉現寺僧夢中。寺僧買之。（江魚市中賣此鯉魚。）厚葬之於寺中。某生前已爲章。今六六鱗色。一一印已章云。事頗涉虛妄。然南海有平家蟹。則是或然

鯕鯽鰍鱺載一船。曉天起市石城邊。籃中應有龍門物。三十六鱗休擲錢。

片街在京橋北。每朝起江魚市焉。街頭築樓水邊繫船。方燈題萬川魚待飯客酒戶者。都下稱之生洲皆

購鮮魚於此市以營我生計。

香雪飄風撲畫舩。祠前無處不春絃。黄昏一掃紅塵氣。月照櫻花水帶煙。

櫻祠在網島北。夾漢水多櫻花。至上巳後。堤畔酒樓江上妓船。實欲眩雙眼。贖兩耳。亦是大繁昌矣。今不記其繁昌之好景。以家父七律易之。曰。擁戰聲喧兩岸樓。葦簾半捲醉爭籌。艷雲夾水水如練。嬌髻酌醪醪似油。碧傘紅裙芳草渡。三絃雙鼓夕陽舟。繁華休詑莅城客。不減墨陀川上遊。　秋日閑遊。比春景尤覺不俗矣。祠南巖國樓。製出荷葉飯。香氣滿案。風味

大和本草　八雲御抄　古今著聞集

甚適人口。荷葉飯乃古製。已見通鑑梁敬帝紀。及廣東新語。　古賀精里詩。是日渴心何所慰。清風一簞芰荷香。亦指簞中荷飯而言。（許彥周詩話云。荷葉無花時。亦自香。）

古刹傍江櫻樹濃。黄蘤藍蕋別姿容。滿林何必黄藍美。又有風流異國鐘。

櫻祠堤岸有渡。曰源八渡。渡而西有古刹。曰鶴滿寺。寺中櫻花。有黄者。有藍者。花候比櫻祠少早。徒重辨此單辨所以花有遲速也。有梵鐘。古雅殊可喜。銘曰長門侯所遺。蓋昔年萩府土中所掘出之物。銘云大平十年二月云云。樂美考梁書敬帝之末爲大平。是

纔一年。又考宋史契丹聖宗。太平十年而沒。然則係北虜之所鑄也歟。抑亦可謂珍異焉。　大和本草邦俗唱花。即梅。今爲櫻之稱。（樂美曰。見八雲御抄。）樂美按古今著聞集長元元年十二月廿二日。移昭陽舍櫻於清涼殿。櫻之出我邦已久矣。種類甚多。花壇大全列載二十六品。花譜櫻品草木育種等。當參觀。吁魚而鯛。花而櫻。五大洲所無也。伏惟

皇運萬萬世一統秀靈之氣。豈所蒸而生者耶。

輿梁古跡喚誰聞。那柄渡邊春日曛。煙暗源公射鵺塚。梅香長者愛鶯墳。

那柄 日本紀孝徳天皇大化元年十二月、天皇遷都難波長柄豊崎

那柄在鶴満寺西。(又作名柄、後訛長柄。)孝徳帝皇居所在。曰豊崎宮。帝聰明叡智。始定君臣之禮、設官職之序、制冠服之色。(事見日本史及皇朝史畧。)遂架那柄橋。雖世遠年久、處處田畝中。有時出其橋柱。色深黒潤澤如漆。按其架非一橋也。諸臣朝豊崎之路。架于此、架于彼。人皆以為長橋如虹之類大謬矣。以其所出彼此非一地、可知也。咏長柄橋見萬葉。千載古今、夫木、玉葉等諸集。 仁平三年、源頼政奉帝命、射一怪物于宮前、遂盛諸囊、投諸江流、達乎此土。人收以瘞之云。 昔有一富門。曰長柄長者。所愛之鶯死。情甚、為建其墳。

墳上有古梅樹。(花與常辨少異。)元日有一鶯、必來放綿蠻於其枝上、年年乃然。(樂美曰、孝徳始建元。錄戸口、定田畝。詳見日本政記。)

石華表外鼓音清。肅拜人人致至誠。不聽古風絃誦響、
廟東今有竹絲聲。

天満菅右府廟、在天神橋北、距廟門百歩外、樹一大石華表。廟宇堂堂。香火奔波。冠于都下。以黄昏必為鎖門之期。門外雪冤之郎、祈病之婦、訴聲屐音、達暁。每月二十五日、最繁昌矣。此夜至初更、不鎖門。門前夜市、燈光燭天焉。二月則設菜花之儀。實為右府之正忌辰。六月則祭儀太盛。天下無雙。(寫其狀詩見卷下。)嘗九月則催蹢柳儀。(文昌雜錄、神廟馳馬謂之蹢柳。)平生廟後有籠珍禽者、有檻怪獸者。其佗變弄、藏擫、會華、演史、諢雜、緗纈徒解等。種種無不有焉。嘈吸山倒、嗤笑海湧。廟東有章臺街。都人呼靈符。(祠前名之以在靈符。)去廟纔咫尺。歌笑鼓絃、徹耳底。真是殺風景。 其北有菅原山天満寺者。(在天満寺街。)有細攲天神者。(在北野。)皆頗古跡。右府左遷時、是實所憩之地。 樂美按、元薩天錫集、載咏天満宮詩。梧溪集載寄題日本國飛梅一絶。(其引曰、國相菅北野者、剛正有為。庭有紅梅。雅好之。一日被誣謫宰府。未幾梅夜飛至北野。卒死謫所。國人立祠梅側云。)西人推稱其徳如此。五山疑本集無此詩、為後人所追錄。然閱諸家集、在彼無此例、間有之。其説似不然。

如來菅公廟五絶。(紀徳民嚶鳴館集)頼千齡菅廟梅花七絶。(春風館詩鈔)皆可以誦也。錦城詩稿、寛平相業見雄才。晩節浮雲何足開。却教神徳照中、悠久千樹長松一樹梅。黄葉夕陽村舍詩、匡國英謀待偉人。無如群小黨讒臣、相門權去兵塵沸。始信興衰繫一身。 家父亦有七絶。(見天神祭會注。) 樂美按、公事蹟、詳見讀史餘論。

諸國群船載萬籃。繁昌本是冠江南。肆前客至驚珍異、
冬日蒲萄夏日柑。

天満菜市在菅廟南、傍江水。各結屋、其市自曉天。至亭午畢。買者鬻者、喧嘩雜遝。掉頭拍手、爭毛末之利。

滿路塡塞車馬不能行矣。　家父亦有一詩。同工夫。曰天神橋北市名高薩芋紀柑船幾艘冬日珍奇誰不駭碧西瓜對紫葡萄嗚呼文宣聖有戒曰不時不食人當拳拳服膺（魏何晏集解。鄭玄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朱注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樂美按鄭注爲非仁齋徂徠二先生皆從朱子是矣。然過時猶在則亦不時者。四書標注不時非其時者。如石崇冬日蒸韭是也。呉莘正解說亦通拙堂文話曰論語語簡而意包聖人之文也蓋信矣。）

總是輕裝上洛人。八軒樓下簇江濱。百夫牽索如魚貫。憫箇千辛萬苦身。

八軒屋在天神橋南。家家對江水皆逆旅。聚京都往來之客發船。其初發曰一番船。次曰二番船。又其次

曰三番船。名其船曰三十石。（蓋船纔載三十石之稱歟。）其溯澱江。船首繫數十丈長索。群夫牽索匍匐堤上行。舟師六名。划輕棹達伏見。（江程十里。）夏之日。冬之夜。牽索夫赤身。額上迸萬珠。猿列魚貫。其勞尤可憐也。噫人生營吾業之苦何至此極。　梁星巖縴夫魚貫詩。見集中。

樂美未出大阪。嘗代家父賦澱江舟中詩曰。賣餅船來客夢驚滂沱響枕夜三更。蓬窓光射半輪月。始識波聲是雨聲。

隱隱鐘音渡水清。上街不是上方聲。誰知刻刻時時動二百餘年報太平。

伏惟以下宜刪

天神橋上望巽位有一鐘樓。抽屋瓦聳空中者。鐘樓所在曰懸鐘街。（東溝以內皆曰上御。以其地少高於溝西也。）寛永年中奉大猷公之命所築。僧龍巖銘之。此鐘也不獨報時矣。人家有失火。則急頻頻擊之。是爲報失火之節。於是乎街街小鐘樓一時齊擊之。使人知其變。　伏惟自後水尾天皇元和元年至今歲（安政六年）己未二百四十五年。天下皆浴皇恩澤。

老狸抱病化青童乞藥蹣跚來。此中起死回生人不見口碑存得見宜翁。

古林見宜翁古宅在懸鐘街南。善菴條翁事蹟。詳見

皇國名醫傳。　世人至今相傳有言曰。寒夜有一童子謁翁乞診。翁曰咄咄吾脉之汝非人矣。自何來乎。童逡巡叩頭曰。謝我横巷石橋汚泥中爲居宅二三日前。人來棄敗魚於橋上焉。乘饑夜出大啖之爾來腹痛不止苦惱誠甚。所以敢來也。翁頷輒投之一奇藥。童拜去。其後雨夜有復敲門者。翁出視焉。頭禿尾垂眼光如鏡滿身亂毛茸茸然。四蹄伏地拜舞庭上者三。忽不見矣。蓋似來謝疇昔之恩者。吁翁扁倉之妙。殆至使老貍感動。　樂美按翁治老狸與虞汝明琴疏長沙診老猿事甚相類。恐據琴疏發齊野之說。

㝠氏古琴疏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于張伯祖。精于治療。一日入桐柏覓藥草。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脉。何也。其人以實具對。乃繹山穴中老猿也。仲景出囊中丸藥畀之。一服輒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斲爲二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樂美按。此事見說郛及兩史。然屬虛誕。市川寛齋。有張仲景撫琴圖七絶。嘗讀翁集。今猶不忘。因附之。詩曰。長沙名德配黄岐。黠慧猿公却被欺。那料從來醫國手。還高一格付桐絲。出寛齋遺稿

帛帛如山又似林。帛端記價絶貪心。近來何以價騰沸。不是千金即萬金。

大阪賣縑戶。有三井者。有巖城者。有大丸者。有小橋者。稱四大肆。井與巖在高麗橋西。大在島內。小在川埸。然

繁昌之最者。莫三井若焉。四大肆每絹記價於寸帋。以附帛端。邦俗呼正札附。雖使五尺童買而不受欺。蓋市價不二之類歟。　或曰。近來何人大買絹帛而歸。或曰。聞者何人大購藍絲。以還絹價沸騰之由。古來所無。京都西陣織匠。以帛價沸騰藍絲選之故。不能守其業。多爲乞子。來長街。　樂美曰。征夷府有人。豈有如此之事哉。是必訛言。

長敎清客慕芬芳。高麗橋西譽最揚。肆上何唯春繭美。盛來桐匣太平糖。

虎屋饅頭肆。在高麗橋西第三街。饅頭之美。甲於海內。蚊母樹之薪煮之。嚴寒製之粉包之。和泉之赤豆餡之。出島之沙糖和之。故雖日久路遠。春往秋來。終不至朽腐爛敗云。然頃讀廣瀨淡窓遠思樓詩鈔。有虎屋饅頭腐敗七律。其題曰。有寄虎屋籠餅者。腐敗不可食。戲題其詩曰。搏得秋雲輕欲無。英英晶晶媚盤盂。殷勤齎至耶鄲壁。珍重披來督丸圖。萍實徒聞剖似蜜。蓮心何料苦於茶。到頭眞餅還成畫。始信糟糠屬腐儒。噫。今製不如昨法邪。其佗旨糕佳菓。不能僂指。乃畫形樣。成二卷。上梓問諸世。有稱太平糖者。其形似所謂金米糖。而最大且美。用氷糖精製之。武弁贈遺皆用此物。蓋嘉其名。　韃船舶長崎。焉客或有遥買而歸。　樂美按。諸葛武侯征孟獲。見于三國志。此爲饅頭之權輿。事物紀原。小說云。諸葛武侯之征孟獲也。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神

假陰兵一以助之。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之。神則饗之。爲出兵也。武侯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以包之以麪。像人頭以祀。神亦饗焉。而爲出兵。後人由此爲饅頭。至晉盧諶祭法。春祀用饅頭。束晳餅賦。按束晳晉人。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消。溫不至熱。于時享宴。則饅頭宜設。游官紀聞。黄長睿曰。饅頭當用饅字。見束晳餅賦。考今本皆作饅。集韻或作饅。同話録曰。食品。饅頭本是蜀饌。七修類藁曰。諸葛之征孟獲。命以麪包肉爲人頭以祭。謂之蠻頭。今訛而爲饅頭也。

樂美蒐獵群籍。往往目擊饅頭異名。今挈於左。

饅首。天工開物。麪繭。歲時雜記。捲蒸。類書纂要。玉柱。彙苑詳註。起溲。名物法言。灌漿。事物異名。籠炊。齊東野語。炊餅。青箱雜記。籠餅。緗素雜記。包子。正字通。仙餌。東札玄珠。玉塼。疏食譜。蒸餅。名義考。荷包。翰墨大全。麪璽。格致鏡原。

樂美去年讀文體明辨、見裹麪字面亦是饅頭異名。蘢餅。廣韻作饡餅、或作饕（翰墨大全曰閩人饅頭之別稱也）。明會典有大饅頭、小饅頭、雙下饅頭。其餘數十種。見南宋市肆紀、雲林遺事、陸游南唐書等。　雍州府志曰、建仁寺第二世龍山禪師、入宋、林和靖裔孫淨因執弟子禮。林淨因業製造饅頭。元順宗至正元年（皇朝曆應四年）禪師攜林淨因歸本朝。淨因改姓鹽瀨、居南都、製其形片圓。是稱奈良饅頭。此本朝饅頭之始也。

韃盤韓碗又蘭盆、豪富購來價不論。獨有沈痾待藥草、
這般珍器那爲尊。

伏見街（其西稱呉服街）在高麗橋南。處處售蠻國所產之物。千品萬種、奇具珍器。雜然臚列肆上。風流好事客、皆擲黃白、爭購之。近來五蠻互市。驚目動心之異類益來。好事客、先竊買之、大誇人曰、是佛夷所新製。曰是英狄所始齎。唯吾有之。是誇人之器、而非益人之物也。　樂美春夜侍家父、讀兼好師徒然草。中有言曰、外國之物、皆屬無用。我邦而足矣。彼國草根樹皮、唯此一種。誠爲有用之品也已。是先獲吾心者。嗚呼師五百年前、爲今日言。　古賀精里詩集、有華夷互市圖五律。其一聯云、不識膏腴竭、唯供心目娛。此二句沈痾可以醒世矣。

犀角一角似束薪、麝香沈香總浮塵。低昂藥價眞如瞬、
朝構朱門夕赤貧。

道修坊在伏見街南。戶戶皆藥鋪。鋪前馱之車、擔之舟之。輸于東奧、運于西薩。春夏秋冬、朝夕晝夜、不絕不輟。路上往來人、藥氣薰臭。藥埃眯眼。　家父有詩曰、藥價昂低亦咄嗟。道修街上鬪豪華。何唯銀鼎鍊丹術。又有金籠養鶴家。父執小野氏（在道修坊第二街）嘗有一鶴。飛集於庭。主人以爲瑞祥。請官府養之（商家不許安畜鶴）。父應主人之需、作鶴記（見華城文鈔）。鶴之死、瘞諸庭、又乞諡。家父諡曰千歲明神（黃濡錦字箋鶴棲子假蓋松）。千歲、建一小祠於其上、春秋祭之。賴杏坪春草堂詩鈔、有瘞鶴吟。古詩事頗相似。

燕都貢獻阿蘭陀、鳥語喧邊駐彩鞾。滿目總無鄉里物、
羈情狂買狄禽過。

鳥屋街在堺條東。無論鳩雀雞鳧、萬籠羅列。人苟欲得怪禽奇鳥者、來技黃金、如探囊中物、無不求而獲焉。阿蘭人旣館銅邸、官府許市上行步、例必來于此、入禽肆、買籠禽而歸邸。是其常例。人人見以爲常。又有非常之一奇事。今記以傳後世、廣見聞（事在脫稿後、今附載）。

五巒通商近來大盛于箱館于横濵今茲文久元年
辛酉秋九月米利幹唹吉斯兩船將往横濵舶兵庫
浦釋船而陸强乞官府假道於大阪建彩幟跨細馬
公然往來市中辮髪奴亦騎陪後府中有司護之官
命舘兩醜虜於薩摩藩願敎寺數日虜佐酒下飯之
之物至出一圓金買一大猴縛以投熱湯涸沸中而
後剥皮收肉屠之烹之猴之將入大鼎也人立合掌
哀號乞命都下聞者無不蹙頞酸鼻矣嗚呼猴也者
微物也毛蟲也然頭面四支尤似人唯此啻獨不然
故有孫供奉躍擊簒位人（幕府燕間錄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朱梁簒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趍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事亦見五代史）赫乎載史筆爲衆人
被憐稱虜也以此殘忍酷刻之心則孰不可忍也街
上欲觀者狂走曰米利幹今渡心齋橋曰唹吉斯既
來順慶坊展聲轟地人勢捲煙樂美終日不出戶外
獨坐讀聖賢書焉已（獨坐讀聖賢書出朱子文集）
一自老泉生二子奮將腕力起斯黌城中絃誦終無絕
傳得蘇家兄弟名。

學校在今橋西竹山履軒二翁所出也二翁雖大才
偉器各異其識量見解竹山以長經濟自處履軒以
究經義自任觀危言與雕題可知焉匾額題字仰視
之有懷德堂有入德門門庭肅肅咿唔聲音今猶不
絕者實二翁之餘澤也　家父嘗語樂美曰竹山痛
改竄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一篇不遺餘力（出竹山文集）是
亦著鬼假面畏群兒者具眼士誰受欺真不直一笑
履軒摘采古語接屬文脉相應錯綜著伯夷傳一篇
（見履軒敝帚中）可稱好伎倆非老鍊手不能作此傳矣俱是
出於一時之手亦足以鑒評兩陸二蘇之人品
舊穀秋升新穀春輸贏一決鐵精神忽逢奇禍轉奇福
懸磬室容猗頓人

堂島在大江渡邊兩橋之間直與北里花街相望纔
隔蜆川一條之細流此際日吐隱語傳米價昂低焉
黠客狡兒烏合蟻聚立龍斷窺虎穴以運決廢居網
大利之奇策妙算有久富而暴貧者有久貧而暴富
者然得富乃千萬中之一耳設百計求富真是浮雲
浮雲（草茅危言深論相塲舊弊）　或曰近來米價沸騰如珠如玉
必有大買苞米而歸也歟將有苞米無脚走海外也
歟今都下窮民破産多一轉爲長坊客（長坊在日本橋南乞兒所群聚焉）菜色骨立乞門前號市上有棄兒於樹蔭者有
投身於橋下者有毋已餓死而懷中猶索乳之赤子。

有我子既縊死而佝僂八十。煢煢無所依之老嫗。吁廟堂有人。是必訛言。（樂美曰。救荒活民書。資治新書。荒政要覽。康濟録等。當必讀。）

萬苞鮑魚來海東。老農巧播薄田中。治田何必膏腴物。可見治人敗皷功。

鞆街鮑魚。諸肆。（伏見街東有本鞆街。故鮑魚肆曰新鞆街。）在堂島南。西本願寺西。鮑魚東海產最上品。西海為中品。山陽下品。善製善曝而苞而舟。以達大阪。其所達之水上名曰永代濱。架小橋亦曰永代橋。橋邉建一小廟。祭住吉明神。祭與墨浦同日。（六月晦。）樂美按。鮑魚見家語。其名甚古。宣聖喩臭此街。人掩鼻過。未知西施蒙不潔

何如。敗皷見韓文公集。（即韓文。清人抄叢韓文起。）家父有詩曰。腐魚盛苞積成林。有用誰知價不深。冷笑古人無益甚。狂求駿骨費千金。

大阪繁昌詩卷之上

大阪繁昌詩卷之中

田中右馬三郎源樂美君安　著

繁昌引

西土作家賦竹枝體者昉於劉夢得而盛於揚鐵崖猶我邦竹枝興于祇南海遂窮于池五山也余詩竹枝而非竹枝體非竹枝而竹枝體王弇洲嘗論詩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證必切是爲吾賦詩之大範要之詩太平之風繁昌之景而止蓋　天子則萬萬歳（明宋濂日東曲六十六州王一姓千歳猶效漢衣冠自注云日本自古唯一姓）將軍則千千秋（日東第二曲起承曰藤橘源平旗四家連城累第競豪華第三曲起承曰絶了入朝曾霸富士巖蟠根直壓三洲閒）偏求之乎五大洲何在哉繁昌之極佛魯墨暎諸虜來乞互市官新開其場於箱館橫濱兩地（嘗見五國條約書者）普求其繁昌五大洲中何在哉抑我大阪立天下之中實爲咽嗌之地矣乃海內萬寶雜貨誠聚于大阪大阪巨商豪賈觸手注目鑒其物定其價而京都而江戶而奧羽之濱而薩隅之阪以運輸之且夫五大洲中尤繁昌者爲日本日本中尤繁昌者爲大阪嘻大繁昌之地眞不無繁昌之詩矣弇洲又論曰

老杜不成語者多（弇州二論俱見四部稿中藝苑卮言）嗚呼少陵道風仙骨千錘百鍊（杜評詳見甌北詩話）古今諸家泰斗視之蓋目以詩中佛（張南湖曰老杜詩中佛也）猶且受弇老評況若余志學之年僅添一邪後之評吾詩者吾必欲無吟不成語之句而味成繁昌之眞趣焉（揚誠齋詩論曰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味風趣袁倉山曰趣欲其眞又曰詩難其眞也俱見隨園詩話）

傑閣雙徽桐菊新巧彫獅首又龍鱗不開門外傳珍話猶見當時高麗人

西本願寺在安土坊西齊國之牛山紀州之熊野皆結搆之屹然巍然大門二皆東向小門二一南向一北向艮位築大鼓閣晝夜報其時粉壁玲瓏高衝雲巽位置鐘樓曉天擊之竊僭稱府者稱士者數十家環列高堂之側高堂北接對面所者南通二尊堂者廣可坐億萬人觀彼彫則左甚五覽此畫則吃又平盡美矣盡善矣按唐時蜀有猱村其民剔髮若僧徒者蓄妻子蓋西土既有一向宗乃猱村先龍谷殆四百年矣（逸史曰一向其始祖曰親鸞以蓄妻茹葷骨肉相續爲宗風嫡宗爲本願寺在大阪）勢擬王侯支流蔓衍天下　文祿元年寺主光佐沒子光壽嗣（光壽曰教如）季子光昭之母容媚於太閤切請立光昭太閤

（譯司茶挾匕首竊刺崔天宗。遂出奔。實在我明和元年夏四月六日夜。官大索之。獲于池田。因命泣於韓人。五月二日曉斬其於西郊外。即正鳥。）

熙光壽。立光照。（如曰順）及東照公定天下。光壽來賀。公創一寺于本寺邊。（命曰東本願寺。）命天下支寺。分屬之東西宗。乃判焉。往年朝鮮聘使之過大阪。以此爲館。嘗聞儀衛最盛。我邦禮待亦甚厚。（筆談贈答。諸家詩文集。往往見之。）近來來朝之儀。有故暫絶。（中井竹山見題清道旗前。爲失數不使建之。是千古美事。）今有來朝之儀者。唯琉球。（物徂徠琉球聘使記。白井白石琉人問答等。可見也。）朝鮮乃對馬侯管其事。（至今從吾命者。由豐臣公之威畧。詳見懲毖錄。）（明史曰。倭酋關白。𢘍朝鮮隘之。）琉球乃薩摩侯宰彼事務。（琉球史畧。中山傳信錄等。可見也。）然二蠻受韃虜正朔。是大可慨也。（山陽詩鈔。鎮西八郎歌曰。唯恨封冊由殊俗。新居帖。殊俗作韃虜。）

不開門在其後。西向。壁光皎然射人。（朝鮮聘使。自此門入。）長閉不開。遂爲門名。猶西土稱不逮門之類。譯司鈴木某。刺朝鮮使節處。

薩叟奥嫗來去忙。黃花何壓牡丹香。寺前因果報應事。知否雙羊殪一狼。

東本願寺在其南。堂宇搆結。較西少減。（西乃往年遇火災。東依然。）大門二。東向。擊皷閣至低。石門在其後。壘石造之。邦俗稱穴門。兩本願寺。在京之主。曰門跡。（即本山。）都人呼老主略稱大門。新主稱新門。門跡來此地。稱下向。其下向也。五畿七道。癡翁騃婆。拭淚踏鞋。唯恐不及。不異彼大旱望雲霓之渴情矣。本堂雖不減阿房宮。群聚禮拜。喧闐蒸熱。滿盈塡塞。堂殆欲崩。欲覆。欲裂。欲飛。皆呼門跡。稱生如來。合掌號泣曰。往生安樂。往生安樂。不論男女老少。假設剃頭化僧之儀。噫其癡何如哉。高樹贈金之牓。大誇人曰。吾禮拜生如來。獻金百兩。曰我渴仰生彌陀。上金千兩。其愚何如哉。嗚呼生如來。何不開汝手。散所握之千萬金。救衆生也。蓋四百四病外。有一種不可治之業病。鳳腦麟骨。無寸驗矣。解脫此業病。是卽身成佛。是極樂淨土。今也生如來。固閉其掌。不敢度衆生於極樂淨土。衆生之功力。使生如來卽身成佛。大繁昌之光。耀於金仙顏。

（草茅危言。佛法條痛辨之。）向宗。安永年。某藩二子。殪不共戴天之仇於門前。其記錄。今在門前。（前南久太郎街。）出彼石門。有一古祠。卽坐摩。（大門東。有俳諧師芭蕉寓廬。狂歌生貞柳居宅。）

黃葉夕陽村舍詩。山陽詩鈔。載親鸞上人詩。俱吐冷語。茶山詩曰。人道君家本少恩。死無播祭慰幽魂。請看龍谷松楸裡。傑閣豐碑照九原。山陽詩曰。鎌倉付與鹿室府。委灰塵一姓。優婆塞還傳五百春。

五狄彩帆來海濱。誰祈古廟裕烝民。相傳長有道風筆。謹記異國降伏神。

坐摩爲大阪第一神祠。祠本在田蓑島。（今八軒屋。）元和後。

艦達浪華
延喜式

始遷之神功后。征三韓凱而還艦達浪華津后奉所佩之神璽祭之是爲建祠之始。　樂美按延喜式云凡坐攝巫取都下國造氏童女七歲以上充之若及嫁時充替云云。都下卽祠官渡邊氏本姓。家父與渡邊氏舊相識家父能聞傳來之異話又見傳來之古器最熟呼此廟爲異國降伏神有菅公之筆有道風之書有大塔王之墨蹟。　此祠亦繁昌。木華佽前列酒肆有煮泥鰌圍魚者。有割家鳧野鷺者。中或演劇或傀儡柝擊鐘鳴。然至黃昏人影絕數點神燈耿耿幢幢或滅焰。或滅光矣已。

順慶坊上夜尤明汗雨袖雲縱又橫。坐地乞錢誰豫讓。騃燈賣卜幾君平。

順慶坊。在心齋橋北。夜市尤爲大繁昌之地。簷前設棚。棚上列蜀江錦。吳浦綾。路傍張店。店頭鬻珷玥擲。珊瑚簪。或龍鬚席。或蛇眼傘。至細鋪。則瓦獸陶禽。走馬燈。響葫蘆。紗囊丹鳥。筠籠金兒。彼餌肆則蝶瓷。不托。粉糖菓餡。是兒餐已。落魄寒士。矮燈畫八卦。聚客低聲話運命。饑渴花子。伏地乞一錢。望人大號。拜跽屢是甚可憫也。骨董鋪。巧製贋器。善欺田舍翁。紙畫鄙妙。描名排大悅輕佻女。是尤可憎也。納服之燈衝合巹之轎。相觸而行。擲絡之賊。尾笨呆之郎。驀掠以遁。吁四達之衢。可厭且可畏。其如此。乃是所以推爲大繁昌之地也。

武編文帙利頻鋤。戶戶秉晴驅白魚。肆上老商私訑我今朝交易得珍書。

書肆。皆在心齋橋條。肆下安白招牌。牌面題其名焉。二酉五車藏庫汗牛充棟列肆彷彿生。緇流客。去來頗如織。屨常滿戶外。　家父七絕。見華城詩鈔。

危巖怪石聳山中。海舶巧輸市井東。別有舊家藏一物。珍奇驚見石屏風。

賣石家。在心齋橋南。售幽巖鬻崗怪石。又沽石燈。有俗有雅。有新有古。其大如山者。其長如人立者。皆羅列水濱。有稱江戶屋者。藏石製屏風。好事者流。陸續來請一覽。　樂美讀歷史綱鑑。五胡時。有肉屏風者。驕奢不亦甚乎。令有石屏風。是實天下奇物。

碧水分流十字中。東西南北四橋通。家家列肆沽烟管。常喚往來田舍翁。

四橋。在心齋橋西。西溝水南流入道頓渠。東溝水自長堀西折分流入大江。此處南流西折。縱橫相合爲十字樣。各架一橋。東架者曰炭屋橋。西架者曰吉野屋橋。北架者曰上繫橋。南架者曰

（橋下繁）橋上橋下。東西南北。通舟車之便。太閤之時。其繁昌。可想也。此橋與防之錦帶。甲之獮猴等。爭其名。橋南賣煙管。然競買者。非都人士。特村漢野主矣。一肆招牌。有清人程赤城筆。（此煙管肆。在橋北。）劉元高静文舘詩集。四橋五律。前後二聯云。橋影成回字。川流學十文。虹交無首尾。龍鬭吐煙雲。（暗指煙管。）棲碧百絶。四橋納涼。轉結云。浪速長橋一百八。涼風只在四橋頭。家父備遊中。有此詩。（轉結云。春去夏來。郷夢切。九軒夜月四橋風。）

煠蟮樓頭帘影斜。春江一脉賣嬌花。阿儂懶歩橋西路。多有巫山雲雨家。

新町橋（一名瓢簞橋。）在順慶坊西。四橋北。橋上（詬酒）黄兒。苞蘆饅飯諸店。燈火射橋下。水水光如織錦。然別有一店。黒方燈白文字。題曰長命丸。噫淺學十六童。未知用何病矣。（此藥有害無功。則短命丸。尤宜禁之。）橋西有門。都人稱之新町大門口。門内有烟華山。有絲肉海。凡事父母者。莫登此山而迷焉。莫泛此海而溺焉。

眞個章臺第一春。櫻花爛熳滿樓新。蕩郎漫散千金去。不憫寠人憫麗人。

九軒在大門西。（本有九樓。今過半零落云。）三月櫻花甚盛。夜則垂畫幔。鋪紅氊。燃千燈。娛萬客。都人稱夜櫻。蓋與京之島原。武之吉原。呼三大青樓。富家子弟。登此樓。賭我囊中金。沙礫視之。噫不知憐貧寠無衣之客。徒愛嬌媚無尾之狐。嫖婦張高傘。鳴高屐。成八文字歩。者稱大夫。（一等下不張高傘者。指之呼天神。）昔有夕霧大夫者。名高一時。吉田屋者。今猶秘藏其筆研衣裳云。紫碧海枕上初集。狐現美人七律。轉結云。粉鱗黛魅多少是假粧原自不尤君。（樂美曰。粉鱗黛魅。換地碧翁偶失之。端）寓意甚深。家父有二詩曰。半輪娟月照櫻林。絲竹無音香霧深。樓上春燈紅影細。鴛鴦夢熟夜沈沈。屐音踏破八文字。傘影傾來九大家。樓下春櫻樓上妓。無情花對有情花。（竹山黄陰署稿。觀妓詩曰。雖罷仙娥出院來。腰支如柳鬢如梅。高張涼傘章臺道。寶屐聲輕八字開。）

尾州信國出山來。多在長溝碧水隈。深戒終身爲散木。人人應學棟梁才。

材木肆。在新町南。四橋西。千萬材木。堆水濱。曉起市買者。賣者。各用隱語。不知何言。巨材不可輒移者。有倉脚夫十四五名。皆揮鳶喙鏢。邪許以牽之。一望如蜉蝣繞大樹。鄒孟氏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吁亞聖之言。今日果驗。

人言兩肆建招旗。古宅無蹤歳月更。獨有履軒中叟筆。沙塲白麵永傳名。

沙場在新町西。昔年北肆南肆。温白麵蒸。河漏朝夕招群客相俱盛焉。我大叔父守山公。（諱美啟。不肯婿。官三十一卒。）別居兩肆西故家父。幼時。往來最頻。今猶髣髴記其繁昌云。　樂美讀履軒翁弊帚記。南肆遺北肆錢竊相救事。其事甚奇。其文亦奇。好文之士。一讀而可。栢如亭晩晴堂集。載七言古蕎麥歌。（見五山堂詩話。）　樂美曰。白麵。一名温陶。蘇東坡有温陶君傳。（傳曰。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因冒其姓。幼輕躁踈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滏水湯先生遊。既熟。遂陶而成之。爲人白皙而長。温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妙戲筆黃山谷詩。湯餅一杯銀線亂。蔞蒿數筋玉簪横。巧聯句。按

温陶有種種異名。　索餅。（事物紀原。）餺飥。（歸田錄。）温麪。（潛確類書。）飫飥。（燕談錄。）湯玉。（清異錄。）湯餅。（束皙賦。）熱湯餅。（語林。）温淘。（正字通。）避惡餅。（荊楚歲時記。）不托。（猗覺寮雜記。）　樂美按。白麵製法。見韋巨源食譜。賈思勰齊民要術。釋名曰。蒸餅。湯餅。蝎餅。髓餅。金餅。索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也。（異名又見金字編蕎麥異名。見卷之下。）

腥風滿路暫難除。土佐輸來幾萬車。大士有靈當掩鼻。觀音堂上曝松魚。

白髮街觀音堂。在沙場西。白髮橋北。（橋架長堀。）此地戶戶賣木魚。故稱鰹座。（蓋坐沽之之稱。他種亦有此稱。）木魚上品推土佐。勢志二州次之。薩摩又其次。（形大者。）至街上。鋪鸎嗁幾億萬木魚。曝于晴天。（陰朽黴也。）　樂美考舊地圖。此地古稱白洲。嵜僧西行。咏白洲崎。見山家集。後世轉爲白髮街。（一說。以白髮山木化觀音佛祭之。故名街。）　又考和名抄。鰹。加豆乎。嘗見紫式部文。用堅魚二字。即大鮦也。大曰鮦。小曰鯇。鮦蠡魚也。閱群書。此魚外夷無之。中山傳信錄稱佳蘇魚者。蓋誤名佗魚。以此稱也。按年中行司秘錄曰。景行天皇五十三年八月。幸伊勢。十月。至安房浮島。臣磐鹿六雁命。以角弭弓。捕群魚。此魚名頑魚。即是堅魚也。蓋乾製成堅實。樂美嘗於延喜式。始見之。柏

如亭詩本草曰。松魚有二。一指葛貴屋。一指跋結葛貴屋。即鮰鯉魚也。琉球呼爲佳蘇。（樂美按。如亭未知其謬矣。）其作松魚者。此方俗間文字。然沿襲亦舊矣。以比鮰鯉字則覺其稍雅。似是互用而不害矣。　小竹齋詩鈔載松魚七律。後聯云。削處龍鱗飄雪片。叩時牛角入歌聲。（古賀侗菴評曰。體物玄妙。）　樂美按。山木化觀音。此說頗可怪。然陳繼儒古文品外錄。載晁補之猪齒化佛贊。海外同一奇事。蓋天地之廣。其理固有不可思議者歟。

佛彿搖搖映綺羅。彌陀池上屐音多。盆花盎草人爭買。誰是當時郭槖駝。

元祿十一年按古跡　桓武帝時所鑿

阿彌陀池在白髮橋南。曰蓮池山。和光寺。寺傳記曰。日本紀。物部守屋。棄佛像於難波堀江。（詳見日本史物部守屋傳。）後信州本多善光者過之。佛在池中。呼其名。善光探池得焉。負以歸。建一刹安之。後世遂名善光寺。元祿十一年。僧智善者。按古跡。鑿池。祭佛。營寺。（傳曰。此佛與善光寺同木同製。未知其實。樂美按。日本紀所稱掘江者。桓武帝時所鑿。考舊地圖。在城東。與今掘江大異。山本北山孝經樓漫筆。爲和州飛鳥川。亦謬。）二月望。本堂挂釋迦佛涅槃圖。（熙朝樂事。寺院啓涅槃會。談孔雀經。）四月初八。挂其出誕畫。（宋書劉敬宣傳。四月八日爲灌佛之辰。又見佛運統志。武林舊事等。）兩日俱副挂聖德守屋合戰畵幅。都人賽聚。亦成繁昌叢。自堀江茱市。至寺門。

兩傍簷下。皆懸簾設棚。栽種戶列萬種草花樹木。夜以繼日。買者。肩相摩擊足相蹂躪。按涅槃出誕。論其月日。諸說紛紛。無歸一之論。詳見翻譯名義集。

郭橐駝。見柳文。（即柳子厚文集。郭橐駝傳。）

老樹垂枝波上松。恰如飲水一蒼龍。竹林寺裡蠻人墓。題識朝鮮金漢重。

阿彌陀池西北。大江邊。有一古松。垂長枝。臨水上者。都人名稱松岬。（往年有雷。折其一樹梢。大減風致。）有渡。曰松岬渡。渡西有刹。曰竹林寺。寺有大樟樹。高凌碧空。（此樹頗喬木。在稍高處望。則無所不見焉。然今枝葉衰落。）樟樹下有葬韓人處。其碑蓋用彼國中之制。題碑面。曰朝鮮金漢重之墓。

山澤難量群國舟。時看醉妓嘯舵樓。西京東武真堪愧。有此萬檣林影不。

川口在松岬西。六十餘州。各艤巨船。載其地所產之諸品群物。聚水上。以謀價之低昂。察時之廢居焉。故春風之曉。秋月之夕。千萬危檣。收布帆。如鄧林云。蓋此繁昌也京都江戶所無。

海門良策奈波瀾。虎尾履來肝膽寒。欲見當時治水跡。鰺江一簣瑞賢山。

瑞賢山在川口西。安治川南河村瑞賢事蹟。頗膾炙

人口。然末年之建業。大似漢鼂錯。抑平水土之事業至難。非如神禹其人。則誰其能之。山陽賴翁。著通議。論水利。然筆以記之。舌以傳之。固易易耳。吾未知與馬服君之子相距何如。

遠峰恰似在陶盤。長帶廻風枕海端。樹木是苔人是蟻。何人不倣假山看。

天保山在瑞山西。天保二年。大浚大阪諸川。運土沙於此以作山。故名。春日載妓船。絃歌沸起。綺服錦襴坐芳草。以洗銀觴。膾赤鬣。恨日脚却短。欲假魯氏戈。平家篷。麾幰影於虞淵焉。秋日釣鯊船。醉客喧嘈。投

餌垂綸一釣一盃。夕陽既沒。海風吹面。指彼澪標。（澪標）見卷之下本津川條。棹明月而歸焉。　樂美自幼。好讀海内諸
大家詩文集。今録同風景詩。　山本北山詩集。宣尼
稱水孟觀瀾。我亦苔磯對渺漫。眼界更清心似洗。從
前悔作等閑看。　古賀精里初集。千翼船同鳧泛泛。
片帆時得順風舒。　樂美按地理。東南則泉紀阿淡
諸巒。送翠來目前。河之二子。和之十三。呼欲輒奮西
北。則摩耶鐵拐峰影。峙于雲間。望一谷鵯越之險。大
感源九郎之秘略。與鄧艾相似。（鄧艾襲劉禪。詳見蜀志。）抑九郎
與艾。建大勲力于外。旗鼓未收。犄械在後。人皆

大坂繁昌詩卷之中　天保山 安治川　十三　紀律堂蔵

其寃然。艾與九郎。非無招此禍之由矣。（我嘗作鄧艾論。）千載
後。建策立功之徒。可不鑑哉。噫。
鷁首映波曦影紅。安治橋下碧江中。新公端坐顏如玉。
鼉鼓鼕高紫幔風。
安治川。在土佐溝西。遊天保山之所經歷也。貞享中。
河村瑞見。始鑿之。（河村翁。名安治。因名川。瑞見其通稱也。）有橋。架曰安
治川橋。橋北本有戲場。今廢矣。（都人傳言。此戲場。有五偷兒殺一士之事。）
此間亦檣影林立。且四國九州諸藩公。述職往來之
江也。世子新立。初朝江戸。邦俗稱曰乘出。又曰初登。
都下諸商家。或藥草。或絹帛。若木綿。若陶器。紙也。鍋

也。傘也。屐也。凡百雜貨。無不從此以運於海内焉。其
大繁昌。實由天下長安國家久治也。川名尤不虚。
五山堂詩話。録長門侯竹枝。（侯諱元義。字萬年。號蘭齋。）本十首。曰。南
去北來船作叢。津樓架得曲如弓。濕雲半破天收雨。
各自蓬窓祈便風。　家父安治川詩曰。繫纜諸邦運
米舟。適聞大鼓響中流。九星一曫章難辨。不是肥侯
定薩侯。
雨霽玉江橋上風。侯家粉壁水西東。南方直望荒陵塔。
長在賴翁詩句中。
玉江橋。在安治川東。橋架土佐溝。在大阪爲乾位。荒

大坂繁昌詩卷之中　玉江橋 雜喉場　十四　紀律堂蔵

陵在巽位。理不可南望矣。然在橋上望。乃荒陵塔尖。
位午方。真是異景。樂美細考地理。溝實起艮位一派
清流。迤邐蜿蜒。斜入坤位。橋亦斜架。對巽位。是自然
之地勢。人不覺斜又斜矣已。　賴春水遺稿。玉江橋。
春望七律二聯曰。侯邸古松濤陣陣。市樓春柳翠重
重。雲邊塔影天王寺。海上嵐光佛母峰。
活潑紅鬐籃有聲。雜喉場上買相爭。異鱗別有尺餘物。
欲起瀕湖問此名。
雜喉場。在玉江橋西南。舊名鷺嶋。後開鬻雜魚之市
場。因轉呼雜魚場。（魚呉書古。）今作雜喉場謬矣。樂美按古

記錄承應中。鬻魚本肆。在我安土坊東。余家在安土坊第三街。即上魚屋街是也。古名今猶存。別築子肆于鷺鳴朝往子肆。暮還本肆。牙儈常厭東走西奔。多事冗務。延寶中。遂撤本肆。遷子肆云。　此市起曉天。一商豎屹立高榻。大號以傳群魚之價。萬人環匝。揚手搖指。欲其價之廉。如蟬如鴉。嘈雜酔人。緩步矚目則紅魚與青魚躍籃中。烏魚及章魚。步石上。沙狗奮腕。海鰕怒鬚。鰕頭。牛尾。貂皮。鳩頰諸魚。夫委輕於塵。其棄甚於芥。大乎鰌。小乎鰮。使左大冲一見。無復可賦焉。　家父詩曰。環立喧啞隱語傳。爭沽潑剌滿籃鮮。近來風惡漁

船少。數尺紅魚價萬錢。　李時珍。號瀕湖。　樂美一日。讀佐藤一齋翁愛日樓詩集。見題翁媼對食圖詩今附載。戒肉食殞命之徒。曰。錦綺膏粱易損身。竟來富貴不知貧。千金難買雙眉壽。多在鶉衣藿食人。樂美曰。二十八字。養生訓。又曰貝原先生。著養生訓。時年八十四。今一齋翁。而有此壽。有此壽而有此詩。蓋先輩諸公。親驗諸身而後下筆。讀者勿草草看過。

白髮老翁漫論兵。逆艣被笑一軍營。黃昏樹下風尤激。猶作源郎大喝聲。

福島逆櫓松。在玉江橋北。源義經與梶原景時。坐此樹下論逆櫓之議。後人因指此樹名逆櫓松。事見平家物語。　日本外史曰。二月。發京師。元曆二年。艤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為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艫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勦敵。為快而已。公若為大將。逆櫓千百。聽公所為。若義經則不欲也。衆目笑景時。　黃門公大日本史。中井履軒通語。青山拙齋皇朝史略。巖垣東園國史畧等。載此事。今采日本外史。

夜半烏啼月落後。閑牀美睡夢將回。吾儂不是楓橋客。何厭鐘聲枕底來。

寒山寺。在福島東北。禪宗。即臨濟派云。梵鐘古雅。其音當斷金調。擊乃其鳴也幽遠。聞四方。北風急時。在樓上焉則隱隱渡水。響耳底。蓋用姑蘇城外之寺名者。以有古鐘也。

滿園紅雪落花初。又恨今年春色虛。一樹南風吹不起。街頭早已賣金魚。

大阪郊外。有金魚戶者。鑿數小池。掩幾敗箔。生出種種珍鱗。以網市之利矣。日戴菅笠。擔矮桶。往來市上。曰金魚金魚。　樂美按。述異記。晉桓沖。遊廬山。見湖中有赤鱗魚。是為始。至宋始有以缸畜之者。花鏡曰。

魚近土則色不紅鮮。必須缸畜。缸宜底尖口大者為良本草綱目曰。今則處處人家養玩矣。春末生子於草上。好自吞啗。亦易化生。初出黒色。久乃變紅。(我邦元和中始自異域來。詳見貝原翁大和本草。) 樂美歷讀諸書。記異名如左。

朱魚。(閩書南産志。) 盆魚。(福州府志。) 手巾魚。(正字通。) 玳瑁魚。(群芳譜。) 火魚。(山堂肆考。) 金鱗。(事物異名。) 一種金鼇者。頗難畜。(此與金魚異。其品類甚多。) 大窪詩佛詩聖堂詩集(卷七)載金魚七律。其一聯云。楓葉紅衰愁水冷。桃花浪暖喜春暄。

誰玩沈香亭北花。移栽道頓港東家。春林有箇孟之反。獨殿無雙富貴葩。

道頓溝東。有栽種戸。園中年年牡丹盛開。(都下稱曰吉介牡丹。) 觀客如雲。脂粉之香。與花氣競鬪。嬙施之容。與花色映發。美人似牡丹耶。牡丹似美人耶。蓋聞和州長谷詩。姚黄魏紫。擅名海内。禮觀音佛殿。歩迴廊。則實是富貴花中真富貴云。我大有意於策馬探殿。然固守文宣聖之教。不遠遊矣。 樂美按歐陽永叔著洛陽牡丹記。辨四十餘種。秘傳花鏡。載百三十一種。群芳譜集百八十三種。最分品類。詳于花壇大全。 神農本經云。牡丹自上古有之。盛于唐。(花之淵源。) 張元素曰。牡丹乃天地之精。爲群花之首。(花之美稱。) 蘓東坡曰。觀牡丹宜午前。不宜午後。花譜曰。觀牡丹已刻為好。花鏡曰。午後花精神衰。(觀花之期。) 今又挙異名。便讀者兩兩相比。

花后。(花史左編。) 鼠姑。(盛京通志。) 一捻紅。(花壇大全。) 百兩金。(王氏彙編。)
花王。(山堂肆考。) 賞客。(花木雜考。) 鸚鵡白。(牡丹史。) 鶴翎紅。(歐陽公牡丹記。)
天香。(尺牘雙魚。) 京花。(種樹書。) 第一香。(皮日休詩。) 富貴花。(周濂溪愛蓮説。)
餘見于金字編。

春水遺稿牡丹詩。錦幄彫欄豪貴家。李唐當日競紛華。東方別有櫻花在。未許渠儂王百花。

茶山黄葉村舎詩。李溪桃塢已成塵。何處風光慰藉人。獨有牡丹尤解事。艶粧緩緩向殘春。

米庵百絶(六言絶句。) 園裏種花雖窄。幾番紅紫堪看。此心自笑無飽

鄰舎只羨牡丹。 又(七言絶句。) 細繒剪出簇紅霞。千瓣重臺艶更加。至竟金錢籬落物。繁華何似洛陽花。(王敬美曰。夜落金錢鳳仙之類。籬落閒物。)

盤溪詩鈔。飛花亂撲半扉柴。愛惜東風坐小齋。三尺藥欄春未老。園丁已挂牡丹牌。

滿郊芳樹已離披。無復香輪輾草馳。自是閑人甘落後。看花亦趁牡丹時。

不唯魏紫與姚黄。幾種奇葩鬪靚粧。笑殺阿瞞寒乞相。一枝穠艶僅凝香。

翠幌紅欄幾處開。清茶一椀倚亭臺。高風只合正襟見。肯許醉人狂躁來。(自注。園中禁飲故云。)

山陽遺稿。栽牡丹詩。田園寥無富貴花。一稜金粉映桑麻。要看人世真黄紫。

不在洛陽姚魏家。　詩聖堂集。傷牡丹値雨詩。山陽詩鈔。題畫牡丹詩。家父題墨牡丹詩。今附載。　詩佛詩曰。一枝濃艷露華多。帶笑看時帶醉哦。當日誰知有今日。滿天風雨馬嵬坡。　山陽詩曰。京洛春風常掩關。不從姚魏醉彫欄。秋燈半壁蕭蕭夜。翻向霜縑看牡丹。　家父詩曰。花王群立御庭馨。因是明皇降寵靈。月落白紅誰得辨。沈香亭北夜冥冥。

真主揮戈天下平。諸侯建廟采蘋清。長將靈皷神鈴響
換得千軍萬馬聲。

四月十七日。都下十萬戶。揭一籠燈祭。　東照宮以

答太平之恩澤。不惟都下爲然。凡諸藩封地。悉祭之。一天下稱權現祭。逸史曰。十七日。太大君薨。壽七十有五。遺命窆于久能山。天使致弔。卹典極隆。駿河參議賴宣。就建廟。日本外史曰。僧天海。請號廟大權現。三年。將軍以遺命改葬于下野日光山。建新廟。天王遣廷臣三輩宣命。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將軍自江戶來。日祀焉。抡井親王尊純。掌禮。後三十年。詔改大權現曰宮。此日都人。不執其業。沐浴更服。賽天滿橋北權現廟。廟門前。露肆填地。士女絡繹。忽見今日之繁昌。思當時之戰亂。銀鎧金甲之叢。轉成繡帶錦衫之林。白刃素鋋之霜。消生瑚簪珉櫛之雲。三軍連營之聲。歇起衆伎群優之雷。障糧兵糒之山。崩湧賣餻賈瓷之海。烽臺狼煙之火。滅放千店萬肆之燭。惟其然矣。是可以卜太平繁昌之兆也。又可以拜太平繁昌之澤也。廟前乃肅然。天下侯伯。皆獻石燈。凡諸侯鎮大阪城者。各建石燈於廟前。護題其官位姓名。廟西巫鳴金鈴。祝擊畫皷。終日獻其舞樂焉。　樂美竊謂偏稱權現。皆爲　東照宮呼太閤悉爲豐臣氏。唱天神。便爲菅原公。號大師。槩爲空海僧。嗚呼人生斯世。而如此則足矣。物徂徠文集曰。古者廷臣之血食於外州者。皆以天神稱之。而土官死□神以別之。　大田錦城詩集。有四月十七日二詩。曰。薰風和氣滿山川。四海昇平二百年。東照神恩同蓋載。農安田畝賈安鄽。　二百年來歌太平。四民老死不知兵。虜夐德化非相遠。生遇此時何幸

榮。　松陰餘事。載七言古詩。其題曰。謁東照公廟。四月十七日也。第三四云。百折不撓漢隆準。一戰而覇晉駢脅。對實妙。

紫浪漲空神廟前。將軍想處已爲田。猶留半杓當時水
片石長標舊玉川。

野田在權現廟西。福島北。按國風六玉川之一。四月藤花盛開。花絡他老樹。開自空中垂。古雅尤可賞也。傍有滿架花。是人作而已。不如空中花。都人腰酒瓢提行廚。遊古廟下。廟祭春日明神。貞治三年。足利二世將軍寶篋公。名義詮。賞墨江。遂來此地。賞花咏歌。事見住吉參詣記。盍玉川世遠年古。鞠爲一小池。今傍建片石。刻公歌

垂不朽。其歌曰以仁志惠延。由加里遠。伊滿茂弁琛佐起農。不爾那美加加留。乃多能太磨嘉和。
中將公廣詠藤花見新類題。皆川淇園詩集。初編卷之二。
觀藤花五律。後聯云。綠香宜夕雨。紫潤媚春風。十字寫盡
藤花。家父詩曰。桃谷櫻祠綠染天。人傳城外紫娟娟。
郊南郊北花何好。可到刈田到野田。刈田村。在住吉東。其架二。花開殆拂地。美甚。然是亦人作。
東帝已辭花是塵。北郊野廟滿池新。紫藤架上雖凋落。
杜若橋邊別有春。
浦江歡喜祠。在野田東。五月燕子花。與碧水相映發。
徘徊八坂橋上焉。則滿池紫氣可掬也。此是近來實

鑿之哉。故在中郎之遺愛。在參河鳳來寺。淺澤池之餘興。
在攝津住吉祠。蓋非同年之談也。稍東有玉藤酒樓。此樓製出麥飯。
樓上北野曠濶。能勢妙見之碧嶺。中山觀音之紫巒。
在指點目擊之際。此樓。昔者混沌社中所會集也云。且
賴春水定省安藝。還大阪之日。此時春水寓江戶藩邸。事見春水遺稿。山陽遺稿中行狀文。
筱葛諸公。每必開一筵。待春水處。事出春水遺稿附錄在津紀事。
樂美按。杜若。燕子花。非同種。杜若。和名也婦
免烏革。多生竹木林下。中山傳信錄亦失之。然姑從我邦所傳稱。辨見小野蘭山本草啓蒙。
燕子花。始見漳州府志。藏玉集。稱貌吉草。有紫
燕花。紫冠。紫君子等之異名。　賴仙齡。春風館詩鈔。

大王邦音相同。是何言。大者於保。王者和宇。何以爲同乎。生日本不知日本國語。如何。白痴者乎。

八橋詩曰。滿池紫燕背人飛。莫惜殘香擲我衣。今年
花落明年發。不似王孫去不歸。
傳得此花兼此文。千秋不朽兩芳芬。誰呼培塿一抔土
漫道王仁博士墳。
大仁村在浦江東。村人指一塊土爲葬王博士處。蓋
大與王。我邦音讀相同。故無文野老。遂謂大仁爲王
仁。或曰。大當作王。以字形相似誤。是儒臭。不可取。近來祭此墓。呼大仁天皇。
自應仁天皇譌來。殊可笑也。樂美因細考舊志。王氏墓實在
河內交野郡。頃見賴杏坪春草堂詩鈔。王博士墓七
律自注所云。與我所考暗合。嗚呼。堂堂　天朝儒職

豈有死化一培塿之理哉。嘗聞之交野之墓。成阜成
岡。樹木蓊鬱掩空。乃非塊土矣。世傳渡唐天神畫幅。其像漢土衣冠。端立
持一朶梅花。衆人謬爲菅丞相。是大不然。渡唐天神。必寫王仁之形貌者。蓋自唐土渡來死而號天神也。
今爲丞相。山陽遺稿。歌聖堂記所言人丸木像。謬呼埋子三郎之類。家父從土人所
稱賦一詩曰。平堤隔水一燈紅。人語棭聲深樹中。行
識王仁荒墓近。暗香襲袂野梅風。
點滴沈沈撲戶頻。青青染砌草如茵。連朝霖雨愆祈霽
屋下斜懸希偶人。
大阪俗。連日霖雨不止。則女兒剪紙製偶人。繫屋下。
使之禱霽。名曰祈晴僧。是即故事。樂美按。帝京景物

略曰凡雨久以白紙作婦人首紅緑紙衣之以苕箒苗縛小帚令携之竿懸檐際曰掃晴娘近來又見用故實詩出錢謙益列朝詩。（蜀成王宮詞曰君王翌日宴長春驟雨迷漫濘土塵特令滿宮來壓一時懸挂掃晴人。王次回上元竹枝曰風雨元宵意倍傷畫檐低拜掃晴娘若教掃得天邊雨爲掃生離淚雨行。）柏如亭吉原詞用掃晴娘出五山堂詩話。余未見其詩聞五山堂詩稿有掃晴娘七律。

五月冷風吹透層頑雲磨墨逐風驅方知雨足林園熟
賣出黄梅與紫蘸。

梅雨時節至則村夫有荷蘸葉者有擔梅實者街上門前弛荷擔以賣之。　蘸葉和漢通曰紫蘸城州及

紀州所産爲上品即面背皆紫者和名曰唐紫蘸（名一高麗紫蘸又朝鮮紫蘸又阿蘭陀紫蘸。）村夫稱兩面紫蘸賣之多非城紀二州之物是片面紫蘸爲下品（下品集解所言葉下紫色者也。）兩面紫蘸（下品者面紫而背青。）皺多鋸齒深集解所稱花紫蘸回回蘸即是也本草彙言稱雞蘸又有水狀元（耕髓録。）桂荏（清異録。）香蘸等之異名（群芳譜。）有稱梅蘸者（見汝南圃史出紫蘸于梅醬中曝乾和砂糖者。）有名紫蘸包者（見藥性纂要。梅子和糖將葉包成綵。）　梅實出攝西岡本村爲上品城之伏見（市城州商）稱爲中品佗産爲下品和州月瀨梅實不可得矣。（梅實小者稱甲州梅本出其地故名）樂美按晉陸機詩疏曰其實酢曝乾爲脯入羹臛韲中。陶隱居

曰五月采實火乾譚氏化書曰青者鹽淹曝乾爲白梅。（按梅實熟自落者名白梅見銀海精微蓋同名異義）熟者笮汁晒收爲梅醬本邦稱梅酢。　梅實早熟者稱早梅（群芳譜）花蒂中結三四實者稱品字梅（泉南雜志。）又名三品梅（藥圃同春。）滲霜梅以紫蘸葉或牽牛花發赤色者名紅梅（北戸録。）置梅銅盆水中取出漬蜜曰青梅（汀州府志。）漬甘州爲甘梅（同上。）梅青者以糖和之呼脆梅（邵武志。）以蜜煎之呼緑梅（同上。）　梅實異名。　青子（梅譜。）雪華（行厨録。）曹公（夢溪筆談。）含酸（清異録。）柟（埤雅。）柟果（典籍便覧。）和鼎實（山谷詩集。）嘉實（書言故事。）蠟果（事物紺珠。）　乾梅異名。　乾蘋（名物法言。）乾腊（山海經。）酸公（四朝聞見録。）

五山堂詩話載一絶曰城中昨日送輕雷日氣烘紅暑驟回己作一年鹽漬計家家蘆箔曝黄梅（是五山詩。）

正是黄雲刈盡時嫩苗遍種碧雲滋崑崙花發未多日
已有田田紫玉垂。

南北二郊麥秋後盛種茄苗其長也頗早其結實也最速實大如彈丸乃出市井南郊北郊皆競賣之然城北鳥飼村所産爲上品（皮膨脝薄）土人稱鳥飼茄子有姦農假此稱賣他實吁誰知鳥之雌雄眞可欺以其方者。樂美按南北二郊産是尋常茄廣東新語所稱荷包茄者鳥飼産臨桂雜識所謂徑五寸者名合包

茄之類。都下俗取頭番茄子剝紺皮串半身煠之煠之又重煠之施以味噌。（處處賣之揭一大方燈題茄子田樂四字）爲下晩飯之物。余家至薄暮奴僕灌庭樹葉葉露滴涼風吹席。新浴後侍食祖母。阿母必獻之於膝下。是每夕之例。（東巷一肆所製美。風味阿母每購之。）蓋此物其煠之不熟則索然如嚼蠟。苟熟則不必羨鍊珍堂上之品矣。（鍊珍堂見清異錄。）嘗記南史。呉興太守種紫茄爲常餌。詔褒其清。用今日之製法。帝不褒太守故栢如亭有詩曰。調成異味在庵人。何必盤盤覔八珍。烹煮一從經汝手。尋常菜把亦皆新。　茄子異名。附載于左。

矮瓜。（廣東新語。）落蘇。（清異錄。）若伽。（事物異名。）小菰。（群芳譜。）崑味。（典籍便覽。）紫膨脝。（同上。）草鼈甲。（芝田錄。）落蘇事。（酉陽雜俎。）崑崙紫瓜。（清異錄。）又有白茄。一名銀茄。黄茄。（肇慶府志。）白色熟者。黄老茄子。反老黄茄。本草附方。水茄等。（群芳譜云。一種水茄。形稍長。亦有紫青白三色。）五山堂詩話。載宋人咏茄詩。（詩曰。青紫皮膚類宰官。光圓頭腦作僧看。如何緇俗偏同嗜。入口元來總一般。）又載本邦人咏詩。（詩曰。紫茄味美勝梁肉。九夏三秋日佐餐。他到老成人益賞。元頭恰作蒼備者。）星巖集咏茄子七律。亦巧手。

營笠絳巾揮白扇。齊歌古岸老松詞。傘下數僧環舞了墨祠祭會欲催時。

住吉舞。是爲神官寺之僧徒。呼投賽錢十二穴。立門前奏其伎。僧凡四五人。皆戴菅笠。笠檐垂尺餘絳巾。著白衣。揮白扇。一老僧挈大傘。執竹片叩傘柄。唱和以按節。三四僧揚手躍身。環舞於傘下焉。其歌曲。不能知爲何語。唯記岸姫松之詞也已。每年出市上。始於上巳。終於六月晦。晦爲墨浦大祭日。　舘柳灣漁唱二集。有住吉舞詩。曰。現來街上叫花身。莫是西天古應真。阿難唱歌迦葉舞。于今瞞殺滿城人。

處處神祠祭會催。門前赤日暑如煨。萬夫舁閣塵如霧。童戴紅巾擊鼓來。

六月諸神廟祭儀。愛染祠爲其始。墨浦廟爲其終。蓋

難波祇園。（十四日。）三津八幡。（十五日。祠在西溝。木綿屋橋東。）毘沙門。（十六日。祠在勝鬘阪。）御靈。（十七日。）高津仁德。（十八日。）博勞街稻生。（二十一日。）坐摩。（二十二日。）天滿天神。（二十五日。）生玉。（二十八日。）玉造。（二十九日。小盡乃與同日。）墨浦住吉。（見下。）諸祭在其中間。各盛其儀焉。六月中。數十萬人。日著彩袒衣。舁雕小閣以行。其制閣上蒙五疊寶繒。閣中安大鼓。假童四坐。各戴長紅巾。服彩縞絹。兩手執巨撥。舉頭按節擊之。巾端垂在檻外。拂紫陌紅塵。　樂美按。通鑑唐肅宗紀云。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胡三省註。山車者。車上施棚閣。加以綵繒爲山林之狀。陸船者。縛竹木爲船形。飾以綵繒。列於中

舁之以行。廣東新語曰、元夕爲陸龍船、長者十餘丈、以輪旋轉、人皆錦袍倭帽、揭旗弄鼓、對舞設寳鐙於其上。按都下俗、舁鼓閣、牽棚車者、蓋此類也。

蘭絲橋畔赤旗揚、祭得鎌倉權五郎。滿路人聲如大吶、錦袍緋鎧作戎行。

御靈祠在平野坊西。龜井街傳曰、祭平景政靈、催祭儀、自十五六至二十四五男子、戴鍪擐甲、佩劍建旌、意氣揚揚。結隊步自漠江橋下、乘舟以下江、篝燈萬點、射綠波如白日。

狐王廟上彩燈明、鵲帝祠前神鼓鳴。百獸逡巡腸欲裂、

一雙獅子奮頭行。

稲生祠在順慶坊北、博勞街西。本祠祭仁德帝、枝祠祭狐王。然今以枝祠聞于世。稱博勞街稲生。吁物皆有運數哉。是所謂假室遂被奪堂者。

數萬紅燈映水新。梅徵畫得是天神。長江不見寸分地、船壓船邊人醉人。

天滿天神祭會、其盛實不可舌矣、不可筆矣。比敵之者、特爲京都祇園祭。六月十三日。然是無水上之夜景。乃覺輸一著。鼓閣幾番、棚車幾番、先神輿行。神輿至浪華橋北、始乘舟。神輿二、數十萬紅燈護之。鼓閣棚車不乘舟、陸行。

後有一船、陪以繼焉。滿船皆衣冠、垂簾奏樂、俗中有雅。尤帶風致佳趣。岸上人家、設檜欄下、葺箔鋪紅毹、列金屛、酌酒娛客。江上遊船無數、塡清流不見水色。眞疑天上群星盡落漂水上。竹山奠陰暑稿有二詩。季夏菅廟祀日舟中題曰、羽衛迎神下水涯。假童擊鼓絳巾垂。畫船絲舫觀如堵、不似西溟竄逐時。江上船連岸上樓、絃歌接夜咽中流。華燈百萬天猶晝、豪擧應凌六十州。　樂美謹按、菅公廟食宰府、追祀北野、而後天下無不有其祠矣。人家無不藏其像矣。雖三歲孺子猶知禮拜香火。是故年年繁昌之地、而其祭之

繁昌如此。嗚呼、公之德偉矣。蓋曰天滿大自在威德天神、誠不誣也。西土比公者、特唐韓退之爲然。家父題公肖像詩曰、生作儒宗死作神、謫居建廟表忠臣。試尋西土求知己、唯有潮州擯謫人。然以文論、則公不及退之。退之筆力大自在。爲百代文宗。雖稱文聖可也。以德論之、退之不及公萬萬。退之唯有潮州一廟矣已。烏有國建其祠、家藏其像之盛哉。東坡廟碑。有溢美濫稱處。人或議之。晦庵鹿門二評。使東坡作宰府碑文、雖仙才。樂美嘗侍家父讀物翁西家雋、凡例云、東坡實仙才。筆隨意至。恐不能一一贊述天滿大自在之威德矣。日本外史曰、以菅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日本政記曰、菅公之

䏁宇多致之也。而公亦有以自取之。山陽詩鈔自注云。三善清行。勸公乞退。公不納。遂及於禍。（卷三西遊稿。謁菅右府祠廟七言古。）樂美曰。公當寬平之時。遇風雲之會。欲張皇威傾外戚藤原氏權焉。公之明。何不預知之。獨忠乎君。仁乎民。此時實成騎虎之勢故然。（拙堂文話云。光孝以來。藤氏之權日盛。既嫉菅公之賢。䏁之又及於皇親賢者。拙堂又有讀菅右府傳一篇。載在今世名家文鈔。與山陽異見。）其賴翁負賈陸之氣象。抱班馬之筆才。巧弄文墨。未足累公德矣。公果不顧識者之諫。專攬權柄。則一介小人。乃與賈似道相距不容一髮矣。惡有至人人仰其德。拜其像。千載祀典之繁昌如此哉（遠思樓詩鈔。菅公廟七律。後聯云。祀同關帝施朝野。名並宣尼照古今。又星巖集。題菅公像七絕。宜一唫。）端木氏曰。惡訐以為直者。噫翁也。忘圓珠經耶。

涼風不起暑氣凝。司馬長卿渴日增。盛夏應消三伏熱。紅燈光下割紅氷。

六月朔為愛染王祭日（愛染王廟。在勝曼阪。）此日市中始揭紅燈。列涼榻。揮銀刀。割西瓜。迎避暑之客。（多雨。則西瓜出也稍遲緩。）樂美按西瓜之見古書也遠矣。家語所謂萍實者。人或不知之耳。五雜俎曰。元世祖皇帝。征西域之後。此種入于中華。（本艸綱目。胡嶠陷盧記言。嶠征回紇得此種歸。名曰西瓜。則西瓜自五代。始入中國。）瑯琊代醉曰。五代史。契丹破回紇。因得西瓜。如中

黃葉詩後編卷八之二十五丁

遠思詩初下廿二葉　旅舘食西瓜

國冬瓜而味甘。（陶隱居曰。蓋五代之先。瓜種已入浙東。但無西瓜之名。未遍中國爾。）丹鉛餘録云。據此謂西瓜五代時始入中國。故本草不載。（本草綱目）樂美曰。既見水東日記云。西瓜自元大祖征西域始得。其餘散在諸書。西瓜異名。夏瓜（清異録）。天生白虎湯（發明）。天暑白虎湯（本草蒙筌）。白虎湯（遵生八牋）。寒瓜（本草綱目）。水晶（行廚集）。蒼玉餅（真珠船）。青登瓜（汝南圃史）。新井筑州。西瓜五言排律。見白石餘稿。（聯句云。寶大如金斗。形圓似翠毬。又云。謫作蘇卿雪。漱成孫楚流。）茶山詩。見夕陽村舍後編。廣瀨淡窓。食西瓜七律。見遠思樓詩鈔初篇。（後聯云。藍田綠綴雙雙玉。暘谷紅分片片霞。）家父亦有西瓜七律。（前聯云。巨珠碧濕蒼龍卵。片血紅凝白虎肝。自注。白虎西瓜一名。）

絲竹聲交波浪轂。豬牙艇走影縱橫。殘宵月落明如晝。赤柳白珠次第生。

浪華橋納涼。列夜肆自六朔至八朔爲期。蓋其盛與京都之四條。江戶之兩國。呼三納涼。橋上畫燈。有煎批葉湯者。有沽砂糖水者。水濱遊客。有鬻西瓜者。有飲柳蔭者。（夏日名酒。）妓船有彈三絃擊兩鼓之音。醉艇有起拇戰戲。唱淨琉璃之聲。世界忽變。晝邪夜邪。朝邪晚邪。不可能辨其時矣。心魂俄飛。如夢如醒。如癡如狂。不可親護我躬矣。都下破產覆家之速。甚於一瞬。亦何足怪。　赤柳白珠。煙火戲名。　樂美按。吳祿清

嘉錄曰。按唐高承事物紀原云。火藥雜戲始於隋煬帝。孟襄陽謂即火樹也。瞿宗吉煙火戲詩。天花無數月中開。五色祥雲繞絳臺。沈榜宛署雜記云。花兒名百餘種。統名曰煙火。　趙甌北。觀煙火七律。聯句云。九邊塵靜平安火。上宛春催頃刻花。（見甌北詩話）　竹山奠陰畧稿。煙花五絕曰。花蜂迸畫舟。闇水餘葩耀。公子擲金錢。爭供搭婦笑。　山陽遺稿。浪華橋納涼詩曰。萬人聲裡夜如何。月到天心露氣多。豪竹哀絲船櫛比。一江無處著金波。　家父有詩（是少年作云）曰。妓船鬪曲鬧橋東。水上衣香荳蔻風。（荳蔻又作龍麝）火氣朝天疾

於箭。一星碎作萬星紅。又有七律。寫盡納涼繁昌妙。見華城詩鈔。　菅茶山。咏四條納涼二首。見夕陽村舍詩。（前編卷五）島梅外。賦兩國納涼。載五山堂詩話一卷。與竹山山陽二翁。及家父詩。合誦乃是初學家吟納涼之摸範。

揚簾表名西與東。晴天十日簇群雄。人磨才力當如此。看取龍跳虎倒中。

角觝場在浪華橋北砂原。　東山帝元祿五年。大阪袋屋某。請官府。始開角觝場于高臺橋南。橘花條。（高臺橋架掘江川）此時構大屋。開四門。且為觀客往來。別架一橋於高臺隆平二橋之間。曰賑江橋。（我邦謂繁昌群聚曰賑）其繁昌可知也。享保八年。再催之。益繁昌。以地狹隘不便。文化中。遂遷場于難波新地。弘化中。移于御池橋西。（橋架西橫堀在四橋南）今又轉于此云。三都皆稱勸進相撲。（京都始於後光明帝正保二年。江戶始於後水尾帝寬永元年。）角觝伎實萌於垂仁朝。野見當麻二力士。見於　文德朝。賭皇嗣。遂盛於鎌倉氏。為一派藝術焉。樂美按。大日本史。野見宿禰傳曰。帝命角力。野見足蹈蹶速。脇腰骨折而斃。矣。是為既萌之時。皇朝史略曰。後白河天皇。保元三年。觀相撲。保安以來。相撲節廢而不行。至是復之。是

為遂盛之漸。蓋其張場也。多在六七月。（往古在六月。改定七月。見皇朝史畧）以晴天十日為期。（江戶始伎之時。定晴天六日。）門上築危樓。垂紫幔。（五條公所賜云）剪布製大毬。植竹枝頭。高建樓之左右。（稱梵天象日月二光）樓上曉鳴一小鼓。其擊也急。其音也羽。（是為迎客之約）其場設土壇。四隅各樹一大柱。（擬四天王）掩柱以猩氈。且斜卷以霜絹。（今改用素沐綿）紅白互露。（其色表陰陽云）柱下東西。置水桶。添以數張白帋。四柱內。徧播清砂。砂端三十二土豚環之。（土豚數義見相撲節會傳）力士分東西。決輸贏。其技定四十八術。（江戶繁昌記為四十技八十術謬矣）龍躍矯矯之夫自東。虎視眈眈之漢自西。赤身錦褌。（褌邊織金繡顯其號按昔在皆）

（非赤身。赤身事見榮花物語根合巻。）各上其壇。徐至柱下。以水漱其口。以帋拭其唇。相背佝僂。揮手撃兩膝頭。專爲試力之狀焉。而後相蹲相對。此時一少年。揚白箑吐高聲曰。東方某。曰西方某。蓋表其號也。是稱名乗名乗乃退。又有一人出。蒙帽襪。揭下裳。（江家次第。著狩衣垂紐。古今著聞集。烏帽子袴。）握漢扇。舉止便捷者。（相撲銘傳云。昔者戴緑幘穿渾褌。換鬖鬡鬌。享保年中。改今服。）曰行司。（肥後熊本城。吉田追風者。行司之鼻祖。藏古漢扇。名獅子王。垂仁帝所賜。其上祖之物也。今世行司。不受吉田氏之命。則不能持之矣。）行司揮扇於龍虎睥睨之際。注目良久。一喝揮扇。龍虎哮起。捔捔闘闘。彼扛大鼎。此捔猛獸。此投車蓋。彼伸鐵索。左突右搖。前撃後擣。

行司提扇。盤桓周旋乎兩頭四脚之間。洞視合六八衕乎否。一瞬一息。而非二足朝天。則雙腕埋地。不能決其雄雌。稱取分雄雌決。乃揚扇于雄。雄者伸兩手而下壇。此時滿場恒河沙。搖我頭。戴人臂。使人口舐我足。其繁昌群聚。一時忽發大鬨聲。閻羅失笏不動脱劍。富樓那不能言。韋駄天不能歩。其妹決也。四座群客。望所施寵之龍。欲輒勝。見所不通欵之虎。欲輒敗。憤慨窮殆。至掌裡湯膏腋下迸珠焉。欲敗之虎勝則嗚咽流涕。低首俯地。否則頻傾大酒盃。狂號亂語。百方回護其所以不勝者。欲勝之龍。勝則雀躍烏舞。

解帶脱衣。投煙袋。撤帋囊。七尺所著之物。總作纏頭。裸身而止矣。拔畢客散也。樓上又發鳴鼓之聲。其節與曉天同。　我邦角觝人物。肥大多力。大千世界。實無過之者。一人嚇怒。奮空拳。撃殺蠻國。數千奴。樂美讀神輿圖識者。有言曰。暎咭唎國。嚻嚬（英國都府之名。）兵威赫大。百事備具。冠于全世界。然令使聖耶黙斯城主（聖耶黙斯城名。英國王所居。在府西。）觀我角觝場之繁昌。則豺眼忽眩象鼻忽低。狼心忽亂。牛身忽感寒慄振戰。忽不能息倒死者必也。　月令廣義。七月有相撲節。江家次第。及公事根源。俱載七月廿六日。上御仁壽殿。觀相撲

萬葉集。有部領使。或作相撲使。（此云轂苑嗽莁加伊。）隷左右近衞府。掌召募諸國有力之士。（樂美按。東坡雜纂曰。怕不得相撲漢拳踢。又曰。說不得善相撲偶輸。三才圖會曰。角抵今相撲也。唐慧琳藏經音義。作相撲曰。考聲云。撲謂手搏投於地也。按撲撲音通。集韻。撲或作㩧。）樂美考西土歷史。始見史記李斯傳。（二世在甘泉。作觳抵優俳之觀。注云。觳抵即角抵。）又出前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内皆來觀。）及哀帝紀贊。（雅性不好聲色。時覽抃射武戲。注。蘇林曰。手搏爲卞。角力爲武戲。）北史柳彧傳。（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南齊書樂志。（角抵像形雜伎。歷代相承有也。）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二月。幸左神策軍。觀角抵戲。）倡五代史。（後唐莊宗。與存賢手搏。莊宗曰。能勝我必當授汝大鎮。存賢仆上。輒令授幽州。）元史蓋苗傳。（順帝時。爲中書參知政事。帝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力戲何功。獲此重賞。）

又考藝流供奉志。有角觝王僥大。張關索撞倒山。閙黒大。曹鐵拳。韓銅柱。武當山王急快等。皆勉一時喜取勇力之名。猶我邦有九文龍。大童山。鐵嶽。黒巖。雷電。雲龍。亂獅子。猪王山輩。樂美按白樂天六帖曰。角觝漢武始作。頗鹵莽。

家父詩曰。鼓聲暮動梵天摟。梵天摟解上虎仆龍跳喝采收。角觝場中人未散。輸贏已梓賣街頭。日梓勝負優劣走市中鬻之叫曰勝負附。勝負附古人有月旦評。即是日旦評。大關云關脇。云小結。云前頭。云前頭以貫其下。三代實録。勅物語。并云相撲之最手。是今所謂大關也。西宮記。相撲條云最手。額田成連與脇。字治部利里。决勝負。脇即關脇也。小右記云常時腋也。是即小結。西宮記。江家次第助手。是即今前頭。古名如此。余嘗見江戸寛永元年日旦評。大關。關脇。小結。皆舉二人。與今異。其時評出華城漫筆。樂美自十二三。

好歷誦海內諸名家詩集。因有存胸臆。大窪詩佛。賦觀角抵戲引。見詩聖堂集二編卷二。菅耻菴。作觳抵行。名晉寶茶山弟。見黄葉夕陽村舍詩附録。各角才力抵筆勢。不能决勝負。因質諸家父。家父曰。東方之强與西方之强。與行司難揚扇。是所謂取分。家父非無皮裡陽秋。

柳間罩月半輪氷。飽占清涼最大乗。數點紅燈知那處。心齋橋上賣茶燈。

心齋橋。架長堀川。在四橋東南控道頓溝。北接順慶街。在大阪為繁昌之場。要衝之地矣。人語車音。屐響馬聲。晝夜不絶。夏夜尤佳。橋上列數攤。照數燈。溫淡醴于銀鐺。熨赤兒。投煨豆于碗茶。供青僮。攤上狂七張八。且踞且話。有執楚音者。有吐燕語者。

衆歌疑是樹間鳥。群浴看如水上鳧。萬客須清心底垢。何愁汚濁滿肌膚。

心齋橋。爲船場島内之分界。橋南浴肆甚多。浴肆又名混堂。都俗稱之風爐屋。其開門也卯矣。其閉之也戌矣。門外揭紅燈。題以號。號屢之。皆以湯字。櫻湯。扇湯。布袋湯。時雨湯之類。肆主坐高壇。收浴錢。孔方八穴。屢寒必增。過浴門。雜客歌唱。響路上。蓋納衣箱内。且失物者。和漢同風同弊。七修類稿曰。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吳俗甃

大石爲池。穹幕以磚。後爲巨釜。令與池通。轆轤引水穴壁而貯焉。一人專執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曰混堂。榜其門則曰香水。號櫻湯之類負販屠沽者。瘍者。疕者。納一錢於主人。皆得入澡焉。其價甚廉。且及暮。祖裼裸裎而來者。不可勝計。苟蹴之。其泥滓可掬。臭其體。穢氣不可聞。爲士者安亦浴之。又傳家寶曰。浴池混堂內。賢愚人衆。不可多帶銀錢。如久浴可出池。將衣箱看過再浴。又曰。如浴完穿衣時。不可背著衣箱。須緊靠箱前。勤勤照看。穿完衣服起身時。須將箱內各處用手一摸。恐有零星遺忘之物。大抵日間洗浴。失物者少。而黒晩多。聳愼。事又曰。要日間初開池時進浴。人既稀少。水又潔淨。倘至黒晩人多。水汚失落衣物。

尚是小事。人衆混雜。多有梅瘡結毒疥癩之類。倘傳染於身。流害無已。 按浴肆事實狀態。與西土。頗相似如此。 樂美曰。萬乘主。洗一天下之汚垢者也。諸侯洗一國之汚垢者也。大夫洗一家之汚垢者也。士庶人洗一身之汚垢者也。唯然可以安天下國家身焉。誓往昔。有大汚垢忽生我邦土之事。田村將軍之鞭馬於清見關。是一洗東虜之大穢垢者也。阪上田村麻呂。平東夷。見日本史。及日本政記 相摸太郎之血刃於筑紫海。是一洗元寇之大穢垢者也。北條時宗。鏖元兵。見日本史。及日本外史 今日既有海濱生大穢垢。乃斷起一洗之術。抑亦當不愧田村相摸兩將之膽略。

大阪繁昌詩卷之中

大阪繁昌詩卷之下

田中右馬三郎源樂美君安　著

繁昌引

池五山翁嘗曰。人有都鄙之分。詩亦有都鄙之分。此詢大家之論也。我既爲都人矣。雖年少稍登騷壇。呵唫毫何可無都詩。屬者出清陳資齋海國聞見録讀之。中稱日本有言曰。官皆世官世禄。遵漢制。以刺史千石爲名。禄厚足以養廉。故少犯法。男女眉目肌理。非諸蠻所能比擬。實東方精華之氣所萃。嘻我邦。海外羨之。獨至此。

我幸不生海外。而生海内焉。伏爲萬萬歳一統明天子之民矣。尤逢太平之時。尤居繁昌之市。邵康節氏之樂。我實有之。（生身五樂。邵雍堯夫所言。一曰樂生中國。二曰樂爲男子。三曰樂爲士人。四曰樂見太平。五曰樂聞道義。）大幸感喜之極。吐一百三十餘首都詩。然我才酷薄劣。故專學陸放翁詩論。不鍛錬。又不劉削。（陸務觀曰。鍛錬之久。乃失本指。劉削之甚。反傷元氣。）後世讀我詩者。見無千鎚百錬之奇句警語。（甌北詩話曰。詩家好作奇句警語。必千鎚百錬而後能成。）笑黄口兒帶乳臭。抑元史揚載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見揚載傳。）及王阮亭所言。唐詩主情。多蘊籍。宋詩不及。（見帯經堂詩話。）此非所庶幾也。我竊嘗有取姜水心家言。水心云。文不關世道。雖工無益。詩亦然。

殘月照欄光似霜。江南喚客鼓聲忙。橋頭厭見惡風俗。母拉女兒奔戲場。

蛭兒橋架道頓溝北。與心齋橋遥相通。凡觀戲場之客。多渡此橋。橋上南望。則所謂梵天挿樓上。曉皆起鼓聲。是爲始伎之報。（其樓與角觝場相同。但彼則櫓樓垂幔。用紫縐綢。此則用茶褐絶粗布。）劇場五屋。（有慶者。今存其五云。）曰大西。（是在最西。故名。一名筑後。）曰中。（在西與角之中。故名。）曰角。（是其在角。故名。）曰若太夫。（竹本若太夫者。始淨瑠璃處。故名。）曰竹田。（竹田近江者。始爲傀儡伎。故名。）中及角爲上頭。（蓋聞之昔者賤俳瑠寛者。

居中。芝翫者。居角。各闘技。出一機軸。至今膾炙人口。芝翫老年號梅玉。）大西乃爲中頭。若及竹。爲下頭。此賤技。始於慶長云。太閤之在桃山指月亭也。俳兒名古屋山三。奏技于席上焉。（由是脱花兒籍。）爾後弊風不絶。按劇場邦俗稱芝居。（我邦細草呼芝。）蓋坐草上。試技乞錢之意。是亦花子也已。豈可與市上人家比屋乎。（物氏政談辨之。）自太閤觀此技。幸離草間。（江戸繁昌記引平城帝大同中事。辨芝居之義。頗屬附會。是蓋賤俳。高妙己技矣耳。）明主愛一嚬一笑。實然。（此語見韓非子。）此技也。平維盛而寓鮓肆。（千本櫻曲。）梶原景季而遊花街。（盛衰記曲。）以藤原不比爲制冠郎。（妹脊山曲。）以平山季重爲好色人。（嫩軍記曲。）是皆紊正史。導淫奔。蔽實事。勸

佻蕩使後世長有桑中之樂檣外之窺矣昔有京寓一老儒以馬遷自處鞭撻文客以雄視一世矣蓋揮其賞忠誅姦之筆書七言二絕句懇贈彼傳粉抹墨之叟其二絕（二首俱押新身人三韻）載在俳叟餘響中（餘響書名上木流傳於坊間）嗚呼鼯鼠焉用正宗劍太史公再來猶且然況無知兒女子頻下纏頭何足咎哉又何足嗤哉近世西土老儒先生作俳優傳者有之亦與太史公再來同一醜疵殆類磨莫耶割蚯蚓（竹山草茅危言有戲場一條有志之士宜曝眼於此條春臺經濟錄亦論之）輟耕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傳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是爲俳優傳粉墨之濫觴）全淛兵制日本風土記曰優戲有登場扮唱戲文子弟故事亦有張良韓信諸家之套曲詞說白皆係本國鄉音唱曰嘔打戲曰奴

家父蛭子橋詩曰隔水同鄉死與生韋臺近接北邙塋嬌姬送客僧迎柩橋上無情又有情余今年十七未能到此妙境

老漢扮來爲美姬巨身巧化是幼兒黃昏客散皷聲絕匹似人生一夢時

家語曰俳優侏儒戲於前嚱賤技之所淵源已遠矣按輟耕錄曰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公調皆是賤丈夫傳粉墨奏伎者槁簡贅筆曰俳優言河市樂河中在處臨河者皆曰河市如今之藝人於市肆作場謂之打野泊皆謂不著所今謂之打野呵（今呼戲場曰芝居呼俳優曰河原乞兒之類）周密有雜劇段數（今芝居所謂番附之類）乾淳教坊樂部曰雜劇四甲劉景長一甲八人戲頭李泉現引戲吳興佑次淨茅山重侯諒周泰副末王喜裝旦吳子貴（芝居所謂役割者卽立役嵐某市川某女形中村某實惡片岡某之類）祩宏竹窗隨筆曰吾梨園子也於戲場中或爲君或爲臣或爲男或爲女或爲善人或爲惡人（明代蓋役割有立役女形實惡可以規也）穀堂有戲場詩（見遺稿抄）

竹山戲場詩曰妖童歌哭態脂粉女粧真非關鄭宮騎多却紫綸巾（見奠陰畧稿）家父亦有詩曰皷聲初放劇場開辛苦寫真誰不哀斛梧忠臣剖腹者咄嗟變作美人來（見華城詩鈔）余誓一生足不蹈俳場地唯聽人人所話摸捉賦之故不能如父詩巧畫真景

梨園弟子美名隆妙伎分明姦又忠深惜千金豪富女沒身尤海殲波中

市中女子趨戲場慕俳兒竊有通情投書者有遺金贈帛者醜面目不愧醜聲矣抑亦閨門一弊事嗚呼凡夢蛇弄瓦之家當使朝夕誦女大學一卷（貝原翁所著國

字便女見漢馬融著貞經和漢同一深切。東藍田（名龜年。）有七絶。轉結曰。
深宮粉黛燈光下。侍講同聞女孝經。（嬌弊之意趣。真溢句外。）
家父詩曰。被贖千金作小妻。春心別有約雙捿。妾身
縱似籠中鳥。時入梨園隨意啼。（寫柳巷中之醜態。）
一吼華鯨一曲歌。梵王宮外漲秋波。眼前未至意中客。
香火私祈金毘羅。
法善寺在中角兩戲場南。東門直與阪街青樓相接
焉。寺中有象頭山神廟。毎月十日。夜肆賓客。滿廟前。
喧埃太揚。鬧熱最蒸。廿月乃祭儀甚盛。門外賣小林
（諺云。木瞿盛酒投江。必遂讃州象頭山。然是實使水濱乞子入醉鄕。）壇下群禱填滿。

大坂繁昌詩卷之下　法善寺　日本橋　五　紀律堂藏

有剪髻者。有謝鞴生者。有絶衷疹道者。有裸身灌水
狂走者。家父法善寺詩曰。句欄人散袖雲紅。法善
寺中吟晚風。冶客掩顔娼掩頂。知佗老衲拉姣童。（此是）
（我父少年作。蓋聞之阪街有龍陽徒。皆十五六齡。善奉恣蕩。歡情今日問諸人無云。）
日本橋邊度舍旂。黄頭赤脚喚征衣。南方遠接墨祠路。
賽客多携竹馬歸。
日本橋（架道頓溝）在蛭子橋東。（日本蛭子兩橋間。有太左衛門橋。有相合橋。）是
紀泉往返之官途。橋之南北。多逆旅。列懸燈。比長慊
凡四方來遊大阪者。必先免笠脱鞋于此焉。水濱繋
上洛三十石船。是尤爲南方大繁昌地。賴山陽別

承弼（篠崎小竹。）詩曰。聯轎閑行對榻眠。河泉驛路共周旋。
歸來興盡還分手。日本橋邊夜上船。（見山陽詩鈔。）家父
日本橋詩曰。橋邊車馬水邊樓。仁德祠臨道頓溝。番
卒今朝戒行客。家家拜待紀州侯。（見華城詩鈔。）
天女祠前曉氣清。滿池花映碧波生。愛看水上微風度。
露瀉紅蓮滴有聲。
生玉廟前有辨財天女祠。祠前碧池。藕花盛開。季夏
之曉。韓人墨客。賦詩揮筆。是爲清涼香世界矣。今日
使濂溪周夫子對群君子。則又將呼筆研作之説。
樂美按爾雅釋草曰。荷芙蕖。（按黄溍錦字箋曰。荷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

大坂繁昌詩卷之下　辨天蓮池　六　紀律堂藏

注云。別名芙蓉。江南人呼荷。詩鄭風。隰有荷華。毛萇
傳云。荷華扶渠也。（樂美按扶渠芙蕖音通。）陳風有蒲與荷。鄭玄
箋云。芙渠之莖也。（樂美按鄭玄爲莖失古義。）屈原離騷經集芙蓉
以爲裳。注云。芙蓉蓮華也。爾雅疏。北人以蓮爲荷也。
樂美按蓮與荷同義。説文爲芙蕖之實。釋草注蓮爲
房。倶非古義。不可從矣。藕其根。（見爾雅。）今通花葉而言
之。明劉伯温詩。有色有香兼有實。百花都不似蓮花。
清史震詩序。班宜在牡丹先。蘂綻華峰鬪錦年。（見隨園詩
話中。）其見稱西人如此。按花有白蓮。紅絲蓮。朝日蓮。
牡丹蓮。（見花壇大全。）又有廿二種。（見花鏡。）有紅白黄數種。（見清

嘉錄栽蓮法。詳見群芳譜。又出花譜。　樂美歷記異名。如左。
水芝。秘傳花鏡。玉環。三餘帖。藕船。韓退之詩。水華。古今注。嬌語。李太白詩。
天女。蘇子瞻詩。雙影。杜公瞻詩。淨友。山堂肆考。朱華。曹植詩。水芸。廣事類賦。
氷雪姿。胡致隆賦。凌波女。秋詞。君子花。愛蓮說。凌波仙。張文潛詩。
錄出金字編　賴春水觀荷記。見遺稿。　寬齋遺稿。蓮池
詩。荷花荷葉一齊平。不見清池鏡樣明。恰似原頭青
十里。春風競發紫雲英。　如亭晩晴堂集。蓮詩。清香
愧與粗香宜別占。凄涼水石閑當午。自能傾碧傘不
知炎熱滿人間。　池五山蓮詩。涼沁蓮腮風露新。池
樓會客趁清晨。常時人賞花君子。今日花看君子人。

見五山堂詩話。此時五山。會一時名碩於不忍池上。　家父有七言古。見華城詩鈔。
一七春生頭上霜。真言阪下賣奇方。誰知蘆屋山人宅。
遺著千秋如髮長。
真言阪在生玉祠北。自祠下。直達道頓溝之便路也。
阪下西傍。有稱金魚藥之家。即生髮之妙方。頭禿者
塗之一七而必生云。簷前石盤中。養金魚數尾。其先
世蘆屋山人。竹山翁之弟子。著和漢年契。長爲後世不朽之
物。天下有用之書也。吁賣藥翁猶得著書傳名矣。乃
方技士。逢掖家。可不鑑戒也歟。樂美按此書。實以彼
和漢合運。爲根脚。人或不知之。故今表之。

數日難揚竈下煙。赤繩枉結惡因緣。一生生計真堪憫。
婦是夜鷹夫畫鳶。
高津新地。百家巷在真言阪西。此巷寠濮雜居。有買
爛布者。有鋦破鍋者。有修煙管者。有補殺齒者。日出
市上。叫已業。糊吾口。皆窮人無所歸者。獨至賭房主。
蓬髮箕踞。牛飲馬食。典衣賣財。益窮乃濫爲白日掠
奪之亂。都下呼白日掠奪者。曰畫鳶。　且鞭其婦。使立月下。賣春情。
夜中立水濱。曳行客袂。衒媚者。稱總嫁。江戶俗。呼稱夜鷹。　嗚呼不可不救窮人也。
不可不糾賭主也。竹山草茅危言。載窮民一條。有志
之士。必讀諸。　家父其氏小集。分題得路妓撥首不

得已席上走筆賦七絶。其詩曰。垂揚樹下夜如年。喚
客橋邊又水前。敗席爲衾草爲枕。賣春三十二青錢。
今悽然。錄以附之。
老翁弛擔賣花糕。蠻笛巧吹喇叭嘈。路上群兒聚如堵。
一歌狂舞奮紅袍。
此翁亦居百家巷。是所謂老而無子者。噫何不憐此
煢獨。
槿花籬上月如弓。蘆箔風涼閑臥中。繼響鈴音生枕底。
知吾門外賣籠蟲。
大阪市中。秋氣將來。夜點紅燈。擔數種鳴蟲。往來街

坊賣之。買者養筠籠掛簷際。聞清亮之韻焉。樂美按天寶遺事。載宮女籠金鈴兒置枕上。聞之事。蓋漢土亦然。　詩佛聞蛩七絶四首。又蟲聲七言律甚巧。倶見詩聖堂集。　朝川善菴雨夜聞蟲七絶。是絶塵之作。　家父有七律。學詩之人。唫誦而可。

女兒魚貫彩燈鮮。枯草煙中迎祖先。家廟何煩繙佛典
古篋捧出誦遺編。

盂蘭盆節。都下女兒。戴華笠。蒙彩絲。前後相列。恰似貫珠。且歩且歌者。呼稱遠矣古㒵。樂美按。是清嘉録所言走月亮之類。清嘉録。婦女盛粧。聯袂出遊。互相往還。謂之走月亮。　芋幹

一束燎之門前。燎後灌水。則祖先歷世神靈。皆降臨云。迎神之儀。法華宗。在十二日。晩。真言。浄土。及禪。諸宗。在十三日。送神。總在中元。名一向宗。絶無此儀。菅茶山。嘲鸞公詩。實的當。既見本願寺條。　樂美竊按。此儀。雖疏笋㒵。實似周代之遺制。謹考。古禮有酌鬱鬯降神之儀焉。朱注云。古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嗚呼。徒知尊天竺古先生而不知西土古先王之禮猶存矣。　我邦中元。人家挂籠燈始于寛喜中。按江家次第。公事根源。日本紀略。所言各不同。漢土張燈。屬上元。其於中元。自宋始。按通鑑宋太宗紀曰。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中元。張燈云云。又見山堂肆考。及洪邁俗考。　此日蒸糯米。荷葉裹之獻祖先。邦俗呼荷白蒸。即是彼土荷包白飯也。出于東京夢華録。　中島棕隱金帚集。中元前夕七絶曰。

老衲携經衝熱埃。于蘭嚫亦何才。可憐陋巷家家例。窮鬼未驅冥鬼來。

茶山黄葉村舍遺稿。曰。営盆兒女賽香閭。路上狂嬉鼓笛新。欲識藩朝爲政美。山村隨處有紅塵。　淡窓遠思樓詩鈔。中元。二詩曰。

女學男粧男女粧。少年遊戲一何狂。紅袍翠袖翻風去
三日街頭蘭麝香。

戸戸懸燈未夜開。衣香人影亂徘徊。誰知市上婆娑者。曾是今朝哭墓來。

家父有七律。賦都俗中元夜歷拜先塋。其詩曰。涼月將傾暈昧開。東西南北漲香埃。纖絺紼紼比肩去。京城

徘徊攜手回。石佛立邊蟲咽露。木魚鳴處骨爲灰。樹梢一點縈燈火。夜半幢幢似鬼來。

吾佩雙刀僕挈搶。采蘋曉獻露珠香。墓前拜禱安全事
祖母七旬長在堂。

中元後一日。都人往檀寺。禮古碑。樂美自十五時代家父從傔僕數輩。一行整然。拜先墳。今既三年。偶讀甌北詩話。載陸放翁年譜曰。紹興庚申辛酉間。予年十六七。與陳公實及予從兄伯山。仲高。葉晦叔。范元卿。皆同場屋。見放翁跋范元卿書後文。今年則庚申。余歳則十七。然爲井蛙土蚓。固非雕龍繡虎。故無登場屋之才藻焉。冷風徹膚之曉。墳前莫發忸怩之熱汗。朱子語類曰。元晦深

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
月湧漢江江色長。微涼漸在緑蘋塘。遥知直北皇城近。
大字山頭洩火光。
七月既望薄暮到漢堤北望。如意峰大字。纔露半點。
火氣。今秋余侍家父於松本氏別業。始觀之。然髣髴
一星火也已。　樂美按隋唐二代有寳炬。火山。即此
類。至宋朝。三元皆用之。　洛北如意嶽火字事。詳見
鴨東四時雜詞。畫餅居士所著。有詩曰。士女蘭盆送鬼時。相
携薄夜傍前涯。且觀如意峰頭火。大字劃雲收焔遲。
家父松本氏席上賦七言律。見華城詩鈔。

卍文徽號印靈旛。畫怪方燈挂廟門。奪服黄泉牛首媪。
驅兒赤鬼虎皮褌。
七月二十四日。都下祭地藏佛。去年讀佛典本願經
曰。地藏王發願言。我今未來際。爲是罪苦六道衆生。
廣設方便。盡令解脱。我所分身。徧滿百千萬億恒河
沙世界。宜矣。世俗拜稱地藏尊。以祈冥福。大阪之俗。
街街建一小廟。安尺大地藏尊石像。每供香火。此日
垂錦帳。掲畫燈。人人所供之西瓜南瓜。積成山。青芋
紫芋。堆如雲。薄暮一老衲。禮佛前。群兒持丈許大念
珠。環坐。唱南無陀都人稱百萬遍。　北京歲華記曰。

七月晦日。爲地藏佛誕。供香燭於地。此風。輦下亦行
之。崑新合志曰。七月抄。相傳爲地藏王誕。夜照燭庭
階。曰幽明燈。常昭合志曰。三十日。爲地藏王生日。證
度菴士女進香者極盛。清嘉録曰。七月晦日。爲地藏
王生日。駢集於開元寺之殿。酬願燒香。昏時比戸。點
燭庭階。謂之地藏燈。蔣元熙地藏燈詩曰。金仙轉劫降東瀛。教主偏從晦日生。一點禪燈分寳炬。頻敎黒地盡光明。又曰。以瓦疊成七級浮屠中供地藏
王像。四圍燃燈。謂之塔燈。太白有地藏菩薩讚。　樂美按地獄。
不知在何方。觀其圖。有閻羅王者。峩冠渥丹。端坐殿
上。十王冥官。蹴踏如獄卒伏階下焉。置兩首。視其姦。

嗅其黠。掲瑠璃大鏡。照人陰賊。大鼎中。熱湯沸。捕之
撻之。投之烹之。刀鋸剡割。峻刑極矣。雖桀紂所寒心。
王及臣下。皆漢衣冠。罪人皆削頂上髮。是尤可怪。且河濵藍面之婆。叱人脱
衣。鼎下赭身之鬼。驅人陷刑。王乃事無大小自用至
以衡石量書。戮八萬四千衆生。多事孰甚於此焉。
我謂地藏佛。六道能化。慈悲廣大。其德也猶堯舜。郭麐地藏王古詩。四輪持世地何藏。地藏乃亦稱爲王。可憐閻摩擅威福。時復鐵汁鎔其腸云云。今以
堯舜之德。伐桀紂所寒心者。使未來永無有此虐刑。
之苦。不亦大功德乎。　清人魏叔子文集。載地獄論
四篇。議論出意表。凡魏善伯評甚美。樂美嘗讀正法念經。有記閻羅

獄卒。非實有狀。以衆生妄業故見之。此所説稍可也。先哲叢談。梁蜺巖。合
神儒佛三道爲一體者吾不信也。叢談曰、蜺巖既爲伊洛學又信此邦神道又博讀釋典恒言宣聖之學東方之道。乾毒之教。偶足不相悖。日本文鈔載
某先生記鬻遊冥府文一篇題名甚奇文園之徒宜
一讀一笑。

壁漲西溝碧水隈。地藏會日客如歸。偶人巧製陶街夕。
白墍爲顏碟作衣。

西溝陶肆櫛比處曰瀬戸物町。當足利氏時。有瀬戸
四郎巧於埏埴工。四郎所製出之物最佳。遂呼陶器
總稱瀬戸物。地藏會日。結廬于水濱。以萬種瀬戸物

巧製偶人。都人各競麗服絡繹填路溢街。晝則綠傘
錦襟炫目。夜則龍芬麝芳薰鼻。亦盂蘭盆後一繁昌
矣。其製巧且美。江戸所不及也云。　家父嘗有賦一
詩曰。瓷碟裝成製偶人。古來英武一時新。跨猪仁氏
奔橋北。射鵺源公立水濱。大氐所製出之人物。乃誦
家父詩可知也。

蔬飯投波焉得仁。法船禮佛暮江濱。徒施死者何無益
忍看饑衰鬼面人。

此月也。某橋畔。某江濱。一街人相謀延寺僧。僧艤大
船來。船頭竪素旛旛題南無名號。或書無縁法界。四
字。樂美按。瑯瑘代醉云。釋氏稱佛菩薩。皆冠以南無
二字。悲華經云。決定諸佛世尊名號音聲也。又按。南無。蓋梵語。今翻譯即猶曰歸命也。鳴銅鈸翻貝葉投飯及蔬於水中
所謂施餓鬼者。　樂美按。五雜俎曰。閩人最重中元
節。是月之夜。家家具齋餛飩楮錢。延巫於市上。祀而
散之。以施無祀鬼神。謂之施食。　清嘉録曰。中元俗
稱七月半。官府亦設祭。群厲壇。遊人集山塘。看無祀
會。　菅茶山施餓鬼七律。見夕陽村舎詩後編。

僧汲清泉懇煮茶。枝枝戰處冷風斜。秋寒薄暮蟲啼月。
露滴滿庭天竺花。

圓頓寺在北野。此際勝景。不賞春而最賞秋。西風起

時。都人多遊郊北。况寺中紫雲垂地。白露綴珠。群蟲
弄聲。如訴如哀。彼岸節彼岸。貝原氏歳時記辨之。風趣殊好。稍北
有三番村。花頗盛。是擊鮮家之庭園。北地遊妓誘客
來甚俗。　樂美按。此花我邦和歌者流。多咏之藻鹽
草稱月見草。掘川院異名玉見草。奥州宮城野。花被
稱于天下。實方公咏歌。亦被賞于詞林。公歌曰。左磨左磨仁咄古呂藕蔦麻留彌耶基耨濃半那毙伊路以噌。武志吶加須加吶須。寺花蓋與宮城野同
種類云。主僧席上語家父。閲大和本草。鹿鳴草訓波起。又萩
訓波起。和名抄。漢語抄。及牙子訓波起。又榛訓波起。一種其
莖冬猶不枯。至春生葉者。訓眞芽子。皆見萬葉集閲漢土

載籍此花呼胡枝花。稱胡枝子。號天竺花。名觀音剌。唱隨軍茶。曰紫雲花。　先輩諸公咏胡枝諸作。雖非圓頓寺中花。今以同種故。附錄胸臆所記兩三首。

皆川淇園。高臺寺觀隨軍茶花詩。滿寺叢花結小紅。初來晩景雨兼風。倚牀更玩青山色。秋在煙雲蕭寂中。（淇園詩集）賴春水。胡枝花七律兩聯。埜卉猶能入宸詠。佳名堪可列茶經。千條玉露搖仙佩。一架金風梳鳳翎。（春水遺稿）大槻磐溪。萩七律後聯云。珠水波搖澄月影。宮城露咽暗蟲聲。（寧靜閣詩集）梁星巖。與貫名海屋高臺寺。看胡枝花詩。肯與尋常花草比。藥雲簇處紫盈庭。微香妙色心如記。曾誦西天瓔珞經。（星巖集。本三首。今記其一。）

大坂繁昌詩卷之下　大阪城更鎮　十五　紀律堂藏

紫戟如霜映曉輝。城樓日出影巍巍。秋風八月年年例。
新鎮來時舊鎮歸。

大阪城乃天下之要領。關西之咽吭也。元和偃武以來無主焉。故鎮其城最擇其人。大鎮曰城代。（護端門者。護玉造門者。護京橋門者。稱之三城代。端門最爲大任矣。）小鎮屬之者。曰大番頭。（大番頭二人。諸侯。及羽林郎。俱管百騎衆。）其次者曰加番。（四諸侯。曰一加番。曰二加番。曰三加番。曰四加番。）蓋大鎮在城有二三年者。有五六年者。有十年。若二十年者。征夷府命降則先發歸期于市中。而後東發矣。大番頭及加番。每年受命來與城中舊職相代。其代必在八月中。都人曰代番。所曉天開端門。舊鎮出輒新鎮入焉。城門外互相揖。都人薄食以徃觀之。曠野渺茫。遠望一隊人影如蟻。馬影如豆云。

樂美按。逸史曰。置大阪爲鎮府。以管轄畿西諸國云。日本外史曰。以大阪爲鎮府。遣勲舊一將守之。稱爲城代。六年置京橋玉造兩戍。遣大番頭。率部衆更戍。（部衆是即百騎衆也。更戍所謂代番所也。）與二條城同。　竹山奠陰畧稿

金城臨眺日。勝國事堪哀。隆準元天授。孤兒豈霸才。當擒群嶂出。撐堞大江迴。形勝依然在。千秋重鎮開。（豐臣氏亡。封松平忠明于大阪。後徙封郡山。大阪爲鎮府。其徙封在八月。故用之。二條城用四月。）

大坂繁昌詩卷之下　木津川　十六　紀律堂藏

競垂芳餌誘游鱗。正是海門紅葉春。莫笑喧嘩握竿客。
舟中亦有釣詩人。

木津川釣鯊魚。始於八月。極於九月十月之交焉。若其巧手。一日一竿。得四五百尾云。（最妙手者。垂三四竿。）子釣而不網。家父與樂美。釣亦所不欲也。家父之遊也。不在水底物。特在水上景。清波茫茫。蒹葭蒼蒼。風景之美不可言。歸路觀兩岸黃櫨醉淡霜。樊川氏所謂霜葉紅於二月花者。　河海之界。建澪標。其建之已久矣。樂美按。見類聚國史。延喜式。咏之又見萬葉拾遺。後撰集。及土佐日記。　今附載先輩賦水上景詩句。

古賀精里七律一聯云。三州山嶺波間淡。一色水天窓裡寛。又七絶轉結云。千翼舩同危泛泛。片帆時得順風舒。　山本北山詩云。宜尼稱水孟觀瀾。我亦苔磯對渺漫。眼界更清心似洗。從前悔作等閑看。

父執某先生。巧手。是一竿釣四五百之徒。父訪先生。先生詩曰。晴秋半日訪君廬。窓下讀殘狼籍書。童報先生乗艇去。木津川口釣鯊魚。（春草堂詩鈔。有舟泊木津古詩。）

繞樹晩雲歸樹禽。摘綿歌斷夕陽沈。鍾聲漸動瑞龍寺。佛閣糢糊秋霧深。

慈雲山瑞龍寺。在難波村。延寶四年。禪僧鐵元和尚所刱建。（元作眼）和尚大知識緇流所景仰。行狀詳在碑文中。不必喋喋傳之。世人不稱瑞龍寺。專稱鐵眼寺。樂美謂。是猶五代史稱鐵槍寺之類。是其大德可以知矣。寺邊秋末田樹吐白實。野姑村婦。摘綿之歌。與西風相和。亦是別種好景。　樂美按。續日本紀。神護景雲三年三月。始勅太宰府歳貢棉。（本邦有棉。未知所始。古者謂之筑紫棉。筑紫棉見萬葉集。沙門滿誓詠棉和歌。）類聚國史。延暦十三年七月。有蠻舶。漂流至參河。其人以布覆背。左肩挂紺布。狀似袈裟。言語不通。使唐人見之。曰崑崙人也。其資物有棉種。十九年四月庚辰。頒紀伊。淡路。讃岐。伊豫。土

左。及太宰府諸州播種。中世久絶。無有知之者。永祿天正之間。再來自西域。（白河燕談。引野語述說曰。永祿天正之間。始傳棉種。至今僅百有餘年。祖母嘗語曰。十五六歳時。在美濃岐阜。始著木綿衣。當時人珍之。如綺綾。爾後所在多植之。然未悉紡織之法。非如今日之精緻也。）續和漢名數曰。本邦之人。古昔不能衣帛者。皆以枲麻爲服。寒月重襲袷衣。近古棉布。雖自外國來。服之者鮮矣。文祿中。始傳其種。偏布于天下。再按。棉有草木二種。木棉一名扳技花。（類書纂要。）迦婆羅。（正字通。）攀桂花。（明一統志。）瓊枝。（群芳譜。）緜樹。（潛確類要。）草棉一名無縫綿。（河間府志。）棉。（群芳譜。）家貝。（通雅。）木綿草。（書隱叢說。）吉貝花。（東西洋考。）二種義見典籍便覽。廣東新語。

葦箔沈沈暮色多。瑞龍寺畔是難波。每年有例陪慈父。阿福店中携酒過。

阿福茶店。在難波新地。叶橋西。（大黒住吉二橋間南鑿者。曰極貧溝。溝至官鑿而窮焉。叶橋架於第三。）店頭坐一醜女。照鏡傅粉之塗像。邦俗呼昂頰低鼻婦女。稱阿多福。店主名塗像。遂成店名。塗像雖鼻低。店名則高于都下矣。在春日宜觀花。夏夜乃宜納涼。於秋時宜聞蟲。冬天則宜望雪。是故都人四時聚于此焉。坐小亭。隔緑水。東瞻荒陵清水。樹影參差。入酒盃中。又吞刀走索。諸場皷鑼聲。近聞宴席間。　樂美一兩年前。學御馬術。故福山侯臣中

和名抄云豹ナカツカミ奈賀豆加美トアリ有マニ引ベキチコノ小野巫 皇国ニ生レテ国学ヲシラヌユヱニ奈革鎧倭弭ト古来人ノ用ヒザル字ヲカケリカナナケレバナカツカミトヨメル物カハ源順朝臣ハ古ノ学者ニテ此小野巫ノ如ク文盲人ニアラズ

井翁調馬埒在水東諸場邊。今因附録家父一詩曰

兎角送郎松尾迎。繁華望盡酒樓行。忽知兒已先吾

至。隔樹隆隆策馬聲。（兎角樓。松尾亭。皆酒樓名。在諸場間。松尾亭今廢）

黒點如錢毛色黄。群禽欲搏尤騰趠。郊南珍獸時時來。

昔日駱駝今日豹。

渡叶橋而東（叶橋一名叱橋）紅塵漲野。雷皷動地。即爲吞刀

走繩諸場。今茲文久二年壬戌春。攎夷所齎之豹。

供野遊之一興。余本抱沈痾。家君常患之。今春復萌。

家君使筆研書籍東高閣焉。凡命逍遥散歩。三月某

日辨行厨。携塾中諸生及家奴觀之。其大類犬。跳空

攀樹如猴。如獫其面類貓。兩眼如電。縛雞若鳩。捷之

空中騰躍攫之。按本艸寇宗奭曰。豹毛赤黄。其文黒。

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今觀之。其文如黒兒。不空中。

考諸書。豹種類多。有赤豹。白豹。及玄豹。土豹等。今所

齎來之獸。是其別種。未可知也。蓋李時珍綱目所載。

甚粗漏。詳見陸疏賓要等。宜細讀。　源順和名抄訓

奈革鎧倭弭。閲異名。列子程。夢溪筆談失刺孫。（秦人謂豹

爲程。東胡謂之失刺孫）訓蒙字會金絲豹。事物紺珠廉將軍。淵

鑑類函五豹將軍。　（繁昌詩三卷脱稿既在庚申仲冬。今春攎海外猛獸來。亦是實

太平繁昌之兆。不可無一詩一記也。因又添載之。使後世得知有此珍觀。）　梁星巖西征

集有駱駝歎七言古詩。（引云。梁子挈家西遊。取路於浪華。見有搠駱駝而搗皷開

場者感之而作）押一韻貫一篇。可謂老手段也。（其始云。老月皷鳴斗羅何

人開場看駱駝。紫毛茸茸衣可織。肉鞍高聳金盤陀。其終云。我亦挈室走天涯。不成一事鬢欲皤。今日見

汝光塗旅。乃知世亦有同科。）知風識（求徒爲耶。嗟呼駱兮駝兮奈汝何）小竹齋詩鈔有

駱駝五律。　仙臺藩一書生。來執束修。謁家君入我

塾舎焉。生嚮遊江戸。受學大槻氏。頗賦詩屬文。東遊

中。作觀豹行七古長篇。家君加批大稱。惜余未見之。

（余聞諸家父。駱駝之來。在文政中。家父南郊書感詩轉結曰。昔遊如夢垂髫日。被抱亡爺觀駱駝。）

是齋制藥響如雷。又見樹梢燈火臺。迎客乾娘紅蔽膝。

三文亭上擧金盃。

難波新地。爲賽墨祠之便途。過蛭兒廟稍南。有一大

藥舗廖長中。秀吉公大駕所駐。（蓋賽路抂駕。當時稱住吉御社參）故

人皆稱天下茶屋。（本作殿下。後改天下。殿下義。見尾藤二洲稱謂私言）寛永間

始開藥肆。其藥曰和中散。舗主是齋老人。爲賣藥之

祖。故人呼天下茶屋是齋。（夏日村夫擔藥出市。呼天下茶屋是齋。以賣之）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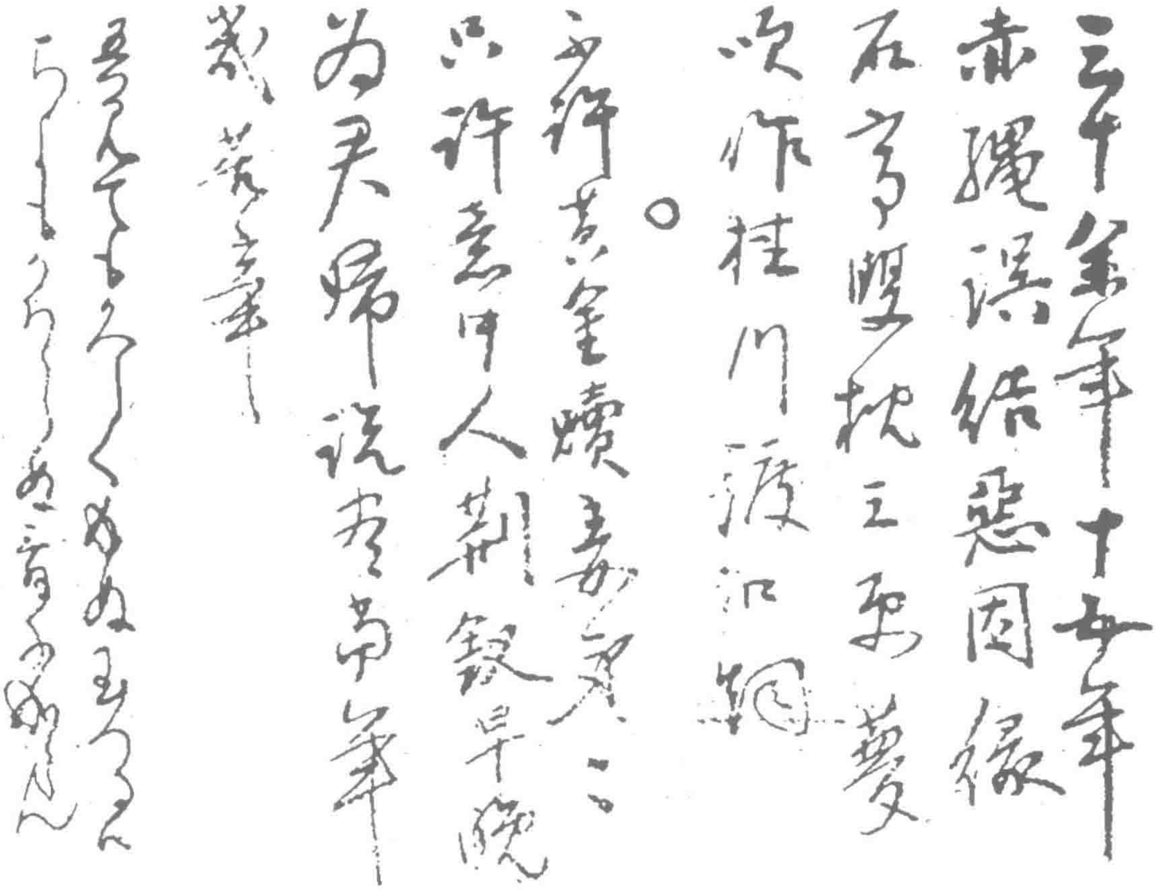
是齋。日夜粉其藥。以六車響殷殷然。殆是晴天雷。紀

泉往來之客。賽墨祠諸之徒。據列榻喫一碗焉。片山

北海翁。嘗作壺天閣記。（見翁文集。是齋所築之樓曰壺天閣）篠崎小竹。

大書天下茶屋四字扁之。　三文字伊丹二屋相對。

俱在祠北。行觴娘。著紅掩襴。群立戸外。呼賽客。嬌笑。



曰。請入。請入。我賚陪祖母拉老婢轎來。例必登三文亭。又陪家父拉塾生與輿丁。必遊伊丹亭。此二者皆大酒樓。吾黨加新名曰鶯鶯軒。其餘不足觀也已。

家父郊南即事詩。木津川遠布帆收。蛭廟鳶田老樹稠。知是賽人歸墨浦。彩輪風急舞肩頭。彩輪是兒戲物。墨吉祠前沽之。

四廟森森松樹中。老巫肅舞是遺風。海濱近日胡氛惡私羨三韓征伐功。

住吉四廟。第一祭底筒男命。第二祭中筒男命。第三祭表筒男命。第四祭神功皇后。詳見日本紀。伊弉諾尊。凡生九神。其底筒男命。中筒男命。表筒男命。是即住吉大神矣。古事紀。底筒之男命。中筒之男命。上筒

大坂繁昌詩巻之下　住吉　九一　紀律堂蔵

之男命。三柱神者。墨江之三前大神也。古神祇神功皇后。以其御杖衝立新羅國主之門。即以墨江大神之荒御魂爲國守神。而祭鎮還渡也云云。樂美按帝王編年集成曰。神功皇后十一年辛卯四月廿三日。建此廟。蓋在討三韓凱還之時也。今以卯爲祭日。始於此。每年卯月上卯日。有祭儀。又按神代巻。鹽土老翁。教彥炎出見尊。至海神宮。國史略曰。尊自有山幸。兄火闌降命。有海幸。二人相謂試相易之。乃互換弓箭與釣鉤。闌降入山而獵。無所獲。乃還弓箭。尊既失鉤於海。新償焉。闌降弗受。急責原鉤。尊大憂悶。行吟海畔。遇鹽土老翁。告以事情。翁爲造無目籠。盛尊沈諸海中。至海神宮。鹽土老翁即廟神。化叟出也。此爲司海之神最明矣。崇神天皇降靈詔。氣長足姬尊。神功皇后。曰。朕神靈降住吉松樹。既歷三百十七年。星霜斯真住吉國

也有住吉之稱。自此始。日本紀神功皇后紀。三神曰。底筒男。中筒男。表筒男。吾和魂者居大津渟中倉之長峽。蓋謂渺茫大海中也。便護往來船。且使得軍陣之勝利。大日本史神功皇后本紀曰。時有神誨曰。和魂從王體以護壽。荒魂爲先鋒所而導舟師。又曰。使荒魂爲先鋒。請和魂以鎭船。以神功皇后營此廟宇也。住吉傳記曰。今望四神廟三宇。進列前。第二。第三。第四。是比魚鱗之備。一宇。第一。退在後。是擬鶴翼之圍陣。用八陣目。近人謂之住吉築。與他祠大異矣。蓋廟神司軍旅。故用此築法云。四門不設扉扇。各樹大石華表。廟皆西向。第一廟。金獅牝牡護靈壇。三廟皆同。左有神厩。繫白馬。潔白如雪。時時奔逸。不知所之。必立海濱。牽以歸。神所乘也云。

巫樂則地上鋪龍鬚席。巫四人。巫女ハ天庭。點所謂天上眉者。他巫ハ不能畫。矣。祝吏一人弄笛。一人擊腰鼓。沈肅靜雅。絶無雷鼓聵耳之俗矣。其他三廟。搆築與第一同。皆廟右一室祝聚焉。枝祠三十餘。祝家三百餘。一年有七十五祭。大祭爲六月晦。次之者五月二十八日。土人稱御田。界浦妓數人。戴花笠。穿錦衫。群往田。催挿秧之儀。又次者九月十三日。土人稱寶之市。售破器。鬻爛衣。此日賣句鬻。土人又稱句鬻市。芭蕉句云。句鬻買天。分別加和留月見加那。上巳稱退潮辰。元任士林海扇詩自注。海中有甲物。如扇。文如瓦屋。三月三日。潮盡乃出。海畔燈火臺以西。蒼波退爲平地。都下士女。各爭著美服。來拾花蛤。不煩揭厲。遠人如蟻慕羶。近人似鶴欲啄。午牌少

御製不假字可笑

ナヒリヲ笑

差碧海渺渺漫漫。殆欲呑天。登燈火臺。播備阿淡諸峰聚雙眸中焉。下而東來則有穹窿橋。嗽口拍掌拜四壇。且尋古跡。臨淺澤池。咏歌見萬葉。續拾遺。續千載等。汲便宜水。清輔歌見夫木集。賞返車櫻。後醍醐帝。幸此祠。時櫻花盛開甚美。帝大賞之。將去猶戀花回鑾輅再望之。再訪誕生石。鎌倉公妾。丹後局。生忠久於此石上。是島津氏始祖。薩侯長祭之命。祝掌禮。巒巋儼然。都下婦有娠。必祈安產。望古岍松。僧惠慶歌見拾遺。買忘却貝。平灘州二歌。載萬葉。及新勅撰。今染貝分赤白黃。售以供兒戲。一雙石燈羅列萬數夾松間路矣。海艚群商。競獻此物。祈舟路順風穩波焉。廟北諸店。沽雷響鬆糕。街白堊竹馬。貫五彩帋輪。凡六十餘州遊大阪者。浴身踏鞋。必先賽于此。領掌神廟者二人。祠官爲

津守氏。號正印殿。又稱常勅使。浮屠曰神宮寺。舊名新羅寺。天台宗。屬東叡山。皇家有事。發奉幣使。禱此神。故人尊曰攝津國第一祠。樂美拜誦新後撰所載太上天皇歌。嘉美響加寄奈於須密與志廿。覓楚那和勢儺呵與多津留。鼻也波志良奈里。吻。大有所感。其寛仁憐民之情。溢句外。眞可歷詠住吉之千首萬篇也。抑此神司軍於主海波。則我竊有所欲禱者。禱起神風覆五蠻船。播神德讋五蠻奴。振神威如神后伏夷虜。見神績如上皇示寛襟焉。我天子乃萬萬歲將軍諸侯奉之如日月。故使萬民居住長致安且吉矣。嘻住吉實住吉。人人書上皇歌爲鎭宅符。貼之戸上可

竹山奠陰畧稿。遊墨江七律二聯云。潮痕的歷數文貝。橋勢穹窿起怒蚪。岍上萱肥紅袖摘。松間波霽紫轡留。劉元高靜文館集。墨江拜神祠詩曰。松際玲瓏古殿扉。相攜兩兩賽神歸。素裳如雪靈巫舞。擊皷吹簫送晚暉。淡窓遠思樓詩鈔曰。女主英雄眞丈夫。三韓蒲伏仰皇圖。西人何識神靈德。鬼道謬傳卑彌呼。自注。後漢書。倭女主卑彌呼。以鬼道惑衆。　小竹齋詩鈔載神功皇后歌七古長篇。　家父華城詩鈔南遊得六言絶句曰。墨浦晴連界浦。泉塘低接攝塘。祠官津守三位。鍜匠文殊四郎。

野蟲呑露泣尤繁。蕎麥花寒秋日昏。古樹方尋安史廟。曠原難弔北公墳。

阿部野在住吉北。往昔賽墨祠之官途。今所往來之路。近世闕之。野北種蕎麥。秋日花發。滿地如白雪。村中有大樟樹。樹下建一小祠。傳言此處。安部晴明所生。故祭之。祝史家。藏靈狐葛葉書。聞葛葉所書。亦在泉州信田村祠。蕎麥田中有北畠將軍墓。土人稱大饅塚。又其餘有荒墳。樂美陪家父賽墨祠。取歸路於此。欲弔將軍墓。落日慘澹。枯草苾苾。不能酹遂歸。　延元三年夏五月。將軍收敗兵軍此。高師直來襲。將軍與二十餘騎衝圍而死。時年二十一。　詳見大日本史。源顯家列傳及論贊中。亦見皇朝史略。日本外史。通語。樂美按。日本政記曰。以參議源顯家爲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上野介結城宗廣爲副。詔曰。古者皇子若大臣。皆親臨戎。方今王政維新。不宜分文武爲二途。親書旗銘。賜衣馬。陸辭。顯家親房長子。置評定所。引付衆。如鎌倉故事。吁將軍齡較新楠二公最少。然見擢用至此。是以始終奉正統天子。防彼豺狼蝎虺之寇賊。設令肝腦塗地。其大節赫然。因足與日月俱懸矣。如新田氏實有其支流。在不必論之。日本外史論義貞之忠烈。如擧東照公以驗其事。楠氏。水戶黃門光國公。建石於湊川焉。手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明人朱舜水銘之。先哲叢談云。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

諡文恭。明國浙江餘姚人。避亂歸化。寄于水府。是可以償其精忠貫日之功也。獨將軍墓在荒蕪草莽間。我問諸土人。或不知之。將軍而有知。其情何如哉。然異日修其墓。未爲遲矣。蓋後世將有其人出焉。　小竹齋詩鈔載阿部野懷古五言古詩長篇。　艮齋詩畧。安部野詩。轉結二句云。空餘古墓無人祭。野老犂田得折刀。

一夜新寒霜欲媒。滿林染盡梵王臺。雛僧薄暮持撥箒。掃得千紅萬錦來。

壽法寺在阿部野北。天王寺東。寺中楓葉頗多。新霜既降。樹樹皆醉。遊客賞伴。比肩接踵。擧盃者。與楓葉

同其面南鄰有一別莊。較此寺。其樹頗富。林間溫酒之客亦夥。吾猶井蛙。京之高雄。泉之牛瀧。未能探其勝景矣。　樂美按清嘉録。天平山爲楓林最勝處。即是西土名區。可當高雄牛瀑二景也歟。然楓非本邦所謂紅葉者。和名抄。楓乎加豆良。一名攝。爾雅云。有脂而香謂之楓。非同種可知也　國史略。曰宮有楓樹。注云。本邦不產楓。此謂蛙手。即是紅葉。考西土諸書不見此字面矣。蓋和歌者流所用。西土無紅葉之種類　詩家姑假楓字以用已。紅葉藏玉集。名色見草。有二百餘品。按荒本草有槭樹者。今觀其圖稍相似。救荒本草曰。槭樹生鈞州風谷頂山谷間

木高一二丈。其葉狀類野葡萄葉。五花尖。亦似綿花葉而薄小。又似絲瓜葉。却甚小而淡黃綠色。開白花。葉味甘。然以是爲同品類。亦謬矣。家父嘗語樂美曰。本邦換紅葉以楓字。未詳所始矣。用槭字義相近。蓋槭生風谷。故風字加木作楓乎。詳見華城隨筆。　春水遺稿楓五律兩聯曰。日照凝猩血。雨餘滴燕脂。園林白丁酒。慶賀紫姫詞。　山陽詩鈔。有高雄通天橋七言絶句二首。　小竹齋詩鈔。有牛瀑觀楓五古七古二篇。初學入詩之徒。宜作典刑。家父轉結。新霜一樣猶難染。半是紅雲半綠雲。

十月郊南賽蛭祠。蕭條不似首春儀。喧豗佐野橋邊路。
蜀錦呉綾喚女兒。

孟冬念日。今宮村。再祭蛭兒神。祠門寥寥。寒風鳴林。諸肆不開。賽客亦稀。獨佐野橋南北。架長堀在心齋橋與四橋之間甚繁昌矣。蓋橋之南北。列鄽比屋。鬻宿衣故帶者。皆是非大商。其爲之斛者。皆聚本街此日探出滿庫萬品。一時售盡。都下稱奢必麼曹破落飛。素洸綢。紅縐絹。雲鷟絨。哆囉嗹。悉垂地覆屋焉。街上懷金買錦之人。簇簇雲屯。然是不見腰下佩劍之光。但望頭上插釵之影耳。

橋下繫船。送日開。初番蠣飯味佳哉。寒風一夕驚奇事。
群屐響從頭上來。

牡蠣。藝州爲上。番州民多來大阪。橋橋下。皆繫海船。蓬窓底設各筵焉。剖蠣和米。新炊以待客。客來則從

其數。席上出滿鐺新炊飯。客手徹鐺蓋。執飯盌盛椀。飯上加紫苔葱白。煇菜三味。且下木魚漿。擧箸和之吹熱餐之。客惟恐烙唇爛舌。是饕客而已。酒戸則異之。其出也或酢漬之。或加豆豉煮之。或合鷄卵豆油羹之。或不脫其殼。煨火上。割以下漿。總是酒中之好下物。一品變爲百種。味唯在割烹家之活法焉耳。其船來繫纜。以十月。其解也。以二月。　樂美按。蠣說文作蠣。義同。類篇。雕百歲化爲蠣。廣韻。牡蠣也。酉陽雜俎曰。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蟲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也。南越志曰。蠣形如馬蹄。樂美謂。安藝州廣嶋。有

和名鈔蠣蛤和名加木ナミカレハスマカニ等ハ諸書ニ無所見此カキニテ可知此狂ニイ虚言

牡蠣田。見春草堂詩鈔。此與廣東新語種蠔。又名蠔人。閩書南産志蟶田。又名蟶埕。物理小識蚶田。又云嶺南有乳田。事大相似。又廣東新語曰、生食曰蠔白。醃之曰蠣黃。味皆美。今世喫肉自此法來。樂美嘗讀韓昌黎詩云蠔相黏為山百千各自生。按蠔山見古賀侗庵筆記卷下。按和名鈔牡蠣稱南瀰[illegible]沉。發古歌稱須磨浹溼翻。又考異名。蠣蛤。神農本經。牡蛤。陶隱居別錄。大屈乙曹介。嫏嬛本草。古賁。異物志。蠔。篤海。房叔化。水族加恩簿。蠣房。韓昌黎詩自注。星巖集載牡蠣詩。其小引曰、廣島城南。凡三十餘里。皆為醎地。遍揷刺竹。望之若水柵然。即牡蠣田也。土人云率以五六月下種。則翌年八九月苗生。較之他州所

産。更肥美。輒賦一絶句曰、

匝地笆籬不礙潮。時清斥鹵也豊饒。淘淘三萬六千頃。一夜寒風長蠣苗。

越州獅子舞相臨。一鼓眞成座右箴。注目不為容易戲。可知巖下放兒心。

獅子舞。自北越來。故都下呼越後獅子。蓋越後大雪。積高於屋上。北條子讓霞亭涉筆云北越之地多雪天下無比雪一下動輒三四尺至一二丈大氐自十月之交至三四月堆積不消。冬日貧窶子。不能閑居。糊其口矣。先雪未滿。預辭鄉里。來大阪。其辛苦。甚可哀也。我嘗有見鎌倉長吏定書者。治承四年庚子九月鎌倉公所賜長吏彈左衞門之書云按國史公舉兵在今年十月此書可怪也。源大將軍。命長吏總管賤伎二十八家。獅子舞次二十五番。其傳伎亦久矣哉。其伎老漢擊大鼓。按曲節。兩三兒輩戴獅頭。繫小鼓于胸襟間。兩手執檛相擊。相舞。與老夫所唱合其節焉。曲中有擲其檛。翻折其身。兩掌貼地者。有兩脚朝天以雙掌步地上者。按東京夢華錄中載倒立折腰諸伎。即此類。誠齋雜記曰、梁羊侃妾孫荊王能反腰貼地。銜席上之珍。謂之弓腰。文獻通考曰、拗腰伎蓋似翻折其身。手足皆至於地。以口銜器而復立也。多墜兒於谷際。見群談採餘等。寛齋遺稿觀獅子舞詩。是與越後猊異。獅子異名見金字編。

滿地北風割面寒。欲呼鼎肉煖心肝。懸燈照夜屠猪鹿。畫得青楓又牡丹。

至冬日。寒風凜凜。刺人膚。處處挂一燈。屠猪鹿。煮之賣之。蓋益血肉溫肌膚云。都下俗。猪肉曰牡丹。鹿肉曰丹楓。乃隱語。燈面皆畫此富貴花與醉霜葉。亦不言之標識。燈面不畫花葉。題山鳥二字者有焉。江戶俗稱山鯨。又聞屠牛。牛不足則屠狗。偏啗客席上所臨之諸君子。斜髻文身。無賴博徒。抱鼎舉箸。亂坐狂談已。牛飲馬食已。余生。家雞猶且不食。況山鳥乎。人以不食片臠嘲余。余甘受其嘲矣。嗚呼。非彥道袁先生。則不能升舞陽

侯之堂。琉球國彘肉蓋非杜丹丹楓之類。甚佳品云。薩州藩士來大阪會邸。皆藏此肉。藩士樺山氏烹肉邀家父。家父席上詩曰。君是薩州謀策臣。綿中迎我稱嘉賓。一盤琉肉傳蠻語。髣髴琉球國裡人。

數點紅燈趨戲場。錦衣繡帶贈俳郎。世人飽使俳郎煖。

不憫乞兒啼夜霜。

道頓港戲場。技了夜至。賤俳列坐。拜滿場千萬客焉。都下稱顏觀富門子。各照百燭籠。齎纏頭。喧走嘈奔投之。顏觀在每年十一月。亦寒夜中一繁昌。吾亦見之。唯聞舊話已。

信麵沽過凜月廬。紀柑叫去凍天閭。最憐老媼耐貧苦。

一點寒燈煨薩藷。

信州蕎麥麵。紀州蜜柑實。是人所欲。寒夜賣麵售柑

之聲。凄然動人心。噫彼當有父母。又當有妻兒。蓋以夜中呑霜履氷之苦。全多口之命矣。范石湖詩集載二絕句。其題曰。雪中聞墻外鬻魚者求售之聲甚苦有感。是亦與我同其憐情。又見有甚於此者。老而無子之貧婆。街上燃寒燈。鶴髮龜手。煨薩藷為業。抑淩世揚一縷之煙。繫一縷之命矣。仁恕憫人之徒。可不投米錢邪。近來營一大茅廬于長坊第七街。養無告窮民。饑者投粥。病者與藥。　國家無窮之大恩。如天如雲。樂美有感真西山之語。欲謹請　大府營醫學寮。建施藥堂。年少猶未果行。將與家父謀其事。遂我所志。真西山曰。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我與彼本同一氣。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而濟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惠恤為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戶必興。蓋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心則未嘗不憫之也。按廣群芳譜曰。蕎麥。一名荍麥。一名烏麥。一名花蕎。其他有數名。見金字編。我邦作麵纏切者。稱蕎泊幾利。即蕎麥麵。一名河灘。又河洛閧。投湯者。稱蕎泊禰利。即黑兒。松岡恕菴食療正要。黑兒為蘇泊幾利。河漏為蕎泊禰利。似失義。是出信濃為上品。事物紺珠。蜜柑異名。有朱實。青華。木蜜。金苞。洞庭霜。水晶毬。甘心氏。瑞聖奴等之稱。兩兩相外對義。李秋紀州有田村所產為絕品。是即集解所謂乳柑。柑之異名甚多。見金字編。陳祈暢異物志曰。甘藷出交廣

南方。何喬遠南產志曰。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礫之地。皆可得種。邦俗稱琉球藷。又稱薩摩藷。閱廣東新語。有甜藷。紅藷。大米之異名。餘見金字編。大和本草辨藷甚詳矣。余嘗聞之父老茶話曰。昔在琉球聘使朝江戶。獻大藷如人者。是群芳譜玉枕藷。華夷花木考三家藷是也。遂思摟詩鈔。甘藷七律。今全出之曰。苞茸萬里自西戎。牽蔓遠根遍海東。秋圃灌來煙漠漠。晨廚蒸去露濛濛。充饑薇蕨真無策。養老飴餳尚少功。紅紫曾聞非正品。果然甘美在黃中。　家父有兒食薩藷七絕。今附此。此詩余八歲。詩曰。滕前揚手話源平。一谷奇謀擅浦兵。

倭拜阿孃飴食甚。併吞百有二都城。
寒田多種胡蘿蔔。滿野凛風吹剗膚。碧葉茫茫看似海。
村人穿出赤珊瑚。

難波木津二村。冬日多出胡蘿蔔。釋名曰、元時始自胡地來。氣味微似蘿蔔。故名。其根肥大。且赤色。佗邦所無。李瀕湖綱目曰、根有黃赤二種。又小野蘭山啓蒙曰、根有赤黃白三種。樂美按、既有紅蘿蔔之名。則黃白爲下品。都俗胡蘿蔔待孟春用之。見清嘉録。清嘉録曰、菜中有以紅蘿蔔切成小方塊者。瘥自抗蛾繭橋。見呉穀人新年雜咏小序。按胡蘿蔔通雅名胡蘆菔。遵生八牋名紅蘿蔔。群芳譜名胡蘿菖。　樂美賦此詩。家父亦試詠之。我詩先成。

走筆題箋。將請正焉。家父掉頭曰、姑遲之。若相犯乃不可。因卷而懷之。家父詩成。書示樂美。其詩如此。曰、

滿野寒風乘釀晴。老姑拉婦弟陪兄。田田掘出紅蘿蔔。人在珊瑚海底行。我詩拙劣。然亦同一工夫。嘗聞菅茶山與皆川淇園等諸公。中秋前席上各同其韻賦詩。此日淇園詩先成。將書以示之。茶山拒之。諸公之詩成也。皆出觀之。末句各用近中秋三字。吁嗟壇風流。亦有同趣者。　天王寺蕪菜絜白如雪。倉橋拉蓮根如青玉。二品異名見金字編。與難波胡蘿蔔。都下尤稱之。

夜風透骨汔悒哀。雪裡饑腸奈九廻。十字街頭明似晝。
群燈擔粥喚嗟來。

長坊在日本橋南。此地昔者、那古浦。海潮所瀉。後世呼那古坊。今誤稱長坊。蓋自國讀轉來。乞子所群居。聾婆聵叟。啞子跛漢。身蒙敗苞。腰帶朽索。日出市乞食。夏之日。猶得避炎仰涼矣。冬之夜。枕氷席雪。凍死者甚多云。巨商家子弟。揭籠燈擔熱粥。大呼曰、投粥投粥。無數乞子。出破捥提廢碟續如絲之命焉。昔在我邦。萬乘主。寒夜憫貧寠無衣下民脫御服拋階下。裁一首歌。遂爲千秋美談矣。御製曰、猗挙儷夔倅。吰嚕麼謨娜繭黎。揺農嬭瞰捿。剛拔。礬夔譯弭婉。弗聿軿肩喃溺謫。今子弟所爲能協御歌意矣。與彼投纏頭之子。不可同日而論也。

樂美曰、周禮。十二荒政。林希元荒政叢言疏。救荒二難。三便。六急。三權。六禁。三戒。蔡懋德高米八議。冨公流法。安陳芳生先憂集。社倉三害。周孔教撫蘇事宜。六先。八宜。四權。五禁。三戒。鑑有三等。張司農救荒十二議。魏叔子救荒策。先事策八。當事策二十有八。事後策三。其佗救荒全法。六十條。救荒切要。朝鮮人著。救荒野譜。民間備考録。尚倹撮要。勵行辨。荒政輯要。福惠全書。大學衍義補。以上群書。貫覽熟誦。雖不至使長坊無乞子之跡。庶不至後來窮人。爲長坊客。甘嗟來食。書目ハ一時取諸臆。遺漏多。　市河寛齋翁。浴南山。途中賦窮婦歎七言古詩。附小叙。池五山曰、詩達其君。詰問官吏。遷周恤之。爾後封内無告之民。

及孝子力田。皆得聞以賜錢物。實由先生之力也。詩裨風教。蓋其如此。世之以詩爲弄具者。讀之能無警乎。樂美曰。張雲莊。爲西臺中丞時。憫民餓死。作詩。白於朝。生活數萬人。其詩曰。西風匹馬過長安。餓莩盈途不忍看。千里路埋千百冢。一家人哭兩三般。犬銜枯骨筋猶在。鴉啄新屍血未乾。寄語廟堂賢宰相。鐵人聞之也心酸。雲莊詩與寛齋翁。同一功德。故今附之。翁詩見五山堂詩話中。拙堂文話。駁隨園詩話。爲澆薾傷風教。至五山無此弊。是其所以爲日本人也。文話云。袁子才。以詩文鳴於西土。其隨園詩話盛行於世。號爲好書。但其言。澆薾傷風教者。不尠。世未有出力排之者。頃得清人石韞清素堂集讀之。韞係乾隆嘉慶間人。於隨園爲後進。當時隨園名聲藉甚。故集中斥其文行。以其翁稱之。其與宋左彝書云。某翁爲人。肆而無檢。其詩。才氣太露。駁雜不純。唯文筆暢達。是其所長。然少含蓄處云云。

羅浮洞裡報春回。數日快晴花半開。負笈心期遊武日。攜觀老樹臥龍梅。

梅莊在生玉祠東。原野數里。漸遠市塵。近望荒陵塔影。出樹頭。遠望葛城金剛。秀碧雲際。衡門上揭羅浮洞三字匾額焉。此莊臘尾。花既發。微笑花有紅有白。然皆凡樹。無奇種。林中各處設榻。溪娘三四名。俱著紫繻絹襪膝。揖客誘於榻上焉。左海之小鯛。伊丹之劍菱。咄嗟便辦。聞江戶梅莊有臥龍梅。蓋古樹其大數拱。倒地成蟠虯之狀。其名不誣。余年十七。埋首亂書堆中。且按正家父著書。未嘗一日離膝下矣。必及弱冠。乞暇辭鄉。負笈齎糧。東遊昌平黌。及醫學館。乃此時將有一賞一吟也。樂美按。梅花來我邦也古矣。和歌家有風待草。風見草。緑之花。香取草。初名草等名。禁中御抄云。天德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栽種紅梅於中殿艮角。其愛弄之御意。可知也。梅品載六十種。花鏡載二十一種。今世有三百餘品。群芳譜。汝南圃史。致富全書。宜考。蓋分別種類。詳見梅譜。梅譜在百川學海中。異名兩兩相比。瓊兒。玉奴。清客。癯仙。驛使。官長。氷肌。玉骨。羅浮夢。壽陽粧。索笑客。自知者。何遜思。廣平賦。孤標別韻。蜜脾檀心。世外佳人。天下尤物。

先輩諸公梅詩。雖非梅莊中花。今識胸臆中所記。

錦城詩集。題曰。紅白梅開。餘梅詩多。新粧雖異莫相爭。疎影暗香風様清。月裡風前雙妙絶。紅難爲弟白難兄。　茶山夕陽村舎詩。微雨成煙靄遠林。羅浮芳信已關心。偶從江北傳書札。上道春遲下雪深。詩本十二首。　山陽詩鈔。槿籬竹落一村村。人語稀疎鳥語喧。聞說君家個中住。有梅花處便敲門。　愛日樓詩。曾被孤山品題去。竹無清影桂無香。今錄轉結二句。　米菴百絶。尋梅躍杖野橋邊。隔水新姿已弄妍。世路平生戒奔競。看花一事獨爭先。　艮齋詩畧。人道梅花瘦如許。誰知吟骨瘦

於梅。起義二句。冬風韻。故亦録。轉結二句。
野菜擔來謀禦冬。朝陽易變夕陽舂。諸婢水洗奴鹽漬
王詩。嫁菘天馬對。
冬月郊外村人。雙舂盛萊菔蔓菁。擔來遺市中人家。
家家鹽藏。爲禦冬迎春之計矣。　樂美按清嘉録曰。
比戸鹽藏菘菜於缸甕。爲禦冬之旨蓄。皆去其心。呼
爲藏菜。載孫晉灝鹽菜五言古詩。又載呉氏七言絶句。長元呉志皆載藏菜。
即箭稈菜。經霜煮食甚美。秋種肥白而長。冬日醃藏。
以備歳需。　家父詩曰。村翁擔菜入吾家。廚下鹽藏
笑語譁。却有主人無一事。小盆手種水仙花。山陽詩鈔冬日

間居雜詠七律。後聯。妻計禦冬親漬菜。客思娛夕手携魚。
衾爐火燼漸將灰。窓下風寒夢已回。鄰舍搗聲猶未了。
曉天制餅叩門來。
臘尾家家預漬糯米水中。夜迎匠餅戸。都下傭作者。
相結成隊。甑釜杵臼。悉擔來蒸所漬之物。以制餅焉。
了一家到一家。邦俗謂賃舂。是備元日賀羹之用也。
別包餅以粿餡。製黑覗施熬豆粉者亦有之。若十枚。若二十枚。
盛縣層盒遺四鄰。邦俗謂試嘗。樂美侍家父曉燈前
論論語里仁章。樂美引昭明文選徵里字義。時席上
小婢奉縣層盒來大母。及椿萱二親皆不嗜之。因盡
與塾生及家奴焉。此時父招生指案頭一卷曰。宣尼
所言果驗。生不解沈吟者久。遂進曰。請問其義。父對
曰。德不孤必有鄰。生絶倒。　樂美曰。考西土群書。未
有臘尾制餅之事。清嘉録窮冬淅米蓄藏者。事稍相
類。石湖亦嘗言之。　大田南畝。名覃。號蜀山人。歳暮書懷詩。
家家餈餅夜舂聲。傭作移來杵臼輕。相約比鄰因熟
釜。童鴻滅竈是何情。　家父歳晩偶詠七律曰。白日
馳空駟不追。浪華市上太忙時。繋船剖賣藝州蠣。擊
鼓喧過越國獅。臘餅欲藏媄淅米。春衣先製母縫絲。
小齋別有賈家倒。手寫數篇將祭詩。

人聲轟似鬨聲起。燭火燃如烽火開。此夜童身成大將。
指揮奴卒掃塵煤。
臘月家家卜丑刻。若寅刻起。掃梁上煤。除席下塵者。
邦俗稱煤除。屋照萬燈。人執長帚。一掃一納。其勢如
小戰場。曆書曰。其日煤除吉。今用其日。　樂美按清嘉録云。臘將殘。
擇憲書宜掃舍宇日。去庭戸塵穢。或有在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者。俗呼打埃塵。閩書引漳志
曰。臘月廿四日。每家掃塵。歳時瑣事。十二月二十四日。掃舍宇。凡有所爲。不擇
憲書多嫁娶。謂之亂絲日。九邑志皆於二十四日祓房塵。猶杏亂紛無忌之説。按月令精鈔二十四日爲
無忌日是也。　樂美讀中原康富記寶德元年十二月廿

日。黍給事中文亭。煤払也。中御門宣胤卿記。文明十二年十二月九日。禁中御煤掃。（掃塵見本邦書亦如此。）　蓋古豪傑。欲掃除天下者。是濁亂之世。使惡蛇毒獸攘廟堂已。今也昇平甚久。廟算當得其人。故大丈夫掃除我室塵煤可。雖然誰掃除海濱之勇塵蠻煤者。　張自超。詩有掃塵行。（清詩別裁）　齋藤拙堂詩亦有掃塵行。（鐵研齋存稿）　菅茶山掃塵詩曰。帙書藪藥事紛如。還咲塵囂難可除。晩斂帚箕纔出戸。已逢催税走薫胥。陽

村舍詩　家父詩曰。東鄰搗餅響。西舍掃塵聲。驚起天猶暗。寒星欲五更。（華城詩鈔）

大坂繁昌詩卷之下　掃煤　卅八　紀律堂藏

千燈守夜待新春。肅拜棚頭歲德神。索乳乞糕如昨日。爭成十有八年人。

除夜謂之大年夜。此夜都下俗。天地四方。八百萬神。家廟。門庭竈井。以至圊廁。皆燃燈煌煌然。一家守夜。團欒達曉。　制小棚。向歲德方位。挂之。謂之歲德棚。樂美按夫木集。載好忠歌。即是咏歲德神也。（其歌曰。淳阿禮鄙和加度農竈井志路。飛起奴意天。以磐波容篤識能。美渾伊那即母。）　群談採餘曰。除夜燃燈室中。謂之照虛耗。月令廣義曰。除夜家奉天地神佛祖先之前。俱各香燈明焰。及主人臥室燃燈達旦。家宅光明。攢火圍爐。以助陽氣。　東京夢華錄曰。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風土記曰。終夜不寐。以待旦。謂之守歲。盛京設詩集。除夜達旦不眠。謂之守歲。）　清嘉錄曰。祀先之禮相沿用。昏俗呼大年夜。或用除夕前一夕者。謂之小年夜。又曰。小除夕。俗又總呼之爲大年小夜。（村瀨栲亭。秇苑日渉曰。按大歲之稱。不詳所起。蓋對小歲云。古人以冬至前一日。爲除夜。又謂之小歲。因以歲除夜。爲大歲耳。）　精里二集抄。五律。前聯雲。願連三白。曆看餘一行。　茶山遺稿。低垂七十九。衰翁半月爐邊臥。似弓添歲嗟他來日少。待春怪與幼時同。本三、肖　山陽詩鈔。爲客京城五幾年。雪聲燈影兩依然。爺孃白髮應添白。說著吾儂共不眠。　又遺稿。紛紛帳簿

大坂繁昌詩卷之下　除夜　卅九　紀律堂藏

婦當家。殘歲真如赴壑蛇。不問計餘餘幾許。眼前有酒有梅花。

窮鬼今宵奔且逃。階前撒豆祝聲高。女兒戶戶新摸樣。香髻斜笄白鶴毛。

立春前一日。謂之節分。此夜盛燃神燈。如除夜之儀。且階前撒炒豆。大聲曰。福兮內。鬼兮外。其祝聲。四鄰互聞。坐摩。天神。祇園。高津。御靈等諸廟。（土神廟名。既見六月諸神）（廟祭儀也）夜中開門。祝也東帶。立廟。燈光萬點。實與白晝不異矣。廟門外。列賣錫店。張大傘。燃松根。其錫琥珀光者。五綵色者。其長如杖狀者。又處處肆上沽鶴羽

女兒競買挿頭上。亦是祈長生之意歟。都人各賽其土神。邦俗稱歲賽。廣東新語曰、小除祀竈、以花豆灑屋。類書纂要曰、呉越風俗、歲除互擊炒豆交納之、且飡且祝曰湊投。樂美按、用豆驅邪、又見太平御覽、東京夢華録、事物紀原、後漢書註。先哲叢談、伊藤仁齋先生傳載撒炒豆事曰、仁齋必著禮服行之。家其不好爲崖異者、如此。菅茶山五律一聯、履聲沙徑凍、燎影野祠孤。是指歲賽。見夕陽村舍詩遺稿中。

擊鼓鳴鑼驅癘魔。年年此夜鄉人儺。數來炒豆如吾歲。付與花兒禳厄歌。

此夜街上有驅疫魔者。家公正服立庭階。乞兒過門前曰禳厄禳厄。此夜呼是乞兒稱禳厄子。燈下環坐。無論男女長少、皆啖炒豆。炒豆盛句瞿、獻諸歲德棚。至薄暮則置句瞿於蒙盤上、以撒之。蓋向堂上室中唱福ハ內、對門前階下唱鬼ハ外。而後家人聚喫之。其數如我齡。且加一粒。是邦俗喫豆之法。加一者、待明年之意。都俗稱年逗別。以白紙裹豆、如前數添乳方一究、呼門前乞兒投之。乞兒唱禳厄曲以去。按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月令廣義曰、呂覽歲前一日、擊鼓驅疫癘之鬼、謂之害除。亦曰儺。又行儺令、所謂逐除也。又見通志禮畧、樂府雜録、廣東新語、東京夢華録等。樂美按、周制季春仲秋季冬、皆逐疫鬼。漢制季冬大儺。晉制同。北齊制季冬晦、逐惡鬼。隋制季春晦、季冬儺。唐制季冬大儺。歷代異其儀如此。蓋至五代天下瓦解糜爛。不用舊儀矣。樂美再按、我邦逐疫之儀、類聚國史曰、始于慶雲三年。四季物語曰、始于神武六年。不知孰是。延喜式曰、陰陽寮誦祭文。是禳厄曲之類也歟。

人道彩帆翻海天。請纓欲入五蠻船。寸功未立春將立。愧逐終軍使越年。

余既脱稿、將迎立春、書感懷附之于尾。宋歐陽公序梅聖俞詩曰、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投辛苦艱難之地、歷感奮激憤之境、則詩不能巧矣。余生繁昌之市、長王母萱堂之手。麗衣服、美飲食、且架瓜井蛙。未嘗一日出繁昌之市。是我所以詩不工也。清林時益序三魏文集曰、三子平日以父爲師。嗚呼三魏、氣格識法、皆敵三蘇、以文章籠罩一世、猶能受趨庭之訓。況如余性才薄劣、吻間帶乳臭、侍膝下而足矣。故余未敢與外人交。人或嘲余爲愚、又以爲癡。呼馬則馬、呼牛則牛。任世人之評、要之期於成大業也矣已。是我所以未就他師也。家君嘗教余曰、夫詩句調難澀者、惡詩。清新易入心脾者、好詩。然勿墮魔障焉。是詩學家傳授心法。余平生守此心法。去年夏、避暑之暇、緑樹蔭下、

讀金史元遺山傳評遺山詩見甌北詩話及拙堂文話論詩曰。其奇崛而絶雕刻隨園詩話雕刻之極。反破真意。巧縟而謝綺麗淇園詩話綺麗之弊。必之纖弱。因大有所悟者。抑余性質蒲柳。平生屢病。屢臥病褥上。安坐是遇太平世之幸也。欲購十三經輒十三經來案上。思得二十一史輒二十一史入齋中。是生繁昌市之幸也。是故不可不絶雕刻謝綺麗以賦此太平繁昌之詩焉。吁樂美雖黃口欲使海外人誦我所著太平繁昌之詩。

乃經術歷史爲驅豎之具矣。身不著介冑不揮劍槍。

長羨天子萬萬歲。將軍千千秋之美矣東照公之定天下與覽囉氏前後畧同其時世。彼此昇平已久矣。然彼有

大坂繁昌詩卷之下　四十二　紀律堂藏

感懷

英夷鴉片之禍。割地出金以乞和。是由黜林則徐用琦善伊里布之弊也。近來又聞稱後明欲復前朝衣冠之風。割據金陵席捲諸州。其他群醜蠢。搖尾戀利爭來相攻戰。獨我邦海內不動軍。海外不受兵。設令許互市諸虜陸續來。吾犬彘視之。十八國大藩防海濱焉。封建之制。今日果驗。實是皇威之所振。神德之所施。嘻太平愈太平。繁昌益繁昌。

大阪繁昌詩卷之下　終

新井白石 著 廣瀨典 補

奥州五十四郡考

嘉永六年（一八五三）江戸刻本

據嘉永六年（一八五三）

江戸刻本影印

輿州五十四郡考

五十四郡考補遺序

鄉庄名保古昔分地建名各相統屬亦廢而不用於今槩乎不可認識也大既廢矣不復得索而可也至國與郡連亘古今增損同異有之改革則無有也方今國侯治地非若古國置守郡立司租税於是乎徵兵役於是乎出亦制度典故所係之大者當以窮同異正舛差有一定之名而不可誣以年代邈遠文獻無徵也如我陸奥延袤濶大深山巨海依中遶邊境界錯糅始建三十六郡增至五十四郡名號繁稠書史所載同異非一桂

漏分合致難遽考向者聞白石氏有五十四郡考欲得其書而見之雖博求之未得於是乎意亡佚不存也乃有志於編集每見事之預陸奥者必掇摭抄録殆歷二紀我業欲略成緒而偶得此書於仙臺影田良作許白石氏之於著述也既富而多又必得體要故讀書之家多藏之而此書則已亡僅存聞又有差繆蓋猶稿本也然今其書見出我復別作之則將有奪其美而掠其功者若就論之則恐似摘其玼瑕彈其所短遲疑久不決源義和跋此書曰白石氏之成編南境者用會津向井

氏之說。北邊者。取南部川東之考。中郡一據不佞之所
告。由此觀之。白石氏之意可知已。如使予生在其時。則
必將聽告詮其失也。因敢作補遺附其注。則使讀者考
焉。雖然酈道元之注水經。人心猶不慊於南國。有明一
統志之編。猶不勝訂誤脫。則地理之成書。其亦實難矣
哉。文政壬午四月下澣奥州白河廣瀬典識。

原序

我陸奥乃蜻蜓洲之大國。而於異邦之書。亦所謂稱東
奥州者。其名尤著明也。然其國僻在甸服遐荒之地。而
距　帝闕亦大邈遠矣。是以上古之世。風化殆不及。習
氣稍難變。且往古與毛人蝦夷同處雜居。固盲文字。拙
筆硯。故詳記地理山川。而備世之便覧者。蓋尠也。夠其
際經干戈戰闘。而罹風塵兵燹者。幾許哉。是以無文獻
可以徵焉。相傳文治中。賴朝東征泰衡。自焚舍廨。而古
書傳記頓拂地。雖有實俊實行兄弟者。性特出于記覧。
仍蒙旨。暗識東奥郡縣鄉邑。而無遺漏矣。時輩推彼强
識。然年代悠遠。其書亦不傳。尤可惜。爾後寥寥乎無其
人也。義和産此國。幸讀書。才識文字。仍自壯歳。欲徧蹈
土地。而視山川河海。辨其方隅。記其地理焉。故每渉獵
舊記。必舉其事實。經歴郡縣。必問其風土。視聽之所觸。
足跡之所過。多年纂輯記録。以爲觀迹聞老志。其中名
區勝概。故事來由。無不収載焉。去年幸蒙嚴命。謄寫有
日。以進呈之。入普庫。可謂多年之成功已遂矣。因知自
古稱其郡者。以五十有四區。說之原。其所出名。目始見

于源順和名鈔。其事實往往見于國史。而其際沿革分屬亦多。又考拾芥抄等所載。其數亦有多異同之不齊。然則其加損斟酌之說。不可不詳也。望其人而不得焉。是以義和嘗退參考思索之力。而聊得大要矣。又去春江戶源使君白石公送書以問其事。義和以所考而屢奉答之。於是交互演繹。而自著奧州五十四郡考一編。其中多舉義和說以證焉。無容些私意于其間也。可謂至公而不耻下問之君子也。其後寫一本。以寄之賀州太守從三位宰相綱紀君。不堪欣慰。令侍臣寫之以復

于江戶。仍客歲中冬廿日。使君手書忽落几窓。披之則曰。此一編書。向所呈于賀州者。如今示之足下。嗚乎義和不虞而得好書。實天幸哉。想夫非一時清翫之悅。其日而廼奧州千載之至寶也。然老病不快。頃稍得穩當。故別附向所考所答之數說。併爲一卷。作序以述其始末。新加修飾。以備吾家珍。一則感使君之無私。一則喜此書之恩賜。以永傳之後嗣矣。他日有識者用之朝廷。則豈小補而已哉。旋及天下。則益我之國光。而是亦不朽之盛事也。具眼者察之。

享保八年癸卯夏戊寅日。五城老隱源義和謹序。

序中所謂義和以向所考所答。集爲附錄者。其辭己爲白石氏所採用。其辭則蕪而不修。是故今削去不取。雖然微義和則白石氏之考必不能成其功。則不可沒也。廣瀨典識。

五十四郡考

東都　新井君美著
陸奧　廣瀨典補遺

東陸州郡。建置沿革無得詳焉。世之所稱。以爲五十四郡。而古有三十五郡。補遺云。古書具載郡名。可爲證者。今世唯有延喜式民部省耳。式文亦據民部省而云爾也。然古書歷亂世。蠹簡朽策。皆在神庫佛宇。幸不亡盡。復傳治世。而被貴重。故校合力疎。脫誤極多。慮不及此。而遽信之。其不襲紕繆者幾希。余嘗閱延喜式民部省所載。固止三十五郡耳。神祇伯篇所主。在奧神名。苟無其神。則郡名不徙錄。是以所擬及三十二郡。乃取二編。一一讎對。而得斯波郡。於民部省所載之外。然則延喜時實有三十六郡。而後世刊本民部省脫斯波郡。而不自覺也。白石氏涉觀迹聞老志之謬。猝斷以爲三十五郡。大綱已失。於今亦稱五十二郡。所以下文不免强解者。亦爲多也。其說皆不合。補遺曰。當今官府所建存。蓋如是也。俗間和爾雅。和漢三才圖繪。日本輿地全圖。武用辨略等錄郡名書。五十四郡中。異同甚多。雜糅紛亂。蓋不有如我輿者。按舊事紀成務始分其地。定以爲國者八。曰阿尺。曰思。曰伊久。曰染羽。曰浮田。曰信夫。曰白河。曰石城。補遺曰。據舊事紀石城上脫曰石背三字。是有九國也。八當作九。史稱成務始分國郡。以定邑里。即此之謂也。應神復置道奧菊田道口阿岐閇神野等國。凡其爲國者。十有一。補遺曰。當一作十有二。

阿尺後改安積。伊久後改伊具。染羽後改標葉。浮田史作優耆曇。後改宇太。亦作宇多。補遺曰。或云。是時出羽國未割置之。即是今之置賜郡也。優耆曇轉爲置賜。固聲不甚遠。二說未知孰是。石城後改磐城。思國未詳。道奧道口。古俗相稱道路近遠之語耳。阿岐閇一作阿岐。後改安積郡安積鄉地。補遺曰。以上十六字。似有錯誤。意義不詳。神野後改加美。按道奧一作陸奧。又作陸道奧。方語並同。猶言東道之奧區也。後併十一國。以是爲名。實肪于此。○又按舊事國造紀。先是景行之世。始置那須國。而次序在石城國下。神野國上。蓋上世以爲道奧之地。已後及廢爲隸下毛野國。

厥後新建陸奧國。並廢舊國。以爲屬郡。蓋出自孝德大化之制焉。

弘仁二年二月詔曰。夫郡領者。難波朝廷置其職。蓋上世以來。國有國造。縣有縣主。未有郡領之稱也。置郡於各國。實自孝德始。而史景行紀曰陸奧國。成務紀亦曰。始分國郡。皆是後人追稱之語耳。

齊明四年四月。定置齶田渟代津輕等郡。

據史。是歲四月。齶田渟代等蝦夷來降。乃定置渟代津輕等郡。齶田一作飽田。後改秋田。渟代今野代地。

補遺曰野代今隸在秋田郡西邊地臨海灣舟船湊泊爲一大港

和銅五年十月割最上置賜二郡隸出羽國

是歲始置出羽國故也

後亦分齶田渟代二郡隸出羽國

據史天平五年十二月遷出羽柵於秋田村高清水岡蓋先是既分秋田渟代等地隸出羽國也

六年十二月新建丹取郡

郡地未詳按神龜五年四月改丹取軍團爲玉造團今玉造郡蓋古丹取郡地補遺曰類聚國史錄此軍團事丹取作名取爲是所

謂改者言改從所置軍團處非改更郷名之謂也

七年十月置郡於香阿閇等村

是依蝦夷所請也今稗貫郡香沼邑乃古香阿閇今閇伊南北地

養老二年五月置石城石背等國割石城標葉行方宇太亘理菊多六郡隸石城國割白河石背會津安積信夫五郡及常陸國多賀地名菊多郡並隸石背國

石背今作岩瀬補遺曰續日本記云割石城標葉行方宇太亘理菊多六郡置石城國割白河石背會津安積信夫五郡置石背國割常陸國多珂郡之郷二百一十烟名曰菊多郡屬石城國焉

如此文理分明求之地理爲不相戾本文蓋不熟地域很槩梏其語爲文故至支離不可解且今印本續日本記屬石城國之城誤作背是以菊多郡已在石城又入石背國致似有二菊多葛藤糾紛所以使人眩爲擿山埴辭知其字誤而改之然後文理秩然也

初成務置石城國補遺曰當曰置石城國及石背國而不言之亦必脫誤耳

後廢爲郡至于此復再置石城及石背國後亦皆廢爲郡國

按神龜元年四月新置陸奥國白河軍團蓋可見先是既廢二國爲郡合陸奥國也補遺曰按陸奥幅員廣大雖判爲十二三猶足比大國而可無枝大欲披之患然已分矣而復合爲一者我久疑不得其解世俗乃謂陸奥古半是

蝦夷地距帝都遼遠是以王制以簡易御之不若他國之親仁厚至是其所以封境特大也予近日懷之中古蝦夷之桀驁國守防之不足置鎮守府設軍團增以關塞亭驛器械粮糧駿河以東助以給之當其時惟其國力不強是懼何更暇自割而小之哉是陸奥界域廣大不類之故耳至近世形勢自變改郡縣爲邦建諸侯之封以村里之大小土田之廣狹料其所入而高下之未必全郡國以與之而夷狄無復騷擾之虞則人不繹古制之所以然而以怪陸奥之獨大也已當世割出羽者抑亦有故也以陸奥一國表裏受敵則兵勢分裂謀慮多端非應猝馭變之道故當合并異國之時而建立殊國置官吏兵卒犄角相應勢援相扶固非得已之制也

五年十月割柴田郡置刈田郡神護景雲元年十一月改伊治城爲栗原郡補遺曰續日本紀寶龜十一年三月陸奥國上治郡大領外從五位

下伊治公呰麻呂反云云。上治郡無所可考。然伊治城則鎭守將軍所據、防夷虜當要衝之地。故或建以爲一郡。又分一郡爲上下、稱上治郡者乎。考之他州、復有與此同類者。又按伊治則古禮波留與栗原聲近。或曰讀伊治而爲伊波、流與岩井近。未知孰是。

延暦四年四月、置多賀階上二郡。

階上後作科上。時名取以南十四郡、去塞懸遠、屬有徵發、不會機急。故有此設。補遺曰。此註亦用續日本紀語。故其言十四郡者、所指今不可知、爲某某郡。現今名取以南有二十餘郡。多賀階上置在延喜前百年。式中不收、蓋置復中廢矣。及建五十四郡、階上再見。而多賀卒不復載也。

延暦十八年、富田郡併色麻郡。諸馬郡併新田郡。登米

郡併小田郡。補遺曰。原本無此條。今據日本後紀以補之。日本後記亡逸者已久。近有零本出世。白石氏蓋不之見。故無載焉。然富田郡名已見於續日本紀延暦八年。則白石氏無不見之之理。但其一見不與此並視、而疏漏看過耳。諸馬郡始見于此。卽廢入新田郡。其不知有之宜也。登米廢于此、復入延喜式。其復而爲郡、蓋無幾也。

弘仁二年正月、置和我薭縫斯波三郡。

和我後作和賀。薭縫後作稗拔、又作部貫、今作稗貫。

方俗呼如薭縫、仍古之遺稱耳。斯波後作志波、又作志和。補遺曰。續日本紀天平九年四月有和我君計安壘語。此人蓋郡領之類。已在弘仁前者尚矣。拾芥抄作知我、誤。薭作蘓、縫作纖、皆誤。續日本紀延喜八年有子波。陸奥話記有斯和。俗或作紫波、皆以音同用之。

延喜六年正月、分安積郡、置安達郡。據延喜式部省式延長五年十二月所奏。

陸奥國所管者、曰白河、曰磐瀨、曰會津、曰耶麻、

古俗作那。誤。

曰安積。補遺曰。通用印本積作稜、爲誤。然今直書猶不辨其誤者何也。曰安達、曰信夫、曰刈田、曰柴田、曰名取、曰菊多、曰磐城、曰標葉、曰行方、曰宇多、曰伊具、曰亘理、曰宮城、曰黒川、曰賀美、曰色麻、曰玉造、曰志太、曰栗原、曰磐井、曰江刺、曰膽澤、

後俗作伊澤。

曰長岡、曰新田、曰小田、曰遠田、曰氣仙、曰牡鹿、曰登米、曰桃生、凡郡三十五。補遺曰。斯波郡脫者爲誤。已辨於上。前史所載、而其不錄者九。新史既亡、莫有所考。

津輕、丹取、香河、閇、多賀、階上、和賀、薭縫、斯波等九郡。

不載于式。考之源順所錄者、多賀、科上二郡、後併宮城郡、並爲鄕。其餘未詳。補遺曰。丹取卽名取也。式內見存。斯波脫誤。然則其曰未詳者不過五郡。

源順所錄。

類聚倭名抄。

皆與式合。而自註曰。白河郡。分爲高野郡。會津郡。今分爲大沼河沼二郡。安達信夫二郡。分爲伊達郡。蓋天曆天元之間。凡其爲郡三十九。

刻本類聚倭名鈔卷第五國郡部。自白河至挑生三十五郡。皆與式合。其末增加大沼一郡。以爲三十六郡。卷第十二郡里部。不載信夫郡。而有二耶麻郡。並皆訛。順自注曰。今分置高野大沼河沼伊達郡。蓋以是四郡。皆在式外故也。豈可復獨加大沼爲三十六郡哉。而況於一州之地。有二耶麻郡乎。舊本傳誤。新

刻失校耳。會津向井氏曰。白河郡注。今分爲大沼河沼二郡九字。當在會津郡下。磐瀨郡。分爲伊達郡六字。亦當在安達郡下。若從刻本。則其地勢懸隔。於理不合。其辨證詳矣。美嘗東游歷覽其地。亦知其說不誣矣。故今一從向井氏次爲之說焉。補遺曰。倭名鈔國郡部。每國必於國名之下。有管幾許郡之語。是倭名鈔編錄郡數之體例也。其於陸奥。亦題以管三十六。然則以加大沼郡爲鹵莽者。或有如白石氏之言。增加其數。充三十六郡之爲非。則豈非誣倭名鈔。而成三十五郡之私說乎。又其言曰。四郡在式外。故唯註書而已。倭名鈔別成一書。記當今事。以便初學者也。若於國郡部則獨爲堅守延喜式。雖當今所存。不敢顯言之而止焉。何在爲一家之書哉。是非源順意。源順以當時所在并大沼郡。有三十六郡。直書揭出。不在與延喜式相顧也。註固多差謬。或重複。或刊落。不可一一指數。況本文既曰管三十六。註又自擧四郡。自使相爲矛盾。雖愚者不爲也。然則註書四郡。其或得無非後人攙入乎。

拾芥抄所載。亦與式合。而增加高野。和我。薭縫。斯波。磐手等郡。參之源順所錄。則郡之爲數。多其一。而大沼河沼伊達等郡。皆不収載。註云。已上四郡。不入式本。蓋謂和我薭縫斯波磐手等四郡也。補遺曰。亦因不知民部省誤脫斯波。而妄作爲說也。上曰增加五郡。而下曰四郡不入式本。其數不合。如白石氏之考。則拾芥抄當言五郡不入式本。而其稱四郡者。可見編拾芥抄時。民部省未脫斯波。故其言如此也。使白石氏知之。不致如是葛藤。可恨。

然和我。薭縫。斯波。並見國史。而岩手郡。亦見東鑑。補遺曰。大和物語。都奈良時。緘隲陸奥磐手郡。獻鷹甚。鸞帝愛之。命曰磐手。由此觀之。則郡之有磐手。已久矣。延喜式何沒不見。復至東鑑而再見也。

磐岩俗通用。東鑑奥六郡註。伊澤。和賀。江刺。稗拔。志波。岩手。又云。岩手郡厨川柵。按東鑑刻本。作岩井郡厨河柵。誤。今南部治城。在岩手郡。乃古厨河柵地。郡去岩井郡。中間相隔和賀伊澤等郡。行程凡百三十餘里。

東鑑又載葛岡。比內。糠部等郡。但其建置。皆不可考。

比内又作肥内。糠部一作糟部者非。

節用集所載亦如拾芥抄。而加之以大名門阿曾沼石川稻我磐前。補遺曰。今呼以和滿閉。金原階上葛岡本吉群栽鹿角比内閉伊津輕。爲五十四郡。

津輕閉伊階上旣見國史。葛岡比内並見東鑑刻本作葛田河内者誤。補遺曰。作葛田河内。國非。爲岡比内。亦不爲是。詳辨於下。

石川古白河郡所管有石川鄕。後分置爲郡。補遺曰。按石川系圖。自石川有光賜土于斯鄕。子孫承續。其人賢則兵強境闢。不肖則威權勢蹙。是以伸縮不常。始或稱鄕。或稱郡。遂舉其部内定爲一郡。蓋自天正頃。

本吉古桃生地。仙臺源義和曰。氣仙郡御崎神社記云。斯地古桃生郡。後置氣仙郡。爲氣仙沼庄。永祿中。復屬本吉郡。今屬氣仙郡。古老亦傳云。本吉今氣仙莊邑。美按。藤鎭東秀衡第四子高衡稱曰本吉冠者。蓋因其所轄郡名也。由是觀之。藤氏爲鎭之日。已置此郡乎。

五十四郡名。始見于此。未知是何據也。

延喜式曰。凡諸國部内郡里等名。並用二字。而節用所載郡名。阿曾沼大名門並用三字。其餘自古未之有。而今亦所無者。皆可以疑已。補遺曰。於本文所載之外。偶有見者。如狹野郡。見奧羨抄。曰。狹野細布者。謂陸奧狹野郡所產之麻布也。今南部七戶有狹里。土人云。古出狹布。其黜郡爲里。年代不可知也。又有大崎郡。會津四家合考曰。延元元年。後光嚴帝補斯波大崎伊豫守家兼出羽奧州兩國探題。居大崎郡。

然藤行長記時人之言曰。陸奧古有六十六郡。後分十二郡爲出羽國。雖是無稽之言。其說所由亦既久矣。

藤行長所撰平家物語。阿古屋松條。補遺曰。平家物語太平記皆載五十四郡。語而不錄其目。雖至節用集始舉之。亦出傳聞。鹵莽闕精確。惜哉。

方今版籍所載。曰白河。曰白川。曰石川。曰田村。曰岩瀨。

曰會津。曰大沼。曰河沼。曰耶麻。曰安積。曰安達。曰信夫。曰伊達。曰刈田。曰柴田。曰名取。曰菊多。曰磐城。曰磐前。曰楢葉。曰標葉。曰行方。曰宇多。

讀爲宇乃太。

曰宇多。曰伊具。曰亘理。曰宮城。曰黑川。曰賀美。曰玉造。曰志田。曰栗原。曰磐井。曰江刺。曰膽澤。曰遠田。曰登米。曰桃生。曰本吉。曰氣仙。曰牡鹿。曰和我。曰稗貫。曰志和。曰岩手。曰鹿角。曰二戶。曰三戶。曰九戶。曰閉伊。曰北郡。曰津輕。總五十二郡。考之史藉。古郡併廢者。色麻。長岡。

新田。小田。葛岡。凡五。分置者。白川。檜葉。補遺曰、源順和名鈔、磐城郡下鄉名有檜葉、後或從以為郡也。

二戶。九戶。凡四。改名者田村。補遺曰、古莊名。不得曰改名。詳論於下。

二戶。九戶。凡三。三戶北郡未詳。南部田氏曰。古老相傳云。南部舊有七郡。和我稗貫志田岩手鹿角閉伊海上。若依此說。則今三戶地舊屬岩手郡。古海上即今北郡地。然海上古未之聞。以俟後考。補遺曰、按秋田中山部閑所著永慶記。南部信直以天正十五年。介前田利家。致信於豐臣氏。豐臣賜之禮。與羽二州。是為通使之始。是以豐臣氏改賜以其所并取之閉伊。磐手。鹿角。稗繼。津輕等郡為封。其後信直又亡斯波氏。得其郡。而失津輕。田氏所謂南部有七

郡。不知指何時而言也。其餘皆仍舊已。因按色麻。新田今皆併賀美郡為邑。

色麻。俗作鹿間。亦作四竈。方語皆通。今賀美郡。有上四竈下四竈等邑。即此。初建武二年秋。源尊氏叛。乃以源家長為陸奧守。管領國事。明年春。家長與官兵戰死于相州。尊氏乃以源家兼補陸奧出羽等國探題。職家兼以新田為治所。而其所轄之地總稱大崎。是嫌其郡名同仇家之稱。故因家族所食邑名而稱之也。補遺曰、始所謂大崎郡者、以郡失舊名、乃因于是始建、而新田郡竟以廢矣。

此家兼子孫傳之十世。至天正中而喪其地。今賀美郡屬邑。有上新田。中新田。下新田等。乃古郡遺名。補遺曰、三春倉谷驛曰。今田村郡。有新田村。其旁近某村有子松神社。延喜式載新田郡有子松神社。則是田村郡之新田村。即古新田郡之舊地。田村之地。獨以訛呼之。曾久失郡名者。何由新田郡之名亡乎。

長岡。今併栗原郡為邑。

源義和曰。邑今在栗原郡金屋莊。美按。昔皇室政衰班田法廢。官私墾田。名曰莊園。周偏天下。兼并二郡。以為一郡。邑中僅存舊名耳。

小田。今併牡鹿郡。為遠嶋地。

源義和曰。萬葉集載大伴家持賀陸奧國出金歌曰。美知能久夜麻爾金佐久美知能久夜麻。陸奧山也。佐久開也。史稱始得黃金於小田郡。乃賦其事也。而其山所在。未之知也。後讀源光俊集其歌曰。康元元年十一月。詣鹿嶋社。去遊海濱。而望見東北有山出於雲間者。云是陸奧山。以賦。因訪船商而得之。其言曰。常之犬吠崎。與金華山相對于海上。則知今遠嶋地。乃古小田郡。而今牡鹿郡。凡有屬邑六十。而在遠嶋者四十七。以金華名。後人因家持歌而稱之也。義

和博文强識。而考證詳練。亦如此。

葛岡。今併玉造郡爲邑。

源義和曰。按東鑑源二品東伐之日。自玉造經葛岡郡。而到磐井郡。葛岡乃在玉造磐井之間。而後併玉造郡。今有邑存其名者。補遺曰。葛岡之爲郡。不有他書及之。東鑑獨存之。曰此郡有新熊野祠。畠山重忠賜以有之。其於新熊野祠。當有證焉。而未得也。畠山重忠所賜。則神皇正統記曰。討藤原泰衡。重忠有殊功。源賴朝賞以與中郡。曰汝之所擇則欲以授之。重忠素廉介不貪。以其特狹小。取長岡郡。人傳稱以爲賢矣。一郡且自取狹小。況復有不辭而取二郡之理乎。故知東鑑所謂葛岡則郎神皇正統記所載之長岡。而本非有二郡也。又依東鑑語而考之。長岡葛岡。共在玉造栗原側近。而似非

阻遠。與中郡界。是邊。尤爲陜隘。豈又更容有二郡乎。是其使白石氏源義和輩。枉費分解者。筆耕之陋而商榷之不至也。其誤作葛田者。已見于上。

白川。古白河郡所管。白川鄉。今分爲郡。

倭名鈔。白河郡有白川鄉。按史式及倭名鈔東鑑。皆作白河。拾芥節用書。作白川郡者誤。今白川城乃古白河地。棚倉城乃古白川地。而今白河作白川。白川作白河者。承襲之謬耳。補遺曰。方今版圖如此。則孰敢不遵奉。未聞此說者。雖在其地。皆以爲白河棚倉二城同在一郡。不識判爲二郡。或此後版圖又改合爲一郡乎。今雖預官文書。皆以一郡從之。不爲侵犯時例。但棚倉以南。古爲高野郡。倭名鈔白川郡下所稱高野是也。今猶有高野村。

是可以證。然讀爲加宇屋。而不喚多加乃耳。白石氏據義和說。以田村郡。爲古高野郡。不知其古高野之在此。名疎也。昔白河結城氏兵勢强盛。蠶食及常陸末界。結城氏得之。則并命以白河郡。佐竹氏奪之。則輙復高野以呼之。二氏戰鬭數十年。屢得屢失。郡名起廢相尋。二氏之文書。有傳存者。可以徵也。寛文中。修驗氏之徒。有大訟。始起八槻大善院。與白河龍藏寺。各爭其統下。天下奉修驗教者。所謂當山本山分黨結衆。競訟紛拏。事及白河高野二郡。建立發置官斷之。竟發高野。合其地于白河。其時文書。寛文以上。猶稱高野郡。貞享二年以下。以白河郡統之。大善院今見藏之。○會津四家合考。仙道表鑑等書。有單稱南鄉者。是皆謂棚倉以南之地。合於白河郡之時。不得稱高野郡。則稱南鄉。以分之也。棚倉人所云南十八鄉是也。

宇多。古宇多地。今分爲二郡。

其南屬相馬地。其北屬仙臺地。而其在南者。俗呼云宇乃大。按倭名鈔。宇多讀爲宇太。而郡中有鄉名仲村云者。今相馬城。在仲村地。方俗所呼與古不合。蓋欲與彼在北者。異其稱耳。補遺曰。天正末年。宇多北界爲仙臺所奪。相馬深怒之。一郡兩屬。其勢不得不異名以分之。

田村。古高野郡。後因莊園。改今名。

建武以來。南朝郡將。有田村莊司者。據守高野城。補遺曰。田村氏累世所居。在今三春城。或移守山又奉南朝皇子。據宇津峯。曾無居高野城之事也。亦曰田村城。兵威頗振。應永二年二月。鎌倉總管源

氏満率兵討之。荘司迎戰于白河關而敗。還事見南史。而荘司姓名闕。鎌倉大草紙與氏満戰者名曰清包。謂阪上田村麻呂之後也。荘司乃今田村氏祖是也。補遺曰、田村中古既以荘稱之。於郡無所隷。猶如會津之有蜷川荘。蜷川荘事見四家合考。田村郡中。三代田村數畝之地。土俗傳稱田村麻呂降誕之所。於今除租税若干。使之果如俗說生此地。而因以爲名。則其父刈田麻呂亦或生於苅田郡。而乃以命其名乎。父子相繼任陸奥守。名亦同。以陸奥地爲命。俱爲一世之顯人。然則田村雖古昔不以郡聞。而其實或以足配名郡之苅田者乎。

二戸。蓋古比内郡。

據東鑑。藤泰衡累戰皆敗。將奔蝦夷。乃赴糠部郡。路

比内郡贅柵。爲其臣見弑。以今地理考之。贅柵即今二戸地。贅二戸方語相近。姑録于此。以俟後考。補遺曰、此說以二戸配古比内。無有別明徴。以贅柵爲隷比内。按排強解。何其無忌憚。亦是受源義和之誤者也。余嘗考奥中不得比内之證。乃思出羽國或可相徴。問之其國人。則曰今所謂山本郡即古比内郡也。其更名之年月雖不知在何時。蓋猶不甚久。鄕俗喚其地而稱比内郷字者多。於山本又閱長久保玄珠輿地圖。山本郡中。收上檜内下檜内。豈非數百年之疑案方足以決之者乎。又曰、永慶記永録天正間出羽國猶有比内郡。秋田城之助親族忠次郎實泰据其地。以比内爲氏。壤隣角鹿。南部氏出兵角鹿。以奪比内而有之。無幾復失。蓋當奥人取之則以奥冠之。羽人復之以羽稱之。

九戸。乃古糠部郡。

世稱天正中源政實以糠部地叛。據九戸城是也。按東邊以部爲名頗多。蓋方言也。補遺曰、緣邊地以部名者不[illegible]。紀伊有邊有田部切部等。皆濱海之地。義與邊同。不唯聲同。古有閇村。即今閇伊南北地。閇部讀同稗縫。東鑑作稗拔。又作部貫。方語相同。縫拔貫其語亦同。謂拔出部内以置此郡也。比内即部内也。糠部猶言員部。義與稗縫同。比爪又作樋爪。今作日詰。猶言部限也。凡界限古俗謂詰。史稱燒津俗呼燒詰是也。今二戸三戸九戸及野邊地田名部。其義皆同。補遺曰、以秋田藩白川七郎藏古文書觀之。元弘時九戸者糠部郡中一

鄕名耳。後廢糠部名郡。以九戸而統其地乎。文書曰、下糠部郡可早令結城參河前司親朝領知當郡内九戸右馬頭茂時跡事。右件人令領知彼戸於貢馬以下者。無懈怠可致沙汰之状。所仰如件。元弘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由是觀之。今之所稱五十二郡。實則其爲郡者止有五十矣。因論之曰、古者郡里制。凡戸以五十爲里。置長一人。

令義解云。若滿六十戸者。割十戸立一里。置長一人。

倭名鈔所載里名有餘戸云者。十戸以上未滿五十戸耳。

以二十里以下十六里以上爲大郡置大領一員小領一員主政主帳各三員二十里一千戸也十六里八百戸也十二里以上爲上郡大小領各一員主政主帳各二員十二里六百戸八里以上爲中郡大少領主政主帳各一員八里四百戸六里以上爲下郡大少領主帳各一員注欠二里以上爲小郡領主帳各一員二里百戸也其大領叙外從八位上少領外從八位下主政主帳初位以上亦各有差。

主政主帳叙例令無明文據養老二年四月制主政主帳雖解見任合優其勞内外叙任仍免雜徭因知

其叙内外初位以上有差耳已上皆依令後至天平中改定大郡大領少領主政各一員主帳二員上郡大領少領主政主帳各一員中郡大領少領主政主帳各一員中郡大領少領主帳一員下郡亦同小郡領主帳各一員

銓擬有例考選有法所以導揚風化撫字黎民也東陸之地古稱邊要軍國之容中外異制郡領已下員外權置。

大同三年十月征夷大將軍按察使陸奥守坂上田村麻呂奏言郡司之任職員有限邊要之事頗異中國望請擬任幹了勇毅之人宜爲防守警備之備制可。

如其大領假授從五位下者往往而有承和十年九月始置鎭府分總戎團信夫郡已南租税以充國府公廨刈田郡已北稻穀以充鎭兵餉

弘仁格按延喜式陸奥國租税公廨凡八十萬三千七百十五束而其十六萬二千五百十五束爲鎭官料復分相摸國租稻五萬四千三十七束爲鎭守府公廨蓋國中公廨不足盡給而取之他州以爲鎭官

料矣

若夫前史所載東邊諸郡皆在式外者蓋延喜之前並復以爲荒服矣

據令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之處應輪調役者隨事斟量不如華夏蓋中外之制其政頗異矣若夫東陸之州土壤曠濶毛人雜居其俗勇悍叛服靡常延曆已降邊疆鎭靜及弘仁初制置和我薭縫斯波等郡尋廢仍舊蓋是之時以衣河關界中外之域而關外之地不役作其人不賦其田事乃如虞舜荒服之制

矣。史文闕略。其詳莫考。已陸奧話記云。六郡郡司安部賴良。忠良子。其祖忠賴。東夷酋長。部落皆服。横行六郡。漸出衣河外。不輸貢賦。出猶言入。是謂其侵略內地也。以今地理考之。古之所謂奧六郡者。膽澤。江刺。並在內地。和賀。稗縫。斯波。岩手。皆在關外。前史所載。而在式外者。皆關外地耳。

及皇政不綱。邊備不戒。北部豪族安氏。父祖屢侵塞關。遂併內地。自領六郡事。而官不敢問焉。永承寬治之間。戎馬餉動。迄無寧歲。初安氏之亂。淸武則戰而有功。爲

鎮守將軍。管領六郡軍事。以累傳之藤淸衡。藤氏三世。最稱富强。邊烽無警。九十餘年。

據東鑑。鎮守府將軍淸原武則子武貞。以藤原淸衡爲繼子。淸衡傳領奧六郡。淸衡子基衡。管領陸奧出羽兩國軍事。基衡子秀衡。爲鎮守府將軍。兼陸奧守。從五位上。三世凡九十六年。

田野日闢。編戸歲增。制里置郡。蓋有如世之所稱者。東鑑所載葛岡岩手比內糠部等郡。前世未聞者可證已。

治下疑脫之字。

當是之時。史官失職。其他文獻。亦不足徵也。文治亂府中。闕籍悉燼矣。

據東鑑。泰衡縱火府庫而逃奔。州之圖籍。皆成灰燼。州人橘實俊。實行兄弟。能諳故事。源二品召問焉。乃援筆爲圖。二州之山川郡邑。皆在目中。唯失其書耳。

建武已後。南北分裂。國亦大亂。今其山河雖在。而府鎮關城。乃至無形迹之可求。延及近世。勝國之主。夾輔皇室。號令諸侯。疆理天下。創制田賦。

天正中。大量天下之田。隨其[illegible]少。以定軍之賦役也。若彼郡里之制。有名而無其實。則復與古異矣。

補遺曰。源二位併地與權。而自取之。天下非復古之天下。況區區之郡縣乎。然迄室町氏之末葉。郡司莊司之胄。遙遙承襲。不至不祀爲多也。織田氏豐臣氏崛起草莽。以攻伐爲禮義。干戈爲仁義。不踰數年。剷蕩天下。功業貴速成。夷滅不避舊家。屠戮及無辜。天若早降我 神祖在彼二氏之前。以仁慈不殺之心。而行弔民伐罪之師。區宇歸于一。而民不蒙其慘。名族久不滅。而國郡之紛更亦不至于今日之甚。白石氏之歎。豈其不宜矣乎。○余嘗與二本松成田伯温論。伯温曰。郡縣之亂。戰國割據之時爲甚。奪得全國全郡者。素不改其名。以爲己有。若只降其片郡隻城。而不足。仍其舊號。則必移之管我郡中。是以紛亂錯糅。或至於朝以彼郡稱之。夕以我郡呼之。余聞其言。考之近郡。班班可證。野常奧羽等國。以此語爲眼目而視之。通古者甚多。時勢人情。天下大抵相同。則東

固已然。雖百前此。亦必當有同似者。故請以諭好古者。使之得考索之一端。

五十四郡考畢

奥州五十四郡考補遺跋

白石先生之於　文昭公。言聽諫行。魚水相契。終始如一。可謂希世之遇矣。及　公甍。先生深自韜晦。其著書不敢明示人。嘗曰。百餘年之後。必有公于世者。予之編叢書。於先生尤致意焉。則先生如豫知有予之今日。惜哉猶有泯滅不傳者。頃者得其所著奥州五十四郡考。予初於先生與佐久間洞巖書。知有此書。求之有年。今而得見之。其喜何如也。嗚呼。先生之博聞强記。加以洞巖之考證精確。又得廣瀨某之補遺。而益詳明矣。抑此書之成。實歷三子之手。而後始得全詳備。無復遺憾焉。則著述之難。可知也已。世之孟浪著書者。可以少警焉。

嘉永己酉三月。板倉勝明識。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地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27
SS号=14664127